

















中國古代  
版畫叢刊

3

顧氏仙全傳  
酣齋畫譜  
工開物牌

孤鐸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徐小蠻  
裝幀設計 范嶠青  
版面設計 富 強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列仙全傳

顧氏畫譜

酣酣齋酒牌

天工開物

(三)

鄭振鐸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售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69.5 插頁4頁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

ISBN 7-5325-0519-7

J·7 定價: 41.50元



## 出版說明

鄭振鐸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間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先後出版，共五函十八種。這套叢書原計劃初編三十六種，因鄭先生出國途中飛機失事不幸遇難等原因，編印工作遂告中輟。現按原擬目錄依次將已出版的十八種，加上本社已出版的宋本《新定三禮圖》，並徵得文物出版社同意，將其已出版的明本《顧氏圖譜》一併收入，共計二十種，用十六開本分四冊印行。

鄭先生撰寫的總序過去未曾發表，現補載於每冊書前。原書中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出版社署名的出版說明則改為跋文，置於各書之後；個人署名的跋文與後記則一仍其舊。謹此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二月





##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總序

版畫就是木刻畫，用一塊木板，刻出人物圖像等，而用紙刷印十百份乃至千萬份的。它是屬於繪畫的一個部門，却較繪畫有更廣大的宣傳作用。在近代印刷術沒有發明之前，木刻畫乃是主要的傳播藝術形象與科學知識的武器。當然，宗教的宣傳也是其作用之一。在中國，最早是用來刻印佛像、菩薩像等；在西方，則用來刻印聖母像、耶穌像。在彩色套印的版畫沒有發明之前，都是用筆把各種彩色塗在版畫上的。紙牌和酒牌的刻印，也在其早期的應用範圍之內。凡是需要多量分發或傳播的繪畫，在較早時期，都是用版畫來刷印的。對於大多數的宗教信仰者們，對於不大識字的人，對於愛好藝術的人，總之，對於一切人，版畫所表現的造型藝術，乃是他們所喜愛的，所讚賞的，所擁護的。不看見「年畫」

的市場麼？擁擠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都在熱烈地欣賞彩色鮮豔的「百子圖」、「美人圖」和許多戲劇故事畫、風景人物畫麼？他們挑選最愜心合意的一幅或幾幅，買回家來作為新年和其後的若干時日的裝飾或欣賞之用。它滿足了廣大人民的對於藝術的欣賞的要求，培養了他們的欣賞能力，增加了他們的一般常識乃至歷史知識和英雄故事的了解。有了版畫，許多應用科學，像「本草」，像「武經總要」，像「博古圖」等等，乃能說明艱深的問題。一幅詳明的版畫，比之長篇大論的文章，更能引人入勝，更能把道理闡說明白。宋人鄭樵極力提倡圖籍的作用。古代所謂「圖」，除了手繪本之外，就是木刻畫的本子了。「圖文並茂」，乃是應用版畫作為插圖的書籍的美稱。「看圖識字」，說明了插圖怎樣地能夠給人以教育。

作為書籍的插圖還不是最早的版畫主要的應用範圍。它常常是單幀印行，作為供養之資，像佛像、菩薩像、聖母像之類；作為飾壁壯觀之畫幅，像「四美



人圖」、「西湖十景」之類。它是從附庸而蔚爲大國的。在美術史上有它的特別地位。它的耀目的光芒，從公元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不斷地照射出異樣的變幻無窮的彩色。它可以寫成一部它自己的發展史。在比較成熟的晚唐時代的一部「金剛經」的扉畫（公元八六八年刻）上，已經可以看出中國版畫的創作是有了更早的來源的。宋代的版畫，雖保存下來的不多，但已能使我們明白其高深精美的成就。「三禮圖」、「天竺靈籤」和許多佛經的插圖，一眼望之，就知道不是什麼粗率的作品。他們乃是很高明的藝人們的創作。大氣魄的有插圖的書籍，像「博古圖」、「營造法式」和「大觀本草」等原來的北宋時代的刊本，雖已不可得而見（有零頁，但未見附有插圖的頁子保存下來），但在後代的翻刻本和摹繪本上猶可看出他們的精緻而準確的有上等的科學價值的版畫的光彩來。建版的圖書，開始了上圖下文的狹長式的插圖，也開始了小說書、故事書的插圖風氣（像「列女傳」）。今存的元、至治本的「三國志平話」等插圖，是從宋代一脈相傳

下來的。人物的形象雖都是小型的，而極爲活潑生動，雖咫尺而具有尋丈之勢。這樣的作風，一直到明末還保存着。明初的版畫，全部繼承了宋、元的風格。但洪武時代，猶是粗率。至永樂、宣德，則浩浩蕩蕩，氣魄壯大，在扉畫上，精緻工細，一筆不苟，而也時有撼心震肺的大作品出現，像「鬼子母揭鉢圖」之類。弘治以後，插圖的應用尤廣。正德、嘉靖之際，已有以「版畫」爲表現社會生活、誇耀政治家的治績和大官僚地主的園庭佈置的工具。在家譜裏，除了墓道、祠堂的景色之外，祖先的畫像，也都以「版畫」來表現之。這便成了很可珍貴的歷史資料的一部分。萬曆時代乃是中國古代版畫史的黃金時代，在那四十八年間，不僅保存的插圖本特別多，而且也門類繁雜，包羅萬象，爲研究封建社會生活的最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像「忠義水滸傳」插圖、「元曲選」插圖、「帝鑑圖說」、「古今列女傳評林」、「程氏墨苑」、「方氏墨譜」等等，都是以浩瀚的一二百幅乃至三五百幅的插圖，表現形形色色的封建社會人民的喜怒哀樂之情與多種多

樣的理想的和現實的生活的。沒有別的圖書比之他們會包含着更多的這樣的形象化的具體的史料的了。還有舉之不盡的許多小說、戲曲的插圖。還有種種的詩、詞畫譜，和包括了古代名畫成爲一部以插圖爲主的「歷代畫史」的「顧氏名公畫譜」等等。至於實用的「本草」、「醫經」、「武備書」等等的均有豐富的插圖，那是更不用特別提及的了。在這個時代的中期，程君房刷印「墨苑」時，初曾使用彩墨，試印若干幅的彩畫，這便是所謂五色印本的「程氏墨苑」，而一時遊戲之作，乃成爲彩色版畫創作的先聲了。崇禎版的「金瓶梅」插圖，以二百幅的版畫，橫恣深刻地表現出封建社會的現實生活，在那裏，沒有金戈鐵馬，名將對壘，沒有神仙鬼怪的幻變，沒有大臣名士們的高會、遨遊，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的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土豪惡霸們的欺詐、壓迫，是被害者們的忍泣吞聲，是無告的弱小人物的形象，實在可稱爲封建社會時代的現實主義的大傑作，正和「金瓶梅」那部大作品相匹配。陳洪綬以名畫家而爲「版畫」作畫稿。老蓮的「水



「十竹齋箋譜」，「十竹齋畫譜」，發明了逗板拱花之術，爲彩色版畫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蕭雲從以遺民而寫「離騷圖」、「太平山水圖畫」，以及劉源的寫「凌烟閣功臣圖」，金古良的寫「無雙譜」，都不是無所謂而作。故國的山河，無雙的英雄人物，可泣可歌的爲祖國、爲自由而鬪爭的事跡，皆以版畫來表現出來，化身千百，宣傳的作用甚大。滿洲的皇室，也隨即運用了「版畫」的武器，來宣傳他們自己。於「耕織圖」等實用圖籍之外，像「萬壽盛典」的插圖，出于畫家王原祁和刻工朱圭之手，洋洋洒洒兩鉅冊，是一幅放大放長的「清明上河圖」，雖寫皇家盛典，而實亦當時市井生活的寫真也。李漁和他的女婿沈心友，創作「芥子園畫譜」，在彩色版畫的制作上，也有了新的貢獻。乾、嘉以來，版畫的應用，自皇室以至民間，迄未中絕。至於清末民初，彩色版畫的創作，尤能獨創一格。名士詩人們競作詩箋，以相酬酢，出奇制勝，大有精神。魯迅先生和我編的

一部「北平箋譜」，就收集了那一部分「詩箋」的精華。到了今日，則彩色版畫的技術更爲邁上。榮寶齋所印製的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套印到一千次以上，印在古色絹上的，尤爲逼真。吸取了西方方法的新木刻畫，也有了很大的成就。把古代版畫的傳統藝術，和西方木刻畫的技術，結合了起來，創作出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的版畫，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而且現在就正在實現。將一千多年的古老的版畫，推進到更爲光輝燦爛的階段，就將是我們這一代的事業。所以，在我們這一代也完全有必要，把古代版畫的優良傳統介紹出來。不僅供木刻家吸取古代優良傳統之資，而且，在提供了封建社會生活的史料和第一手的古代科學、技術知識等等方面，這種介紹也會有很大的作用。

中國古代版畫的收集，只是最近五六十年的業績。在過去，對於收集版畫，都諱莫如深，被稱爲收集「小人書」。畫家們往往購致許多版畫書作爲畫稿，却也不大願意讓別人知道。藏書家間有皮藏有插圖的書籍，却並非爲了插圖而收

集它們。在民國初年，有陳大鑑先生的，才第一次着意地收集明代的版畫書，並着手編輯「徽派刻工名手姓名錄」。王孝慈、馬隅卿二先生繼之，乃大有收穫。北京圖書館也聞風而起，成為插圖書的歸宿地。我在南北各地也不斷地在收集版畫書，而收集的範圍較廣，亦間得宋、元及明初刊刻的圖籍。在三十多年的辛勤的收集的結果，所得不過一千多種，合之北京圖書館所藏，不計地志山經，也不到二千種。可見，這類美術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今日，即欲求一原刊初印的「耕織圖」也非易事。因之，複製流傳其中的重要圖籍，實有必要。

我曾經絕斷斷地編印過「中國版畫史圖錄」五輯（第六輯已印刷及半，未出版），共二十冊，「版畫史」却始終未着一字，雖然曾搜集了不少材料。前幾年，又曾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一部「中國古代木刻畫選」，到了今年才完成，其前面才有一篇「中國木刻史略」。它們只可作為初步的介紹而已。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和我商量，要出版此這一類的圖籍。我感覺到，「版畫史圖錄」和



「木刻畫選」都只是零縑片頁，只可作爲「窺豹一斑」，欲求其全，却非重印若干部全書不可。因便着手編輯這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初編」。「初編」所收，凡三十六種，時代是，自宋代到清代嘉慶。也還只是選擇一部分重要之作而已。繼此有作，將還會有「二編」、「三編」乃至七八編而未已。（重要的有益、有用的插圖書，值得複印流傳的，總有五百種以上。）如有可能，每年將出版一編到兩編。

很感謝古典文學出版社給我編輯這部篇幅浩瀚的「叢刊」的機會。讀者們得到這樣一部書的時候，想來也會感謝他們的慎重、細緻的複製與精美的裝幀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鄭振鐸序於保加利亞·瓦爾納市的黑海海濱。

口國一不月重萬千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三冊目次

列仙全傳	三
顧氏畫譜	三三一
酣酣齋酒牌	五八一
天工開物	六三七





有象列仙全傳目錄

第一卷

老子	木公	西王母	太真王夫人
東王公	上元夫人	赤松子	炎帝少女
容成公	廣成子	黃帝	寧封子
赤將子與	洪崖先生	馬師皇	王倪
何侯	帝舜	偃佺	宛丘先生
姜若春	鐵拐先生	務光	孟岐
匡裕	彭祖錢鏗	青鳥公	呂尚
范蠡	劉越	匡續	葛由
蔡瓊	彭宗	馮長	王子喬

第二卷

沈義	賈氏	周亮	涓子
亢倉子	琴高	冠先	馬丹
王偉玄	韓崇	負局先生	列子
莊子	尹喜	尹軌	
丁令威	李八百	明香真人	折象
宋倫	王子	太陽子	太陽女
絕洞子	太陰女	太玄女	墨子
浮丘伯	祝雞翁	皇太姥	古丈夫
毛女	徐福	孔丘明	駱法通
黃石公	控鶴仙人	鬼谷子	馬成子

第三卷

郭瓊	太山老父	拳夫人	魯生女
程偉妻	壽光侯	史通平	馬明生
丁義	丁秀英	莊君平	薊子訓
焦先	唐公昉	靈壽光	南陽公主
陰長生			
王褒	王仲都	樂巴	徐登
陵陽子明	張惠明	雞窠小兒	瞿武
上成公	范幼冲	毛伯道	劉道恭
謝稚堅	張兆期	方回	陳未伯
陳增族	趙丙	董仲	陳安世

茅濤	魏真君	蕭史	弄玉
劉海蟾	盧侯二仙	蔡女仙	白石生
涉正	杜宇	安期生	朱仲
清平古	劉京	武夷君	茅盈
茅固	茅衷	屈處靜	魯妙典
脩羊公	鮑叔陽	司馬季主	巫炎
朱璜	阮丘	劉安	八公
尹澄	蘇仙姑	金申	王真
李根	蘇耽	東方朔	稷丘君
李少君	衛叔卿	衛度世	許由
巢父	王興	黃安	車子侯



莊伯微	東郭延	華子期	蘇林
仇先生 <small>附</small>	江妃二女	劉根	谷春
梅福	龍迷	姚光	魏伯陽
虞生 <small>附</small>	王老	張道陵	雍夫人 <small>附</small>
王長 <small>附</small>	趙昇 <small>附</small>	劉晨	阮肇
沈文泰	李文淵 <small>附</small>	王喬	蕭基
王遠	蔡經	麻姑 <small>附</small>	子英
于吉	宮嵩	董奉	封衡
介象	鍾離簡	鍾離權	劉諷
介琰	李阿	朱孺子	王玄真 <small>附</small>
左慈	張魯	王梵志	

呂恭	黃初平	黃初起 <small>附</small>	羅真人
賀元	蘭公	謹姆	費長房
壺公 <small>附</small>	嚴青	藍采和	沈建
耆域	王質	蓬球	葛玄
屈氏二女 <small>附</small>	梁謐	曹仙姐	鮑靚
孫登	王烈	嵇康	吳猛
行客	吳彩鸞	文簫 <small>附</small>	許遜
陳勳 <small>附</small>	時和 <small>附</small>	周廣 <small>附</small>	魯亨 <small>附</small>
施岑 <small>附</small>	甘戟	肝烈	許遜姊 <small>附</small>
黃仁覽	黃萬石 <small>附</small>	許遜女 <small>附</small>	潘茂名

彭抗	郭璞	許毛	王道真
鄭思遠	許邁	許穆	許羽 <small>附</small>
葛洪	鮑姑 <small>附</small>	張元化	黃野人
晉麻姑			
第五卷			
劉綱	樊夫人 <small>附</small>	東陵聖母	張昭成
孟欽	范豹	交趾道士	王玄甫
鄧伯元 <small>附</small>	謝仲初	馬倫	王嘉
扈謙	文斤	麻衣子	鄧去奢
韓越	孫博	孫遊岳	陶弘景
桓閭	冠謙之	成功興 <small>附</small>	韋節

鹿皮翁	王知遠	張岳	萬振
鄧郁	羅郁	韋昉	魯文迪
徐則	蕭子雲	楊羲	白鶴道人
王延	李順興	孫思邈	黃子陽
趙真人	潛翁	岑道頌	崔之道
瞿夫人	張果	葉法善	崔子王
苗龍	羅通微	匡智	匡大郎 <small>附</small>
明崇儼	王旻	蘭冲虛	韋善俊
僕僕先生	應夷節	王帽仙	王遙
司馬承禎	焦靜真 <small>附</small>	饒廷直	班孟
鄒通微	黃華姑		

第六卷

許宜平	許明恕婢 <small>附</small>	聶師道	傅先生
王可交	李荃	驪山老姥 <small>附</small>	李白
白居易 <small>附</small>	李長者	商棲霞	懶殘
湘中老人	邢和璞	吳道元	羅公遠
羅子房	申泰芝	薛昌	薛季昌
徐佐卿	武攸緒	裴玄靜	帛和
張璠	邊洞玄	趙惠宗	顏真卿
鳳綱	黃升	蔡道人 <small>附</small>	王昌遇
張落魄 <small>附</small>	何仙姑	呂巖	張志和
李賀	韓湘子	瑕丘仲	江叟

第七卷

許栖岩	俞靈璜	伊祁玄解	王四郎
李珣	柳實	元微	權同
盧山人	威逍遙	唐居士	
裴航	雲英 <small>附</small>	軒轅集	劉元靖
錢朗	鄭全福	羊惜	侯道華
廖師	劉德本	劉瞻	黃洞源
瞿栢廷	間丘方遠	譚峭	何令通
馬大仙	何氏九仙	甘大將	赤肚子
汪台符	麻衣仙姑	爾朱洞	二漁人 <small>附</small>
陳搏	劉玄英	譚紫霄	景知常

第八卷

蘇澄隱	劉女	劉希岳	馬湘
張九哥	甘始	王鼎	賀蘭
曹國舅	侯先生	曾志靜	陳易
陳太初	張伯端	劉斗子	石泰
趙吉	徐問真	黃希旦	徐熙春
申屠有涯	朱有	陳仁嬌	邵琥
雷隱翁	林靈素	李鼻涕	吹角老兵
張俞	莎衣道人	王文卿	陶道人
王畫龍 <small>附</small>	李思廣	羅晏	張虛白
魏二翁	羅昇	劉益	武元照
孫賣魚	梅志仙	范子珉	

武志士	薩守堅	憑觀國	王壽
宋耕	孔元	石坦	馬鉦
孫仙姑	上官道人	呂道章	譚處端
劉處玄	徐鸞	丘處機	唐廣真
陳楠	訾亘	葛長庚	彭耜
朱橘	鞠君子 <small>附</small>	郝大通	賣薑翁
李志方	王處一	李靈陽	顏筆仙
郭志空	宋有道	李雙王	盧六
李賤子	張留孫	吳全節	黃公望
張仙姑	張模	趙友欽	周史卿

三十一日

張拱  
洪志  
李爰  
洞真子

岳真人 景素陽 莫月鼎 張三丰

劉道秀 張中 周顛仙 冷謙

周玄初 任風子 裴仙 沈野雲

# 海上老人

第九卷

姮娥 吳剛 長庚兮 張天翁

馮延壽 宋來子 王中倫 王次仲

張麗英 王暉 翟天師 灰袋

傲仙 王纂 魏存華 畢道開

祁嘉 黃道真 蕭防 宋玄白

陸法和  
神和子  
錢妙真  
劉珍

潘師正 謝自然 胡惠起 鄧紫陽

殷七七  
李昇  
費文禕  
杜光庭

墨無名 葉子韶 山圖 晏仙人

楊昭慶 柴通玄 丁少微 趙自然

張無夢 徐道士 抱一道士 石仲元

林遇賢 郭上竈 甄棲真 管歸真

魚肉道人  
藍喬  
趙棠  
劉混康

侯谷神	楊父	崔自然	陳葆光
-----	----	-----	-----

韋恕女	賀里父	許碯	蘇舜卿
-----	-----	----	-----

沙魚 牟霖漢 奎通 李常在

王、耳、耳

張遠霄 費孝先 張道清 二張仙翁

張先生 楊權 裴老人 張秉

田志亨 吳守一 程守善 吉志通

王當陽 張得一 梁野人 鄧牧

張金箔 無名道 董伯華 周思得

列仙全傳目錄

[illegible]

列仙全傳

明萬曆廿六年刊本





列仙全傳序

濟南李攀龍撰

卷之三

列仙全傳

嘗觀魏文帝典論有云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味斯言也豈非念吾生之匪易不應偕草木而齊彫假文辭以寄聲將與天地而同永哉是誠高論何謂狂談然要之終為虛名而已於吾身何益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陶淵明之曰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夫二子者

木而齊彫假文辭以寄聲將與天地而同永哉是誠高論何謂狂談然要之終為虛名而已於吾身何益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陶淵明之曰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夫二子者

豈不以身既不存名將焉用乎神已沒今參安知暢哉斯言抑又達矣若迺等而上之俾形神永合則身名俱存不有神仙之學乎哉逍遙之圃屢看東海揚塵嘯傲丹丘幾見桃花結實是故老君三皇

教主應隋唐而猶現赤松炎帝而師逮秦漢而還存東方曼倩三竊瑤池之桃純陽呂祖每醉岳陽之酒黃安負龜于武帝張果辯虛于明皇之數大者或萬年或數千年或數百年皆棲神碧落遊化

人間無藉文章而顯不假聲聞而  
存良生人之要道不朽之鴻圖哉  
是以高人逸客因不慕其休風智  
士名賢咸思步其芳躅等珠玉於  
瓦礫以軒冕為拱龍故軒皇龍  
逝視萬乘若一毛王子鳳升棄儲

宮猶敝屣至如匡裕結茅於廬山  
安期賣藥於海上黃初平牧羊於  
金華丁令威化鶴於遼水譚景  
升辟穀於嵩山陳圖南服氣於華  
嶽一朝有悵飄飄然長往而不返  
者良有以也善乎方城宗子有曰

人世有二樂上焉者乘青雲弄紫  
霞而次則宏辭麗句照耀今古  
名並日月萬世莫得而掩焉殆無  
三子而有之哉龍鳳事辭林慨  
碧紗之空兆晚耽玄理冥石髓  
之倘逢習靜山中澹然無事回念

劉向陶弘景二神仙傳所載僅漢  
晉以上而六朝逮今闕焉讀者少  
之迺搜羣書并二傳舊所載者  
共得四百九十七人合而擇之名曰列  
仙全傳雖乏江淹之彩毫無能  
增輝閬苑席幾裴航之玉杵預將

通勢瀛洲他日乘雲瓊島邀白  
傳以論詩跨霍瑤天覓青蓮而醉  
月一啖相逢固非未周而言客也

新都汪雪鵬書



黃一木鐫

多々全作片

二

六

一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一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混元圖云初三皇時化身號為萬法天師。中三皇時為盤古先生。伏羲時為舞華子。女媧氏時為壽密子。神農時為太成子。軒轅時為廣成子。少皞時為隨應子。顓帝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錄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禹時為真行子。湯時為錫則子。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王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從母左腋

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白色額有參牛達理日月角懸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額踈齒方口足蹈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武王時遷為柱下史成王時仍為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為柱下史昭王時去官歸亳隱焉後復欲開化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隣諸國復還中國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

聃退而有猶龍之嘆烈王三年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振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峽河之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文帝好老子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即命駕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授帝道德二經成帝時降曲陽泉授于吉太平

真經章帝時授于吉一百八十大戒安帝時降授劉圖罪福新科順帝時降授天師三洞經錄桓帝時降天台授葛孝先上清靈寶大洞諸經魏明帝時降嵩山授天師寇謙之新科符錄唐高祖時降羊角山語吉善行唐公受命符玄宗天寶初降丹鳳門帝親享之興慶宮隨又降語田同秀以函谷所藏金匱靈符又降語王元真妙真符宋政和二年降華陽洞天授梁先生加句天童護命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良不可以具述者矣史云老子西昇之時五色光貫紫微昭王今太史占之云當有聖人西去千年之外聲教返北此西化之兆也自昭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間遊人間

容成公者自稱爲黃帝之師見周穆王言補導之事煉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返黑齒落更生道與老子同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乃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

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退而養心服形晝而魂遊于華胥氏之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離中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民無嗜欲不知樂生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若履實寢虛若枕牀雲霧不垓其勢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嶽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惺然自得召力牧等語之曰朕閑居三月思有以養身矣而於治物之道弗獲其術也

今所夢若此方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不可以告若矣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帝後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乃乘之後宮及群臣從之者七十餘人餘臣悉持龍鬣龍髯拔因隨黃帝弓百姓仰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鬣而號故後因名其處曰禹湖弓曰烏號

甯封子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煙氣上下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谷而噉百草至堯時爲水正能隨風雨上下時與市中貨繳亦謂之繳父

洪厓先生或曰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或曰堯時已三千歲矣漢仙人衛叔卿在終南絕頂與數人博其子度世問卿曰同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洪厓先生輩也

馬師皇者黃帝時治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針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一旦龍負而去

王倪卽老君弟子得道于羲農之間黃帝過之因傳道要歷少昊顓頊之世常遊人間帝嘗以前爲醫缺師行飛走之道堯舜之時猶有見者後昇天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皆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位爲太極仙人今嶺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子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受時受食者皆三百歲宛丘先生服制命允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年視之如十五歲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姜若春附

鐵拐先生李其姓也質本魁梧早得道修真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而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卒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服蒲韭根湯伐桀以天下讓於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乃負石自沉蓼水後四百餘年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遂遊尚父山不出

孟岐清河逸人也尋師不避險阻漢武帝時談及周初時事了如目前嘗云曾見周公旦抱成王朝於周廟岐時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執之每以衣袂拂拭笏今銳欲折耳嘗餌桂葉在華陰山下拾藥聞帝好仙披草萊而出

匡裕周武王時人。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山中。後得仙去。惟空廬在焉。故曰廬山。漢武帝封裕爲廬山君。

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穆王聞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一云。周衰。始浮遊四方。晚入蜀。抵武陽。留家。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

青鳥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師之教。精審仙妙之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爲三試不過。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

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遯東三十年。西適隱於南山。釣于下溪。三年不獲魚。或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鈴在腹中。乃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尸。惟有玉鈴六篇在棺中。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公。財有億萬。復棄之。往蘭陵賣藥。後人世見之。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續。修道于南嶂山。後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觀子風猷。有日矣。曾問鄉邦姓字。答曰。子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應。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瑰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王冠。朱紱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

人已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不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啜而出。先生返顧所叩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今廬山太平興國宮三門外。即石建亭。名曰仙石。石上尚有劉仙二字存焉。

匡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嶂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王屢徵不起。一日有少年詣之。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先生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即予家也。續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人家。惟有一石。乃

叩之石爲之開若雙扉然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入其中瓊樓王宇見前少年傳以仙訣由此得道遂煉丹于其所漢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復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仍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於祀典迨至東晉鴈門僧慧遠遊羅浮夜宿祠下愛其溪山之勝謁郡守桓伊曰昨夢臣先生願捨祠爲寺伊從之而遷先生祠于山口唐開元間再加興建尊爲仙廟凡水旱瘟疫禱之皆應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騎羊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最高無極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諺曰若得綏山一眺雖不得仙亦豪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用陽生符活已死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彭宗字法先彭城人年二十學於杜冲嘗從之採藥忽墮深谷手足傷損逮至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使之採樵被蛇中亦無愠色冲憫之乃授丹經五千文及守一之道宗寶而修之日臻幽妙嘗宵中有神燈數枚浮空映席又五色雲霞霏繞座間能三晝夜爲一息或自卧水底竟日方出或瞑目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委其上積厚如指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遍山中毒蛇猛虎能以氣禁之潛伏終不能動宗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逐相毀罵且及門欲相凌辱宗用氣禁之獵者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使幽靈擊之傍人惟聞欸楚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

過乃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許厲王十三年正月老君遣仙官下迎授爲太清真人治赤城宮

馮長驪山人周宣王時爲柱下史觀天文之變乃退隱攝生遇鄧真人授以靈書功行垂成復遇彭真人授以太上隱書遂得仙用術活人平王二十年春昇化而去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栢良。謂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可望不可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去。後立祠緱氏山下。

沈義吳郡人。學道蜀中。善醫。一心救人功德感天。周赧王十年。老君遣使召之。與妻賈氏共載。授義碧落侍郎。白日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中食禾。或有識爲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車牛入山谷間。乃將數百人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漢殤帝延平元年。

九四百一十二年。乃復還鄉里。推求得十餘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果有遠祖登仙。義歸留數日。云。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老君向東坐。宮殿鬱鬱。雲氣五色。庭中皆珠玉樹。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四壁熠熠。有符書。老君長可丈餘。身體有光。不可正視。老君令王女持金索王杯。盛藥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飲畢。復賜大棗二枚。大如鷄子。復以符一道。仙方一道。賜義。今且還人間。救人疾苦。若欲上昇。以此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實太后疾。嘗遣使請問。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周亮字泰貞。太原人。母宵寢。見五色流霞覆其宅。因感有孕。經十五月而生。長而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經。能治鬼怪。各見真形。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賜以九光七明芝。亮修服之。遂能變化。或如老翁。髮白齒落。經宿不出。復爲少年。姿容如花。或被咒人侮之。其人不覺自縛。至於拷擊。呼號口中流血。求哀乃釋之。年一百九十餘歲。威烈王二十四年。上帝遣天官下迎。授爲秦隴真人。出入太清。

涓子齊人。好餌木。啗食養精。至三百年。仍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魚于河澤。得鯉腹中有符。隱于岩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意也。獨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亢倉子。姓庚桑。名楚。陳人也。得老君之旨。隱昆陵孟嘗。嘗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靜言語則福全。後道成仙去。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某日當返。諸弟子日齋潔。待于水傍。設祀。高果乘鯉而來。觀者萬餘人。留一月。復入水去。



寇先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賣。或食。好種蒱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十日而去。宋人家奉祀焉。馬丹。晉狄人。文侯時爲大夫。獻公時爲慕正。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之。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俄迅風發。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王瑋玄。不知何許人。得道。居林屋山洞中。吳國韓崇好道。遊名山。訪方術於林屋。遇瑋玄。求度世之道。瑋玄以流珠丹授之。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之日。自當仙舉也。崇行之。大驗。仕爲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治化

大行。著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降人間。授崇隱遁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并紫房之術。後俱昇天。韓崇附

貧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否。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時大疫。每列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自色從石崖流下。服之者多所愈。鄉人乃立祠祀之。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九年能御風而行。隱居鄭國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唐天寶初冊爲冲虛真人。題其書曰。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敕加至德二字。

莊子。蒙人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著書六萬餘言。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又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者曰。子見夫

犢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後竟仙去。帝命爲閭編郎。以紀諸仙戒善。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陸地。自生蓮花。遍滿及長。眼有日精。安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室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大度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周康王時。爲大夫。仰觀乾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爲函谷關令。預敕關吏。

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嘗候物色而述之時。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果乘白輿。駕青牛。徐甲為御。欲度關。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大聖豈是取薪。又知大聖當來西遊。暴露有日。願少憩神駕。老君曰。聞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永存綿綿。是以身就道。經歷關。子何過留耶。喜又曰。今觀大聖神姿超絕。乃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觀。願不托言。少垂哀愍。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昂。自

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故知必有聖人度關。老君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當得度世也。喜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為喜留關下百餘日。盡傳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領百錢。至關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以黃金什直償尔。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為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能以言

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乃為甲叩頭。請赦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遣之。一日老君謂喜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吾今逝矣。喜叩首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嬉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鳥可得焉。喜曰。入火赴淵。下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迫日淺。未能通神。

安得變化隨吾聖身。汝尚精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汝行化。諸國爾。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聃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明身。見金光洞然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沒。喜目斷雲霄。涕泣攀戀。其日江河汎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徧及四方。喜遂以老君所說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滅欲之言。叙而編之。為三十六章。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煉俱畢。凡所授書。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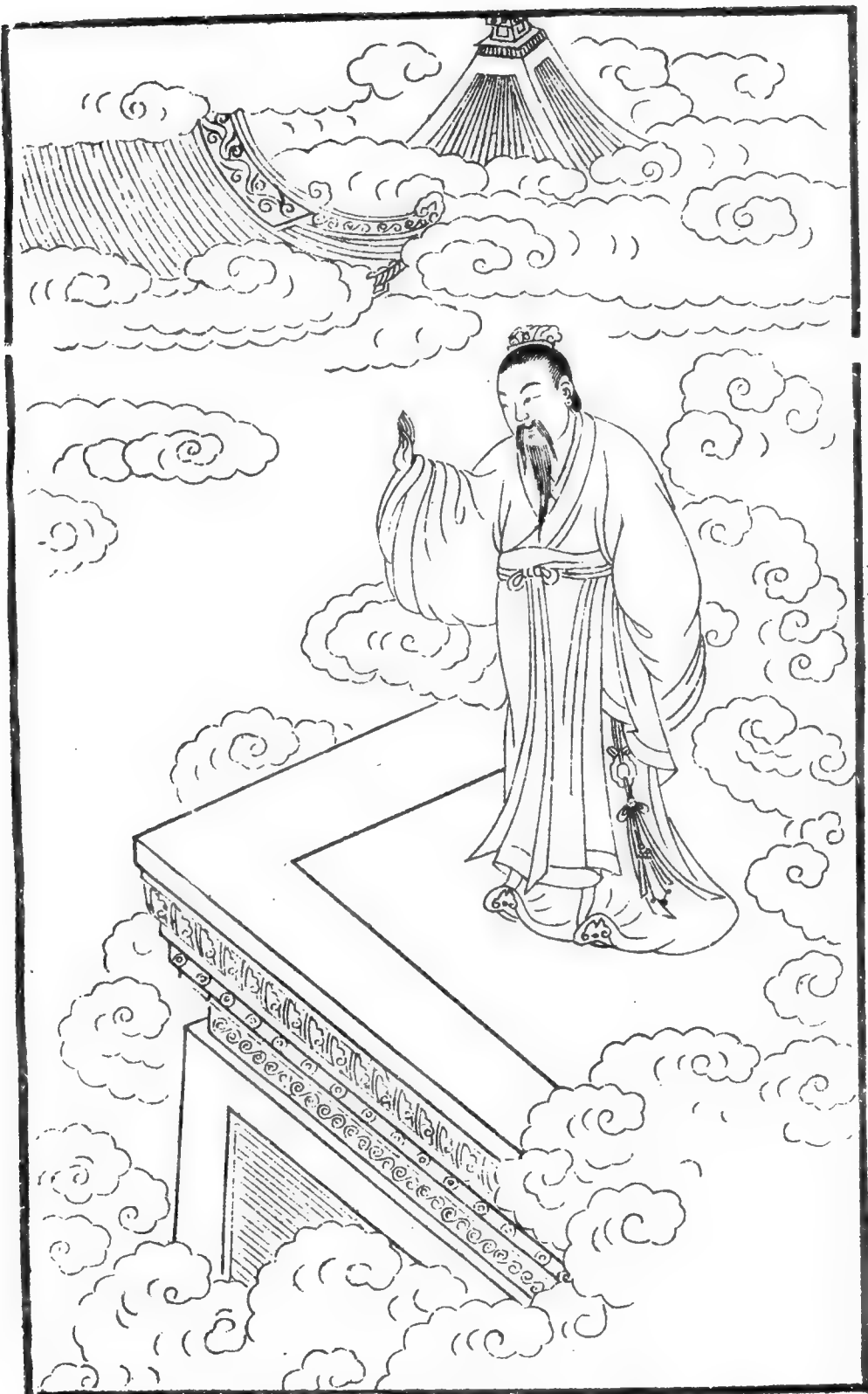
之家已先敕青龍化生為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數。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此耶。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荅曰。我家夫人一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却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願為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告兒。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前來。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蓮花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建七曜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蓮花座上。舉家見之。皆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一為身。太

和降精耀魄為人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慶會。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沿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氣。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圃。王札繫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即命召三界眾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洎諸仙眾。頃刻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極監真。授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褐綠袖。交泰寬裳。羅紋黃綬。九色之節。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侍龍駕。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即時拔宅昇天。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尹喜之從弟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父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冲同修煉於先生宅。時年二十八歲。絕粒養氣。專修上法。上帝憐之。賜為太和真人。仍下統仙僚於杜陽宮。軌時帶神丹。周歷天下。濟度有緣。或煉金銀。以賑貧苦。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晉惠帝永興二年。從東來降于尹真人。之觀。語道士梁謐。以得道之素。及上帝命所司之事。語畢。忽聳身騰空。冉冉而登天府。

有象列仙全傳一卷終





木公

7

三三



西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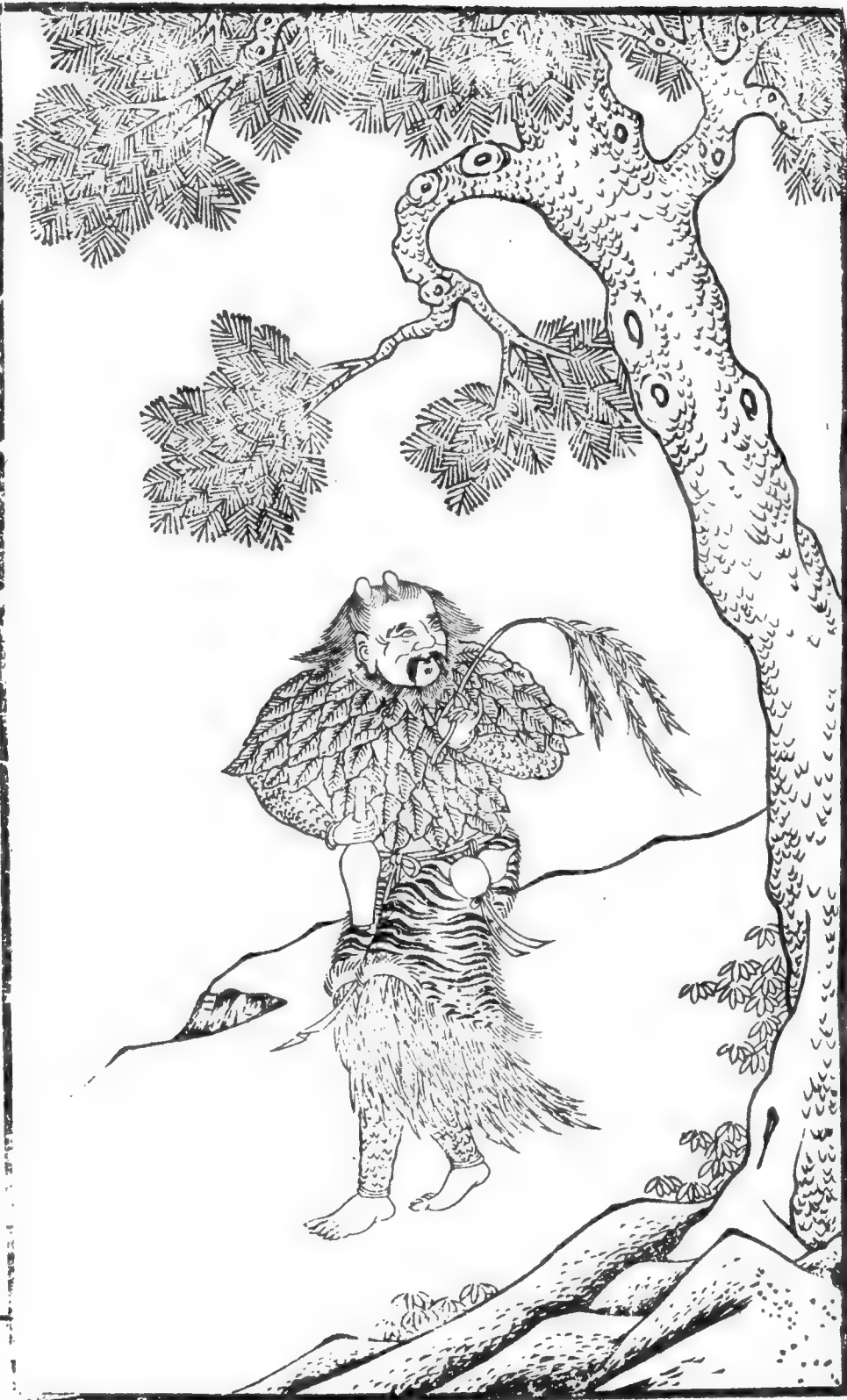
三三











容成公

















何侯

三

三  
四  
現月車

倭倭

リ山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倭倭

一三

元々々々

三五











川山公傳卷之一 匡裕

一

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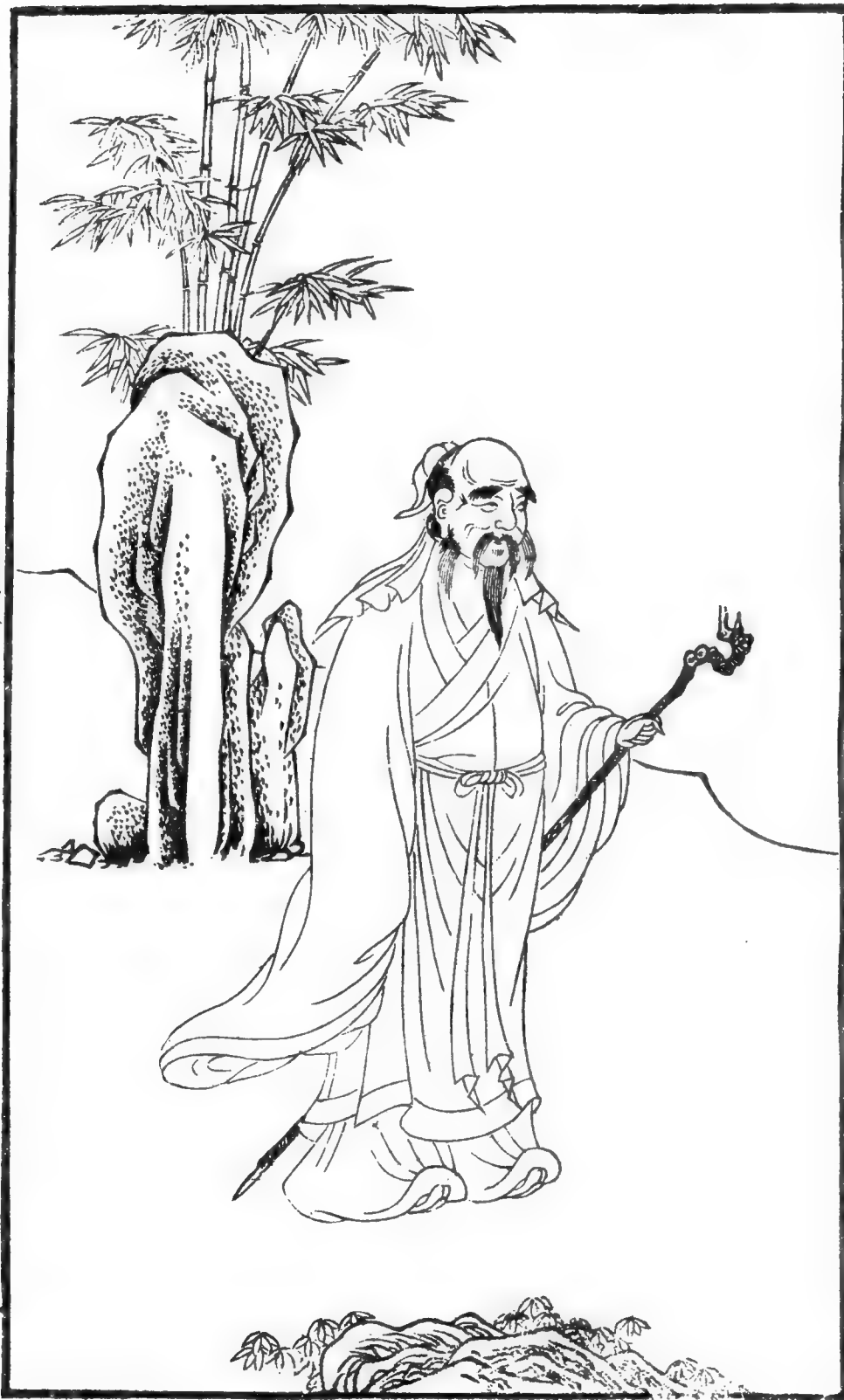


明山先生集卷之一 青島公

上、

元虎拜

四一



呂尚

乃伊人イネニ一 呂尚







反介介作才之一 劉越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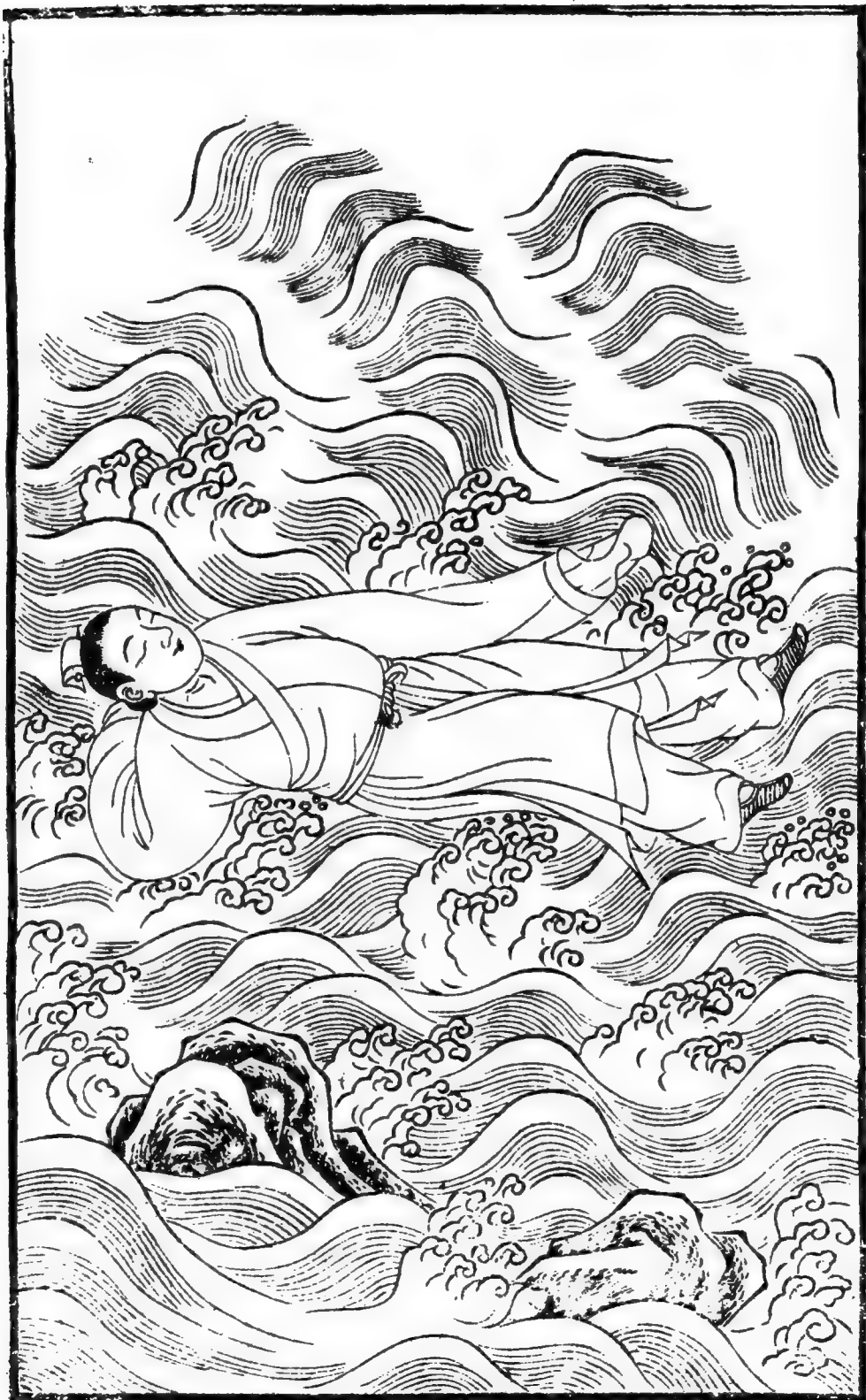
四四  
牙月車



葛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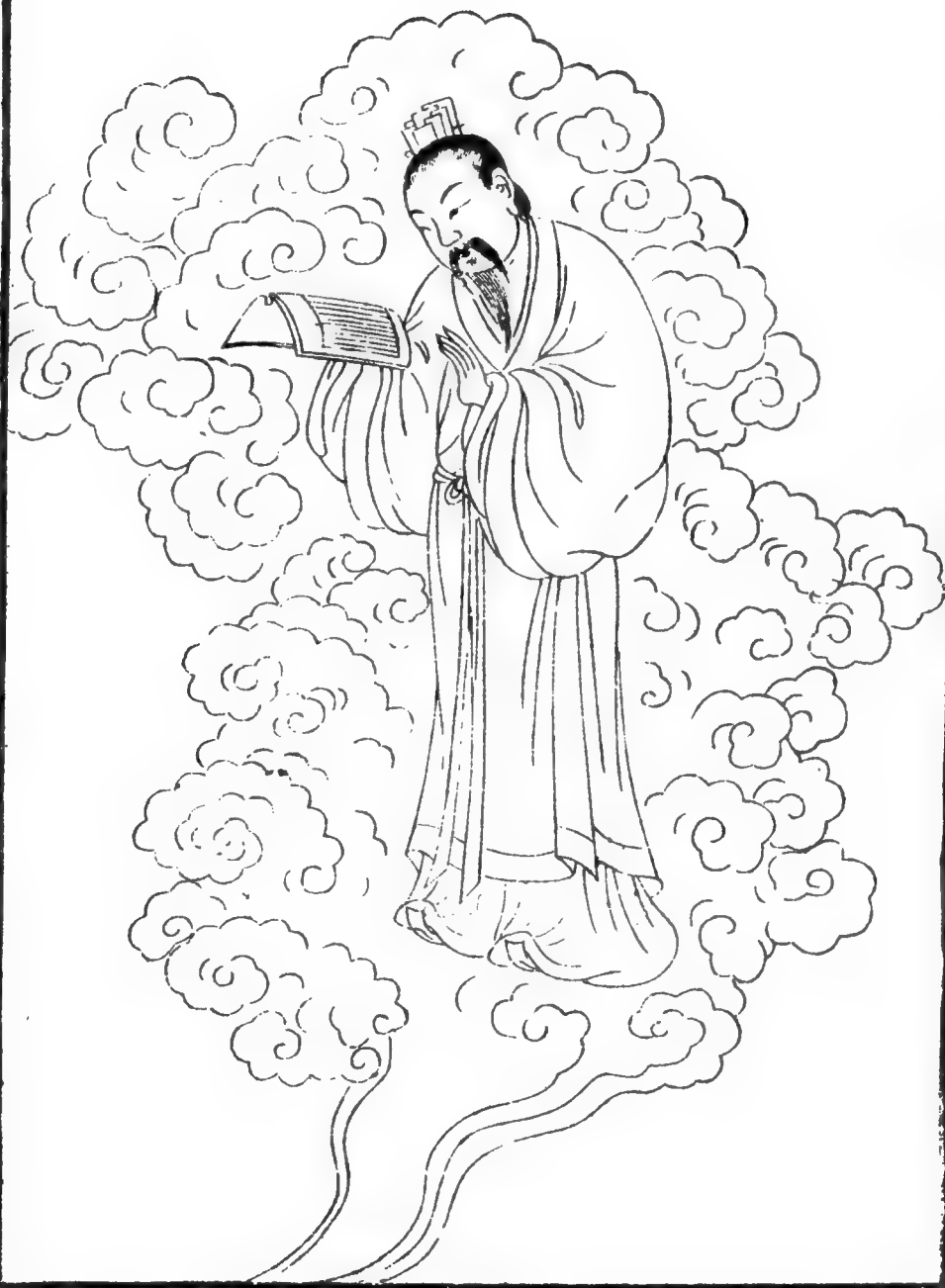


及仙公作卷一 彭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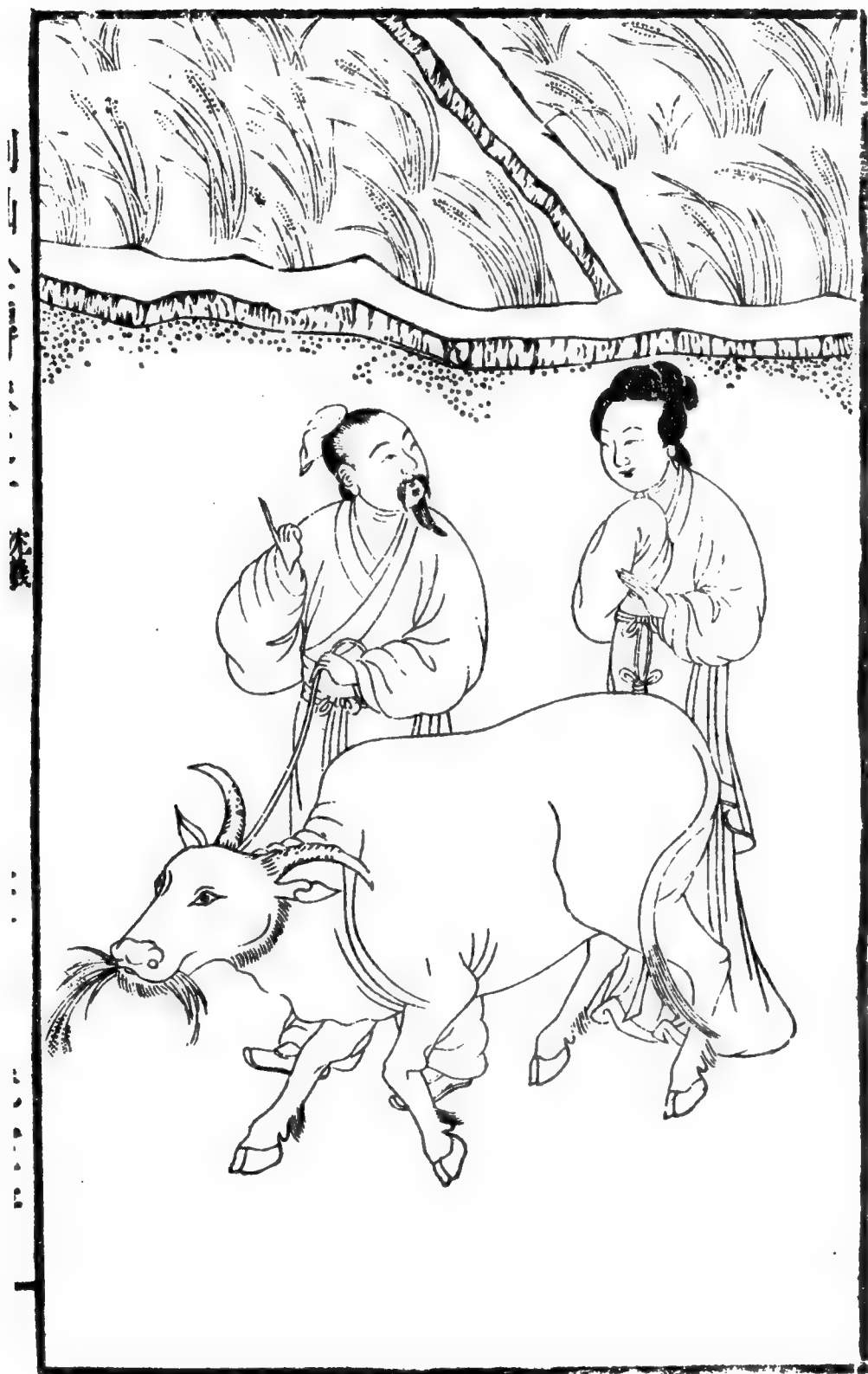
十

五万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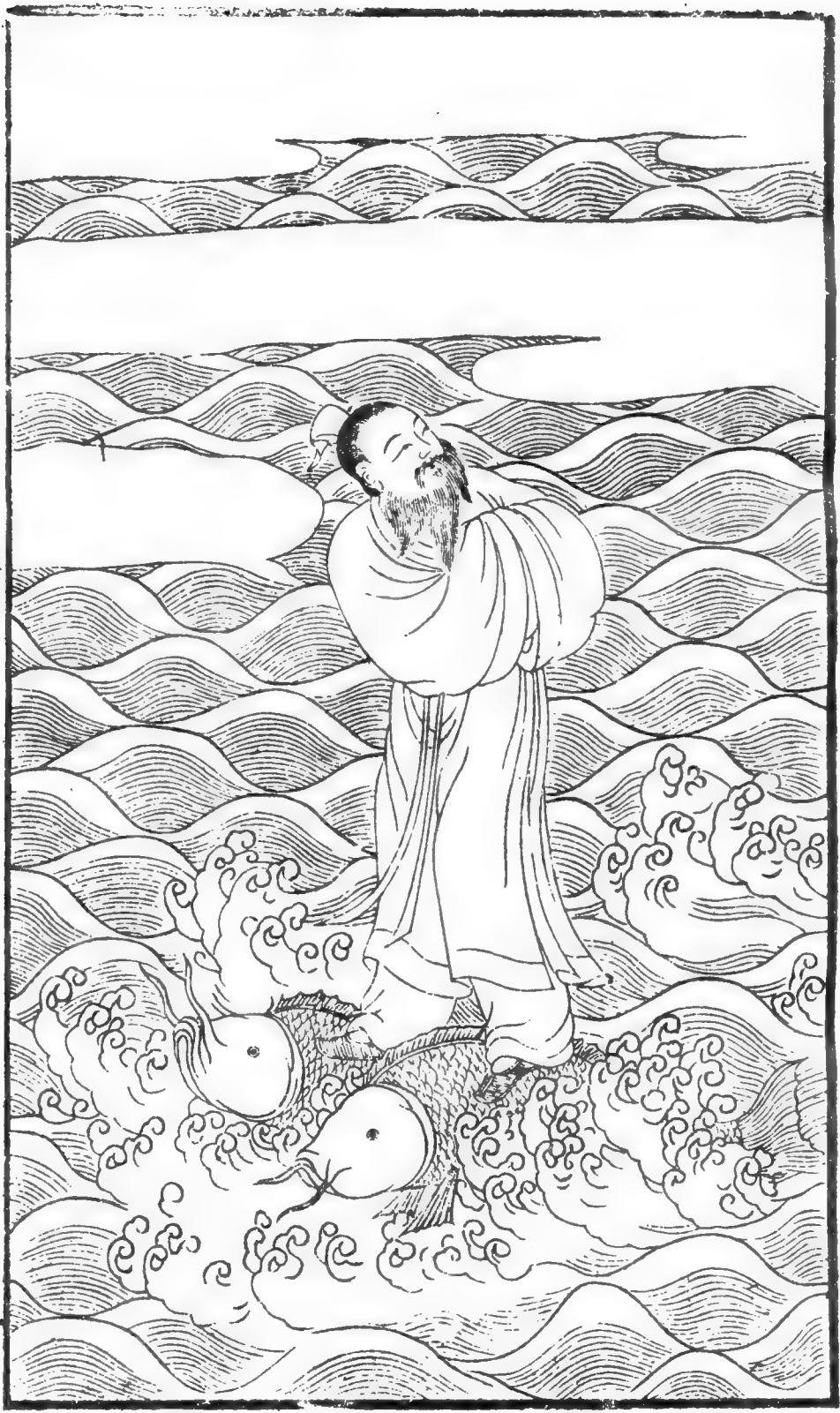


涑子

卷之一 涑子

三

五二  
玉方車





負局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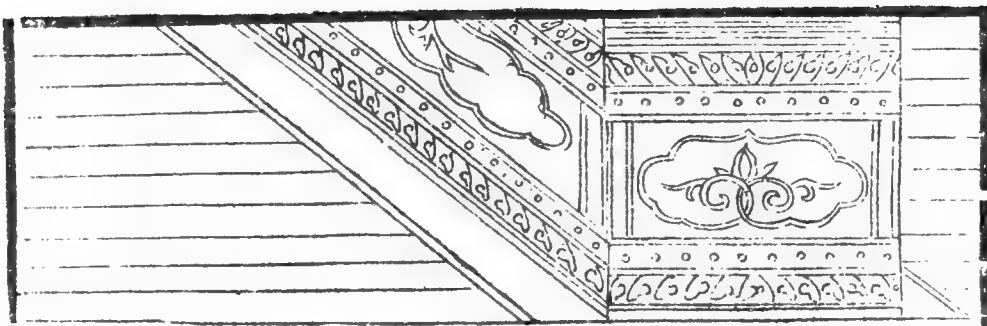
川山小傳長二

負局先生









イ  
イ  
イ  
イ  
イ  
イ  
イ

二  
十  
四

五  
八

イ  
イ  
イ  
イ  
イ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二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累累

李八百蜀人名真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動行則八百里時人因號為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塵市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號紫陽真君

明香真人李八百之妹也初修道於華林元秀峯後于峯南五龍岡設壇道成中舉唐天寶中即其地為元陽觀封妙應真人

折象廣漢人少好黃老術師事東平先生家世豐贍以為多藏必厚亡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實子文有言我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自尅亡日尸解如蛇蛻焉

宋倫字玄德洛陽人專心好道服黃精二十餘年周厲王時老君授以通真經及丹符倫得經修行遂自然通感嘗有王童六人更遞侍之凡未來事預知其吉凶言無不驗能飄然飛舉凌波涉險與神仙遊日行三千里或

化為鳥獸以試人心有獵者逐之常相去五十步百步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與病者同寢其病自痊年九十餘宣王三十二年上帝遣仙官下迎授為太清真人下司中微

王子姓章名震南郡人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起乃嘆曰人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雖為王侯金王如山何益獨有學仙可以無窮乃師長桑子受其衆術著道書百餘篇其要術以務魁為主尤精於五行演其微妙能起飄風雲雷雨霧發屋折木又以草芥瓦石為六畜龍虎立使能行分形為數百千人又能涉行江海含水噴之即成珠遂不復變或時閉氣休息舉之不起推

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如此數十日乃起復如故每與諸弟子行各丸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乘大馬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雲氣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又臨淵投符召魚鼈魚鼈皆自投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外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立有赤光燒之燁燁而起即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浴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昇天

太陽子者姓離名明王子之友也王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王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王子特親愛之而好酒恒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鬚髮班白而

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王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為衆賢法師乃昏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難得千歲竟難免死况數百歲乎此凡庸所不為况達者乎後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常在世間五百餘歲面如少童祇多酒其鬚髮皓白不能全其嬰兒也

太陽女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咸盡微妙甚驗且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鬚如畫綽如十七八處子奉事絕洞子丹成分賜之俱得仙昇天

太陰女姓盧名全賦性聰達智慧過人好王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苦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者會太陽子過之飲酒見女禮節恭脩言詞閑雅太陽子喟然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為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士數為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人也我始問一已知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餌以享之因自陳訖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王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吝遂授以道要及煉丹之方丹成服之得仙時年已二百歲猶如少女顏色

太玄女姓顧名和少喪夫有術人相其母子曰皆不壽也乃學道得王子之術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單衣卧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能徙官府官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復指之則還其所在又門戶積櫃有閑簫者指之即開指山崩指樹樹死更指之皆復如故一日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扣山石石開皆有門戶入其中有屋室床几帷帳厨廩酒食如常雖行萬里無異能令小物忽大如山岳大物忽小如毫芒野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裳不焚間化為老翁小兒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有神効起死無數不見其脩煉服食顏色益少髮髮如鴉後白

日昇天而去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陳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公輸子嘗為楚王造雲梯以攻宋墨子說楚王而罷之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已榮位非可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矣乃謝遣門人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夜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每卧後每有人以衣覆之墨子乃伺之見有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嶽之靈乎願誨以道教神人曰子有仙骨志且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三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効

乃撰集五行記五卷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東帛加壁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

浮丘伯姓李居嵩山修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作相鶴經王子喬傳存于世

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群暮栖樹上晝散放之翁每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萬錢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見吳山白鶴孔雀嘗止其傍

皇太姥閩人相傳為婺星之精母子二人居武夷採黃精以餌能呼風檄雨乘雲而行秦人呼為聖母

古丈夫漢恂大與尹子虛同遊嵩華松下見古丈夫并一女子二生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本秦之役夫此為毛王姜亦秦宮人合為殉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生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大藥古丈夫曰我本凡人初餌栢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毛髮紺綠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

毛女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

徐福字君房秦始皇時狂死者滿道路有鳥如鳥狀衛草覆死人面皆登時而活始皇使人持草以問鬼谷先生

先生云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瑗田中名養神芝其葉似菰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乃遣道士徐福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在逮流義得道老君遣徐福為使乘白虎車迎義後人始知徐福為仙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上客等俱不能活因謂曰聞大海中有神仙蓋求治之士人乃從登州下海隨風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須臾至岸岸邊有婦人洗藥問彼皆何人婦人指云中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否

曰知之曰此即是也士人遂登岸致謁求治徐君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心嫌其薄徐君覺之曰但恐食不能盡爾士人連啖之如數大甌至飽而竭復以小器盛酒飲之至醉翌日以黑藥數丸與食利黑水數斗其病輒愈士人求往奉侍徐君曰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毋愁歸路遠也復與黃藥一袋治一切病持歸救人士人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玄宗令有疾者服之即愈

孔丘明秦時人與駱法通等十人避亂相與結友遠訪大道在王筍山修煉歲久道成騰空而去惟仙良一人漫遊不與但成地仙云

黃石公漢張良子下邳圯橋遇老父蹠踞令良取履良每曲事之老父喜曰孺子可教遂授良書且謂曰後十三年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良功成封留侯從高祖於穀城山果得黃石良請立祠以祀焉

控鶴仙人名屬仁天台元虛老君第七子也常控鶴至武夷山校定仙籍時魏王子憲等禱雨龍潭之上仙人適過其處魏王與張湛等十二人因得謁見仙人見魏王等丰骨異常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取仙籍檢視果載子憲與張湛等名於是賜魏王等胡麻飯九品丹書仙人以飲酒過度故謫居武夷須八百年後方得脫骨仙化

鬼谷子春秋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子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未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有陰符鬼谷子二書行于世馬成子秦扶風人志專修道棄家訪師遇黃蓋童子授以胎元煉氣之法乃入蜀之鶴鳴山石洞中復遇異人授以神丹曰氣為內丹藥為外丹今授子此丹服之當列為高真矣言訖而去成子遂白日昇天

茅濛字初成咸陽人博學深鑒知周室將衰不求仕進嘆

曰人生若流電爾奈何又迷塵寰中於是師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遂入華山修煉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乘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業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為嘉平玄孫盈固衷三人皆得仙居茅山

魏真君名子喬求道於武夷山後遇控鶴仙人授以換骨之訣秦始皇時尸解真君願骨至今尚存紅白堅潤

蕭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共昇天去

弄玉附

劉海蟾汲郡白鶴觀知事崔重微忽見道人謁於堂下揖之坐不語但微哂重微起取金相贈未入房已聞弄筆聲急回視已失道人壁間有題字以仙書證之乃秦人劉海蟾之筆

盧侯二仙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神仙藥不得盧與侯生謀隱入邵陵雲山今山有侯仙跡盧仙影秦人古道煉丹井飛昇臺掃壇竹皆其遺迹

蔡文仙襄陽人幼善刺繡忽有父老詣門請繡鳳一雙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老父指視安眠功畢俄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去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云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修飛昇但以長生為貴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所行者止以金液之藥為上。初患家貧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十數年致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遂號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答曰。天上未必樂于人間。且天上多至尊奉侍更苦于人間也。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漢末說秦始皇時事了了。從二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開時有聲如霹靂。有光如火。電弟子皆不覺伏地。良久乃能起。

正已復還閉目。後道成仙去。其所服食施行并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時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

杜宇。古蜀主也。蜀嘗大水。宇與民人避水於長平山。後僦靈開峽治水。人得安居。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

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王烏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并海邊十處。

朱仲。會稽人。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十珠。仲乃齋三十珠詣闕上書。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復獻四十珠至闕。即去。帝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十珠。數十枚。輒去。竟不知所在。清平吉。漢沛國人。即高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歲。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去。

劉京者。漢文帝侍郎。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年。餘視之如三十許人。能先知吉凶之期。又能為人祭天益命。可延十年五年。至魏武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

于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能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日行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武夷君者。昔有神人降於武夷山。自稱武夷君云。受上帝命。統地仙。授館於此山中。漢武帝嘗遣使築壇祀之。茅盈字叔申。潯玄孫。弟固字季偉。次弟衷字思和。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遂棄家入恒山修道。餌術。後師王君。因西至龜山。得見王母。授以太極玄真之經。歸入恒山北谷。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在。父怒其久出遠遊。欲杖之。盈長跪曰。盈已受聖師符錄。常有天兵侍衛。大人杖盈。恐天兵相阻。盈罪愈加。



重也。父欲驗其言，故杖之，杖輒折成數十段，如弓矢之發。中壁則壁穿，中柱則柱陷。父母始知其道成，乃止。後二弟俱貴，表為西河太守，固為武威太守，並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笑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亦不減于今日也。」眾皆不之許。時宣帝初元四年也。至期，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繖，屋下盡鋪白氍毹，可容數百人。眾賓並集，大作宴會，香無使從，但見金盤玉杯，自至筵前。美酒奇散異果，不可名狀。復有妓樂，絲竹金石之音，滿耳。蘭麝之香，達數里外。少頃，迎官單至，朱衣王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采耀日。盈乃與家人親友辭別，登車乘

雲冉冉而去。時二弟在官，聞盈飛昇，皆棄官還家求兄。于東山，盈乃與相見曰：「悟何晚也！」今年已俱老，難可補復，縱得真訣，但只可成地仙耳。於是教二弟延年不死之法，令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又各授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局，各佩服之後，亦成仙。居茅山，世稱三茅真君。

屈處靜，漢祁陽人。楚白公之後，幼而悟道，絕迹人表。凡十二年，一旦駕鶴而去。

魯妙典，九疑山女冠也。遇麓林道士，授大洞黃庭經，入九疑山十年，白日升天。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公卧其上，石盡穿。

陷，公略不動。時取黃精食，漢景帝禮至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忽化為白石羊。白如王，題腸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羊於通靈臺，尋復去。鮑叔陽，廣甯人，為趙王張耳之大夫，少好養生，服桂屑，與司馬季主俱往，委羽山師太玄仙。女西靈子都，後尸解。司馬季主，楚人，初賣卜長安市，後入委羽山，大有官師西靈子都，得服霜散，藏景化形之道，顏轉如少女，鬚三尺黑如漆。時携弟子范零子入常山石室，室傍有石匱，將出遊，令零子守之，戒勿開。零子思歸竊發，具見其家父母大小，乃悲逐季主，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季主臨解，留梳席如其身。蜀山人果神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漢武帝出遊渭橋，見子都頭上有紫氣，高丈餘，帝召問曰：「君年幾何？」炎曰：「臣今已一百三十八歲。」帝問有何道術，炎曰：「臣年二十五時，苦腰脊疼痛，脚冷口中乾苦，舌燥涕出，百節四肢皆痛，足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已百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體強健，氣力轉勝壯時。」帝曰：「可得言乎？」炎曰：「臣誠知此道為真，然男女之事，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樂此者少，故不敢以聞。帝遂受法，炎年二百餘，白日昇天。武帝後循行其法，雖未能盡用之，然得壽勝于他帝遠矣。」朱璜，廣陵人，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丘醫，丘憐之，曰：「卿若能除去腹中三尸，再得真人之藥，可度世也。」璜曰：「病



愈當為作傭二十年。不敢日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覺開朗。又與老君黃庭經。令讀目三過。能會其意。丘遂與璜入浮陽山王女祠。八十年。白髮盡黑。鬚髮更長三尺。餘還家數年。復去。至武帝末猶在焉。

劉安漢高帝孫封淮南王。好儒術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年二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乃自以意難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疾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之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行之士。今先生老矣。應無註書之術。貴育之勇。三者並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敬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

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且市馬骨致驥驥。吾才雖鄙。不合所求。就令見王無益。亦不為損。奈何限之。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無能。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言畢皆變為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髮。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報王。聞之不及履。即跣足出迎。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金王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八公皆復成老人。曰。聞王好道。故來相從。但未知王何所欲耳。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晝地為江湖。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

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赴海凌洲。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刀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暑熱不汗。一人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煅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惟王所欲。安乃叩拜。躬進酒果。請歷試之。皆驗。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郎中雷被。與遷試劍。戲而誤中。遷被懼誅。上書告安。謀反。尋伍被謀事亦露。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遣王。願王勿疑。於是與安登山。

大祭埋金於地。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之石皆陷。至今有人馬之迹存焉。所并置藥鼎。雞犬舐之。並得輕舉。雞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寶萬年之術。故兵解仙去。位太極真人。八公附

尹澄字初默。後改名林。汾陽人。經行太山。見石上懸一青芝。夜望有光。採而服之。遂日行六七百里。又於峨眉山中遇仙人宋君。授以三皇內文。九丹秘訣。澄脩之。大驗。遂能封山藏。投符水中。水為逆流。又令洪濤頓息。暴死者。能令即活。治鬼怪。能使自縛。來年三百四十餘歲。漢昭帝元始元年。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為太微真人。

蘇仙姑。長沙人。入衡山修道。年八十餘。孑然無侶。居傍南嶽。魏夫人仙壇。忽一青鳥飛來。自言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命我為伴。每有人遊山。青鳥必預言其姓名。一日曰。今夕有暴客至。姑無怖。果有群僧持火挺刃。欲害姑。姑在床上。僧不得見而出。俱為虎所殺。姑徙居湖南。鳥亦隨之。後隱九疑。莫知所終。

金申。潞城人。幼聰慧。後佯狂。遇異人。授以太陰煉形之術。嘗單衣跣足。卧冰雪中。能預知水旱災祥。壽祿既卒。在百餘日。一夕雷霆大作。及旦視之。但見塚開數寸。惟留雙履。椶扇薄衾而已。

王真。上黨人。孝武帝時。為郡史。年百歲。面有光華。履水赴火。出入不由戶。廣有道術。後仙去。

李根。許昌人。宋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已見根。及買時。根年當八十四。而根年少。自若有得根素書。讀之。其自記云。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計之。已七百餘矣。

蘇耽。郴人。事母至孝。嘗遇異人。授神仙術。日侍膳。母思鮭。即出市鮭。以獻。問所從來。曰。便縣。母始異之。一日忽灑掃庭除。母問其故。曰。仙道已成。上帝來召。母曰。汝仙去。吾誰養。乃留一櫃。云。所需即有。又云。明年大疫。取庭前井水。橘葉救之。耽仙去。已而果疫。母日活百餘人。後耽化鶴來郡城東北樓。時有彈之者。乃以爪攫樓板。似漆。

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耽。彈我何為。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類次人。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乃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臣矣。臣朔冒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今待詔公車。又遷待詔金馬門。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食已。盡懷其餘肉。衣盡汗。數賜繒帛。擔揭而去。嘗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所賜物盡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荅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否。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為歲星。嘗慘然不樂。

稷丘君者泰山中道士。髮白。迺黑。齒落更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後辭去。上東巡泰山。君冠章甫。衣黃衣。携琴來迎。武帝曰。陛下勿登山。恐傷足指。及數里。左月梁折。上諱之。但祠而還。詔為君立祠。復置百戶奉之。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菑人。好道。入泰山採藥。疾困。遇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即愈。漢武帝郊祀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歷言與其大父游射處。一坐盡驚。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

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真數百歲人也。對上言。祀竈則致物。致物。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於是帝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屬。為少君建第宅以居之。一日武帝夢與少君登嵩山。逢繡衣使者。乘龍從空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病死。帝令發棺視之。唯衣冠在焉。

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武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

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荅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乃云是朕臣。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相梁求見其子度世。往華山尋之。至其巖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白王為床。有數仙童執節立其後。度世問其父曰。同博者誰。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埋所居柱下。叱度世歸。掘之得王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亦仙去。衛度世許由巢父附

王興。陽城人。居壺谷中。不知書。初無學道意。漢武帝上嵩

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齋潔伺神。至夜半。忽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顱。下至肩。漢武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聞中嶽石上葛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仙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因採葛蒲服之。經三年。帝覺悶。而止時。從官多服。然亦莫能持久。惟王興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隣里老小皆云。世世見之。

黃安。代郡人。年萬歲。餘貌若童子。常服硃砂。舉身皆赤。不着衣。坐一神龜。龜廣三尺。時人問安坐龜幾年。口二千歲。乃一出頭。我得龜以來。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年萬歲。漢武帝聞其異。乃與論虛無神仙之

事帝每屈禮焉。及封泰山詔董謫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輦謂之五仙臣帝崩後即去不知所之。車子候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靜累遷至侍中一朝語家人云我今補仙官此春當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果如其言。

郭瓊東方郡人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遊行每寄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不眠主人有笥中秘書織緯絨膝甚密而瓊皆能知之如悉覽然莫不服其神異聞瓊寄宿則閉戶塞門蓋恐知其家陰事瓊每至人家出袖中一把算子散置膝前則人家隱事皆知或晝卧不閉目行地無蹤袒裼如狂漢武帝見而異之。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于道間狀如五十許人而面若童子頭上白光高數尺恠而問之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木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導行之轉老為少髮白更黑齒落復生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愛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或十年五年一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奉夫人漢武帝妃武帝巡狩過河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棺中姿貌殊絕兩手俱拳帝令開其手數百人壁莫

能開上自披手即信由是得幸號為奉夫人進為婕妤居鈞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有寵孕十四月產昭帝帝曰堯十四月而生鈞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魯生女長樂人初餌胡麻漸絕火穀凡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別入華山後五十年有識者逢生女乘白鹿從王母游焉復還家謝其親里知故而去。

程偉妻者漢黃門郎程偉之妻也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而無時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即因偉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

服終不肯告備乃與其侶謀欲杖逼之妻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如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遂伴狂裸而走以泥自塗乃卒尸解去。

壽光侯者能効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有鄉人婦為魅所迷候為治之一大蛇長數丈自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其下輒死鳥度必墜候往治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上漢武帝聞而召見假試問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呼能治之乎曰此小怪易爾帝偽使三人為之候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即甦。

史通平漢新莽時。自會稽來蜀詣峨嵋山謁天皇真人。授以三一之法及五符訣。遂居青城縣地。置茅廬煉大丹。

龍虎成形。餌之復廣行陰德。功滿白日飛昇。

馬明生臨淄人名和字君實少為賊傷殆死得遇太真王夫人與藥一丸服訖即愈乃自號為馬明生隨夫人入岱山石室試以鬼怪狼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矣會安期生至夫人以明生付之作詩留別而去後得安期丹經神方入華山修煉漢靈帝時太傅胡廣訪以國事皆驗丹成餌之白日昇天。

丁義瑞州人以神方授吳真君女秀英亦成仙今瑞州崇元觀有秀英煉丹之所丹井具存焉。秀英附

莊君平福州有道人嘗與一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乃漢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更出不復歸視其書皆修身度世之說但記其書中有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

蒯子訓得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遁去遂不知所之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數十處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蒯先生少住並行相應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焦先字孝然河東太陽人無父母兄弟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日伐薪施人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人或為具食則食之絕不與人語若其門無人則置薪于門間便去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為菴冬夏袒露垢汚如泥數日一食或忽老忽少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與語魏伐吳或問其勝敗孝然不荅謬為歌曰祝劬祝劬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群羊更殺殺羆羆魏軍敗人推其歌群羊指吳羆羆指魏也後野火燒其菴先危坐菴下不動衣亦不焦又更作菴時天大雪菴為壓倒人往視之不見先所在謂已凍死乃拆菴索之見先熟卧于雪下顏色休休然如醉卧之狀後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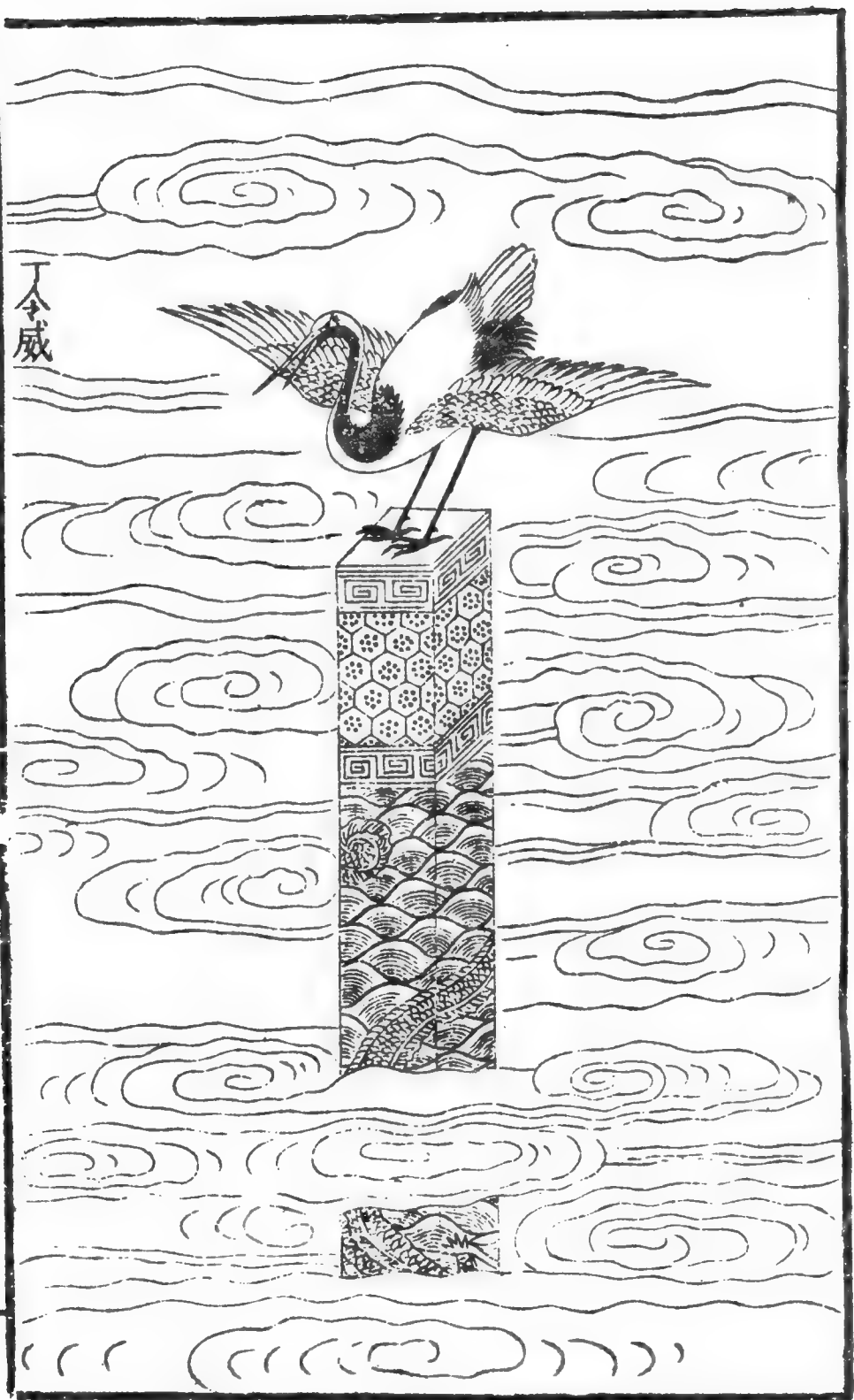
不知所適魏書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升結容願神太素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唐公昉漢城固人王莽居攝二年公昉為郡吏忽遇真人授以藥拔宅仙去或云李八百居寒泉山公昉師事之靈壽光扶風人年七十餘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為殯埋之百餘日人復遇於小黃附書與田田得書發棺視之釘亦不脫唯履在棺內。

南陽公主下嬪王咸綏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

但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如華山。結廬精思。丹  
道。歲餘。乘雲冉冉而去。咸追之。昇層嶺。漠然無迹。嶺上  
見遺朱履一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陰后之曾祖也。不慕榮位。潛心好  
道。聞馬明生得度世法。遂入諸名山求之。至南陽太和  
山中。得見明生。師事之。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  
與談當世事。十餘年。長生不少息。時共事明生者十二  
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積二十年。明生始問  
其所欲。長生跪曰。乞生爾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  
求道者也。始將長生入青城山。養黃土為金以示之。即  
日授以太清金液神丹。乃別去。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

室中。合丹。先服半劑。未即昇天。乃大作黃金數萬斤。以  
施天下窮乏。施盡。再服丹半劑。白日昇天。



丁令威

丁令威

七十一



李八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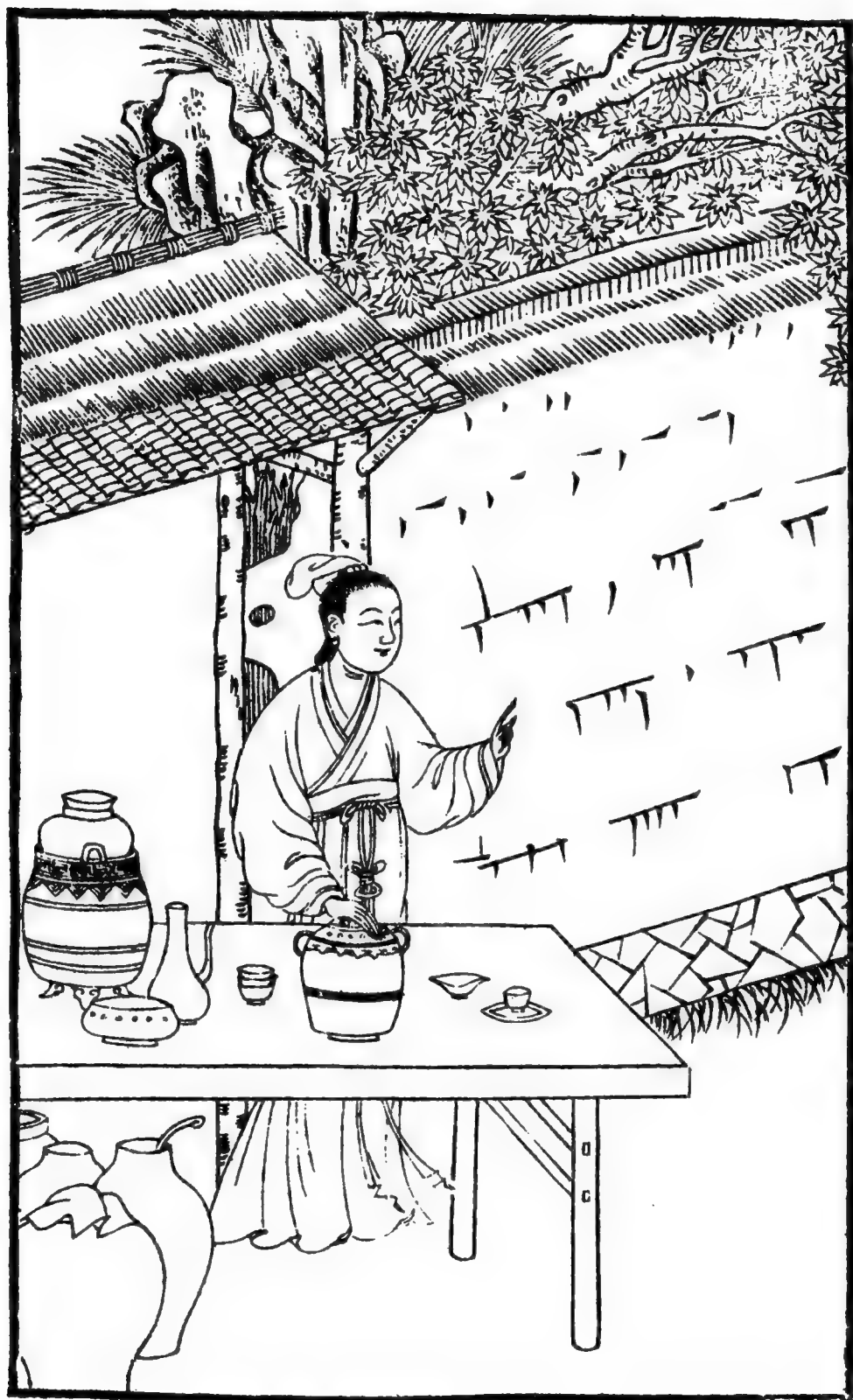








太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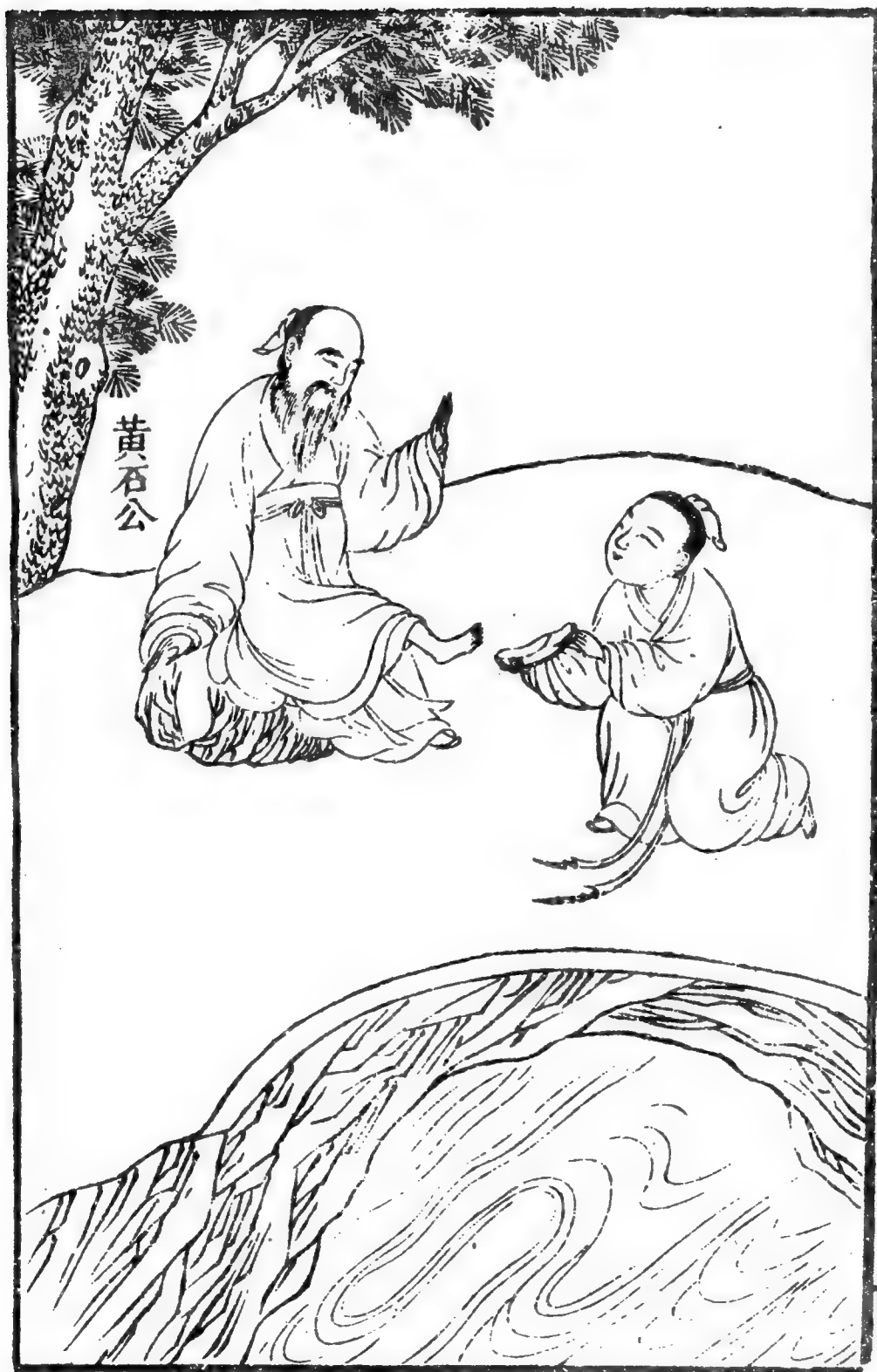


古丈夫



毛女







羽山全集卷之三 控鶴仙人

一三

元龜子

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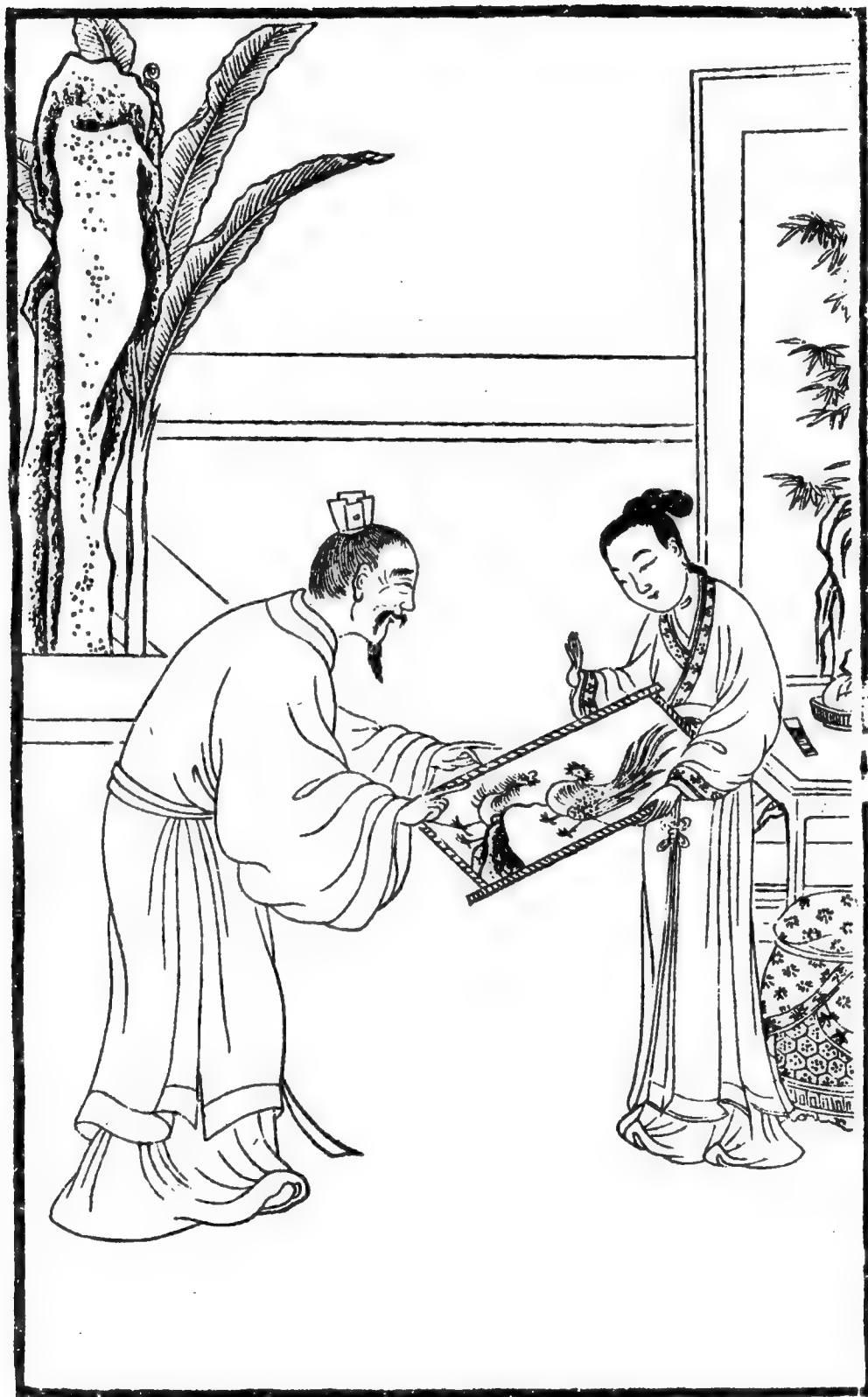
茅濛

十三

八四  
巧月車

簫史















朱仲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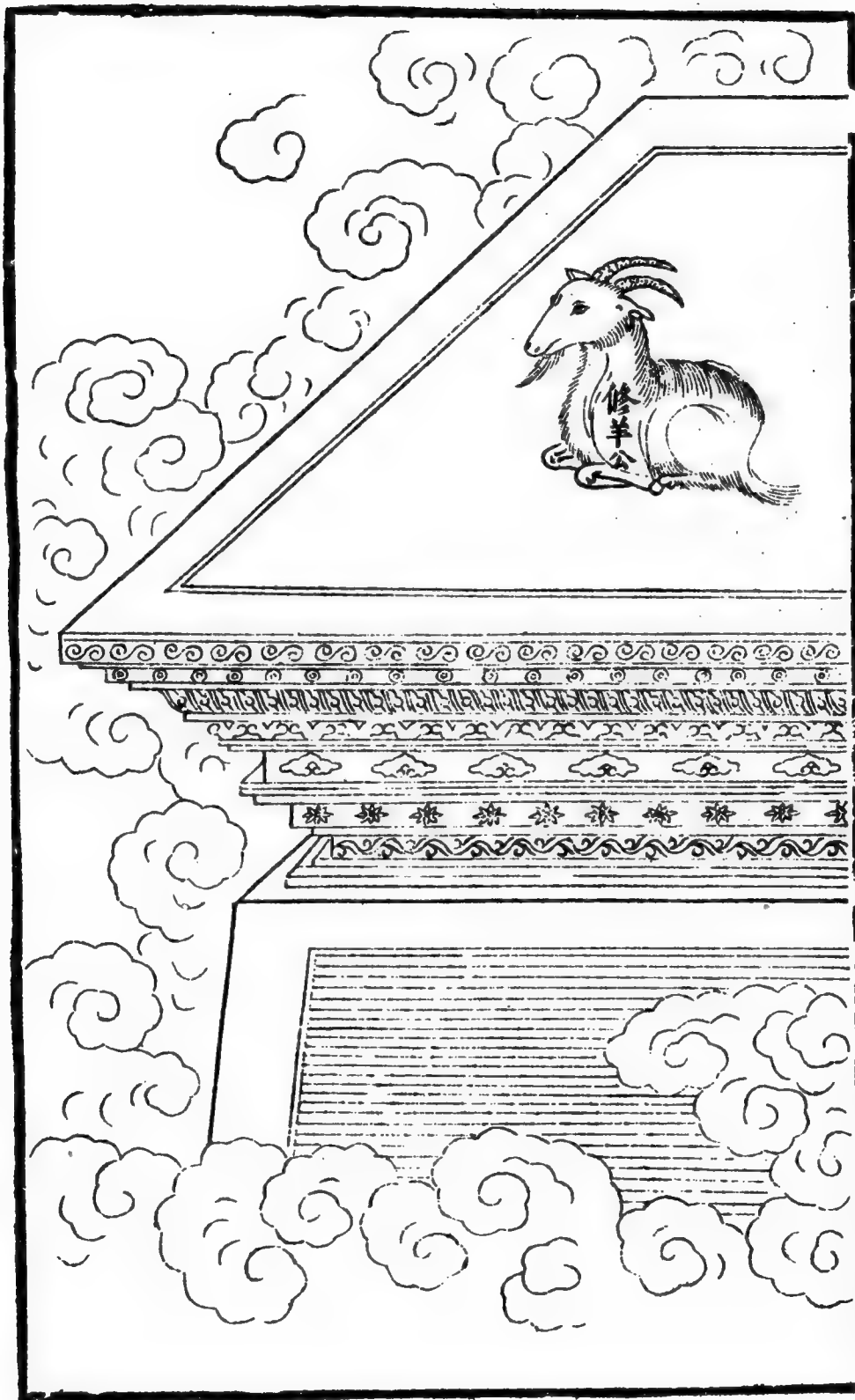
九〇  
玉乃車

司山公事夫ニ 茅盈

ニ

九





修羊公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

八

九三



緱仙姑





金申



列山全傳卷之二 蘇耽

二下

九七





明山正傳卷之二

稷丘君

稷丘君

七

九九











明山先生集卷之二  
太山老父

二二二



程偉妻

三

一〇四  
車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三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王褒字子登范陽人漢安國侯七世孫少好道入華山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雲車手把虎符停車而呼褒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學勤勞故來語汝汝名登上清他日位當小有司掌寶籍為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三乘道自成也後隱洛陽山中得遇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以太上寶文大洞真經等書携褒觀玄洲俄頃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

樓觀悉皆瓊瑤謂褒曰此仙都也太上丈人處之又携褒入紫極宮見丈人丈人着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劍手把大鈴侍女數百太上丈人謂西城真人曰彼所謂王子登者乎既幸遇良師將得之矣真人因命褒拜拜畢丈人乃授以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褒拜服之由是道成上帝賜以飛鳳羽車遍歷群仙洞府盡傳天書秘要上清王晨帝君賜以寶芝食之即身成金色項映圓光授為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居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王童子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及九天玄文六合秘籍龍輦虎旂王輪金蓋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宴寢太極也

王仲都漢人也初為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二百餘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冬月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蒸然又當盛夏圍以烈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仙去孫思邈後於峨眉山棲真習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為獵夫過其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思邈道焉

樂巴成都人得仙道後漢朝為尚書正月朔日朝見帝賜酒不飲向西南嚔之有司彈奏不敬巴謝曰臣本縣城東有火患故嚔酒以救之數日成都果奏火災得雨從東北來遂息雨中作酒氣

徐登漢福州人於永泰縣高蓋山得仙類要云徐登與東陽趙丙闢仙術處即其山也

陵陽子明姓竇漢鉅鄉人釣魚於涇溪得白魚腹中有書即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

年龍來迎去唐詩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還來喚子安

張惠明漢趙郡人結廬中條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起群唐太宗召致醺有惑封妙濟大師尋至西嶽尸解

雞窠小兒錢易洞微志云李員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州道逢一翁自稱楊避舉年八十一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曰此九代祖忌不食不語不知其年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忌不食不語不知其年

歷武後漢人。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後乘白龍而去。今蜀猶有瞿君祠。

上成公。賓縣人。棄家訪道日久。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辭訣家人。見其舉步漸高。凌虛御空。良久乃沒。陳寔韓韶共見其事。

范幼冲。遼西人。曾為漢尚書郎。善解地理。得胎化易形之道。且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經。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抱之九十過覺飽便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昇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真誥范監者。即其人也。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同入王屋山。

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伯道先服。即死。道恭服之。亦死。稚堅兆期不敢服。并藥而歸。未出山。遙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從之。二人悲慟。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

方回。道成為人。却閉密室中。欲傳其道。回化身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

陳末伯。南陽人。得淮南王七星散方。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末伯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二十八日亦復不見。其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由是後人不敢服。二人仙去時。俱有仙官來迎。但人不之見耳。

趙丙。後漢東陽人。嘗遊行。每遇故人。便酌水為酒。削一物為脯。皆得醉飽。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渡。呪枯樹便生花葉。

董仲。漢董永子也。母乃天之織女。故仲生而靈異。數篆符鎮驅邪。惟嘗游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以鎮之。其害遂絕。今篆石在京山之陰。後仙去。

陳安世。京兆人。稟性慈仁。家貧。為樵叔本家傭賃。叔本好道。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叔本意怠。二仙曰。幾成而敗矣。見安世篤實。曰。汝好仙乎。曰。好。二仙與約。明日早會大樹下。三期皆早至。乃以藥二丸與之。服遂不復食。但飲水。叔本知其得仙。反師事之。後安世竟仙去。

莊伯微。漢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得見崑崙山仙人。傳以金液方。合服得道。

東郭延山。陽人。服靈飛散。能夜作書。坐冥室中。身上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凡見人。即能逆知其死生。一如其言。年四百歲。絕無老狀。一旦有數十人來迎之。比鄰盡見。乃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華子期。淮南人。師祿里先生。受隱仙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仙去。

蘇林字子玄濮陽人少稟異操訪真之志彌篤嘗負擔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為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遊時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非飛仙也或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於還神守魄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躡也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見之遂授以真訣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藥除去三月殺滅穀虫三尸者一名青姑伐人眼令人目暗而黧口臭齒落盖由此青姑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令人心耄氣少喜亡

荒悶盖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姑伐人胃管令人腸輪煩懣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嘆精神昏怠盖由血姑流噬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谷食雖斷虫猶不死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若虫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故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虫丸制虫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子當急修服之一日忽語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今當去矣去後林乃於涓子寢室得書一幅乃遺林者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况

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列王札况三一相見乎吾餌木養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回翔四岳休息洞室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今始被召上補天位子其最之林省書流涕乃奉法精修道成周遊天下分形散影寢息丘陵膏履市巷以試世人人莫能識也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語弟子周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為真人上領太極中侯大夫今別汝矣明旦果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百人迎林林即日登天冉冉從西北而去

仇先生附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時鄭交甫出遊江湄逢二女解所佩雙明珠與之交甫行數十步女忽不見珠亦隨失劉根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神人授以秘訣遂得仙用術濟人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欲戮之遣吏召根至府曰能召鬼即至不爾當戮根曰甚易但借筆書符須臾見兵甲縛二囚廳前祈執視乃父母也即驚伏流涕鬼責祈曰汝何得罪神仙乃累親至此太守伏罪求赦方解根遂不見一云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子女根稽首乞一言仙人曰汝聞有韓衆否曰聞之仙人曰我是也

谷春檉陽人漢成帝時為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為棺殯猶

不敢下釘。三年更着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報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日。去之長安。坐橫門上。家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後立祠于山上。春時間來祠中宿焉。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莽專政。乃嘆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知為我毒。身為我桎梏。遂棄家求仙。遍遊鴈蕩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入雞籠山修煉。不成。乃至劔江西嶺。再遇空同仙君。自雲中而降。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也。福遂往飛鴻山。結菴修煉。丹成。趣裝復還壽春。一日紫霧浮空。雲中樂奏。金童王女捧詔控鸞。從空而下。福拜詔辭家。乘

青鸞飛昇而去。史云。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後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今城中有吳市門。即其隱處。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龍述字伯高。京兆人。漢建武中。為零陵太守。後于金山得神芝。實大如梧桐子。伯高治而服之。日餌一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去。

姚光不知何許人。得神丹。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傷。吳主親試之。積柴數千束。令光坐其中。四面發火。煙焰蔽天。觀者盈都下。咸謂光必煨燼矣。火息。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嘗把一卷書。吳主讀不能解。後復見于唐武德中。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乃入山作神丹。時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犬犬無患。方可服。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曾携一白犬。自隨。凡丹數轉未足。和合未至者。稍有毒服之。則暫死。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未成。今犬死。無乃未得神明之意耶。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服之。不。伯陽曰。吾皆違世路。委家于此。不得仙。吾亦耻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不如不服。尚得數十年活。遂不服。乃共出山。欲

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犬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姓虞者。同犬仙去。遂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嘗作衆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父象以寓作丹之旨。

虞生附

王老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方愈。王老遂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少童。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仙去。時正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舉舍皆昇天而去。時人猶聞空中打麥聲。

張道陵字輔漢。千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龍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王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髯龍蹲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衡微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七歲。通道德經。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無何。隱北邙山。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和帝徵為太傅。封冀縣侯。三詔不就。入蜀。愛蜀中溪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道

陵居此。苦節學道。蓄氣養神。鶴乃鳴。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青龍白虎。迭護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處。蹇然有聲。即掘其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飛行。遙聽得分形散影之妙。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蛇。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

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夢覺。惟聞鑾佩珊珊。天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睜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乘。駕五白龍。車傍旌旗儀衛甚盛。車中一神人容儀若水王。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丈六餘。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為吾治之。使晝夜各分。人鬼有別。以福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籙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劍二把。都功印一枚。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且曰。與

子千日為期。後會蘭庭。真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秘文。按法遵修。千日內。額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王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符籙中三步九迹。魁罡七元。交乾履斗之道。隨其所指。隱遁出沒。皆得自然。時有八部鬼神。各領鬼兵。勤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瘡腫。史文業行寒瘧。范巨卿行酸痛。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噓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天無數。真人奉老君誥命。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鳴鐘扣磬。布龍虎神兵。眾鬼即挾兵刃。矢石來害。真人



真人舉手一指化為一大蓮花拒之。鬼衆復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遙謂真人曰：師自往峨眉山。何為來侵奪我居處？真人曰：汝等殘害衆生，所以來伐汝。損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元達等聞怒，乃會鬼帥兵馬各千萬衆，精甲犀刃，上山圍遶。真人以丹筆遙畫一陣，鬼衆皆仆。八大王叩頭求生。真人以丹筆倒書之，鬼衆復蘇。真人呼鬼王曰：汝等進前聽吾處分。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留種。鬼王曰：降災下民，本自隸我，奈何盡奪？願分一半。真人不許，叱退之。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環攻。王長曰：鬼甚衆，奈何？真人曰：子無恐，吾即却

之。復以丹筆一畫，衆鬼復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仍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畫，此山遂分為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云：自今而去，不敢復來。亡往西方安羅之國而居止焉。真人乃許可之。倒筆再畫，八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有一大石為橋，度之。然群鬼雖攝伏，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法力。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即足履青蓮而出。鬼帥投火，為火所燒。真人入木，身度木外。木即隨合。鬼帥投木，即墜地。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帥入水，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投石，透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鐵山，透山而出。鬼帥纏入半寸。真

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左右指無生，無死。元達等化八大虎，奔攫而來。真人化一獅子逐之。虎奔走，鬼帥又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化金翅鳥，啄龍目睛。八龍爭遁。鬼帥又化大神，變持大槓，欲擊真人。真人化作金剛，身長七十二萬丈，廣五十三萬圍，戴大冠，負圓光，具十二種無量相，擊大神。大神退走。鬼帥等身高十二丈，即墜。真人騰空，高百餘丈，上無所攀，下無所乘。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鬼帥變化技窮。真人乃化一大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帥營上，令二風爭鬪其絲，欲墮。鬼帥同聲哀告，乞餘生，遂去，再不虐害生民。真

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大鬼神，會盟于青城山，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六大鬼王歸於北。酆八部鬼帥竄於西域。鬼衆猶躊躇不去。真人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群鬼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卜居修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聆昔日鑾鳳天樂之音。真人整衣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人再拜泣曰：臣夙昔承寶蔭，親授秘文，乃奉天威，戰戰兢兢，功成退居於此。今鸞駕再臨，不我下降，意者大道難臣，臣其為尸敗乎？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奪鬼幽獄，區別人鬼，以布



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驅馳星斗。震蕩山川。陰翳翳殺氣。穢空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之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謝過之後。更修三千六百日。吾待子杳無何有鄉。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遷鶴鳴山。謂弟子趙昇曰。彼處有妖怪。當往除之。及至。值十二神女于山前笑迎。姿態妖艷。因問曰。此地有醜泉何在。神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真人迺以法召之。毒龍不出。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含湫而去。其湫即竭。遂得醜泉。後居民煮之。有塩。十二神女各出。

一王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緝之。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授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競解衣而入井。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懼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後以真人諱。旌其州。今陵州是也。過宋江。其中多異物為害。乃書大山篆符以鎮之。其害遂絕。每水涸。人猶見其符。暮歸以屏妖惡。真人重修二十一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執板。一人黑幘。綰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閬苑。須臾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紛然而來。中有黑龍駕一紫輦。王女二人引真人登車。

旋踵至闕。闕榜云。擬太玄都正一真人闕。真人既至。群仙禮謁良久。忽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二人可二十許。或曰。此子房子淵也。乃相與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人。不可正視。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世宣布。為人間天師。拜真人為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勅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真人受命。乃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付王長趙昇。於離沅山中敷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仙輕舉之法。付嗣師。仍還鶴鳴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

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一人駕雲車。大聲言曰。張道陵功已行。就將授以秘籙。言訖。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乘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老君復去。真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上帝遣使者持王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王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子孫。不傳。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

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王女二人引真人夫人雍氏并登黑龍紫輿。天樂擁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劉晨刻縣人。漢永平中與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飢渴偶望山上有桃樹。子實共取食之。飢止體充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遂慍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侍

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啁。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此。遂相送。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沈文泰。九疑人。得紅泉丹砂去土符。延年益命之方。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嘗語李文淵曰。但服土符。而不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因得秘要。後亦昇仙。後世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仙矣。  
文淵附

王喬河東人。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令。漢法畿內長史。即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來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鳬至。舉羅張之。得二鳬焉。乃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外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移動。喬曰。毋乃天帝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勿于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之立廟。號葉君祠。祈禱輒應。

蕭基。漢末彰德人。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簫。能致鳳鸞翔集。號碧霄真人。道成。白日冲舉。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任漢至中散大夫。博學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能逆知吉凶。桓帝連徵不出。後詔郡國逼至京。低頭閉目。不肯答語。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言方來事。帝惡之。使人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深透。木寄寓太尉陳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絕無疾病。死喪。一日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未敢殯。飲但悲涕焚香。三日三夜。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盡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亦化去。

蔡經。姑蘇人。漢桓帝時。仙人王方平降其家。曰。汝當得度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須

史經如從狗竇中過。方平告以要言。乃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尸解時。已老。今復少壯。鬚髮盡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復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來。舉家聞金鼓簫管之聲。方平著遠游冠。五色綬帶。劔面黃色。少鬚。乘五龍車。車各異色。前後摩訶旌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既至。從官皆隱。經父兄參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麻姑即方平之妹也。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皆世所無。有坐定。自進行厨。擗麟脯。噐皆金玉。麻姑欲

見經母及經婦。時經婦新產。方數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行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皆痒。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即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痒耶。方平去。經家所作數百斛酒。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父母私問經。王君常在何處。經曰。常在崑崙羅浮括蒼三山。三山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仙往還者數十過也。王君出入常乘一黃麟所至。山海之神。皆來奉迎。後經仙去。仍暫歸省家。如蘇耽云。麻姑附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養之池中。一年。長丈餘。遂生角與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今日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魚背。飛昇而去。歲以來歸。仍與妻子同飲食。數日。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有子英祠云。

于吉。琅琊人。精修苦道。忽得痼疾。晨夕告天。誠感老君。令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得之。疾遂除。凡消灾治病。無不立驗。後老君數降。親授其旨。孫策平江東。將士多病。請吉。噴水即差。策惡之。天久旱。乃縛吉暴日中。即大雨。策忌而殺之。俄失其尸。周旋人間。復百餘年仙去。

宮嵩琅邪人。師事仙人于吉。服雲母數百歲。面色如童。後入紆嶼山仙去。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蜀先主時。有本縣長余姓者。方少年。見奉年已三十餘矣。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年。復為他職。經侯官。諸吏人皆往謁。故長奉亦同往。余宿識奉。問曰。君莫得道耶。昔在縣時。年幼。松君。今已衰白。而君猶少。何也。奉曰。偶爾。後奉游交州。州刺史杜燮得毒病死。已三日。奉以三九藥。內燮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後四日始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數十鳥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總容一

人以爨內一戶中似以土外封之不復見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使者來召杜燮聞人以鐮掘所閉戶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為奉起高樓于中庭奉所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為設之奉每來燮處飲食下樓時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其上樓亦然後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因問曰君欲何之當為具大船也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器耳燮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使人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岩昌來者云見奉寄言為謝杜侯好自愛重燮開棺視之但見一帛丹書一符奉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病癰垂死自載詣

奉扣頭乞哀奉使病者坐一空室中以五重布掩其目勅家人莫近無何病人云似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紙竟乃去竟不知何物奉乃往解病人之布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欲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如凝脂後嘗大旱百谷焦枯縣令丁土產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奉奉曰雨易得爾因仰視其屋曰但家貧屋漏奈何縣令解其意即遣人為奉造屋當泥塗使人取水作泥奉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夜果大雨高下皆是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但使栽

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杏七萬餘根森然成林山中群獸遊戲樹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杏每熟時奉於樹下作一簾倉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隨後逐之其多取杏即傾覆地上虎即還去有偷其杏者至家即死其家速送杏還叩頭謝過即活自是買杏更無欺者奉以其所得穀贖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縣令親故家有女為精邪所魅諸術不能治乃語奉曰君若能愈之即當以此女傳巾櫛奉乃召勅諸魅有大白鼉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奉勅使者斬之女病輒愈遂以女妻

之父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買一女伴之奉一旦受上帝命授碧虛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即於其種杏處建祠祀之  
封衡隴西人幼學道得真訣服黃連五十年入山採藥百餘年還鄉里聞有病者輒以腰間竹筒藥與之立應復周游天下駕一青牛鬼物遇之莫不竄避魏武帝召問養性大畧衡曰減思慮節嗜欲而已所著有養氣術隱形法衛生經數十卷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通五經百家之言能屬文精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焚火煮鷄鷄執而茅不焦

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鷄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嘗遠遊數千里求仙。不值。乃入山精思。冀遇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欲噬象。象寤見虎。謂之曰。若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速去。後入穀山。見石子有紫光。大如雞子。因取兩枚。穀水深。不得度。還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象知其仙人也。即叩首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吾于此待汝。象以石子置原所。還見女子。果在舊處。象復叩首。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女仍在前處。出丹方一首授象。曰。得此便仙。

勿他為也。象尚未合藥。有人密奏象于吳主。吳主徵象至武昌。甚敬重之。稱為介君。為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時有種黍于山中。苦獼猴食之。戒曰。吾告介君。猴即去。一日吳主與象論鱸。何者最上。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此魚生海中。可得乎。象曰。可得。但令于殿前掘坎。著水滿之。象垂釣坎中。須臾得鱸。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作鱸。何不可食。象屢求去。不許。一日吳主賜梨一奩。象食之。隨死。吳主殯埋之。次日已至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視其棺。中惟一奏版符耳。吳主

思象即以象所住屋為祠。時躬祭之。每有白鶴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又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頗更少焉。

鍾離簡。後漢人。任為郎中。與弟權。入華山三峯。得道。白日昇天。

鍾離權。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又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為列侯。宦雲中。誕生真人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頂額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隆。口方頰大。唇臉如丹。孔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不哭不食。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任漢為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

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見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歇息。參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其為異人也。是時方脫虎狼之穴。遽有鸞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又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遊雲水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峯居之。再得王匣秘

訣逐仙去。

劉諷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公車司馬。師司馬季主。得服日月精華之道。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

介琰不知何許人。住建安方山。師白羊公杜泌。受玄一無為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東海。過秣陵。吳主孫權禮之。為琰起靜室。每日數遣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不傳。吳主怒。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唯繩索存。不知琰之所之。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容顏童不老。每乞食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施與貧乏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踪跡。有古

強者疑阿是異人。試尾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每親隨之。恐山中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刀擊地。刀折。強憂之。至旦。阿問強曰。汝憂刀折耶。曰。實恐父責。阿復取刀擊地。刀完如故。強一日隨阿還成都。道逢人弄車。阿以足當車下。足骨折。輒死。強守視之。須臾。阿復起。折足平好如故。強時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容色如舊。一日忽語人曰。吾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見。

朱孺子。三國時永嘉安國人。幼師道士王玄真。居大若岩。深慕仙道。時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嘗於溪畔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與玄真共掘其處。得二枸杞根形。

狀即如花犬。堅若石。乃煮之三晝夜。孺子試取汁飲之。即覺身輕。能飛昇於前峯之上。與玄真謝別。乘雲而去。至今號其峯為童子峯。玄真後食其餘。亦得不死。乃隱于若西陶山。採樵者時或見之。王玄真附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回。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士大夫從者百許。慈為齋酒。一

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求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坐上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人立云。遽如許。亦莫所取焉。

張魯。字公期。嗣師長子也。仕漢為漢中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病立愈。久之。積米鉅萬。曹操遣將攻漢中。魯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兵不得渡。其



將復率水兵將至岸。魯又以手版畫河中。輒聳一峯。高千餘丈。兵不能進。後加修煉。白日昇天。

王梵志。黎陽人。王德祖有林檎樹。生瘰大如斗。瘰爛。德祖去其皮。見一孩兒。抱胎而出。七歲能語。問誰育我。德祖以實告。因名梵天。後改為志。後仙去。時人咸謂神仙轉劫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三終



3  
1  
2  
3  
4  
5  
6

7

三〇  
五  
月  
車

一





樂巴





趙丙



莊伯微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伯微

蘇林











虞生











王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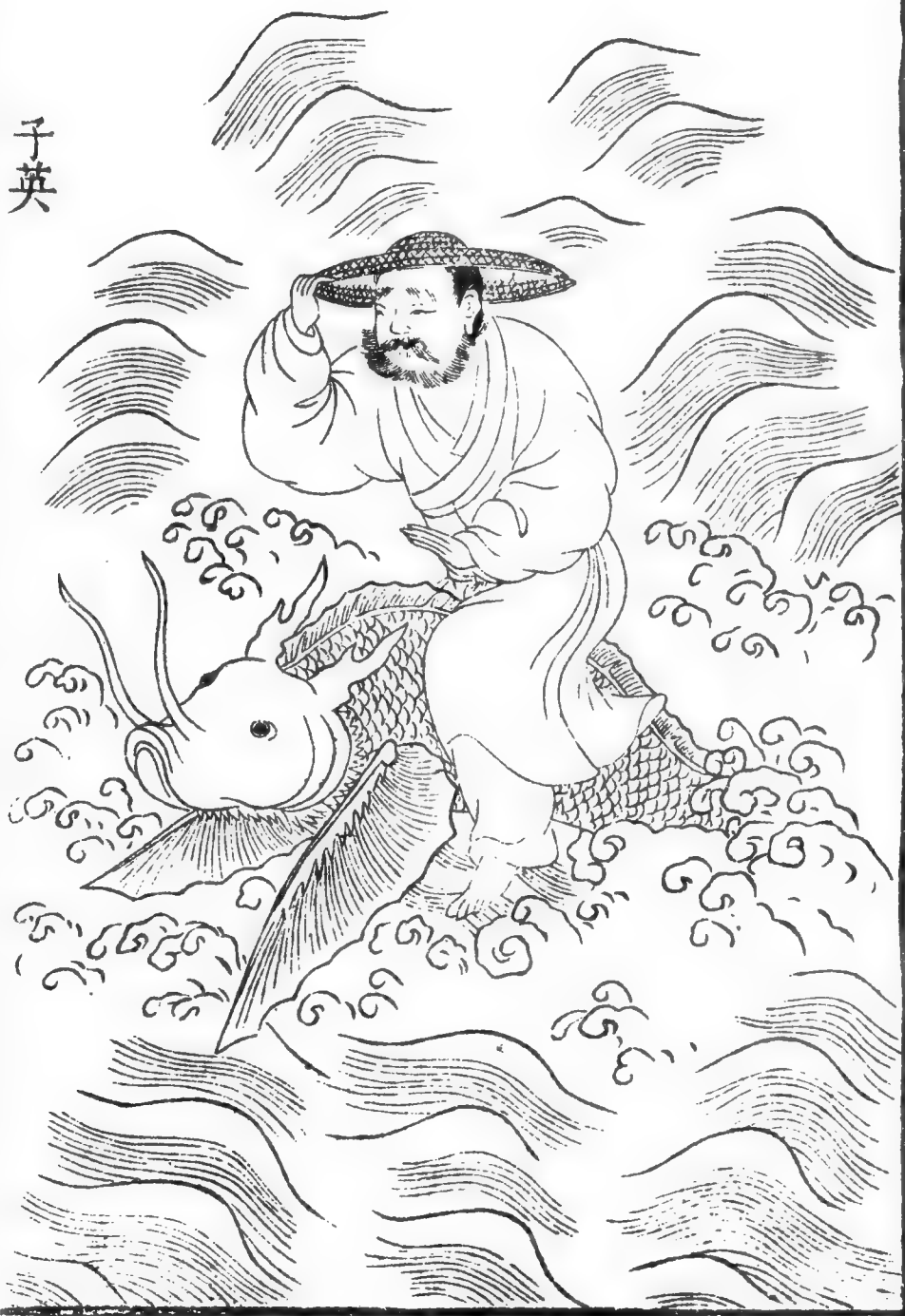


麻姑

蔡經



子英





夏伯台作卷之三  
董奉

三  
王力車







李阿

一四一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煉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有三人山谷中齊問恭曰子好長生乎恭曰然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仙人也文起曰汝與吾同姓又字得吾三人之半似有緣當隨我採藥示以長生之方恭大喜隨之二日乃授恭秘方因遣恭還曰汝來雖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還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惟里中數世後人有趙光輔者傳聞先世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

採藥不復歸今已二百餘年兼知恭有曾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乃為恭往尋之習驚喜曰吾家仙人歸矣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年已八十服之頗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數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地仙也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卜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初平號赤松子初起號魯班宋元時皆有封號黃初起附

羅真人晉黃梅人名致福修道於縣北鳳臺觀丹成有老人來告云某病龍也願得丹療之致福賜之丹後於觀北水塘洗足龍負飛昇而去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今號

賀元琅瑯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負外郎賀元再拜言訖不見蘇軾詩曰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家有居處願供菽水看燒丹

蘭公曲阜人精修孝行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真仙傳吾孝道是為衆仙之長因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

靖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以此授之語訖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三古塚指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汝昔尸解所遺故衣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蓋所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牧人踐履也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諶姆并移塚傍舊路人謂其妖妄乃訟之縣令令拘公公以前事對令乃發而視之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夢初覺之狀第三塚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縣令以衣還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而為一體竦身入雲而去

謚姆居丹陽郡黃堂潛修至道後以銅符鉄券金丹寶章付許君及姆昇天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許君認茅落立祠今豫章有黃堂觀。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王堂殿麗音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貴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而上視器如有

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即知乃斷一青竹度如長房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殮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陵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

陵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驅使杜公或獨坐恚怒人間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餽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太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一云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壺公附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左右常有數

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青青亦呵之都巡怒叱從兵牧青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皆不能動明旦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後斷穀三年仙去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則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失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



忽然乘雲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拍板旋亦失亡。

沈建丹陽人。好道。能醫。嘗遠行。寄奴婢驟半於主人。各與藥一粒。語主人曰。不煩飲食也。去後。主人雖飲食之。皆不顧。三年還。又各與藥。則飲食如故。後不知所止。

耆域。天竺人。神奇。人莫能測。周流華戎。晉武帝時。至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其衣服粗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而域已度。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虎耳而逝。一日與衆決衆。送至城外。域徐行。追者不能及。是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賈人胡濕。是日又逢域於流沙。計九千餘里云。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質置斧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往見之。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晉武帝泰始中。入貝丘。西王女山中伐木。覺有異。香球迎風尋之。忽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王樹五株。稍前。見四仙女彈碁堂上。見球俱驚起。曰。蓬生何事得來。球曰。因尋香至此。問訖復彈碁如故。內一最少者。獨登樓彈琴。且戲吟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在樹下立久。飢以舌舐葉上垂

露。俄一女乘鶴而來。曰。王華王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球惶懼疾趣出門。回頭竟無所見。及還家。已是建興中矣。因復訪道不返。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為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集客身。亦不螫人。有間。玄張口。蜂皆飛入。嚼之。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持一器于井上呼錢。向錢一飛出。與客飲。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

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警。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禽鳥。人畏莫犯。仙公乃命車直趨。輒大風驟起。塵埃蔽天。從者驚怖。仙公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書一符令從者投廟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飲。而妖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拽妖邪頭。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仙公過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迷而不悟。仙公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于非地。汝婦蛇

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密窺其跡士人乃窺之果蛇也張牙弩自在帷帳中身傍附一小蛇仙公禁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為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瀉下蛭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仙公又嘗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褸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黃夜促成雙履次日獻之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咸謂得仙矣仙公嘗從吳主各船行至三江口遇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

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是以淹屈陛下一日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廟吏邀賈人曰煩寄箋葛仙公言訖即以書擲舟中及還達仙公仙公開函乃東華山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宮仙書世人愈知仙公名在天關舊矣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臼之中搗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卧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

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三符聚為一處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輟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致煖試作火以供諸君於是張口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盛暑中醉卧使人傳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

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著梁上如此神異不能盡述後仙去屈氏二女附

梁謚字考成扶風人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晉惠帝末與二年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授以煉氣隱形之法及水石還丹術謚乃隱于終南山食炁吞符廣索丹砂為餌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日謂門人曰有友召吾于南峯今往矣輒冠服而出則雲氣繚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從空而去曹仙媼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關閑柳下一日至河間渡舟師拒之媼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又登東岸石龕與女及犬化龕中土人立廟祀焉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祓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因遙問曰相君行步必有道者其入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靚即下馬叩拜陰君曰子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法凡非仙胎得仙者必由尸解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其刀須更即如所度者面目奄然於牀上矣其真人遁去其家人但見死人不見刀也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脩短之期又云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值蘇峻之亂

果皆驗羅浮圖志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葛稚川善時稚川居羅浮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來惟而窺之則雙履也壩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葛洪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一大刀賊欲取刀聞塚近有兵馬之聲棺中刀旬然有聲若雷震衆賊驚走賊平後收刀別葬之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李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於汲郡北山土窟中住無家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半留與叔夜叔夜既至皆疑為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不知其字未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示叔夜叔夜盡知之烈喜乃與叔夜同至其處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共得仙也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氏焉身長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加飾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時王伯通造一館但有人宿必死伯通累見其凶常閉之至是康請寄宿館中乃取琴彈二更時有八鬼從館出康始懼微誦乾元亨利貞數遍徐問鬼曰王伯通造此館凡有人宿輒死無乃若輩殺之耶鬼曰我輩非殺人

者乃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葬埋於此王伯通於吾家上築牆吾等若其歷見人來宿者出報告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非殺之也今願先生與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遷葬他處期半年伯通當為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聊相酬耳康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遂彈至夜深伯通往館中視康聞琴聲殊佳因問康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骸骨遂別造棺就高絮處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如期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聞汲郡山中孫登善嘯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嘗與

王烈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留與康俄疑而為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舍嘗共向秀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辨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會欲別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由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當以康為慮耳復譖康黨母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靚曰嵇叔夜爾寧曰叔夜斬于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市終實兵解也

吳猛字世雲潯陽人少有孝行任吳為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遂以道術大顯於時傳法於許遜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求救耳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令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尸傍數日與令俱起常渡江值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搗水而渡許真君上昇猛亦於是歲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麗日昇天宋政和中封神烈真人

行客晉人避亂隱延平郡之北山結廬煉丹丹成白日舉家上昇

吳彩鸞猛女也瑞州有崇元觀即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

綵鸞亦就學得其道焉唐太和末有書生文蕭者寓鍾陵紫極宮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姝踏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綵鸞自有繡襦渾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蕭意度是仙人植足不去鸞亦相盼戀歌罷穿松徑陟山捫石而升蕭冒險躡其後鸞回顧曰郎君莫是文蕭耶遂引至絕頂供設殆非人間所有正爾綢繆忽風雨裂帷覆几有仙童厲聲曰吳綵鸞以私慾洩天機當謫人間一紀於是彩鸞與蕭歸鍾陵蕭貧不自給彩鸞為寫孫愔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偕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文蕭附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上玩而吞之及寤覺腹痛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生而穎悟姿容俊偉少小疎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又從郭璞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修煉為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燃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為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也教民以忠孝慈仁勤儉忍慎聽訟發擿如神吏民悅服

歲飢民無以輪租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輪納者使服力於園民鋤地得金用以輪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父之知晉室將亂乃弃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所至盡立生祠家供其像啓行之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真君嘗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

陽黃堂聞譙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道骨仙名在天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為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復顧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之師今孝悌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王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遼且許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丑汝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

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時茅已叢生矣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息憩真靖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祟敢爾乃宿于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干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嘗煉丹艾城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輒作洪水漂没舟室真君遣神兵

擒之釘於石壁。過西安縣。縣社伯出謁。真君問其地有妖物為民害者。不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追至鄂渚。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伏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無得免者。江湖舟船多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懇哀求懇切。真君曰。吾來正為是惡。當為汝曹除之。遂前

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噪相助。是真君嘯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奔行六七里。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群弟子復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為驗。其技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

於豫章。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意。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戰岑二子從我以往。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聲聞遠邇。求為弟子數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旦閱之。其不為所染污者。惟十人爾。餘皆自愧而去。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蛟。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爾述其

所之。乃在郡城江澚。化黃牛。卧沙磧之上。真君剪絰化黑牛。往鬪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鬪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化為人。人賈王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王之女美。化為一美少年。謁之。王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周遊江湖。若為商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珠玉。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緒王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求醫療之。真君即為醫士。謁王。王喜。召婿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王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



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蜿蜒堂下為吏兵所誅直君以法水噴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王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王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王乃遷居高原其地果陷為淵潭深不可測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為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繼而

盡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潛流出境真君晨起覺妖氣轉盛乃顧江中知為蛟黨所化以劍授施岑履水斬之悉無唯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蟄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歪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未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妄作又為識記云鐵柱鎮洪州末不出奸讐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頭其後更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敦冀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

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子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為白鶴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林林梢杪要有聲舟人不能忍竊視之龍

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桅折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平時出處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繚繞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然年穀豐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王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紫袍寶節王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與鄉里耆老論以行期日

設宴飲叙別。又與同昇十一弟子。作勸誠詩十首。以遺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是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王女。前後導從。見前二使。真君降階拜迎。二使宣詔。封真君三代。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乃揖真君昇龍車。真君命弟子陳勲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曾亨驤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肝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于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授以地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

一雞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內。異香分馥。經月不散。

甘戟。晉豐城人。有孝行。喜神仙術。往從許遜。遜異其材器。凡與文秘訣。悉命掌之。自是周游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及遜上昇。戟歸豐城。布德行惠。鄉人感化。陳大建初。乃駕麟車。乘雲而去。宋封精行真人。

肝烈。南昌人。少孤。事母孝。母許氏。遜之長妹。遜嘗築室宅西數十步間。俾烈母子居之。故日聞至道。及遜飛昇。母子俱從雲騰而去。宋封烈和靖真人。

黃仁覽。字紫庭。南城人。父萬石。為晉御史。紫庭師許君。盡得許君之道。許君以女妻之。嘗為青州從事。單騎之官。

留妻侍父母。然每夜暗歸。與妻同宿。人莫而知。一夕家人聞許氏房中有笑語聲。以報父母。姑訊之。許氏曰。黃郎耳。姑曰。吾子從宦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千里頃刻能來。戒勿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以告。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宦遠。然夜每還家。但仙道秘密。不可輕泄。恐招譴累。故不敢見大人耳。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復乘之而去。萬石因是反師許君。惟二弟性好田獵。紫庭曾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復屢導之不從。後紫庭與父母家人三十二口。白日昇天。二弟尚在獵所。潘茂名。潘州人。晉末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棋。立觀久之。

道士顧謂子識此。不答。曰。入猶蛇竇。出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月。腦血未減。心景不偏。若修煉則可輕舉。授以服黃精不死之法。於東山採藥。煉丹於西山。白日上昇。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密修仙業。師事許真君。納女為真君子婦。後致政。挈家居豫章。再詣真君。門下。盡傳其道。宋高祖末。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于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祿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聞人趙載竊其書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騷擾，璞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投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大稱賞，厚加資給。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乃取赤豆繞

主人宅散之。主人每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即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既渡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當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可消。導從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下葬地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璞曰：「將當為陸。」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曾為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又嘗為人莖，明帝

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莖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帝嘆異之。璞以才學見重，一時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素與桓爰友善，爰每造之，或值璞在婦所，使人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爰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街刀設醺。璞見爰撫心太息曰：「吾每囑卿復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爰亦死。

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攜璞于敦，敦將舉兵，乃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助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任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敦令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樹應有大鵲巢，及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當其人遂受。至是，即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未遇害之先，已預令家人備送終之具。

「行刑之所。命即寢于江側兩松之間。斬後三日。南州市人復見璞。著其平日服飾。與人共話。數聞之。開棺無尸。謂兵解也。後為水府仙伯。璞撰前後筆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文。抄京費諸家要最。新林十篇。韻一篇。注釋爾雅。音義圖譜註。三蒼方言。葬書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皆傳於世。子鷺。官至臨賀太守。

許毛。電白縣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風雨水旱。歲時豐歉。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一旦絕迹。莫知所之。

王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好樓。道真常隱此雲中。遊戲山頂。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晚師葛孝先。受諸經并丹法。居廬江馬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殺。虎父驚逸。虎子飢。思遠持還飼之。後虎父尋至。思遠家跪謝之。即依思遠。不去。後思遠每出行。騎虎父。二虎子負其經書衣藥。以從。時千水康橫江橋。逢友人許隱。隱患齒痛。因從思遠求虎鬚。云及熟。搯齒間。則愈。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後仙去。為丹陽真人。

許邁。字叔玄。真君之從弟也。弱冠時。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乃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背。乃築舍餘杭懸雷山。往來茅

嶺。以尋仙跡。朔望時。節還家。觀省父母。既終。道婦還家。編遊名山。採藥服氣。因改名玄字遠遊。後入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時共右軍修煉服食。徧采名藥。右軍每嘆曰。我卒當以樂死。邁後作書與婦告別。遂莫知所往。

許穆。許真君之從弟也。入華陽洞。得道。後王母之女華林夫人降教之。得為佐卿仙侯。幼子羽。小字王斧。為侍宸仙翁。後華林夫人與穆書云。王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許羽附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晝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自居木

訥。不觀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道術。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修煉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復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善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俱不就。辭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彼有丹。爾帝乃從之。洪遂攜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徽。留不聽去。洪遂止羅浮山。煉丹。在山七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事。不

但笑之而且謗毀真言乃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名抱朴子以示迷者一日忽與鄧嶽疏云當遠遊尋師刻期便發嶽得疏狼狽性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嶽至遂不及見視其顏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惟空衣後唐有崔煒者遊南海開元寺有丐姬謂煒曰吾善灸贅疾今有艾少許奉子煒受之莫知為誰後始知為洪妻鮑女云

聖姑附

張元化葛玄弟子也嘗寓汝州有前知之明一日召道士周元享戒之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壳既化元享遵其命葬於城北後五年汝州卒戍蜀逢一道士于山峽間謂曰我新去汝若能為我持書與胡司馬周尊師不卒

諾之反投書二人開緘乃元化親札謝二人葬意之厚也遂率郡人發棺視之惟有故履存耳宋政和中封冲妙先生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肉身尚在有緣者或遇之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岩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麻姑石勒時人麻秋之女秋猛悍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

至雞鳴少息麻姑雅勤恤民之念常假作雞鳴群雞亦鳴工得早止後父覺疑欲撻之姑懼而逃入仙姑洞修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因名其橋曰望仙宋政和中亦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冊封為真人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夢一女冠自称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已卧其前矣重和初賜額曰顯異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終

全開卷

久松義典著 卷之四

七

一五六  
五方車

一

月山ノ下ノ人ノコトヲ 呂恭





羅真人

月山金仙傳卷之二 羅真人

レ

一五九



謹毋











明山先生集卷之四

青城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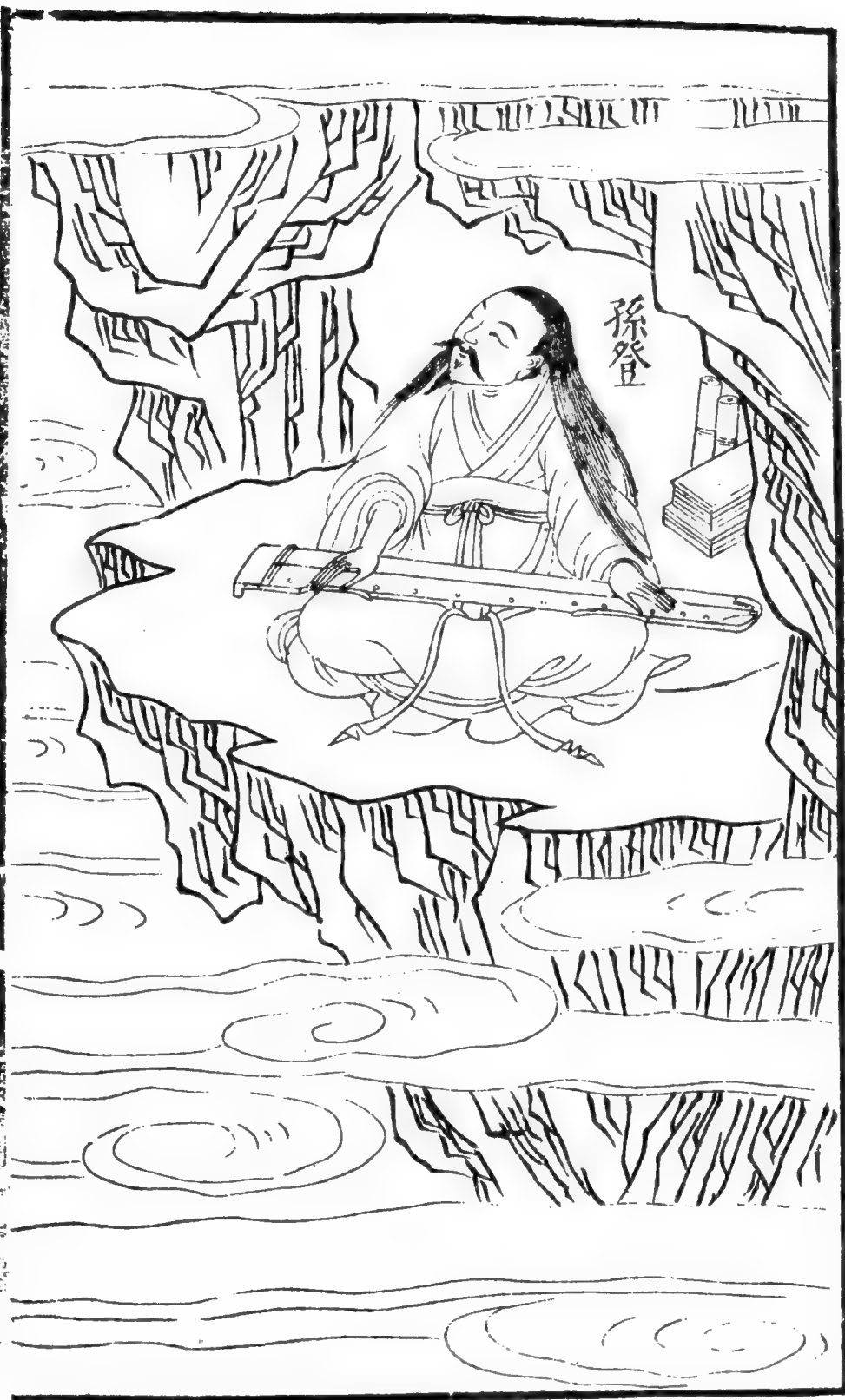


王質



曹仙媼









吳猛

神仙傳卷之四

吳猛

上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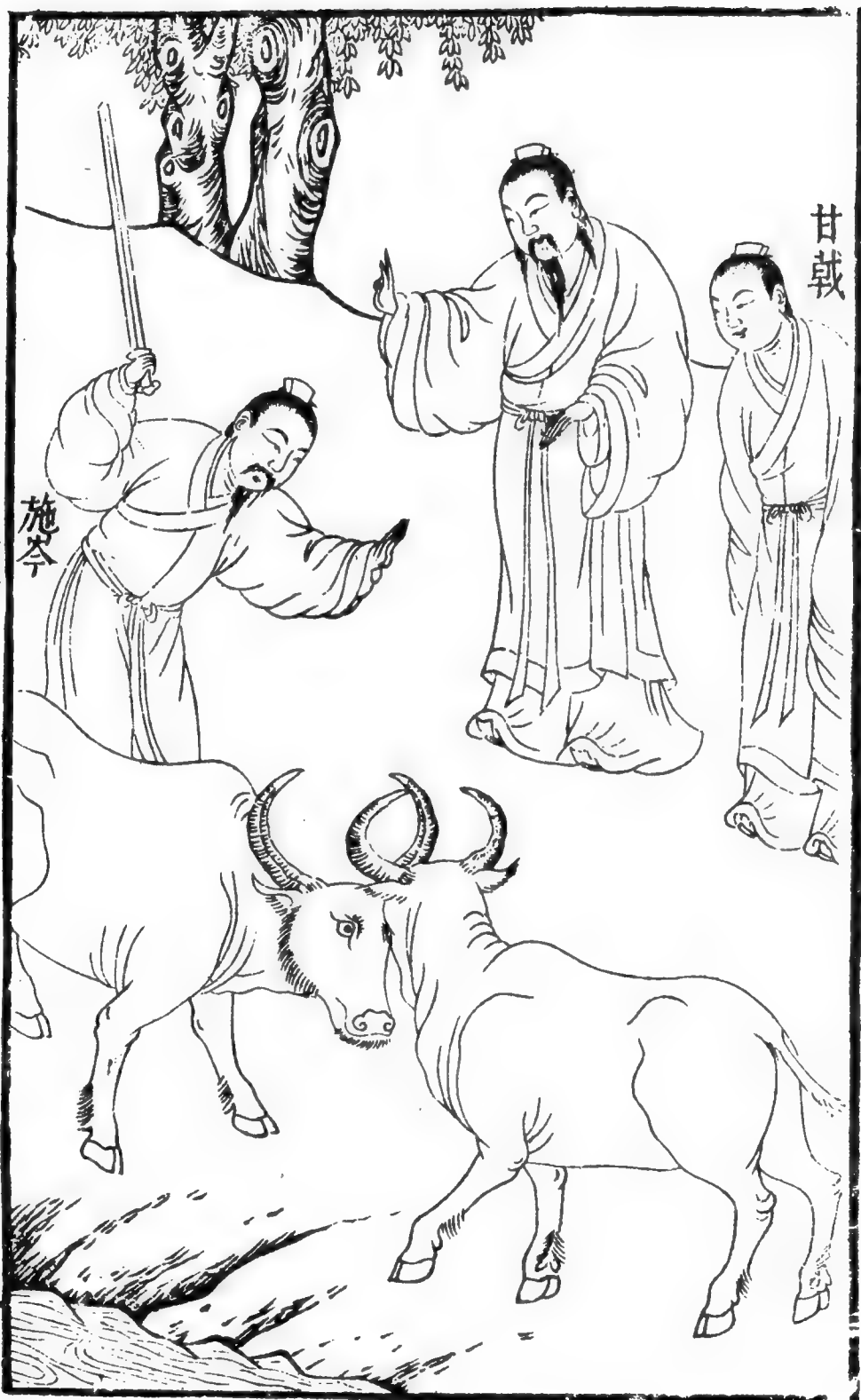
元龜年

一六九





文簫



甘戟

施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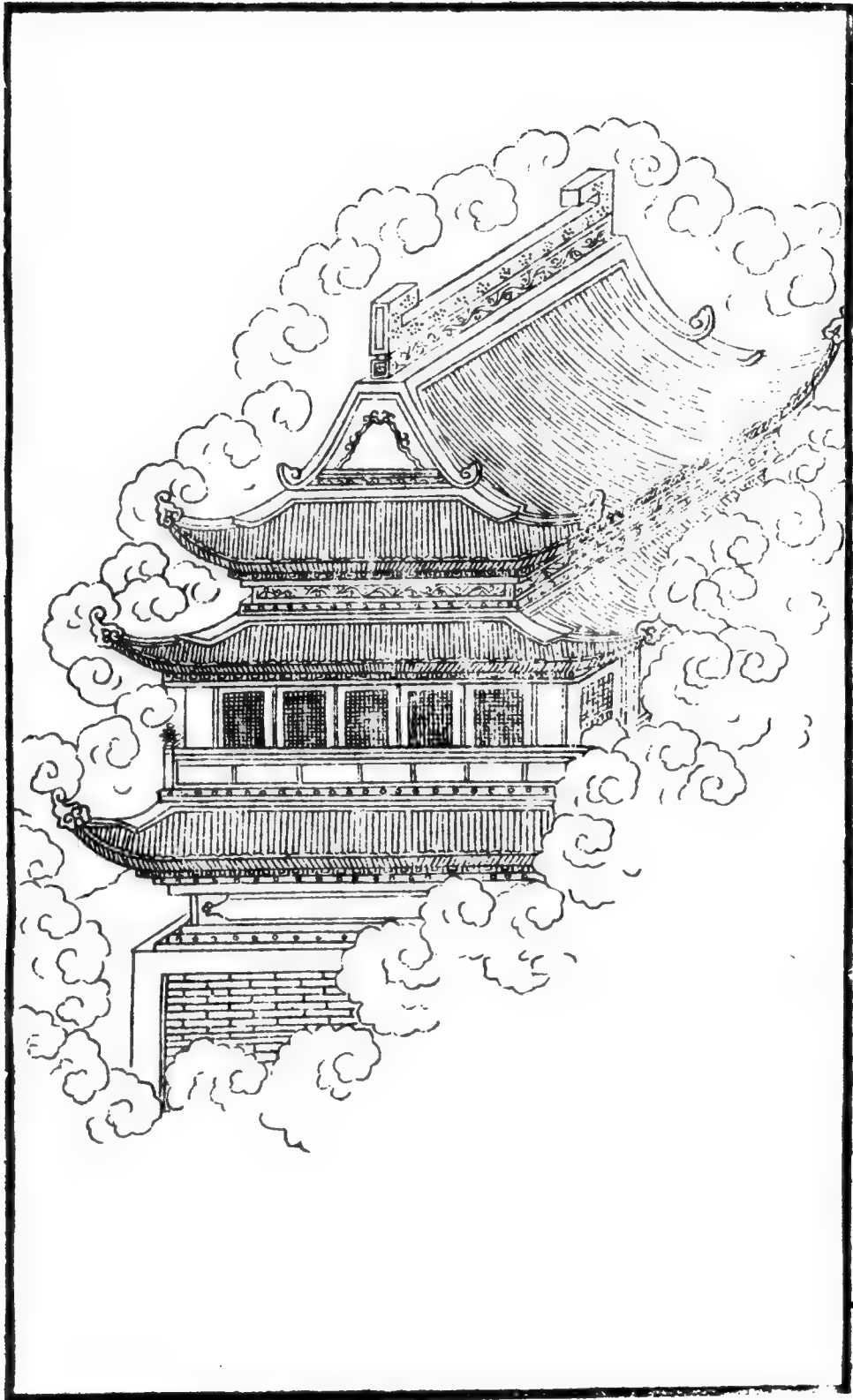
川山公事本之口 許遜

十一

元龍所  
一七一







乃仙全个老之四

王道真

十一

一七四  
五房車



リ山入庫ハハロ 鄭思遠

一七五

一七五

月全作老之四

十七

一七六  
月車

一



有像列仙全傳卷之五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劉綱字伯鸞晉上虞令與妻樊夫人俱有道術能檢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然潛修密證人不能知為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蓋邑無旱暵漂墊之害無疫毒驚暴之傷年歲大豐遠近忻仰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綱作火燒客碓舍火從東而起夫人即作雨從西來禁之庭中兩枝桃夫人呪一株使之自落箱篋中綱所呪者數落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鯽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

不起向綱號之夫人徑往虎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牽虎歸繫於床側綱每共試俱不能勝將昇天縣廳側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始能飛舉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雲之舉遂同昇天樊夫人附

東陵聖母海陵人師事劉綱得道能易形變化隱顯無方適杜氏杜不信道常恚怒之聖母時或理疾救人而有所詣杜恚愈甚遂訟官出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從獄窓中飛去衆望之見轉入雲中留所着履一緇在窓下遠近立廟祠之禱祈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人之屋因是路不拾遺歲月弥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人

不敢為偷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吞噬小者即病傷也

張昭成字道融學道不解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晉咸康中年一百十九歲卒而尸溫溫如生既葬居人見白鶴穿墓而出有彩雲盛之後啓其墓惟冠履在耳

孟欽洛陽人得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趨之苻堅召詣長安復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融乃設宴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而去頃之有告在城東融遣騎追之垂及忽又遠或有兵拒之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沒復見青州苻朗尋之復入海山後仙去

范豹巴西閬中人父於支江百里洲修煉嘯嗽有五色光冬月惟着單衣恒溫時頭已斑白至宋文帝時狀貌不變占吉凶驗如指掌或問曰先生殆謫仙耶荅云我曾見周武伐紂初戰時前歌後舞文帝召見豹荅稱我或稱吾過太子宮指宮門曰此中有傅勞鳥奈何養賊文帝惡之豹豹自盡下尸江中仍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明年豹弟子陳志夜起忽觀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志問是誰豹笑而不荅須臾俱出文帝聞之令發其棺無尸始悔異之

交趾道士萬州城南有道士自言年九十九交趾人因渡海船壞結庵於此養一鷄大如倒挂子日置枕中啼即

夢覺又畜一糊孫大如蝦蟆以線係几案間道士食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大如錢置合中時使出戲衣褶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神道也

王玄甫沛人同異人鄧伯元學道於霍山赤城受服青精石飯日精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云詔玄甫為中樞真人鄧伯元附

謝仲初東州萬載人修煉於閭皂山得道而歸過縣西見其無水按劍刺地湧泉甘潔過江無舟以竹葉渡之後登謝山冉冉飛去

馬儉扶風人博通經史秦甘露中從孫徹學道授以五符真文斷穀服水行氣導引遂役使萬靈制御群邪姚萇聞而異之往召不至乃給之香燭一日天神降而言曰法師勤修道業積有日矣必得度世後年九十八返真而白雲舉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隱于東陽谷鑿穴而居言未來事多隱語如識記當時人莫能曉事過皆驗符堅南征遣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馳反脫服棄冠履下馬踞牀而不言堅不解更遣人問國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為吉徵明

年癸未堅大敗于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末年也秦居西為金晉居南為火火能燦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問嘉曰吾將殺登天下可得否嘉曰略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先是萇遣使隴右逢嘉將兩弟子逍遙途中正是誅嘉日也嘉仍作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一竹杖而已

扈謙魏郡人精于易嘗在建康筮卜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寒五百足則卦雖千錢不筮也晉海西公見赤蛇蟠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失之象海西曰

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損三萬人此灾乃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遂廢海西立簡文桓溫妾產桓玄時至謙筮曰公弟六間馬埒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後當震動四海溫贈錢三十萬夫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溫不聽後日筮三卦養母溫錢日求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許氏曰因緣盡矣安壅畢遂去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惟空衣無尸文斤晉南昌人號超然子咸安中為邵州高平令遇異人授以丹訣遂弃官歸康寧二年仙去

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厭世穢腐遂入終

南山忽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之曰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岩洞其旁神開汝鄉汝則往之可以翕神于蒼茫麻衣往求之遇樵者導其處居洞中十有九年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夷率眾請雨麻衣以無術答之請者不輟是夕有少年十二人謂麻衣曰若再請但許之麻衣怪而諾之翌日果大雨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令輔師行化耳劉宋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儼坐而尸解

鄧去奢衡州龍丘人為崇仙宮道士家住九峯山下少學道術情思忘疲年三十餘劉宋初年隱處州嵩陽縣安和觀觀即葉靜學道之所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

丈世傳張天師及葉靜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即結庵以居山東南一方石闊二丈餘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新邪劍一口并一石瓶貯丹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山棲獲安允蒙聖祐丹之與劍未敢輒取神人肯首曰但勤修無怠劍丹當自致也後三年神人以劍丹付去奢果張天師七星劍丹貯石瓶中約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或施病人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荒亂之後擁土人據縣朝廷遂授造刺史造素兇肆聞去奢神與丹劍率兵圍其山執去奢并劍丹到州藏其劍丹而囚鏹去奢於空室時方炎

暑一月不通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奢神色儼然顏容紅白愈佳於來時造驚異乃送去奢歸山留其劍丹當夜風雷劍丹飛去仍歸去奢所居山十五年自言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飛龍雷公電姥神鬼甚眾相見咸致禮焉又寄宿道觀道士夜聞去奢所居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數人共坐侍從皆童男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伺於側殊為虔敬一日去奢告觀中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能常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鳴天樂滿空徘徊山頂俄有靈官駕五色龍鹿來迎去奢白日昇天山下居民咸得觀焉

韓越南陵冠軍軍人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詠口不輟響常着屐行無遠近入山或數百里當日輒還家人每問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柘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岸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至鸞村暴亡家迎喪覺棺輕發看惟竹杖耳宋孝武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訪問親故存亡共語移時又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寄散藥一囊令溫酒頓服之臺將還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孫博河東人好讀書善屬文晚學道能使草木皆為火光行水中衣不沾濡人有疾指之言愈即愈出入山間石壁如有穴者後入林慮山合神丹仙去

孫遊岳東陽人潛神希微宋太初中遇簡寂先生授以三洞經法後茹芝却粒顏色精爽久而愈少齊末明初詔主興世館由是奇逸之士爭相趨赴後安坐羽化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為入室。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兩天人皆傍執香爐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

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家食求宰縣不遂宋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助服餌公卿祖之候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辭已謂門人曰向來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不惟身有仙分抑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為人負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瑣人亦隨覺宋元初架三

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僅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為雅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陰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深慕張良為人每云古賢無比齊末有謠曰木丑木為梁字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今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即位後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亦有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

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數曳尾之龜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宰相年逾八十無異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欲其風素退居後堂召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帝甚為敬異其弟子桓闓得道將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乃托闓探之闓昇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虫豕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

形拂世。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應逝。逆冠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氣氤滿山。所著有學死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今古州郡記。圖像集要。王匡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諸書。行于世。

桓闔者。不知何許人。役事陶隱君。居茅山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然無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君欣然。而接謂必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耳。隱君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頃之云是。

執役桓闔。詰其所致。曰。常脩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闔乃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如前云云。

寇謙之。昌平人。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拾仙藥。遂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崔浩師事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于中嶽仙宮。遂坐化。有青氣如煙從口出。至半天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其尸解。後東郡沈猷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仙矣。一云功興嘗出遊。謂謙之曰。吾去後。當有人持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臭惡物。謙之難之。其人還以對。功興嘆曰。謙之未易得仙耶。一日功興謂謙之曰。吾明日午時當去。子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功興

即入石室而卒。謙之親為沐浴浴畢。果有扣石室者。謙之出視。見二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杖。謙之引入至功興尸所。功興倏然而起。着衣持鉢杖而去。魏明帝神瑞二年。一日老君乘白馬車。九龍驂駕。降嵩陽山頂。命仙伯王方平引謙之至前。曰。汝向道殊虔。今授汝天師之任。汝其勉之。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自是道益精。羽化而去。成功興韋節。京兆杜陵人。後魏時。棄官謁趙法師。入華山。因號華陽子。餌黃精。撰三洞儀序。老子易論。周武帝賜號精思法師。有白鶴臨壇。天和四年。忽彩雲如蓋。覆其廬。節曰。吾當乘此而去。遂化昇。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翁於泉上作轉輪閣。又於山顛作祠舍。留止其傍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後百餘年。復賣藥于市。

王知遠。系本琅琊。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晝夢鳳集其身。有娠。浮屠朱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外士。後知遠警敏。通書。得侍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後主聞其名。召入。甚見咨挹。隋煬帝亦執弟子禮。又嘗識唐太宗於微時。貞觀初。詔即茅山為觀。居之。忽謂弟子曰。吾今署少室仙伯矣。將行沐浴衣冠。若寢而卒。時年一百二十六歲云。



張岳字巴王齊封川縣人官至司空慕長生久視之方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持三百大戒二十年有神人持藜杖至岳家謂岳曰吾葛洪也奉上帝命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以濟貧苦他時功滿再相見也後點石為金日濟孤老貧困梁武天監二年秋夜半聞空中喚岳云清晨可挈家入山岳遵神言全家而往惟留使女盧瓊在家至辰已間有一道流身生疥癩問盧女曰司空在否曰司空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盧女指示之道者脫衣入酒缸中浴疥癩良久而去且謂盧女曰傳語司空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歸聞之喜甚開庫酒有異香遂令人合家飲之惟盧女見其浴托疾不飲司空

飲罷乃沐浴更衣集諸弟子曰上帝召予今將與汝辭矣言訖祥雲擁鶴下迎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盧女至半空從雲而墜繼上帝命女為土地以守仙壇萬振字長生南昌人得長生久視之道顯晦齊梁間人莫知其年或云是旌陽樂巴之徒唐高宗時漁者得青石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聲郡守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召見曜日殿後尸解于京師數日啓棺惟有一杖一劍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山天寶洞之側

鄧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魏夫人乘雲而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訪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張翼

鳴舞移轡方歇郁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乘青鳥而去

羅郁號萼綠華九疑山得道女也梁簡文帝時降黃門郎羊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金王緝脫各一時已九百歲韋昉蜀人夜泊涪陵江忽遇龍女遣騎迎入宮後昉登第十年知蘭州龍女復遣書相迎云敕命昉充北海水仙曾文迪零都人天文識緯黃庭內景之書靡所不究而地理尤精梁貞明間遊至袁州府萬載縣愛其縣北西山謂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葬其地後其徒於豫章復見之如初

徐則東海剡人沉靜寡慾少懷栖隱之志入縉雲修道日

久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因廬天台山絕粒所資惟松木而已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時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而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其夕忽返真王使人送輓還天台江都道中有人見其徒步歸者則至天台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室曰當有客使至宜延之于此乃跨石梁而去時年八十二也明日果使者至後晉王使圖其形命柳晉為贊蕭子雲字景墓南齊高帝之孫封郡公好仙術師事杜曇永頗得其秘兼善草隸名重一時忽有神人降言郁木坑可以久居乃移家寓焉一旦上帝賜王冊封為玄洲

長史後人入其居址。性性有見之者。

楊義句容人。學道于茅山。後師魏夫人。太和十三年。乘雲上昇。為東華上佐。

白鶴道人。梁武帝時。方士愛舒州潛山。奇絕。時有浮屠寶誌者。亦欲之。武帝命二人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寶誌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忽聞空中飛錫聲。遂卓於山麓。而鶴復止他處。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王延字子元。扶風人。尤歲即好道。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惟松飡水飲。周武帝召至都。久之。得請還山。嘗寓西岳。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凡賓客將至。先有二青鳥。

報之。居處常有虎豹馴逸。若相保衛。隋文帝禪位。置仙都觀。詔延主之。仁壽四年。春。謂門人曰。吾欲歸西岳。但恐上未許。乃委化于仙都觀。帝遣使護葬于西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季順興。杜陵人。年十五。乍愚。乍知。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士冠。好飲酒。蕭寶寅反。召問曰。朕王可幾多年。對曰。天子有百年者。有百日者。及寶寅敗。裁百日也。其黨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復起如初。又嘗卧太傅梁覽家。以衣倒覆身上。及覽通使東魏。事覺。被誅。其衣倒覆。果如順興之為。又嘗乞驪山下廢地于周文。周文曰。何用。曰。有用。未幾。周文至溫湯。遇患。卒于其地。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老莊。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累放於草內。旬餘出遊。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思邈未即省。少年復邀思邈至家。易以已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開。金碧炳耀。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袒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趨接。謝思邈曰。深蒙道者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為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

拜謝。思邈始省。昔日脫衣救青蛇之事。潛問左右。此為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復以僕馬送思邈。歸。思邈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密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民。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上訝其容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之徒。豈虛言哉。未幾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

及入棺。唯空衣焉。後明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即命中使齋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二青衣童。龙髯夾持。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謝皇帝使視石。上大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爲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煙嵐中。入一山居。僕云。先生老疾起遲。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聽之。僧誦至此。先生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遂供僧以藤盤竹箸。林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絕無塩酪味。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

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疾。宋真宗時。僧已二百餘歲。後莫知所之。

黃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訣。住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傳之。遂能度世。

趙真人。名昱。得仙教。隱於青城山。隋。今。聞。詔使聘之。以爲蜀郡太守。郡有冷源大河。河藏毒蛟。蛟動則河決。傷人。端陽日。真人命千兵鳴金鼓于河上。遂下水斬蛟頭。之。見太守右手執劍。左手執蛟頭而出。時同入水者六人。人因號爲七聖。及隋亂。復隱去。搜神記云。卽淮。口二郎神也。

潜翁。隋開皇中。鍊形於漳州石壁山。養白蝦蟆。以自隨後。不知所終。

岑道願。江陵人。隋末避難至三峽。隱萬州岩。常食黃精。罕見喜怒。百餘歲。膚若冰雪。積二十年。蛻迹而去。

崔之道舒。城人。爲真源宮道士。嘗見二仙人對奕。與一棋。子令吞之。自此言禍福輒應。後尸解去。

瞿夫人。豫章人。隋末。兄爲辰州刺史。有黃元仙者。自豫章來。刺史素高其行。以夫人妻之。復薦其才德。以自代。隋亡。乃弃官。與夫人隱于州西之羅山。貧甚。爲人傭織。以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君別矣。俄化爲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伴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果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迎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復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書迎果。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僞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



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趨閑雅。謁見上。言辭清爽。禮數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因逼賜之。醪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為金盃。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盃也。盃僅貯一斗酒。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言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時邢和璞善知人天壽。師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密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而無苦。

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齒縮頽。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王。上狩咸陽。復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十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年凡幾。果曰。是歲癸亥。始開昆明池。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畧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荅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跪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

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跪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喫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葉法善。括蒼人。世為道士。嘗游白馬山。石室遇二仙人。授以正一三五之法。能厭劾怪鬼。唐高宗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睿宗時。拜鴻臚卿。封越國公。開元八年。尸解。

崔子王名珪。蘄州彭城人。人稱為崔府君。以其晝理陽間。夜斷陰府也。初。父讓。艱於嗣。與母禱於衡岳。是夜。母夢仙童擊一令曰。帝賜合中物。今汝夫婦吞之。啓合。見美玉二枚。夫婦各吞其一。覺而有娠。誕于隋大業二年六月六日。子王見時。神采煥發。日誦千言。不窺群兒之戲。迺然自異。唐貞觀七年。應賢良科。除潞州長子縣令。發隨人鬼。無異神明。一日示諭居民。自五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私宰獵射。時有潛出郭外。得兔一隻。為城吏搜執。庭下。子王訊之曰。若故犯禁。吾不能釋。若雖然。願即縣庭受罰。陰府受罰。七人自揆陰理幽遠。願於陰府言訖。輒令放還。是夜。七人方就枕。見一黃衣吏拘至。

一殿庭見子王王者冠服檢諸犯罪狀或促其年或墮其後或減損其祿位人亦加決罰令還遂驚覺悔恨無及矣一日門吏白曰雕黃嶺有虎甚傷人子王即遣吏孟完貴符牒至山廟勾虎虎即出御牒隨吏至縣子王責之曰汝乃異類而咬食人命罪無赦虎自觸階而死太宗嘗呼為仙吏無何復遷令淦陽縣縣西南五里有河時忽汎漂民田子王於河上設壇奏詞上帝頃間見一巨蛇浮於水面而死水輒消去一日子王與楊吏奕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前曰奉帝命召崔子王為磁州都土地次有百餘人捧王珪王珪帶紫服碧冠五岳位旗簫韶盈耳復有一神控白馬至曰帝命即行於是

子王囑二子曰吾將去世無得過慟乃書百字銘以訓二子若寢而逝年六十四安祿山反玄宗夜夢神人告之曰賊當自滅陛下無恐帝問姓名對曰臣淦陽令崔珪也帝還闕建廟封為靈聖護國侯宋高宗走鉅鹿時馬驚冒雨獨行路遇三岐不知所適忽見一白馬前行帝欲及乘之逐其後晚至一神祠見廡下有一土白馬就視之汗出如雨因宿廡下夢紫袍人以杖擊地曰亟行帝驚起飢甚正躊躇聞殿內有聲乃登殿觀像即夢中見者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板後有一合內有酒肉帝輒食之欲出向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始不見遂遇耿南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首為立廟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人以苗龍呼之後得道仙去今紹興龍瑞宮東南一峯上平如砥相傳苗龍上昇處羅通微臨晉人少採薪山中遇閻使君案謂曰子骨法可學長生遂冠褐五老山學步虛絕粒唐貞觀中一日謂人曰我當歸明日大會士庶俄雷震地下青龍躍出遂跨龍飛去

匡智長安人唐貞觀間棄妻子與姪大郎適廬山修道居七日有老人曰廬山陰地也仙不可得南有名山可往居之乃至吉州望見義山山神化為樵夫引入山中曰此處安穩遂立壇修行數年忽降一仙衣智服之但見足下雲生上昇而去大郎亦為地仙匡大郎附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更有能召鬼神者崇儼盡得其術以奇技自名唐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冬月帝憶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云得之猴氏老人園中帝召老人問其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王旻居洛陽青羅山已數百歲唐開元中召至京待以優禮復遣從李元靖求補仙書還請歸舊山不復入城市嘗與達奚侍郎往還死後猶杖履詣達奚人始知其尸解解即王旻又作王旻  
同異見后六卷  
蘭冲虛涪州人居於精思觀唐神龍乙巳秋一夕乘雲仙去

韋善俊京兆人。母王氏妊時。母啖血食。則腹痛。跪食。即無恙。既生。至十三歲。遂長齋。遇道士韓元最。授以秘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嗣聖中。寓昇仙觀。有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宜速去。善俊曰。神人試我耳。何相逼太甚。神人遂謝而去。又嘗過壇墟店。遇黑犬。逶旋不去。因畜之。呼為烏龍。一日。謂弟子曰。吾百年學道。今太上召我。我當去矣。其犬忽長數丈。化為黑龍。善俊乘之而去。僕僕先生居黃土山中。嘗餌杏丹。乘雲往來。唐刺史李休光。見以為妖。令左右執之。龍虎即見於其側。先生乘之而去。天寶初。因以仙居名縣。

應夷節唐汝南人。不喜茹葷。性敏慧。嘗游天台龍虎山。師

馮惟良。得上升大法。栖真天台之道元院。日誦黃庭大洞二經。為人致福數至。感應。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翌日解化。是日清香馥郁。猿鶴悲鳴。及就窆。但空棺而已。王帽仙出入闌闌。為人修弊冠。因號王帽子。暮則卧于涪州天慶觀。一夕尸解。道士為葬之。月餘。自果州遺書致謝。

王遙。江西鄱陽人。得仙術。治病不用符水針藥。但以八尺布。肥敷之。須臾病愈。若有邪魅。即畫地作獄。叩石呼之。皆入獄中。有一弟子負竹篋。隨行。嘗冒風雨。衣皆不濕。一日兩炬導入石室中。有二人曰。卿何為。又住俗間。答曰。當來乃還家。自負竹篋而仙去。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遍遊名山。唐武后嘗召至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王維李太白孟浩然賀知章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為仙宗十友。睿宗復迎至京。師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是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時女貞有焦靜貞者。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良師。

也。靜貞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先昇天。復降。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天師乃寒裳躡步聽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于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直降駕。今為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玄宗親為撰碑。後人因名其所居曰。

馬仙村有修真秘旨。天地官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書。行於世。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焦靜真附

饒廷直。唐南城人。第進士。嘗過武昌。游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秘訣。自是不還。妻孥儻然。端居。後為鄧州通判。卒。其柩還鄉。昇者甚輕。蓋尸解去矣。

班孟。不知何許人。亦云女子也。服酒餌丹。年四百歲。色如少女。能飛行。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談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漸至腰及臂。髻纒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刻地。即成井。可汲。指人屋瓦。瓦即飛。嘗取人桑果。數千株。聚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故。又能含墨水。噴紙成文字。皆有意義。後入大冶山中仙去。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為道士。神清氣爽。游止無定。常醉吟于道。多在豫章之間。人見其容益壯於前。一日登市樓。醉飲飛昇而去。

黃華姑。撫州臨川人。姓黃。名令微。修道於井山。年八十餘。顏如處子。時人號曰黃華姑。唐開元中。尸解。刺史顏真卿撰仙壇碑。載其事。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五終





五仙全集卷之三 孟欽

孟欽

七

一九〇  
五仙全集





謝仲初









孫博





川山合身子不之云 恒岡

ト一

元龜七 年  
一九七

夏仰生作卷之五 韋節

韋節

一九八









王延

三

二〇一



趙真人

洞山先生集卷之五 趙真人

上

元豐年  
三





張果

一

二〇五



崔子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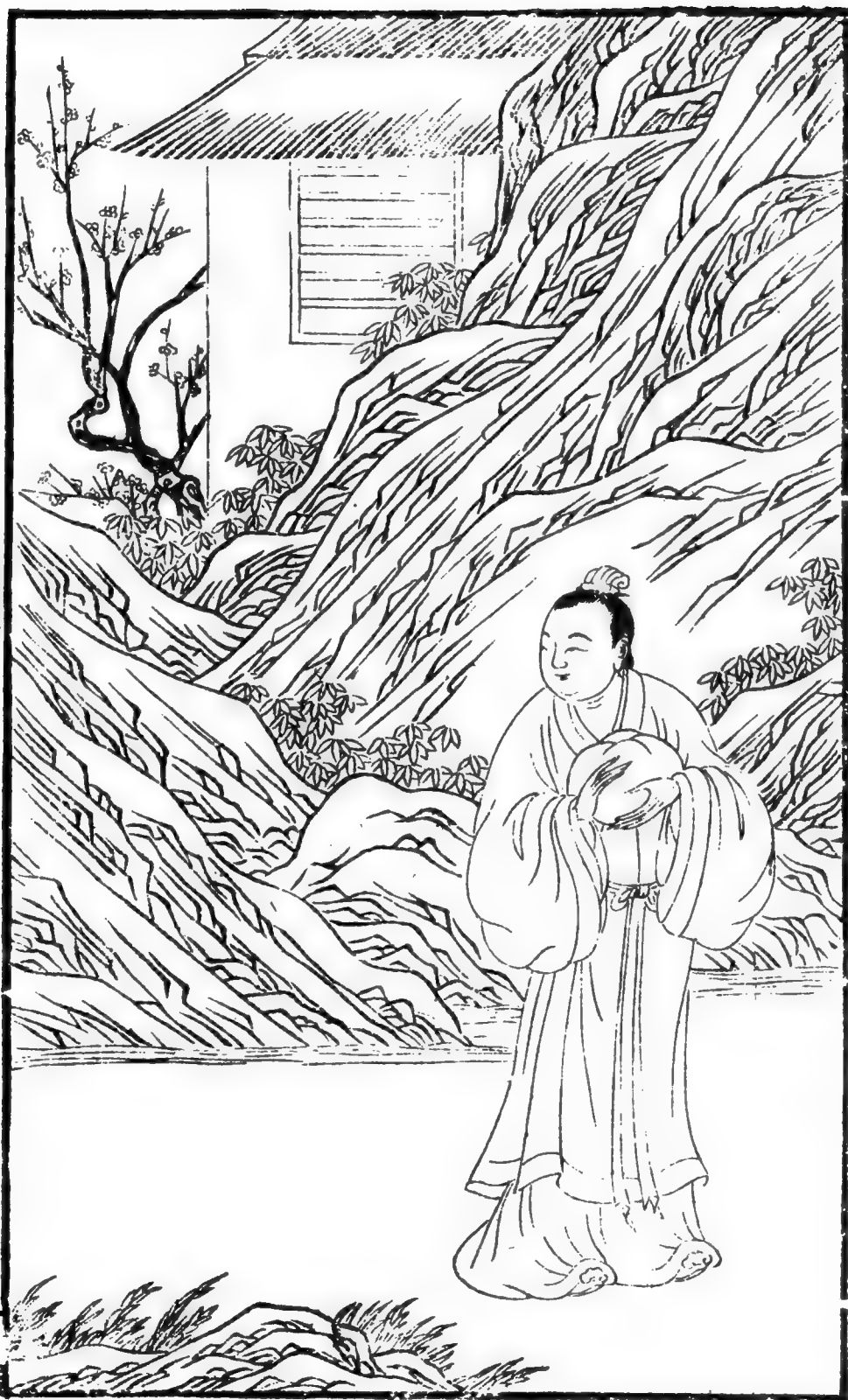






匠大郎





列仙傳卷之五 韋善俊

韋善俊



十一

三〇  
現形車



列傳卷之五  
司馬承禎



十八

三三三  
列傳卷之五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六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肅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修服餌。時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及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詠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仙詩甚多。常於驛

路傳舍所到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知為宣平。於是遊新安。屢訪之。亦不得見。因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為野火所燒。莫知宣平踪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曰。嘗聞家內說祖翁得仙。無由尋訪。宣平因謂婢曰。汝歸

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即食之。不得將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盡。乃遣婢隨樵人歸。婢覺蕉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顏。遍身衣樹皮。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聶師道。歙縣人。少學道。得服松脂法。乃登績溪百丈山。採芝。後詣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乃辟穀七日。獨往。遇老父。問所從來。因折草與之。師道咀之。味甘。自是精健。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伏。號問政先生。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及歛棺有

聲。視之。若蟬蛻然。後有自豫章來者。見之於道。

傅先生。學道焦山。精思七年。遇老君。與一木鑽。使穿一石盤。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可得仙。鑽四十七年。石穿。仙人來曰。志亦堅矣。授以金液還丹。服之仙去。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擢舟入江。忽見中流有彩舫。舫中七道士。遙聞有呼。可交名者。舟漸近。舫呼可交過。一道曰。好骨相。合為仙。一道與之二栗。食之甘如飴。命黃衣送上岸。覓所乘舟。不得。却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有僧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是三月三日。僧曰。今已九月九。半年餘矣。後絕穀。挈妻子往四明山。不復返。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得黃帝陰符經於

嵩山虎口巖王匣中。乃寇謙之所藏者。本已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鬚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偶路傍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黃帝陰符經文。姥何得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更從何得之。筌稽首再拜。以告所得。姥曰。少年。願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滅。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於是坐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久之。姥曰。日已哺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重千餘斤。力不能制。瓢遂沉。乃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

筌食之。自此絕粒。唐開元中。為江陵節度使。副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其先於隋末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名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不減相知。後至長安。謁賀知章。知章見其詩。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帝嘗坐沉香亭。時牡丹盛開。欲白為樂章。速召。適白已醉。左右用水類其面。醉稍解。帝親使

貴妃為之捧硯。即成清平調三章。筆無留意。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耻之。因適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先憂放。不自修。與張旭等日醉。時稱為酒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時未王。璘。白為寮佐。璘起兵。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并上所賜銀印以贖之。詔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愚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過潯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訪當塗令李陽冰。後代宗召。咸謂白醉墮江死。元和初。有人海上見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與道士共碧霧中共

跨赤虬而去。白龜年。白樂天之後也。嘗至嵩山。遙望東巖。古木蕭蕭。寧地。信步往觀。忽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龜年乃隨入。其人褒衣博帶。風姿秀發。曰。吾李白也。向水解為仙。上帝令吾掌牋。奏于此。已將百年。汝祖樂天。見在五臺掌功德所。出書一卷。遺龜年。云讀之。可以識會言。後白海瓊亦云。李白今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白樂天為蓬萊長仙主。白居易附。李長者。自滄州來。孟縣。日惟食十棗。一栢葉小餅。掩室著論。無虛時。後至冠蓋村。逢一虎馴伏。長者語虎曰。吾欲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棲止處。虎遂起。引至神福山。得一龕居之。乃著論。年九十六。化於龕中。

之術絕粒三十年後不知所往。

然

作。未知孰是。

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鰾棺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

山老師後身。然前身不得記也。和璞後不知所之。

上縱觀久之歎美無已。道子復徐步指點曰。此山岩之



下有一小洞其中有仙扣之必應于是以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伺側道子奏曰洞中甚佳臣請先入願陛下繼來道子遂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須臾門開莫知道子所之其所盡墻仍瑩白如舊無有餘墨矣王皎先生善他術於曆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訟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於是密詔殺之刑者鑕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人方知其異後訪杜甫於浣花溪曰君今雖偃蹇他日當大名垂之萬世同少微垣中宿也

即前王  
安史出

羅公遠鄂人唐玄宗好仙術開元中中秋宮中詠月公遠請玄宗遊月宮後玄宗學隱形之術於公遠不盡傳之或衣帶或巾角不能全隱玄宗詰之公遠曰陛下不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重人家將困於垂腹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且踞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十餘寸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不復見後有使者入蜀見公遠黑水道中笑曰為我謝陛下我姓羅名公遠以蜀當歸寄獻之後玄宗幸蜀始悟當歸之意

羅子房號冲虛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王筍元貞觀

其父刀解堊空棺於觀側冲虛子繼亦成仙駕空舟於門外高杉表飄飄騰雲而去申泰芝字元之唐洛陽人母楊氏夢吞芝而孕故名與玄宗同誕日歷覽勝地後往邵陵余湖山修煉玄宗夢湖南有白雲居士物色覓召至京賜號大國師住玄真觀與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祿常從帝遊善清談上每延問動輒移晷惟貴妃與內人張雲容常侍上亦數待元之茶藥雲容乘間乞長生藥元之曰吾不惜但汝在世不久耳雲容復懇求不已元之憐其恭勤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之死必不壞但其棺廬其穴舍以珠玉使鬼不飄蕩魄不淪汨百年外

遇生人之氣可以復活此太陰煉形之道當為地仙復百年還洞天矣後雲容從幸東洛病于蘭昌宮以元之言哀請于帝帝命中人陳玄造如其所請而葬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遇薛昭得再生元之還山未幾昇仙宋封妙寂靈修真人薛昌幽薊人為唐進士天寶間棲止于蜀之青城洞天觀偶得商陸酒飲之耳鼻流血死經三日覺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頗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巘不隔視聽時玄宗崇尚至道節度使延至賓館欲乘以驛騎送京忽失所在後有見其在大面山者薛季昌河東人遇司馬承禎於南岳授以玉洞經錄研真



窮妙勤修不懈高真屢降異香妙藥於其室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談論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即懇還山上賦詩贈之曰洞府修真客衝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王清書雲路三天近松壑萬籟虛猶宜傳秘訣來往候仙輿丹成一日忽曰祝融峯今夕有天真會十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徐佐卿蜀人唐天寶中道士常化為鶴玄宗獵西苑見孤鶴射之卿帶矢而歸謂弟子曰吾遊出山為飛矢所中乃掛箭于壁曰待箭主來付之後玄宗果幸蜀遊觀中識其箭

武攸緒則天皇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茯苓貴人王公所遺鹿裘藤器上積塵蘿弃而不用晚年肌肉殆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詳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軍書召令勉受國命整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不受及還山勸學士賦詩送之

裴玄靜李言妻也無考何許人嘗獨居夜中常有笑語聲言疑潛於壁隙窺之見二女子年可十六七鳳髻霓裳端妙絕世侍女數人皆雲鬟絳服綽約于側言驚呼忽侍女奏樂白鳳戴玄靜升天而去

帛和字仲禮師董先生行氣斷穀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居此石壁中可熟視石壁又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視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理三年始見太清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嶽圖和朝莫誦之王君回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十斤救人貧病後仙去

張氲晉州人號洪崖子隱姑射洞中仙書秘典無所不通唐玄宗召問曰先生善長嘯可得聞乎即應聲而發拜官不受還山絕粒服氣洪州大疫有狂道士市藥服者立愈玄宗聞之急必氲也果然三召不至天寶末忽大

霧尸解乾元中詔立應聖宮奉肅宗以氲配焉邊洞玄棗強人自幼於紫雲觀修行得道白日上昇唐玄宗御製詩詞褒揚之牌刻尚存于觀

趙惠宗峽州宜都道士得九天仙錄三洞秘法漸皆通曉後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峽於郡之東北積薪自焚俛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為瑞雲仙鶴而去火既燼其下草猶綠遺一簡有詩二首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傳學工詞章開元間舉進士擢制科遷監察御史德業詳載唐書建中四年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于長樂坡公

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老又云七十有厄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縊殺之墓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偏身金色爪甲穿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二道士奕棋樹下一道士曰何人至此答曰小客洛陽人道士顧笑曰願寄一家書商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驚曰先太師筆也發塚開棺無一物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踪跡後白王蟾云顏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鳳網漁陽人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至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暴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

活綱長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黃升長汀人自幼得道錢沉水中呼之即出又能內承於日中運氣煉之即成白金有蔡道死升為棺殯後道人遺書與升云在崆峒相候升往見之曰吾向時有文字在墻隙間汝歸誦之忽不見升得其文字自是能役使鬼後尸解王昌遇為梓州獄吏遇落魄仙張姓者賣鼠藥於梓州昌遇念及囚徒皆為鼠所齧市藥以歸伺鼠食之皆翼而飛昌遇至瀘又遇仙乃市其藥即餌之仙遂為易名為易玄子取一馬令乘以歸既至乃龍也後以九月九日飛昇即其地為藥市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唐武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夢明甚因餌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樓刺史高軍上其事于朝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因號純陽子初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丰鶴頂龜背虎體龍

腮鳳眼朝天雙眉入鬢頸脰顯露額間身圓鼻梁聳直面色白黃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紋起如龜少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黃襪衫繫大皂繡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襖襪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物他時遇盧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三絕句於壁其一曰坐卧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其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其三曰莫厭追歡笑

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再拜延坐。羽士曰。可吟一絕乎。欲觀子之志。洞賓援筆書曰。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帶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欲事天皇上王清。羽士見詩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為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

方興浩嘆。恍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尚未完。欲求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即棄儒歸隱。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去。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賓即與錢物。而丐者索取。

不厭。且加許。詈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蔽羊下阪。獨以身當之。虎迺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年可十七。八容華絕世。光艷照人。自言歸寧母家。迷路。日暮足弱。借此少憩。既而調弄百端。夜逼同寢。洞賓竟不為動。如是三日。始去。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貨為盜劫盡。殆無以供朝夕。洞賓了無愠色。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片。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凍。

泛溢。洞賓與衆共涉。至中流。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懼。復有夜叉數十。械一死囚。血肉淋漓。號泣言汝宿世殺我。今當償我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起索刀。欲自盡。償之。忽聞空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曰。吾十試子。子皆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未完。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慨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

嶺悉傳以上真秘訣俄清溪鄭思遠太華施真人由東南凌虛而來相揖共坐施真人曰侍者何人雲房曰呂海州讓之子因命洞賓拜二仙思遠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可與學道者也去後雲房謂曰吾朝元有期當奏汝功行於仙籍汝亦不久居此後十年洞庭湖相見又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簡寶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為九天金闕選仙當即行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召汝好住人間修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嚴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

遂除蛟害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汴譙間人莫之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崇白晝見形次金寶妃嬪林靈素王文卿諸人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即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為臣累劫世世作男子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為洞賓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

通真人之號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仍有詩詞歌訣碑文存行于世後岳武穆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云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經賜名志和命待詔翰林始名龜齡兄名松齡後親喪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烟霞釣徒又號玄真子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與陸羽顏真卿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時日相唱和真卿遊平望驛志和酒酣鋪席水上獨坐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覆其上真卿僚佐觀者莫不驚異遂揮手謝真卿漸昇而去

季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纖瘦通眉指爪長尺許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後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賀將終忽見一緋衣天使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奉帝命召李長吉賀不能讀歛歛下榻扣頭言母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白玉樓成立召君為記天上殊樂不苦也賀泣下沾襟人盡見之少頃氣絕而去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之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與公異公不悅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

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餐瓊液。寅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為開樽。果成佳醞。便聚主。無何。開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大。顏色更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之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湘辭去。出

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毒。公愴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無恙。且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段丘仲窳人也。賣藥百餘年。因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或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藥賣之。忽見仲披裘詣之。取藥。其人大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耳。我去矣。後為夫餘王驛使。自北來。傳至窳。北方人謂之謫仙。

江叟善吹笛。槐上有神教。往荆山求鮑仙。叟如言。得遇鮑仙。贈以玉笛。吹之。龍來迎去。成水仙。

許栖岩。家岐山下。唐貞元中。下第。寓長安。見一番馬。欲市

之。未決。請道士簞之。得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道士曰。此馬龍種也。公市之。當昇天。栖岩喜。遂市之。時魏令公鎮蜀。栖岩乘馬往謁。道經劍閣。馬忽失足。墮于萬丈之壑。積葉席之人。馬無損。栖岩嗟嘆久之。復乘信馬行數十里。至一洞口。見萬花林中有青石池。池傍石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于石榻之上。傍侍二女。栖岩叩首再拜。二女駭曰。汝何人。遷至太乙元君之室。栖岩語以故。二女為白元君。元君問曰。汝在人間何好。曰。好道。常誦老莊黃庭經。元君曰。汝於三書各得何句。栖岩曰。莊子則真人息之以踵。老子則其精其真。黃庭則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頗知道。乃命坐。王女酌石

髓而飲之。元君曰。嵇康不能得。而汝得之。數也。栖岩乃跪謝。王女前曰。穎道士至矣。元君命設榻而坐。栖岩熟視道士。正昔卜馬者。正驚異之。道士曰。昔卦合今日矣。俄頃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迎元君。龍月曲龍山。元君謂栖岩曰。可與同遊。各跨鹿龍而去。頃刻抵曲龍山。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元君命栖岩拜東皇。東皇曰。汝許長史孫也。我昨與汝祖同飲。亦知汝當來。宴間東皇命王女歌。青城丈人詞。歌曰。王砌瑤堦泉滴乳。王蕭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歌畢。元君與栖岩復乘龍鹿而返。下視一大城郭。栖岩問曰。此何處。元君曰。新羅國也。至海畔小城。又問此何處。



曰此唐國登州也俄到洞府栖岩再拜懇歸元君曰汝得餌石髓已得人間千歲願無漏泄無荒淫能守此猶更得一見吾也栖岩將上馬元君曰此馬乃吾洞之龍因傷稼謫人間汝到人間無用此馬但于渭溪解之當化龍去王女情謂栖岩曰龍馬回日號縣田婆針幸寄少許栖岩遂跨馬頃刻至號縣舊庄已六十年矣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岩為訪田婆覓針田婆曰太乙家紫霄姊妹書來云托人求針其子耶栖岩遂索針繫于馬鬣族之渭水果化為龍而去栖岩後棲巨廬間每隱見不常焉

俞靈瑛河間人入衡山九真觀修道南岳赤君授以回風

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然自晦不為異以驚俗唐憲宗元和中郴州官吏見其談說始異之即曰我偶然爾非有知也遂閉門不出後入九疑山絕粒仙去

伊祁玄解髮童顏氣自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不施韁勒惟以青繩籍其背常遊青究間與人話千年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召入宮處以九華之室設紫芝日飲龍膏酒躬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習人臣禮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于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殊覺神驗玄解欲辭還東海上

未之許乃於宮中刻木作蓬萊三山綵繪華麗飾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何由得入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只尺何為難及臣雖無能試覽辭陛下一遊即湧身空中覺漸微小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成羸疾因號其山為藏真島後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馬過海矣王四郎唐洛陽尉王琚之姪好道久遊元和中琚赴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天津橋四郎迎于馬前以金五兩餽琚色如雞冠曰不可售與常人到京訪張蓬子付之價得二百千琚異之詰四郎向在何地今何適曰向居王小屋洞天今欲挈家往峨眉山琚曰今暫寓何地曰中橋

逆旅席家琚投宿即覓席家云四郎已行矣因詢其行李席氏曰四郎妻妾四五人車馬華侈非常琚訝異之至京即訪張蓬子出金示之索值二千蓬子驚喜曰從何得此化金即如數與易之琚後屢訪蓬子不復得見李珣唐廣陵人以販羅為業每斗惟求子錢二文資奉父母凡羅羅授人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珣節制淮南時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中有李珣字方自喜有二童云此是江陽部民李珣爾後百餘歲果仙去

柳實元微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驪慶二州各省其父至登州渡海將抵交趾夜半颶風忽起舟輒斷飄入大海孤島中天明登島見一廟中有白王天尊像案上金

香爐一枚。悵望久之。忽東角有紫雲。自海湧出。直指島上。俄有雙環侍女。捧玉合至。天尊所。炷以異香。二子以實告女曰。少頃王虛尊師來。此與南溟夫人會。子堅請之。當有所述。言訖。二仙果乘白鹿。馭彩霞而來。二子泣拜求救。王虛語之曰。子隨南溟夫人而行。當有歸路。無憂也。夫人視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但二子宿分自有師耳。雖然。既相遇。不可無贈。遂命侍女曰。送二客去。然所性何橋。侍女曰。百花橋。二子拜謝。乃贈以王壺一枚。高尺餘。復贈以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王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見橋長數百丈。欄傍皆開異花。二子於花隙細窺。

是群龍相接為橋。將至岸。侍女解襟帶間一盒子。中有物如蜘蛛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純陰無陽。昔遇番禺少年。有情因而生子。垂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之神為子。數年前。南岳回鴈峯有使者至水府。曾以吾子所弄王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二君歸。願訪回鴈峯使者。願以此合投之。當得王環。為送南岳與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慎勿落之。二子因問侍女曰。夫人詩若到人間。扣王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侍女曰。君有事但扣王壺。內當應之。凡事皆可如意。又問夫人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爾遂別去。二子抵家時。已十年。童稚已冠。二妻皆死。未及三日。二子急扣王

壺。壺中應云。可往使者廟投合。當得妙藥。二子乃共抵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投之。須臾有黑龍飛騰空中。果下一王環。亟取之以送於南岳廟。忽現黃衣少年。出二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童膏。二君家有楚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言訖。不見。二子遂持歸。以塗其妻頂。二妻復活。乃共往南岳山中。訪太極先生。經年不過一日。雪中見老叟負薪。二子哀其年老。飲之以酒。忽睹薪擔上刻太極二字。乃拜求之。因出王壺以告其故。叟曰。吾平生貯王液者。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不復出。

村戀人

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戀人。僱已一年矣。同思甘豆湯。令其性市。僱者但具火水。同意。其怠於抵承也。少然折枝盈握。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同始異之。良久取。麓沙數掬。按按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同乃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禱承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余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嘗之。乃斫一枯桑。成數箇。札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復汲水數瓶。頃之皆旨酒也。村老無不醉飽。獲束練三千。同慚謝曰。余驕稚道者久。今返請為僕。僱者曰。某固仙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

力於它人矣。願秀才勿變常庶某事也。同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感感不安。僉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同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遂去不知所之。

廬山人實曆中。常於荆中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菓名詐訪其息利之術。廬即覺曰。觀子意不在市。何為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着龜。願垂一言。廬笑曰。今且驗君主人翁。午時有非常之禍。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于也。可閉戶戒妻。

孥勿輕應。對彼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祇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居張家。即廬語歸告之。張亦素神。廬生乃閉門伺。欲午。果有人如廬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簪捍之。頃觀者數十百人。張乃自後門率妻孥如廬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通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鄰衆具言張閉戶避讓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當辦其死耳。張欣然從斷。妻亦甘心。及市糴。就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廬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廬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

盧曰。君今未可動。君居堂後有錢一鯁。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取一錢。取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乃命家童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鯁。散錢滿焉。其妻以裙運。絢草貫之。將及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遂戒。盧生怒曰。骨肉與利孰重。君自揆也。掉舟去。不顧。陸馳歸。醺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與數人閑行。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若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再。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趙元和言。盧生狀。

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元和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藉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能不見。所論多奇異。蓋神仙之流也。

咸道遙尋妻也。向得仙教。獨處一室。絕靜。想一日晨起。屋裂如雲。但見所御衣履在室內。而道遙與衆仙在雲中。半晌方去。

唐居士郴州人。亡其名字。土人咸謂已百歲。上人有楊隱之者。頗好道。常尋訪道者。因謁之。乃留隱之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於壁。如片紙。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



燭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六終

列仙全傳卷之六

二

元豐年

二二五

万作全集 卷二

十

二三六  
万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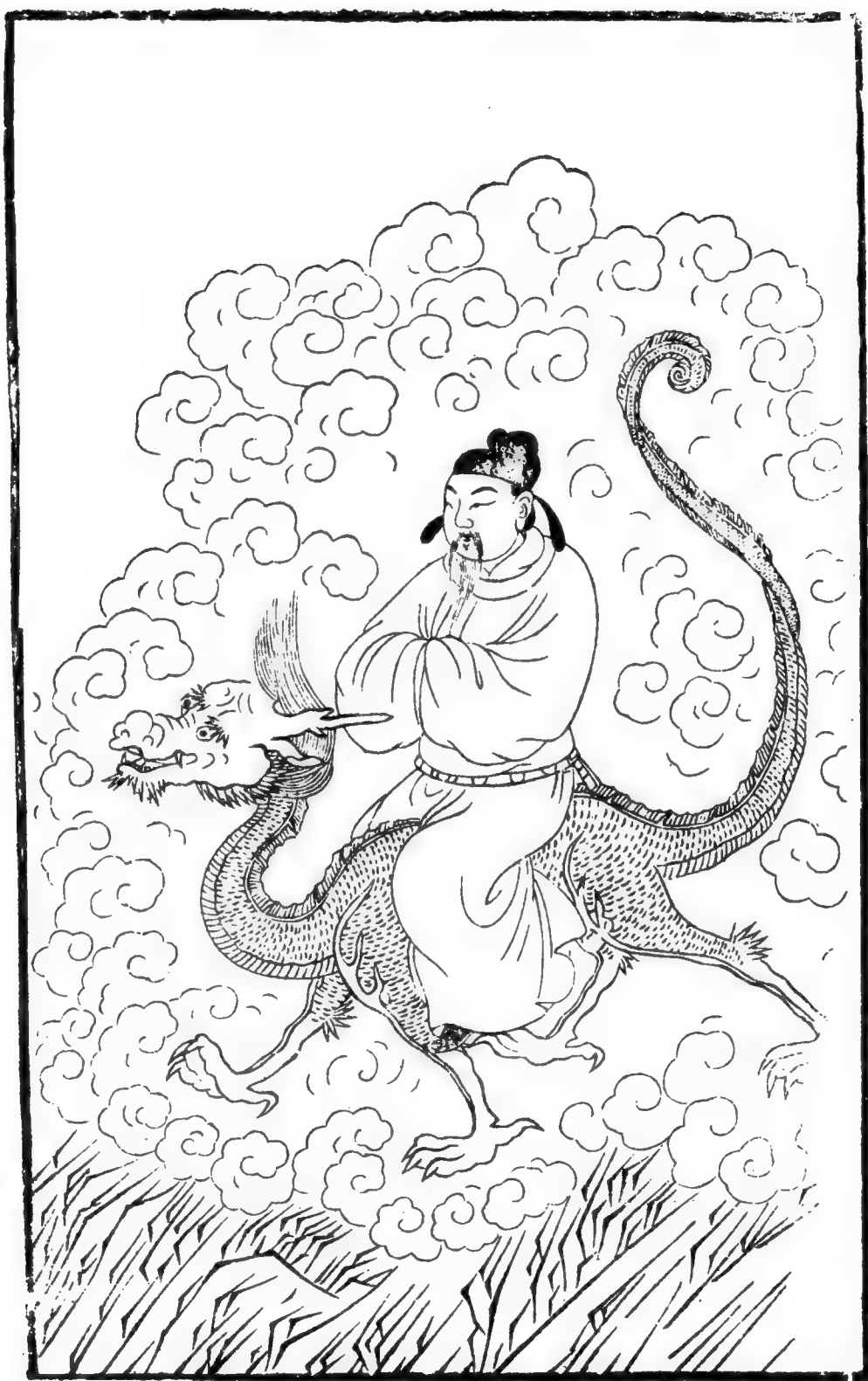
一



月山金華長二二 許宣平







刑和璞



刑和璞







五伯全傳卷之十 徐佐卿

十一

三三四  
現月車



佐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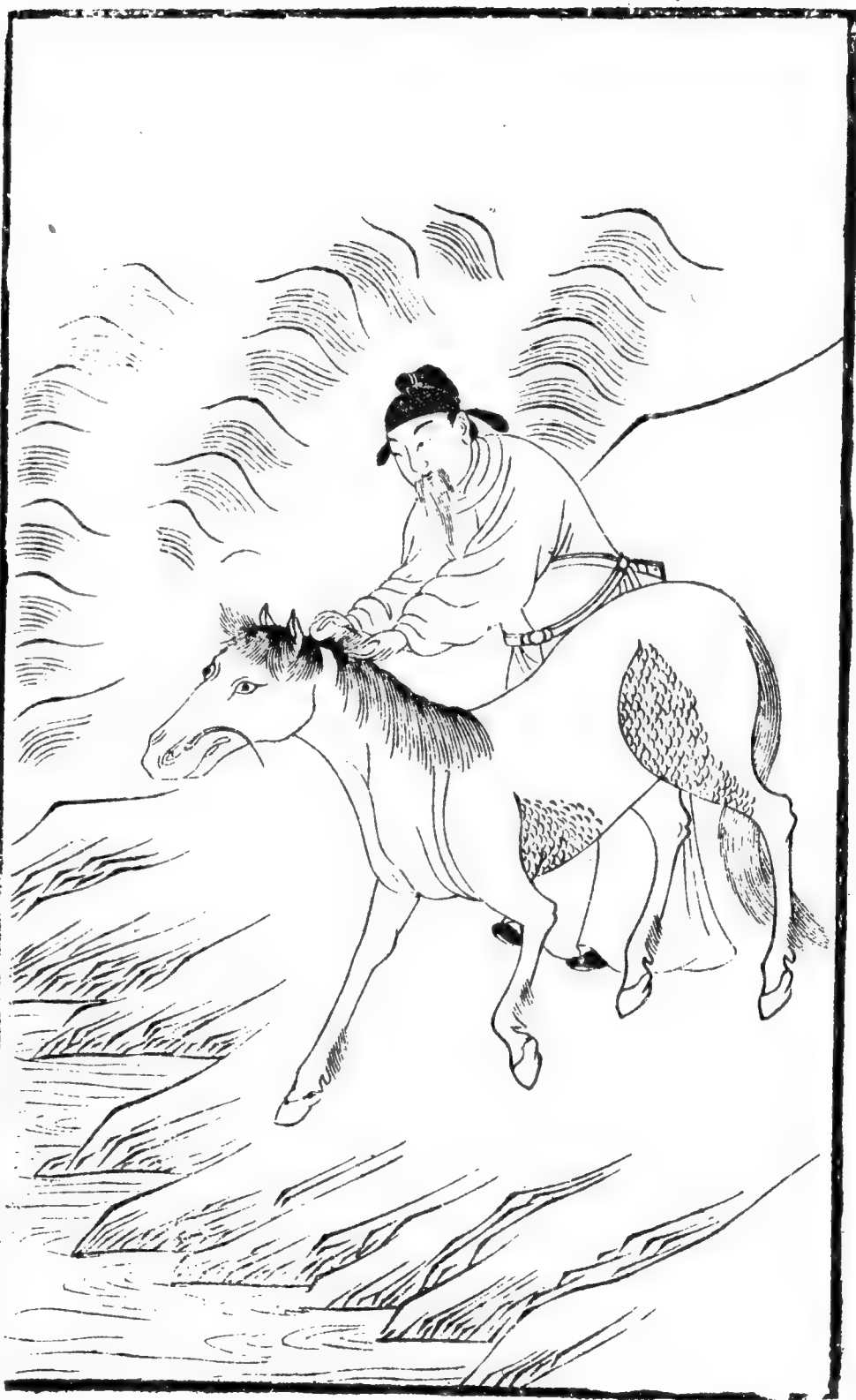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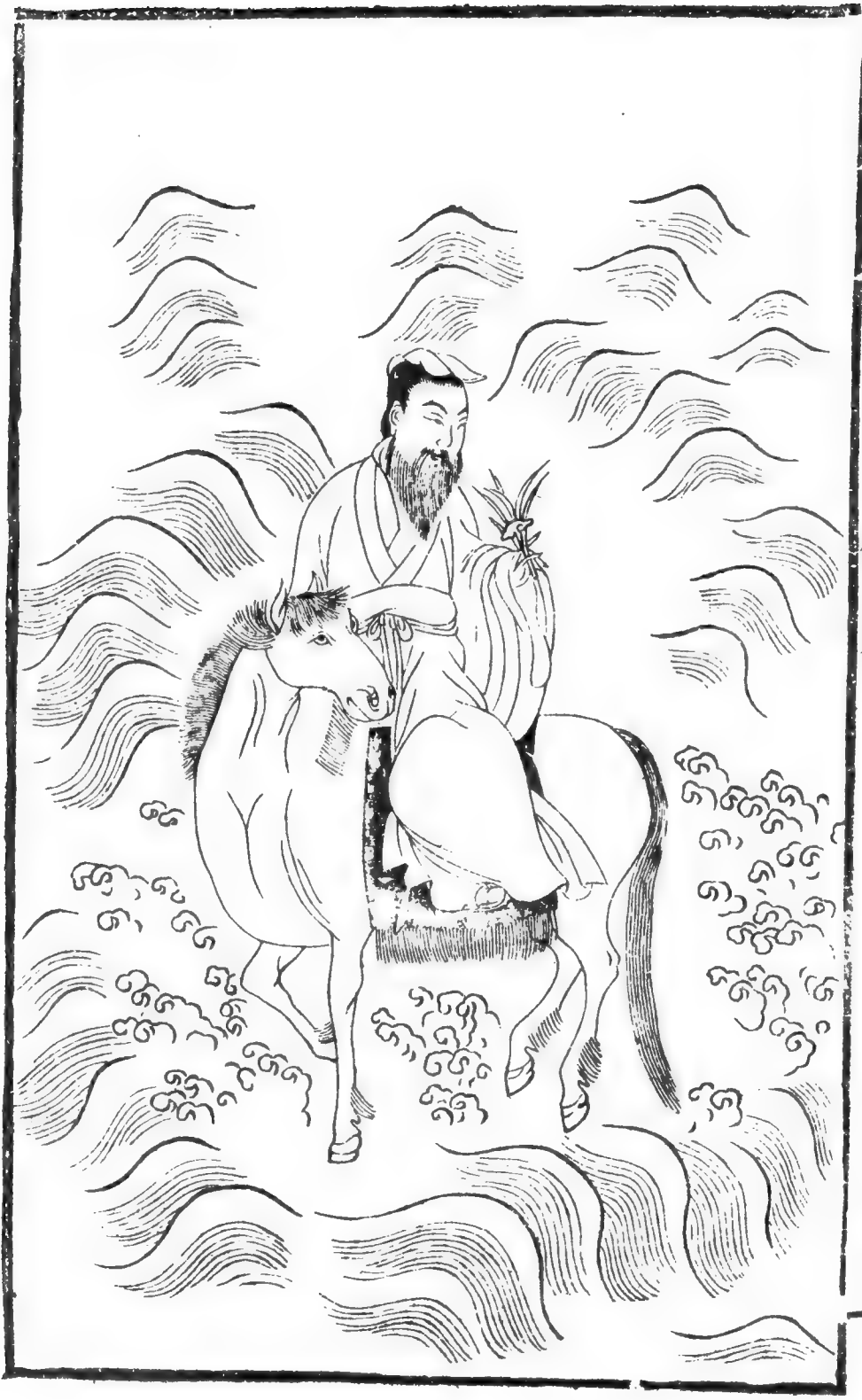














及ハレハ有老之ヲ

ナ

二四四  
手月車

一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七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備巨舟載於襄漢聞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覩面因侍婢裊烟而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王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使裊烟召航相識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其一決耳深哀草屨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耶但幸與郎君同舟無以諧謔為意爾夫人亦使裊烟荅詩一章云一

飲瓊漿有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王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杖登不辭而去航遍求訪滅跡匿影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渴甚下道求飲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雲英携一甌漿來郎君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訝之俄葦薄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啻王液也因還甌遽揭薄見一女子光彩照人航愛慕不已因白嫗曰某僕馬甚乏願少憩於此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耀世所以躊躇而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

曰老病只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王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王杵臼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杵臼至幸無復許人嫗曰如約航至京殊不以他事為意唯追訪王杵臼或遇舊友若不相識衆皆以為狂忽遇一貧王翁曰近得號州十老書云有王杵臼售人今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道達航即求書往十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僕馬方及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嫗見大笑曰世間有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為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擣之夜則

嫗收藥曰于內室每猶聞搗藥聲航窺之見王无持杵而舂雪光可鑑百日足嫗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途巡車馬隸人迎航見一大第連雲朱扉是日內有帳幄帷屏珠玉珍玩莫不臻至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不任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愧也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仙曰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為王皇之女史嫗遂將航

夫妻入王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漸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僞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王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未日。復附書於親舊。顥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得道。末由矣。顥猶憤然。復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可教。異日言之。忽不見。雲英附軒轅集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為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百處皆分身。

而至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酒仍漚漚而出。飛朱符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不。荅曰。絕聲色。薄滋味。采藥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死長生。久視乎。帝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其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使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逮至。集總登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宮人有笑之者。元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頃更。

變為老嫗。雞皮鮐背。髮髮皓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即復故步。京師素無萱葳荔枝花。上因語及頃刻二花。並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時坐有相子。集曰。臣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相子幾滿。上食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內。探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十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其所在。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及宴駕。只十四年也。十字一起。當不之悟耳。

劉元靖。武昌人。為道士。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遂感悟。遊名山。入南嶽峻峯。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受法錄。賜號廣成先生。還山。宣宗時。忽天樂浮空而去。惟存杖履焉。錢朗。南昌人。字內光。蚤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至光祿卿。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錢鏐延至于杭。禮之如師。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皆皓首矣。而朗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顏色如生。舉棺已尸解去。時年一百七十餘歲。鄭全福。江西浮梁人。唐文宗時。入新安諸靈洞修煉。後居蓮華洞。遊桃花溪。有老人乘鐵船。全福曰。願借船還。老。

人曰後三年復來時已百歲餘語弟子曰死必葬我浮梁白水鄉及舉棺輕發之唯杖履而已

羊情以明經尉夾江後隱括蒼山與青蓮觀道士飲于阮客洞忽仆地七日乃悟云初見一女自云雲英邀入洞中石間有物迸出曰此青靈芝也惜已取食之自是惟飲水覺身輕日行數百里後入委羽山仙去

侯道華茂城人或云自峨眉山來詣中條道靖觀師周悟仙恒如風狂人登危立險如履平地性好于史手不釋卷因殿宇壞登眾葺之得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後上松樹頂與雲鶴盤旋漸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後復降曰王帝命我為仙基郎矣

廖師郴州人唐懿宗召入行道術有驗後乞歸山韓愈為文送之云郴州為州當清淑之氣意必有魁奇者生其間廖師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溺於老氏者耶後于靜福山白日昇天

劉德本鄂州人好古多能往來大江商販唐乾符中大飢遂散米數萬石活飢民後避黃巢亂居五老峯下一日有鹿裘道者來訪因把臂入深澗忽見一老人出曰可同到後院丹碧煥耀老人指曰此誠真洞天也以汝行善故許到此遂不見道者曰尔已藉名仙錄矣相別而去德本後遍遊名山一日彩雲環繞白日騰昇時呼劉仙翁云

劉瞻小字宜哥唐人家食好道無巾但總角其兄瞻曰神仙遐遠難求廊廟只尺易致瞻不聽忽一道士至其門曰能相師乎瞻曰幸甚隨入羅浮山四十年兄登第拜相後被謫至潮臺泊舟瞻冒雨來見瞻驚喜不勝瞻顏色如童瞻已皓然衰朽始謂瞻曰尚可修不瞻曰仙凡殊途今無及矣叙闊終夕忽失所在瞻竟死貶所

黃洞源武陵人唐大曆中學道于桃源宮瞿栢廷至武陵師之尋遇一老僧遂辭洞源曰歸仙洞去洞源留之不可期十八年再見後洞源之茅山栢廷忽至計之正十八年洞源曰吾亦將踏滄海次日果羽化

瞿栢廷辰溪人自幼聰慧靈異稱為瞿童唐大順間奉母

避寇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已而得道又云幼時因戲躍入井中後自大西華妙洞中出依善卷祠修道功成越桃川官昇仙時刺史溫造刻石紀其事

閻丘方遠宿松人幼聰慧學道于廬山道士陳玄悟又得法錄于天台葉藏質尤好儒學詮太平經為十二篇唐昭宗累詔不出賜號妙有大師景福中居餘杭大滌洞吳越王錢鏐奏請賜紫又奏請號玄同先生重建天柱宮以居之一日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異香滿室後有見之於仙都山者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洙訓以進士業峭獨好黃老諸子仙傳靡不精究一

且告父母出遊終南山。父母以其堅心向道，亦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綠布衫。或卧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靱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多能隱化。後入青城山仙去。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其名，為已作行于世。

何令通，南唐時為國師。言牛頭山不利，謫居休寧。後至芙蓉峯，一坐四十年，豁然大悟，更名慕真。宋天禧中，一旦正席趺坐，忽心火自灼，頃刻而化。

馬大仙，唐末處州馬氏女。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有美食，即以簪笠浮還家。薦於姑，頃刻就回。人呼為大仙。有廟在青田縣。

何九仙，世傳兄弟九人，居于山修道。又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鯉仙去。後因名其縣曰仙游。山曰九仙，湖曰九鯉。甘大將名佃，五代象州人。天性通明，家富有，有以簪乏告者，必皆滿其所欲。有以禍福問者，無不奇驗。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諭衆人脩身事親大節語畢，即瞑目而逝。鄉人因建廟設像，祈之從欲如生。

赤肚子，自言晚唐時人，年已六百餘歲。我大明嘉靖年間，猶隱於北京西山中。

汪台符，徽州人。生而靈異，逆知吉凶，能文章。博今古，性獨嗜酒。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詣陳民間利病，知誥甚尊重之。宋齊丘疾其高明，使親信誘台符飲，符即知故浮白痛飲。卧地，因推沉石頭，蚶坡磯下。後人每於黃山白巖見之，齊丘聞，覓其尸，惟衣冠存耳。

麻衣仙姑，汾州人。姓任，隱于石室山。家人求之不得，適有人見之，遂跳入石壁中。有聲殷殷如雷，壁即合，足蹟尚存。

爾朱洞，字通微。其先出於元魏爾朱族。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漢間。行動如飛，好飲猪血酒，吟哦詩。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

聲，因窺之。見其身自榻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洞曰：繇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剝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若女子吞之，當生異兒。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日，誅夷無噍類。主人翁甚懼，洞曰：無憂也。乃施席作法，籠攝建與三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禍即及汝。建等怖伏曰：不敢。後建入成都，戒兵勿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為移言惑衆，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



定乎。扣銅缶寤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地耶。先是洞每至江濱。輒投白石驗其浮沉。人不解也。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人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二漁人附

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向所學。但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其面。如觀景星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賦一詩謝之。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與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詩及書奏付宮使。遞去。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

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矣。為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伏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扁戶執簾。月餘方起。辭去。賜號希夷先生。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燃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遂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溫。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百一十八歲。先生九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

祖太宗於籃以避亂。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坐太祖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輒處上座。可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二天子。氣神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名者美器。造物所忌。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故晚年竟喪清節。皆如其言。陳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鬚髯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陳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陳為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陳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後陳轉

漕閘中過墟里間聞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促汝父歸陳驚問南菴所在往視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於此乃即弄咨生辰也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敢言先生即曰子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遣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巖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且笑且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

見傍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生嘗遇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筭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為种放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未為定穴既葬先生言地固佳但安穴稍後世世止出名將种放不娶無子嗣其姪世衡世為將帥有聲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至今糟粕猶存也劉玄英燕地廣陵人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禹明

經事燕主劉守光為相雅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待以賓禮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殆甚於此復盡以其錢劈破擲之遂辭去海蟾繇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明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遁迹終南山下後又入代州鳳凰山于壽寧觀書龜鶴齊壽四字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為鶴飛冲天元至元六年贈明悟

弘道真君

譚紫霄泉州人閩王景封為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徙百餘廣有道術星宿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知人壽夭南唐主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金紫皆不受金陵既下無疾而卒人知其尸解莫知其壽葬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遶送之

景知常鄧州人少從趙瓊襖學道頗如渥丹宋太宗召至俄辭去嘗遇呂真人時或語唐昭宗以來事殆數百歲或祁寒浴溪或大暑曝日有書生病憊噓酒飲之即能行所居夜神光滿室卒舉其棺甚輕開視惟衣衾有異香焉

蘇澄隱。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年八十餘。貌不衰老。五代唐晉之君。相繼聘召。皆辭疾不至。宋太祖征太原。還駐鎮陽。召見。因求其養生之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耳。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昔皇帝唐堯享國末年。得此道也。上大悅。後百歲尸解。

劉女。汀州劉安上女。育於宋雍熙初。九齡與羽人談道。得度。及笄。許妻何氏。劉母送之。忽有一白鷺。自空而墜。劉女乘之而去。陳軒詩曰。白鷺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簫。

劉希岳。漳州人。宋端拱中。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遇異人。得道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踰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又詩有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為根。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卧。須臾飛出一金蟬。遂失其所。

馬湘。字自然。其先鹽官人。世為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隨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為項羽相召。飲時。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為。人或疾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便愈。有以

財帛謝者。固讓不取。強與之。輒散與貧人所游行之處。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歸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嫂與食。不食。但飲酒。待兄三日不歸。遽卒。明日兄歸。嫂告以故。兄感慟。曰。弟學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絕望耳。乃棺斂。棺中忽然有聲。遂寤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秦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張九哥。宋慶曆中。居京師。雖凍雪亦單衣。燕王奇之。嘗召

與飲。後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取羅重疊剪為蝶狀。隨剪飛去。遮蔽天日。少頃呼之。皆來。復為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王亦薨。

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間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成一卷。後入王屋山仙去。王鼎。襄陽人。初寄籍醫士。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先生。遂得仙術。自號王風子。人罕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人見其水中有二影。怪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即現十影。眾皆驚異。宋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辭去。莫知所之。所著有修真書。

賀蘭號棲真自言百歲善服氣往往不食或時縱酒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登仙觀宋真宗召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臣願陛下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願方士小術不足為陛下道真宗奇其言賜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求還舊居卒時大雪三日頂猶熱

曹國舅宋曹太后之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後罔逃國憲舅深以為耻遂隱跡山巖精思慕道得遇鍾離純陽純陽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安在舅指天曰天安在舅指心鍾離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却識本來面目矣遂引入仙班

侯先生不知何許人宋大中間貨藥京師年四十餘無類眉而癩贅隱隱遍肌體嘗醉遇夜即與乞丐同處有馬元者夏月隨之出閭闔門侯浴池中元因就視乃一大蝦蟇元遽退引侯浴出着衣元前揖之侯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元飲酒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壽百歲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見其貨藥于市

曾志靜廬陵人自少不御酒肉端毅寡言去為道士益玄默遇異人授以道術自是杜門辟穀十餘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去又數年復至曰可也宋至和三年春忽語其徒曰吾九月為衡山之游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有自衡山來者持致志靜書勉其徒學道云

陳易興化縣人好學工詩王安石邀至相府易一見不辭而歸嘗不葷不娶野服葛巾日一飯或經旬不食居蔡溪之左巖中五十年猶一日宣和中踟躕而逝陳太初眉山人初與蘇東坡學道於張易簡後東坡謫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來云太初已得道又數年見東坡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仙去矣

張伯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興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能

與遠遊乎僧曰可紫陽曰將何之僧曰願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於是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趺坐出神紫陽至時僧已先至瓊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禪師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僧把玩弟子因問紫陽曰禪師與吾師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緊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平中薩龍圖陸公寓桂林後轉徙秦隴久之訪扶風馬默處厚於

河東乃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富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茱實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過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張而去紫陽嘗自謂已與黃勉仲維楊于先生二人皆紫微星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人間今垣中光耀可見者只六星已

劉斗子名奉真或名劉斗子建康人張紫陽弟子初修煉白龍洞中後白日昇天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又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

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韁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不可輕傳也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于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復惟鳳州太守怒誣以事坐黥竄經由郊境酒肆中遇杏林告以故杏林曰邵太守泰故人也乃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感之曰此恩不報非人哉盡以丹法傳於杏林杏林道成亦作還元篇行于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中秋日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趙吉瑞州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七年矣宋元豐中蘇轍謫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

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教轍呪水以溉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吉後尸解於興國軍徐問真東萊雜州人有道術與歐陽脩善一日求去甚力脩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脩使童子送之果有鉄冠丈夫長八尺餘僕于道以瓢覆酒于掌中少飲童子因遣回遂不見童子後亦發狂莫知所之嘗教脩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黃希旦昭武長樂里人號支離子居九龍觀脩然有出塵之志宋熙寧五年作五福宮成希旦以戒行清潔召至京師後二年化形於太一宮後復見于蜀寄友人詩曰昔游西太一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

徐熙春邵武人宋熙寧初夢一鉄冠道人儀容脩偉既寤至城南五峯院後遇道人如所夢者自云姓蔡住武夷遺以五華草食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惟飲清泉約以某日會武夷至期而往蔡已先至徐以水深不能渡止於金身院修煉頃尸解

申屠有涯宋人居宜興嘗携一瓷餅一日與眾渡舟中出瓶中酒飲大吐眾惡逐之乃挈餅登岸倚杖吟曰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人中龍吟畢躍身入餅中眾駭舉餅碎之寂無所見

朱有涇州人少竄戍五符宋元豐初瀘賊犯塞詔起秦卒征之軍次資中郡有醮壇山李阿試仙臺有往來臺上

俄二鳥飛鳴爭食墜地若松肪者有取食之即腹脹且渴求池飲水遇一道士指松曰食此葉可療也忽不見有如其言渴遂止自覺心爽神清有初不知書不飲酒至是高吟劇飲脫五符而仙去

陳仁矯南海陳玘女也嘗夢為逍遙遊及寤每專思舊游不釋忽八月望丙夜有仙女數百從空招之仁矯超然隨衆往朝于帝遂命掌蓬萊紫虛洞宋元祐中降于廣州進士黃洞家者再

邵琥宋湘陰縣人少與兄玘弟珪同游太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結庵修煉元符初蘇軾自嶺表歸訪琥留庵旬餘後琥又於西蜀峨眉山結庵無何遁去但留詩壁間

云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群既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謂其癡隱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點一日以術授其子因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其坐于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母夜歸室見紅雲覆身因有孕懷二十四月一夕夢神人綠袍王帶眼出日光執筆者曰來日借此居也次日靈素誕金光滿室五歲不語忽有道士不告而入見靈素曰父別特來相謁相顧撫掌大笑自此能言七歲粗能作詩日記萬言蘓東坡以曆日

與讀一覽能誦東坡驚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靈素笑而答曰生封侯死立廟不離下鬼非子志也年三十遊西洛遇道士姓趙授以神霄天壇王書書中有神仙變化法并典雲致雨符呪驅遣百鬼役使萬靈等法自後無施不靈次年岳陽酒肆復遇趙道士云吾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授王書宜謹行之行當為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以輔東華帝君也崇寧五年八月十五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王帝召騰空而上遙見天門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引帝入門上有朱牌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過一小院曰玉樞院一朱衣吏迎帝入曰此帝君舊居也及朝見王帝傳旨云宜任忠賢去奸邪保社

稷帝自天門而下百餘步見一道人青衣青巾跨青牛而上導從甚肅至帝前呼萬歲言訖駕青牛而上天門帝夢覺記之大觀二年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以靈素薦入見帝曰卿有何法術靈素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先年中秋上朝王帝臣曾瞻見天顏帝曰朕方省之向乘青牛何在曰寄養外國不久當進上也帝甚奇之不時宣召入內刪定道史經錄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神霄宮宮成帝引百官遊行吟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京等沉思無答靈素輒應曰神霄一府惣諸天帝大喜帝欲修雷書金經全足收入道藏未訪不得靈素靜夜飛神奏告上帝乞賜觀雷書并



靈素等印上帝遣王女以二印授之併雷書五卷靈素遂錄雷書進上至是始全政和七年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大喜即以賜靈素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金地蘭紙進至御前與靈素所錄雷書一字不差帝於禁中封自書青詞密奏次日問靈素曰昨朕所奏青詞達否對曰未達緣誤寫一字靈官未敢以聞乃讀帝青詞朗帝撫靈素背曰先生真神仙也因賜號金門羽客日靈素侍膳帝嘆曰日思皇后英魂先生可能致一見不靈素曰諾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王華宮與王母宴集頃刻即當至矣俄異香襲入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駕青鸞而

至謂帝曰臣妾昔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謫下人間今還復居舊職願陛下防丙午之亂任忠去奸誅童蔡以謝天下其禍可免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后曰即紫虛元君陰神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有自天降者不后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大頭鬼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作如何默默不答漸隱身而去靈素嘗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即稽首上惟問之對曰碑上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蘓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

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他日又謂靈素曰安得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奉請焚符畢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出龜蛇須臾降一巨足塞於殿前帝拜云願聖祖現身俾得瞻仰遂現身長丈餘端嚴妙相皂袍金甲王帶腕劍披髮跣足頂有圓光立一時久帝自為寫真與昔太宗皇帝時寫者無異帝愈敬之又請見王母靈素但曉一小符王母即領諸王女乘雲而降帝捻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久不見矣帝請訓教王母乃授以神丹補益之法臨去曰察姦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不然後悔無及矣靈素居一室外常封鎖雖駕到亦不引入蔡京詣于帝

曰室中有黃羅帳銷金龍牀椅卓皆朱故不欲帝見耳願陛下親往觀之帝即幸神霄宮與京徑入其室但見粉壁明窓椅卓二隻他無一物京惶恐請罪靈素請問帝語其故靈素笑指壁上見一金樓王殿龍床黃羅帳如錢大帝亦笑曰先生游戲自佳也後太子奏林靈素俱妖術陛下如不信乞宣諸法師破其邪法正罪誅之時有十二人俱善法術帝命十二人會於凝神殿闔法宣太子諸王暨群臣觀之靈素噴水一口化成五色雲雲中有金龍獅子仙鶴鳴躍殿前十二人奏曰皆紙獅龍鶴耳臣等誦大神咒當令返形衆念咒龍鶴愈加多帝曰負矣更有何術十二人奏能咒水使沸靈素取氣

一口吹盃中水即成冰靈素乃云乞聚炭為火洞臣先入令十二人隨之靈素入火洞火不着衣諸人伏地哀告乞赦帝怒發開封府刺面配遣靈素見朝政日非密上疏云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重貫國之賊付之以兵柄慧星示變陛下不能修德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善以避之若云數不可逃然古昔却有過期之曆臣今暫辭龍顏願陛下自愛帝降詔不允靈素呼諸弟子將前後給賜之物約可二百擔編號封鎖室中竟私出國門而去帝乃賜觀溫州一日謂弟子張如晦曰塵世不可久戀况大禍將及吾將去矣他日神霄再會言訖端坐而化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命曰可於正穴中

更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可蓋土宜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下棺後忽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太子即位遣人伐靈素塚三日不知去處見亂石縱橫黑風雷雨火光繞地對面不能相覩使臣還奏淵聖始悔異之勅封通真達靈真人立祠天慶觀至今存焉趙鼎嘗作記曰先生旨趣淵深非博學士夫莫能曉識僕未仕時先生曾許僕當中興作相若遇春頭木會之賊可以致仕不然則相遇於潮陽古驛中初不以為然後作相時因奏事果遭秦檜之害被罪海島道經潮陽驛中方抵驛庭見一少年繡衣朱鞋徑入驛中視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繆乎始知先生是真仙也

李臯涕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臯涕和垢膩為丸與之病立效因目為李臯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為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吹角老兵高州人忘其姓名宋紹聖初一日題詩樵樓上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誰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形莫知所終

張翥字叔才明縣人為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宋紹聖初游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為相晚寢吉陽忽與白雲相遇白雲曰憶曠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鼎果卒

莎衣道人淮陽軍朐山人姓何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第紹聖末來平江身衣白襪久之衣敝緝之以莎嘗臨池照影朗然大悟人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察者求治持一草與之即愈求而不得者病遂不起孝宗連召不至賜號通神先生賜衣數襲皆不受後莫知所之



王文卿撫州臨川人。解呼雷致雨。役使鬼神之術。宋政和初。召見。時將有事明堂。雨不止。上命禱晴。天即開霽。禮成復雨。賜號冲虛通妙先生。凝神殿侍宸。時楊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為伏劍。嚔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後數日。楊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後歸紹興。一日。謂其徒曰。西北有黑雲起。當速報我。移時果然。即入室解化。乾道初。人有見之於成都者。

陶道人。黎州卒也。宋政和間。入獅子山採薪。遇異人得道。與王翬龍同時。王每翬龍。必有所缺。不然。則隨雷雨變化。陶每見王。輒以杖擊之。曰。此龍妖也。後俱不知所往。  
王翬龍附

李思廣吉水人。自幼志操特異。放情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七十餘。容貌愈少。宋政和四年。游螺川。常住習溪橋酒家。酒姬以其異。來則飲之。不問其值。一日。謝別老姬。晨起視。已死矣。報所親殯葬之。月餘。有客見思廣于千里之外。衣冠如故。乃開棺。不見其尸。

羅晏閬州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奕釋牧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食。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稍稍預言禍福。無不神驗。宋宣和中。賜靜慈妙應處士。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夷先生。年一百七十八始逝。

張虛白鄧州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

秘訣。宋徽宗聞其名。召官太乙官恩齋。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政。曰。朝廷事有宰相。非予所知也。金人尤重之。呼為神仙。一日。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至期果然。

魏二翁。濮州雷澤人。遇異人得道。手持蒲箒。時時語人禍福。里閭重之。每製纊。奉以禦寒。偷兒夜至。欲竊之。二翁輒呼其名曰。爾欲我纊乎。盜驚謝而去。宋徽宗聞其名。遣使召之。至其廬。但聞鼻息。躬躬如雷。不見形影。惟得頌一章。以歸。宣和初。尸解仙去。

羅昇。宋宜春人。少貧。以屠狗為業。晚乃貨藥。市中遇異人。授以方術。年幾百。忽一日。辭親故。奄然而逝。時政和二

年也。後有客見其在海陽市貨藥。有書寄鄉人。驗其日。廼其解去之明日也。

劉益。藍田人。隱直庵。廬六十年。肌膚如玉。雨泥徙步。騎不能及。微宗雖禮之甚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宣和未常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遂尸解去。已而戎難果作矣。

武元照。紹興蕭山人。方在女孩。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乃乳。母異之。後長。議適人。女不樂。忽夢神人告曰。汝本王女。坐累。暫謫塵世。今可絕食。及覺。欲不食。母強食之。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也。乃剖腹。滌之。因授靈寶法。自是能以符水療人疾。一日。詣數十家。聚話。諸人往其

家訪之云已死矣。請數十家之日。即尸解之日。

孫賣魚不知其名。嘗賣魚楚州市。暑中遇一道士。謂曰。汝魚餒矣。能飲我。可使魚活。遂飲以斗酒。因與談論而去。魚果活。自是言人禍福。輒應。宋宣和中。召至京師。賜號。塵隱處士。復還楚州。靖康初。忽於亳州太清宮號跳大哭。人莫之喻。有記其時日者。乃汴京陷之日也。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嚴峻。修道黑山二十餘年。遂能出神。分身遠遊。郡國人莫能測。有無根柏一株。使其徒栽之。立見茂盛。卧於石崑。浹辰不食。虎馴遶其側。年九十餘尸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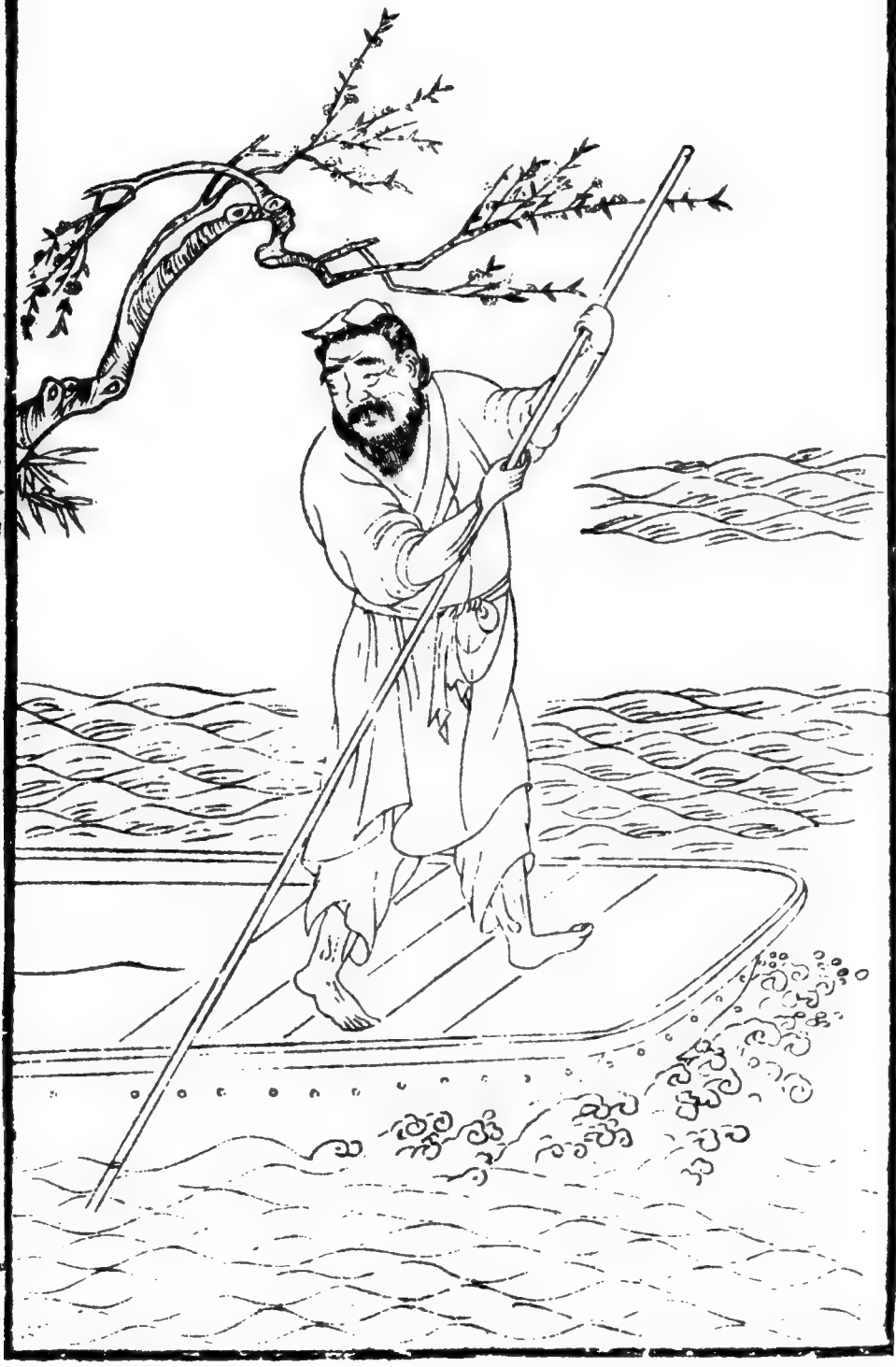
范子珉。處州道士。嗜酒落魄。談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牛。

忽訪郡守錢竿曰。負公畫田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就逝。將歛。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即其解日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七終







三十一  
侯道華

ナ

二六二  
王



侯道華



劉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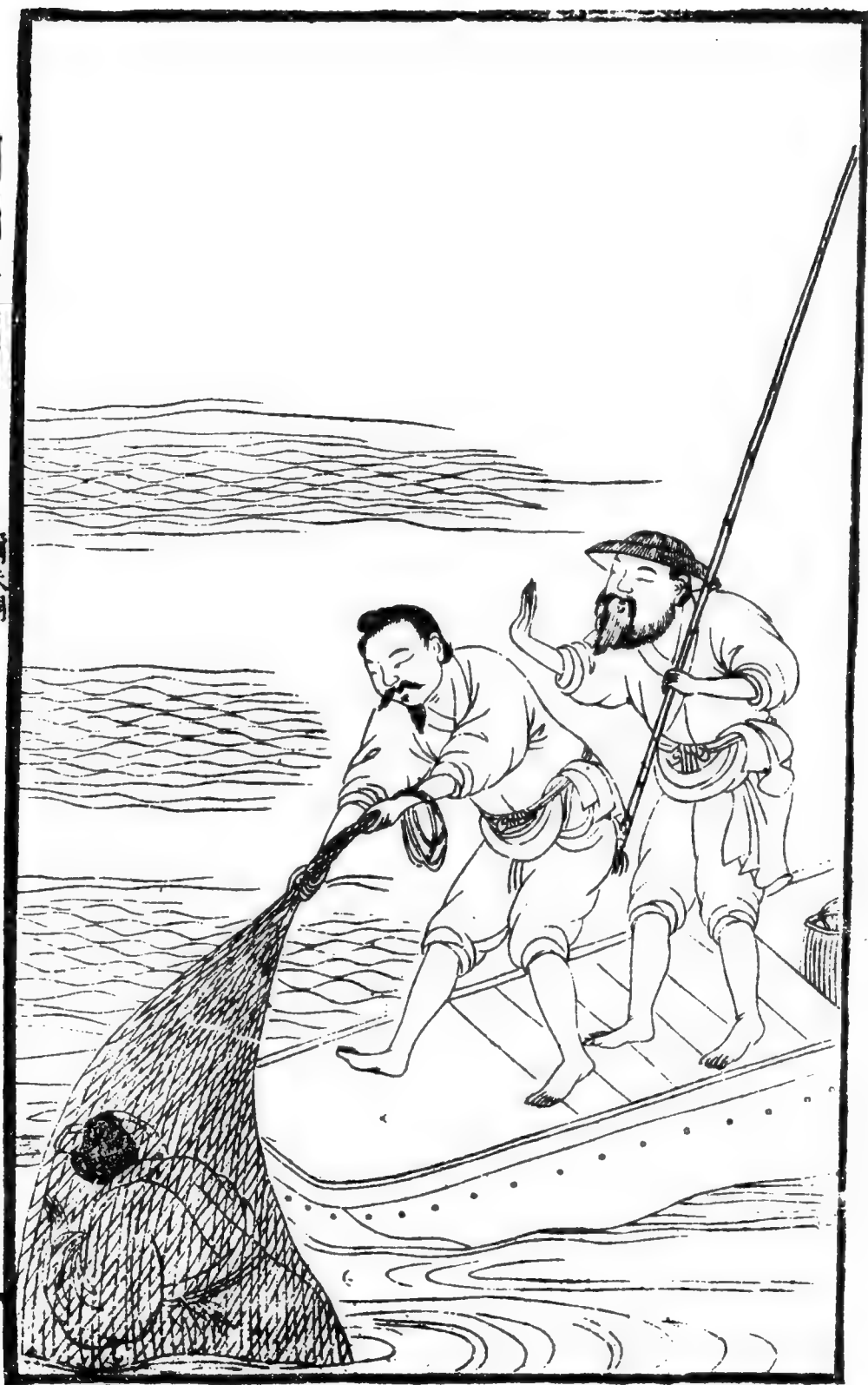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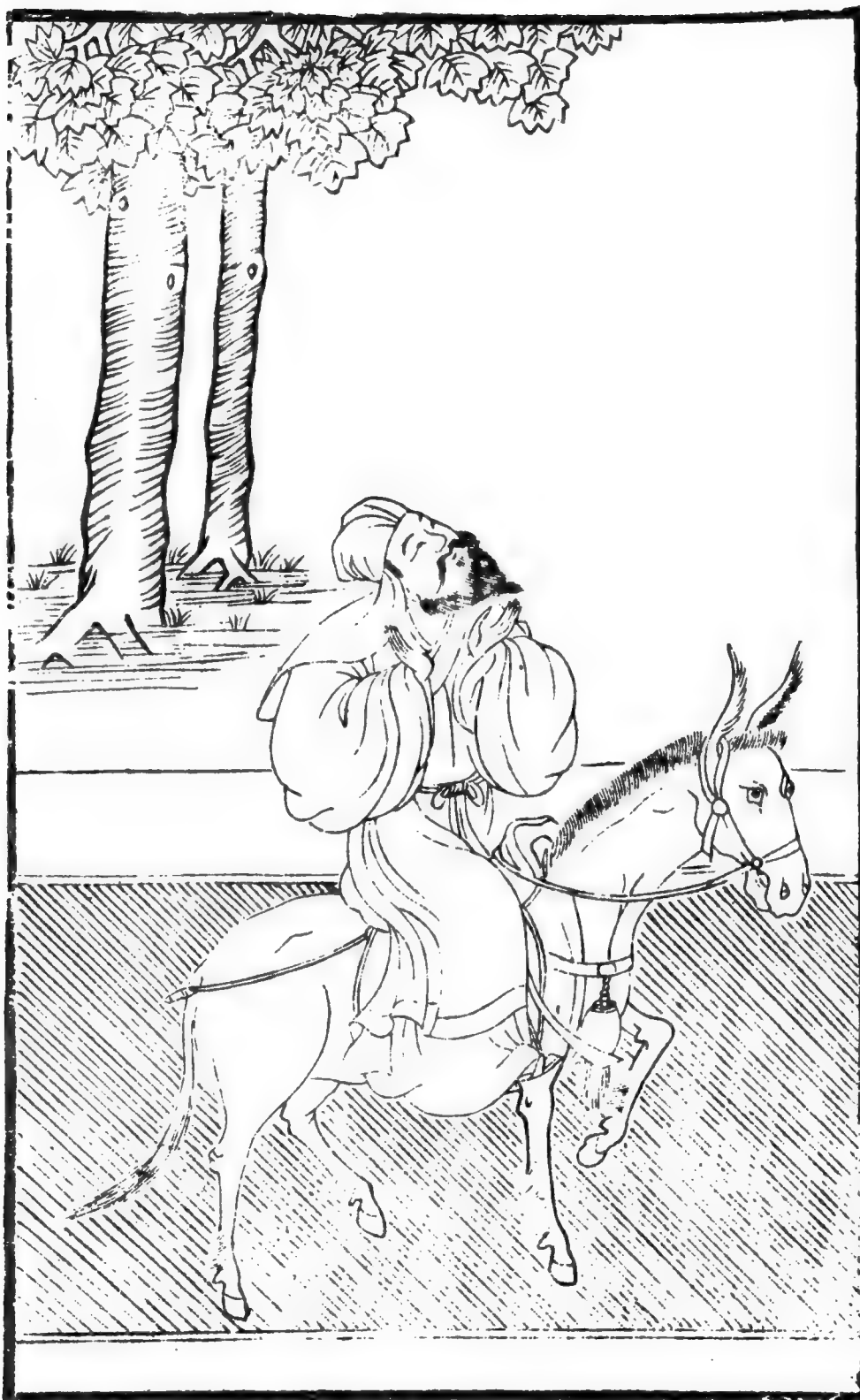
汪台符

天作之合  
汪台符

二六四  
天作之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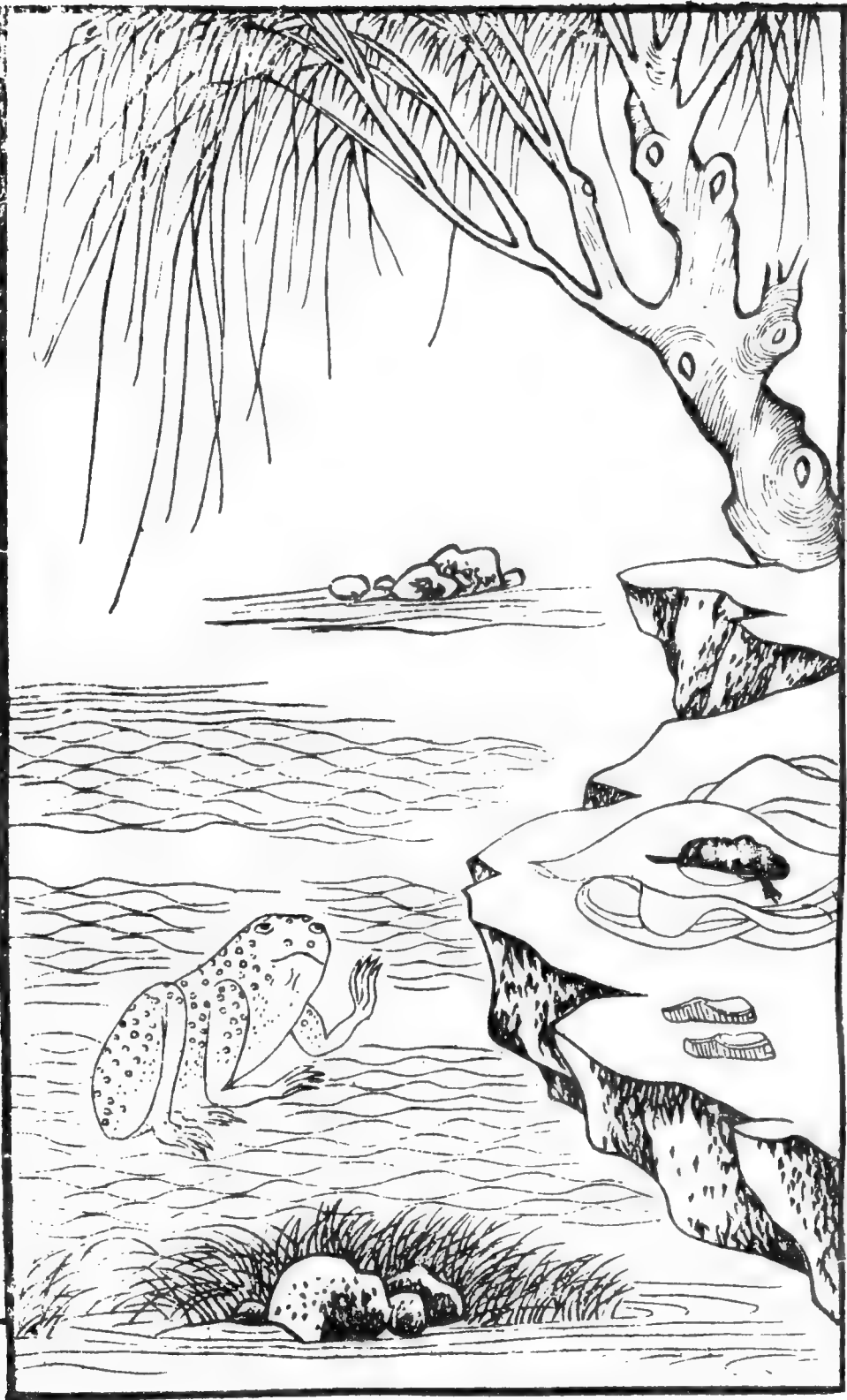












河山公集卷之二 候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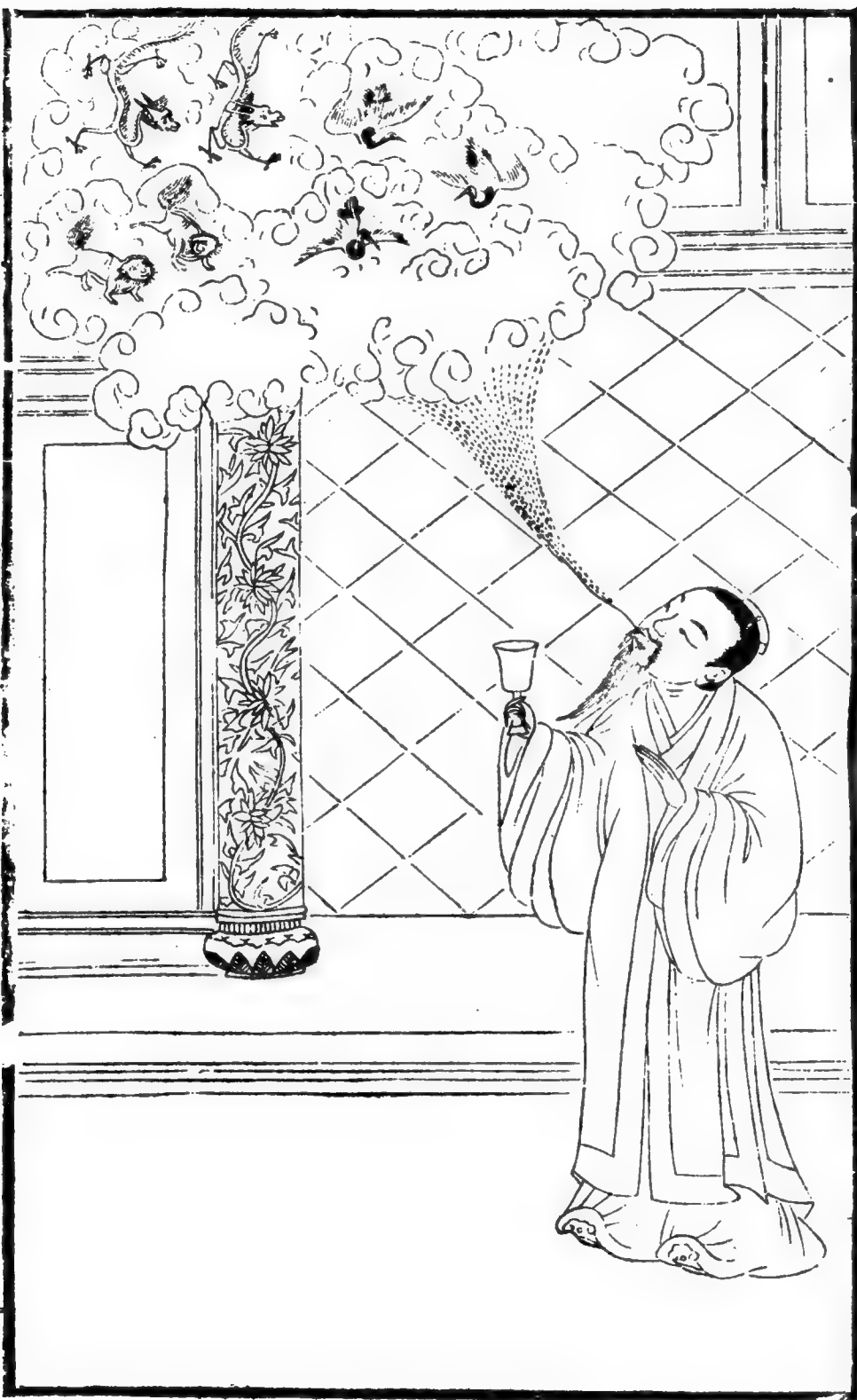


川山公集卷之三 趙吉

上

元豐年  
二七三





李昇沛

本于昇涕

三

二七六  
牙月車





邵衣道人

洞山全傳卷之七 邵衣道人

一三

二七七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八

吳郡

王世貞編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武志士不知何處人修煉於來賓之武禪山每出赴齋供即架青布幕為橋去五七里或至市廛人見而奇之數年道成宋建炎初白日上昇

薩守堅蜀西河人少有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步往師之至陝行囊已盡見三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悵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遂授以

咒囊之術曰咒一囊可取七文一日但咒十囊得七十文則有一日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樓扇一把曰有病者扇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及達信州見天師投書聞舉家慟哭云虛靜天師手筆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經潭州居人聞神言曰提刑來日至次日伺之但見真人携籠笠至身懸提點刑獄之牌焉繼至相陰寓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寓此今我起處不安幸為我善道之太守至廟遂薩使去薩恨之行數十里遇人昇豕往廟酬愿薩以少許香附之曰酬愿畢願為置爐中

焚之其人如約忽迅雷火焚其廟越三年薩至渡無操舟者舉篙自刺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舟金因溯水流手見一神鉄冠紅袍手執王斧立於水中薩呵之曰汝何物速見形答曰我王善即湘陰城隍也向君無故焚我廟我無依因訴之上帝帝賜王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便宜行事今隨真官已三年並無犯律事且置錢舟中以此微暗且不欺無可報君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隨三年亦只如是乃詞奏王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後遊閩中一日諸將現形環侍云天詔召君天樞領位真人起身立化

道人寓宜春言人吉凶盡應或有謂其醉狂者觀國以詩謝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逝郡守李觀民塑仙像于治平觀

王嘉號重陽子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娠二十有四月始生身脩長貌雄偉弱冠業進士善屬文才思敏捷倚齊劉豫改元阜昌初大飢人相食嘉家富厚為鄰里劫取家財一空有司率兵捕得嘉曰吾不忍實之死地有司賢之一日遇呂純陽於醴泉授以修仙口訣并秘語五篇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亡失所在嘉乃捐妻子送次女於姻家竟委家去嘉性不檢束人呼為王害風

常携鐵鑪乞食經行藍田登州崑崙之間其隨行馬銍譚王劉處玄丘處機皆其傳道弟子也一日作詩別衆親友奄然而逝年五十八歲馬銍嗣其教與譚劉丘繼為宗盟元至元六年贈為重陽全真開元真君有前後輔光集行十世

宋耕號雪溪先生世家雙流遷崇慶宋紹興中為閬中令得道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親往訪焉至雪竇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果見有丹臺而仙踪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歸

孔元不知何許人嘗服松脂松實茯苓容更少壯年已一

百七十餘歲酒筵間或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拄地倒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為之也常于水邊鑿地作一方丈住其中絕不飲食月餘復出後入華嶽得道不返石坦渤海人遍游趙魏諸名山遇異人得道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各家皆云坦於某時到所言各異後不知所之

馬銍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初名從義字宜甫後改名銍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

今一也無終日銍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既食瓜從蒂食起銍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銍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遂師事焉始銍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起菴南園供事重陽名其菴曰全真重陽欲挽西遊銍未能輒棄家業重陽多方點化乃命鎖其菴日饋一食時風雪四入然重陽神形冲暢如在春風中且日與銍夫妻梨芋與栗銍念始決遂以貨產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煙霞洞孫仙姑在家結菴各行其所傳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銍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

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王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宜甫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二鼓風雨大雷震動遂束首枕肱而逝是夜銍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又書劉錫屋壁一頌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後進士徐紹祖等見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方去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馬宜甫妻也俱寧海人母夢鶴入懷覺而有孕姑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夫婦雖敬奉若神未能輒棄家從之一日仙姑見重陽大醉徑卧於仙姑寢室姑怒



鎖門使僕人呼宜甫歸而告之。宜甫曰：師與我談道，未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復窺所鎖之菴，祖師睡正濃也。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年五十矣。後復從鳳仙姑遊。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日忽謂弟子曰：師真有命，當赴瑤池，遂沐浴更衣書頌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包。曩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音畢，跣蹠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氲，竟日不散。

上官道人劍浦人，辟穀煉氣。一日作辭世偈云：處世紅塵五十八，混沌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掃盡雲霞一輪月。後戍兵于廣西，有復見之者。

呂道章，垣曲人。金大定間，為縣吏，夜夢神人教以修道，寤

即避役，居洪慶觀，道成。治人疾疫，皆驗。比修觀宇，買本管州山放棧，遠近不一。每木上皆有道章身董之工訖，乃解衲置黃河水面，道章坐其上，順風而去。

譚處端，字通正，初名王號長真子，寧海人。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墮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棟折於榻前，處端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十歲誅木架葡萄，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居家以孝義稱，博學尤工草隸。因醉卧雪中，感風痺疾，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欲取之，見諸星坐其上。處端拜禱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王重陽祖師在馬丹陽家，往師之。重陽留同宿菴中，時大

寒，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甕中。明日以洗手餘水令滌其面，宿疾頓愈。後隨重陽之崑崙，一日寓新鄉府君廟，尋復往衛州新鄉廟，廟官溫六忽夜見菴中燈火熒然，竊視之，見處端向火獨坐，溫拜於前。處端微荅，不言而出。溫待師久不至，乃迹之，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來衛，未嘗少出。朱四告其衆，始知處端陽神也。後乞食磁州，一狂徒遽以拳擊其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云過高唐縣，書龜蛇二字，贈茶肆人。吳六吳懸之於肆，時隣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

比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陽武，夜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語石孔目。今年此地當有大水災，是年果河決，後寓華陰，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短句一首書畢，曲肱而逝。有水雲前後集行世。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母夢白衣翁指取王樹金葉，葉忽墮于手，視之乃金蟬，飛入口中。處玄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大基山橫貫其家，處玄弱冠即不欲娶。一日於隣居壁間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年重陽與其徒丹陽長真自東而來，玄與母忝謁，重陽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因令從遊。梁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有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其

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于人乃捕處玄于獄俄市人見玄於城南押獄鄭姓者亦見之意為逃出去急往視獄中處玄方熟睡乃驚駭具白駙馬亟令出之泰和二年主濱州縣正月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濠冰上現瓊葩王樹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桃花衆皆以為通明所感也次月羽化春秋五十有六有太虛安閑仙集至真語錄等集行世

徐鸞海鹽人少有道術賈牧捕邪精錢塘有杜氏女被邪鸞為作符召之見白衣人入門鸞一叱即成白龜後登石嶠山不返兄弟往尋之見鸞在山上倚樹不動抱下惟空殼耳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人幼穎悟夙有道緣年甫十九遁居崑崙山後聞王重陽住寧海全真菴即往師焉相隨遊梁末幾重陽羽化與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餘金世宗召見待之甚優辭還終南賜錢十萬不受元太祖遣侍臣劉仲祿萬里迎之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訪以至道對曰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又論以服藥節欲之理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全鐵耳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又言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量免稅賦以蘇黔黎亦祈禱之一端耳又言為治在敬天勤民長

生在清心寡欲太祖悅命左右書於策嘗禱雨及退爰感皆驗大寵眷之後辭歸乃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處機處置一日持梨花贈張公去華公養之瓶中至秋結實二十四枚延祥觀枯槐一株處機以杖連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至元六年六月東湖水涸北口山摧處機曰其為我乎九日登寶玄堂留頌書畢而逝春秋八十有礪溪鳴道集行世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得謂何仙姑宋淳熙中在郭家食飯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邊跨大蝦蟆渡海因隨游名山仙人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留形住世耶

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在願奉終養曰如是且留形住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不米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神真人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傳羅人以盤機籀補為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於毘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能以待水捻土愈病時人呼之為陳泥丸時披髮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犬肉終日爛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鉄鞭下潭驅龍須臾雷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群盜拉殺之座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衡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

水銀越宿成白金常自言閱世四十五然人傳有四世見之者以丹法授白玉蟾軍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解去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見之翠虛與尉父相能因寄書潮州達其父計之即水解日已復與其父相見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于世。

皆宜陳留人師丹陽馬鉉長春丘處機自號寧真子人稱皆仙翁游歷濟南抵鄭之釣臺金泰和間大雪文餘日不出已十餘日人以為死矣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寒餒色貞祐間大兵破關隘軍民震恐旦曰無妨已而果然哀宗奔蔡問曰天下城池攻陷殆盡此城獨堅何也食以皆仙翁對曰遂湊然羽化未及葬翌日城陷矣

葛長庚宋瓊州人母以白玉蟾名之應夢也年十二應童子科後隱居于武夷山號海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章文不加點大字草書若龍蛇飛動兼畫篆隸尤妙梅竹嘗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食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肘間祈禳則有異應時言休咎警省輒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王蟾在水上猶飄然也一日有持刀追脅者王蟾叱之其人刀自墮而走王蟾招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王蟾入水不濡蓬兵不害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

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所著有上清武夷二集行于世。

彭祖字季益三山人早有文聲事白玉蟾得太一功圭火符之傳尤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雲之文隱居鶴林以符治疾與世絕交遊其內子潘榮珠厥志惟一後尸解福州為鶴林真人。

朱楠號翠陽淮西人母夢吞一星光大如斗有娠懷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手持一橘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食之請問姓氏道人曰鞠君子吾姓氏也曰訖不見移時橘生父因命名橘焉兩領鄉薦不遂因臨池顧影悠然警悟遂厭名利慕修煉一日復遇道人手

握一橘狀若風狂行歌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這端的衆皆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尾至郊外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曰子何人斯橘以姓名告道人曰子今何所欲或富或貴惟汝擇之橘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何足慕惟神仙不死之旨所願聞也道人因點化之且戒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即鞠君子號九霞陳翠虛之弟子也橘遵教入皖公山後有人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菴前池上行如流星隨其所之入菴不見惟橘端坐人皆謂小兒是橘之分身也一日謂鄉人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願將淨土護之陳從其

言化後用泥塑之。憐羅吏醉怒曰：「此假化也。」乃執登輿之。但堆泥墮地而已。衆方知橘示化而尸解云。宋理宗淳佑二年也。

韓君子附

郝大通字太古。號恬然子。寧海人。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動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重陽至寧海。因點化入道。後至岐山。復遇神人授以易義。凡言休咎。無有不驗。嘗坐趙州橋下而不語。時為小兒輩戲。累碑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濫。累不為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寶慶元年。仙蛻于寧海。先天觀年七十有三。前此三年。已預修葬事。

黃龜翁未詳姓字。在衡州市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偶遇一道人於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徧求有常德者授之。翁不應。但就擔頭取薑一塊。納口中。吐出即成黃金。」道士遂相顧而咲。自是皆不復見。

李志方。初名益。安陽人。金宣宗時。為戶部令史。後棄官隱。隆慮山。修煉。謁丘處機。錫號重玄子。嘗主天慶宮。有萬鶴遶壇之異。生平不作詩。惟羽化時留頌曰：「四大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投筆而逝。」

王處一。寧海東牟人。號玉陽。母周氏。孕時。夜夢紅霞繞身。驚寤而生。兒時游戲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上。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為道教宗主。」大定八年。遇重陽祖師。

於全真菴。請為弟子。後從重陽至烟霞。授以正法。其母亦拜重陽。願俱學道。號玄靜散人。處一獨在鐵查山。重陽與丹陽輩行龍泉道中。時日方熾。重陽執傘。忽騰空而去。自辰至哺。其傘墮於處一之菴前。傘上有祖師手字。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處一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無不時中。章宗二年。復徵見於便殿。問曰：「凡有所問。而輒知之何也？」對曰：「鏡明猶能鑒物。况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逃。所謂天地之鑒。即自己靈明之妙也。」章宗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先生之謂也。」明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詔旨。王虛觀觀之。

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怯。衆欲鑿去。攻之數日。僅去百分之一。處一笑曰：「汝等安能辦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震巖谷。其石即墜。見者悚然。明年四月。忽語門人曰：「群仙已我約矣。乃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而逝。有雲光集行世。」

李靈陽。京兆人。為人沉嘿寡言。博學好仙。遇至人授以抱一符火大丹之訣。與王瞻重陽為友。嘗謂重陽曰：「子化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可及。」一日丹陽筆丘劉譚。來謁靈陽。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缺之。」四師至。食肆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子何知予等姓氏？」曰：「李仙君預教。故知之。」四子食畢。往。

謁靈陽以其為重陽侶咸以師叔稱之。

顏華仙高郵人少落魄宋寶慶初攜筆遇仙日售筆十矢則止會轉運使過見之問曰能飲不曰能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携筆於舟中運使令左右取還之衆盡力莫能舉凡得其筆者剖管中必有詩偈紀其破毀年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奇中故號華仙年九十七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人見烈焰中仙乘火雲而去郭志空金章丘人遇異人傳以秘法遂坐而不卧善運氣或變為靈風而通透關節或變為玉液而灌溉骨髓神幻變化非止一端

宋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無雲則能以符而行

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手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兩年能二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元太祖召丘長春及諸真十八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後以至道授李太虛寓燕之長春觀坐逝

李雙王名珏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武夷潛修半載餘道將成乃回道經龍虎山先夕雪壇有夢真人至者時父早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衆皆弗知惟夢者曰是此人也衆請祈雨應時霑沛至真州王虛庵結寮而坐後出寰以道授張紫瓊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虛六上林人生不食肉一日往樵大山見二白衣對奕六

從旁觀之一白衣曰汝且去十日可再來忽不見六還

家如約而往不見白衣人遂覓至大山之巔有平石方

丈六乃坐其上即化鄉人以為仙去建祠祀焉

李賤子宋融州人初傭于柳城龍氏家為其耕牧性喜眠

龍氏常責之賤子乃結草為人驅使代耕凡賤子驅邪

魅不假符咒嘉禧中仙去

張留孫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為道士有相者謂曰神仙

宰相也元世祖時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

遂留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忽風雨暴至留孫禱之即

止授為玄教宗師居崇真宮留孫嘗論治道貴清淨之

旨深契世祖意加號大宗師武宗時陞大真人

吳全節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中至京師從

張留孫見世祖後成宗召見授玄教嗣師贈封其祖父

母進玄教大宗師玄德真人全節雅好結士大夫推轂

善類振窮周乏唯恐不盡其力年八十二而逝

黃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尤工畫山水運思落

筆出人意表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瑛辟為書史未

幾竟弃去更名堅號一峯又自稱大痴道人放浪江湖

八十餘端坐而解

張仙姑南陽人人有疾姑輒瞑目潛為布氣攻之俄病者

腹熱如火鳴響如雷雖沉痾立愈宋沒不復見

張樸字君範德興人後聞道改名道心號紫瓊初太虛偶

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後以至道授于趙緣督乃即隱去。

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爲趙宗子幼遭兵火早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究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已己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陳觀吾今衡州龍游縣治南二里鷄鳴塔下尚有趙緣督葵衣冠墓存焉

周史卿浦城人。宋淳祐中遇異人得養生之要。隱油果山。

二十年鍊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丹失去。遂出神求之。囑妻曰。七日復來。有一僧謂其妻曰。學道者視形如糞。土當焚之。實釋其贅累也。妻遂從之。明日史卿來。空中啞啞青其妻而去。

張拱宋汴州人舉進士不第賣藥宜春門忽有道士抵其肆授橐七枚食之自是不食二年洩矢俱絕日行數百里後游名山不返。

洪志不知何許人高才博學學道廬山常乘青牛來往忽遇異人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不測常携一小籃籃中脯果取之無盡嘗宿旅舍時天寒人見其單服試暗窺之見其於小籃內取出錦衾繡褥畢

蓋富麗始異之後丹成仙去因名其常牲來山谷為青牛谷焉。

李爰字定國濟南人。一日往西湖淨慈寺。過長橋忽于竹徑迷路。見一道人林下斲笋。爰揖問之。道人曰。何往。曰。往淨慈。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少頃雨霽。出寺門外。即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及歸舍。不復飲食。乃入蜀。隱青城山。其從兄李莫為梓州路提刑。使人至蜀訪爰。蜀守報書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耳。

洞真子。元涿州人。姓丘。壯年學道。嘗游礪山。縣創建聚仙宮。北游京師。賜號寶岩大師。道侶號為洞真子。寶祐中。

邀里中故舊會茶云有他適告别次旦人見其向西去  
弟子闢戶視之已羽化矣

岳真人涿州人其母夢老人皓首長身冠劍莊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而下隨往視之止于岳家真人乃生自幼不嗜酒肉長即辭親學道師太玄真人卒得其秘元至正中封崇玄廣化真人丞相安童病真人視之即愈大德初升仙而去景素陽襄陵道士師事梁古賓居阜山道院元末兵亂鄉人匿山中唯素陽與師不去兵至索財不得欲殺古賓素陽曰師老矣願以身代兵即以刀砍素陽刀忽斷為三兵皆驚異羅拜而去



莫月鼎詳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錢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重不傳乃委身僮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稱嘆即以書相授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破鬼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元主為之改容復命請雨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風飭飭起衣袖間管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

笑拾果殼浮觴而頃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蒼蒼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請赴筵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民為鬼物所憑狂不可制月鼎以酒嘆其面鬼即解去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鞠孫首于市一人娶婦半路為白猿精所攝至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丹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寶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為張顰眉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十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雞金臺觀留頌辭世而逝土人楊軌山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庵於王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嘗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驚鳥不搏人益異之後入武當常語鄉人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居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未幾初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或隱或見

劉道秀安肅人少往磐溪山禮和光道人為師後歸省見莊客暴死與之符立活又宗人妻死亦治之立生嘗有群盜夜劫秀遽呼大風欻起盜皆潰走其靈異大都類此後仙去

張中字景和臨川人遇異人授太乙數談禍福多驗今人多秘錄其言常戴鐵冠因號曰鐵冠道人時

高皇帝初駐師滁陽道人謁

上曰天下大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平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采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鄱湖之戰。陳友諒已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則彼眾氣奪。而公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梁國公藍王。携酒訪道人。道人野服出迎。王不悅。因戲曰。吾有俚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王所持柳杯。復之曰。手執柳瓢作蓋尊。前不忠。後王以謀逆伏誅。道人居都下。

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乃水解也。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南康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南昌。三十餘年。忽有異言。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是時。元天下承平日久。將亂。故顛先發此言也。

高皇帝每出。顛必向前遮拜。而每以告太平為言。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劇飲。終不醉。欲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若無耳。乃命覆以巨缸。積薪殿之火。熄啓缸。正坐晏然。乃復殿之。顛猶故也。再加。

薪火殿之。啓缸。但煙凝缸底。顛微撼其首。即醒。然無恙。上乃令寄食蔣山寺。日與諸僧撓競。月餘。僧以實奏。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往視之。顛出謁。上殊無倦容。饑色。

上飯於翠微。設盛饌。召之侍食。既而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為清齋。僧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者二十有三日。

上又自往諭之。吾來為汝開齋。今諸將校先饋之。眾各進酒饌。顛盡食之。既悉吐去。

上命至侍食。仍大飲。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為圈。顛謂。

上曰。你打破一桶。成一桶矣。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對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的。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骨行。只骨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眾挽舟。不三里。風起。既而狂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眾。但聞顛言。即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當損人多。



上聞之怒。今持顛去投之江。久之。衆與顛俱來。

上曰。何不投之。衆曰。顛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而嘻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可殺。姑縱汝。乃縱之廬山。莫知所之。

上後親為文。勒石廬山。以紀其事。

冷謙字啓敬。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給。求濟于謙。謙曰。吾指一處所。汝往焉。慎勿多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燦然盈目。其友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疑庫中何以有遺引。必

此人盜也。乃書其姓名。執而訊之。詞及謙。因并執謙。謙將至城門。謂拘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拘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入。拘者曰。汝不出。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持瓶徑至御前。

上問之。瓶中輒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呼之。片片皆應。竟不知所在。後有人於蜀中見之。

明山公集卷之八

召命。呼致雷雨。數著神異。時設神樂觀。授正一仙官。領觀事。別號鶴林。有鶴林集。

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為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仙術。遂修煉于安平鎮之真武廟。經旬不食。雖隆冬。單衣

行乞于市。氣體完粹。雙目炯然。言休咎立應。弘治甲子冬。端坐而尸解。後有人見其在遼陽。

裴仙。弘治初。人嘗見之。後嘗寓夏桂洲公家。一日。夫人歸寧。裴拽其轎作兒啼。至晚。夫人卒。公再相。裴聞命。輒喚奈何。

沈野雲。本朝烏程人。名道寧。幼習外學。精仙傳。朝廷累召。禱雨旱輒驗。賜三品誥。封為至高道士。

海上老人。不知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求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

賜姓名王上能。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八終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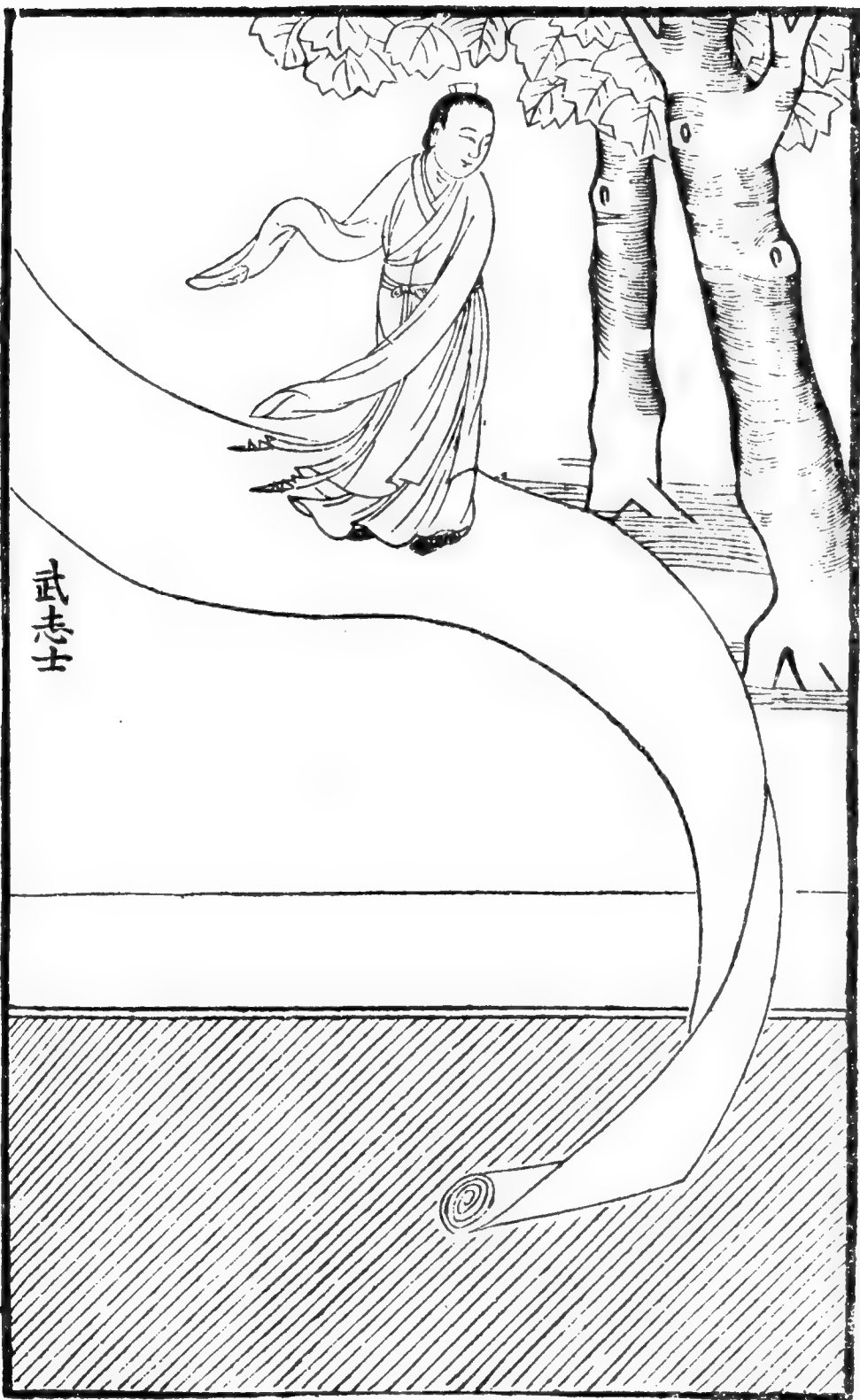
元記子

万仙全集卷之八

ナ

二九〇  
万月車

一



月山三傳卷之八 武士士

武士士

二

二九一 元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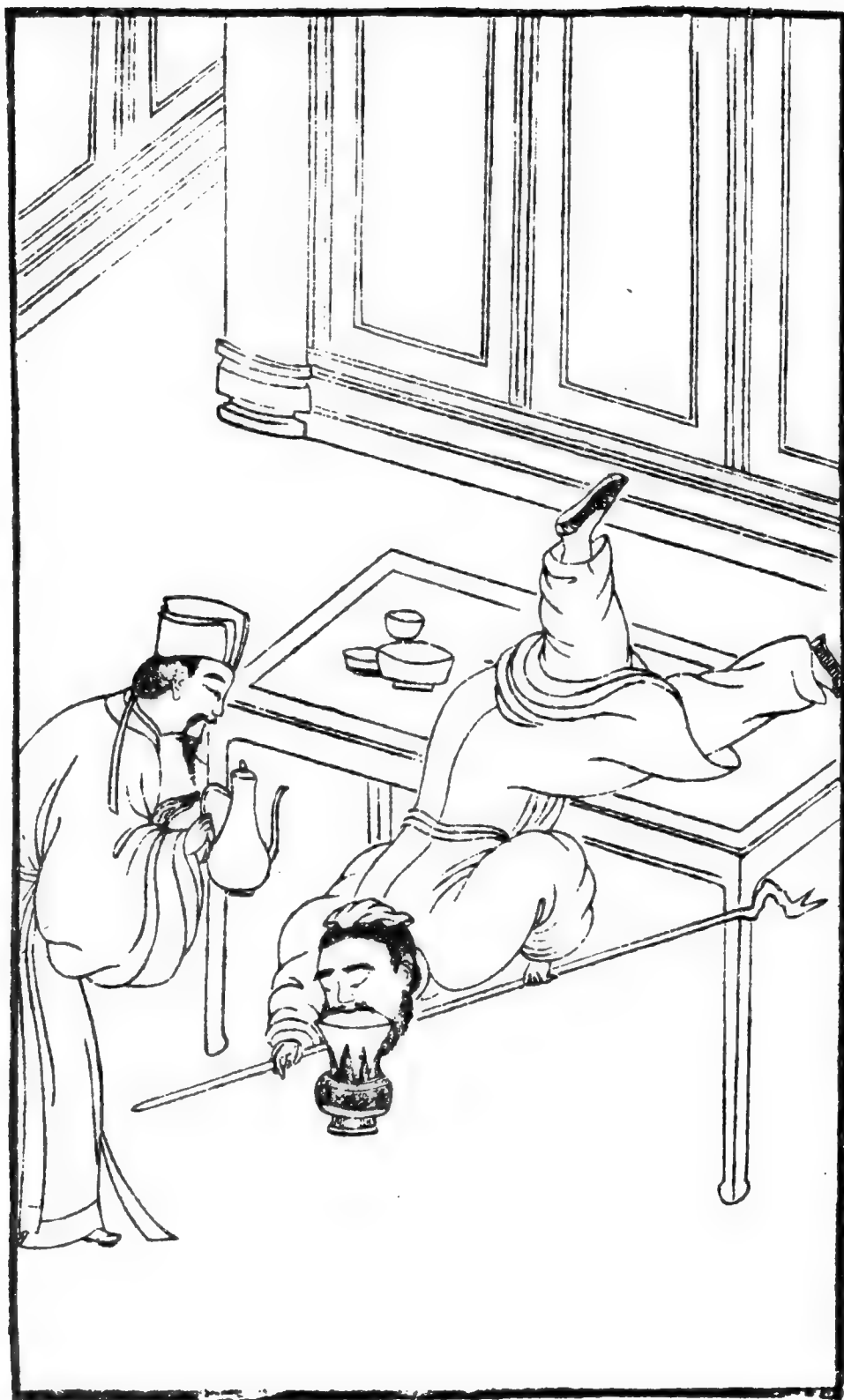


薩守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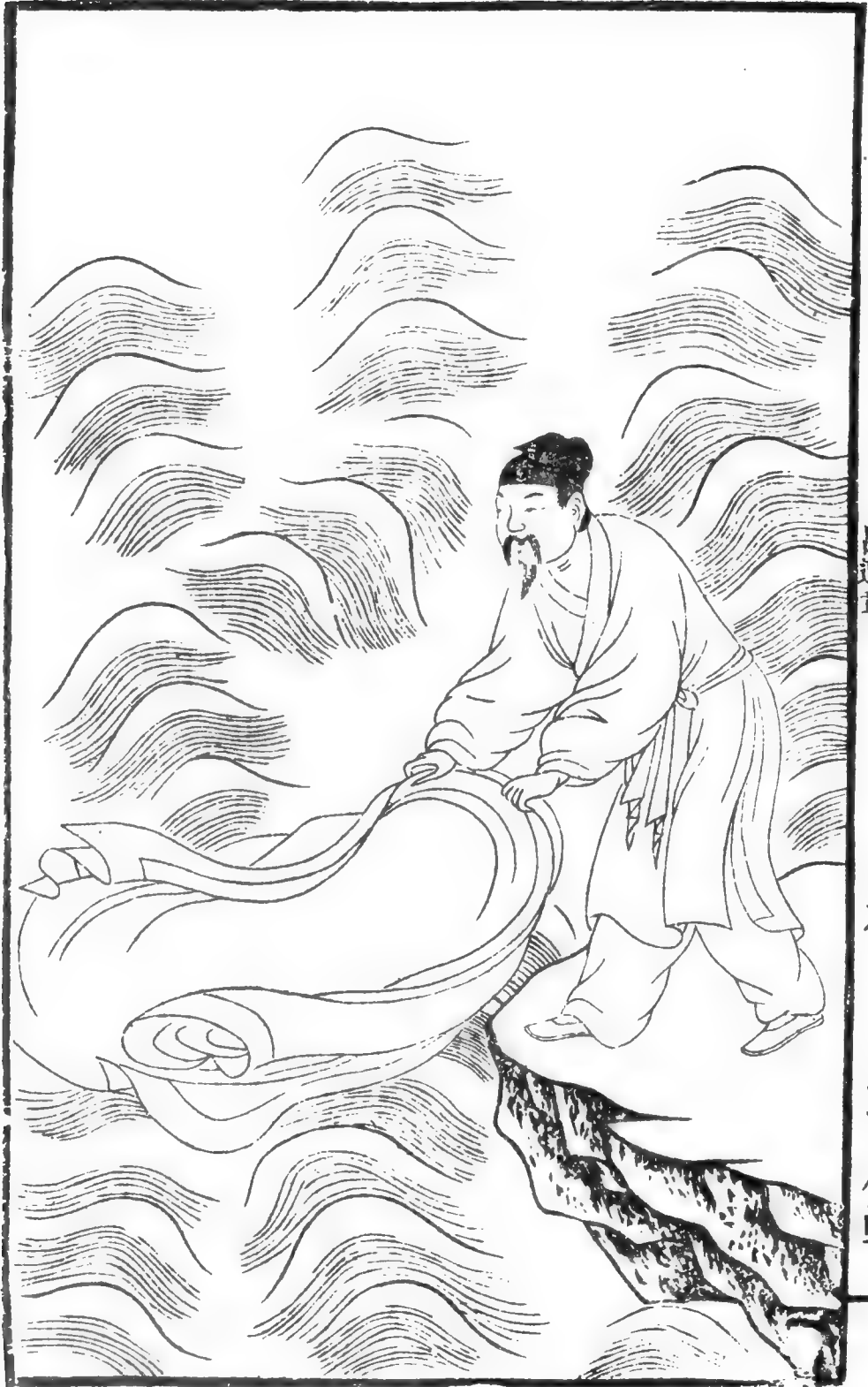
十

二九二  
五ノ車























郝大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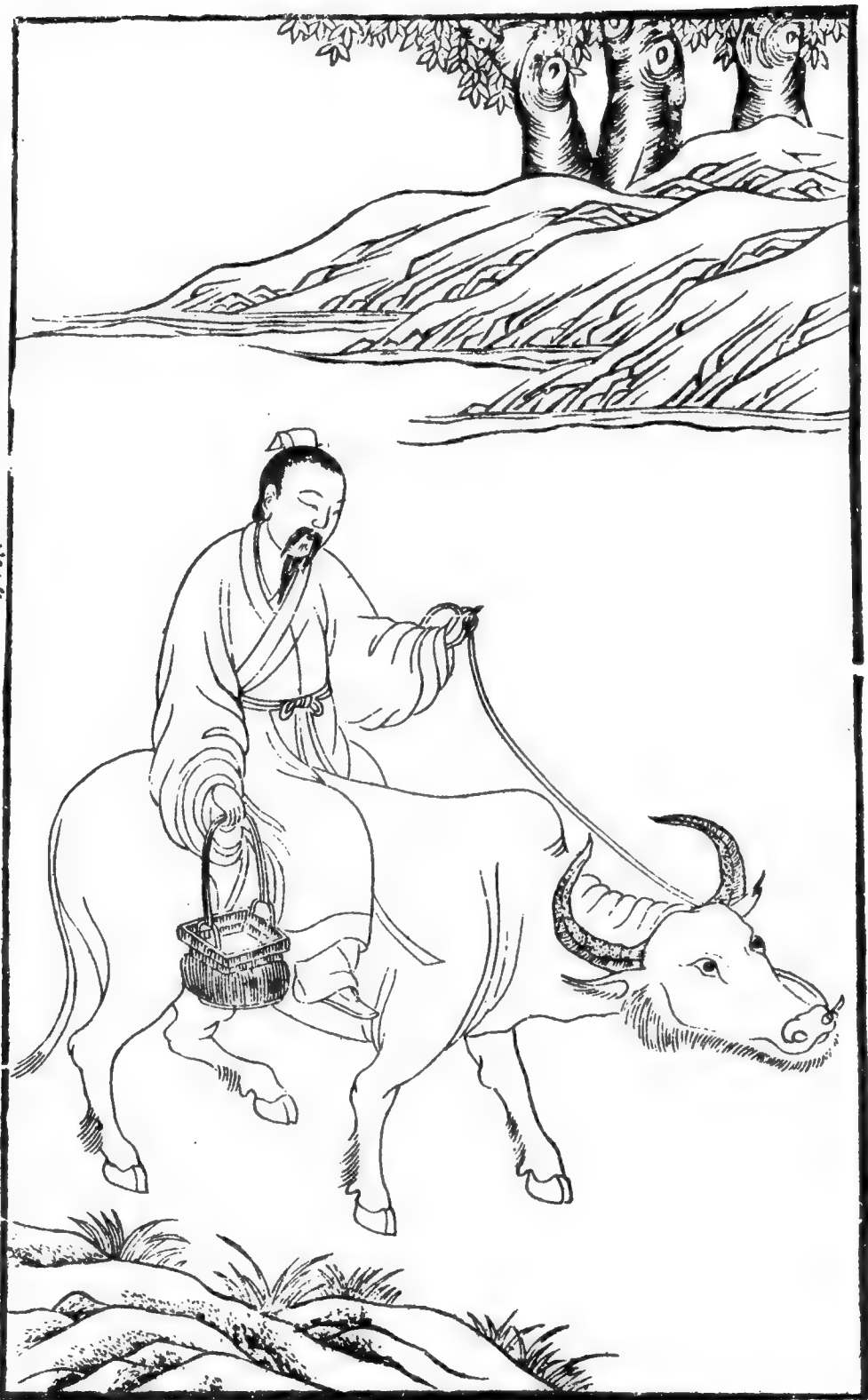


王處一

三〇三







張三丰

一

三〇六  
張三丰



明山先生集卷之八 張中



周顛仙

一三

三〇八  
現乃耳



列仙全傳卷之九

新都後學汪雲鵬輯補

姮娥昇得仙藥於神人未及自服其妻妻今多聞而竊食之奔入月宮為姮娥

吳剛一作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月中伐桂創隨伐隨合長來公子周宣王時米薪叟也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清精歛玄珠鳴天鼓養泥丸人皆莫之曉獨老聃曰此活國中人其語奧矣斯皆修習無上真正之詞得服三五守洞房之道者也

張天翁名堅字刺喝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嘗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

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劉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其車駕白龍振策登天劉翁乘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守主生死之籍

馮延壽周宣王時史官曰乞食公西嶽真人也楚莊公時有市長宋來子遇乞食公乞市經日而歌曰天庭發變華山源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真人無邪隱何以戒百魔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有悟乃拜求師之棄職隨逐積十三年公遂授中仙之道以居中嶽王中倫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仞餘人以物扣岩聲甚清

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自於岩上潛伺俄果來因遽執袂詰之乃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音響故輒留聽宣因求養生術雅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步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飢

王次仲向結庵隱居泉淙山善書因變篆為隸體世共宗倣秦始皇聞而召之欲爵以官不至始皇怒復遣使欲殺之次仲變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告曰君乃飛去吾無以復命矣奈何須臾墮下三翩使者乃持還報因

名其處為落翩山

張麗英漢寧都縣張芒女也生稟異質面有奇光居常不照鏡但對紈扇如鑒焉年十五矢志入山修煉遂得道長沙王吳芮聞之使使來聘麗英弗許乃昇山之最高處謂使者曰山有石鼓中通洞天若能鑿通之當就相見也使返芮自率兵攻鑿既通忽紫雲鬱起少頃方見麗英在半空中語曰吾為金星之精特降治此山耳語訖投下石鼓文一章而去後人因名其山為金精山焉按神記云道家以是山為第三十五福地王暉魏時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熊牢嶺常種黃精於溪側虎豹為之耕耘出入迭乘虎豹後以道術傳

王法冲乃尸解而去。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身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手過臂。前即常虛枕。晚年稍稍言將來事。嘗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衆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人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之。弟子兩人見月在半天。樓殿金王燦目。應接不暇。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乃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先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單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

此。恐不能相庇。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冽。悄無息聲。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而袒寢流汗。僧知其異。人將欲免之。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骨立若不勝衣。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謂衆人曰。試覩吾口中有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衆驚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敖仙。晉人。未詳其名字。江西上高縣北之五里曰敖嶺。即真人得道處也。上有真人祠。磨劍石。煉丹井。下有中真觀。宋熙寧中。樞密蔣之奇。行部至寶嚴寺。題詩曰。嘉即長岐路。區區夢幻身。何年一舉掖。仙去逐敖君。

王纂。隱京口馬跡山。晉末嘉禾。中原大亂。加以飢疫。死者相繼。纂於靜室飛章告天。祈求生靈。夜感神人語之曰。子念生民。吾今得以眇子矣。竟得仙教。

魏存。華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好道。精嘿恭介。讀老莊黃庭三傳。味真眇玄。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二十四適太保掾劉文。生二子。乃離醮。齋于別寢。後得仙道。咸和九年仙去。

單道開。嶺南人。常衣簷褐。食細石子。晝夜不卧。石季龍時。從西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送至鄴。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南入羅浮山。卒。以尸置石室中。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見道開形骸如生。

祁嘉。字孔賓。晉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博通經傳。年二十餘。一夜窓外有人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條節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涯。孔賓且而西遊海濱。教授門生。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受業者三千餘人。竟以求壽仙去。

黃道真。晉武陵人。弃俗居高吾山修道。後乘白鹿而去。蕭防。南昌人。為句容縣簿。遊王晨觀華陽洞。至蓋珠殿。一紫袍人。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汝之遠祖蕭史真人。命董雙成與汝成婚。令梁王清引上殿。見一女子。交拜。王清致詞云。華陽王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求凰。今日相偶。和鳴鏘鏘。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宴終恍如。

夢覺即棄官入山學道竟成飛舉

宋玄白不知何所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言談給麗得補腦還元之術卧雪中身不沾積常遊名山辟穀養氣遇越州大旱請玄白祈禱經夕大雨後至信州遇早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乃請之遽作法飛釘城隍雙目刺史韋德璘以為狂妖將加青辱玄白笑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誅爾祖耶德璘懼須臾雨至以禮遣之後於撫州南城白日上昇

陸法和素有道術能先知禍福北齊文宣時為江夏都督理十州諸軍詰闕但稱荆山居士文宣嘗宴之於昭陽殿賜賚甚厚和亦隨緣盡散復隱于江陵百里洲梁侯

景之亂遣任約擊湘東主於江陵法和率蠻兵敗約禽之封江陵縣公盧梁室日頽嘗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元帝使使止之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麻衣葦坐及聞梁敗滅裴服終身臨解尸縮止三尺許後啓棺無尸

神和子姓屈穴名無為六朝時人張詠嘗游京師於封丘門逆旅遇一道流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何以相識道者曰我神和子異日見子於成都後詠守成都始異其言嘗物色訪之弗得後游天慶觀觀壁上畫像一道人儼然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惆悵不能已已

錢妙真與妹依陶隱居日誦黃庭經積功修行三十年至梁普通二年道成忽披白衣入茅山燕洞妹後至洞已

扁矣唐大寶間建宮名燕洞宮至今有紫萼蒲碧桃花在焉

劉珍廣漢什方人隋開皇中居安樂山忽取所齋道書鍾磬封于石室中曰後三十年當有聖君取之吾功行已成四月之望當昇天矣是日自以火化往見隋文帝帝遣使至山訪其事今建三觀後唐太宗遣取丹經鍾磬以進顯慶中詔書孝淑撰三觀記治平中賜額延真潘師正宗城人隱居嵩山逍遙谷唐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高宗尊異之詔即其廬作觀時太常獻新樂遂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年九十八而逝贈體玄先生司馬承禎盡得其道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悟道遇師示以黃老仙經一覽皆如舊讀及長風神清爽言談迥異年四十出遊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抵歷聞司馬承禎在天台王霄峯遂往師之終日為採薪執爨積憐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堪此然爾果何所欲自然熙請曰萬里向師惟求度世耳承禎恐泄慢大道沉吟未敢即傳復逾歲自然感嘆曰明師未錄命也因登王霄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遂辭禎去乃浮一席欲航海至蓬萊會遇新羅舟載之數月見水怪甚多風濤洶惡遂依一山歇泊自然獨登山眇睽見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中一道士花冠霞帔狀貌端美今青衣問自然何往對曰往蓬萊尋

師求度世法道士咸咲曰蓬萊隔弱水三千里非舟可通非仙莫到天台有司馬承禎者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之師也盍求之俄聞舟師呼促登舟忽風發飄三日夜仍到天台自然趨見承禎具言其事並謝前儀於是擇日升壇授以上清秘法後歸蜀於貞元十年曰日月天與焦諱同異

胡惠起字警俗唐則天以蒲輪召之引見武成殿問仙術惟陳道德帝王治化之原遣使送歸復賜書有曰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後白王蟾云胡天師字拔俗唐長慶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伏龍岡造墳解蛻年數百歲諡洞真先生

鄧紫陽名思璿臨川人隱麻姑山中唐開元末感虎駕雷車之異奄忽而化靈昌太守李邕作碑紀其事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笙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多見之不測其年壽澄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得藥即愈人皆謂之神醫得錢皆施與人唐周寶鎮浙西時七七復賣藥寶聞之召見謂曰鶴林杜鵑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花可副重九乎七七曰諾及九日花果爛熳如春寶遊賞累日花忽不見適會賓主趨迎有佐酒倡優輕侮之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於是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唯侮笑者栗化作石綴在鼻掣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且起狂舞花鈿委

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四坐笑皆絕倒久之相為祈謝石自落復為栗花鈿悉如舊諸術尚多不可勝記李昇字雲舉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機捷出口成章性高古師少室山道士學煉氣養形之術時元稹白居易與之友謂昇曰生富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以詩酒延留歲月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徙居之宛陵久之容貌尤澤鬚髮更黑目腫且方牙齒尖銳如棗核忽告人曰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年一百四十七歲翌日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費文禕字子安好道得仙偶過江夏辛氏酒館而飲焉辛

復飲之巨觥明日復來辛不待索而飲之如是者數載畧無恡意乃謂辛曰多負酒錢今當少醉於是取橋皮向壁間画一鶴曰客來飲但令拍手歌之鶴必下舞後客至飲鶴果踰蹕而舞回旋宛轉曲中音律遠近莫不集飲而觀之踰十年辛氏家貲巨萬矣一日子安至館曰向飲君酒所償何如辛氏謝曰賴先生風黃鶴因獲百倍願少留謝子安咲曰來詎為此取笛數弄須臾白雲自空而下風鶴飛至于安前遂跨鶴乘雲而去辛氏即于飛昇處建樓名黃鶴樓焉杜光庭唐緝雲人咸通中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遂入天台學道應制為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于青



城山蜀王建封為廣城先生年八十五而逝人以為尸解去有文集百卷

劉無名嘗夜坐守庚申服雄黃後見一鬼使告之曰我來攝君君頭上有黃光數丈不可近一金二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服其金則鬼籍落名青華定錄矣後遇青華真人授丹訣曰鉛為君汞為臣石為使黃芽為田遂能口內煉汞成金竟得仙去

葉千韶字魯聰建昌人少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大雷雨電忽一白衣人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升猶當在人間役使鬼神今奉詔授君天書韶焚香讀之若人間兵籍也自是能立致風雨驅

使雷電救人疾疫其應如響後遍遊天下至唐咸通間遊至濠州刺史劉昉忽中風召治則書符三道貼於肩脅腿處曰驅風從脚出風果冷冷然自脚心出而愈後隱西山不見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蹶之折其脚遇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苦參散服之一歲而脚愈身輕復遇道人言能隨吾使汝不死圖即隨之遍游名山踰六十年一旦歸家正母死塋畢復去遂莫知所之矣

晏仙人嘗採樵鄞江山間見一道人食桃餘半顆與之食遂能前知人之禍福汀人目曰晏仙人

楊昭慶志尚清虛唐景福中自京兆至眉州乃嘆曰昔史

通平先生得三一之真修之已白日升天獨無繼者乎遂住青神縣遊仙觀三十餘載感五岳丈人希受真君降授以朱明龍文亦得尸解之道

柴通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于承天觀自言百餘歲言唐末事歷歷可紀善辟穀長嘯最喜飲酒宋太宗召至懇求還真宗祀汾陰亦召對明年春通玄作遺表遣弟子詣闕又集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焚香遲明而逝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隱華山潼谷密邇陳希夷所居志尚清潔善服氣多餌藥百餘歲康強無疾宋太宗召至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月餘請還山尋卒

趙自然居銅陵縣陶村者種杏煉丹宋太平興國中一夕夢真君授以篆法遂能篆又夢食以栢枝遂不食雍熙中召至闕下賜觀于鳳凰山

張無夢宋嘉開元觀羽士宋真宗召對講易謙卦真宗問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數對詳明真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無幾尸解

徐道士居清溪天樂觀年八十餘夢大羅天賜詩因白衆尸解而去

抱一道士姓趙梁泉人嘗遇一老人篋中取物餌之狀如蘆服又與一小瓢中有藥如菜豆曰遇有疾者施之自

是絕粒宋真宗東封召見賜名抱一

石仲元桂林人號桂華子為道士于七星山於詩妙究精微宋天禧中將逝謂門人曰榮謝當然木喪之文子其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百餘篇授之曰凡吾之所得子之所知必傳之有桂華集存世後人見之於武夷林遇賢宋咸平初來寓長洲之明覺禪院常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于他日人稱為酒仙語人禍福必驗以符治病必痊時創佛舍助錢數百萬未嘗稱丐於人而人不知所自來

郭上龜宋天禧中以傭淪湯滌器汴州橋茶肆一日遇純陽隨去十餘年復歸謁趙長官曰大數垂盡願施一小

棺棺首可穿一穴挿通節竹於穴中趙許諾明日汲水洗身卧槐下遂絕葬於河岸是秋水漲趙往視之獲棺無尸

甄棲真字道淵號神光子博涉經傳長於詩賦應舉不第嘆曰勞神敝精以博虛名遂讀道家書以自娛初訪牢山華蓋先生久之遊京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宋祥符中寓晉州紫極宮性和靜怡淡晉人愛之年七十五遇許旌陽曰汝風神秀異雖老亦可仙因授鍊形養元之訣行之二三年顏童髮黑攀高躡險輕若飛舉或月餘不食乾興元年冬坐磚榻而卒月餘形如生衆始知其尸解去

管歸真錢塘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術願以為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不曰五百歲後當復爾歸真謝曰得不悞後人也青衣以手加額曰子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豈可隱乎於是遂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早召歸真作法龍虎飛躍膏雨大霽加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綉衣使者告吾功業成上帝召任職矣遂偃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杭記其行事

魚肉道人不詳其姓氏家成都生于宋天聖中兒時手足攣縮瘡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之口中遂能言行

知隱匿事遇武當孫坦先生曰羅浮山王野人五代時惠州刺史棄官學道宜往拜之道人至羅浮緣藤上崖見野人踞坐拜畢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食道人自此能食生肉紹興末召封達真先生主野人附

藍喬宋龍川人舉進士不第乃隱於霍山常吹笛賦詩云太一亭前是我家滿床書史足生涯春深帶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嘗自云是羅浮山仙人一日飛昇而去後有人見於洛陽布衣百結入酒肆中一飲數斗常置紙百張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也是日復置紙於足下令人取盡足浮風雲條條而去有仙鶴南來迎之空中歷歷聞笙簫聲

趙棠宋曹州人弃官隱居番陽汴京景德寺有異僧曰志言人傳棠與僧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數日即達棠死值盛夏尸不變

劉混康晉陵人幼遇異人授以咒術治疾輒驗宋仁宗聞而召之事皆稱奇後住茅山賜號葆真冲和先生

侯谷神為沂州道正貌古形臞酷慕神仙黃白之術一日一鵝不道士入觀中少話間袖出丸藥一粒與谷神啖之年八十有五忽沐浴別諸弟子枕肱而羽化

楊父號越漁翁生一女絕色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有詩一聯能續之則可詩曰珠奩半窓月脩竹一簾風生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壻遂偶之七年

忽瞑目而逝後生見之江中曰吾本水仙謫人間耳崔自然巢縣人少好道得服松脂法後隱于城南洞中辟穀修煉積雪凝寒嘗于溪中澡浴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服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有人自豫章來者見之于道今石床藥鼎見存

陳葆光住晉陵天慶觀嘗夢玄武神舉白壁授之遂善符篆治病立應撰丹神蒙求三卷存世

韋恕女及笄有張老者六合縣之園叟也自求婚于恕恕曰卽下聘錢五百緡方可老諾不移時而錢至旣娶老負饘穢地鬻蔬不輟女執爨濯一日女來辭恕曰王屋山下有小莊今隨壻往他日煩令大兄來相訪後恕令

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輩引一衣冠人卽張老也喜曰賢妹正梳頭卽延入見宴款累日別時奉金三十鎰并一舊蓆帽曰金多不便提攜可持此帽于楊州王老家取錢一十萬義方歸告復訪王老果如數得錢再尋之不復有路矣

劉野夫青州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夕當往見君德莊至晚坐待久之見火自門起德莊遂冒烈焰而出四傍皆燼翌日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陳瑩中尤深重之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五歲

許碯自言高陽人少舉進士不第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

岳名山洞府無不徧歷石崖層壁人不及處卽題云許碯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或詰之曰我天仙也向在崑崙就寢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於酒樓上醉歌昇雲飛去

蘇舜卿字子美長於詩與梅聖俞齊名徙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號滄浪翁後崔存遇於王屋山問曰世傳學士仙矣良久曰瀛洲有召遂飛去

沈麟字廷瑞彬之子也學道於王筍山常衣單褐風雪不易嘗酒工詩時呼為沈道者有詩寄故人陳智周云名山相別後此去會難期金鼎消紅日丹田老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後尸解

而去

牟羅漢眉人名安如峨山陟上清坂忽遇髯者頽笑曰汝飢何不食栢子耶言訖摘子投其口髯者不復見矣於是遂不火食一日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戲指其笠曰乘此渡可乎安遂置笠水面趺坐其上截江以濟人呼為牟羅漢云

劉遁宋丁謂嘗拔之往來一日遁作詩贈謂有他時駕鶴游滄海同看蓬萊海上春之句謂當未解及南遷見之于崖州謂方悟遁異人也遂與之泛舟海上而飲曰成子之詩意矣

李常在蜀人少治道術人累世見之初有二男一女婚娶

已畢乃去唯二弟子隨之後各以青竹杖度二弟子身遺歸家置杖卧床逕還其家并見兒尸在床各泣而埋之百餘日有人於郫縣逢二子隨常在因附書達家各發棺視之惟一青竹杖耳常在又娶婦前婦令子性尋之常在曰婦欲來見我法不得見兒見婦泣而訣去

張遠霅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鉄彈三云質錢三百千張無斬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法熟眎見老人目各有兩瞳子後往白鶴山垂釣西湖峯上遇一老人曰四目老人子之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鉄彈時耶遠霄遂大悟而成仙舉費孝先成都人宋至和二年游青城山至一村莊遇老人

延之坐因壞其竹床孝先不自安請償其值老人笑曰成毀數也子但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壞孝先計之已二百餘年遂懇拜為師得授易義之秘竟以卜鳴天下而仙去

張道清郢州人宋熙寧間住鄂渚九宮山修煉聲動禁中光宗嘗有疾召道清治之以符水進立愈修醮之久光景如晝因賜號真君寧宗親書欽天瑞慶宮五字賜之謝枋得詩真人何代結幽棲累世奎章煥紫泥日月高奔黃道近衡廬傍出玉繩低

二張仙翁一名道溫京兆人一名崇真澤州人同居澤州上町社修真觀偕出東遊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復

歸結茅于舊棲相繼坐蛻瘞之同穴皆傳同仙去云

張先生貫池人少遇異人得道結廬齊山中常默不語士大夫問之直視不對終日端坐廬下三十年神觀超然毛髮玄潤肌理如王雪宋政和間尸解而去後沔陽蕭行美年九十餘篤行履素嘗游對融山遇一老人自稱張先生指草一叢曰移栽之可煮鐵成銀但勿漏泄行美受教遂移草歸試之果然久之漸泄其秘一夕大風雨漂失其草再入山求訪之俱不復見矣

楊樵肝江人自少穎悟不群聞張真牧有道行即往從之真牧授以九返之術曰逢江莫行至泥則止後舟次九江江沱甯便悟遂結廬修煉其中時大疫施以符水輒

效遠近慕之。後作頌而解去。宋咸淳中。封通慧孚惠真人。

裴老人。世居江左。得道游閩。愛清源山。遂卜居其下。嘗自吟曰。好酒啜三杯。好花插一枝。思量今古事。安樂是便宜。凡遇飲。只三杯而止。元所居處。有虎十餘。旬日必食一人。裴老每十餘日。買肉一塊以飼之。且祝曰。食此肉。毋食人肉。久之。虎為所化。絕不傷人。裴老常到泉城朝往暮還。其虎送候。裴老於郭外負之而歸。又嘗游萬福山頂。渴無水。以拳扣石磐。磐微傾。甘泉漸出。至今一人飲之不盈。百人飲之不竭。即聖泉岩也。隔里有相公廟。者。鄉人祈禱之立應。每有三牲祭獻。則看官尼巫戒人。

母得窺伺。而神必食其半。每一年必生食一孩童。鄉人咸輪出幼子以薦之。不爾。凶荒災疫立降。一老翁年八十餘。只一孫。鄉人推飼之。翁未忍抱孫於廟門而泣。裴老適見之。詢得其情。因代翁抱其孫。以斗覆燈待之。至夜半。相公口中轟轟有聲。腥氣逼人。遽出火視之。皆臭虫也。遂抱兒出。及明。取熱水澆之。臭虫死。相公亦不靈。而害遂除。又泉城諸父老。每歲中秋夜。共推年登八十者一人。架高座於橋。老者坐其上。夜靜。皆見紅燈一對。自雲中來。迎去。其子孫親戚。即設酒樂。延賓宴樂其下。以為祖考昇仙矣。因名橋曰登仙里。中老人唯恐不與也。裴老偶過之。拊心曰。祟也。吾當為除之。泉人素敬信。

裴老。於是遂仗劍升座。俄紅燈來。以劍擊之。血流滿地。

衆始訝異。天明。依血跡至清源山後。見大磐石下一大蛇。被傷。伏其下。衆競刺殺之。傍一洞。皆向登仙人骨也。裴老令其子孫卜穴而合葬之。後裴老忽登清源上洞。蛻骨而去。土人塗其骨。即石室中祀之。因名蛻岩焉。

張秉。武陵人。一日行于山澤間。遇仙女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偶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于此。秉如期往。果見女。以襪襟中子付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子名渤。為祠山仙長。

田志亨。霽吾人。號通真子。父母亡。自負土築墓。一日捨妻。子為黃冠。居唐縣磨岩。坐栢樹下一磨石。日乞食村落。

夜還宿石上。每有猛獸巨蛇見之。皆俛首而退。里人咸異之。為創觀居焉。年八十而逝。

吳守一。蘭陵人。早為黃冠。後從淵然劉真人受煉度秘術。入琅邪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一道人入庵。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命烹共啜。出戶。道人不見。自是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遶空者移日。

程守善。金城狄道人。含真養素。禱雨治疾。立應。所居萬壽觀。枯槐復茂。至正中。無恙而逝。賜號通真子。

吉志通。鄧陽人。幼穎悟。師喬潛道。及潘清客。博學令聞。後居武當山。十年不火食。但餌黃精蒼朮。精神澄澈。行步。

若飛一日召弟子戒以珍重道教言訖曲肱而逝時元中統甲子歲也。

王當陽桐汭人元初遇異人能幻化之術後遊武當而歸於郡南平頂山建昇平道院修煉其中撰述精語年九十餘忽端坐而化。

張得一台州人有忻解元所居後嶺山林深邃人跡罕及嘗有樵者至山巔見小草菴一道姑坐其中歸告忻忻即策杖訪焉佇立良久俟出定開目乃前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不荅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荅忻竟召工作屋且築土臺以供宴坐時得一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拜謁啓曰某妄意修真

未知前程可以達道否姑欣然應之曰汝當逢至訣宜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寶持受行之不可勝用矣云心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洎洎而運轉神混混而往來聞崑崙於七竅散元氣於九垓鑿破王關神光方顯寂然圓郭一任去來張覺然有悟歸告家人遂遠遊不復還故里每歲八月中祥光見焉或有仙鶴飛鳴遠近咸覩。

梁野人名戴長沙人父兄皆儒業獨戴慕尚逍遙得鉛汞修煉之術嘗晝寢三清殿後銅像之側夢金人長丈餘提其左手以一金錢按之戒曰汝欲錢時但縮左手袖中振迅則錢隨取多寡慎勿妄漏戴拜受恍然而寤覺

左掌微痛視之隱隱有錢頂謝訖試之果驗以後益放曠歌酒自娛其母責之曰吾生二子冀以終身爾兄少年登科汝落魄魄如此吾何所望乎欲遊外方母留之不可遂去十二年無消息兄顏守廬州戴謁之願見且喜且悲飲之酒數行曰吾為邦伯豈忍見弟監縲令換衣冠戴曰山林風致唯事內觀何索我於形骸之外即出寄旅邸醉卧夜半有錢聲主驚起曰此道人必偷兒也何錢聲之多穴隙窺之一無所睹且而伺其出錢縲堆塚半壁上有書貽太守曰弟野人以烟蘿侶久候不果奉辭唯冀珍重有少錢煩周卹貧乏仍遺下所着敝衣異香襲人殆非世所嘗聞驗其去蹤撥屋瓦少偏棄空

而升後不知所往。

鄧牧錢塘人通老莊諸書下筆追古作者嘗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名勝以文字詣者交至非其人雖千金購之弗與也元大德間無恙而逝所著有洞霄志文稿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秋水之蹟往視之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圖鑿池積水設機亦能灑物有一老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老道笑曰他日請遊寒寓亦可為樂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長山枯松落落上有團壁老道危坐其中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



足置他所俟取至為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道以手招之腿自轉及其體施禮畢謂張曰君後日必為術累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道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之還家問前故皆曰未嘗少移也

高皇帝聞之召至問其用術何似對曰臣術能採蓮為戲瓶中又能出五色雲耶

命為之袖中取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瓶中用火四炙初出如縷漸勃然五色雲迷布上下又以蓮子撒河中須臾蓮花萬柄挺出復以紙剪作採蓮舡投之美女無

數俱在舡採蓮競唱吳歌為樂

上不覺大笑忽失其所在人舡俱不見矣

董伯華成化間居泉州能呼風喚雨無不立至又嘗賣雷

画一雷符賣錢一文兒童輩常買之藏符于手心到雙

門前開手雷即應聲而震後登清源山坐岩門尸解

周思得錢塘人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道家

書永樂初召至京嘗扈從北征龍養優出宣德正統間

累封崇教弘道高士領道錄司事卒年九十二贈通靈

真人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九終

天竺全集卷之六

フ

三〇  
天竺全集



列仙全傳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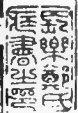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且神仙之事邈矣其說始詳於劉子政再著於陶道明若謂緣宿之外蓋臣純子間得而成之元非豔慕誦佞所能萬一劉為列仙傳自西漢

而止陶為續列仙傳未竟六朝而止二傳久理淵宏詞林共推無容置譽矣

國朝文章巨公復加探討丹青遠史妙訪形神第傳圖分弥卷帙海內士罕見聞焉不佞因得而合

梓之雖幸依據有資間二竊附管見共步五百八十一人而有像則二百二十二人何則王母多齒尚父無髭非可擬議而想像者寧用闕如以俟博識云爾

萬曆庚子夏日汪雲鵬序并書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列仙全傳」後記

我國的神仙傳記，以題名漢劉向撰「列仙傳」二卷爲最早，此後葛洪、孫夷中、杜光庭、沈汾等人，相繼有所撰述。北宋初年樂史撰「總仙記」一百三十卷，當爲集成之作，但已失傳。這部「列仙全傳」九卷，所收五百八十一人，起自上古，迄於明代弘治末年，在現存同類書籍中，當爲內容最豐富的一種。

說世上有什麼神仙，當然是荒誕的；但神仙思想卻是一種社會意識，有着明顯的時代烙印和階級傾向。就本書所輯故事看來，大體可以分爲三種類型。第一種反映了人民羣衆希望擺脫自然災害、貧窮、疾病，不滿剝削、迫害，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這類故事中的神仙，有不少出身勞動人民或爲人民所愛戴的人物。他們的行事，也多表現爲關心人民疾苦、扶傷救死、駕馭自然、拿妖捉鬼、蔑視

帝王、追求理想，也有因而得禍，「兵解」成仙的。如書中所記張道陵、左慈、張魯、焦先、負局先生、羅公遠、李八百等就是。我們透過這些故事的幻想境界和迷信外衣，仍可以看出它們與人民的血肉聯繫。第二種則表達了統治階級一味追求官能享受、夢想長生不死、神化自己、麻痹人民的反動意圖，他們創造出李少君、明崇儼一類的神仙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其反動本質，決不是曲折的情節和美麗的詞句所能掩飾的。第三種主要表現了封建士大夫一方面追求功名利祿、一方面又自命清高的人生態度。這些所謂神仙，也往往就是「山中宰相」型的道人和「終南捷徑」式的隱士。他們的理想是躋身於高貴的「天上仙班」，卻又遊戲人間，享受世俗之樂而又不受其害。以出世為入世的手段，這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道路。本書「王瑋玄」條所說「子行此道，無妨居世」，「白石生」條所說「天上未必樂於人間」等語，都是這種思想的供狀。當然，這種人生態度也並不排斥有些人發展為濃厚的出世思想，如書中所記的呂洞賓之類的「仙人」。由此

可見，神仙思想及其傳記，其內容是十分複雜的。以上所說，意在說明這些記載雖事涉荒唐，卻也沙中有金，不能簡單對待，而其中的大量資料，對研究工作者也還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書「傳」文是根據各種有關舊籍輯錄的，但文字與舊籍所記頗有出入。前八卷署「吳郡王世貞輯次」，而李攀龍序文又說是他自己「乃搜羣書……合而梓之」的，這裏顯然存在着矛盾。看來所謂李序和王輯，皆非事實，而是書賈的故弄玄虛。因為李、王的著述目錄中從沒有「列仙全傳」，而「滄溟集」中也不見此序。且此書刻於萬曆二十八年，去李之死已三十年，去王之死也已十年，當時文壇，李、王聲名仍盛，冒名牟利，想亦書賈恆情；而這個作偽者可能就是本書的刊行者汪雲鵬。

汪雲鵬是萬曆年間徽州的一個書賈，他的書鋪名「玩虎軒」，刻了許多有精美插圖的書籍和通俗戲曲。據今所知，尚有「出相元本琵琶記」、「紅拂記」

（見「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第三——四葉）及「養正圖解」（見「劫中得書續記」八十八頁）等。

我們從刻書地點和單面插圖的方式看，已知它是屬於新安派的版畫，而刻工雋雅秀麗、精密細巧的風格，也表白了它自己的流派身份。刻工姓名見於書中的有黃一木。黃家爲當時版畫鐫刻的世家，名手輩出，如黃伯特、黃陽谷、黃奇、黃鏐、黃惟敬等皆是，而萬曆三十八年起鳳館刊「元本出相北西廂記」的刻手黃一楷和黃一彬，當是黃一木的兄弟行。畫工未留姓名。畫面變化不多，佈局稍嫌呆板；人物造型，個性不夠突出，與刻工未能相稱。但也有不少很好的作品，如嵇康操琴圖和王道真百尺樓圖等，都是極堪賞玩的。

本書傳本不多，所傳又多爲次印本或清初重修本。北京圖書館所藏，爲清初德讓堂重修本；上海圖書館及北堂圖書館所藏皆次印本。我所今用鄭振鐸先生舊藏原刻白棉紙初印本影印，爲所知傳本中最好的一種。版畫部分按原尺寸製

版，文字部分以四葉縮成一葉影製，仍使圖文並茂，以便讀者參閱，一併說明如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顧氏畫譜



顧氏畫譜序

天地自然之文惟畫能寓其形而并載其  
理當其心會趣溢機動神流盤礴揮毫間  
而舉造化之生意人物之變態風雲溪岫  
之吐吞卉木禽魚之發越有收之無遺而模  
之曲盡者縑藤之數有時而弊要其神理  
千載如新然非深於此道者彙萃於譜  
牒中不惟散而無統且傳之易湮與其贗



本之亂真孰若探真而猶存其似者哉黯  
然顧君炳西湖故族也君少而孤大父鍾  
愛其穎慧不欲苦以咕嗶之業惟出舊所  
藏名人墨蹟畫片令其恣意探索之駸々  
乎追蹤作者後遍歷名山延訪高士結茅  
吳山之麓技日益進比己亥歲應選供事  
武英流輩咸推服之以退食之暇搜羅故  
所見聞慨然謂往來於胸臆不若寄興于

毫穎托跡于鏤鏤而公共於人眉睫之  
為快也乃悉舉唐宋勝國及

昭代名筆之卓爾不羣者極力模擬屬  
諸名公系以贊述俾覽者因跡以契其  
神按圖而并論其世不待博訪重購遐  
想力求而景物之勝位置之精象外不  
傳之秘亦既剖露無餘蘊矣夫世之工  
此技者未少有得輒侈然以大家自誇

詡未有降心抑志惟前人之遺矩是遵  
而不敢少忽者即借逕問津自輔其  
不逮而惟恐為人所窺見已不得獨示  
其長未有一意闡揚昔人以開悟后學  
而曾無少吝惜者黯然之用心可謂公  
而有功於此道可謂博且遠矣先大夫  
從黯然游最久于黯然所自為繪事  
亟為稱許恨未見此譜之成帙而煥然

為宇內之一大觀也梓成僭題首簡以  
諭諸四方具眼者共鑒賞焉

萬曆癸卯季冬朔日金陵朱之蕃書







# 畫譜序



古之人萃巧力以呈神奇于陶冶  
若鼎彝尊罍之屬其出既久前  
是者數千年其傳弥遠猶歷今  
日而其出且傳者自匪銷鎔破除  
莫可踪跡即時而扁閱于泉壤又

皆而摩挲于几榻未嘗不遍頭遍  
晦以永其傳而廣其出故夫賞鑒  
好事家蓄聚猶易富而按圖索  
駿具眼亦易辨獨畫之出也較晚  
而其藏與傳最難自宣和集古極  
盛已僅識秦漢姓名罕覩真迹

其的存真蹟者纔盼顧陸諸人耳  
宣和到今又數百年中經華夷改  
革戰爭之故不可勝紀無論付祝  
融淪異域化烏有者什伍焉而殘  
鏤裂楮烟黷漫滅之餘能快人間  
之展翫者有幾本其出與傳不敵

金石之力也遠甚計名筆之存遠  
逮今日者若唐若五代寥寓內慕  
等瑞符比不敢為贗折無所事贗  
也嗣後國手代興古不及近則椎  
輪大輅本質增華宋元諸藝以近  
故盛以盛故傳惟盛且傳而出復稍

近則其為贗者始銳于淆亂真者而  
畫家初學益鮮窺古作者之真而日  
墮惡道于是為有復古救時之慮者  
為之象其模範而設其典刑以吾  
友顧炳氏畫譜所由輯也余常與  
炳論書与画等耳畫之遠止于唐

書之傳乃上邈秦漢非假臨摹鐫  
搨豈誠盡見古人手澤哉今天下  
求書于刻而獨繩畫以真是必有  
神物呵護以堅畫之質而超于金石  
之上然後可以煥發舊觀而罔憾度  
不易得莫若倣書與器之刻而廣誌

畫使鼎立閣本諸帖博古諸圖而為  
三則古今名畫其真者既得顯呈其  
跡以益永其傳而贗者當前亦足以  
驗若慘券洞若燃犀而不吾眩即其  
下焉而目力苦短夢寐古人庶幾煙  
雲一過而未諧願者尚得逡巡于方冊

髻歸于形影而心慕手追以漸次領  
悟于筆墨蹊逕之外顧子躍然曰小  
子何敢讓焉會余里居六年被召北上  
則生之一編成且繡之囊以布長安市矣  
生手呈編謁余曰自炳之奉教于先生  
而輯是譜也其行求丐貸以網羅今古



而履穿足胼忘吾力也其腐臺淪瀋  
以冥會酷肖而槁木死灰忘吾神也其  
指授剖剝而縷髮未精數竄數棄蓋  
上所賜畫史食錢盡斥以饗梓人而主人  
逆旅食貧依然故吾忘吾家也即不敢  
自謚若編曰垂匠石之繩墨也得無許

我襲為相之冠履今覽者解頤墨戲  
乎哉顧無奈世之擲揄者何而曰古人神  
也斯迹耳解嘲安出余曰子將應之曰  
毋輕言迹哉夫神在名物古筆載焉  
迹也神在古筆茲刻載焉亦迹也嘗試  
求之臨池學書家將從真蹟求神耶

柳謏摹刻求迹耶知神之未始離乎  
迹也則雖以呈刻之迹佐画之力之窮  
而雖其神以並永金石奚不可之有顧  
生蓋嗒然慙枯自命有髮僧其薺奇  
人亦復奇嘗手致千金施予立罄余  
過武林憐其夕售画乃給朝餐幸

尚方采錄微入直廬鴻都禁遇在  
 望矣人豔之且勉之乘遇自封馬生  
 軒渠答曰浮榮胡豔長物奚封必也  
 其身後名乎顧安得尺素效顰僕我  
 緣而名諸異日曰虎頭三絕雲初無  
 似紹絕一癡余聞其言尤偉之雅

我其不以一日自封而博名千秋也  
此可與事

聖主備執藝事諫者也為書而序  
之  
平淡居士全天敘書





譜例六則

一前賢論畫定品極者有神逸能雅之懸拔氣韻者  
有軒冕岩穴之辨斯惟名流法眼乃是鑒古儀  
今炳也何人敢與于此竊師鄧公壽不主褒貶  
之意茲編詮次多循圖繪寶鑑臺以世代為序  
一恭睹

本朝列聖睿思奎文揮灑翰墨游戲丹青輝映寰宇  
者注之有之而

宣廟為獨盛此如

天章昭揭莫可形容不敢攀列太虛下同萬象

一是編採摹名畫略倣宣和博古圖製減小元樣竊  
附古人所謂鋪舒大軸非有餘消縮短幅非不足  
也雖於煥發神采未便脫塵如其髣髴筆意  
頗殫苦心語詳金玄洲先生序中

一晉宋真蹟人間絕少唐及宋代亦流傳有少  
於海內博雅君子游從有年止披經目會心輒  
懇求臨倣以備一家品至於心慕未覩者倘難杜  
撰豈不慙皇殺人即鄙見未協者寧付闕於不  
敢雷同附會

一每幅題跋俱荷交游諸公樂成雅事任取採觚



先後多次其或直錄寶鑑本文或獨據賞識藻  
思匪炳陋劣敢贊一辭

一炳江南貧士景薄桑榆嚮注凌勤博綜未遠  
所願賞鑒鉅公藝林國手盡發什襲之藏  
弗閔一厨之寶旋添衆美大備全書使賤名  
得偕前驅則茲刻不妨粉本云

武林顧炳謹述





歷代名公畫譜目錄

第一冊

晉

顧愷之

宋

陸探微

梁

張僧繇

陳

顧野王

唐

武林

顧炳

黯

然

然

男三

聘

錫

枝

刊



閻立德

閻立本

吳道玄

鄭虔

李思訓

李昭道

王維

荆浩

韓幹

戴嵩

邊鸞

五代

關仝

黃筌

黃居寶

第二冊

宋

仁宗皇帝

高宗皇帝

李公麟 郭忠恕 范寬 郭熙 蘇軾 趙令穰 僧巨然 米友仁 馬和之 陳容 李迪 蕭暉 李嵩

顧德謙 董源 李成 趙昌 米芾 趙伯駒 趙孟堅 楊補之 李唐 楊士賢 蘇漢臣 劉松年 夏珪

馬遠

馬麟

陳居中

第三冊

元

趙孟頫

管夫人

魯宗貴

柯九思

趙雍

王淵

黃公望

錢選

吳鎮

倪瓚

王蒙

高克恭

吳瓘

盛懋

方方壺

國朝

第四冊

商喜 王紱 戴進 孫龍 林良 沈周 吳偉 鍾欽禮 唐寅 姜隱 王穀祥 文伯仁

邊景昭 李在 夏景 陳喜 杜堉 陶成 呂紀 周臣 文徵明 謝時臣 陳淳 仇英

朱貞享 朱端 陸治 王一清 張珍 文嘉 陳栝 董其昌 孫克弘

蔣嵩 張路 魯治 錢穀 沈仕 莫雲卿 周之冕 范叔成 王廷策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義  
熙中為散騎常侍愷之博學有寸管丹青  
尤造其妙筆法如春蚕吐絲初見甚平  
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並備傳  
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當時稱之  
三絕謂畫絕、痴絕、事絕也愷之天材挺出獨  
立無偶妙造精微隆荀衛曹張未足以方  
駕

五鳳山人高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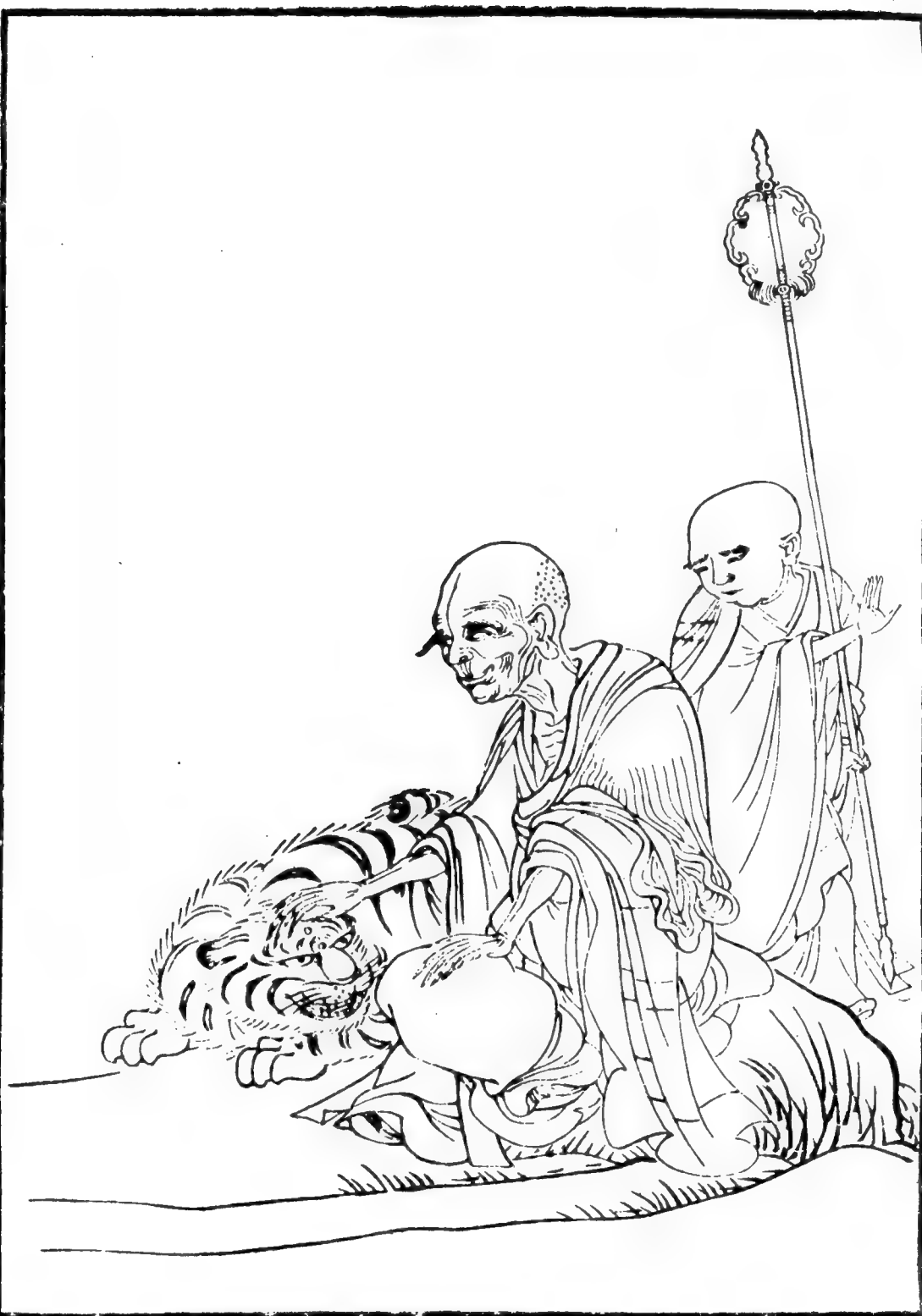




陸探微吳人善畫事明帝平生多愛  
 圖古聖賢像二子綏洪綏肅作畫六  
 二惜不見傳張彥遠謂其體運適柔  
 風力頗挫一點一拂毫筆新奇不  
 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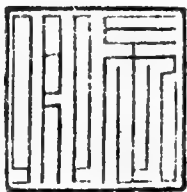
郢人雷思霽書





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  
丹青馳譽於時世謂僧繇畫骨氣  
奇偉規模宏遠而六法精備嘗與  
顧陸並馳爭先可為寶錄集畫  
釋氏為多豈武帝時崇尚浮屠亦  
未免徇時好耶

烏程溫體仁書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  
五經九歲能屬文嘗画古賢王  
褒書贊時稱二絕尤工草蟲官  
至黃門侍郎

趙州睦石錄







閻立德 唐貞觀中歷官工部尚  
書雅有文學尤善應務與弟立本以  
善畫齋名嘗寫十八學士凌烟閣功  
臣洎樵等圖輝映古今時人咸稱  
其妙

寶林顧起元書





閣立奉毗之子毗在隋時以畫馳名  
立本與兄立德家傳並造其妙嘗  
寫十八學士圖及凌煙閣功臣輝暎  
前古為世所珍時稱其有文學兼善  
應世務摠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  
右相不獨以畫名也

四明陳之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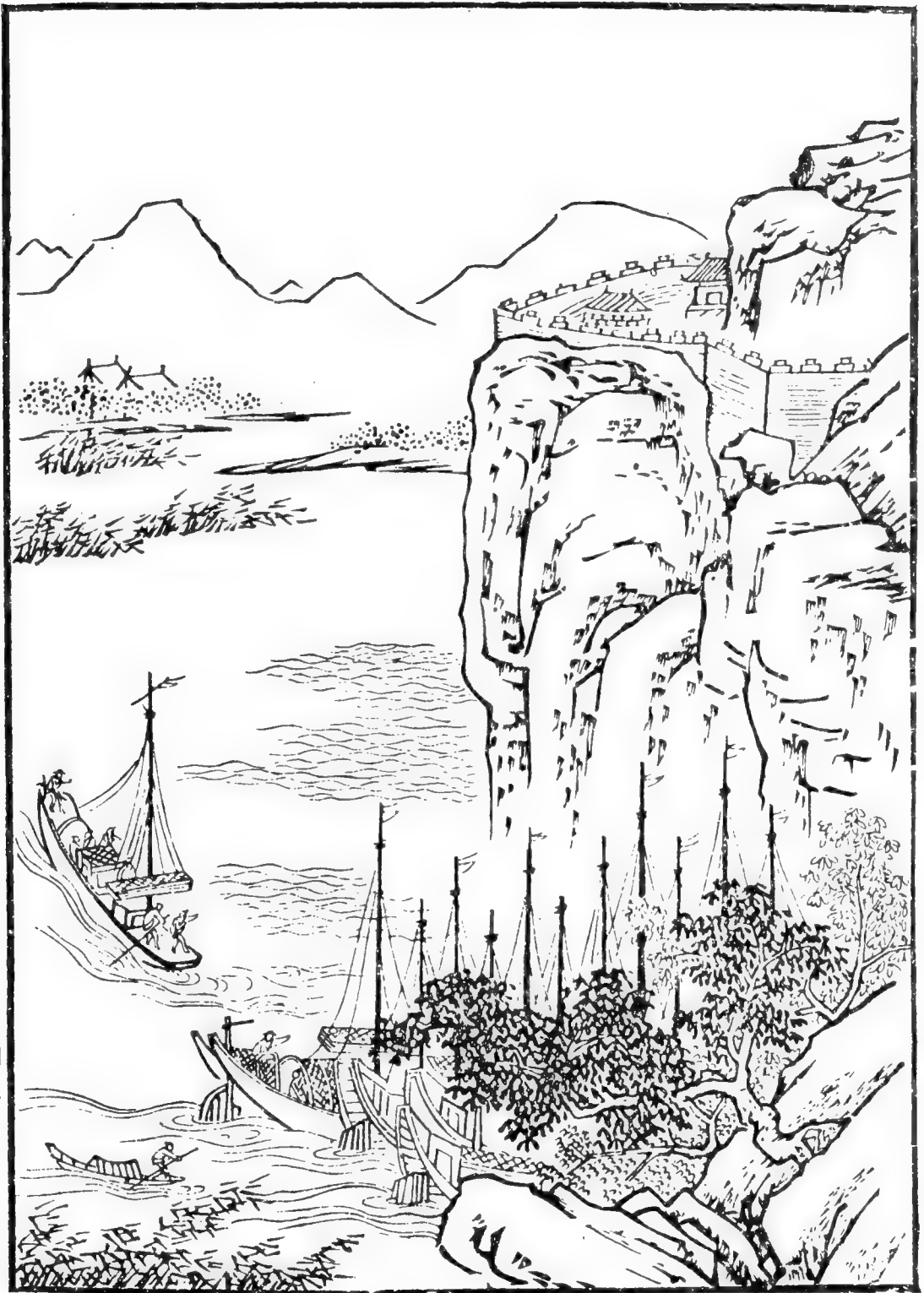




吳道玄字道子，舊名元子，陽翟人。少貧，游洛陽，學書於張顗、賀知章，不取回工，畫乃悟之。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命入供奉，由此名震天下。其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初筆，甚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蕤菜條。人物有八面生光，其傳采于焦墨痕中，略施澀液，自然超逸，世謂之吳裝。或謂張僧繇以方尺寸，徑也供車時，為內教博士，祇有祇不得畫，後為寧王友。

陶望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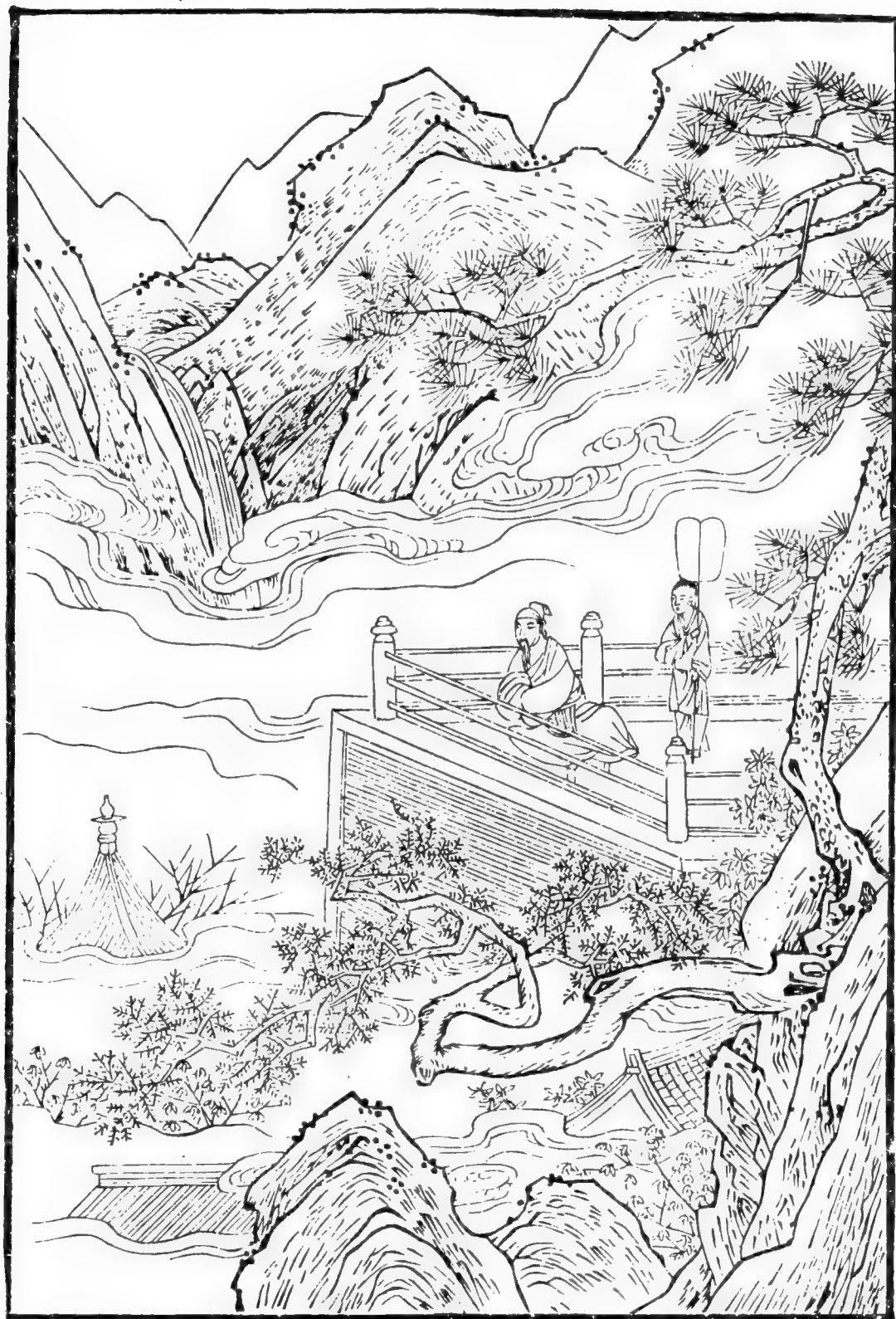




年白兄鄭處濃墨山水淋漓反勾勒，  
 生動此任付穉少果然大有筆法奇  
 勁自超，玄著處素好書畫自題詩於  
 畫首以秋玄宗玄宗振其尾曰鄭處  
 三絕當時之重處如此後唯黃筌山水  
 能師法之近代益罕兄去臨其此圖出  
 子哉而下座哉處不乞乞己年處為鄭  
 州榮陽人官中著作侍郎 米萬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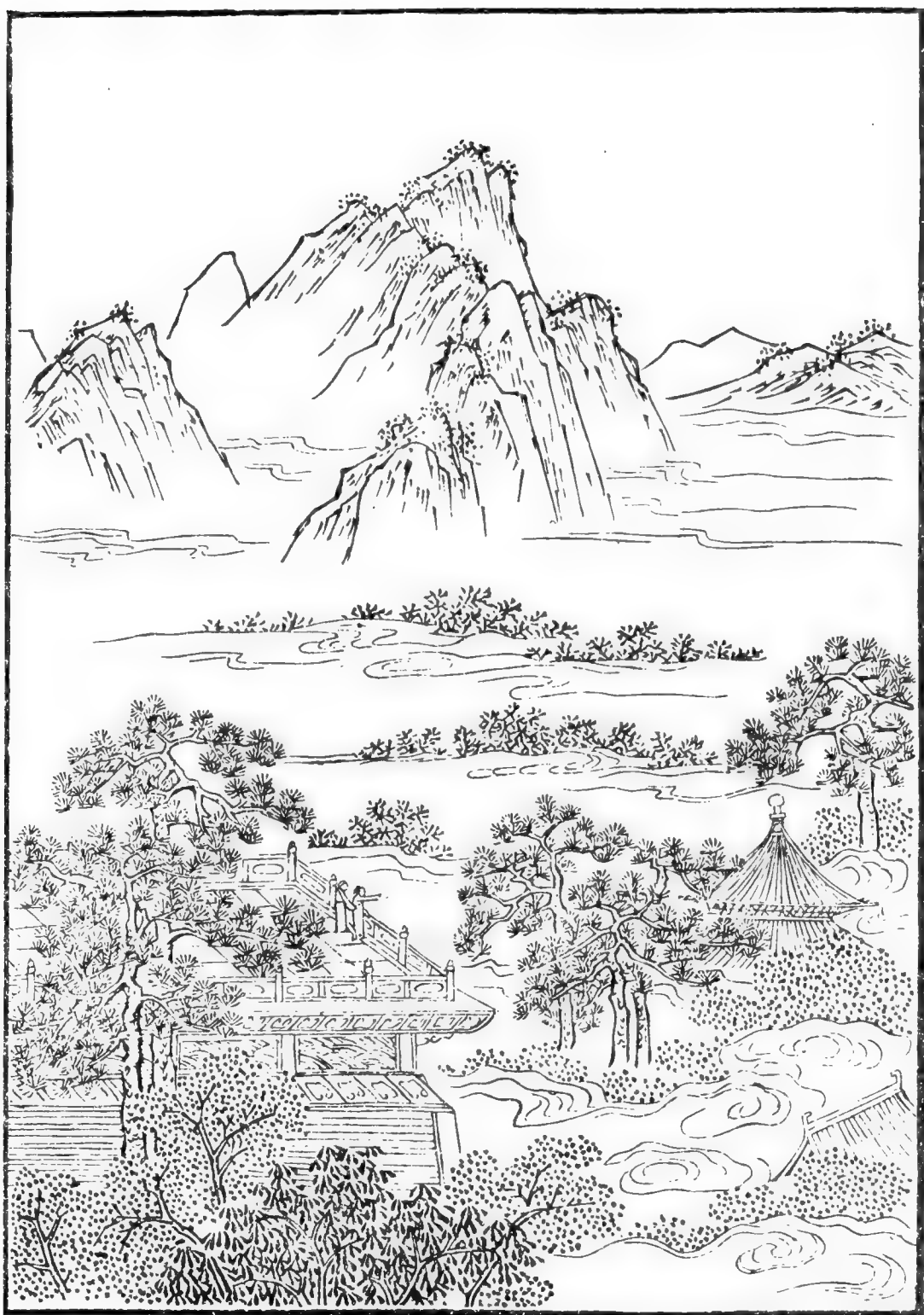






李思訓唐宗室也官至左武  
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  
水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  
潺湲烟霞縹緲難寫之狀  
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後人  
畫著冬山往往多宗之然至  
妙處不可到也松陵吳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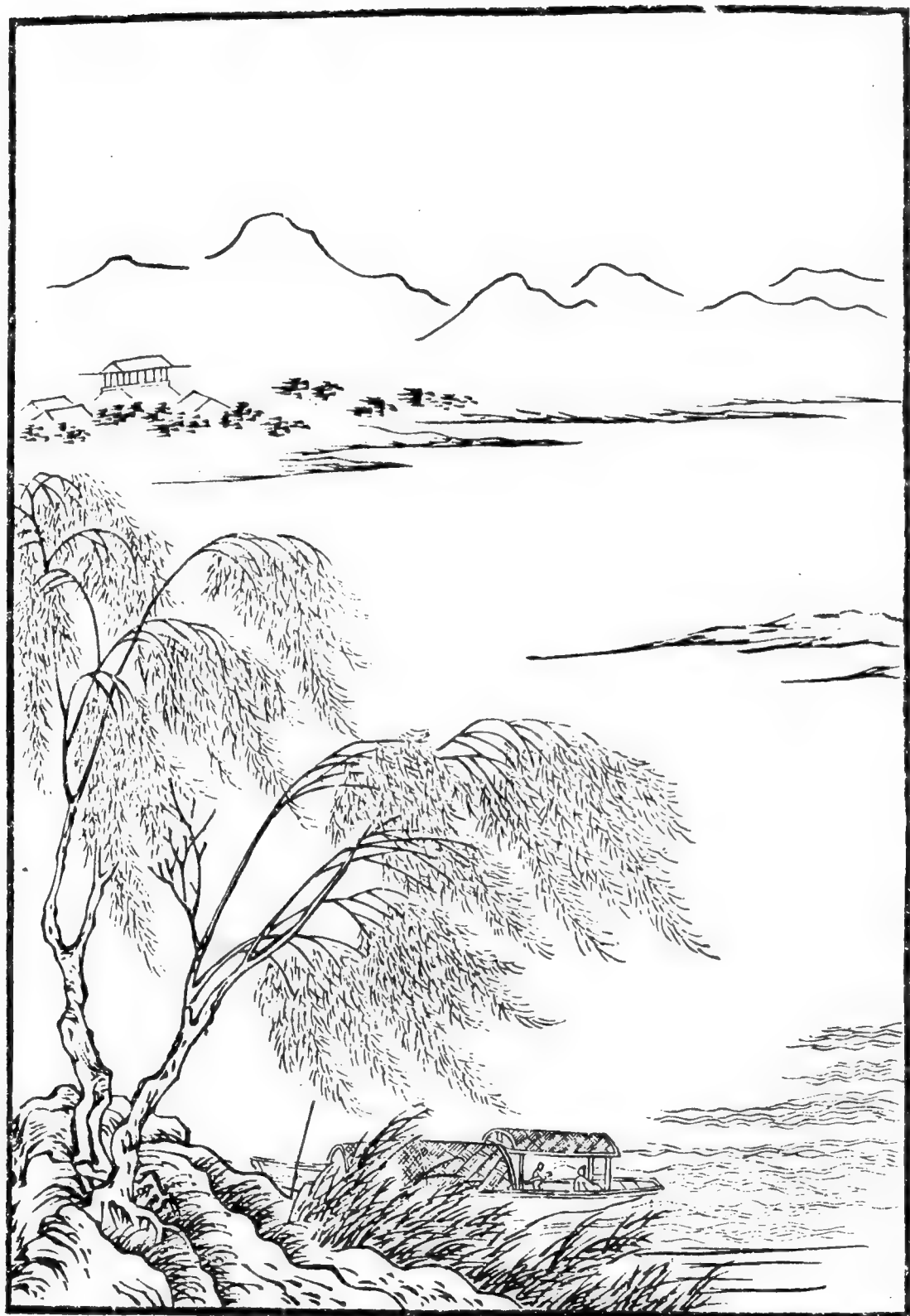




李昭道思訓子官中書舍人作画稍變  
其父之勢置思運筆頗覺不逮顧在  
妙處亦足擅美藝場世稱思訓為大  
軍昭道為小將軍廣筆甚多真者  
絕少畢竟神情索然矣具隻眼者  
能辨之

勾餘魯史識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  
 家於藍田輞川善畫尤精山水思致高遠  
 出於天性作詩為無形之畫作畫為不語  
 之詩大都品格超絕清寂之妙時露筆  
 端使庸史步趨雖禿筆成塚終不能及

山陰張汝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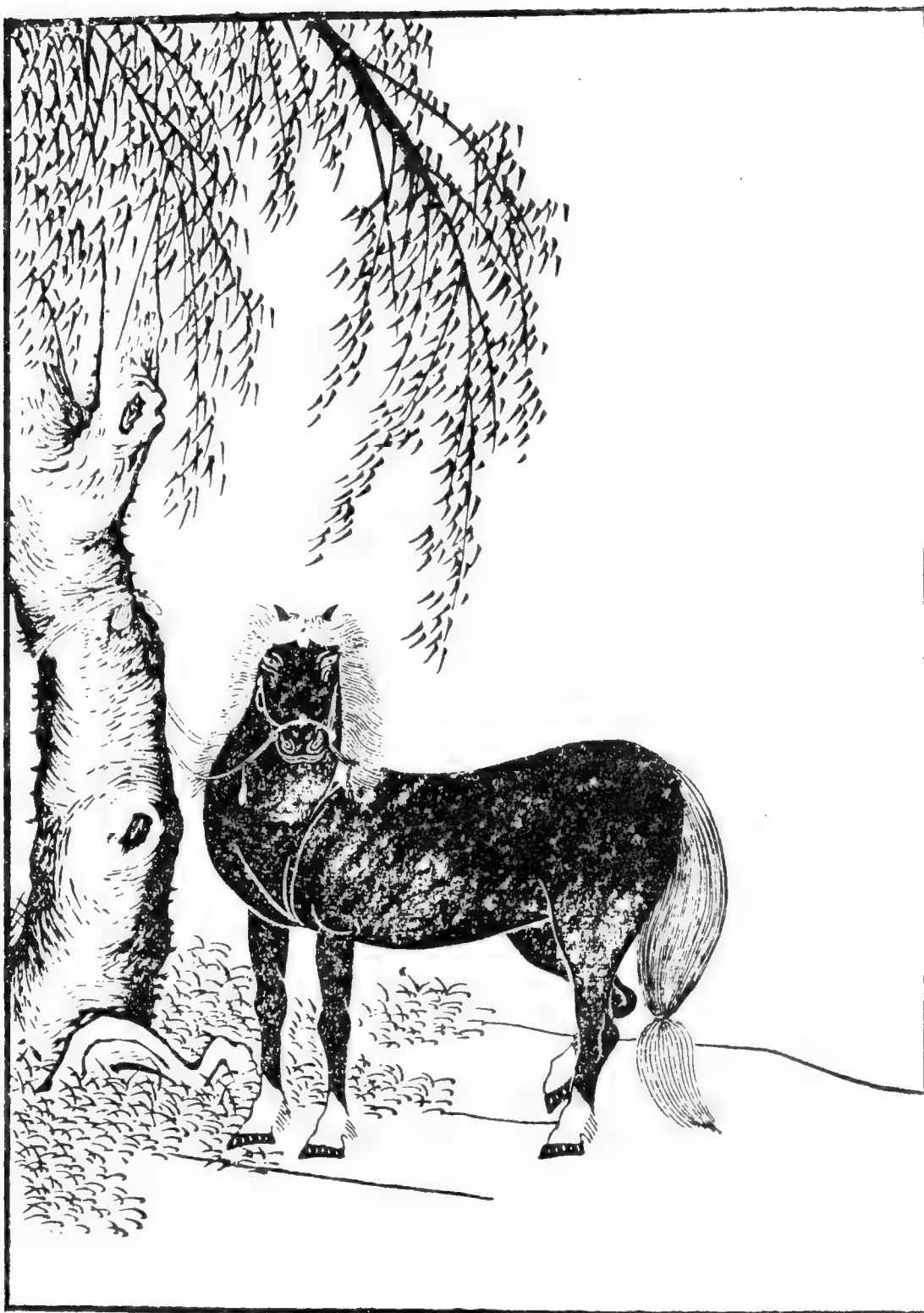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得趣  
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語  
人曰吳道子画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  
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闕全此面事  
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

西吳費兆元書







韓幹長安人王右丞一見其畫大加推獎  
 天寶初入為供奉時陳閔畫馬榮遇一  
 時明皇令師之幹不奉詔曰臣自有師今  
 陛下內廐馬皆臣師也明皇益奇之後師  
 曹霸畫馬得骨肉傳勻法傳榮入讌  
 素弟子孔紫頗得其真

洮陽蔣之秀識





戴嵩長安人其畫師韓滉唯牛稱青於藍畫錄  
列之妙品隋唐而下工牛者僅嵩及厲歸真裴  
文觀三人文觀寡合之性孑立於當年歸真掉  
尾之圖見嗤於田父斯圖緩急頓伏筋態畢  
露真足為大武君傳神豈邵澤民家藏旧物  
耶余家菰蘆田事多不藉牛以游閑越習其野  
性心俞種處士玩此宜其忘沔陰之召也嵩  
弟嶧亦以斯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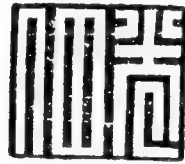
桐鄉錢夢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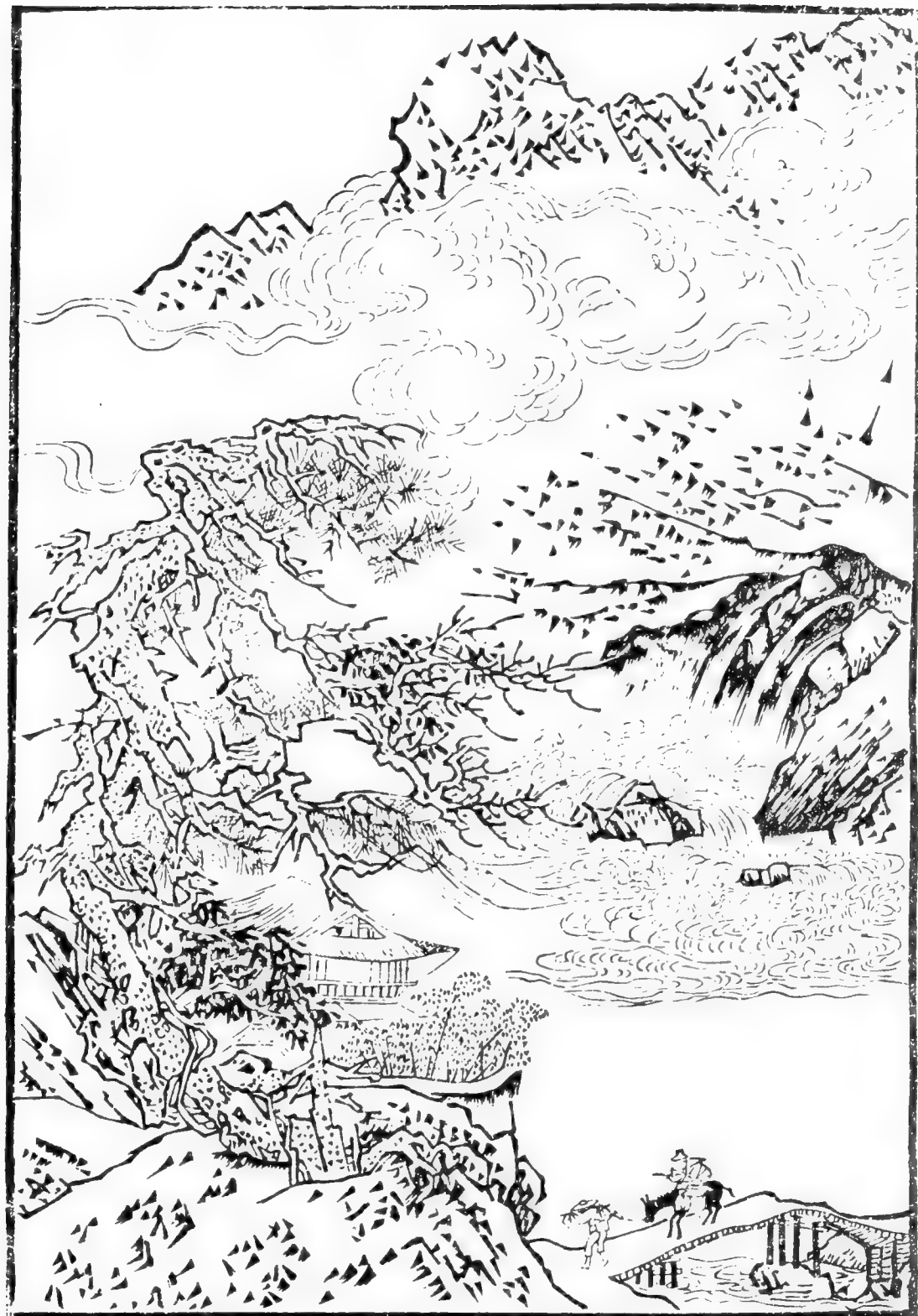




邊鸞長安人以丹青馳譽於時尤長花鳥得  
動植生意大抵精於設色如良工之無斧鑿痕  
耳然以技困窮卒不遇轉徙潞澤間米海嶽  
論畫花亦謂鸞畫如生

莆陽林璣品





關全長安人畫山水師荆浩晚年有出藍  
之美所畫脫略毫楮華愈簡而氣愈壯  
景愈少而意愈長深造古淡石樹出於畢  
宏有枝無幹當時郭忠恕亦師事之然  
全於人物非所長多求胡翼為之

錢士完題







黃荃字井要成都人事蜀後主為待詔至孟蜀嘗加  
 賜金紫藝祖闢基隨益祖詒闢恩賞不替荃傷心  
 黍離竟至不起史稱荃花鳥師刁處士山水師李  
 昇人物龍水師孫遇筆法遠過三師卓為  
 五季之名家開宋之旨出孟蜀曾命寫六雀於別  
 殿由是象矣延請戶履常滿時謗云黃荃畫鶴  
 薛稷減價又畫四時花鳥於八卦殿鷹見畫雉連  
 連制手辟蓋疑於神矣舊傳中山劉寶賈家藏花  
 竹馴雉圖今鑄亡減小作之觀其箭射森秀中駢  
 栖自得令人不覺如皋之學欲弛濠濮之想不遠也  
 子居實居宋皆精繪事有父風此其書法亦殆子歟  
 敬進綜考軍云

吳興施浚明後





黃居寔字毅玉荅次子也画得家傳山皴  
文理縱橫爽捷欲舞石稜峭硬宛然蹲席  
樹枝如乳如鳳筆到意隨起統蹊迺居實  
原善八分書知名一時如画每得書家法耳  
事蜀為待詔果遷至水部員外郎

延陵丁鴻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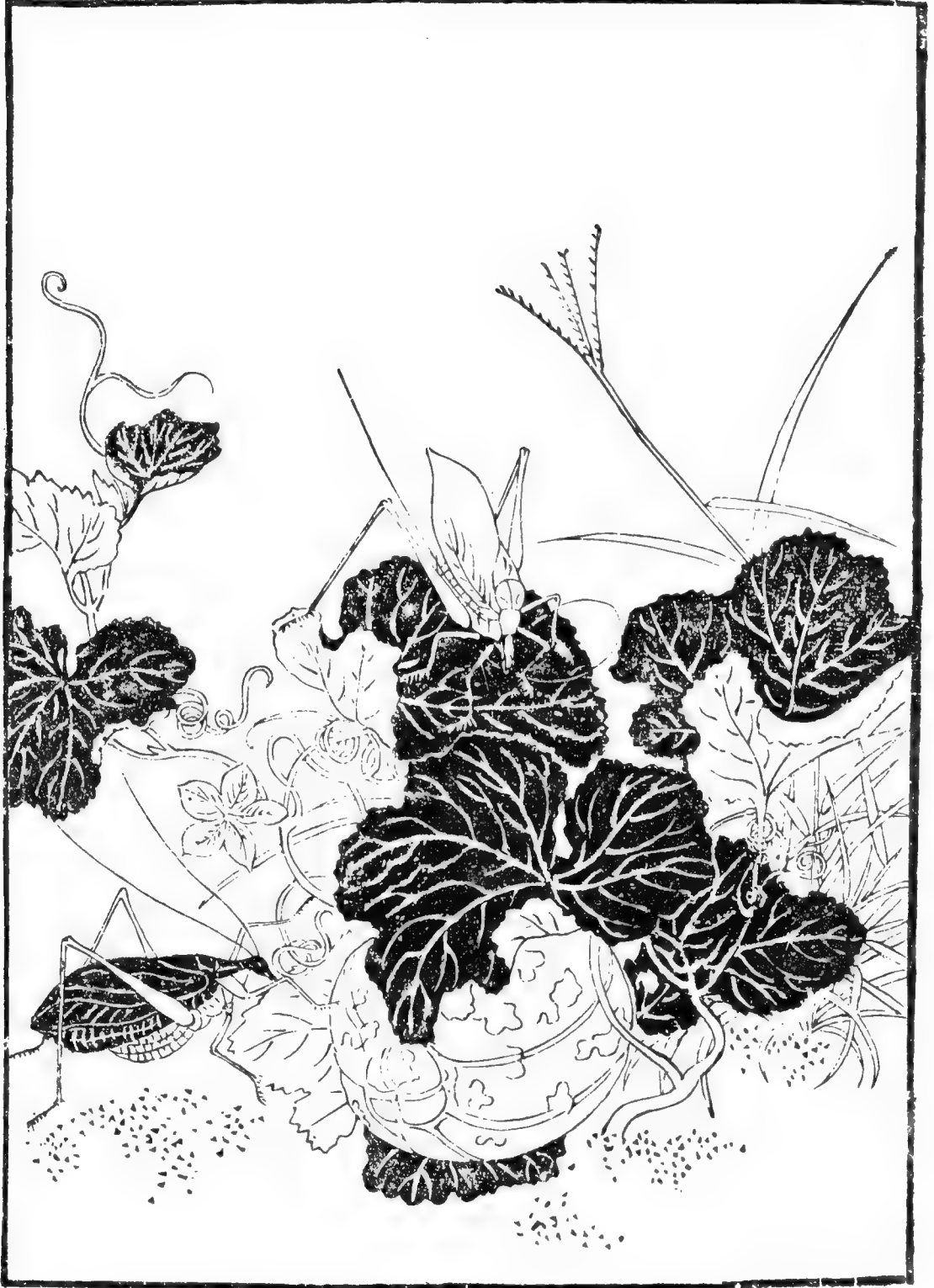




宋仁宗王汝穎頴悟聖賢神考遇真儒  
 重度越流品秋穆公主喪以親書結  
 樹菩以隆家待詔傳楷誨板即旋殿  
 宣旨善若夫宋帝久君考懷聖妙顧  
 松竺乳之者雅相契合以也人主與之  
 殊玩無差孰多培海善根跡其燒香  
 忍飢憊恰在貢不忍所觸真慈筆也  
 謂是心也不之以王與王聖受晉之法有  
 自來吾瞻見此草能書三款

晉興蕭雲舉識





宋高皇帝墨王成妙體眾形魚鱗六法作墨外繁  
 細不令濃淡一色焦墨飛客雲霞白道玄超  
 古人翎毛尤為注意畫以生漆點睛隨然豆粒高  
 出紙素筆老活動眾史莫能也上龍石什八集群  
 工中養神理應窮年竟白痴共細娛甲意不精

東明崔邦亮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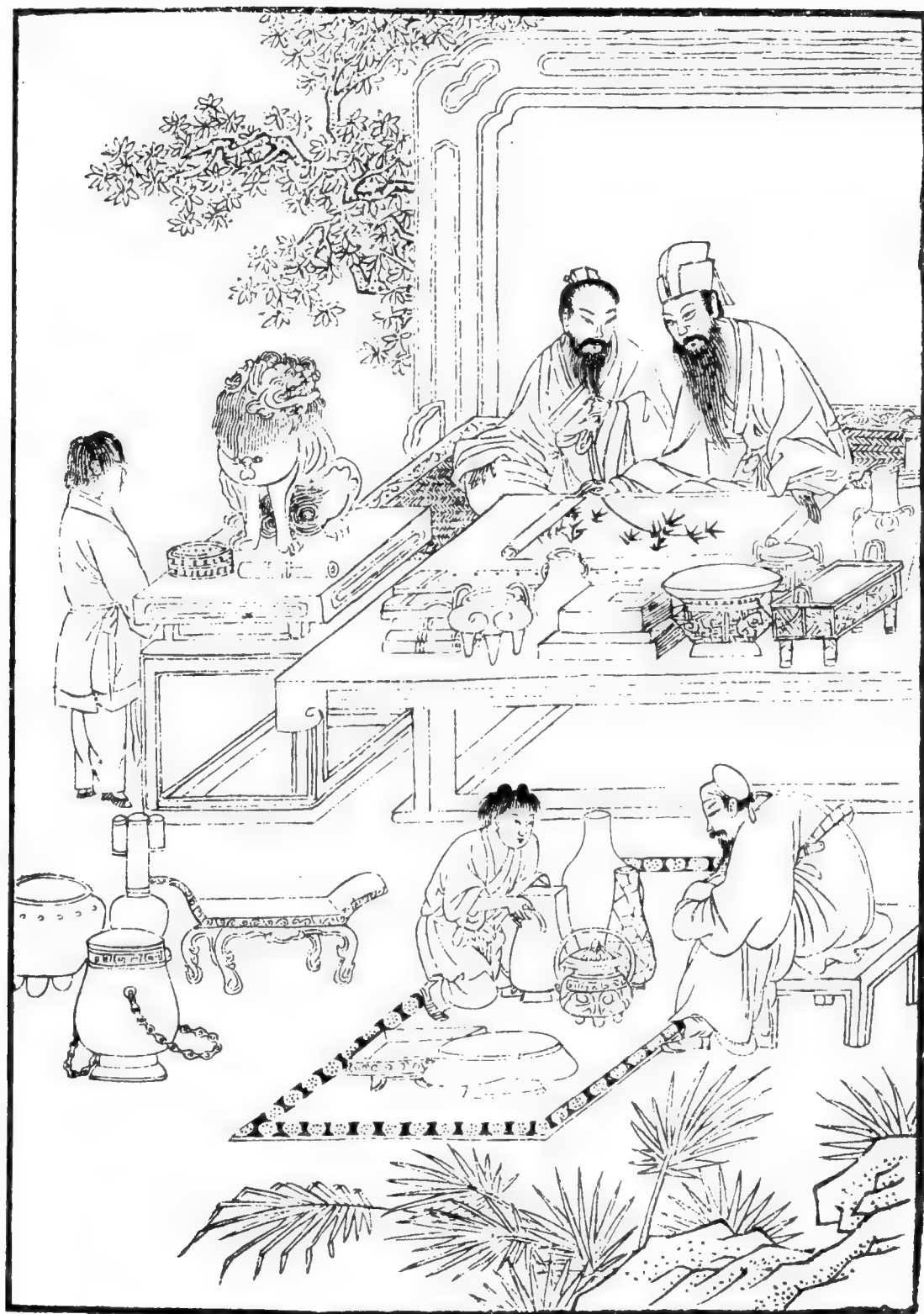




畫之辨字伯時神龍眠王士鄭城人登進士第  
博覽古法名画如悟古人用筆意作書有晉宋風  
格佳事集所法法吳乃前古名手所為以為己  
專為一家作画多不設色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  
摹古画用絹亦著色筆法如雲彩水海有物似論  
者初鞍馬愈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如李思訓  
人物如韓滉潘瓘如王維當為宋画中第一照映  
前古者也官至朝奉郎

藏法也





顧德謙建康人善畫人物多喜作道像見  
 之儼然若對天神菩薩疎然毛堅善因  
 生氣氣動故也雜工山水動植法品其異人  
 處以左風柱裴徊瞻顧輒忘令人冥身阿  
 堵中故人謂之強不強也孝後主亦嘗稱  
 之曰古有凱之者有沈潛其愛重如此

延陵吳大山書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少善屬文周時  
為博士宋太宗素知其名召為國子監  
主簿嘗師闕全以篆隸繪事擅技一代  
而尤精于樓觀木石此本即一斑乃其  
最上乘也偶爾披閱翛然清興恍在風  
塵物表矣

南樂魏廣微書





董源江南人為南唐後苑副使按畫苑法以  
 心載源畫寫山水畫作人物往往其水墨數  
 王右丞着色似大李將軍後世呼為董小苑云  
 張子曰小苑自唐末至今其變凡五種之極區之陰素  
 以存能幾之妙乃為通寶燕石的草書亦多見也  
 中秘取點然刻畫譜成止不似苑一所山水林石之  
 際神情緣絲宛同張之以我教生獨觀於的草柳  
 其妙在匠心其乃中秘又張易描字以刻畫猶火  
 以就小真如奪天工哉 涪州張樹忠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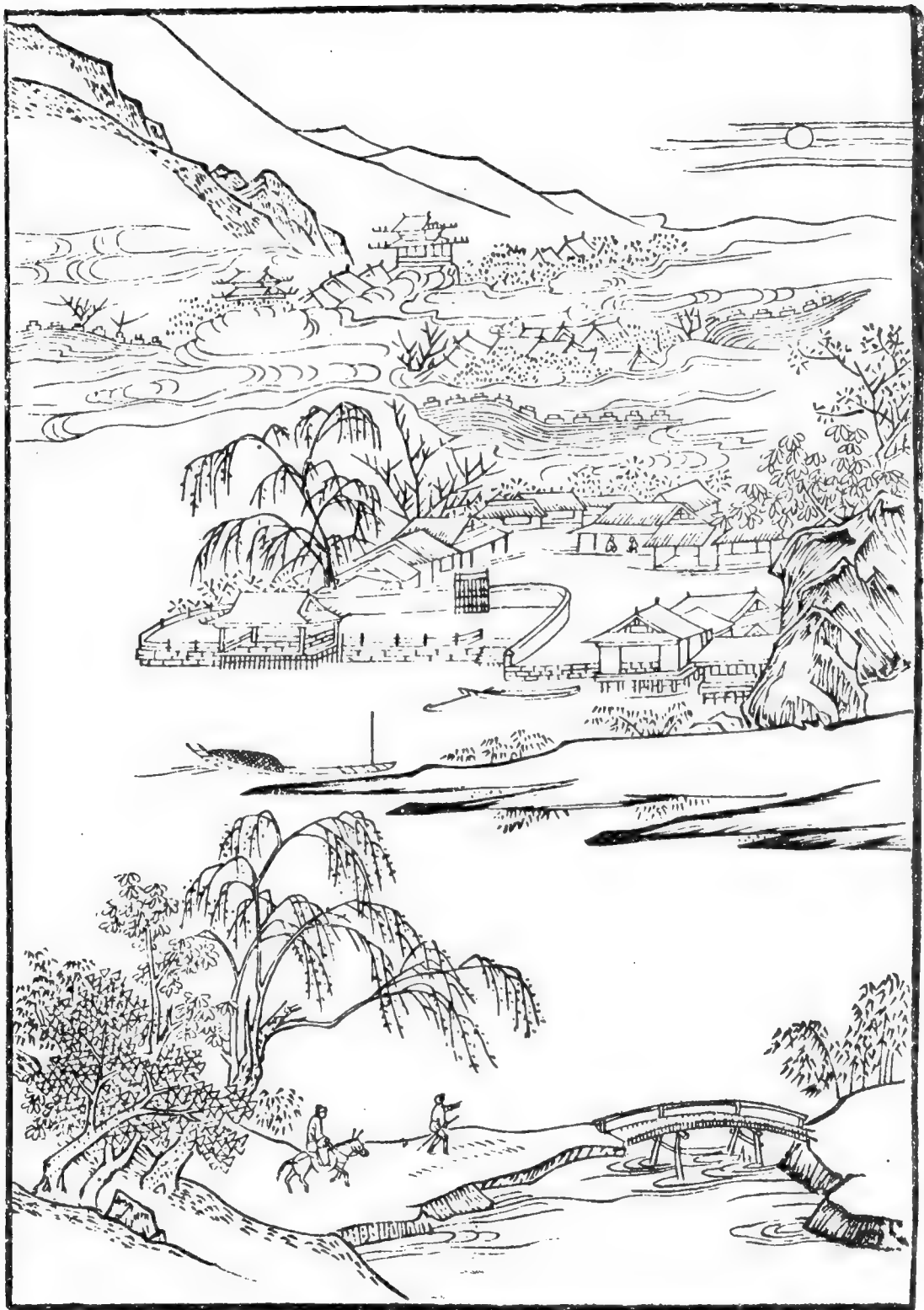




范寬字中立華原人性嗜酒落魄有  
 大度善山水始師李晟又師荆浩山  
 頂好作密林水際多作大石既而嘆曰  
 師人乎孰若師造化乃遍游終南太  
 華諸名山遇瀑布雲氣輒叫跳發狂書  
 揮灑雄奇若生成成以爲磐石皴皴全在  
 筆先老歟因置其方駕閼李也

梁紹乾際明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也避地營  
丘遂家焉博學能文磊落有  
大志因命不偶放意詩酒師閨  
仝丘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  
蕭森山川險易下筆輒妙筆情  
意既遠字與手盡其工處自  
覺超然

祁光宗書





郭熙河陽溫縣人為畫院  
藝學名山寒林宗李成法  
山雲初出後峰密顯態布  
置筆法獨步一時晚年巧贗  
致工晚年筆益壯

嚴法書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畫花果初  
師滕昌祐後自其藝喜作折枝  
真趣所到與花傳神後有作者  
雖乃形似至妙更覺不似造兼工  
于草蟲誠一代佳品也

張邦紀







蘇軾字子瞻蜀眉山人也文章之妙快炙人口後世學者步武蹤蹟輒復名家其作畫乃戲墨為之無所師承不求工緻有墨竹留世蓋當時與文與可交好嘗見其稱文與可作竹意在筆先等語則落筆揮灑之間偶得其機神故擬摹一二耳又好作枯木奇石時出新意木枝虬屈石皴老硬大抵寫意不求形似

於越王舜鼎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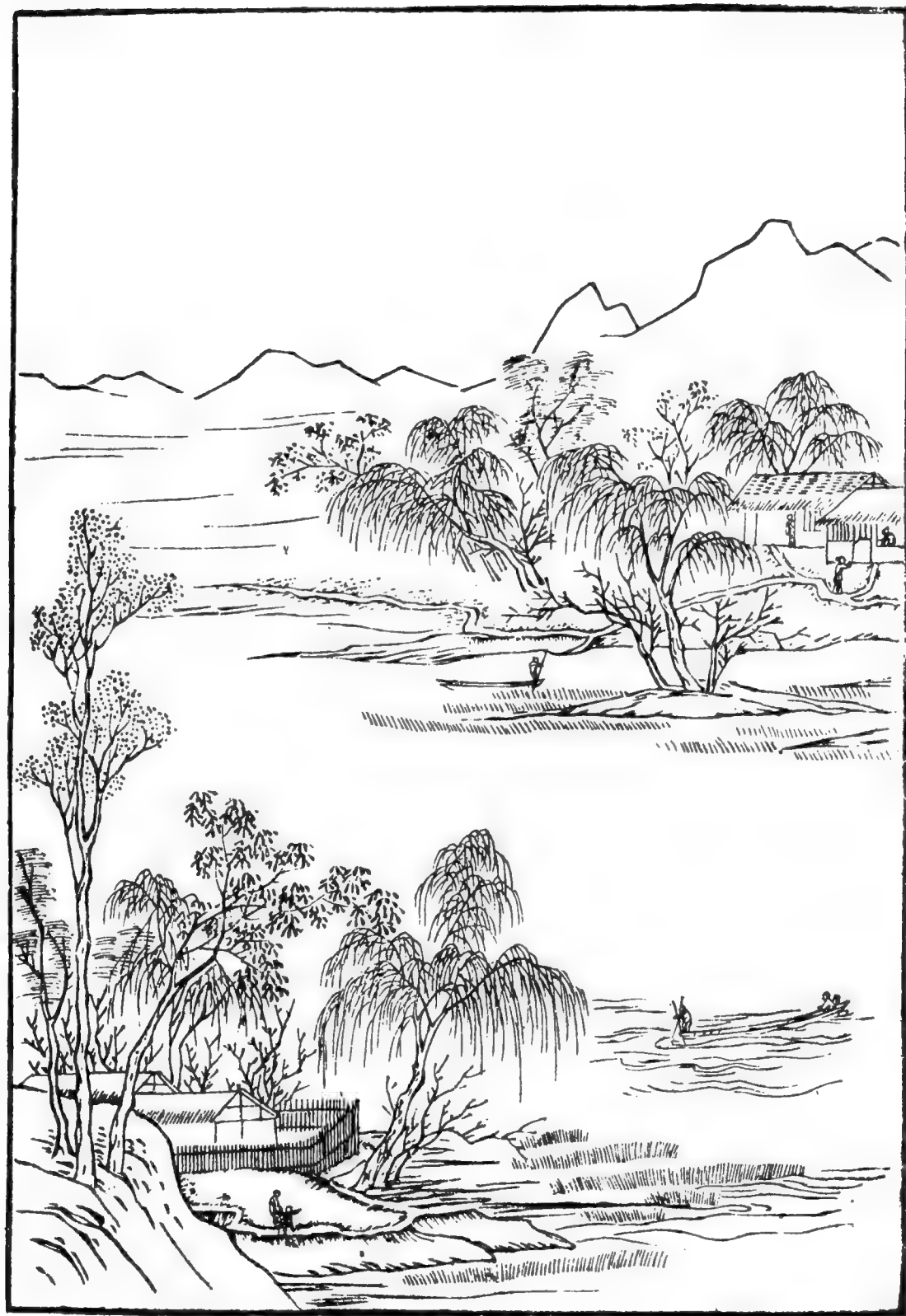




海嶽先生米芾字元章襄陽人性酷喜書畫世以米顛呼之購求古今名筆如晉則顧愷之戴逵六朝則張僧繇唐則閻立本王摩詰吳道子諸君一一鑒定彙為畫史才情既超又博極古人墨妙故信手拈出渾然天成當宋置畫學之初召為博士賜對便殿即在萬乘前必褫衣解帶神意閑雅興到然後落紙天子每賞其奇俊元章雖嘗典郡而意致瀟然其詩有云柴几迤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其達如此杜少陵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迂但見書畫傳元章反其意以為五王功業旋同泡景而少保緇素歷代珍重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以波易此知少保必不甘心繇今視昔海嶽公賸馥殘膏都人爭玩連城照乘保寶珍真又何遽出少保下哉不顛不傳非虛語也元章子友仁被遇光堯職事清貴遂自秘重親知無緣得其點染有朝之者曰解作無根樹能描鴻濛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觀老米曾次達官華秩直糠粃埃壒視之豈足掛其靈臺施其行馬哉父子間度量相越蓋亦遠矣

吳興施浚明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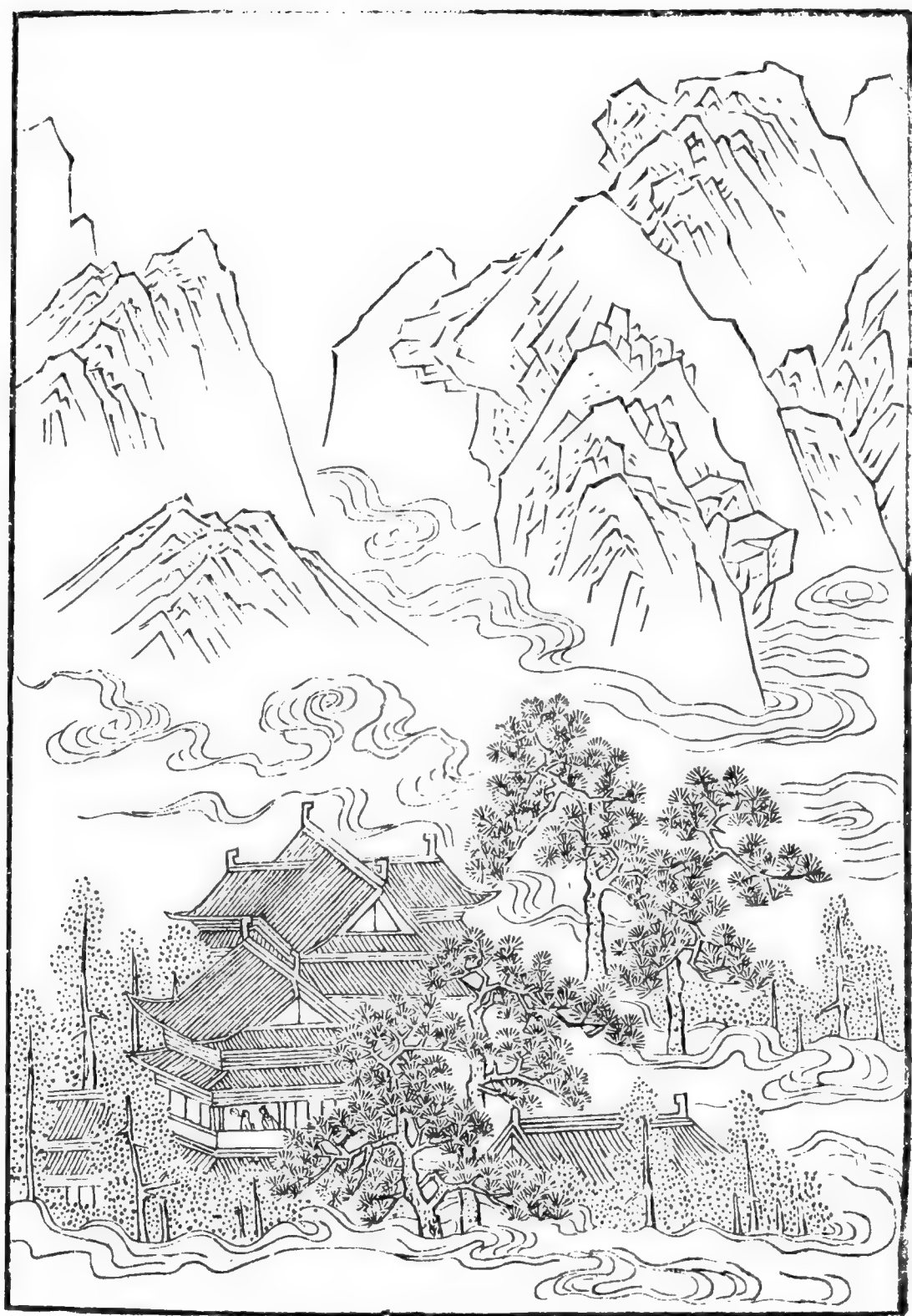




趙令穰字大年宋宗室游心經史戲弄  
翰墨尤得於丹青之妙所作甚清  
麗雪景類王維筆汀渚水鳥有江  
湖意又學東坡作小山叢竹思致  
殊佳雖筆意柔嫩實年少好奇  
耳

黃汝亨書





趙伯駒字千里儷於山水花果翎毛吳畫人  
 物精福濟潤脈別狀魏光堯廟之嘗命畫集  
 英殿屏賞賚甚厚多作小圖流傳於世有蟠  
 檜石便面在吉州楊團練家仕至淵東北  
 馬鈴轄南宋宗室五畫者多吳弟伯驥亦善  
 着色稱馥英云是幅畝松花檜如虬龍蟠屈  
 鶴鶴冲天圍合琳宮周臥靈氣遠出蒼崖翠  
 壁體勢既全筋脉可繹絕俗增城懸圃方壺  
 瀛洲非復人境固知作者煥餐霞茹芝瀝也

吳興施浚明識







僧巨然鍾陵人善画山水筆墨秀潤  
 喜為烟嵐巖嶺至林麓之間描作卯  
 石松栢踈筠蔓艸之類相與映發幽  
 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茅舍斷橋危  
 棧宛若壺嶠中真境也老年尤富趣  
 平淡落筆高遠殊得董源正傳

同安許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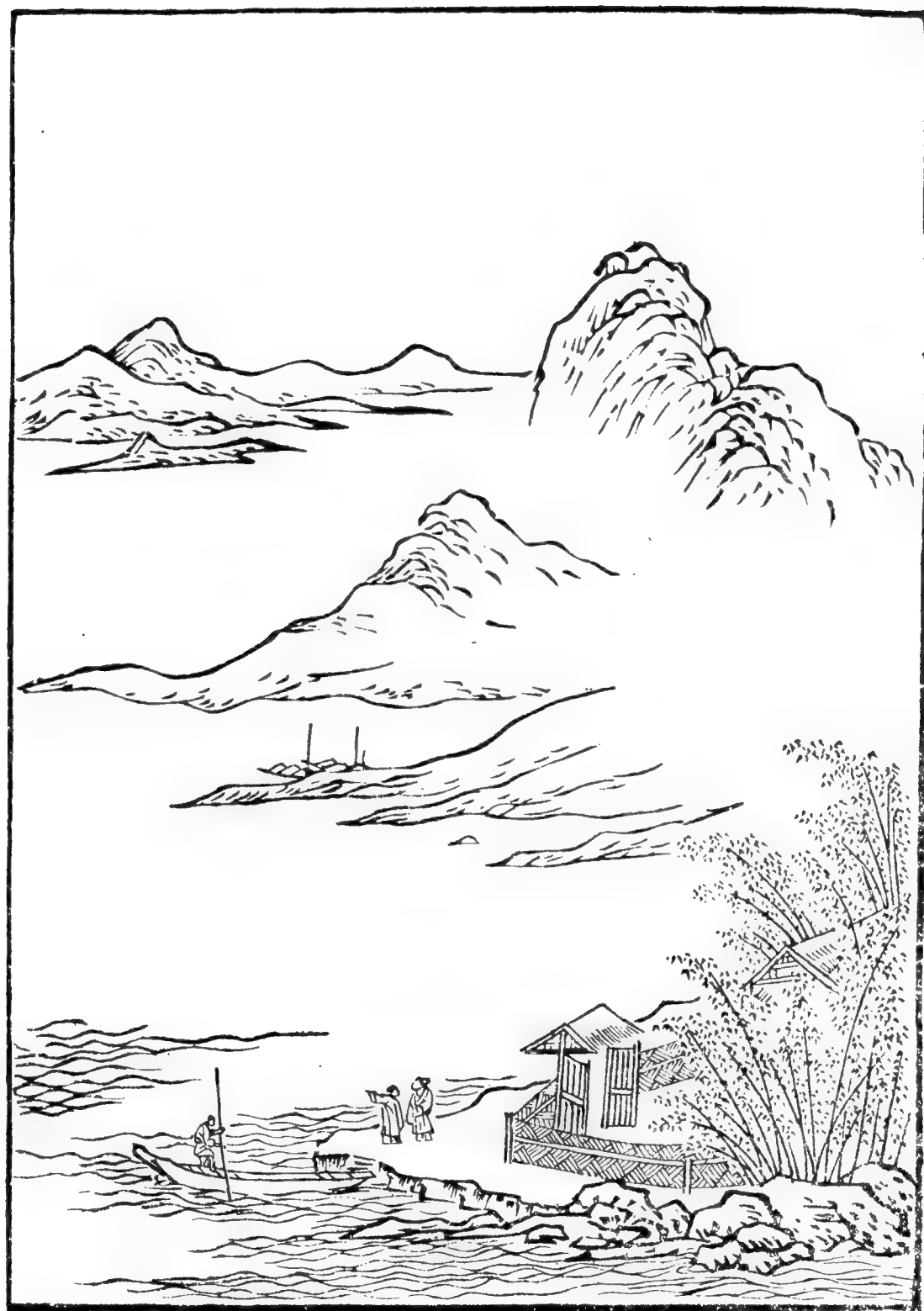




趙孟堅字子固號彞齋居士  
 寶慶二年登進士第歷官  
 朝散大夫知嚴州府事博  
 古多識精墨妙人比之米南  
 宮云棄官好遊適造一舟橫  
 陳一榻偃息其中其所養水  
 墨白描水僊梅蘭山樊等花  
 秀淡多生色作竹石清勁有  
 梅譜傳世其人品可想見  
 云

張以誠識





米友仁字元暉元章之子能傳其家學作  
山水畧變元章法自成一家其烟雲幻滅  
林木幽間泉石峻冷草草點綴自有一段  
生韻蓋意在筆墨外畫成每自題曰墨戲  
蓋實錄也

五鹿董復亨元仲





揚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  
 也祖漢子雲其書從本易別一族高  
 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  
 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  
 竹松石水仙筆法清澹閒野為世  
 一絕

河東仇池釣客仇時古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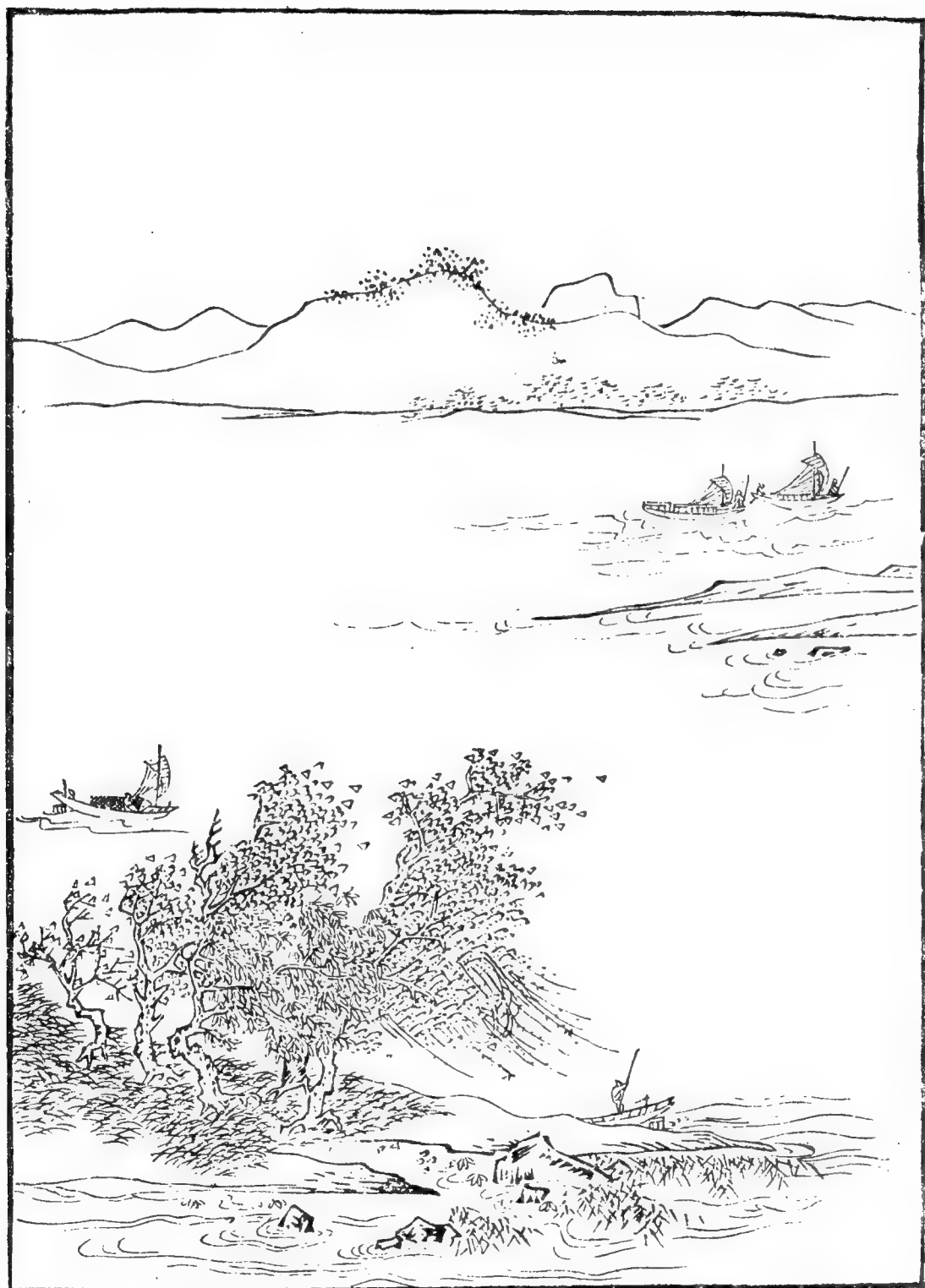




右錢唐馬和之筆細若牛毛輕如蟬翼楊柳  
紛披樓臺界畫非直登譜之難抑剖劖之匪  
易也余昔遊寧陽見署中新柳一株柔條楚  
楚若待季雙鬟臨風婀娜擬詠之會冗不果  
每歌昔人楊柳枝詞無情如臺城惹恨如隋  
堤含風籠煙如章臺正所謂樹旣如此人何  
以堪和之紹興中登第工佛像山水倣吳裝  
筆法務脫鉛華歸之融澹水邊沙際垂垂萬  
條交柯互葉動合成法覽之冲然謂是瀛洲  
化城聞德壽孝皇每書毛詩三百篇命其圖  
寫和之胸次盖自有風雅矣

吳興施浚明識





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爲畫院待  
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矣善畫山水  
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  
之嘗題其画卷云李唐可比唐李思  
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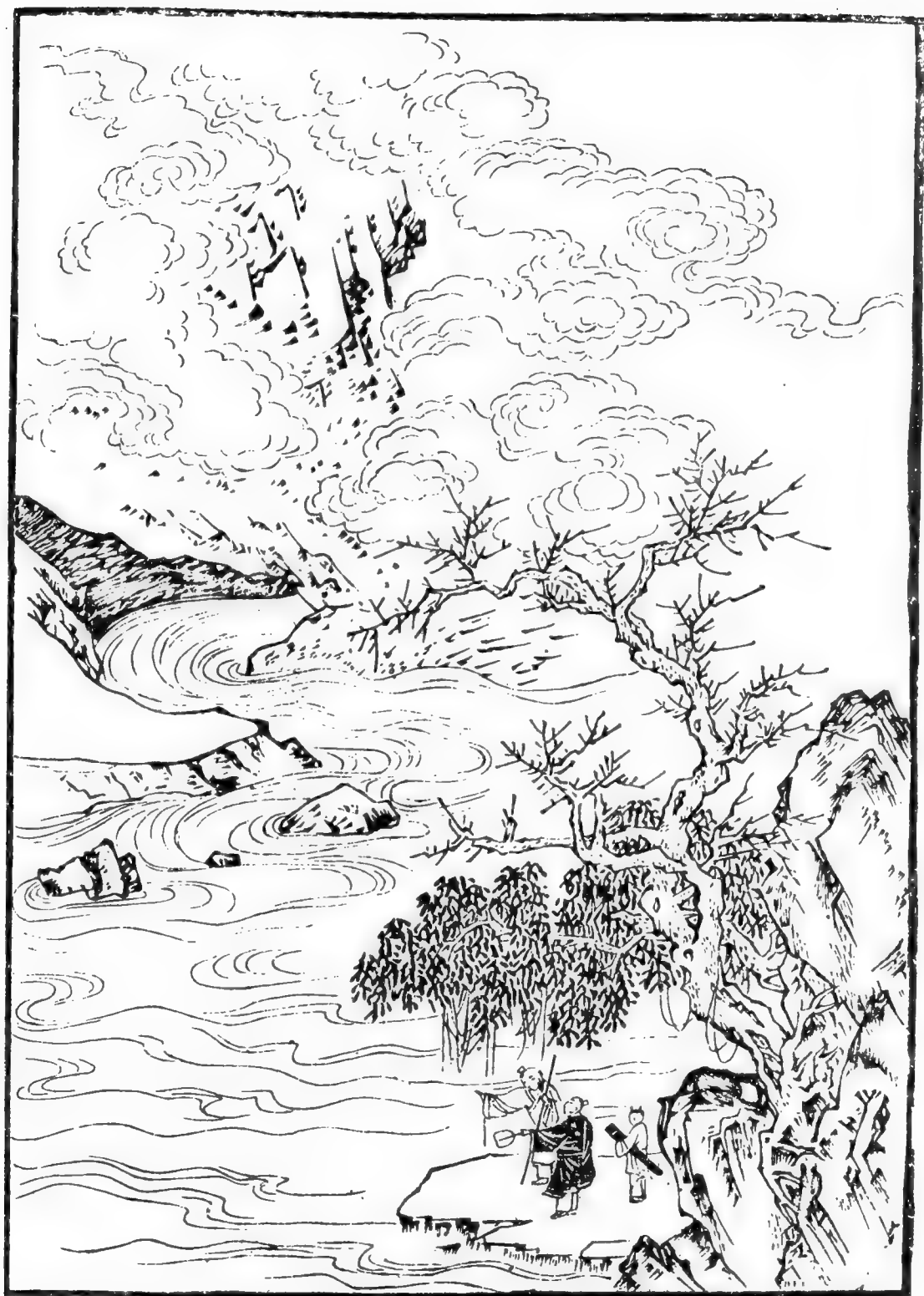
山東劉綵書





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長樂人端  
 平二年進士詩文豪壯善畫以  
 得受化之意泼墨成雲噴水成霧  
 醉後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  
 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首一辭潛見  
 懷鈞不可名狀率皆不經手之寶  
 括間名重一時垂老筆力疾簡易精  
 沙鋒老者才並畫羽 河東趙標識





楊士溪室如待詔南渡時特賜金帛  
 二人物山水所郭熙畫必不系寸毫及地  
 水郭山郭畫里真搜神遊々昧梅石  
 烟中更見樵偉々氣象法雖不逮郭  
 熙而風致自大有可觀者

滄泉山房朱宗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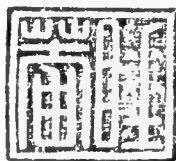






李迪河陽人高宗朝画院副使賜  
金帶歷事孝光大有時名絕工花  
鳥竹石小品生意浮動若園池物覩之  
不覺起濠梁間想也其画山水則不造  
矣

宣城湯賓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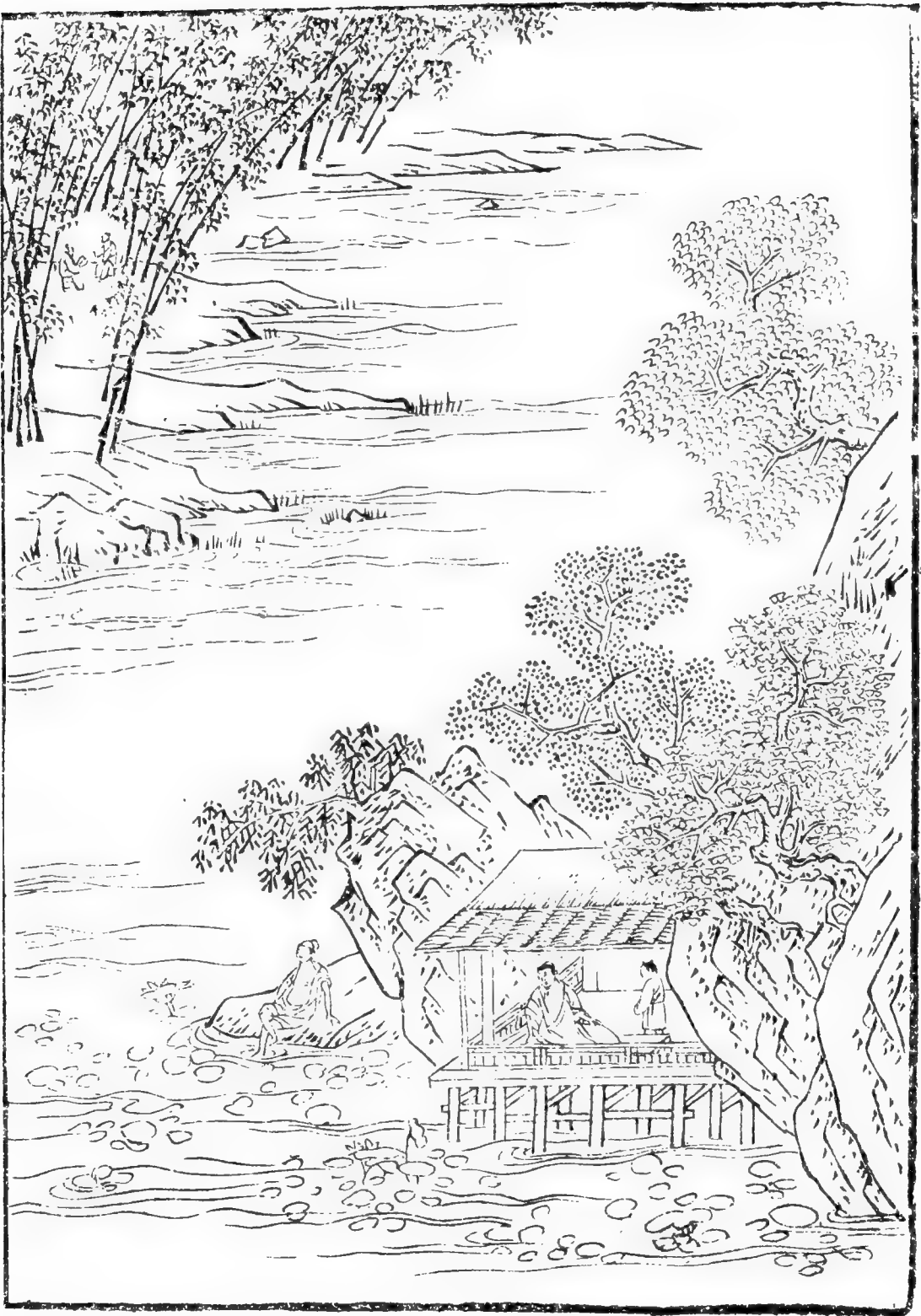




種漢臣開封人馬宣和時画院待詔師劉宗古  
 製作極工而筆端微滯其寫釋道人物嬰兒  
 着色鮮潤體度如生熟翫之不啻相与言笑者可  
 謂神矣紹興間復官孝宗隆興初以繪佛像  
 稱旨補承信郎其子焯能世其學亦授隆興画  
 待詔

會稽章允恭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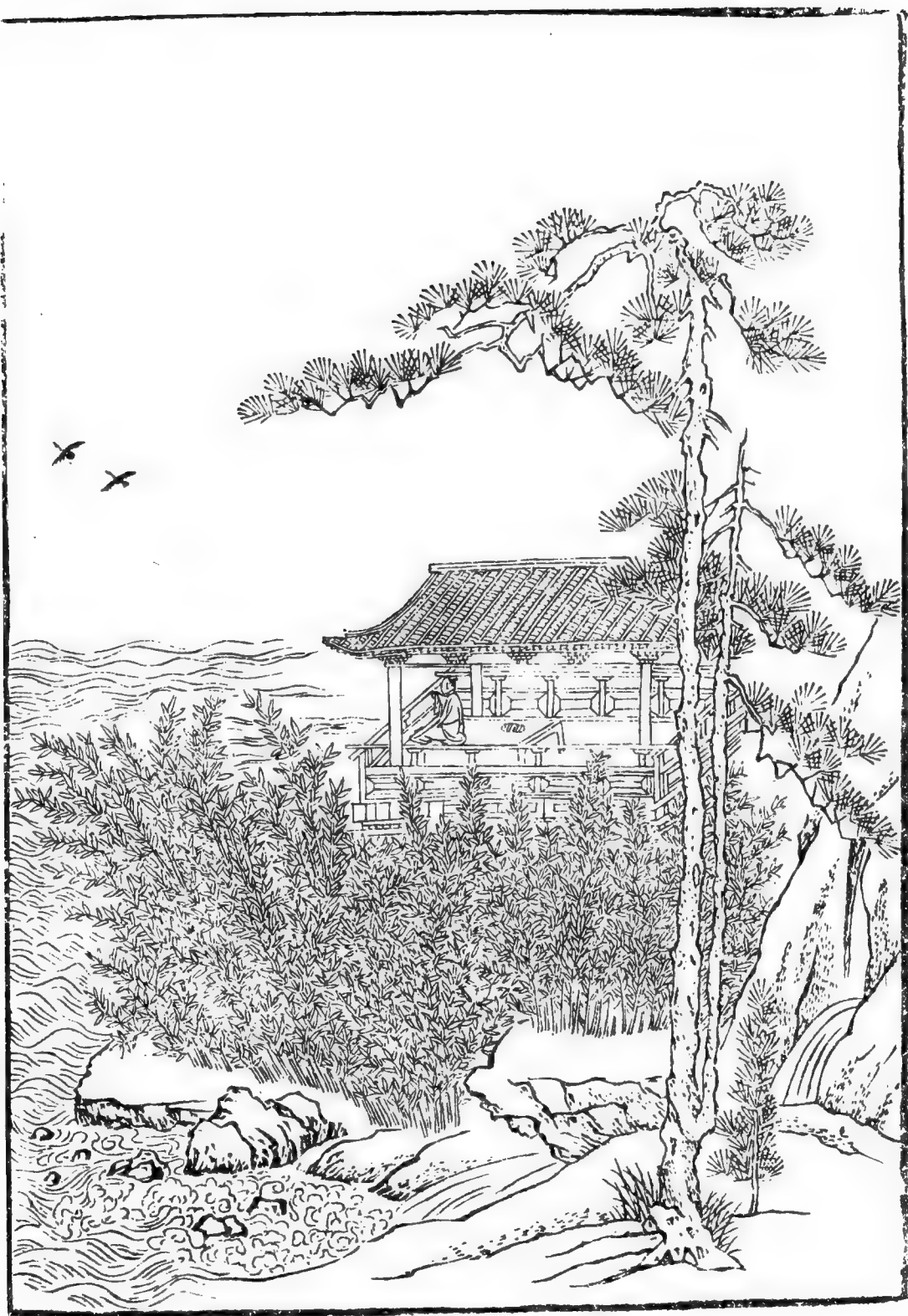




古稱画家須布尺帛于顏坦注目視之久、自成峯  
 巒巖壑草木雲烟之狀景會意先筆游象外落  
 手着楮尺幅淋漓乃知兔起鶻落不獨墨竹一派  
 為然也蕭颯失身江湖殊艸然用筆妙得李唐  
 之神異松栝石絕壑脩崖生色撲人眉睫會心處  
 改不在遠照画多畫欵樹石潤紹興中更補畫院  
 待詔

山陰祁承燦





右錢塘劉松季筆山皴水痕皆有格度繁柯密葉蔭翳蘅茝小舟蕩漾於微波中綽有羲皇之想最奇絕者遙空雁陣踈密高下殆將萬點圓結似六花散布似八陣遠者似游兵似左右翼紛披從高而下有不整齊中之整齊昔聞黃帝阪泉之戰驅百鳥為旌旂茲圖近之矣松季居清波門俗呼為暗門劉紹熙間待詔畫院人物山水師張敦禮而神氣精妙乃過於師寧宗朝以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畫藪載劉夢松水墨花鳥又有劉松老者字榮祖書學元章畫師東坡不知其為一人耶抑三人也俟識者辨之

崑山李胤昌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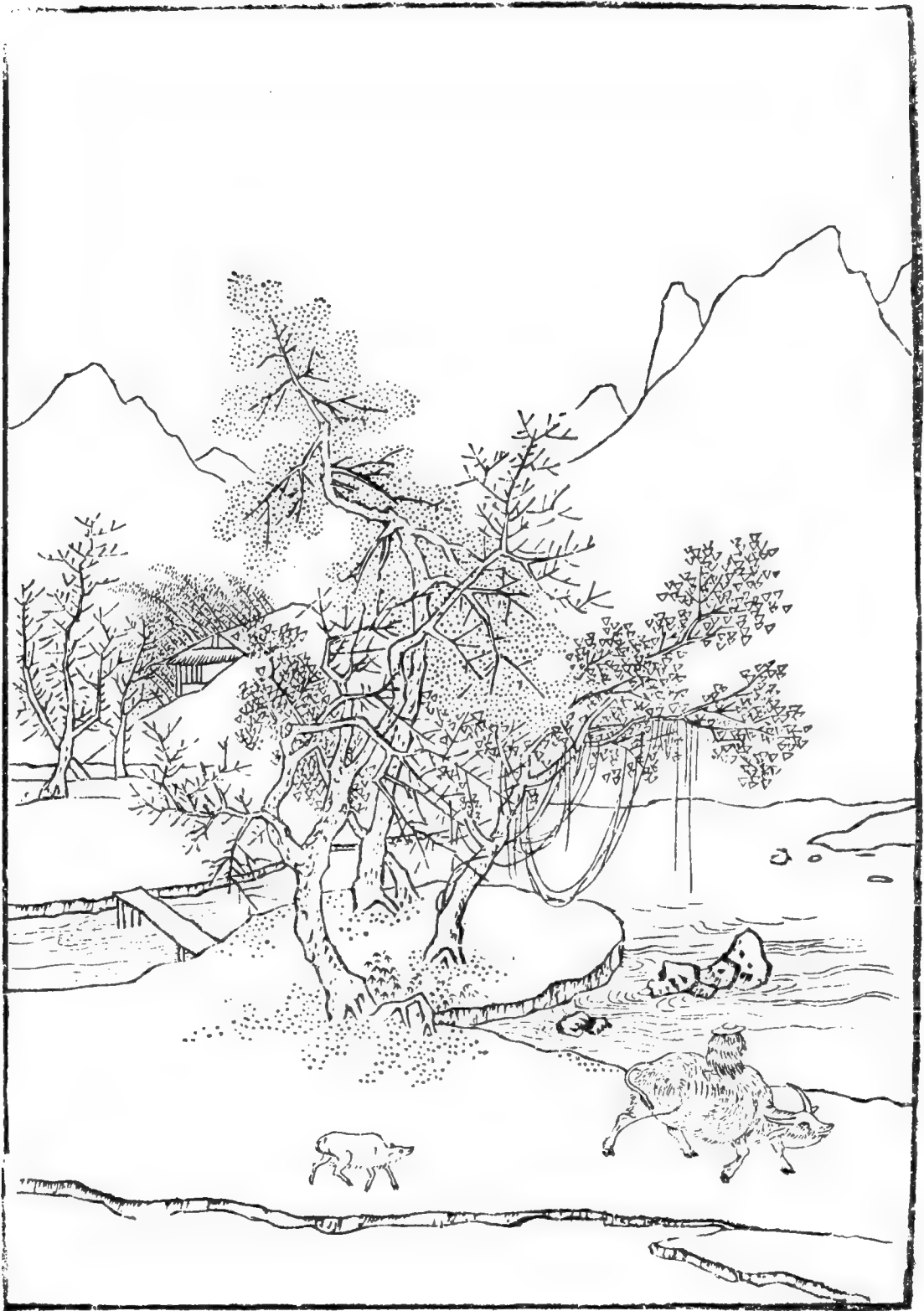




李嵩錢唐人精工人物佛像尤  
絕觀其髑髏圖必有所悟能發  
本來面目意耳為李從訓養子  
頗得其遺妙尤長界畫光寧理  
三朝画院待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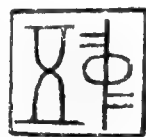
淮浦吳來庭





夏珪字禹玉錢塘人寧宗朝待詔  
時畫帶畫人物寫位醞醖尾色  
如傅粉之氣筆法蒼老墨汁淋漓  
奇作也雪景全學范寬院人中  
画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大名黃立極





馬遠興祖孫世宗子画山水  
人物花禽移、疎妙院人  
中獨步也光寧朝畫院待  
詔

嚴澂書





子辭遠之子能世家學能不  
逮父遠愛吾子多於己輩上  
題作馬麟子孟欲子得譽故  
也為畫院祇產

晉陵孫堪行







陈居中嘉泰年画院待诏也  
为三人物常画蕃马布衣者  
色雅劲健可觀时人以之黄字为  
可

东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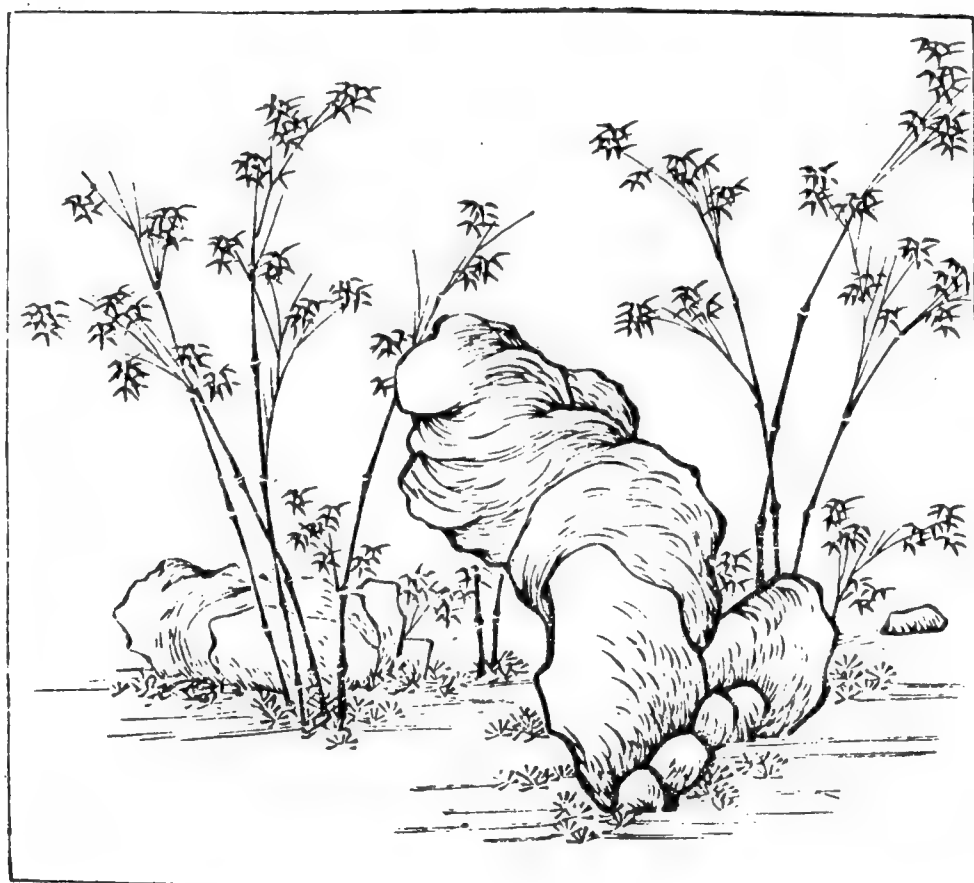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宗室也  
 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修江表以  
 忠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敏榮顯五  
 朝名滿四海書法疎二王妙愛工畫山水  
 人物畜有佛像畫此袁溪圖人或以其不  
 元失旨至以輞川圖云然其伎倆精雅固  
 清玩者所必珍也

楊守勤書





古稱針神絲絕亦如紅事耳至鍾情翰墨擅丹青紫  
 者鬢珥之流絕少管夫人後已累代而遺蹟猶種之在  
 覆而按之洒然有靈策也字法工妙點畫淋漓而所  
 寫蘭與竹俱冬夏可愛為玉腕清臚亦綠玉之  
 義挹其佩紉而芳風習之若子昂臨池之技不亞  
 與之相掩暎計為時婉娈惟聞之間并月周旋雅  
 尚齊合雍之烏相支子于筆壘墨圃而儼美子方  
 也余覽之翩跹從矣詩不云乎彤管有輝說怪如  
 多遜題之

席林沈初歸季彪父書





魯宗貴錢塘人善畫花果鳥獸窠  
石描染極佳尤長寫生即鷄雛鴨黃  
無不儼然若生蓋妙於用筆而意趣  
有餘者非特點染之工也紹定中畫院

待詔

太原王三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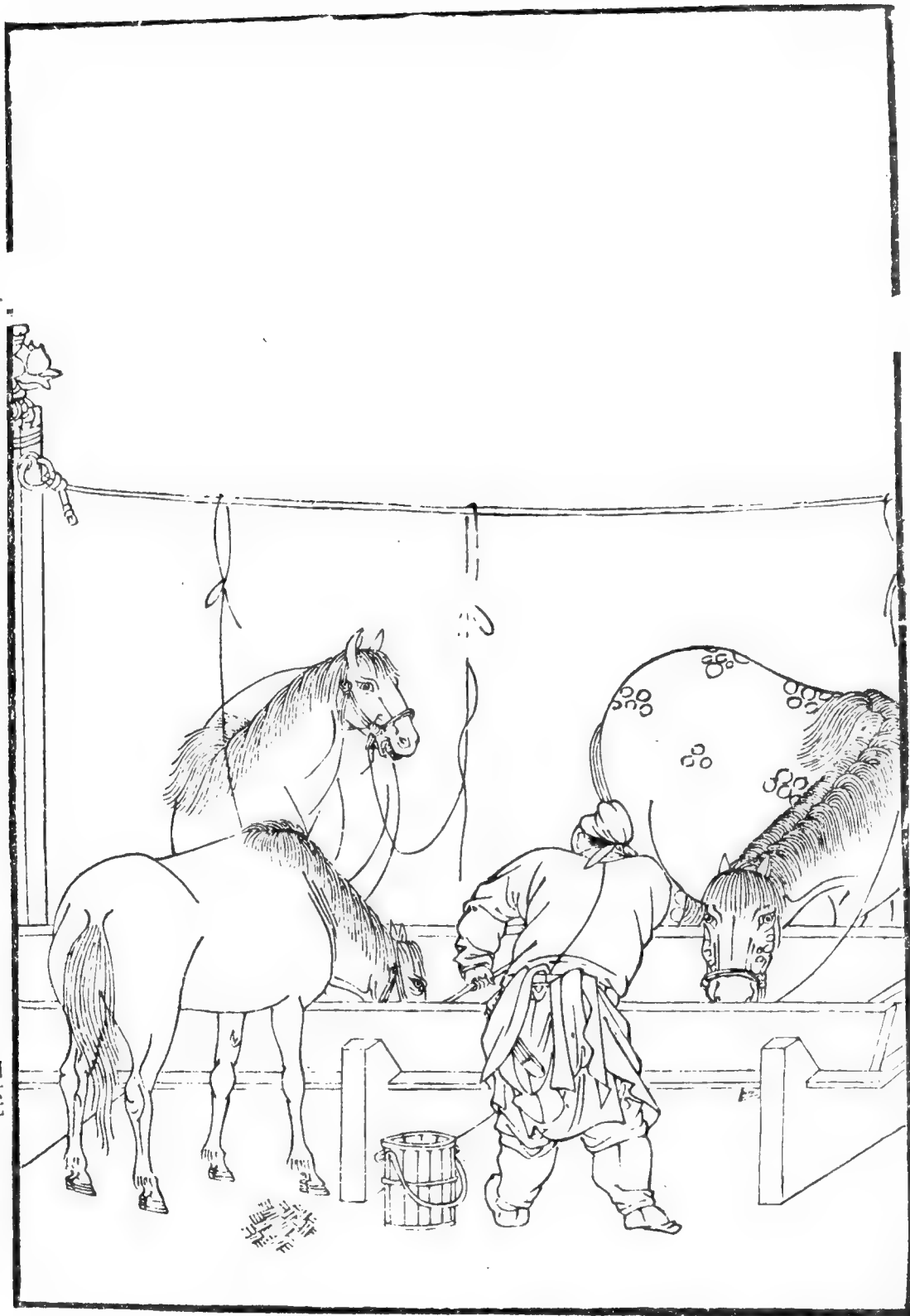




蘇長公墨竹妙絕今古有李息齋  
 亦以竹名評者謂東坡之筆妙而不  
 真息齋之筆真而不妙鑒賞自別  
 迤至墨花一派亦惟妙足貴耳  
 柯  
 大思一寫墨竹宜善兼善墨花道媚  
 有致蓋得其妙者柯天名人也敬仲號  
 丹丘官至奎章閣博士博學能文不獨以  
 繪事名也

孫如游識





趙雍字仲穆父敏子也官至集賢侍制  
 画山水師董源尤善人馬得其家法故  
 人每傳為趙馬云書篆尤精時名不亞  
 於乃翁長子鳳字允文画蘭竹能與仲  
 穆渾肖人莫能辨亦佳品也

山陰王先鋹志





王淵字若水杭人幼善畫趙子昂雅重之授  
 之以法放落筆一便師古人無一筆一院  
 體山水師郭忠恕多師黃筌人物師唐  
 人尤精墨花多作石壁百得象之外  
 生多肖古而不泥古天樑溢友稱一時  
 張翥云云

漢東何宗彥君美





黃古望亭子久號一峰又號大癡  
 巧紅常熟人幼稱神童稔通三教  
 夙曉諸藝畫山水師董源晚季變  
 其灑官庠一家皴法縱橫絕羣筆  
 墨蹊蹊每作畫必登樓觀雲氣變  
 多以爲希置令人劉僊傳中

仁齋顧銘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雲川人宋景宣  
 間鄉貢進士花木翎毛師趙昌山水人  
 物師趙千里舉腕則奇幻百出俱臻  
 妙境誠一代之名手尤善作折枝草  
 蟲小品或兔或松鼠精絕不可形容  
 意趣輒自賦詩題其隙云

高陽王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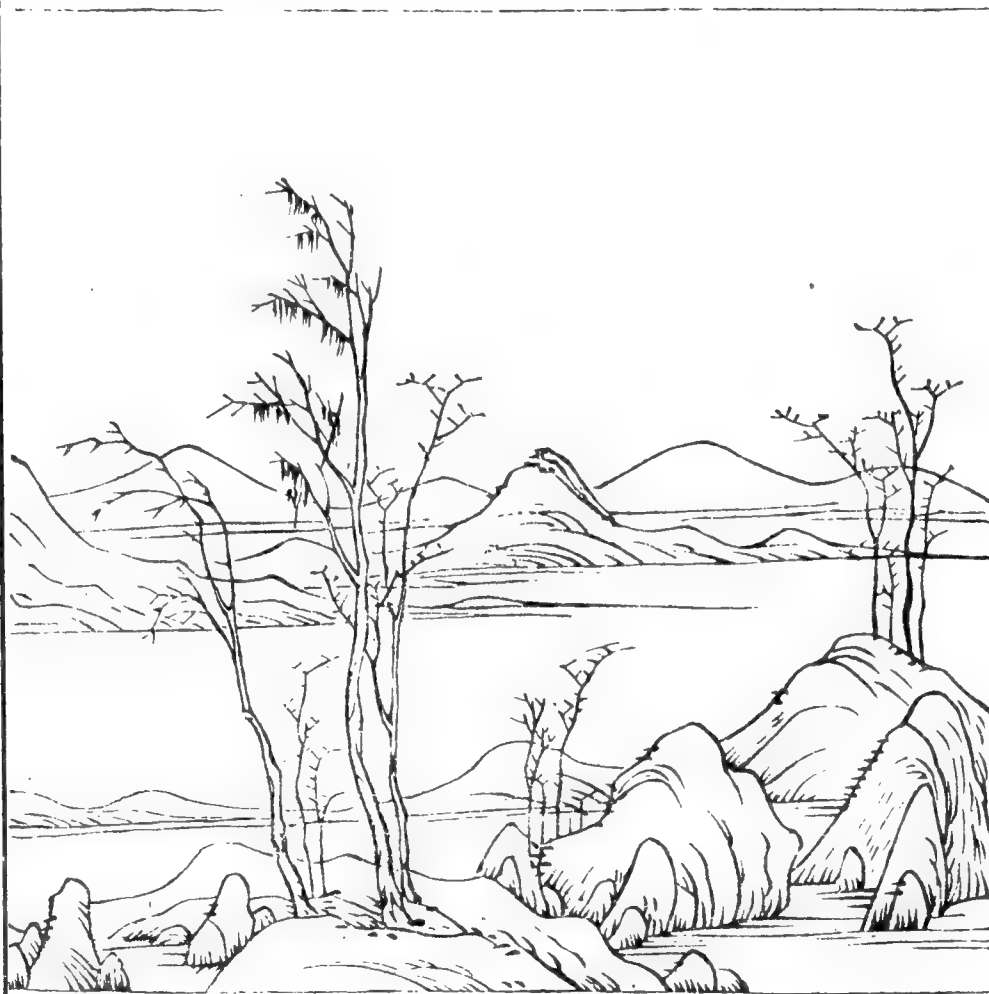


世傳梅莊道人畫初學之士造之宗之道人  
 者攜李吳然字仲圭者也山水稱合作亦  
 能為墨花竹樹中雙松銅柯石幹勢氣  
 參天藤蘿垂嬈皆自有真趣天外之峰携  
 此几席寢若削成信是逸品效顰者  
 多墮入惡色此老終礪之態自在筆前  
 豈為拙工操其繩墨外飽謝塵什其流為  
 苑園善自古記之矣

傅光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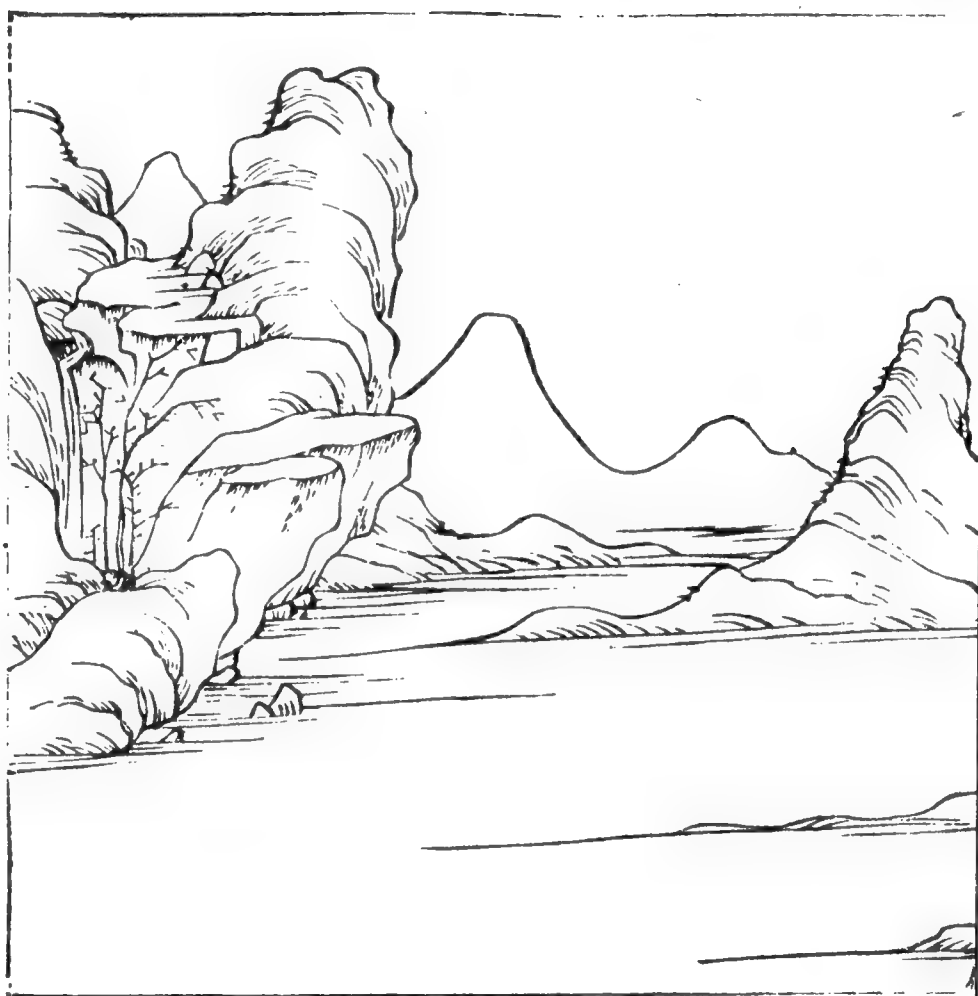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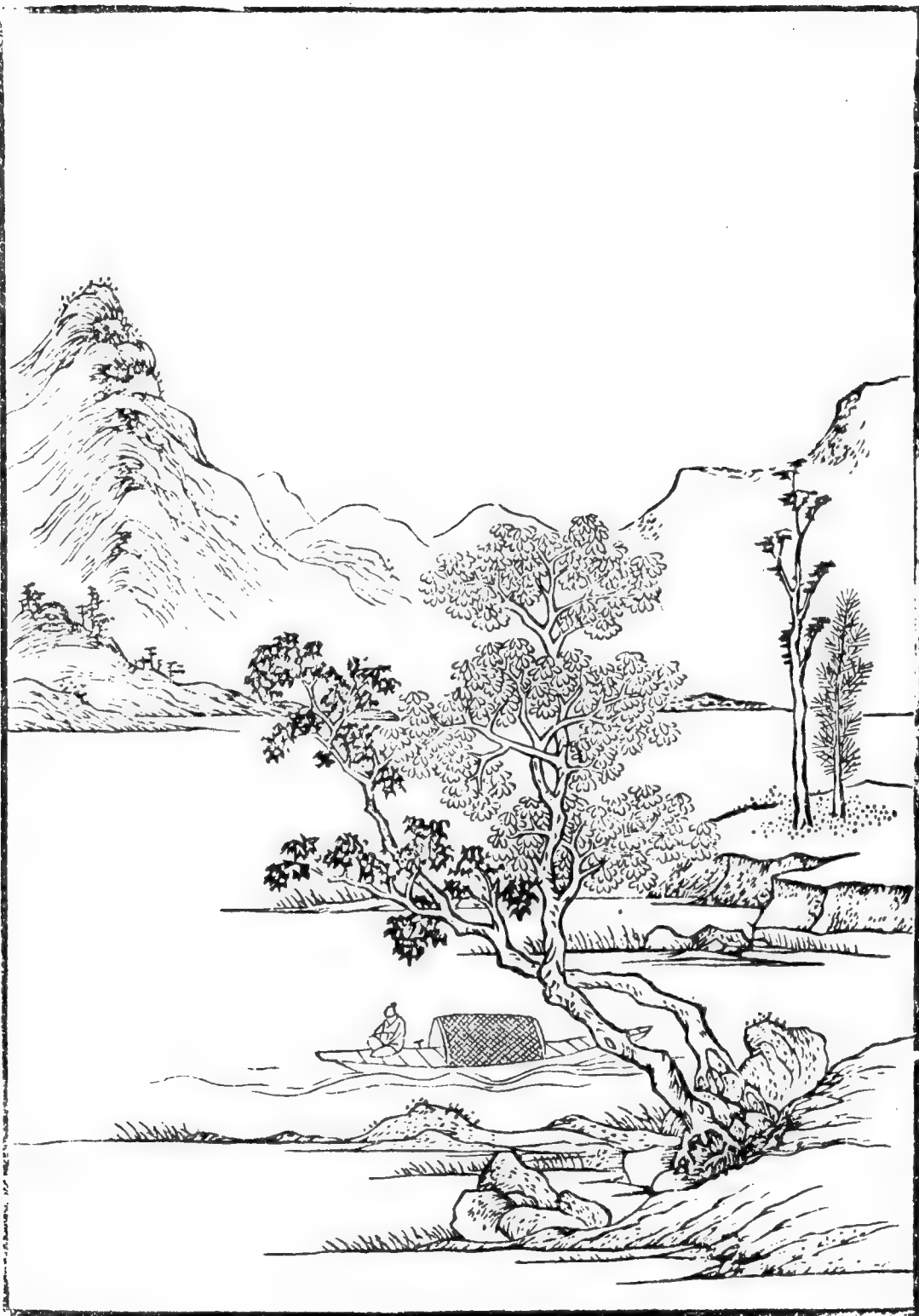
倪元鎮別號雲林  
 少負拔俗之韻性  
 好潔竟成癖幽齋  
 竹樹晨起必課一  
 奚盥拂葱蒨刺眼  
 每駕輕舫湖上香  
 風遠襲輒知為雲  
 林舫至摹畫山水  
 林石位置簡雅惟  
 取神致似嫩而蒼  
 似淡而工遂入逸  
 品在勝國諸名家  
 蓋畫而僊者也張  
 士誠據蘇州招之  
 不往真無忝高士



之稱名瓚昆陵錫  
山人

吳門張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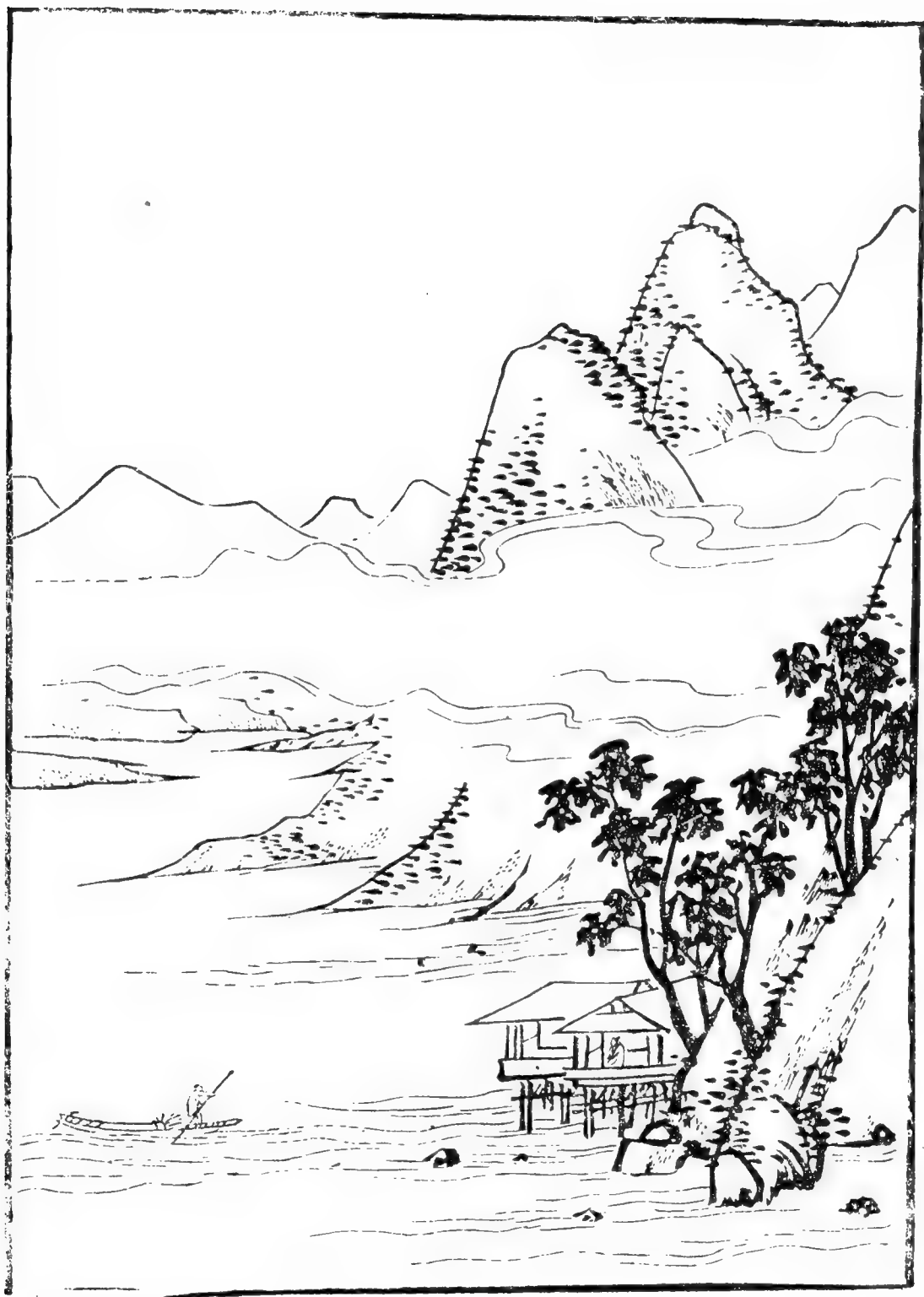


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趙文敏甥也師巨  
然山林秀潤之氣溢於楮帛蓋因用  
墨處得意外之法耳其畫有傳者珍  
值一時亦善人物

宣城湯賓尹書







高克恭字老敬別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卜  
居燕京官至大司寇工山水昉二米已復學董  
源李成大有奇思恠石噴浪小艇橫塘竹木  
散虧烟嵐映帶作者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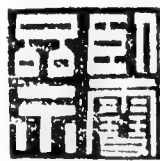
梁溪吳澄時





吳瓘乃嘉禾人性嗜古家為武庫  
 晚年摹古名畫寫水香獨擅其妙  
 蓋蒼葉肖象良易耳惟一種韻態  
 宛似君子出於象外者則難試展其  
 所揮灑者十餘筆而一斑足盡九畹矣  
 入室自成芳置清齋有俱化意

汝南袁大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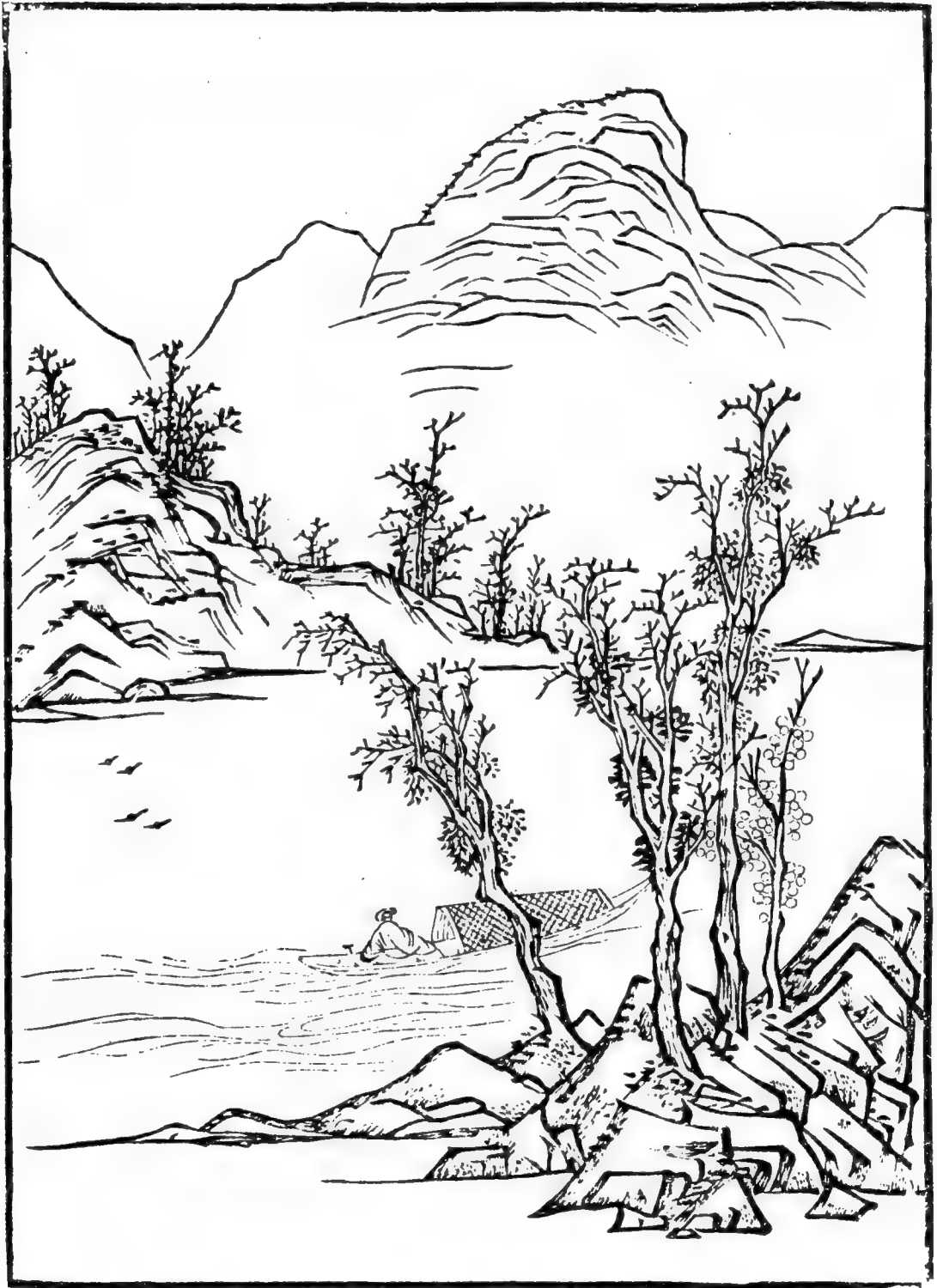




卷氏世之能事速子昭其素父策而以技  
 藝獨擅絕一時文士其家之門皆集以畫山  
 水陞祖陳仲美然呼其村石於其競秀公  
 余錯綜其如山陰道中令人難按不暇則  
 得之以所居多至人物甚多其牙溪生動色  
 色其詣甚多諸大家而後因來其能矣於  
 子昭者其

溫陵莊昭能





方壺道流也居上清宮丰神超脫善  
山水落筆潇洒無塵俗氣居然可珍  
披覽興來偶爲題識

晴空遙接海雲飛映落扶桑曉色微  
地似蓬瀛還向日舟行瑤島更含暉蒼  
茫蜃氣波初動縹緲霞標露未晞媿  
望僊宗高觀上披裘寧是爲無衣

義烏吳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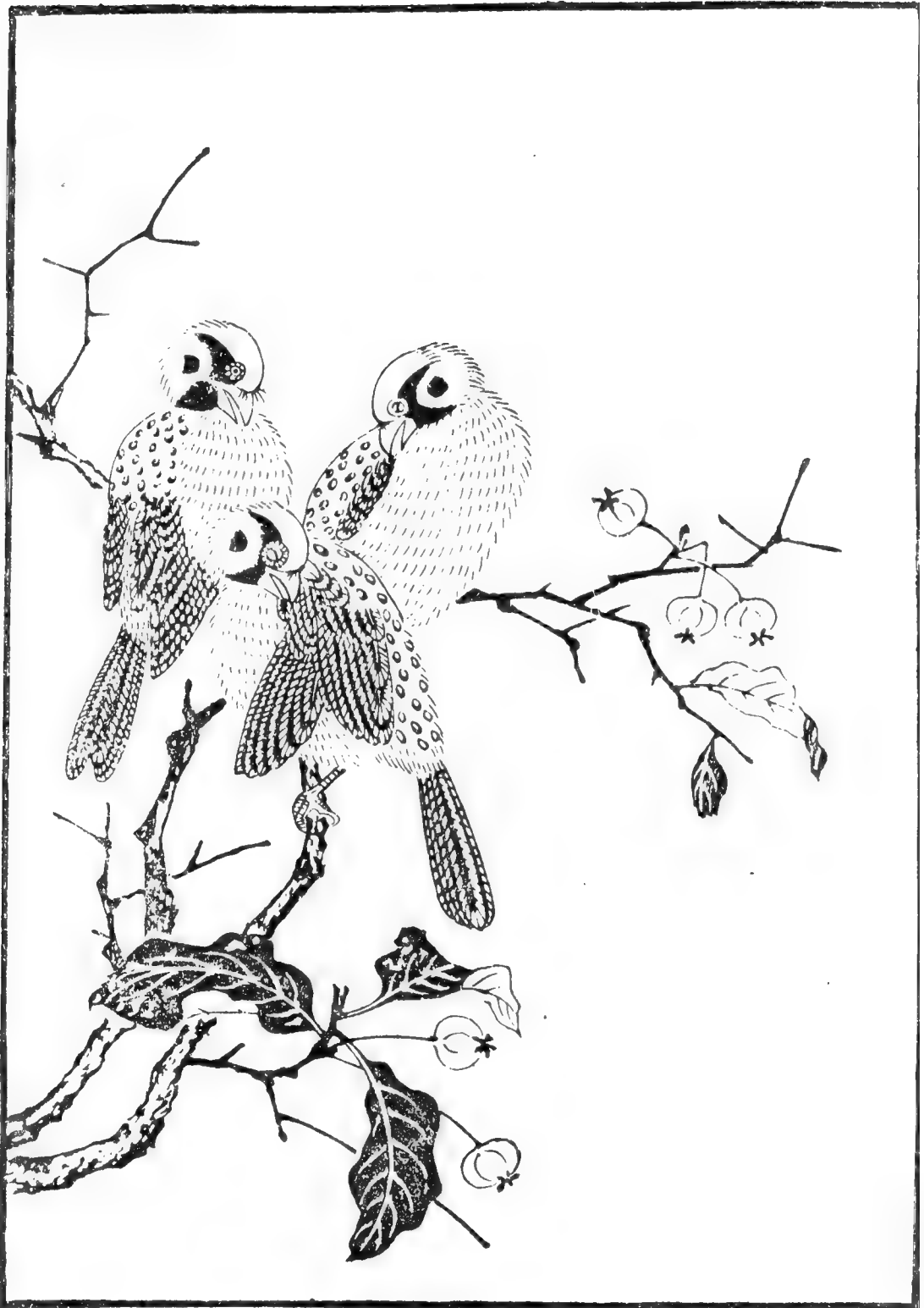




梅枝桤枰什葉林秀一僮子手斟酒元以哺焉  
 雛一羊乳而哺羊一羊大坡間一羔跪而乳此  
 畜唯忘羊也唯忘名盡善山丘人物士林多重  
 之說者謂痘家為富生友也走天為隨手拈弄  
 亦恍如王飛樵魚且併至羊神立然而泊之即謂  
 造化在手何不可之為昔聞仙人叱石遂來羊  
 羊上唯忘於中所得戲墨百酷為乃亦是仙  
 人之法也

吳興施浚所後





寫生家於肖觀中不失古趣乃稱高手  
 邊君景昭為隴西人花果翎毛最精神  
 利肖而雅要超之通古矣在邊君並傳而  
 私謂邊陳呂此未足以盡邊之伎倆也其  
 子桂祥亦有以風

武林沈初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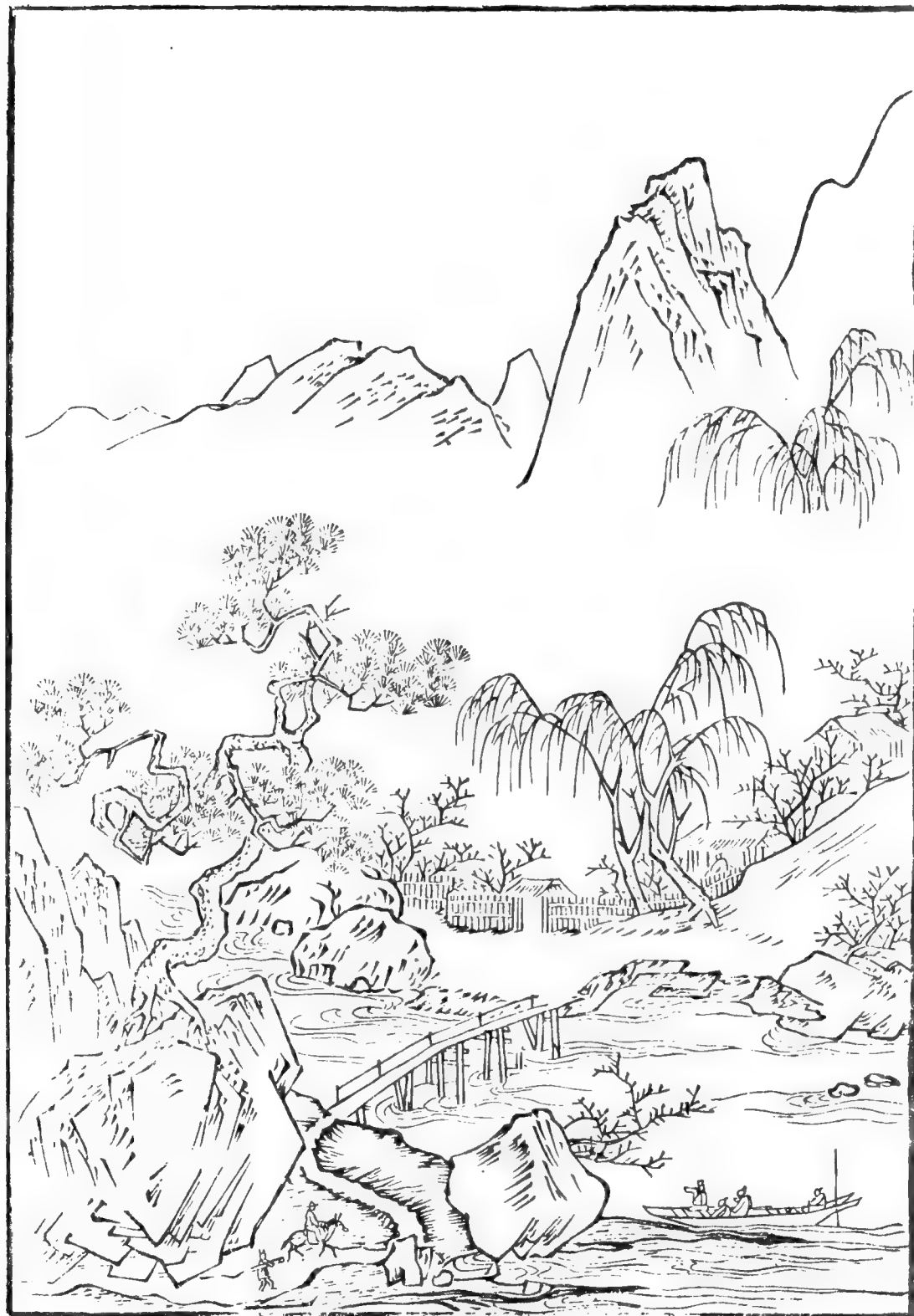




王紱字孟端號友石生又為九龍山人高介絕俗有詩  
集行於世王元美嘗稱孟端竹為國朝第一手有石  
室居士梅花道人遺意而清標似過之又紀其遺事沐  
黔公行金帛求孟端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僚素  
厚黔公者致之曰姑以是塞公意毋言我為公也月夜  
聞鄰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喜甚具絨綺  
各二更求配幅孟端却其幣手裂畫壞之即無論孟端  
竹其人可更得否

渤海陳之龍





莆陽李在字以正山水細潤者學郭熙  
 豪放者宗夏圭馬遠其畫人物八面生動  
 為世所珍古松倚崖板橋橫澗竹籬茅  
 舍風味瀟灑夫泉駛則石骨自清雲隔  
 則峰巒自遠有問溪可枕石可漱乎當  
 袖斯圖荅之

吳興施浚明識







吳中以詩字輕點畫品弱以清肅媚人而  
 不臻玄妙至姍咲載文進諸君為漸氣不  
 知文進於古無比不臨摹而於趨望以不  
 涵蓄其手筆高出吳人遠甚品題者每  
 以耳食也其於神鬼佛像尤多此非  
 其貴矣文進名進列紳靜菴又號玉泉  
 山人子泉亦善畫

沈初燧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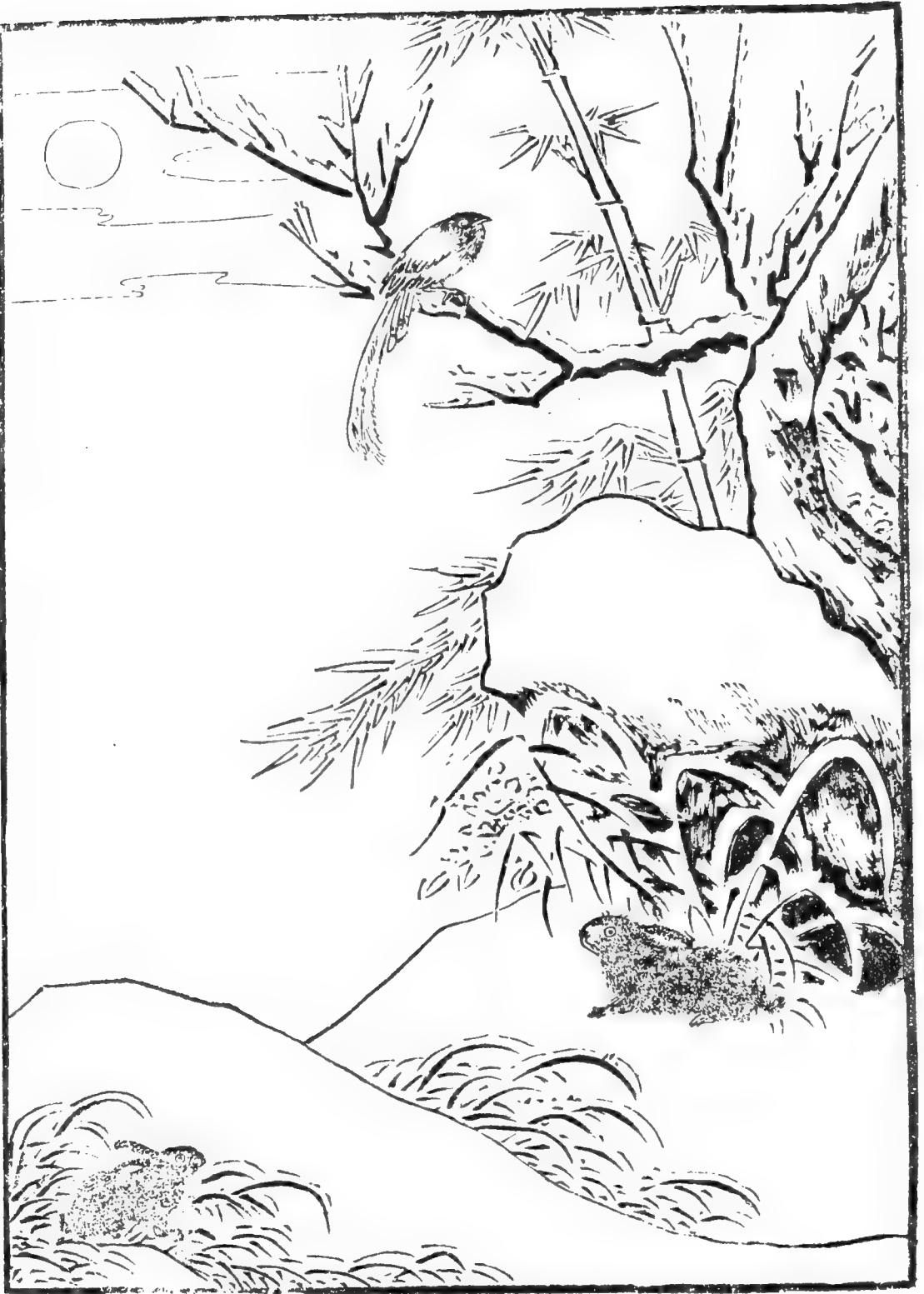




夏鼎字仲昭初姓朱登第後改  
正為夏東吳人自中書舍人累進  
太常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  
皆妙喜作竹石求者無虛日  
乙應一獲者珍藏焉

武林黃克謙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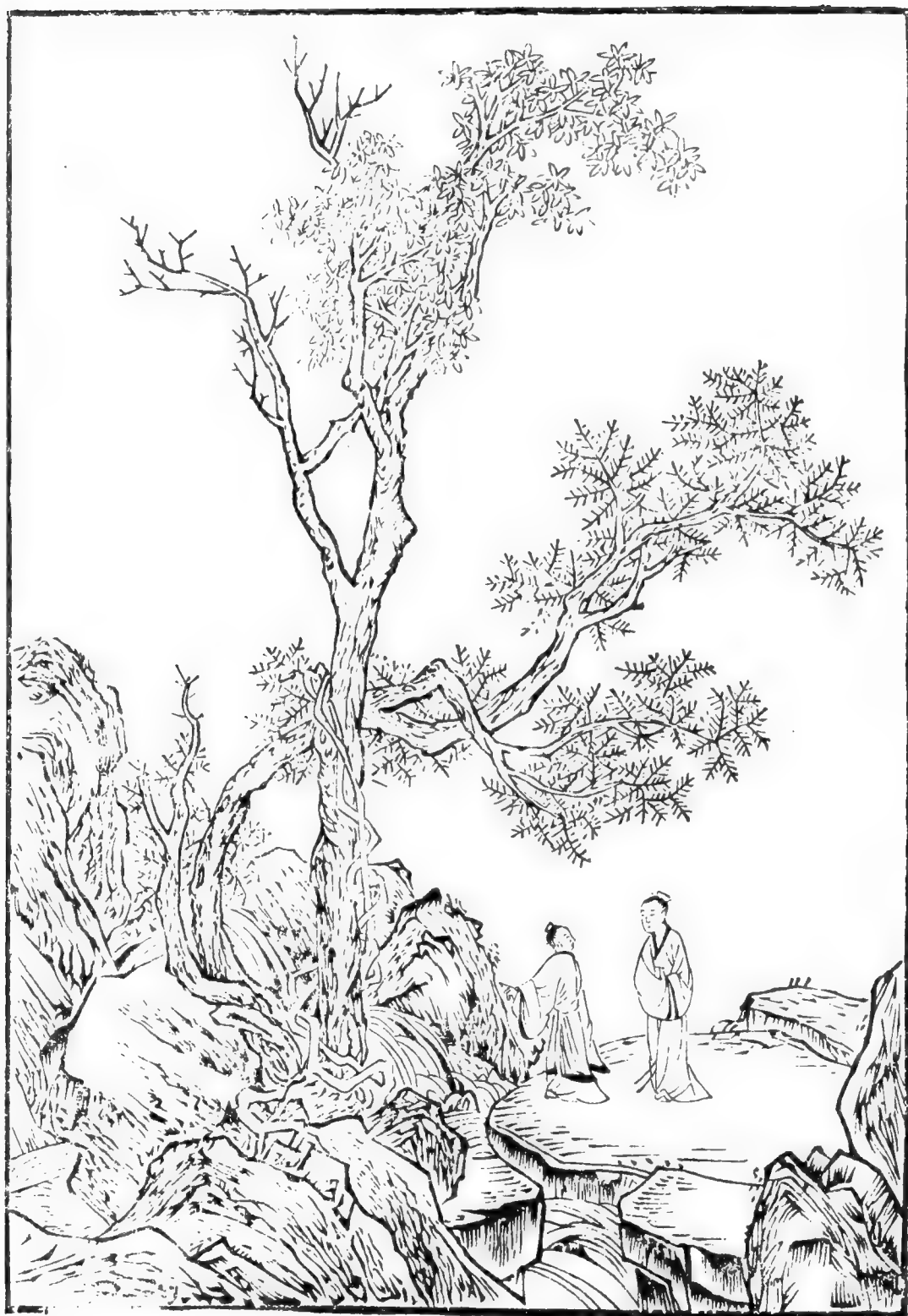




孫龍號都痴毘陵人開國  
忠愍侯孫生而穎敏有儒  
人風度寫翎毛草蟲自成  
一家號沒骨圖

吳淞徐光啓





正德間中貴陳喜心直人少讀之好  
文墨強和秀偉精于繪事山水  
人物俱入妙境世人多寶之乃中  
貴中之類蓋也

毫郡薛鳳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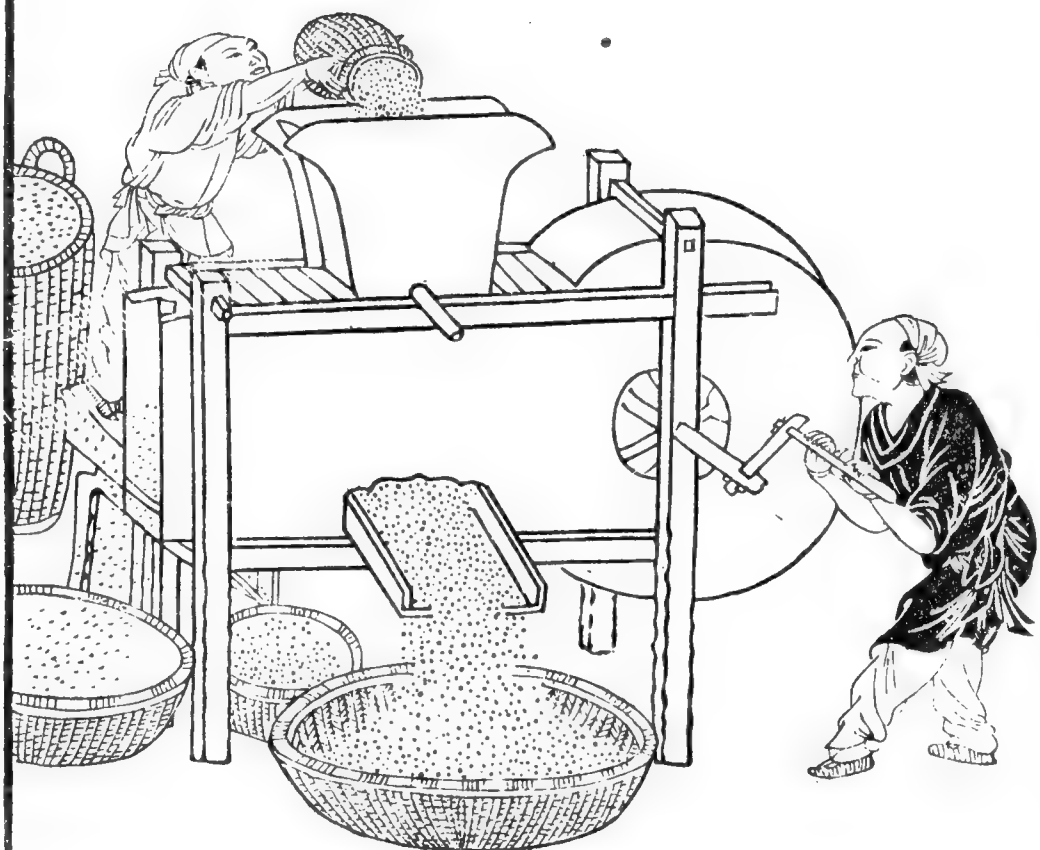




林良字以善廣東人歷陞錦衣指揮其著  
色花果翎毛極其精巧至放筆作水墨禽  
鳥樹木遒勁超逸大似張顛草書神情高  
遠楮墨之外筆院中人自不可及

武林錢藩書





杜堇字懼男別號樛居一號古狂又號青霞真丹  
徒人舉進士不第遂絕志仕宦博力古今自丘墳篆  
籀下至黃衣之錄靡不精曉詩文皆有古法尤善繪  
事山水人物咸臻妙境余嘗謂畫雖一藝大闕人品  
胸中必有一段蕭疎意韵超然筆墨蹊徑之外維令極  
工故足供筆武侯父子在軍太令豈嘗終日解衣盤礴  
而後筆句妙則不品高也夫堇於此道早於名家  
雖其功力所至抑亦由其曠度耶

鹿城顧秉謙題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姑蘇人博學有奇  
思為詩清新皆不經人道語字亦古拙學  
黃大痴瀟其善處略其不善處遂自名  
家因求畫者衆一手不能盡答令子弟模  
寫以塞之是以真筆少焉

錢唐張振先





此陶孟學之筆孟學寶應人名成別號雲湖仙  
人以宦家子中試應天落冕不羈於世路功名  
泊如也工詩文書法兼真草篆隸各詣其境所  
画山水多以青綠擅勝尤喜作鉤勒竹兔與鶴  
鹿要以抒寫其胸中之所有莫不絕倒余不敏  
披罔爰之漫顚其後

何物柴桑後胸中自丘壑徃徃毫素間幽  
悰寄寥廓開圖若有聞鼠啣松子落

崑山柴大履書







此偉字士彥一字次而彌小傳

江夏人入元主京授翰林百戶性

不受羈絆嘗奏乞歸隱以終其身

雄壯白描乃法宛然如自有物矣

同執鮮傳

東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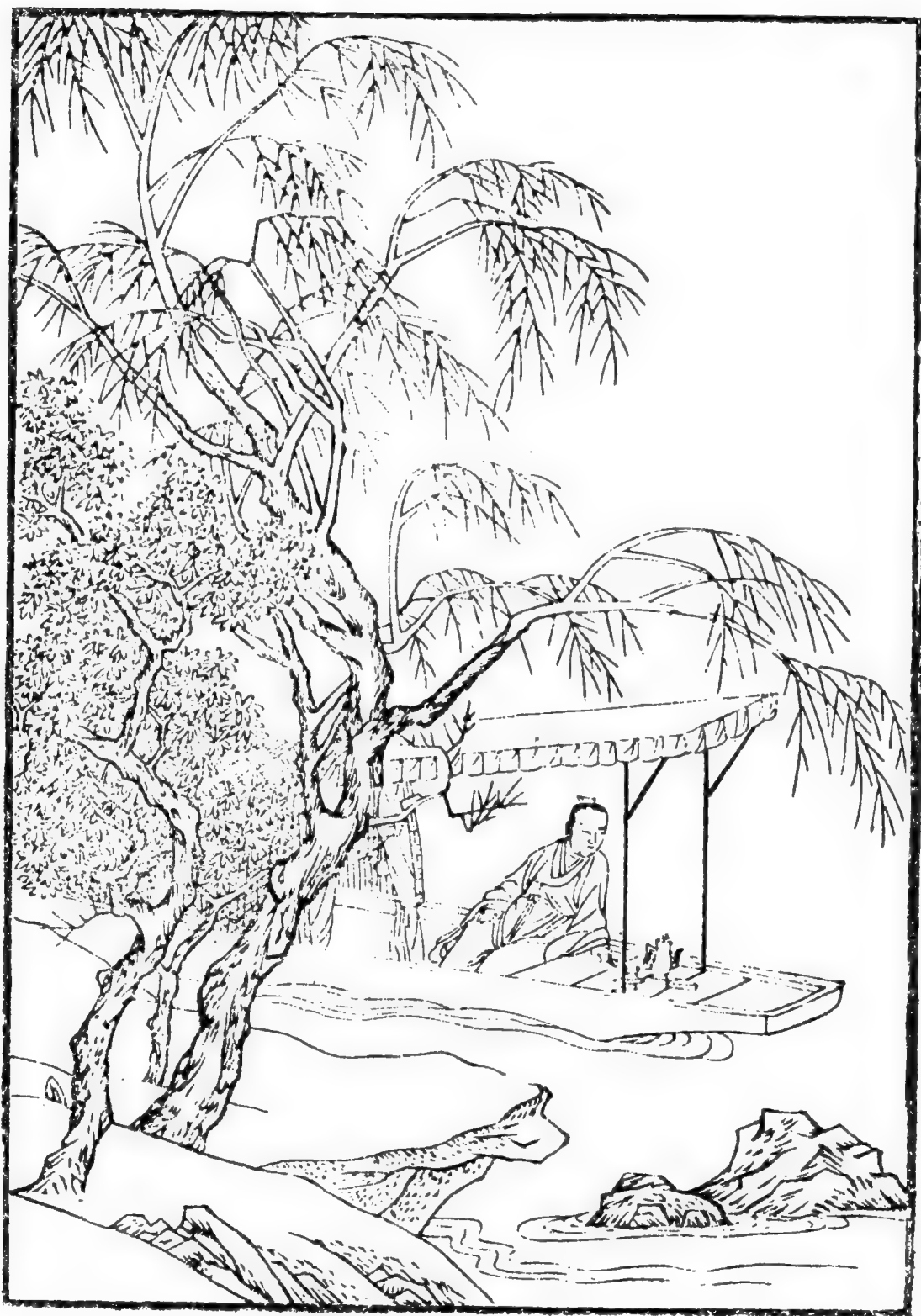




杜少陵角爲軟寫繙上風稜宛有蟲出  
此筆昂藏古健又畫中少陵詩也要在  
傳神詩盡合法名廷振名絕翎毛設色  
真宗臣云官至錦衣捧使

沈朝煥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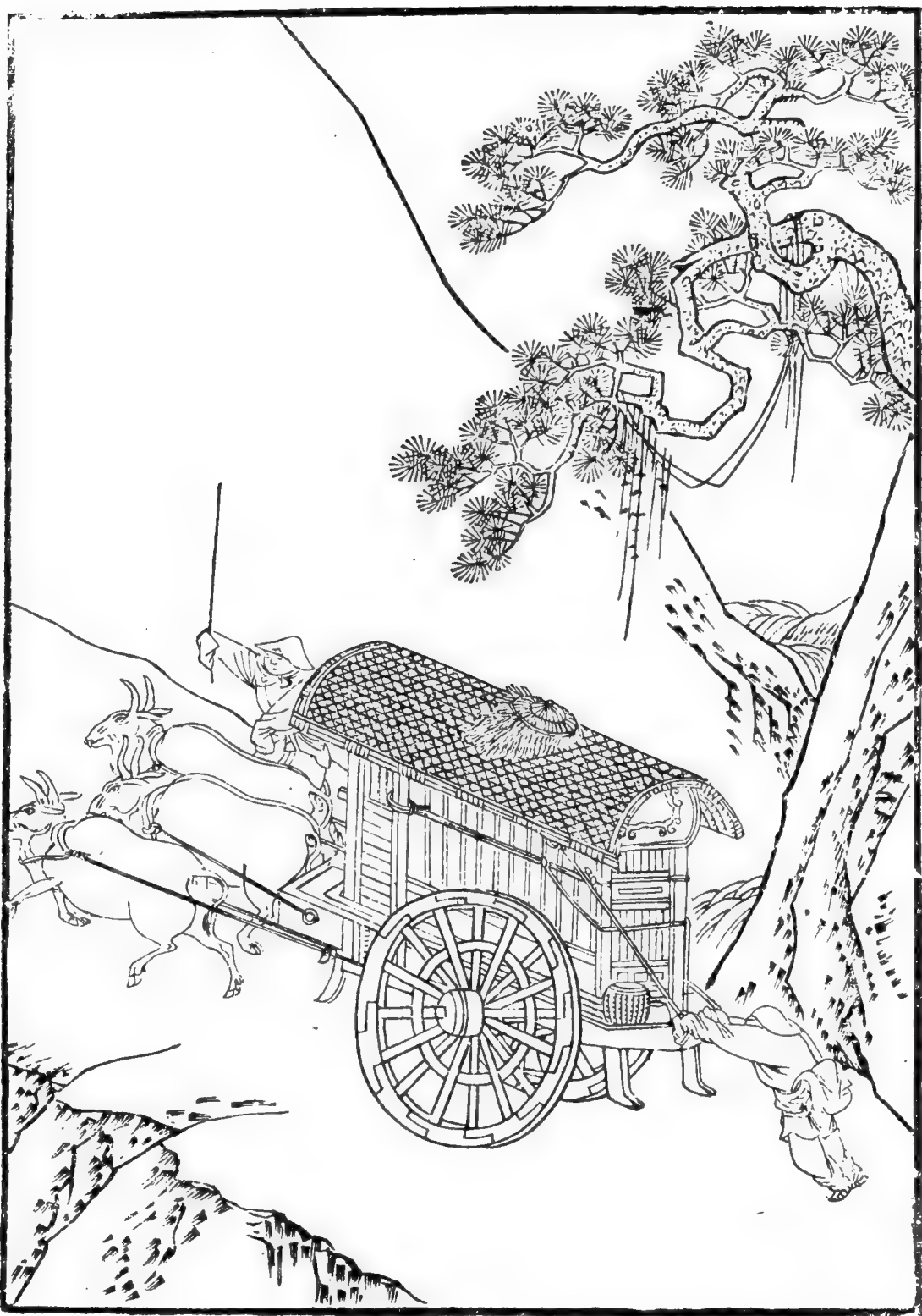




漢武禮聘南越山人如圖山水  
 之影其居曰一蒼生到更事家飛  
 其自山一幅安風雨之夕折生展  
 玩覺其雲生筆端磨心胸洞然于  
 斯之身自歎以恍然卧雲母于長松  
 下之風習之洞居年事也直在人  
 之蒼生到之想

河東張鍾平仲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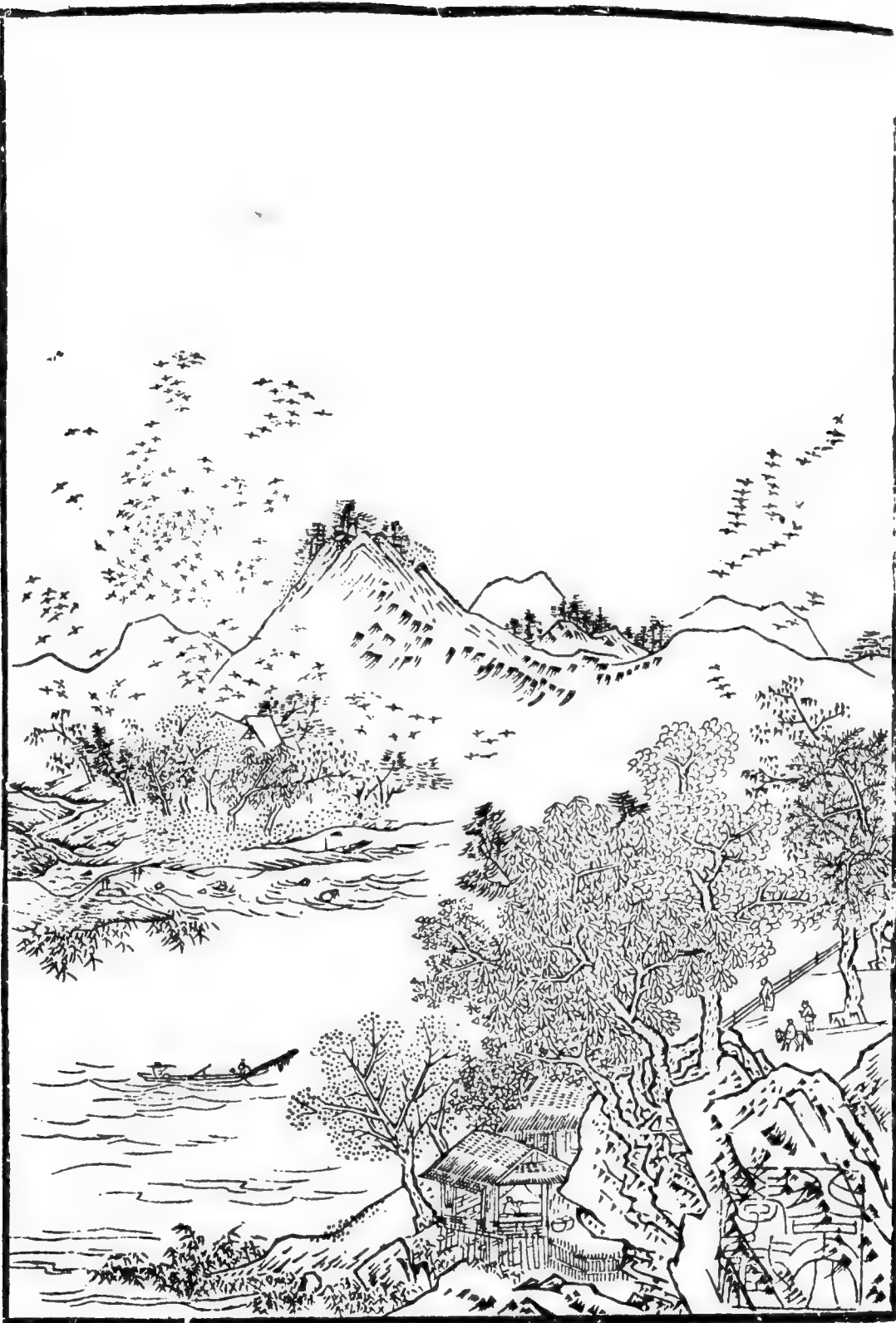


周臣字舜臣弼東邳東吳人也少負穎資  
 個儻不羣下筆數千言立就尤長於聲  
 韻間亦游情經事每見古人遺蹟即臨摹  
 一過摹刻咄咄逼真如青於藍米於水而風  
 韻宛然得其真蹟者如獲球玕即稱之曰  
 劉家宗匠已不虛也予既喜談繪事且雅  
 重公之為人因為之記著於此

吳郡徐之彥識







唐寅字伯虎號六如東吳人中應天鄉  
試第一才藝宏博作畫精絕山水人物  
學到意到綽有古人之風人罕及之圖  
上南系解元

陳氏志書





文徵明弭衡山姑蘇人其書法稱名家  
而尤精於楷乃書筆起較冲澹又精  
於書王弼州稱其品性絕塵衣墨妙  
以到魔非佳境即此一斑而濡之生物  
表矣詎獨繪事末節足以盡文先生  
哉

武林沈朝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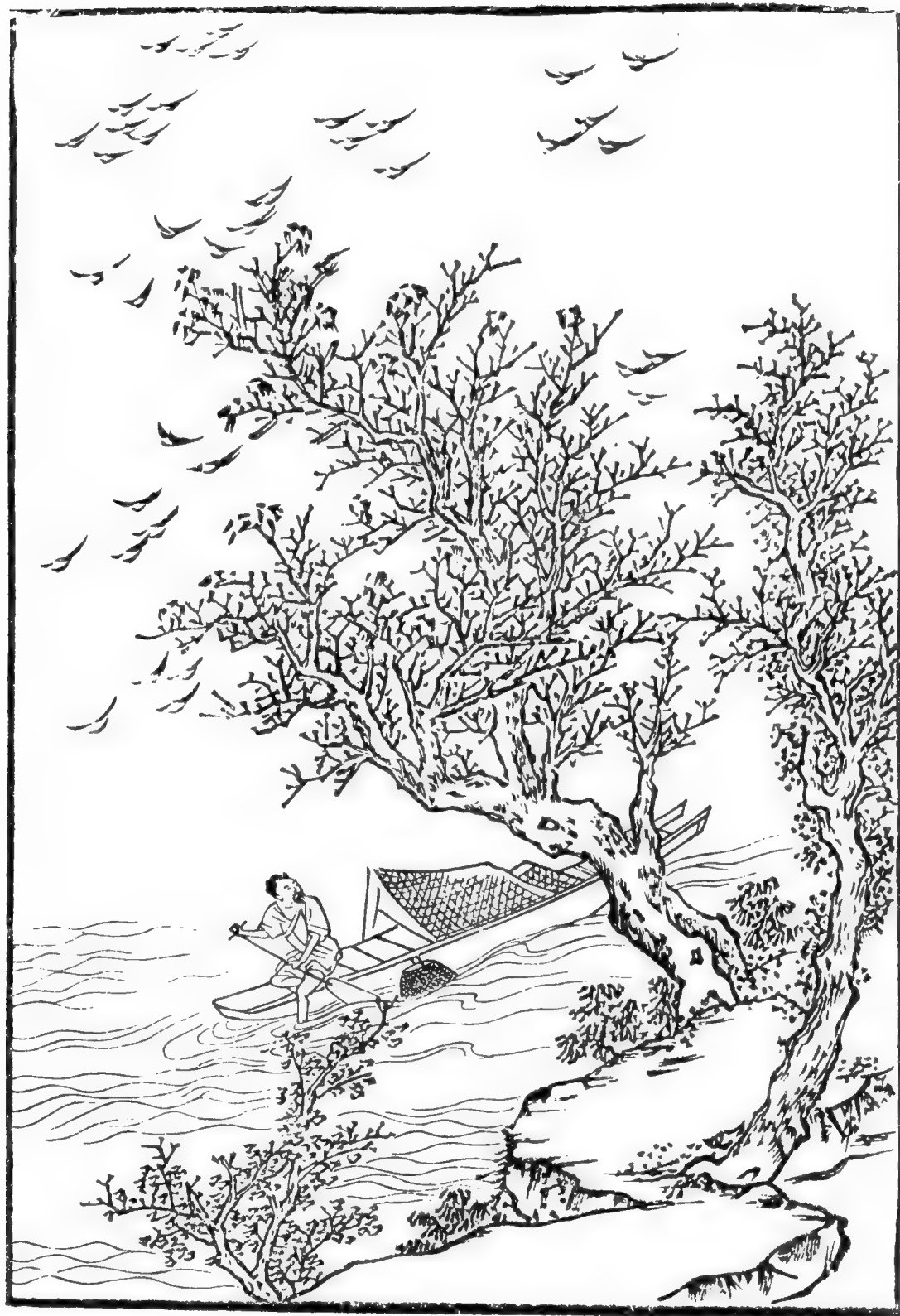




姜隱字周佐山東之黃縣人善  
人物士如花菜工緻細潤得古人  
之妙今觀其補袖圖構景蕭寂  
寄神凝遠出百丹一齋有餘味矣

豫章劉一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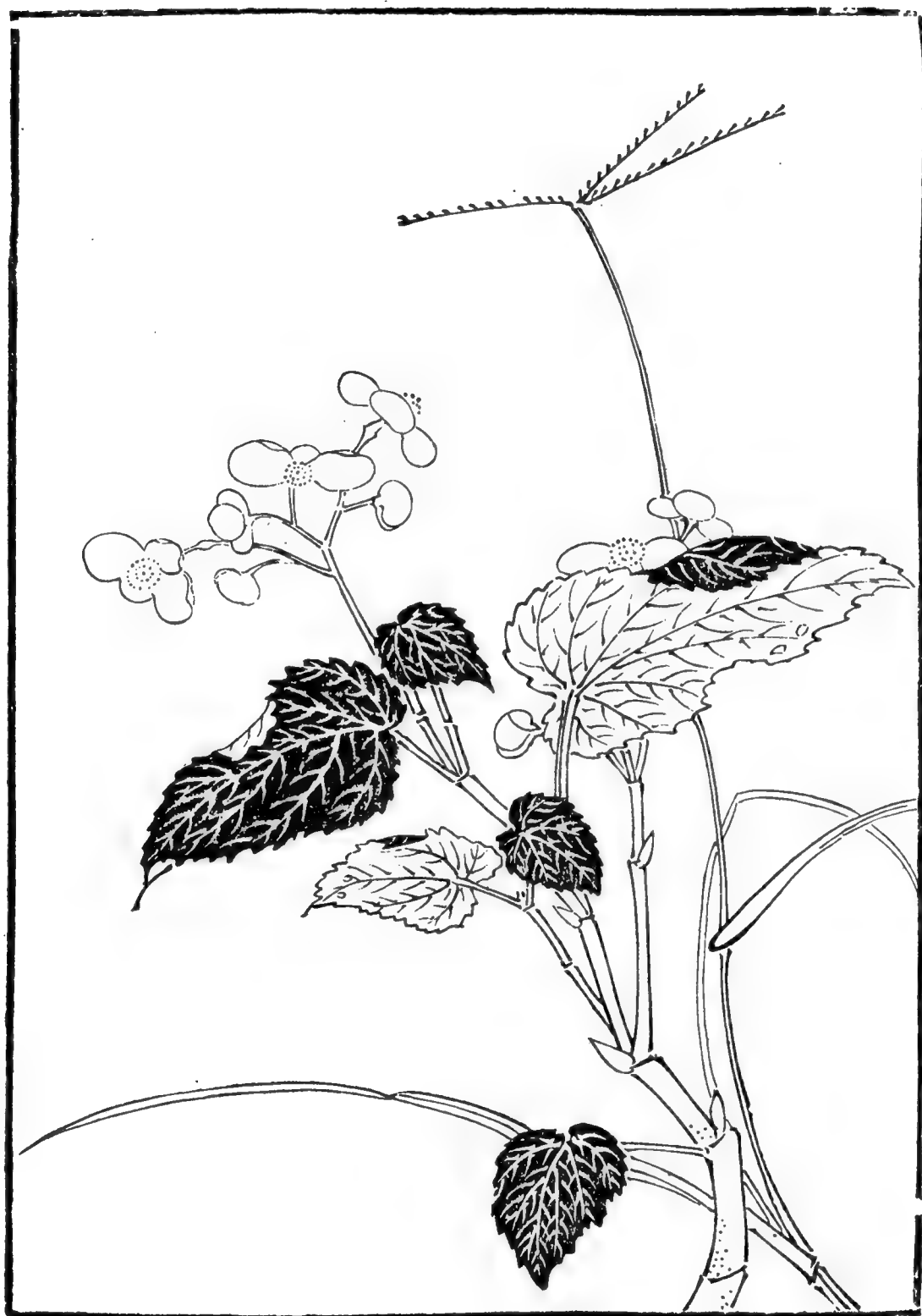


吳中工微巧而謙時臣兼喜爲麗  
豪其大幅丈餘勢雄而筆肆游  
升滿志而濃纖委蛇更自不乏  
態辟之西楚霸王拔山扛鼎辟易  
萬夫而爲虞美人楚歌亦自情  
媚不可謂今之則面好也

薛三省題







王穀祥字祿之吳郡人少登第官至天官尚書  
郎喜繪事點染花卉意致獨到即一枝一萼不  
落尋常色相余謂人之才藝必從品格爲高下  
吳下如石田衡山六如白陽輩其人品不著塵俗故  
其画自殊絕今古王君生平卓然自高冒次洒落  
博學能文章互其繪筆與諸公並傳而名與諸  
公共重也至書法倣李北海又其餘長不足爲先生  
奇耳 甬東布衣薛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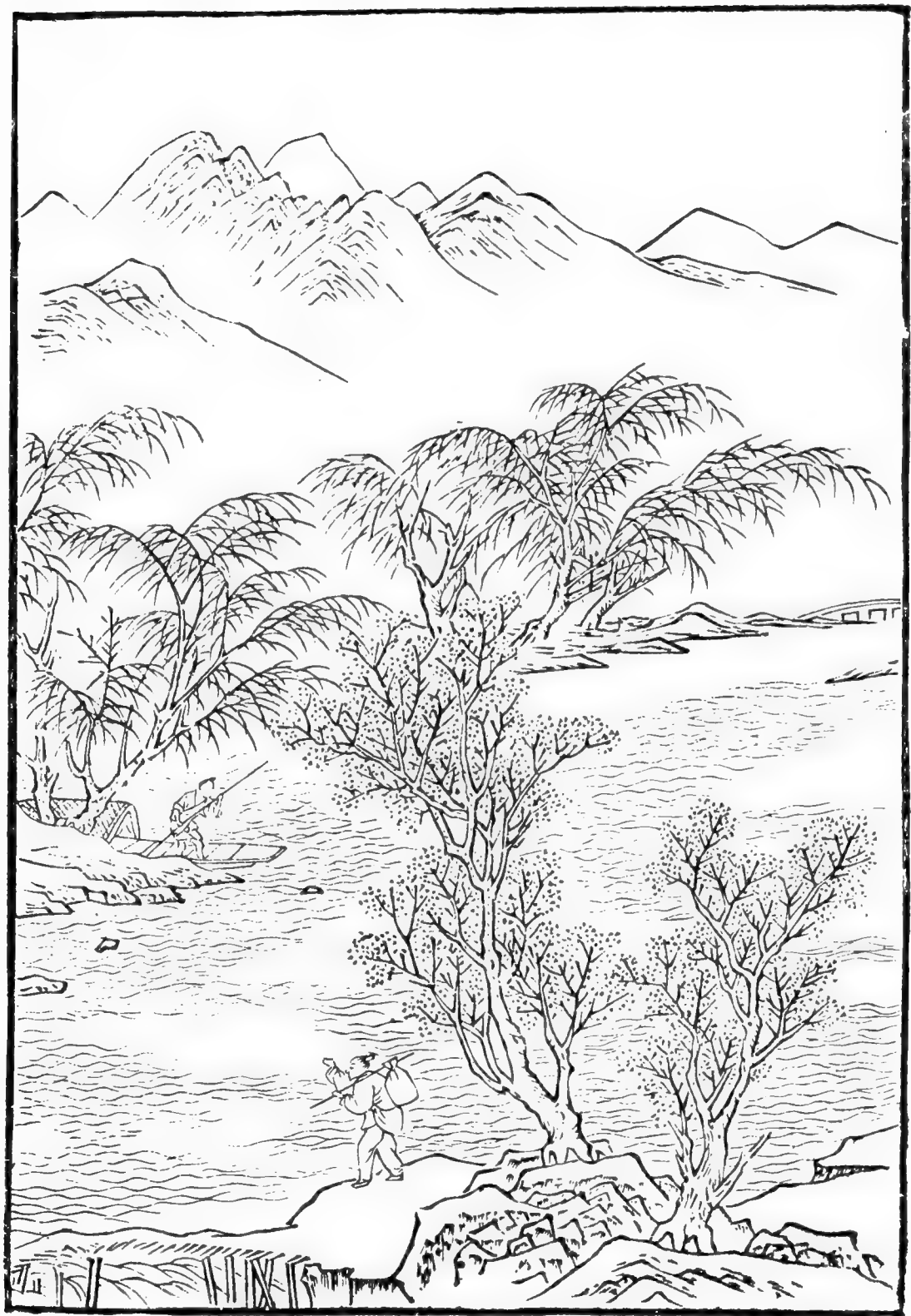




陳淳字道復號白陽吳郡人精工花卉  
 觀冊中之菊秀色可餐點綴蕊葉乃是  
 一團融融蓋問道復曾出高華而性幽僻  
 晚愛林麓得古君子風流有之菊花之隱  
 逸者也其神之相合固在筆先又見牡丹  
 品神氣道妙婀娜若生誠一代名手畫間  
 多有題詠草書扁書不減右軍世之珍  
 重者隋珠和璧焉

來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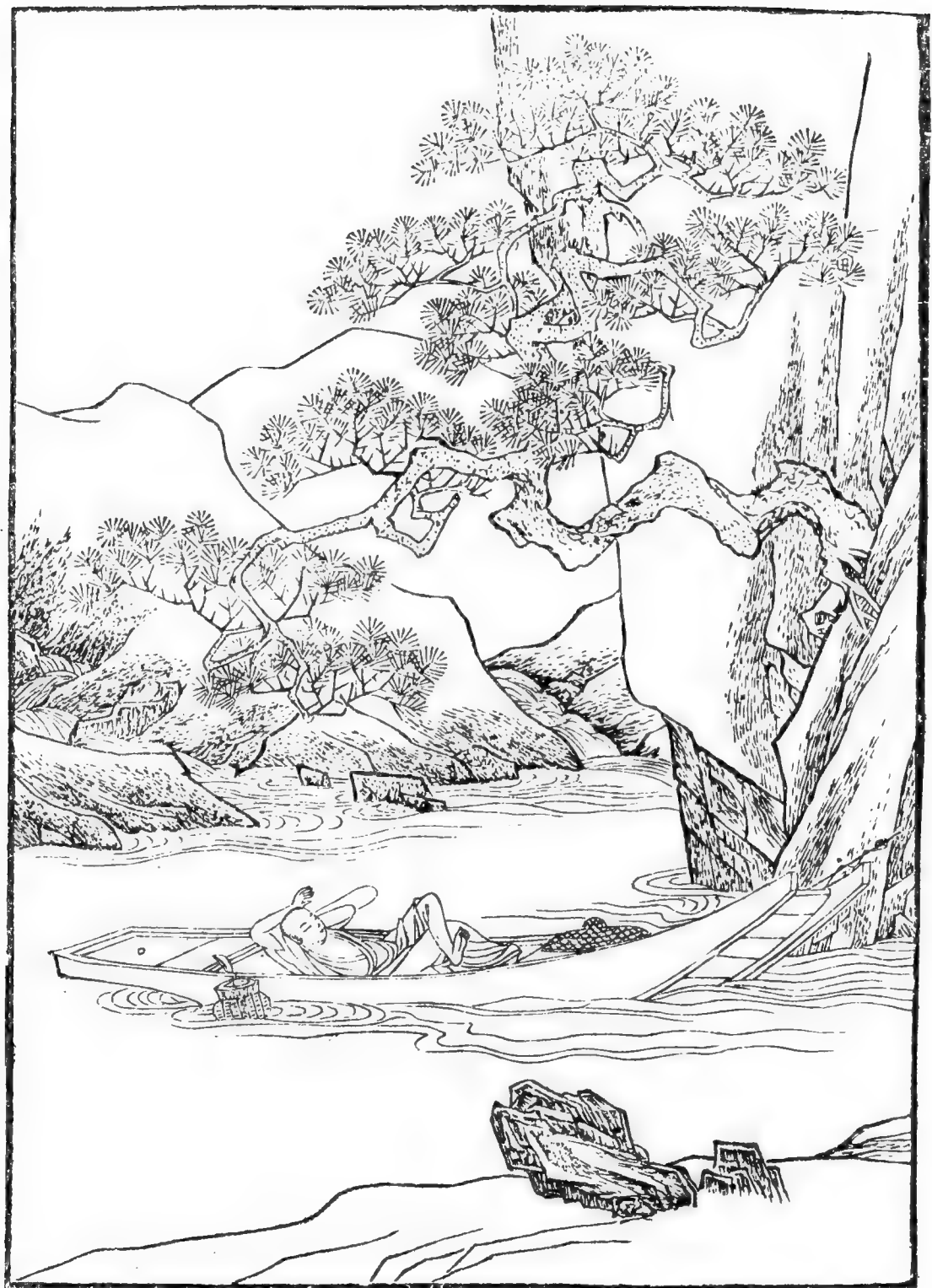




文伯仁字德承號五峰庠生衡山先生洪  
 任性僻傲畫做宋元名筆重山疊嶂分布  
 遠近屈曲向背秩然條理購真蹟者不惜  
 重價作詩世業嘗居金陵后卒老席  
 丘

楚人江魯科





仇英號十洲嘗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於  
唐宋名人盡無所不摹寫其臨筆能奪真米  
襄陽不足道也元美先生所稱述如此云然余  
所見上林圖十八學士及桃源卷皆精絕真青  
出於藍哉

虎林楊廷槐祖植父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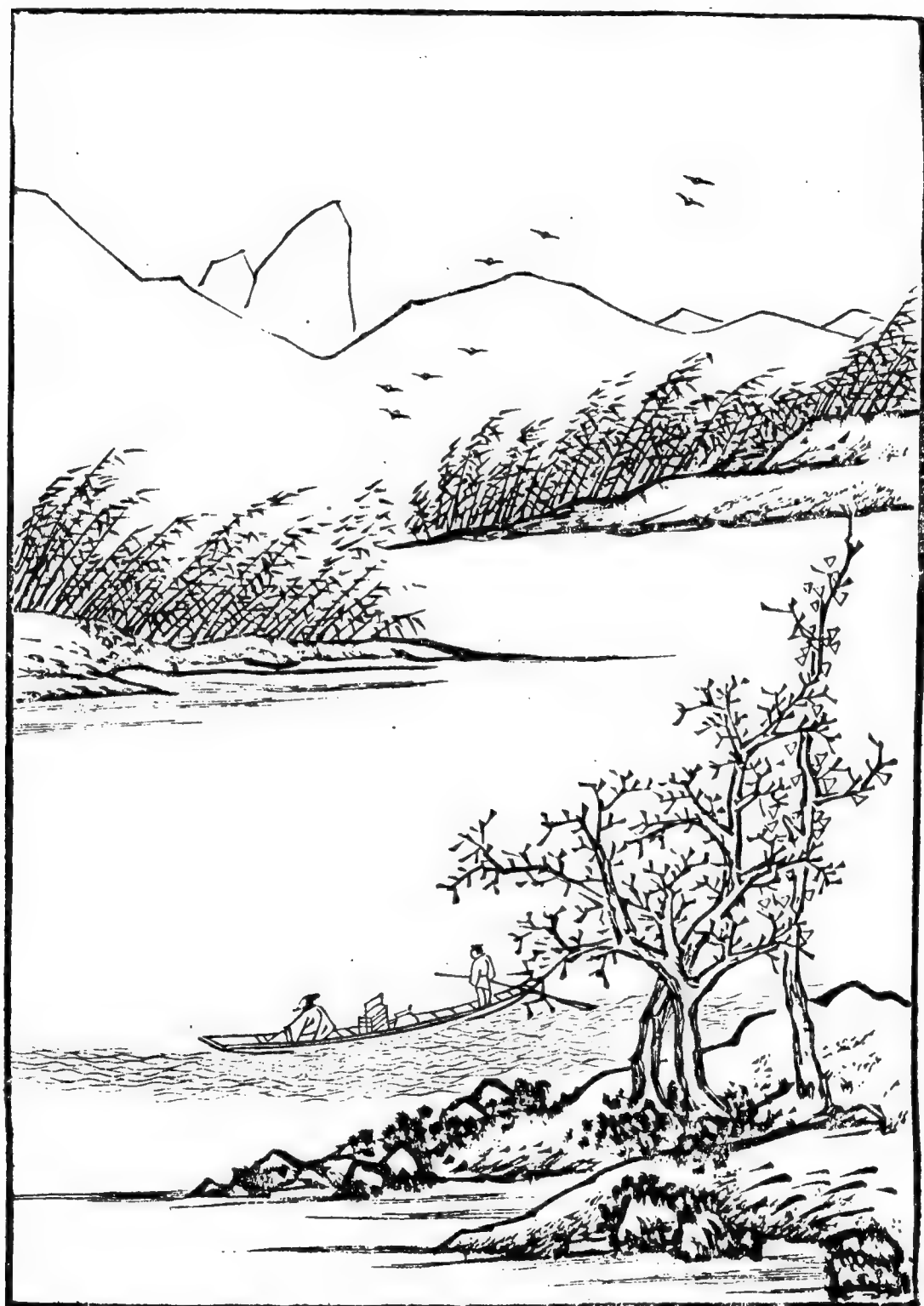




朱貞字字宏信別號少崖長洲人景寧教諭主菴以孫聞  
 浙巡撫鄉賢秋崖以子少博學餘文兼好詩畫隨文官遊四方  
 徧閱名山大川見即有紀即寫圖靡不窮其勝槩既而較  
 奇遂棄舉子業專工繪事師舅氏樗仙汝時亦盡得其  
 筆法所點染極蒼古有天籟之趣尤善摹古人名筆持不  
 欲以技目頭平居常杜門養高即文執多名公鉅卿為不平  
 獨性介正直為鄉邑所重多詩於涉獵皆善尤長於迴  
 文稿甚富以貧未嘗梓仲子以世其業足稱清白吏子孫

邑人申用越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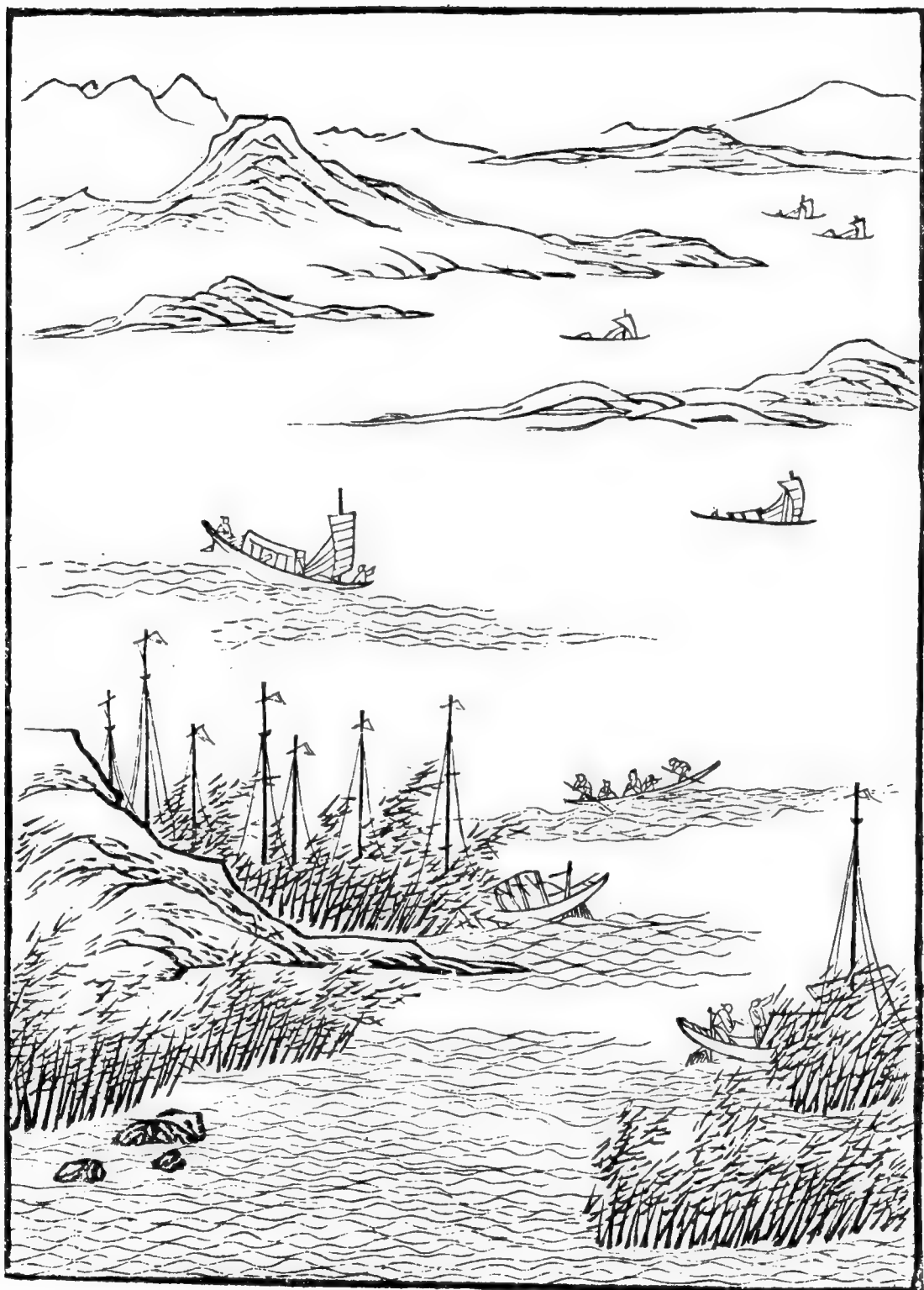




蔣嵩乃金陵人善畫山水雖尺幅中直  
 是寸山生霧白如興波濤然雲蒸  
 龍變煙霞觸目豈金陵江山環疊蔣  
 君世居其間既鍾其秀復醑飲其丘  
 壑之雅故筆時遂臻化境非三松之  
 似山水而山水之似三松也

錢唐周大穀





朱端字克正精工人物山水舉腕即曲盡其態  
度可稱名手墨竹師夏景晁善花木翎毛

欽賜一樵圖書

甲辰季夏南郡劉戡之書





張平山名路字天馳大梁人也以  
庠生遊太學然竟不仕稍游靖繪  
事其人物似吳偉而山水尤有戴  
文進風致一寸縉紳咸嘉尚之得其  
真跡者如珙璧焉

仁和宋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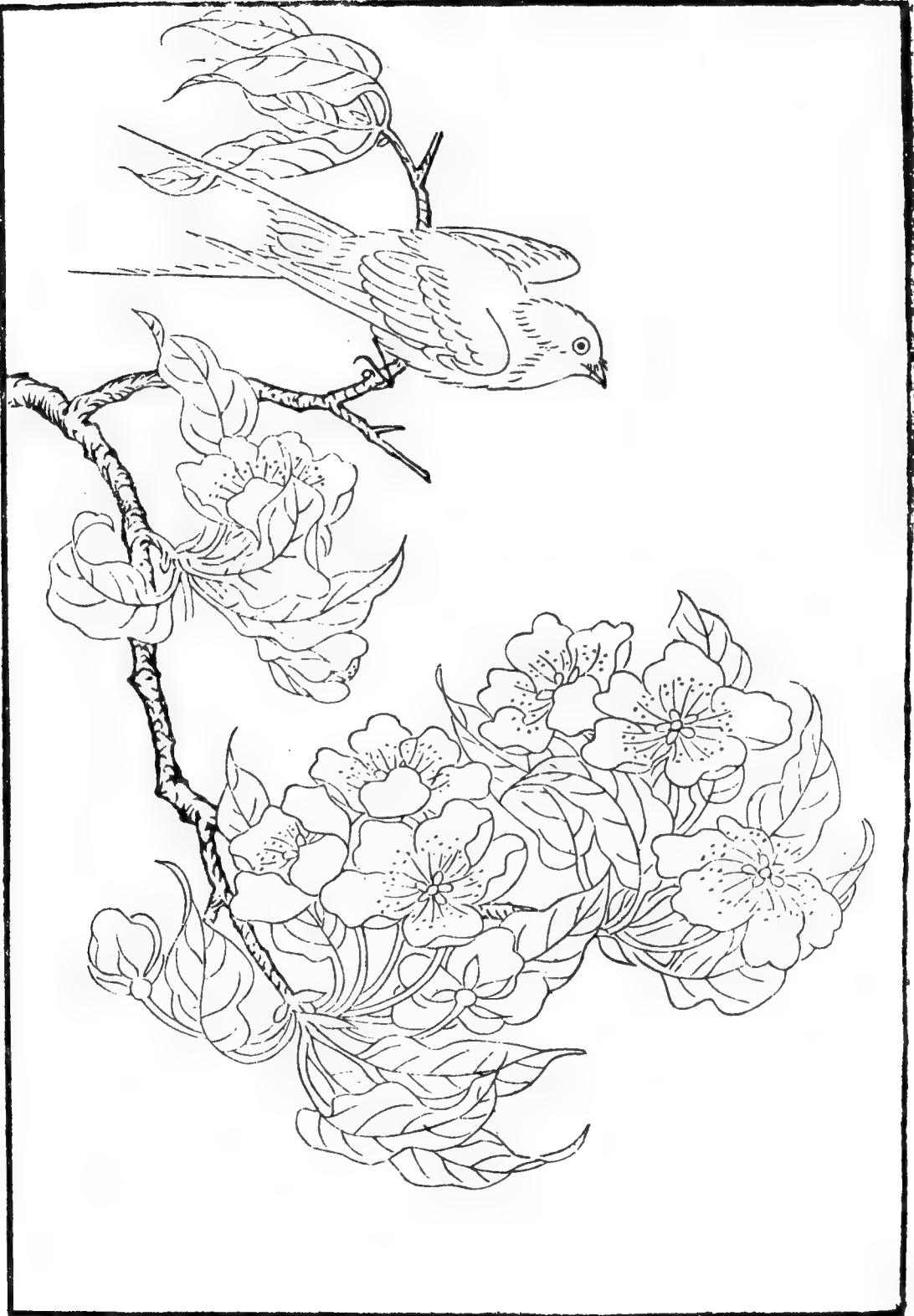




陸治號包山吳麗人為入謹厚  
善花竹翎毛其設色鮮明生  
意藹然活動可愛

以蘭風陶允嘉





魯法錦收雲吳郡人善玄弁綢毛  
極其精巧落筆清洒活潑可貴也  
畫海上色者

李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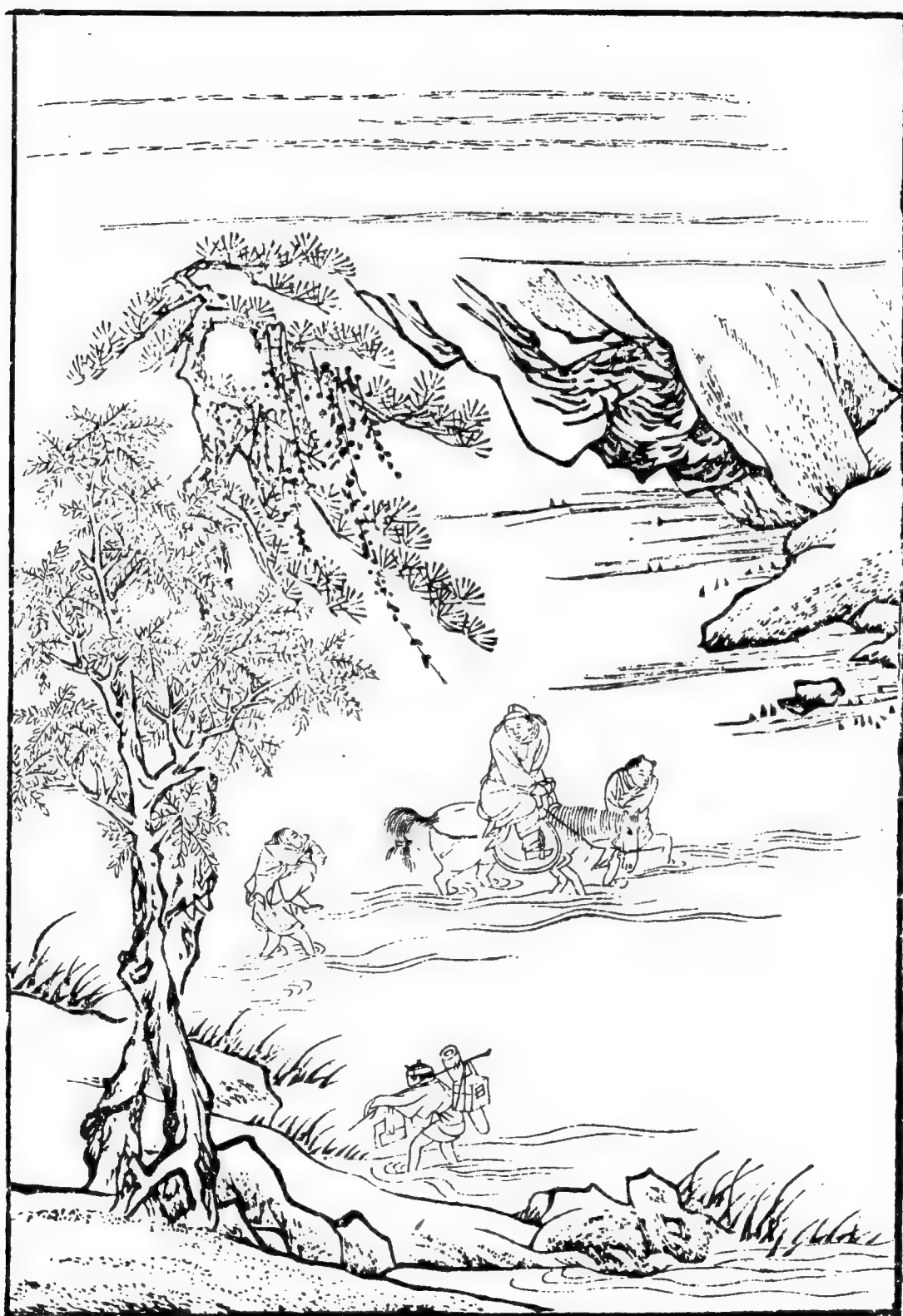




王一清浙東人雅善書畫小學  
飛動點染無俗態把玩時不惡  
釋手取重予也往宗蕉人青  
蒼鬱然自是藝上一乘畫家之白  
眉也

維揚夏名芳書





錢穀字聲室長洲人精於山水  
樹石小景更得山之神氣意趣  
高古筆法獨步一時

沐園穆光祿







張玲號秋江專于花卉翎毛水墨點  
染苔葉露出白觔描寫若生意在筆  
墨之外每于風月光霽時正襟吟弄  
遊于物之初故觸象對景應手匠心人  
罕測其妙云

山陰張燦芳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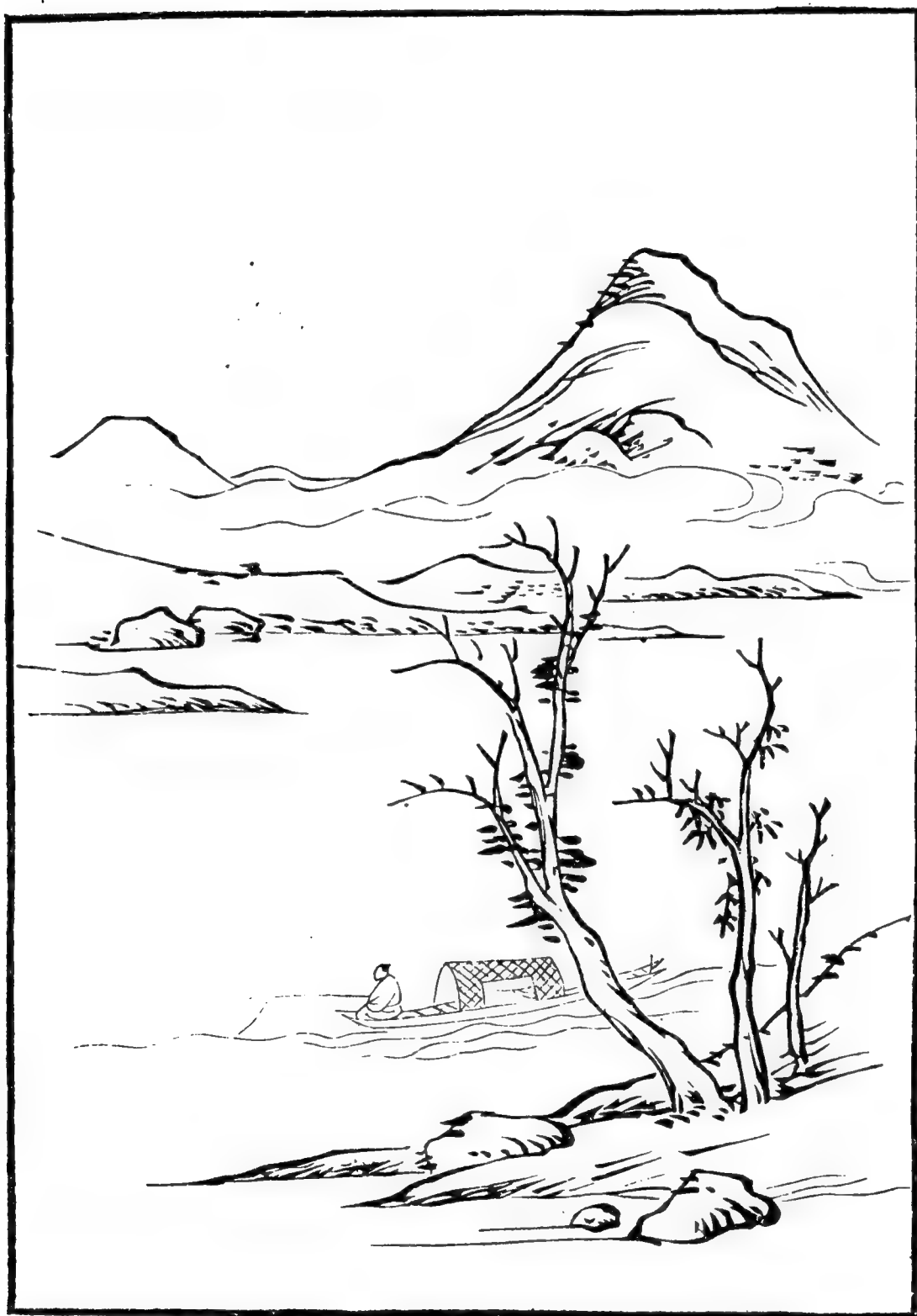




沈青門漳仕錢唐人名家子風流文彩  
照耀湖山間枕之人尚能誦其芬齒頰  
猶香也其花鳥多於山水更入如  
品似六橋兩峰桃柳盡入於胸中姿  
態橫波耳

鄒鼎元





文嘉字休承號文北內翰仲子膺  
歲薦仕坐州學正生平恬憺可親  
座客氣滿譚倣倪雲林筆意氣韻  
簡雅官不可及工詩能書愛博古  
以所鑑王侯家古玩纂集有洞天  
清錄

後學松陵沈珣





莫雲卿字廷韓為雲間莫中江方伯公長  
子性任達自奉絕不為貴介容自髫時  
力能挽強調然馬奮然有請纓之志  
平生於書無所不窺尤工詩古選上能  
悉臻鈔境其画品差與唐伯虎文  
徵仲不相上下並為海內所珍云

膠城張其廬







陳栝號沱江吾郡白陽先生兒子也  
精工花卉翎毛秀色飛動酷肖父  
筆又善山水有自得之趣神思清遠  
舉腕即達妙境第惜其年不永而画不  
多今冊中得此寔獲遺珠

古吳彭城識





周之變是人家後出處為生處稱一  
 時妙之是中傳所記多里所自來  
 實免落草時多不經定風教而實  
 種之其成而之無百年後忘其與  
 徐氏黃崖半何如

海山堂





董玄宰太史結構在六法之中點染游三  
昧之外曾中巖壑筆底烟霞庶或近之  
但稍自矜惜不多作示不可得不然襍材幾  
集雲間矣至做南宮烟雨筆幾于不可識認  
其他總妙絕豁達超然楮墨總一展玩便  
令人翛然有濠濮間想固知名下宜名虛士

山陰祁承燦





范叔成字允叔號元白錢唐人卜居西湖之側以  
 左臂丹青得名其山水師吳仲圭點染花鳥  
 出于己意生動可愛蓋真妙得天趣神超流  
 俗者矣第性疎懶雖求畫者比之常不能有心  
 應之遨遊湖海契結俠士不欺貧乞不豔富  
 故飄然一身至老不遇嗟乎見其墨妙者孰不  
 欣慕惜可傳之筆不多留于世耳

會稽羅光鼎題







此漢陽太守孫雪居克弘筆也  
 七守五馬貴能敵片紙不朽乎  
 雪后嘉聲色樂遊名山水所至  
 望之若神儒中人無索求畫者  
 鐵門限斷也為門下客酬應之  
 雪居間自落筆宇宙生色矣

周紹祚





王廷策山陰布衣性好游習  
樂曆初召入畫院落不物不取  
授良

上賜號吟僊畫宗聖仲奎王子  
久去做文敏公並稱雅士

朱邦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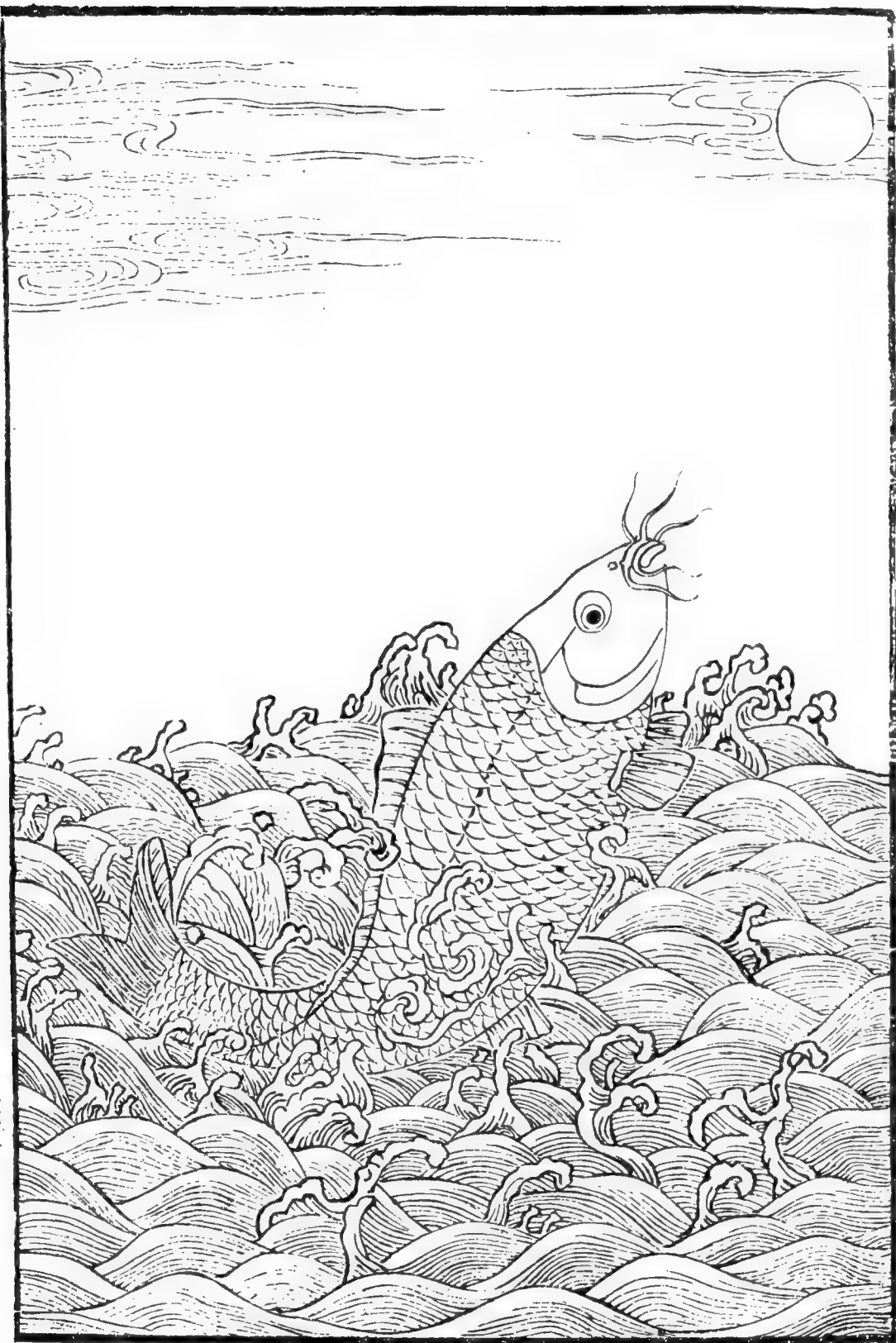




鳳靈鳥其出不世其生稟五雲之氣無類  
可肖乃能圖肖之者獨勝國之王若水想  
若水得虞之儀周之鳴者皆真跡耶不然  
胡穎楮雲蒸膾炙人口爾爾耶

金谿周時泰





明世廟中職殿上繪者姓劉名節萬鱗  
俱善尤神于鯉匪徒以陰六契陽九之數  
與點額之形也矯首振尾有一躍九霄之  
神雲從霖雨之勢蓋鯉而龍龍而在天者  
矣其為世所珍固宜

金谿周時泰





## 後記

《顾氏画谱》亦名《历代名公画谱》。明顾炳摹辑，徐叔回校。不分卷，凡四册。万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年）杭州双桂堂初刻刊行。初印本刊行后，顾氏哲嗣三聘、三锡曾加校订后印行。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又经龚国彦重编刊行。以后在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上海鸿文书局据顾氏重印本，影石缩印，流传很广。一九二六年日本图本丛刊会主持者大村西崖氏以此原刻初印本覆刻，但神韵全失。至一九四一年郑振铎先生亦取顾氏重印本，以珂罗版影印。以上各书，除影印石印二本及日本覆刻本外，俱属珍品。原刻本现在已极为罕见。

本书卷首有朱之蕃、全玄洲序，对摹刻宗旨和工作的艰难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另有谱例六则，系顾炳所撰写，对本书的编辑体例和选摹标准有所说明。

本书按照《图画宝鉴》的体例，以时代为序，辑录了自晋顾恺之，唐阎立本、阎立德，宋李公麟、苏轼、米芾、释巨然，元赵孟頫、管夫人、黄公望以至明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等一百零六位著名画家的优秀作品。这些名画，因年代久远，几经沧桑，有的已经散失。幸赖顾炳精心编绘，集当时古今名画于一册，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得以「逡巡于方册」，供我们赏鉴和临摹。

顾炳字黯然，号怀泉，武林（杭州）人，是明代画院派的著名画家，善画花鸟。他少而孤，幼年时即以名人墨迹和画片临仿探索，后又遍游名山大川，延访高士，又曾结茅吴山（杭州城隍山）之麓，画艺已大有成就。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所作的《芙蓉翠鸟图》即为其花鸟画中的代表作。到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应选供事武英」，他鉴于金石之保存较易，独画之茫与传最难，便在公余之暇，「搜罗故所见闻」，悉心摹绘。这部《顾氏画谱》正是在这样一位苦心孤诣的画家与当时优秀刻工的紧密合作下产生的。

「画谱中凡人物、山水、花鸟、禽兽等画幅，形态生动，自然传神，线条流利，雅致隽丽。刻工的「刻法精坚，刀锋犀利，粗拙有笔，细巧有力，尚未尽失原画神韵，实为难能可贵。」（傅惜华《明代画谱解題》）每幅画后，都有名人题跋，其中不乏佳作，可以帮助读者领会画意，熟悉画家，引人入胜。」日本美术家大村西崖氏尝评此谱为『集古画谱中之精尤者，与《集雅斋画谱》（亦名《唐诗画谱》）堪称明代画谱之双绝。』询非过誉。惜原谱中，未题雕刻人之姓名，且无可考，殊为遗憾。」（同上）

这部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明代版画集册，刊行到现在，已有三百八十年历史。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欣赏和学习，特将本馆珍藏原刻初印本文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此刻本书后还增出王若水、刘节二幅作品，所以实际所收的作品，应为一百零八位画家的一百零八件作品，更为难得。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九八三年一月

酣酣齋酒牌

明萬歷末刊本

路工於安徽屯溪得明酣奇製酒牌  
一冊予甚羨之這次他又到那個地方去  
又得到這個酒牌一冊乃以歸予殊感  
之酒牌之製為時頗古明人尤尚之  
陳老蓮水滸博古二牌傳遍天  
下以冊是明方曆末所鑄亦出新安黃  
氏手較老蓮二牌就早數十年也  
萬曆七年一月七日西語



# 無量數

李白每醉為文章未嘗少差玄宗召之  
為降輦步迎時白已醉乃以水類面入見  
醉不能登上命力士擁之其受寵眷如此  
人號之曰醉聖  
自飲大杯合席小杯說時今詩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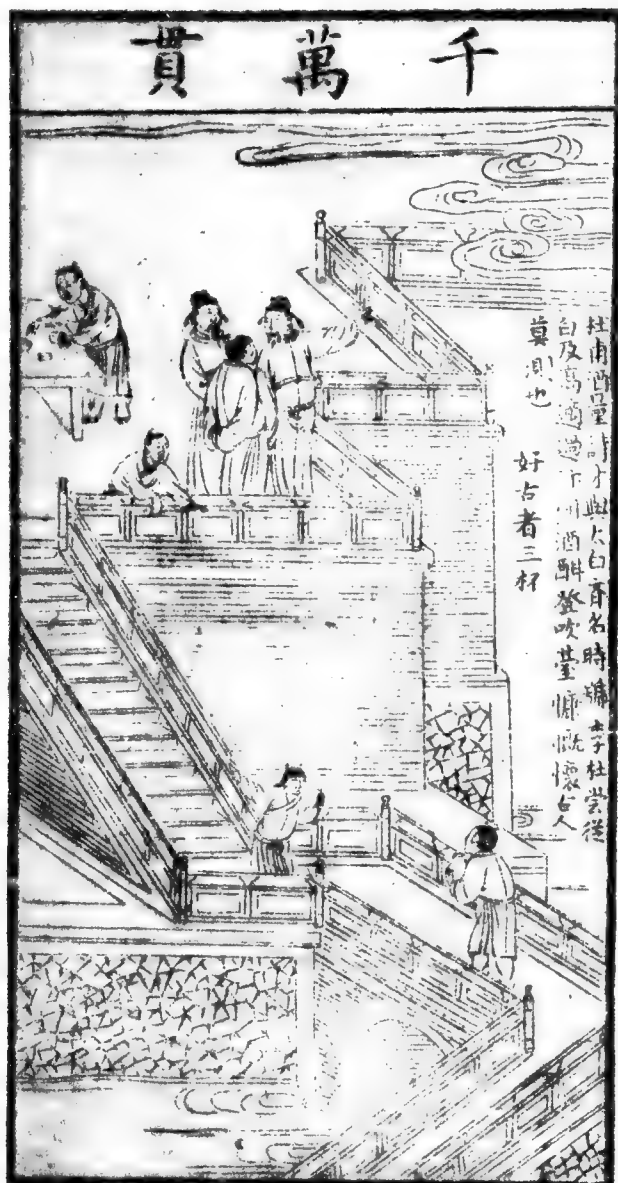
# 萬 萬 貫

稽康為人  
若孤松之獨立  
其辭猶如至山  
之將頽常與劉阮  
諸賢以飲酒放  
達為務因號為  
竹林七賢  
遊七客同飲





# 千 萬 貫



# 百 萬 貫



# 九 十 萬 貫

曾經成酒者一巨觴  
 劉伶病酒妻諫曰君飲太過非嗣生  
 之道伶曰善可耳酒肉之神也耳妻  
 後之伶曉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飲  
 一斛五斗解醉婦人之言甚勿可聽  
 乃飲酒御肉隄然復醉



# 十八萬貫

劉公榮與人飲不同其類常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似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合席飲



# 十七萬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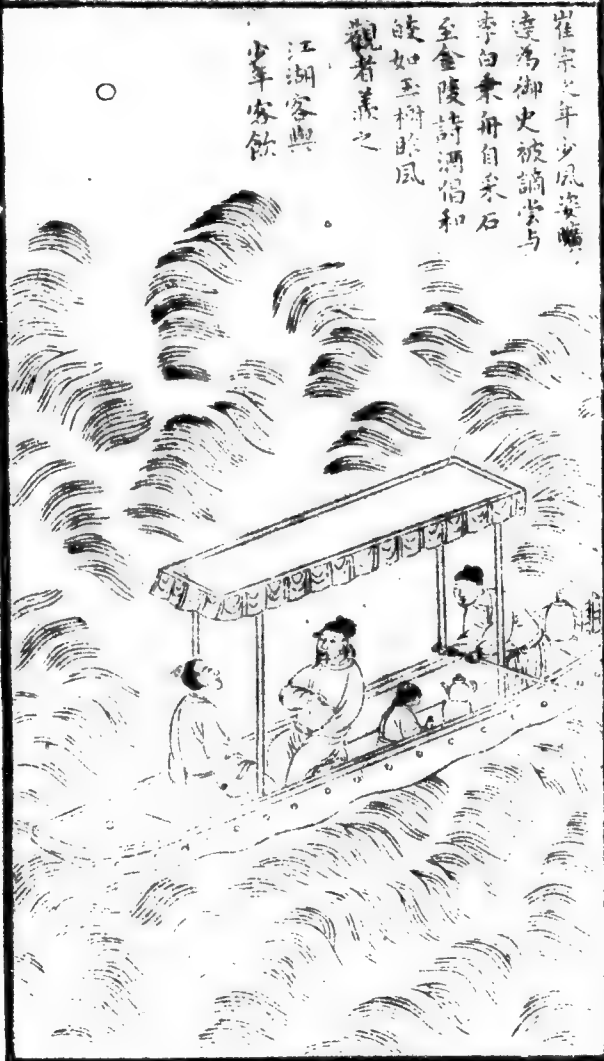


賀知章官叔書  
 監日驛四開狂客  
 一見李太白即解金龜換酒因結為飲中八仙  
 杜詩云騎馬似乘船者蓋狀其醉態耳  
 架馬背飲

# 十六萬貫

崔宗之年少風姿  
遠為御史被謫嘗與  
李白乘舟自采石  
至金陵詩酒倡和  
皎如玉樹臨風  
觀者羨之

江湖客興  
少年客飲



# 五 十 萬 貫

極言學浮屠術得胡僧錢  
 彌勒佛一本寶之堂曰是佛好  
 米汁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  
 不慶也  
 自飲一杯顏色點到如泥塑



# 十四萬貫



類延之不其家當此者之不請入酒  
肆探坦狂醉見帝：問諸子才能延之

曰：錢符臣某測得臣文某得臣義某得臣  
酒上因問誰符醉狂曰：狂不可及  
有飲四杯連四家以次醉一杯



# 三十萬貫

為昔惟繼司業重其才時給獨之賜善画者

鄭處文章書画於一絕願  
清酒不沽事教為官長所訪恬不



# 十二萬貫

張端公以飲名重當時有士人負豪飲來謁  
端公與其酌數斗士人醉醉端公嘆曰  
量止此子遂自數十舉  
執者與席中善飲者  
對壘六博



京 萬 貫



十一萬貫

鼎食交遊同無禮賓有時懷  
常一食者亦有清軍對吾飲  
若惟當此月

紅船道風月



# 十萬貫



# 五 百 子

袁尹諫放常步屨白楊郊野道遇七人便呼与  
 酬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  
 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勿復為煩  
 任舉一零柳甚相逢二敬



# 八萬貫

山清為一，而古飲酒正斗  
方斷高，然以酒八斗飲之  
客盡其酒，清極本量而止  
舍席報量，飲不實者罰



# 七 萬 貫



王道常造王愷家使美人  
行酒客不盡飲輒殺美  
人樂素不飲忍行酒者  
得罪勉強正觴自飲小  
杯強人飲者一大杯左歌右唱



# 六萬貫



# 五萬貫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醉而微行  
為街司所錄謂其三館僕人杖  
而遣之去復墜馬吏扶掖之上  
無愠色但曰賴我是石學士若  
走學士山王不破碎乎  
簡歌坐街出席者



# 四萬貫

王績善飲豪放不羈母喪牛經酒肆輒飲數月嘗曰  
 眼不見仙俗與閑門中神飲時亦半酒半士  
 得則對飲三觴失則自飲小  
 暗貢劉伶



# 三萬貫

馬作一為太常悅不適志以杯酒自  
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醉即  
彈琵琶彈罷賦詩成如舞時謂三  
絕 多技藝者與喧譁者對飲三杯



# 二萬貫

慎伯筠秋夜待潮江上置酒對月  
 獨飲必痛自若顧子敦偶至六像  
 三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  
 語坐客散去  
 坐中不言者  
 對飲



# 一萬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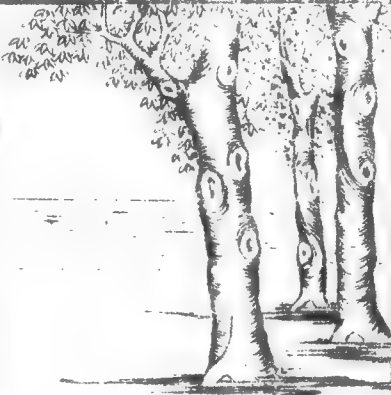
孔穎為府長吏離醉日居多而曉明  
政事隨時刻決未嘗壅塞  
咸云  
孔六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  
醒也  
談席外事者一杯



# 一文錢



# 二文錢



毛氏隱廬山得錢即沽酒常醉  
以道傍有人掖之歸曰醉者  
自醉醒者自醒與夫何撓焉睡  
倘甚若杯





# 四文錢



# 三文錢



# 五文錢

張翰雖飲不約其大歸為江東少兵  
或謂以翰之優飲一時獨不顧身後  
名耶言曰吳我但前身後名不如即時  
一杯酒

自然連飲一杯



# 六文錢

此圖隨稽家時劉公在坐既謂  
 偶有美酒二三當與君共飲之彼公素無賴  
 焉二人交觴酬酢公索竟一杯不浮而醉  
 自若

左右席對飲



# 七文錢

川俗在瀘州常醉糊粉傳面  
作以善博花諸妓捧壺  
戲博市了不為作  
好粉飾多戲具者飲



# 八文錢

鄭子書月松亭時與同輩談曰文粹  
我陶家之側席百歲後化而成土脈  
為酒家寶貴獲我心矣

近壹者一杯



# 九文錢



此圖祖述江欽胡母彥國伯  
國與謝朓輩同家雖將州戶八守若不聽  
乃脫衣露肩手狗書中大叶國驚曰又孟  
祖也三叶一與欽胡後至者或慮此者

# 十文錢

阮孚嗜酒醺短而常愛  
之常於室內置酒十觔上  
皆加帽戲呼適人室  
知即驚告曰吾兄弟輩  
其無礼何為王家宜  
早還宅同持酒歸  
身短者髮少者飲





# 一百子



玉 麒 麟

阮咸為太守與宗人共飲不復用  
杯酌以大盆相向更飲時有麟象  
來飲其酒咸直與共飲之  
世中願嗜者不辭



# 二 百 子

畢卓嘗酒不羈六、新陳夜至、酒則盜飲  
之為常酒若所縛、曰視之乃吏部也

坐中有餘酒俱奉飲以若飲



# 三 百 子

羯鼓催花三匝餘

王忱常曰三日不飲便覺形  
神不親會婦翁當恤東隣  
唐之婦翁恤災情與教人  
建可被焚保性續之三匝而  
私曰不有此男焉知此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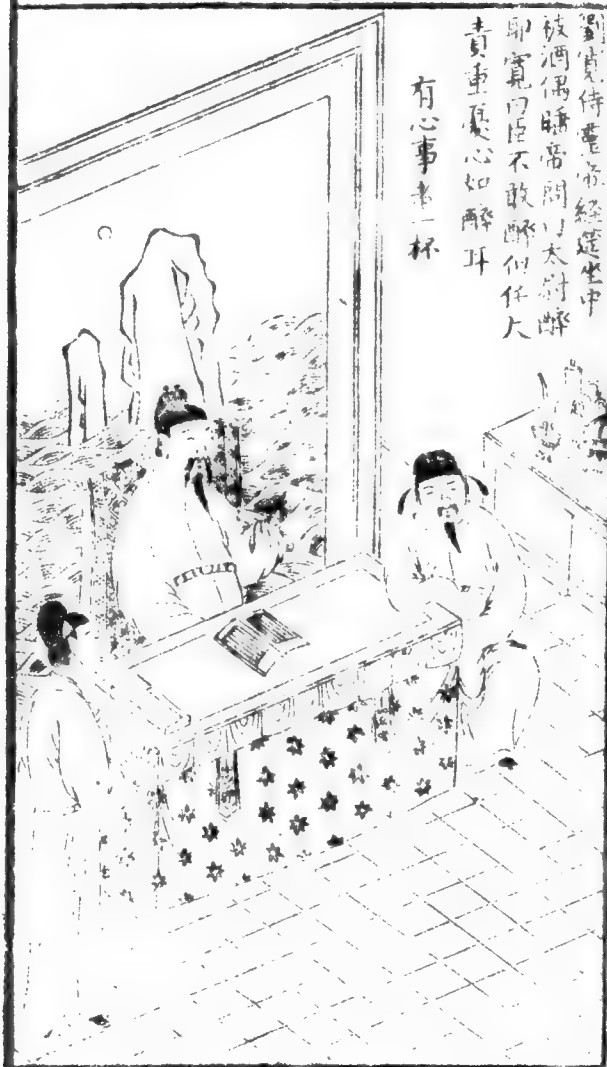


# 四 百 子



# 九萬貫

劉寬侍帝帝經筵坐中  
被酒偶睡帝問曰太尉醉  
耶寬曰臣不敢醉但任大  
責重憂心如醉耳  
有心事者一杯



# 六 百 子

皇甫嵩以酒史自任每與客飲無行狀  
 今不中者則薄以大白如其色教客不勝飲  
 皆輒進去嵩不顧味曰此飲中無世俗物  
 如即行樂復令不中照點飲



# 七 百 子





# 九百子



# 八 百 子

陳曉嘴酒見子未致書于隨友翼以  
 諷止歸聞與未致書曰酒猶在也無可  
 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臨酒可十日不  
 飲不可一飲不醉速營精五事將  
 老焉

姪敬叔巨觴酬姪小鍾



# 金孔雀

或謂金孔雀斗酒人何之香曰往聽  
 黃鸝啼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觴知音者與好禽鳥者



# 十百子



王璉善飲明皇一日召璉：曰待此三斗尽  
方去及見醉不能下殿上遣人傳之璉  
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奉善飲客三觴

# 空 湯 瓶

劉涓子石曼卿友善俱喜  
飲曼卿時通判海州過訪  
之迎於石門飲至中夜酒竭  
船中有醋半餘併煮飲之

敬東道半杯



# 一枝花

陸涼妻蔣氏善屬文而賦酒後流涕姊妹  
 莫之勸節飲雖殫應聲吟曰平生  
 偏好酒鬱爾街中奈但得尊中滿  
 時光度不難 敬同家三杯



陸涼妻蔣氏  
 善屬文而賦  
 酒後流涕  
 姊妹莫之勸  
 節飲雖殫  
 應聲吟曰  
 平生偏好  
 酒鬱爾街  
 中奈但得  
 尊中滿  
 時光度不  
 難

敬同家三杯

### 「酣酣齋酒牌」跋

這一冊「酣酣齋酒牌」是一個殘本，畫工及鐫刻年月都無可考，僅留下刻工黃應紳的名字。黃氏是新安刻工名家，據現在所知，萬曆間新安汪氏環翠堂刊行的「環翠堂圍景圖」，刻工爲黃應組，與黃應紳當爲兄弟行。又，萬曆三十三年刻本「程氏墨苑」爲黃應泰鐫；萬曆三十五年刻本「狀元圖考」爲黃應瑞鐫，他們和黃應紳均以「應」字排行，大約也是同族較遠的兄弟行。據此推斷，

## 西酉酒牌

則「酣酣齋酒牌」刊於萬曆年間，殆無疑義。

圖中所繪，大都是放曠多才的著名酒徒，如孔融、嵇康、劉伶、阮籍、陶潛、賀知章、鄭虔、張旭、石曼卿等，而以李白冠其首。這種安排取擇，雖由於酒牌本身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明代中葉以後士大夫蔑視禮法、追求解放的時代風尚。題識多用舊文，而剪裁極為簡潔，能以數語傳神。刻工極盡柔和秀潤之能事，為新安派版畫中的精品，構圖茂密飽滿，人物分布，幾無隙地，而數寸之中，儼然有尋丈之勢，當亦出於名家手筆，就藝術成就而言，是值得我們珍視的。



這冊酒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採用了書冊的形式，其原因何在，尚難索解；但可能與當時重視它的藝術成就、適應賞玩之用有關，這也是可以注意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  
工  
開  
物

明崇禎十年刊本

天工開物卷序



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  
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哉事物而  
旣萬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後識之  
其與幾何萬事萬物之中其無益  
生人與有益者各載其半世有聰

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棗梨之花  
未賞而臆度楚萍釜鬻之範鮮經  
而侈談莒鼎畫工好圖鬼魅而惡  
犬馬卽鄭僑晉華豈足爲烈哉幸  
生聖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  
遼陽嶺徼宦商衡遊薊北爲方萬

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若  
爲士而生東晉之初南宋之季其  
視燕秦晉豫方物已成夷產從互  
市而得裘帽何殊肅慎之矢也且  
夫王孫帝子生長深宮御厨玉粒  
正香而欲觀耒耜尚宮錦衣方剪

而想像機絲當斯時也披圖一觀  
如獲重寶矣年來著書一種名曰  
天工開物卷傷哉貧也欲購奇攷  
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  
畧贗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  
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



吾友涂伯聚先生誠意動天心靈  
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長可取  
必勤勤懇懇而契合焉昨歲畫音  
歸正繇先生而授梓茲有後命復  
取此卷而繼起爲之其亦夙緣之  
所召哉卷分前後乃貴五穀而賤

金玉之義觀象樂律二卷其道太  
精自揣非吾事故臨梓剛去丐大  
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于功名進  
取毫不相關也 峕

崇禎丁丑孟夏月奉新宋應星書  
于家食之問堂

天工開物卷目錄

上卷

乃粒第一卷

乃服第二卷

彰施第三卷

粹精第四卷

作鹹第五卷

甘嗜第六卷

中卷

陶埏第七卷

冶鑄第八卷

舟車第九卷

錘鍛第十卷

燔石第十一卷

膏液第十二卷

殺青第十三卷

下卷

五金第十四卷

佳兵第十五卷

丹青第十六卷

麴蘖第十七卷

珠玉第十八卷

目錄終



天工開物卷上

分宜教諭宋應星



乃粒第一卷

宋子曰上古神農氏若存若亡然味其徽號兩言至今  
存矣生人不能久生而五穀生之五穀不能自生而生  
人生之土脉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不然神農  
去陶唐粒食已千年矣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豈有隱焉  
而紛紛嘉種必待后稷詳明其故何也統禩之子以赭  
衣視笠簞經生之家以農夫爲詬詈晨炊晚饌知其味

而忘其源者衆矣夫先農而繫之以神豈人力之所爲哉

總名

凡穀無定名百穀指成數言五穀則麻菽麥稷黍獨遺稻者以著書聖賢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來牟黍稷居什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餌膏饌之中而猶繫之穀者從其朔也

稻

凡稻種最多不粘者禾曰秔米曰粳粘者禾曰秣米曰



糯南方無粘黍酒皆糯米所爲

質本粳而晚收帶粘俗名婺源不可

爲酒只可爲粥者又一種性也凡稻穀形有長芒短芒

江南名長芒者曰劉陽早短芒者曰吉安早

長粒尖粒圓以扁面不一其中

米色有雪白牙黃大赤半紫雜黑不一濕種之期最早

者春分以前名爲社種

遇天寒有凍死

不生者最遲者後于清明

凡播種先以稻麥藁包浸數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生

出十許其名曰秧秧生三十日卽拔起分栽若田畝逢

旱乾水溢不可插秧秧過期老而長節卽栽于畝中生

穀數粒結果而已凡秧田一畝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

畝凡秧既分栽後早者七十日卽收穫

粳有救公饑喉下急糯有金包

銀之類方語百千不可殫述

最遲者歷夏及冬二百日方收穫其冬

季播種仲夏卽收者則廣南之稻地無霜雪故也凡稻旬日失水卽愁旱乾夏種冬收之穀必山間源水不絕之畝其穀種亦耐久其土脈亦寒不催苗也湖濱之田待夏潦已過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種撒藏高畝之上以待時也南方平原田多一歲兩栽兩穫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類也六月刈初禾耕治老膏田插耳生秧其秧清明時已偕早秧撒佈早秧一日無水卽死

此秧歷四五兩月任從烈日曝乾無憂此一異也凡再  
植稻遇秋多晴則汲灌與稻相終始農家勤苦爲春酒  
之需也凡稻旬日失水則死期至勾出旱稻一種梗而  
不粘者卽高山可插又一異也香稻一種取其芳氣以  
供貴人收實甚少滋益全無不足尚也

### 稻宜

凡稻土脉焦枯則穗實蕭索勤農糞田多方以助之人

畜穢遺榨油枯餅

枯者以去膏而得名也胡麻菜蔬干爲上芸薹次之大眼桐又次之樟相

棉花又

草皮木葉以佐生機普天之所同也

南方磨綠豆粉者取



澆漿灌田肥甚豆賤之時撒黃豆于田一粒爛土方三寸得穀之息倍焉土性帶冷漿者宜

骨灰蘸秧根

凡禽獸骨

石灰淹苗足向陽煖土不宜也土脉

堅緊者宜耕隴疊塊壓薪而燒之埴埴鬆土不宜也

稻工

耕

耙

磨耙

耘耔

具圖

凡稻田刈穫不再種者土宜本秋耕墾使宿薈化爛敵糞力一倍或秋旱無水及怠農春耕則收穫損薄也凡糞田若撒枯澆澤恐霖雨至過水來肥質隨漂而去謹視天時在老農心計也凡一耕之後勤者再耕三耕然後施耙則土質勻碎而其中膏脉釋化也凡牛力窮者

兩人以扛懸耜項背相望而起土兩人竟日僅敵一牛之力若耕後牛窮製成磨耙兩人肩手磨軋則一日敵三牛之力也凡牛中國惟水黃兩種水牛力倍于黃但畜水牛者冬與土室禦寒夏與池塘浴水畜養心計亦倍于黃牛也凡牛春前力耕汗出切忌雨點將雨則疾驅入室候過穀雨則任從風雨不懼也吳郡力田者以鋤代耜不藉牛力愚見貧農之家會計牛值與水草之資竊盜死病之變不若人力亦便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者半之旣已無牛則秋穫之後田中

無復芻牧之患而菽麥麻蔬諸種紛紛可種以再穫償  
半荒之畝似亦相當也凡稻分秧之後數日舊葉萎黃  
而更生新葉青葉旣長則耔可施焉俗名槌禾植杖于手以  
足扶泥壅根併屈宿田水草使不生也凡宿田苧草之  
類遇耔而屈折而稊稗與荼蓼非足力所可除者則耘  
以繼之耘者苦在腰手辯在兩眸非類旣去而嘉穀茂  
焉從此洩以防潦漑以防旱旬月而奄觀銍刈矣

稻災

凡早稻種秋初收藏當午晒時烈日火氣在內入倉廩

中關閉太急則其穀粘帶暑氣勤農之家明年田有糞

偏受此患

肥土脉發燒東南風助煖則盡發炎火大壞苗穗此一

災也若種穀晚涼入廩或冬至數九天收貯雪水米水

一甕

交春卽不驗

清明濕種時每石以數碗激洒立解暑氣

則任從東南風煖而此苗清秀異常矣

祟在種內反怨鬼神

凡稻

撒種時或水浮數寸其穀未卽沉下驟發狂風堆積一

隅此二災也謹視風定而後撒則沉勻成秧矣凡穀種

生秧之後妨雀鳥聚食此三災也立標飄揚鷹俯則雀

可毆矣凡秧沉脚未定陰雨連綿則損折過半此四災

也邀天晴霽三日則粒粒皆生矣凡苗既函之後畝土

肥澤連發南風薰熱函内生蟲

形似蠶繭

此五災也邀天遇

西風雨一陣則蟲化而穀生矣凡苗吐穢之後暮夜鬼火遊燒此六災也此火乃朽木腹中放出凡木母火子子藏母腹母身未壞子性千秋不滅每逢多雨之年孤野墓墳多被狐狸穿塌其中棺板爲水浸朽爛之極所謂母質壞也火子無附脫母飛揚然陰火不見陽光直待日沒黃昏此火衝隙而出其力不能上騰飄遊不定數尺而止凡禾穡葉遇之立刻焦炎逐火之人見他處



樹根放光以爲鬼也奮挺擊之反有鬼變枯柴之說不

知何來鬼火見燈光而已化矣

凡火未經人間燈傳者總屬陰火故見燈卽滅

凡苗自函活以至穎粟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

失水卽枯

將刈之時少水一升穀數雖存米粒縮小入碾臼中亦多斷碎

此七災也汲

灌之智人巧已無餘矣凡稻成熟之時遇狂風吹粒殞

落或陰雨竟旬穀粒沾濕自爛此八災也然風災不越

三十里陰雨災不越三百里偏方厄難亦不廣被風落

不可爲若貧困之家苦于無霽將濕穀升于鍋內燃薪

其下炸去糠膜收炒粳以克饑亦補助造化之一端矣

耕



耘



耔



耙

天工開物

卷上

八



水利

筒車

牛車

路車

拔車

桔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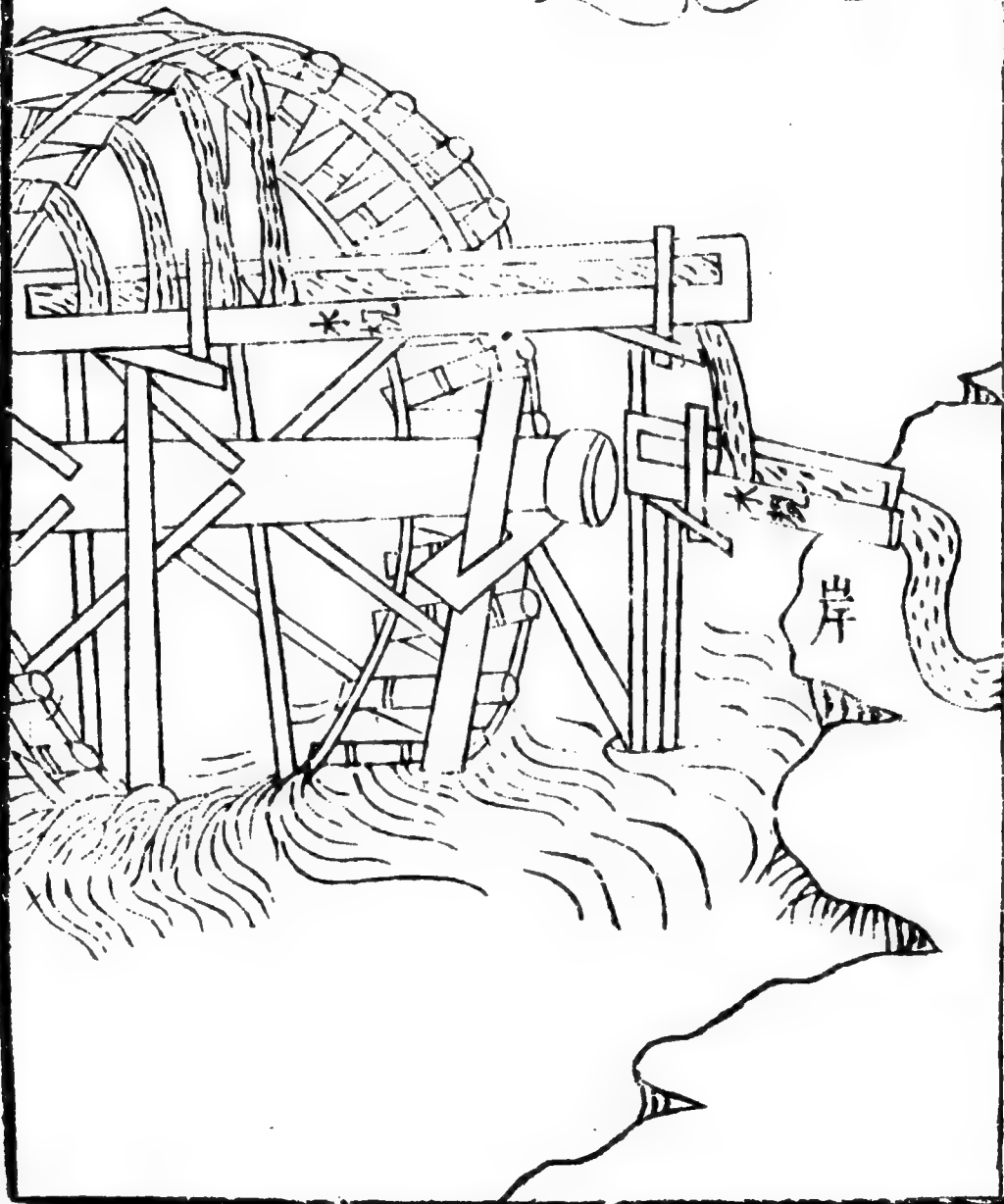
皆具圖

凡稻妨旱藉水獨甚五穀厥土沙泥磽膩隨方不一有三日卽乾者有半月後乾者天澤不降則人力挽水以濟凡河濱有製筒車者堰陂障流遶于車下激輪使轉挽水入筒一一傾于規內流入畝中晝夜不息百畝無憂不用水時拴木碍止使輪不轉動其湖池不流水或以牛力轉盤或聚數人踏轉車身長者二丈短者半之其內用龍骨拴串板關水逆流而上大抵一人竟日之力灌田五畝而牛則倍之其淺池小澮不載長車者則數尺之車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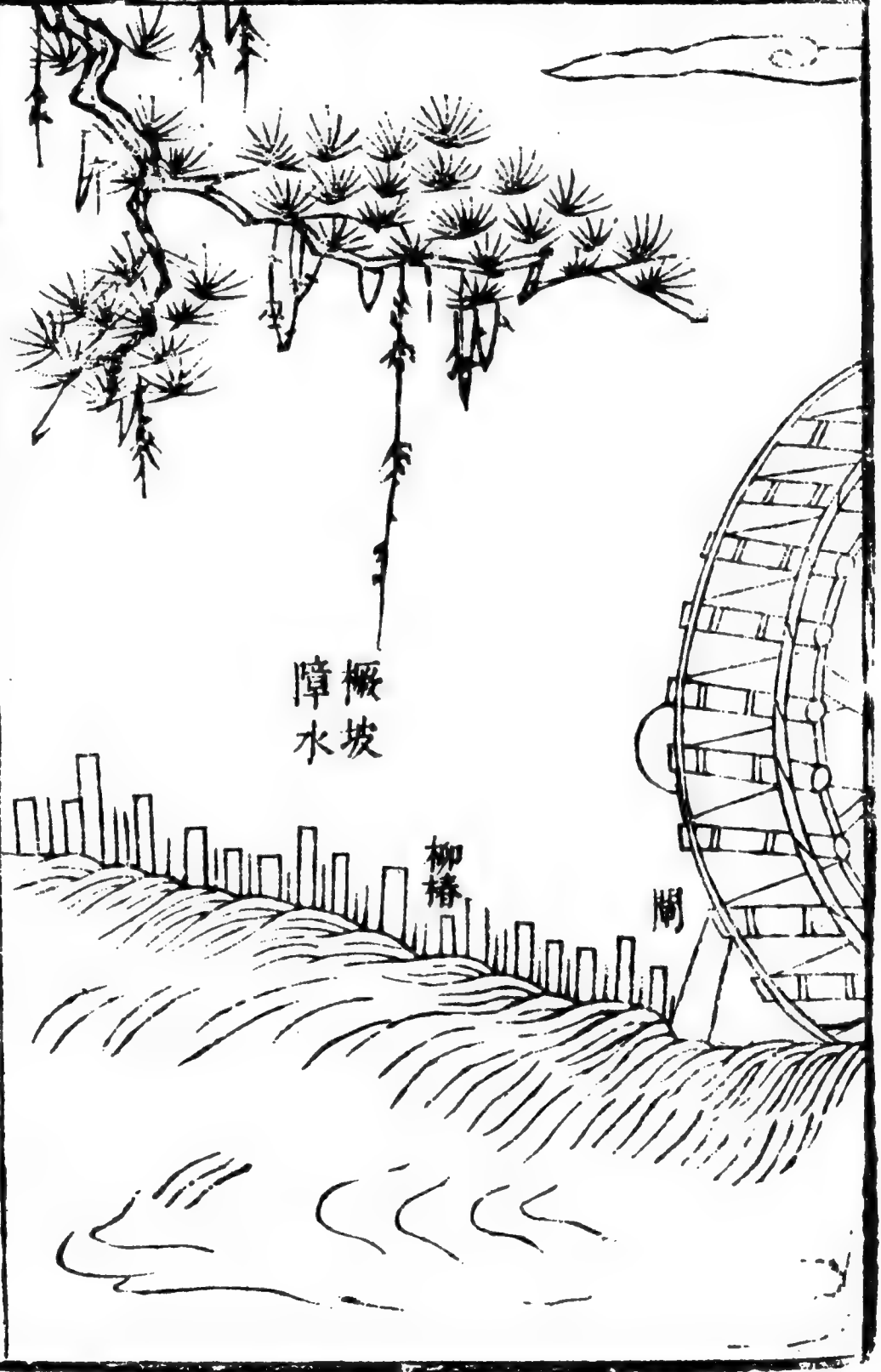
兩手疾轉竟日之功可灌二畝而已揚郡以風帆數扇  
俟風轉車風息則止此車爲救潦欲去澤水以便栽種  
盖去水非取水也不適濟旱用桔槔輓轆功勞又甚細  
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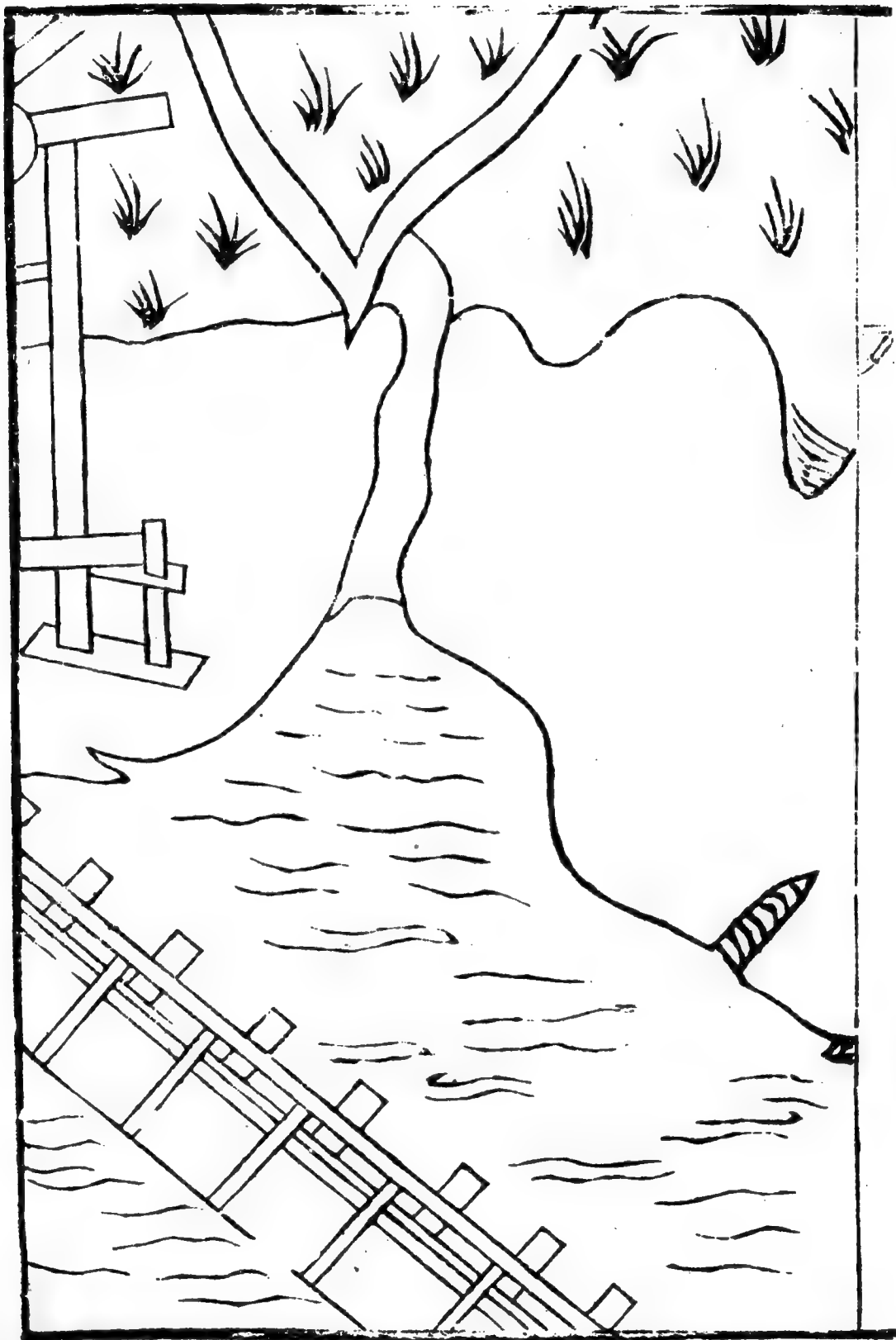
汲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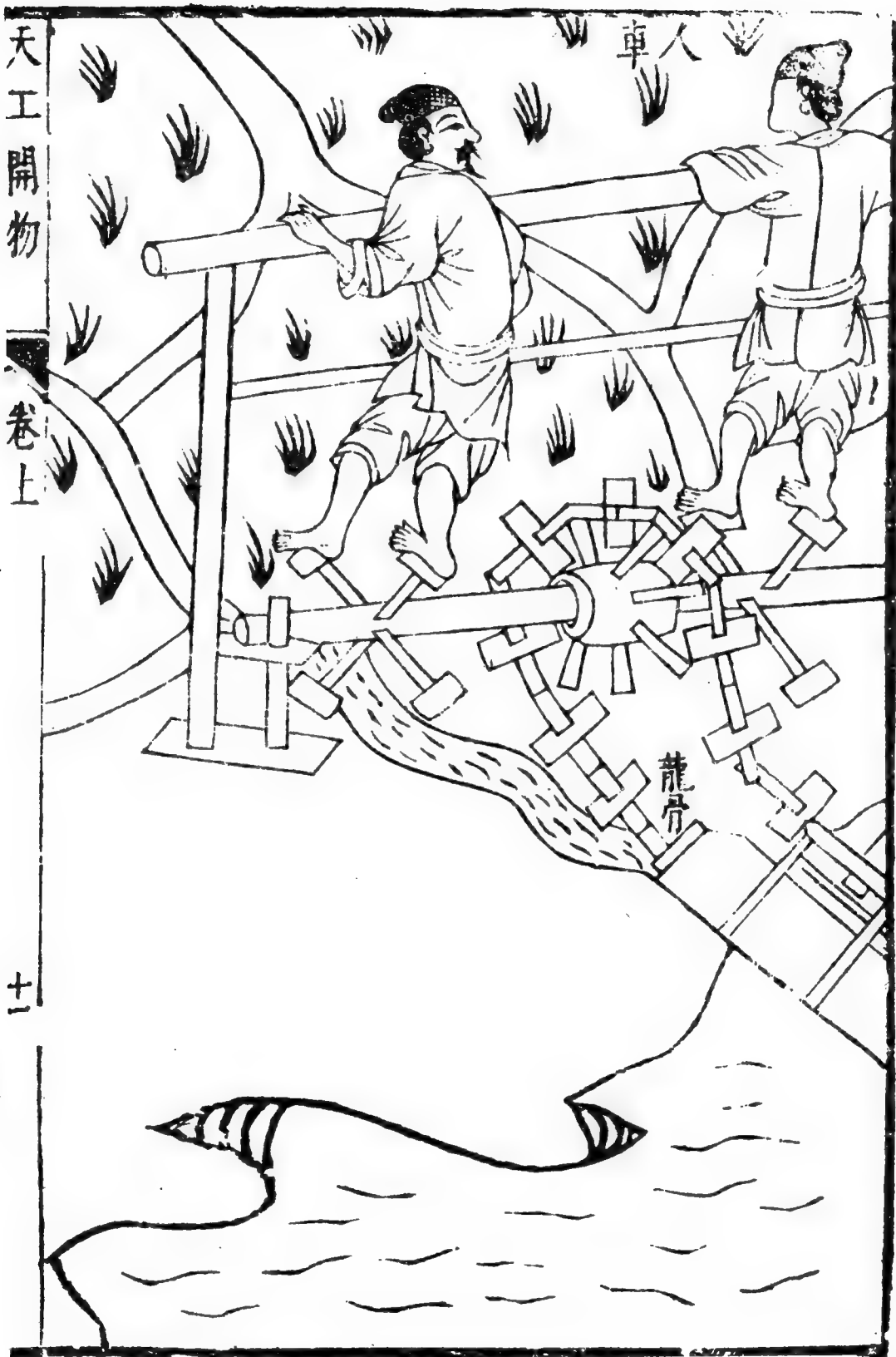
筒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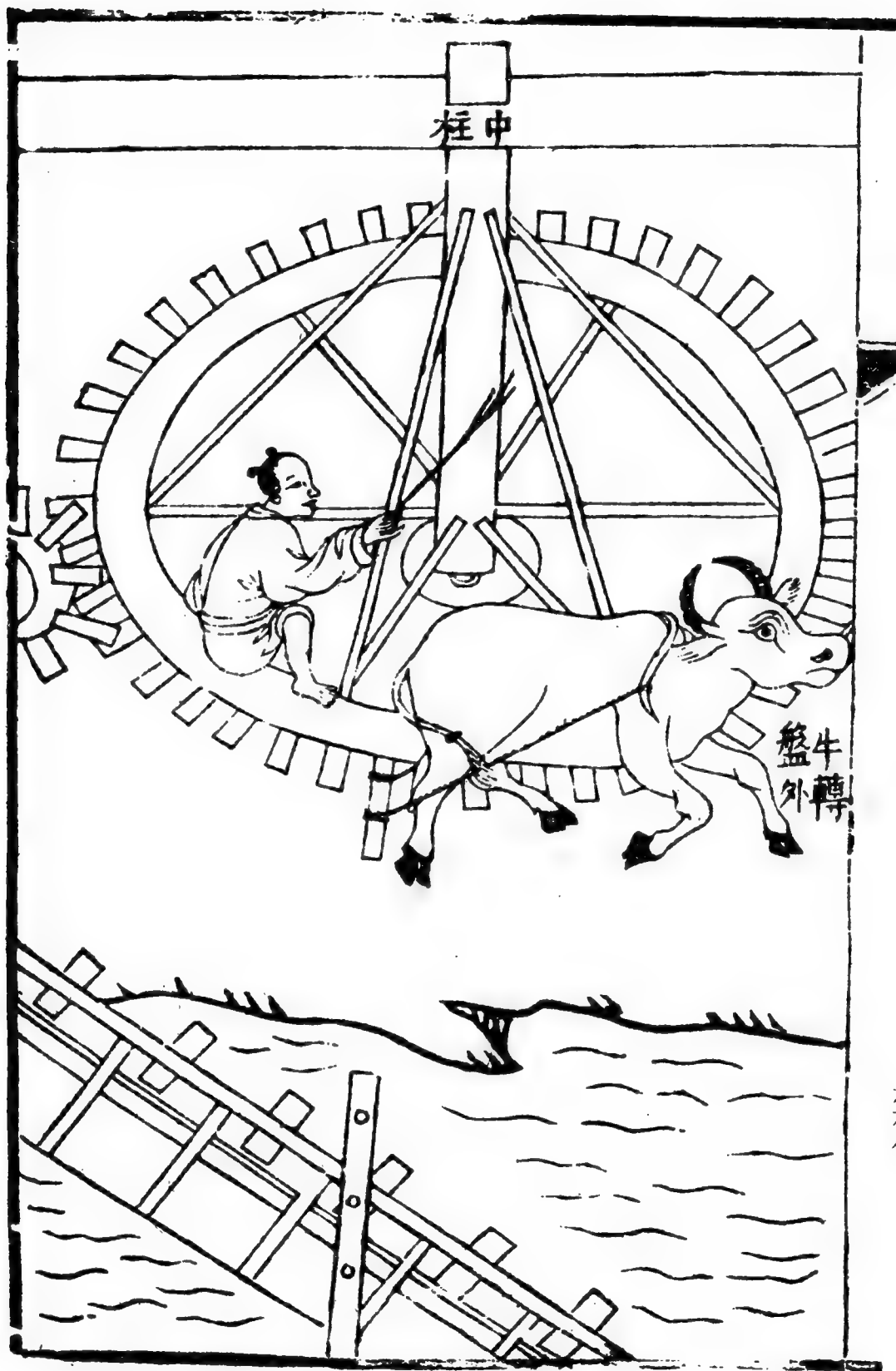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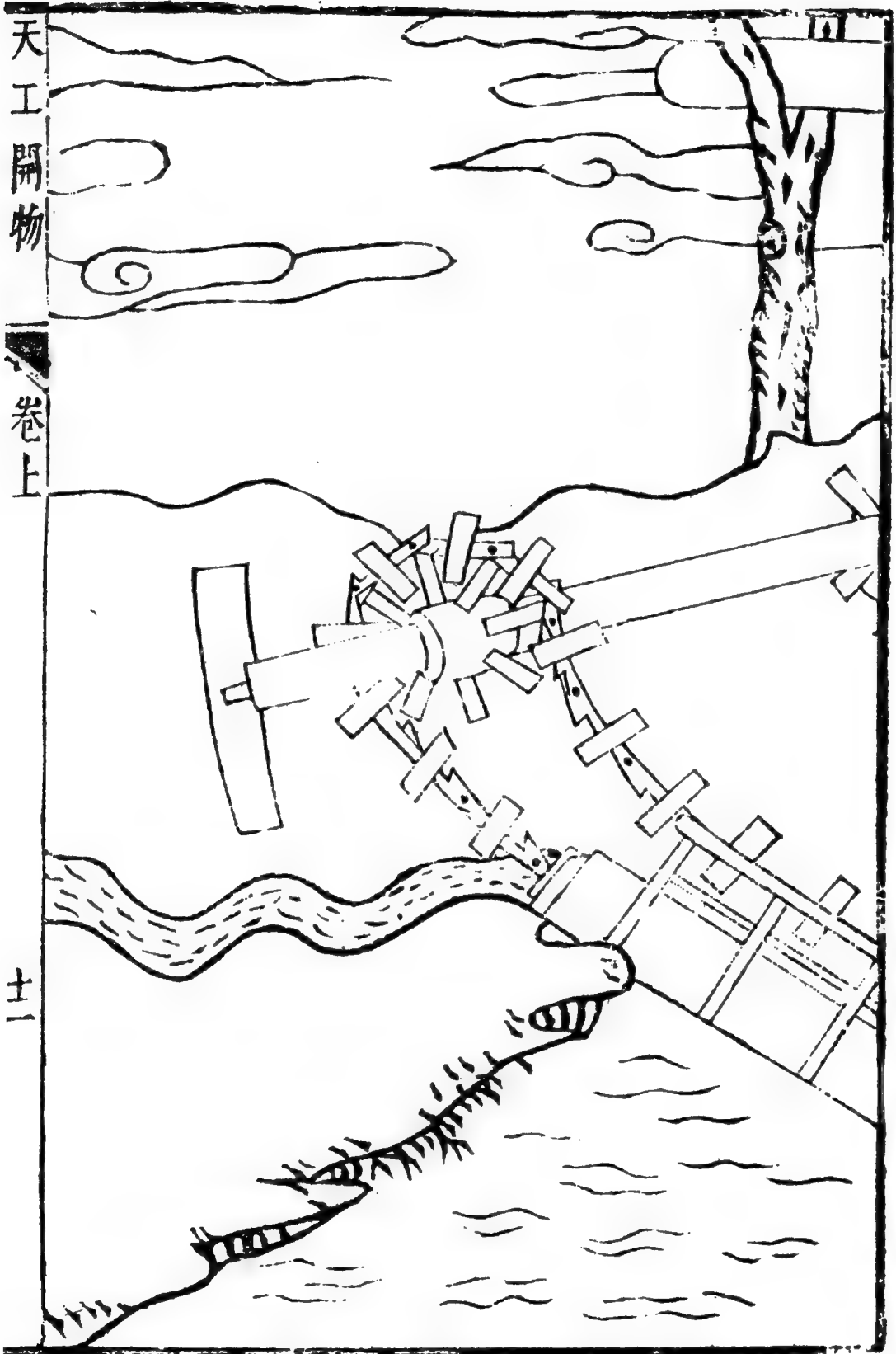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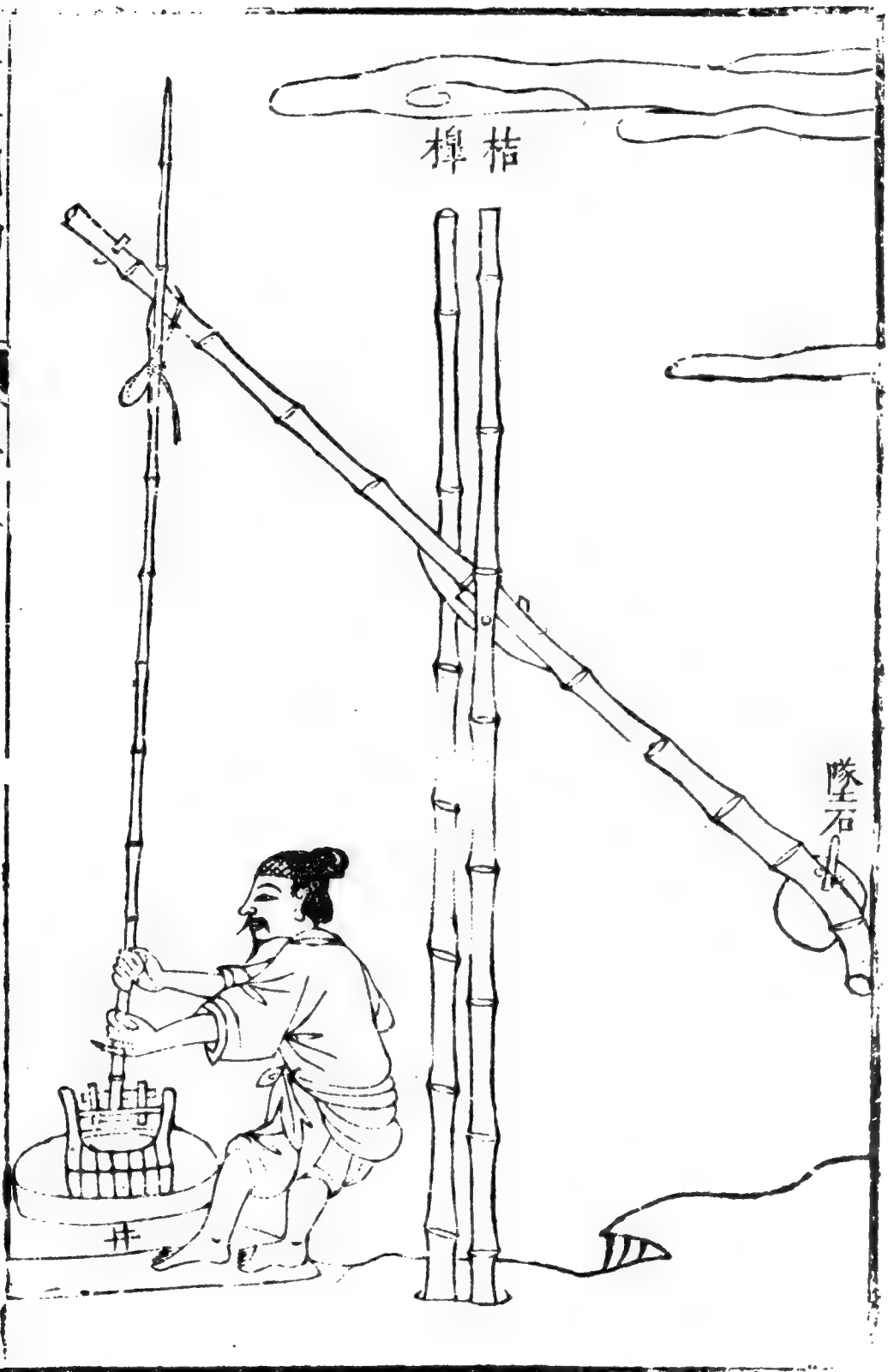






車拔





麥

凡麥有數種小麥曰來麥之長也大麥曰牟曰穞雜麥曰雀曰蕎皆以播種同時花形相似粉食同功而得麥名也四海之內燕秦晉豫齊魯諸道烝民粒食小麥居半而黍稷稻粱僅居半西極川雲東至閩浙吳楚腹焉方長六千里中種小麥者二十分而一磨麵以爲捻頭環餌饅首湯料之需而饗殮不及焉種餘麥者五十分而一間閭作苦以充朝膳而貴介不與焉穞麥獨產陝西一名青稞卽大麥隨土而變而皮成青黑色者秦人



專以飼馬饑荒人乃食之

大麥亦有粘者河洛用以釀酒

雀麥細穗穗

中又分十數細子間亦野生蕎麥實非麥類然以其爲粉療饑傳名爲麥則麥之而已凡北方小麥歷四時之氣自秋播種明年初夏方收南方者種與收期時日差短江南麥花夜發江北麥花晝發亦一異也大麥種穫期與小麥相同蕎麥則秋半下種不兩月而卽收其苗遇霜卽殺邀天降霜遲遲則有收矣

麥工

北耕種

耨具圖

凡麥與稻初耕墾土則同播種以後則耘耔諸勤苦皆

屬稻麥惟施耨而已凡北方厥土墳壚易解釋者種麥之法耕具差異耕卽兼種其服牛起土者未不用耕鋤列兩鐵于橫木之上其具方語曰鏹鏹中間盛一小斗貯麥種于內其斗底空梅花眼牛行搖動種子卽從眼中撒下欲密而多則鞭牛疾走子撒必多欲稀而少則緩其牛撒種卽少旣撒種後用驢駕兩小石團壓土埋麥凡麥種緊壓方生南方地不比同者多耕多耙之後然後以灰拌種手指拈而種之種過之後隨以腳根壓土使緊以代北方驢石也耕種之後勤議耨鋤凡耨草

川濶而大罇麥苗生後耨不厭勤

有三過四過者

餘草生機盡

誅鋤下則竟畝精華盡聚嘉實矣功勤易耨南與北同也凡糞麥田既種以後糞無可施爲計在先也陝洛之

間憂蟲蝕者或以砒霜拌種子南方所用惟炊燼也

俗名地灰

南方稻田有種肥田麥者不與麥實當春小麥大麥青青之時耕殺田中蒸罨土性秋收稻穀必加倍也凡麥收空隙可再種他物自初夏至季秋時日亦半載擇土宜而爲之惟人所取也南方大麥有既刈之後乃種連生梗稻者勤農作苦明賜無不及也凡蕎麥南方必刈

北耕兼種圖

麥粟梁  
皆用此  
具



北盖種圖



耨



南種午麥圖



踵力蓋膝系

稻北方必刈菽稷而後種其性稍吸肥腴能使土瘦然計其穫入業償半穀有餘勤農之家何妨再糞也

### 麥災

凡麥妨患抵稻三分之一播種以後雪霜晴潦皆非所計麥性食水甚少北土中春再沐雨水一升則秀華成嘉粒矣荆揚以南唯患霽雨倘成熟之時晴乾旬日則倉廩皆盈不可勝食揚州諺云寸麥不怕尺水謂麥初長時任水滅頂無傷尺麥只怕寸水謂成熟時寸水軟根倒莖沾泥則麥粒盡爛于地面也江南有雀一種有



肉無骨飛食麥田數盈千萬然不廣及罹害者數十里而止江北蝗生則大禳之歲也

黍稷 梁粟

凡糧食米而不粉者種類甚多相去數百里則色味形質隨方而變大同小異千百其名北人唯以大米呼粳稻而其餘槩以小米名之凡黍與稷同類梁與粟同類黍有粘有不粘粘者爲酒稷有粳無粘凡粘黍粘粟統名曰秫非二種外更有秫也黍色赤白黃黑皆有而或專以黑色爲稷未是至以稷米爲先他穀熟堪供祭祀則當

以早熟者爲稷則近之矣凡黍在詩書有藿芑秬秠等  
名在今方語有牛毛燕領馬革驢皮稻尾等名種以三  
月爲上時五月熟四月爲中時七月熟五月爲下時八  
月熟揚花結穗總與來牟不相見也凡黍粒大小總視  
土地肥磽時令害育宋儒拘定以某方黍定律未是也  
凡粟與粱統名黃米粘粟可爲酒而蘆粟一種名曰高  
粱者以其身高七尺如蘆荻也粱粟種類名號之多視  
黍稷猶甚其命名或因姓氏山水或以形似時令揔之  
不可枚舉山東人唯以穀子呼之併不知粱粟之名也

已上四米皆春種秋穫耕耨之法與來牟同而種收之  
候則相懸絕云

## 麻

凡麻可粒可油者惟火麻胡麻二種胡麻卽脂麻相傳  
西漢始自大宛來古者以麻爲五穀之一若專以火麻  
當之義豈有當哉竊意詩書五穀之麻或其種已滅或  
卽菽粟之中別種而漸訛其名號皆未可知也今胡麻  
味美而功高卽以冠百穀不爲過火麻子粒壓油無多  
皮爲疏惡布其值幾何胡麻數龠充腸移時不餒粃餌

飴錫得粘其粒味高而品貴其爲油也髮得之而澤腹  
得之而膏腥羶得之而芳毒厲得之而解農家能廣種  
厚實可勝言哉種胡麻法或治畦圃或壟田畝土碎草  
淨之極然後以地灰微濕拌勻麻子而撒種之早者三  
月種遲者不出大暑前早種者花實亦待中秋乃結耨  
草之功唯鋤是視其色有黑白赤三者其結角長寸許  
有四稜者房小而子少八稜者房大而子多皆因肥瘠  
所致非種性也収子榨油每石得四十觔餘其枯用以  
肥田若饑荒之年則留供人食

# 菽

凡菽種類之多與稻黍相等播種收穫之期四季相承  
果腹之功在人日用蓋與飲食相終始 一種大豆有  
黑黃兩色下種不出清明前後黃者有五月黃六月爆  
冬黃三種五月黃收粒少而冬黃必倍之黑者刻期八  
月收淮北長征騾馬必食黑豆筋力乃強凡大豆視土  
地肥瘠耨草勤怠雨露足慳分收入多少凡爲豉爲醬  
爲腐皆大豆中取質焉江南又有高腳黃六月刈早稻  
方再種九十月收穫江西吉郡種法甚妙其刈稻田竟

不耕墾每禾藁頭中拈豆三四粒以指扱之其藁凝露水以滋豆豆性克發復侵爛藁根以滋已生苗之後遇無雨亢乾則汲水一升以灌之一灌之後再耨之餘收穫甚多凡大豆入土未出芽時妨鳩雀害毆之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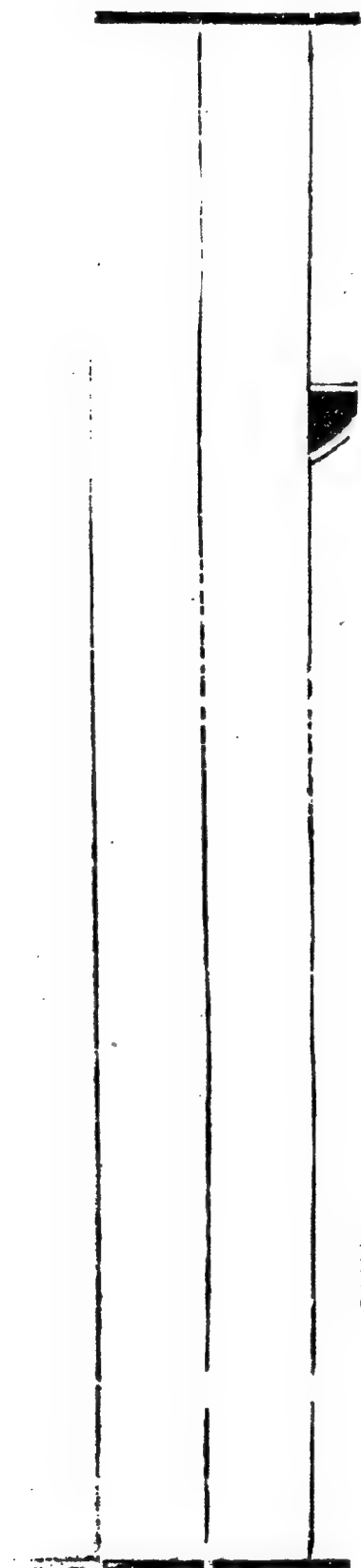
一種綠豆圓小如珠綠豆必小暑方種未及小暑而種則其苗蔓延數尺結莢甚稀若過期至于處暑則隨時開花結莢顆粒亦少豆種亦有二一曰摘綠莢先老者先摘人逐日而取之一曰拔綠則至期老足竟畝拔取也凡綠豆磨澄晒乾爲粉盪片搓索食家珍貴做粉漚

漿灌田甚肥凡畜藏綠豆種子或用地灰石灰或用馬  
糞或用黃土拌收則四五月間不愁空蛀勤者逢晴頻  
晒亦免蛀凡已刈稻田夏秋種綠豆必長接斧柄擊碎  
土塊發生乃多凡種綠豆一日之內遇大雨板土則不  
復生既生之後妨雨水浸疏溝澮以洩之凡耕綠豆及  
大豆田地耒耜欲淺不宜深入蓋豆質根短而苗直耕  
土既深土塊曲壓則不生者半矣深耕二字不可施之  
菽類此先農之所未發者 一種豌豆此豆有黑斑點  
形圓同綠豆而大則過之其種十月下來年五月收凡

樹木葉遲者其下亦可種 一種蠶豆其莢似蠶形豆  
 粒大于大豆八月下種來年四月收西浙桑樹之下遍  
 繁種之蓋凡物樹葉遮露則不生此豆與豌豆樹葉茂  
 時彼已結莢而成實矣襄漢上流此豆甚多而賤果腹  
 之功不啻黍稷也 一種小豆赤小豆入藥有奇功白  
 小豆 一名飯豆 當食助嘉穀夏至下種九月收穫種盛江淮  
 之間 一種穠豆 音品 此豆古者野生田間今則北土盛  
 種成粉盪皮可敵綠豆燕京負販者終朝呼穠豆皮則  
 其產必多矣 一種白菹豆乃沿籬蔓生者一名蛾眉



豆其他豇豆虎斑豆刀豆與大豆中分青皮褐色之類  
間繁一方者猶不能盡述皆充蔬代穀以粒烝民者博  
物者其可忽諸



乃服第二卷

宋子曰人爲萬物之靈五官百體賅而存焉貴  
裳煌煌山龍以治天下賤者裋褐臬裳冬以禦寒夏以  
蔽體以自別于禽獸是故其質則造物之所具也屬草  
木者爲臬麻苘葛屬禽獸與昆蟲者爲裘褐絲綿各載  
其半而裳服充焉矣天孫機杼傳巧人間從本質而見  
花因繡濯而得錦乃杼柚遍天下而得見花機之巧者  
能幾人哉治亂經綸字義學者童而習之而終身不見  
其形像豈非缺憾也先列飼蠶之法以知絲源之所自

蓋人物相麗貴賤有章天實爲之矣

蠶種

凡蛹變蠶蛾旬日破繭而出雌雄均等雌者伏而不動  
雄者兩翅飛撲遇雌卽交交一日半日方解解脫之後  
雄者中枯而死雌者卽時生卵承藉卵生者或紙或布  
隨方所用嘉湖用桑皮厚紙一蛾計生卵二百餘粒自  
然粘于紙上粒粒勻鋪天然無一堆積蠶主收貯以待  
來年

蠶浴

凡蠶用浴法唯嘉湖兩郡湖多用天露石灰嘉多用鹽  
鹵水每蠶紙一張用鹽倉走出鹵水二升參水浸于盂  
內紙浮其面石灰逢臘月十二卽浸浴至二十四日計  
十二日周卽漉起用微火烜乾從此珍重箱匣中半點  
風濕不受直待清明抱產其天露浴者時日相同以篾  
盤盛紙攤開屋上四隅小石鎮壓任從霜雪風雨雷電  
滿十二日方收珍重待時如前法蓋低種經浴則自死  
不出不費葉故且得絲亦多也晚種不用浴

### 種忌

凡蠶紙用竹木四條爲方架高懸透風避日梁枋之上  
其下忌桐油烟煤火氣冬月忌雪映一映卽空遇大雪  
下時卽忙收貯明日雪過依然懸掛直待臘月浴藏

### 種類

凡蠶有早晚二種晚種每年先早種五六日出

用中者不同

結繭亦在先其繭較輕三分之一若早蠶結繭時彼已

出蛾生卵以便再養矣

晚蛹戒不宜食

凡三樣浴種皆謹視原

記如一錯誤或將天露者投鹽浴則盡空不出矣凡繭  
色唯黃白二種川陝晉豫有黃無白嘉湖有白無黃若

將白雄配黃雌則其嗣變成褐繭黃絲以猪胰漂洗亦成白色但終不可染漂白桃紅二色凡繭形亦有數種晚繭結成亞腰葫蘆樣天露繭尖長如榧子形又或圓扁如核桃形又一種不忌泥塗葉者名爲賤蠶得絲偏多凡蠶形亦有純白虎斑純黑花紋數種吐絲則同今寒家有將早雄配晚雌者幼出嘉種一異也野蠶自爲繭出青州沂水等地樹老卽自生其絲爲衣能禦雨及垢污其蛾出卽能飛不傳種紙上他處亦有但稀少耳

抱養

凡清明逝三日蠶𧈧卽不偃衾煖氣自然生出蠶室  
宜向東南周圍用紙糊風隙上無棚板者宜頂格值寒  
冷則用炭火于室內助煖凡初乳蠶將桑葉切爲細條  
切葉不束稻麥藁爲之則不損刀摘葉用甕塼盛不欲  
風吹枯悴二眠以前膳筐方法皆用尖圓小竹快提過  
二眠以後則不用筋而手指可拈矣凡膳筐勤苦皆視  
人工急于膳者厚葉與糞濕蒸多致壓死凡眠齊時皆  
吐絲而後眠若膳過須將舊葉些微揀淨若粘帶絲纏  
葉在中眠起之時恐其卽食一口則其病爲脹死三眠



已過若天氣炎熱急宜掀出寬涼所亦忌風吹凡大眠後計上葉十二管方膳太勤則絲糙

養忌

凡蠶畏香復畏臭若焚骨灰淘毛圖者順風吹來多致觸死隔壁剪鮑魚宿脂亦或觸死竈燒煤炭爐焚沉檀亦觸死懶婦便器搖動氣侵亦有損傷若風則偏忌西南西南風太勁則有令箔皆殭者凡臭氣觸來急燒殘桑葉烟以抵之

葉料

凡桑葉無土不生嘉湖用枝條垂壓今年視桑樹傍生  
條用竹鉤掛卧逐漸近地面至冬月則拋土壓之來春  
每節生根則剪開他栽其樹精華皆聚葉上不復生其  
與開花矣欲葉便剪摘則樹至七八尺卽斬截當頂葉  
則婆婆姿可板伐不必乘梯緣木也其他用子種者立夏  
桑甚紫熟時取來用黃泥水搓洗併水澆于地面本秋  
卽長尺餘來春移栽倘灌糞勤勞亦易長茂但間有生  
甚與開花者則葉最薄少耳又有花桑葉薄不堪用者  
其樹接過亦生厚葉也又有柘葉三種以濟桑葉之窮

柘葉浙中不經見川中最多寒家用浙種桑葉窮時仍  
啖柘葉則物理一也凡琵琶弦弓弦絲用柘養蠶名曰棘  
繭謂最堅韌凡取葉必用剪鐵剪出嘉郡桐鄉者最犀  
利他鄉未得其利剪枝之法再生條次月葉愈茂取資  
既多人工復便凡再生條葉仲夏以養晚蠶則止摘葉  
而不剪條二葉摘後秋來三葉復茂浙人聽其經霜自  
落片片掃拾以飼綿羊大獲絨氈之利

### 食忌

凡蠶大眠以後徑食濕葉雨天摘來者任從鋪地加食

晴日摘來者以水洒濕而飼之則絲有光澤未大眠時  
雨天摘葉用繩懸掛透風簷下時振其繩待風吹乾若  
用手掌拍乾則葉焦而不滋潤他時絲亦枯色凡食葉  
眠前必令飽足而眠眠起卽遲半日上葉無妨也霧天  
濕葉甚壞蠶其晨有霧切勿摘葉待霧收時或晴或雨  
方剪伐也露珠水亦待盪乾而後剪摘

### 病症

凡蠶卵中受病已詳前款出後濕熱積壓妨忌在人初  
眠膳時用漆合者不可蓋掩逼出炁水凡蠶將病則腦

上放光通身黃色頭漸大而尾漸小併及眠之時遊走  
不眠食葉又不多者皆病作也急擇而去之勿使敗羣  
凡蠶強美者必眠葉面壓在下者或力弱或性懶作繭  
亦薄其作繭不知收法妄吐絲成濶窩者乃蠢蠶非懶  
蠶也

### 老足

凡蠶食葉足候只爭時刻自卵出蚰多在辰巳二時故  
老足結繭亦多辰巳二時老足者喉下兩嚙通明捉時  
嫩一分則絲少過老一分又吐去絲繭壳必薄捉者眼

法高一隻不差方妙黑色蠶不見身中透光最難捉

結繭

山箔 具圖

凡結繭必如嘉湖方盡其法他國不知用火烘聽蠶結出甚至叢穉之內箱匣之中火不經風不透故所爲屯漳等絹豫蜀等紬皆易朽爛若嘉湖產絲成衣卽入水浣濯百餘度其質尚存其法析竹編箔其下橫架料木約六尺高地下擺列炭火炭忌爆炸方圓去四五尺卽列火一盆初上山時火分兩畧輕少引他成緒蠶戀火意卽時造繭不復緣走繭緒旣成卽每盆加大半斤吐出絲

來隨卽乾燥所以經久不壞也其繭室不宜樓板遮蓋  
下欲火而上欲風涼也凡火頂上者不以爲種取種寧  
用火偏者其箔上山用麥稻藁斬齊隨手糾捩成山頻  
插箔土做山之人最宜手健箔竹稀疏用短藁畧鋪洒  
妨蠶跌墜地下與火中也

### 取繭

凡繭造三日則下箔而取之其壳外浮絲一名絲匡者  
湖郡老婦賤價買去每斤百文用銅錢墜打成線織成湖紬  
去浮之後其繭必用大盤攤開架上以聽治絲擴綿若

用厨箱掩盖則浥鬱而絲緒斷絕矣

物害

凡害蠶者有雀鼠蚊三種雀害不及繭蚊害不及早蠶  
鼠害則與之相終始防驅之智是不一法唯人所行也

雀屎粘葉蠶食之立刻死爛

擇繭

凡取絲必用圓正獨蠶繭則緒不亂若雙繭併四五蠶  
共爲繭擇去取綿用或以爲絲則粗甚

造綿



凡雙繭并繰絲鍋底零餘併出種繭壳皆緒斷亂不可  
爲絲用以取綿用稻灰水煮過不宜石灰傾入清水盆內手  
大指去甲淨盡指頭頂開四箇四四數足用拳頂開又  
四四十六拳數然後上小竹弓此莊子所謂泝泝紈也  
湖綿獨白淨清化者總緣手法之妙上弓之時惟取快  
捷帶水擴開若稍緩水流去則結塊不盡解而色不純  
白矣其治絲餘者名鍋底綿裝綿衣衾內以禦重寒謂  
之挾纊凡取綿人工難于取絲八倍竟日只得四兩餘  
用此綿墜打線織湖紬者價頗重以綿線登花機者名

曰花綿價尤重

治絲

繅車 具圖

凡治絲先製絲車其尺寸器具開載後圖鍋煎極沸湯  
絲粗細視投繭多寡窮日之力一人可取三十兩若包  
頭絲則只取二十兩以其苗長也凡綾羅絲一起投繭  
二十枚包頭絲只投十餘枚凡繭滾沸時以竹簽撥動  
水面絲緒自見提緒入手引入竹針眼先繞星丁頭以竹  
棍做成如然後由送絲干勾掛以登大關車斷絕之時  
香筒樣尋緒丟上不必繞接其絲排勻不堆積者全在送絲干

與磨不之上川蜀絲車制稍異其法架橫鍋上引四五緒而上兩人對尋鍋中緒然終不若湖制之盡善也凡供治絲薪取極燥無烟濕者則寶色不損絲美之法有六字一曰出口乾卽結繭時用炭火烘一曰出水乾則治絲登車時用炭火四五兩盆盛去車關五寸許運轉如風時轉轉火意照乾是曰出水乾也

若晴光又風色則不用火

### 調絲

凡絲議織時最先用調透光簷端宇下以木架鋪地植竹四根于上名曰絡篤絲匡竹上其傍倚柱高八尺處

釘具斜安小竹偃月掛鈎懸搭絲于鈎內手中執簾旋  
纏以俟牽經織緯之用小竹墜石爲活頭接斷之時扳  
之卽下

綿絡

紡車

具圖

凡絲旣簾之後以就經緯經質用少而緯質用多每絲  
十兩經四緯六此大畧也凡供緯簾以水沃濕絲搖車  
轉鋌而紡于竹管之上

竹用小  
箭竹

經具

溜眼

掌扇

經耙

印架

皆有圖

凡絲旣簾之後牽經就織以直竹竿穿眼三十餘透過

篋圈名曰溜眼竿橫架柱上絲從圈透過掌扇然後纏繞經耙之上度數既足將印架細卷既細中以交竹二度一上一下間絲然後扱于篋內

此篋非織篋

扱篋之後以

的杠與印架相望登開五七丈或過糊者就此過糊或不過糊就此卷于的杠穿綜就織

### 過糊

凡糊用麵觔內小粉爲質紗羅所必用綾紬或用或不  
用其染紗不存素質者用牛膠水爲之名曰清膠紗糊  
漿承于篋上推移染透推移就乾天氣暗明頃刻而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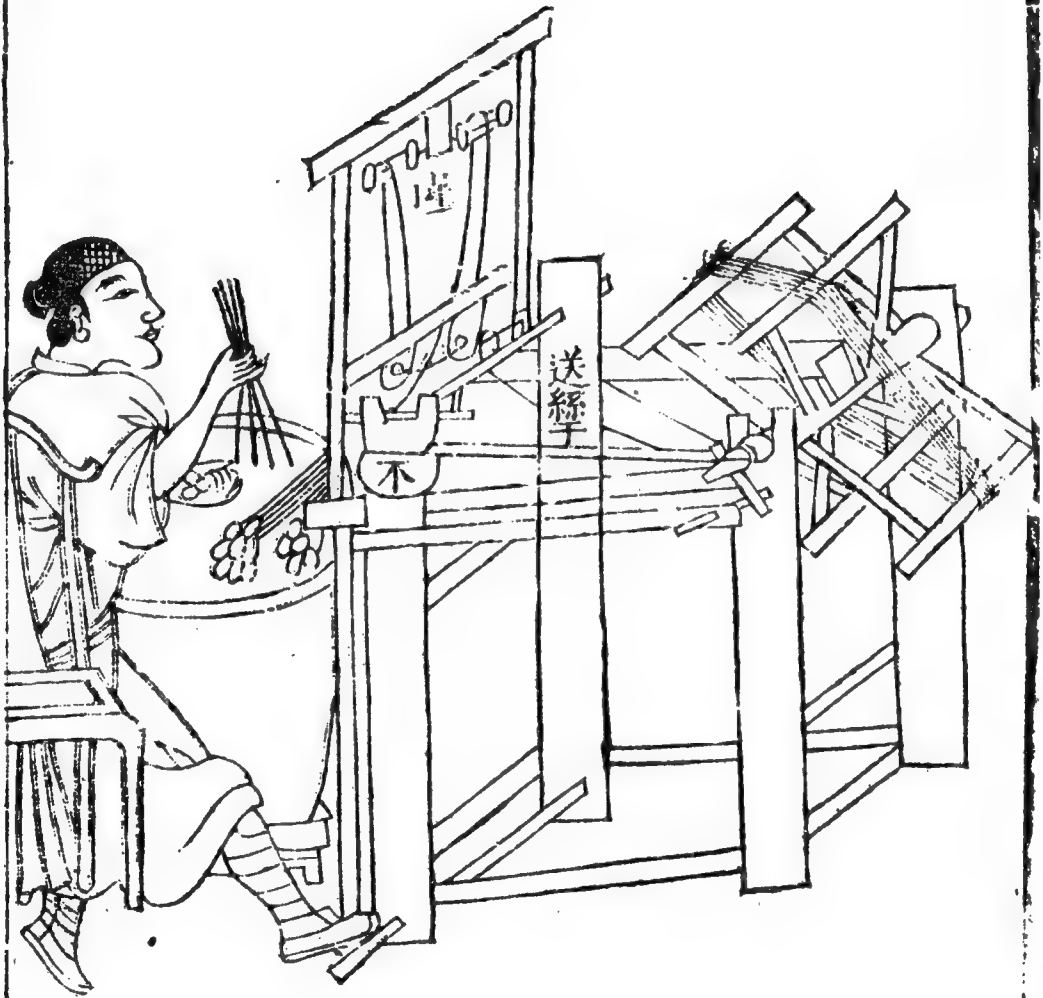


山 箔 圖

治絲圖

天工開物

卷上



三三

七一

絲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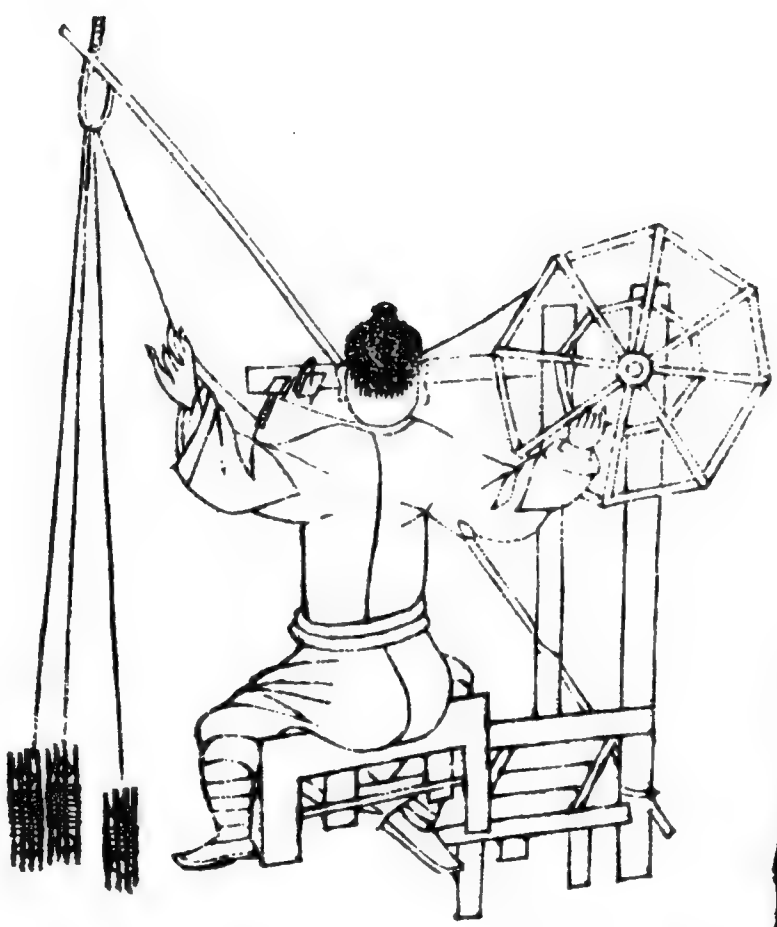
套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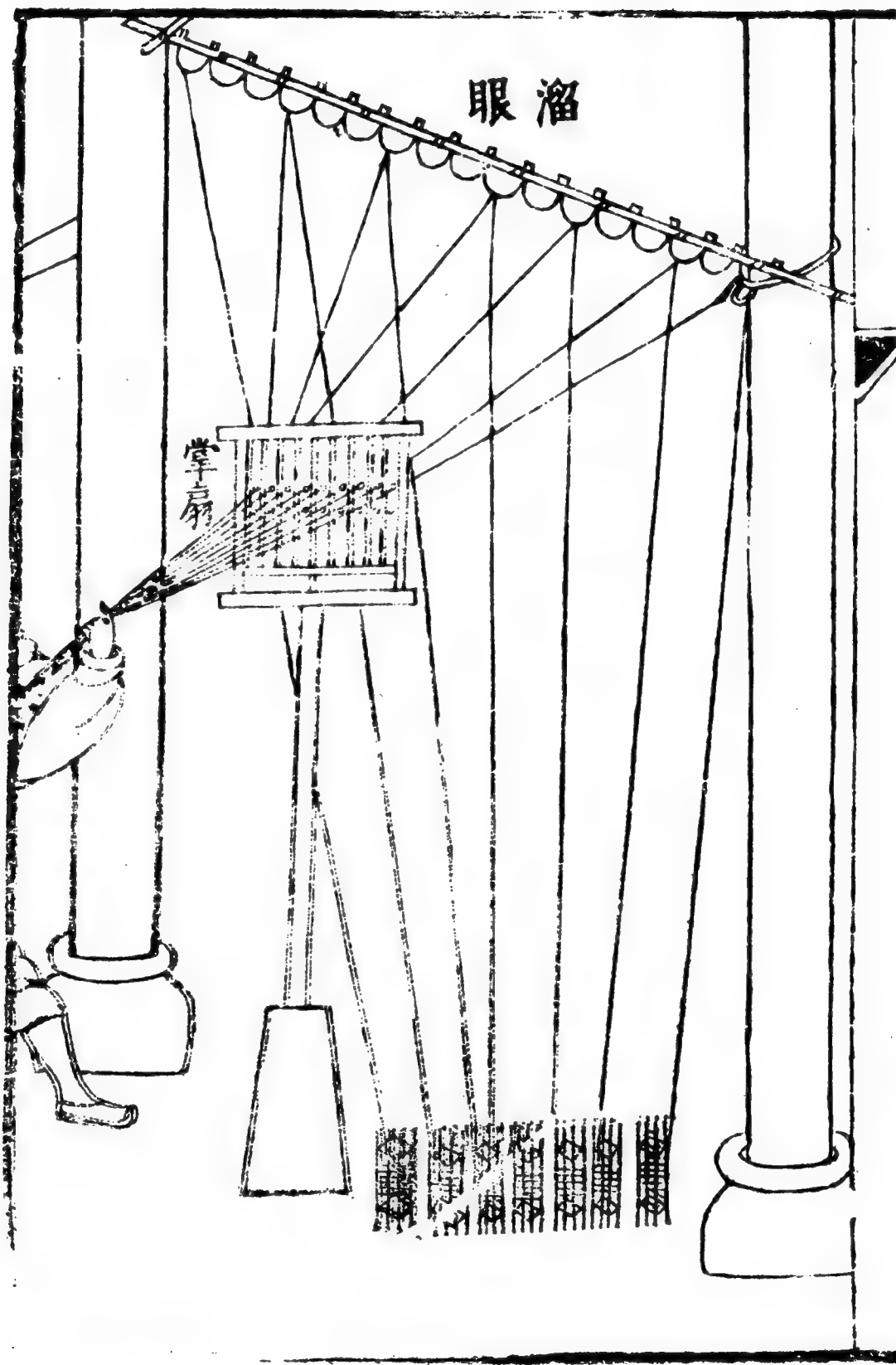
篤裕





紡緯





經耙



頭文

陰天必藉風力之吹也

邊維

凡帛不論綾羅皆別牽邊兩傍各二十餘縷邊縷必過糊用筥推移梳乾凡綾羅必三十丈五六十丈一穿以省穿接繁苦每疋應截盡墨于邊絲之上卽知其丈尺之足邊絲不登的扛別統機梁之上

經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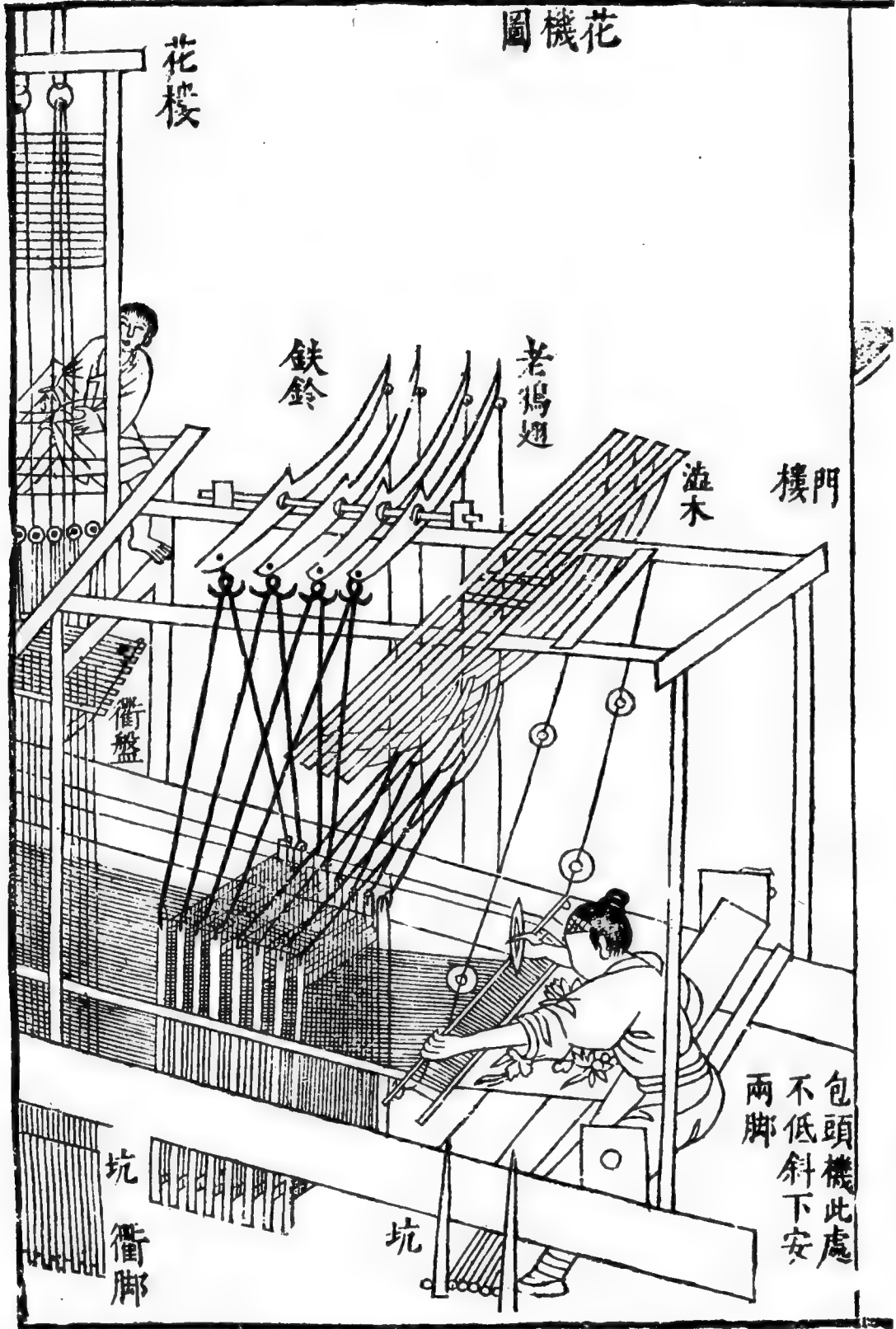
凡織帛羅紗筥以八百齒爲率綾絹筥以一千二百齒爲率每筥齒中度經過糊者四縷合爲二縷羅紗經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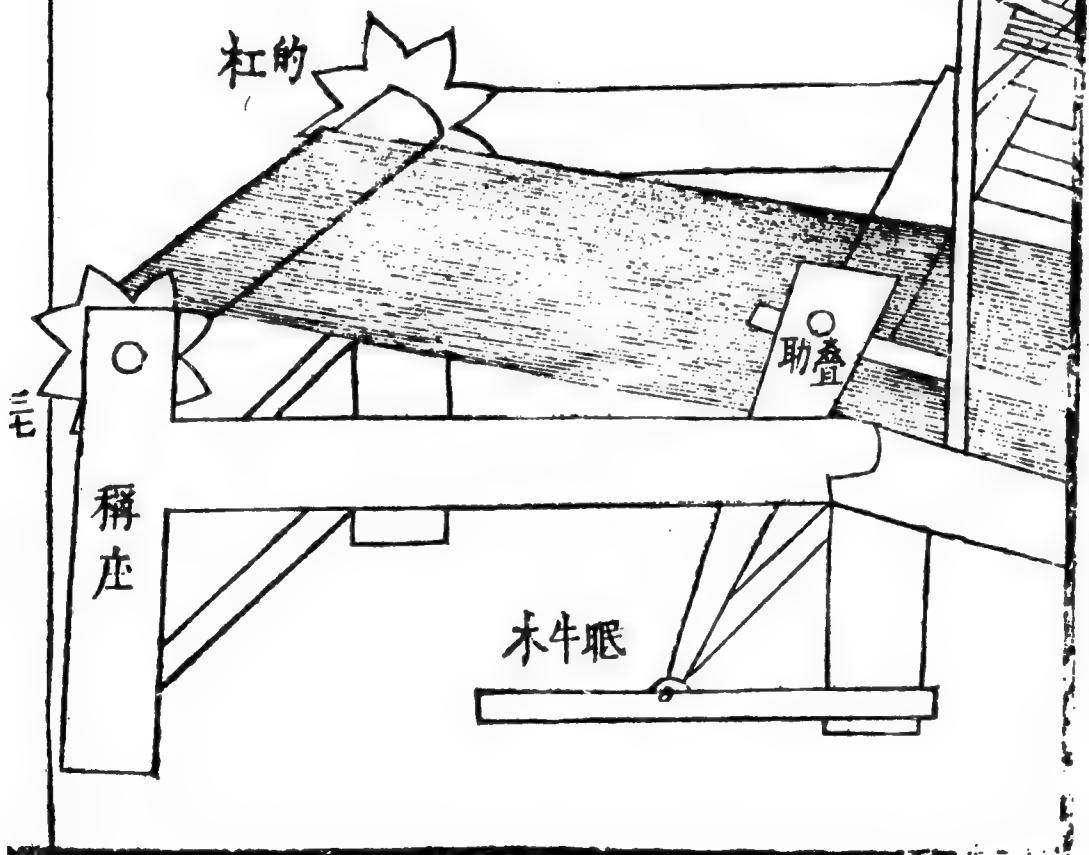
三千二百縷綾紬經計五千六千縷古書八十縷爲一  
升今綾絹厚者古所謂六十升布也凡織花文必用嘉  
湖出口出水皆乾絲爲經則任從提挈不憂斷接他省  
者卽勉強提花潦草而已

機式 具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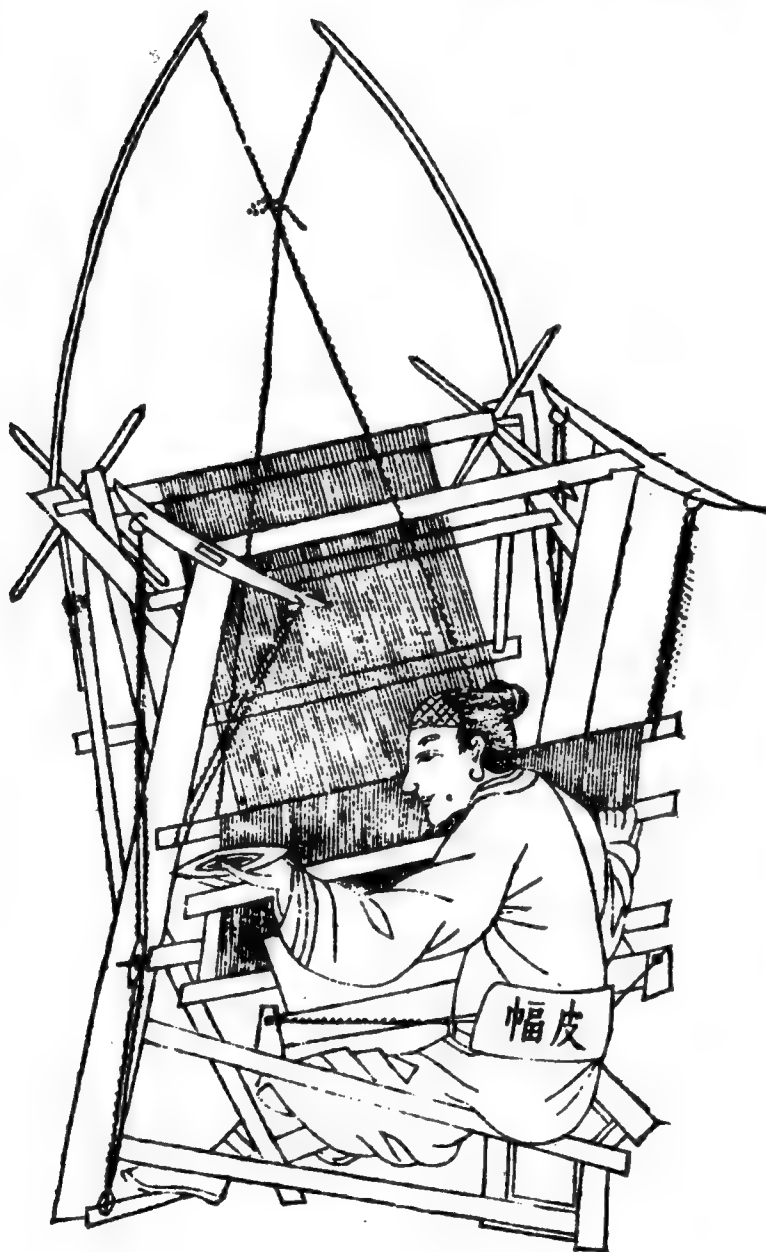
凡花機通身度長一丈六尺隆起花樓中托衢盤下垂  
衢脚水磨竹棍爲之計一千八百根對花樓下堀坑二尺許以藏衢脚  
地氣濕者架棚二尺代之提花小廝坐立花樓架木上機末以的杠  
卷絲中用疊助木兩枝直穿二木約四尺長其尖插于

# 花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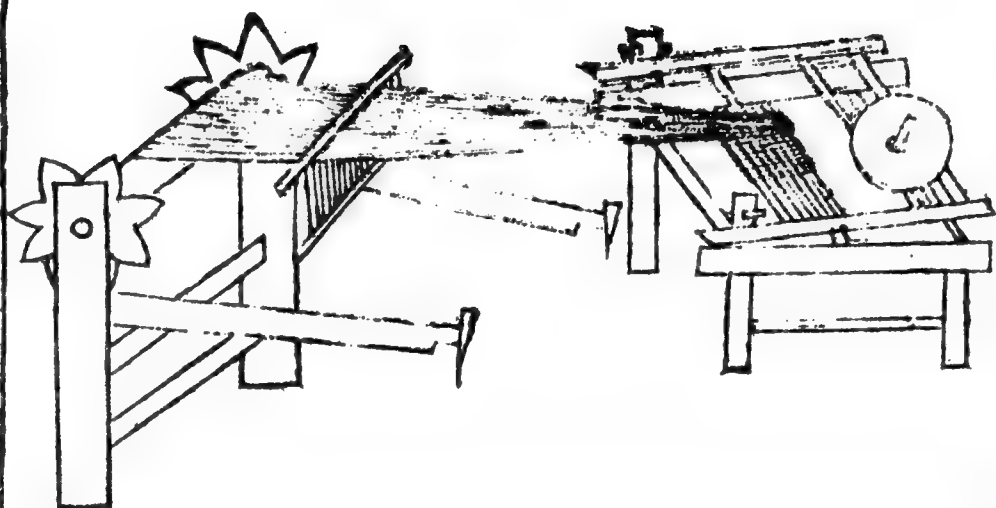


圖式機腰





糊過 架印



筵兩頭疊助織紗羅者視織綾絹者減輕十餘觔方妙其素羅不起花紋與軟紗綾絹踏成浪梅小花者視素羅只加桄二扇一人踏織自成不用提花之人閒住花樓亦不設衢盤與衢脚也其機式兩接前一接平安自花樓何身一接斜倚低下尺許則疊助力雄若織包頭細軟則另爲均平不斜之機坐處闊二脚以其絲微細防遏疊助之力也

腰機式 具圖

凡織杭西羅地等絹輕素等絀銀條巾帽等紗不必用

花機只用小機織匠以熟皮一方寘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機普天織葛苧棉布者用此機法布帛更整齊堅澤惜今傳之猶未廣也

### 花本

凡工匠結花本者心計最精巧畫師先畫何等花色于紙上結本者以絲線隨畫量度筭計分寸杪忽而結成之張懸花樓之上卽織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綜帶經隨其尺寸度數提起衢脚梭過之後居然花現蓋綾絹以浮經而見花紗羅以糾緯而見花綾絹一梭一提紗羅

來梭提往梭不提天孫機杼人巧備矣

### 穿經

凡絲穿綜度經必用四人列坐過筵之人手執筵耙先  
插以待絲至絲過筵則兩指執定足五七十筵則繚結  
之不亂之妙消息全在交竹卽接斷就絲一扯卽長數  
寸打結之後依還原度此絲本質自具之妙也

### 分名

凡羅中空小路以透風涼其消息全在軟綜之中袞頭  
兩扇打綜一軟一硬凡五梭三梭

最厚者  
七梭

之後踏起軟

綜自然糾轉諸經空路不粘若平過不空路而仍稀者  
曰紗消息亦在兩扇袞頭之上直至織花綾紬則去此  
兩扇而用枕綜八扇凡左右手各用一梭交互織者曰  
縐紗凡單經曰羅地雙經曰絹地五經曰綾地凡花分  
實地與綾地綾地者光實地者暗先染絲而後織者曰  
緞北土屯絹亦先染絲就絲紬機上織時兩梭輕一梭重空出稀  
路者名曰秋羅此法亦起近代凡吳越秋羅閩廣懷素  
皆利檣紳當暑服屯絹則爲外官卑官遜別錦繡用也  
熟練

凡帛織就猶是生絲煮練方熟練用稻藁灰入水煮以  
猪胰脂陳宿一晚入湯浣之寶色燁然或用烏梅者寶  
色畧減凡早絲爲經晚絲爲緯者練熟之時每十兩輕  
去三兩經緯皆美好早絲輕化只二兩練後日乾張急  
以大蚌壳磨使垂鈍通身極力刮過以成寶色

### 龍袍

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其花樓高一丈五尺能手  
兩人扳提花本織過數寸卽換龍形各房闔合不出一  
手緒黃亦先染絲工器原無殊異但人工慎重與資本

皆數十倍以效忠敬之誼其中節目微細不可得而詳  
攷云

### 倭緞

凡倭段制起東夷漳泉海濱效法爲之絲質來自川蜀  
商人萬里販來以易胡椒歸里其織法亦自夷國傳來  
蓋質已先染而斲綿夾藏經面縑過數寸卽刮成黑光  
比虜互市者見而悅之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頃  
刻集灰承頰之間移日捐壞今華夷皆賤之將來爲棄  
物織法可不傳云

布衣

赶

彈

紡具圖

凡棉布禦寒貴賤同之棉花古書名臬麻種遍天下種有木棉草棉兩者花有白紫二色種者白居十九紫居十一凡棉春種秋花花先綻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時其

花粘子于腹登赶車而分之去子取花懸弓彈化

爲挾續溫

衾襖者就此止功

彈後以木板擦成長條以登紡車引緒糾成

紗縷然後統簾牽經就織凡訪工能者一手握三管紡于錠上

捷則不堅

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淞江漿染尚

蕪湖凡布縷緊則堅緩則脆礮石取江北性冷質膩者



每塊佳者石不發燒則縷紫不鬆泛蕪湖巨店首尚佳  
值十餘金石廣南爲布藪而偏取遠產必有所試矣爲衣蔽浣猶  
尚寒砧槁聲其義亦猶是也外國朝鮮造法相同惟西  
洋則未覈其質併不得其機織之妙凡織布有雲花斜  
文象眼等皆倣花機而生義然旣曰布衣太素足矣織  
機十室必有不必具圖

棉赶



烘火

彈 棉

天工開物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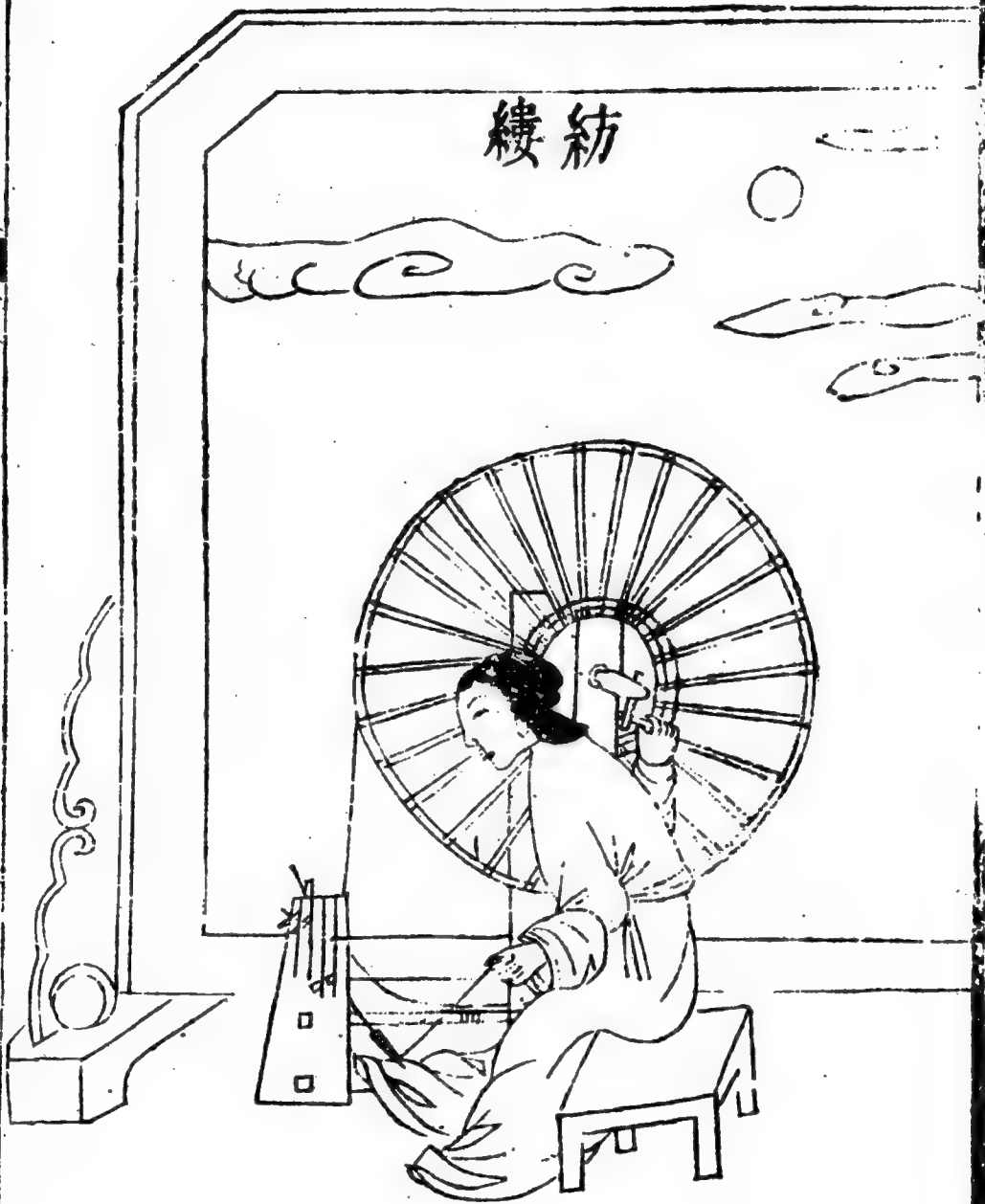


四

條 擦



紡 績



臬著

凡衣衾挾纊禦寒百人之中止一人用繭綿餘皆臬著  
古縕袍今俗名胖襖棉花既彈化相衣衾格式而入裝  
之新裝者附體輕煖經年板緊煖氣漸無取出彈化而  
重裝之其煖如故

夏服

凡苧麻無土不生其種植有撒子分頭兩法

池郡每歲以草糞壓

頭其根隨土而高廣南  
青麻撒子種田茂甚

色有青黃兩樣每歲有兩刈者

有三刈者績爲當暑衣裳帷帳凡苧皮剥取後喜日燥

乾見水卽爛破析時則以水浸之然只耐二十刻久而

不析則亦爛苧質本淡黃漂工化成至白色

先用稻灰石灰水煮

過入長流水再漂再晒以成至白

紡苧紗能者用腳車一女工併敵三

工惟破析時窮目之力只得三五銖重織苧機具與織

棉者同凡布衣縫線革履串繩其質必用苧糾合凡葛

蔓生質長于苧數尺破析至細者成布貴重又有苧麻

一種成布甚粗最粗者以充喪服卽苧布有極粗者漆

家以盛布灰大內以充火炬又有蕉紗乃閩中取芭蕉

皮析緝爲之輕細之甚值賤而質枵不可爲衣也

裘

凡取獸皮製服統名曰裘貴至貂狐賤至羊麕值分百等貂產遼東外徼建州地及朝鮮國其鼠好食松子夷人夜伺樹下屏息悄聲而射取之一貂之皮方不盈尺積六十餘貂僅成一裘服貂裘者立風雪中更煖于宇下眯入目中拭之卽出所以貴也色有三種一白者曰銀貂一純黑一黧黃

黑而毛長者近值一帽套已五十金

凡狐貉亦產燕

齊遼汴諸道純白狐腋裘價與貂相倣黃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禦寒溫體功用次于貂凡關外狐取毛見底



青黑中國者吹開見白色以此分優劣羊皮裘毋賤子

貴在腹者名曰胞羔

毛文畧具

初生者名曰乳羔

皮上毛似耳環脚

三月者曰跑羔七月者曰走羔

毛文漸直

胞羔乳羔爲裘不

羶古者羔裘爲大夫之服今西比播紳亦貴重之其老

大羊皮硝熟爲裘裘質癡重則賤者之服耳然此皆綿

羊所爲若南方短毛革硝其鞣如紙薄止供畫燈之用

而已服羊裘者腥羶之氣習久而俱化南方不習者不

堪也然寒涼漸殺亦無所用之麕皮去毛硝熟爲襖褲

禦風便體襪靴更佳此物廣南繁生外中土則積集楚

中望華山爲市皮之所麕皮且禦蝟患比人製衣而外  
割條以緣衾邊則蝟自遠去虎豹至文將軍用以彰身  
犬豕至賤役夫用以適足西戎尚獺皮以爲毳衣領飾  
褰黃之人窮山越國射取而遠貨得重價焉殊方異物  
如金絲猿上用爲帽套扯里獮御服以爲袍皆非中華  
物也獸皮衣人此其大畧方物則不可殫述飛禽之中  
有取鷹腹鴈脇毳毛殺生盈萬乃得一裘名天鵝絨者  
將焉用之

褐

氊

凡綿羊有二種一曰蓑衣羊剪其毳爲氈爲絨片帽襪  
遍天下胥此出焉古者西域羊未入中國作褐爲賤者  
服亦以其毛爲之褐有粗而無精今日粗褐亦間出此  
羊之身此種自徐淮以北州郡無不繁生南方唯湖郡  
飼畜綿羊一歲三剪毛夏季希革不生每羊一隻歲得絨襪料  
三雙生羔牝牡合數得二羔故北方家畜綿羊百隻則  
歲入計百金云一種喬芳羊畜語唐末始自西域傳來外  
毛不甚蓑長內毳細軟取織絨褐秦人名曰山羊以別  
于綿羊此種先自西域傳入臨洮今蘭州獨盛故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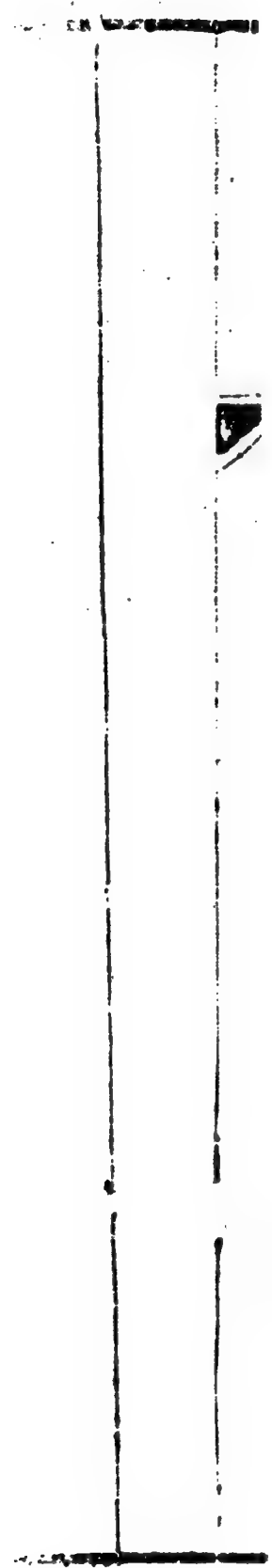
細者皆出蘭州一曰蘭絨番語謂之孤古絨從其初號也山羊毳絨亦分兩等一曰擗絨用梳櫛擗下打線織帛曰褐子把子諸名色一曰拔絨乃毳毛精細者以兩指甲逐莖擗下打線織絨褐此褐織成揩面如絲帛滑膩每人窮日之力打線只得一錢重費半載工夫方成匹帛之料若擗絨打線日多拔絨數倍凡打褐絨線冶鉛爲錘墜于緒端兩手宛轉搓成凡織絨褐機大于布機用綜八扇穿經度縷下施四踏輪踏起經隔二拋緯故織出文成斜現其梭長一尺二寸機織羊種皆彼時

歸夷傳來

名姓再詳

故至今織工皆其族類中國無與也凡

綿羊剪毳粗者爲羶細者爲絨羶皆剪燒沸湯投于其中搓洗俟其粘合以木板定物式鋪絨其上運軸趕成凡羶絨白黑爲本色其餘皆染色其羶俞羶魯等名稱皆華夷各方語所命若最粗而爲毯者則駑馬諸料雜錯而成非專取料于羊也



彰施第三卷

宋子曰霄漢之間雲霞異色閭浮之內花葉殊  
象而聖人則之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有虞氏豈無所用  
其心哉飛禽衆而鳳則丹走獸盈而麟則碧夫林林青  
衣望闕而拜黃朱也其義亦猶是矣老子曰甘受和白  
受采世間絲麻裘褐皆具素質而使殊顏異色得以尚  
焉謂造物不勞心者吾不信也

諸色質料

大紅色

其質紅花餅一味用烏梅水煎出又用鹺水澄  
數次或稻藁灰代鹺功用亦同澄得多次色則

天工開物

卷上

四九

鮮甚染房討便宜者先染蘆木打脚凡紅花最忌沉麝  
袍服與衣香共収旬月之間其色卽毀凡紅花染帛之  
後若欲退轉但浸濕所染帛以鹼水稻灰水滴上數十  
點其紅一毫収轉仍還原質所収之水藏于綠豆粉內  
放出染紅半滴不耗染  
家以爲秋訣不以告人  
蓮紅桃紅色銀紅水紅色以上  
紅花餅一味淺深分兩加減而成是四  
色皆非黃繭絲所可爲必用白絲方現  
木紅色用蘇木  
明礬紫色蘇木爲地  
楮黃色詳制未  
鵝黃色黃蘗煎水染  
金黃色蘆木煎水染復用  
茶褐色蓮子殼煎水染  
大紅  
官綠色槐花煎水染藍澱  
豆綠色黃蘗水染靛水蓋今  
者名草豆油綠色槐花薄染  
天青色入靛硃淺染  
蒲萄  
綠色甚鮮  
青色入靛硃深染  
蛋青色黃蘗水染然  
翠藍天藍二色  
蘇木水深蓋  
後入靛硃  
俱靛



水分玄色靛水染深青蘆木楊梅皮等分煎水蓋又一法將藍芽葉水浸然後下青礬梔子同浸令

布帛易朽月白草白二色俱靛水微染今法用莧藍煎水半生半熟染象牙色蘆木

煎水薄染藕褐色蘇木水薄染入蓮子殼青礬水薄蓋附染包頭青色此黑

或用黃土不出藍靛用栗殼或蓮子殼煎煮一日漉起然附染毛

後入鐵砂皂礬鍋內再煮一宵即成深黑色

青布色法布青初尚蕪湖千百年矣以其漿碾成青光邊方外國皆貴重之人情久則生厭毛青乃

出近代其法取淞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復漿碾吹乾用膠水參豆漿水一過先蓄好靛名曰標礪入內薄染即起紅焰之色隱然此布一時重用

### 藍澱

凡藍五種皆可為澱茶藍卽菰藍插根活蓼藍馬藍吳

藍等皆撒子生近又出蓼藍小葉者俗名莧藍種更佳  
 凡種茶藍法冬月割穫將葉片片削下入窖造澱其身  
 斬去上下近根留數寸薰乾埋藏土內春月燒淨山土  
 使極肥鬆然後用錐鋤其鋤勾未向身長八寸許刺土打斜眼插入  
 于內自然活根生葉其餘藍皆収子撒種畦圃中暮春  
 生苗六月採實七月刈身造澱凡造澱葉與莖多者入  
 窖少者入桶與缸水浸七日其汁自來每水漿壹石下  
 石灰五升攪衝數十下澱信卽結水性定時澱澄于底  
 近來出產閩人種山皆茶藍其數倍于諸藍山中結箬

篋輸入舟航其掠出浮沫晒乾者曰靛花凡靛入礪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執竹棍攪動不可計數其最佳者曰標礪

### 紅花

紅花場圃撒子種二月初下種若太早種者苗高尺許卽生蟲如黑蟻食根立斃凡種地肥者苗高二三尺每路打撈縛繩橫闌以備狂風拗折若瘦地尺五以下者不必爲之紅花入夏卽放綻花下作株彙多刺花出株上採花者必侵晨帶露摘取若日高露肝其花卽已結

閉成實不可採矣其朝陰雨無露放花較少盱摘無防以無日色故也紅花逐日放綻經月乃盡入藥用者不必製餅若入染家用者必以法成餅然後用則黃汁淨盡而真紅乃現也其子剪壓出油或以銀箔貼扇面用此油一刷火上照乾立成金色

### 造紅花餅法

帶露摘紅花搗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又搗以酸粟或米泔清又淘又絞袋去汁以青蒿覆一宿捏成薄餅陰乾收貯染家得法我朱孔揚所謂猩紅也

染紙吉禮用亦必用

製餅不然  
全無色

### 附燕脂

燕脂古造法以紫餅染綿者爲上紅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近濟寧路但取染殘紅花滓爲之值甚賤其滓乾者名曰紫粉丹青家或收用染家則糟粕棄也

### 槐花

凡槐樹十餘年後方生花實花初試未開者曰槐蕊綠永所需猶紅花之成紅也取者張度與稠其下而承之以水煮一沸漉乾捏成餅人染家用旣放之花色漸入

黃収用者以石灰少許晒拌而藏之

粹精第四卷

宋子曰天生五穀以育民美在其中有黃裳之意焉稻以糠爲甲麥以麩爲衣粟梁黍稷毛羽隱然播精而擇粹其道寧終秘也飲食而知味者食不厭精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爲此者豈非人貌而天者哉

攻稻

擊禾  
軋禾

風車  
水碓

石碾  
臼

碓  
篩

皆具圖

凡稻刈穫之後離藁取粒束藁于手而擊取者半聚藁于場而曳牛滾石以取者半凡束手而擊者受擊之物或用木桶或用石板收穫之時雨多霽少田稻交濕不

可登場者以木桶就田擊取晴霽稻乾則用石板甚便也凡服牛曳石滾壓場中視人手擊取者力省三倍但作種之穀恐磨去殼尖減削生機故南方多種之家場禾多藉牛力而來年作種者則寧向石板擊取也凡稻最佳者九穰一秕倘風雨不時耘耔失節則六穰四秕者容有之凡去秕南方盡用風車扇去北方稻少用颺法卽以颺麥黍者颺稻盖不若風車之便也凡稻去殼用礮去膜用舂用碾然水碓主舂則兼併礮功燥乾之穀入碾亦省礮也凡礮有二種一用木爲之截木尺許



質多 斲合成大磨形兩扇皆鑿縱斜齒下合植筭穿貫

用松

上合空中受穀木礮攻米二千餘石其身乃盡凡木礮穀不甚燥者入礮亦不碎故入貢軍國漕儲千萬皆出此中也一土礮析竹匡圍成圈實潔淨黃土于內上下兩面各嵌竹齒上合筭空受穀其量倍于木礮穀稍滋濕者入其中卽碎斷土礮攻米二百石其身乃朽凡木礮必用健夫土礮卽孱婦弱子可勝其任庶民饗殮皆出此中也凡旣礮則風扇以去糠粃傾入篩中團轉穀未剖破者浮出篩面重複入礮凡篩大者圍五尺小者

平之大者其中心偃隆而起健夫利用小者弦高二寸  
 其中平室婦子所需也凡稻米既篩之後入臼而舂曰  
 亦兩種八口以上之家掘地藏石臼其上臼量大者容  
 五斗小者半之橫木穿插碓頭碓嘴治鐵爲之用醋滓合上足踏其  
 末而舂之不及則粗太過則粉精糧從此出焉晨炊無  
 多者斷木爲手杵其臼或木或石以受舂也既舂以後  
 皮膜成粉名曰細糠以供犬豕之豢荒歉之歲人亦可  
 食也細糠隨風扇播揚分去則膜塵淨盡而粹精見矣  
 凡水碓山國之人居河濱者之所爲也攻稻之法省人

力十倍人樂爲之引水成功卽筒車灌田同一制度也  
設曰多寡不一值流水少而地窄者或兩三曰流水洪  
而地室寬者卽並列十曰無憂也江南信郡水碓之法  
巧絕蓋水碓所愁者埋曰之地卑則洪潦爲患高則承  
流不及信郡造法卽以一舟爲地檝椿維之築土舟中  
陷曰于其上中流微堰石梁而碓已造成不煩掾木壅  
坡之力也又有一舉而三用者激水轉輪頭一節轉磨  
成麵二節運碓成米三節引水灌于稻田此心計無遺  
者之所爲也凡河濱水碓之國有老死不見礮者去糠

去膜皆以臼相終始惟風篩之法則無不同也凡磴砌石爲之承藉轉輪皆用石牛犢馬駒惟人所使蓋一牛之力日可得五人但人其中者必極燥之穀稍潤則碎斷也

攻麥 颶 磨

羅 具圖

凡小麥其質爲麵蓋精之至者稻中再舂之米粹之至者麥中重羅之麴也小麥收穫時束藁擊取如擊稻法其去秕法比土用颶蓋風扇流傳未遍率土也凡颶不在宇下必待風至而後爲之風不至雨不收皆不可爲

也凡小麥旣颺之後以水淘洗塵垢淨盡又復晒乾然後入磨凡小麥有紫黃二種紫勝于黃凡佳者每石得麪一百二十觔劣者損三分之一也凡磨大小無定形大者用肥犍力牛曳轉其牛曳磨時用桐壳掩眸不然則眩暈其腹繫桶以盛遺不然則穢也次者用驢磨觔兩稍輕又次小磨則止用人推挨者凡力牛一日攻麥二石驢半之人則强者攻三斗弱者半之若水磨之法其詳已載攻稻水碓中制度相同其便利又三倍于牛犢也凡牛馬與水磨皆懸袋磨上上寬下窄貯麥數斗

于中溜入磨眼人力所挨則不必也凡磨石有兩種麪品由石而分江南少粹白上麪者以石懷沙澤相磨發燒則其麪併破故黑類參和麪中無從羅去也江北石性冷膩而產于池郡之九華山者美更甚以此石製磨石不發燒其麪壓至扁批之極不破則黑疵一毫不入而麪成至白也凡江南磨二十日卽斷齒江北者經半載方斷南磨破麪得麪百斤北磨只得八十斤故上麪之值增十之二然麪觔小粉皆從彼磨出則衡數已足得值更多焉凡麥經磨之後幾番入羅勤者不厭重復

羅匡之底用絲織羅地絹爲之湖絲所織者羅麵千石  
不捐若他方黃絲所爲經百石而已朽也凡麵旣成後  
寒天可經三月春夏不出二十日則鬱壞爲食適口貴  
及時也凡大麥則就春去膜炊飯而食爲粉者十無一  
焉蕎麥則微加春杵去禾然後或春或磨以成粉而後  
食之蓋此類之視小麥精粗貴賤大徑庭也

攻黍稷粟梁麻菽

小碾

枷具圖

凡攻治小米颺得其實春得其實磨得其粹風颺車扇  
而外簸法生焉其法篋織爲圓盤鋪米其中擠勻揚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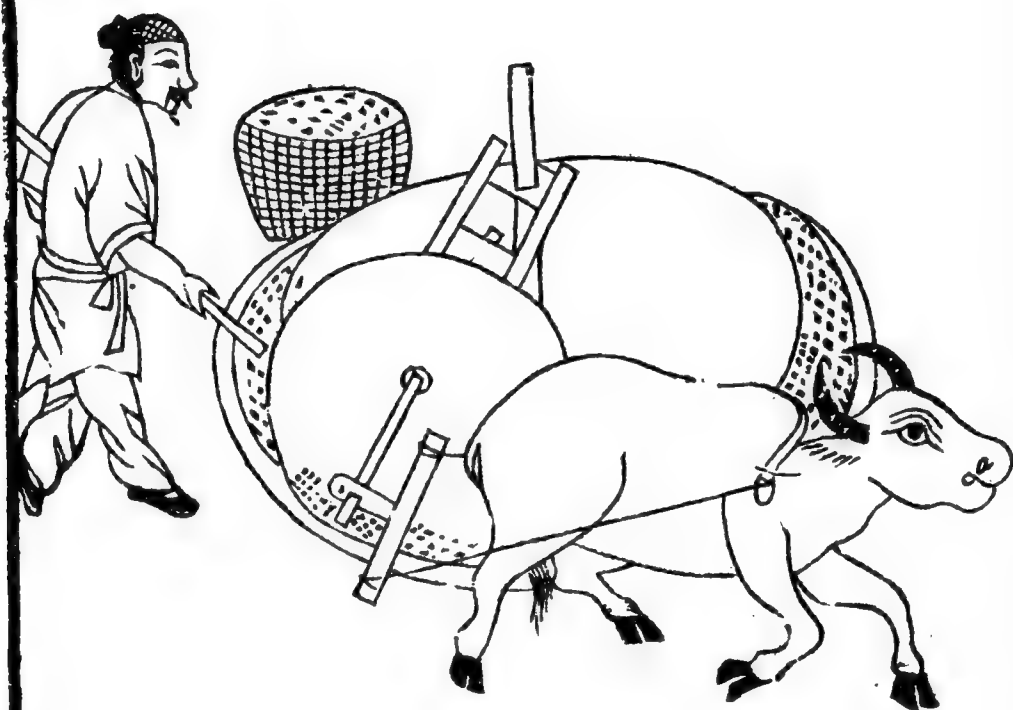
輕者居前櫟棄地下重者在後嘉實存焉凡小米舂磨揚播制噐已詳稻麥之中唯小碾一制在稻麥之外北方攻小米者家置石墩中高邊下邊沿不開槽鋪米墩上婦子兩人相向接手而碾之其碾石圓長如牛起石而兩頭插木柄米墮邊時隨手以小篲掃上家有此具杵臼竟懸也凡胡麻刈穫于烈日中曬乾束爲小把兩手執把相擊麻粒綻落承藉以簞席也凡麻篩與米篩小者同形而目密五倍麻從目中落葉殘角屑皆浮篩上而棄之凡豆菽刈穫少者用枷多而省力者仍鋪塲



烈日晒乾牛曳石赶而壓落之凡打豆枷竹木竿爲柄  
其端錐圓眼拴木一條長三尺許鋪豆于塲執柄而擊  
之凡豆擊之後用風扇揚去莢葉篩以繼之嘉實洒然  
入廩矣是故舂磨不及麻磴碾不及菽也

攻治成糧諸色圖

碾牛



濕田擊稻

天工開物

卷上



五九

七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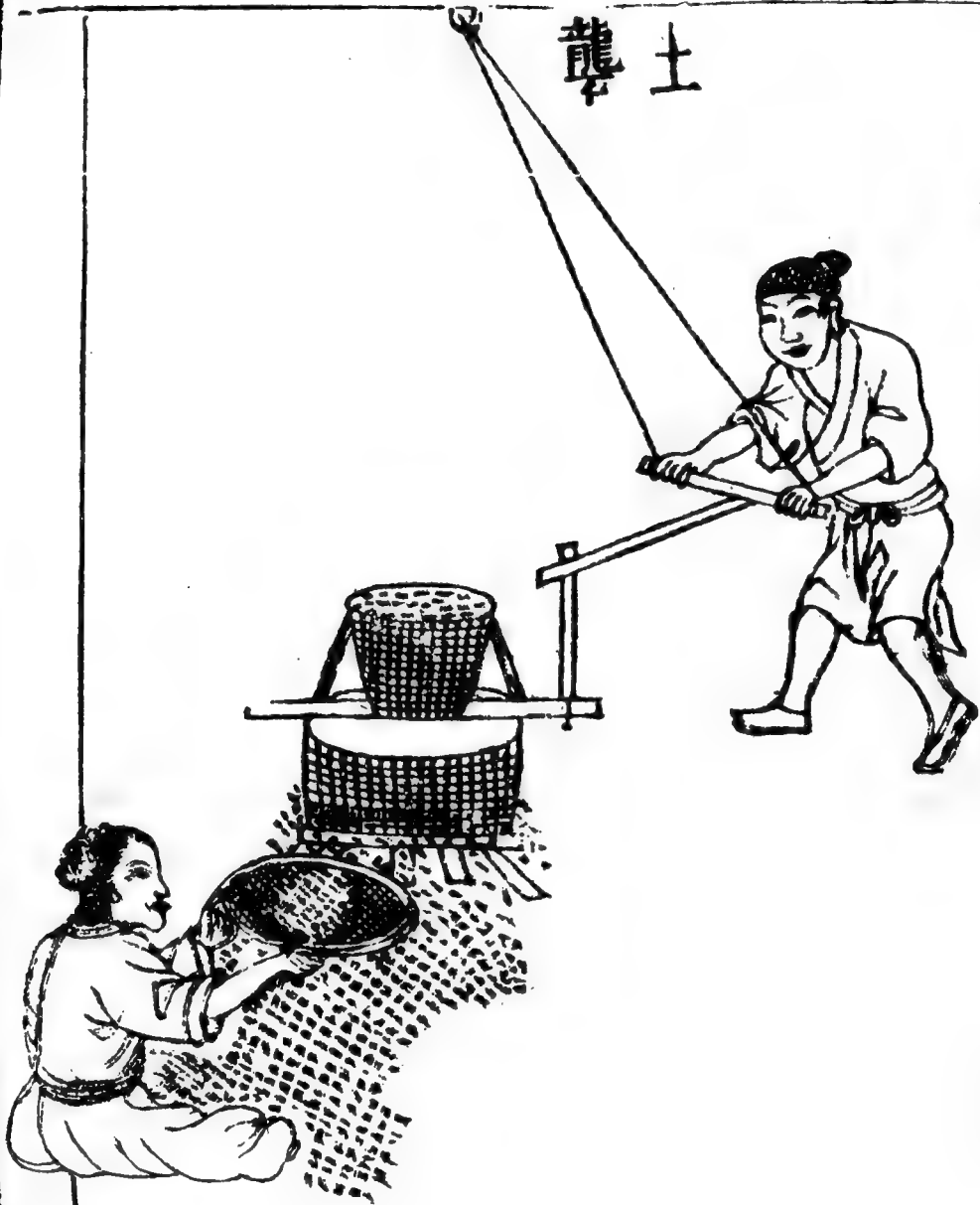
稻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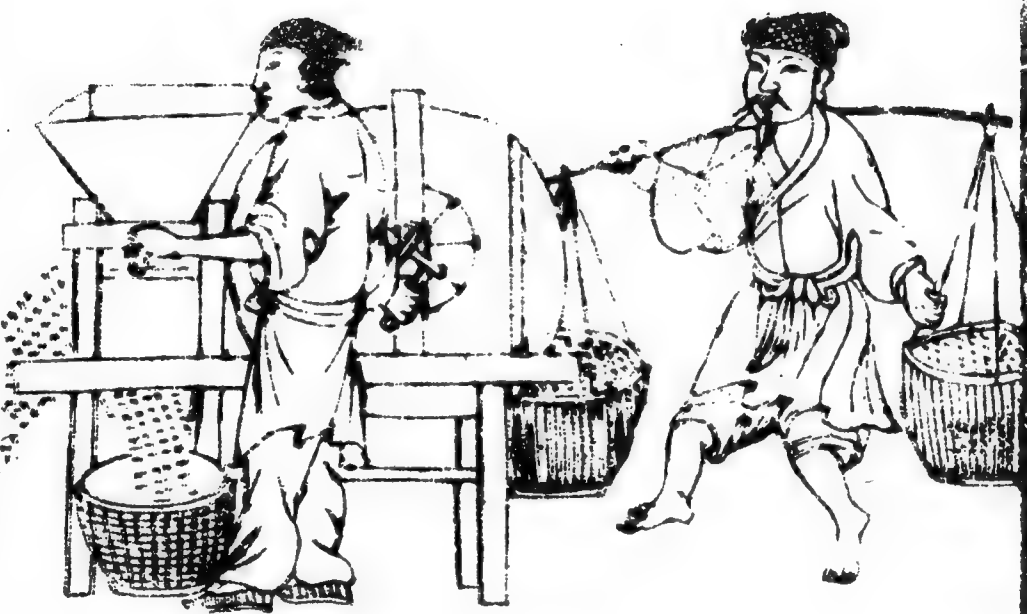
木 槌



土龍



風扇車



水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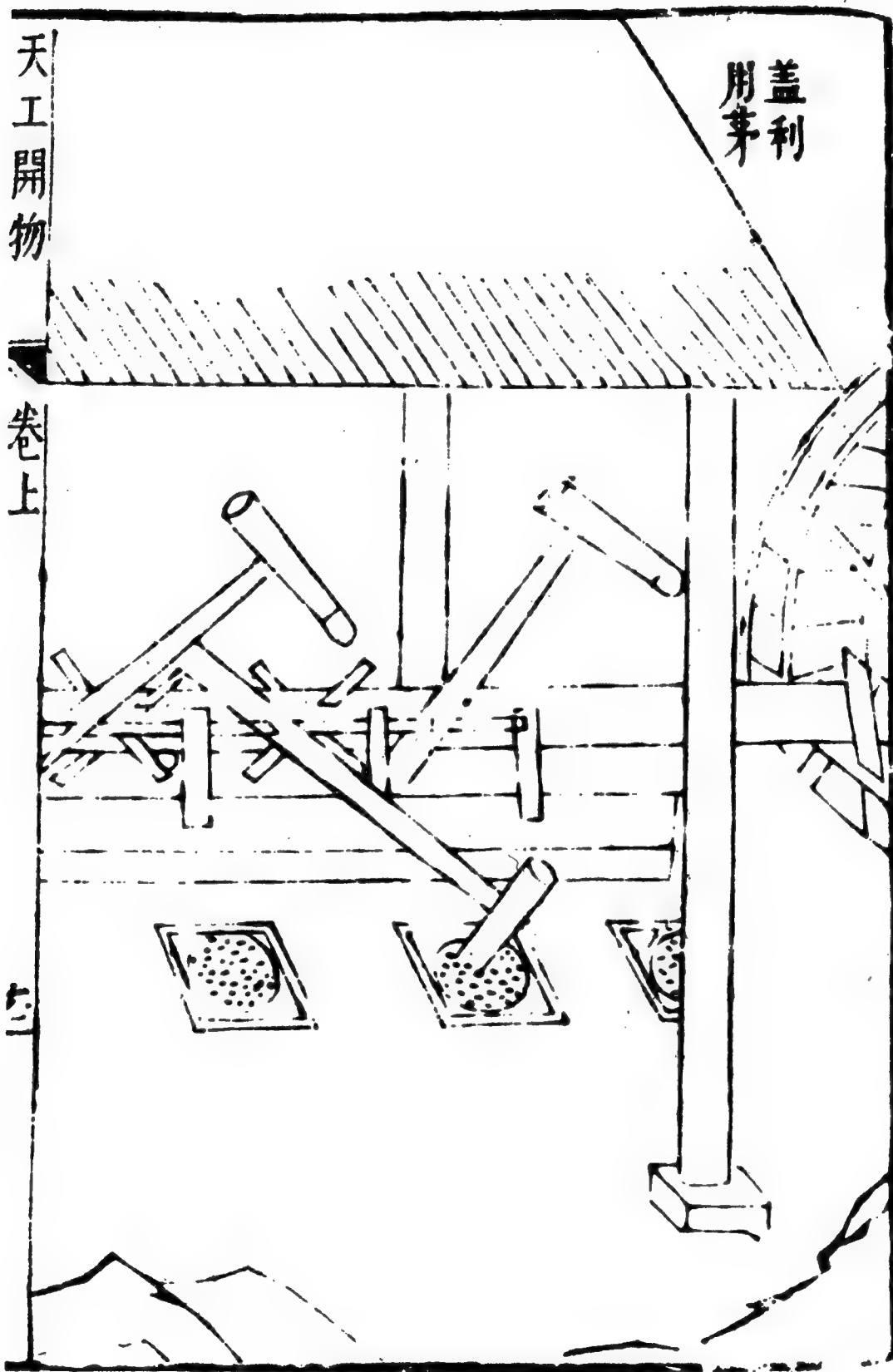
盖利  
用茅

天工開物

卷上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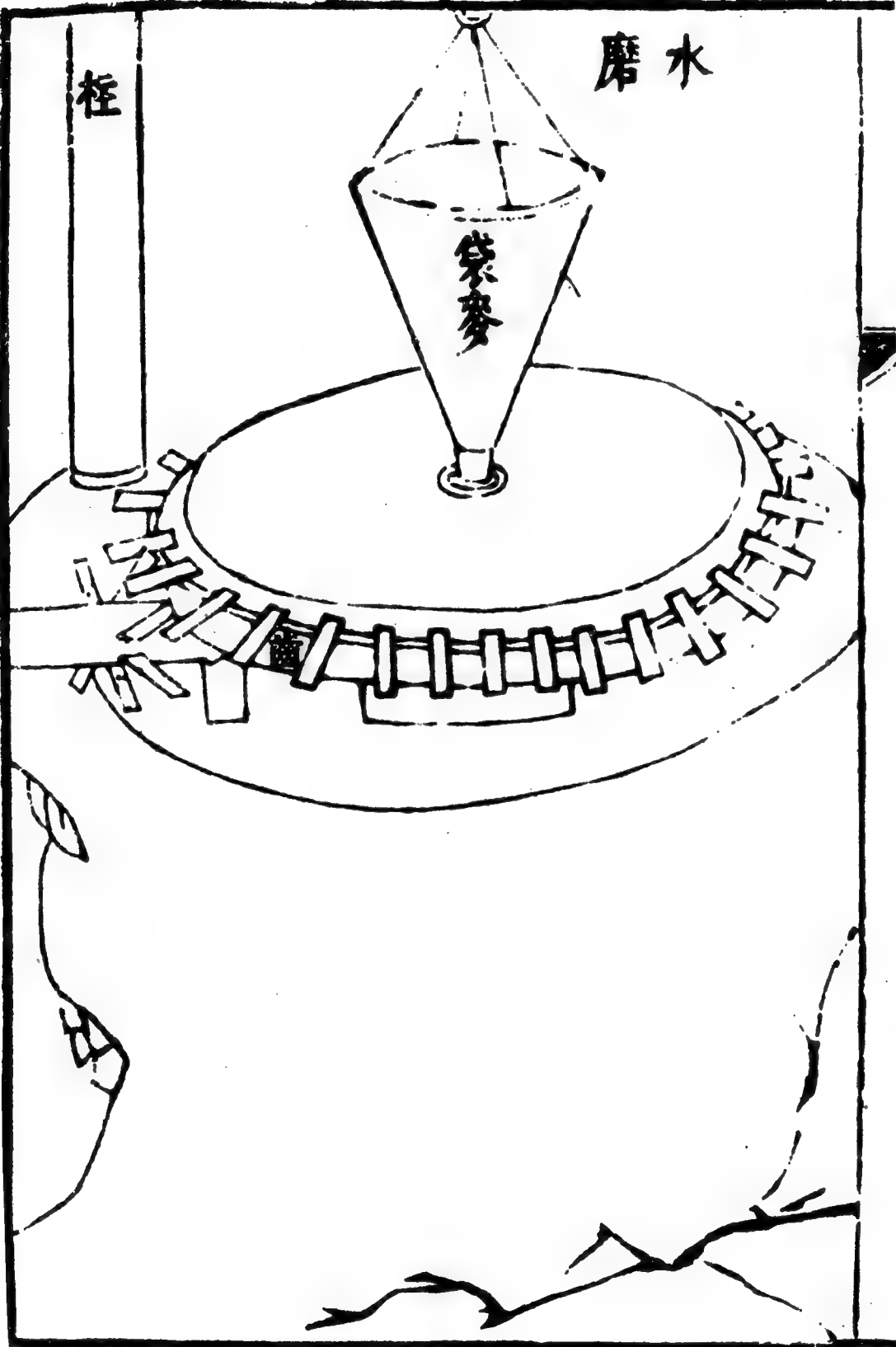
七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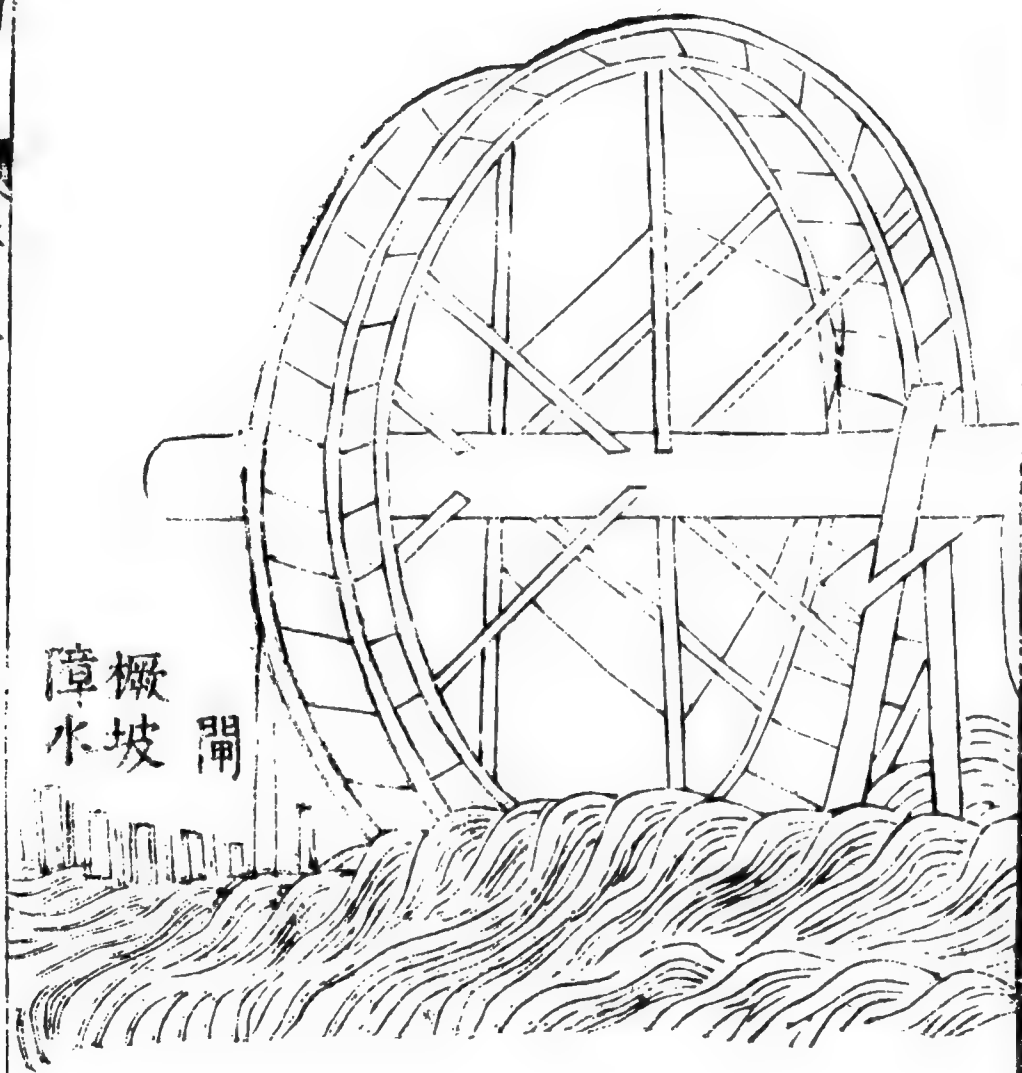
水磨

柱

袋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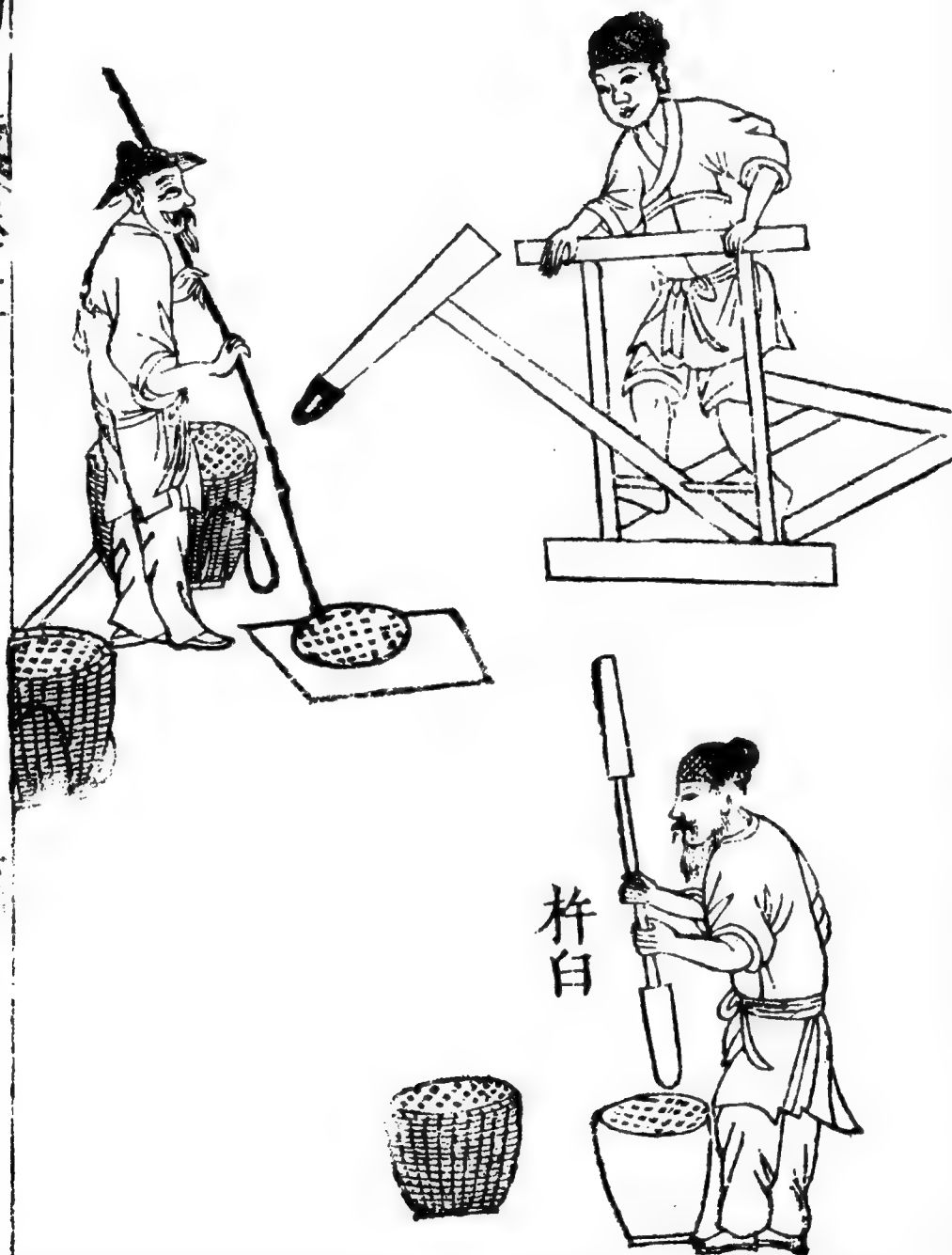
障水  
礮坡  
閘



圖菽及稻赶



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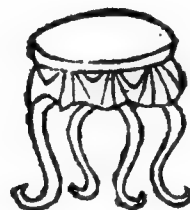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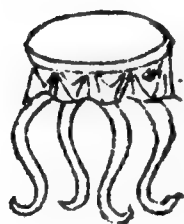


杵臼



小礮圖

梁粟  
稷黍  
皆用  
此礮



打枷圖





作鹹第五卷

宋子曰天有五氣是生五味潤下作鹹王訪箕子而首  
聞其義焉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經年絕一無恙獨食  
鹽禁戒旬日則縛雞勝匹倦怠懣然豈非天一生水而  
此味爲生人生氣之源哉四海之中五服而外爲蔬爲  
穀皆有寂滅之鄉而斥鹵則巧生以待孰知其以然

鹽產

凡鹽產最不一海池井土崖砂石畧分六種而東夷樹  
葉西戎光明不與焉赤縣之內海鹵居十之八而其二

爲井池土鹺或假人力或由天造總之一經舟車窮窘則造物應付出焉

### 海水鹽

凡海水自具鹹質海濱地高者名潮墩下者名草蕩地皆產鹽同一海鹵傳神而取法則異一法高堰地潮波不沒者地可種鹽種戶各有區畫經界不相侵越度詰朝無雨則今日廣佈稻麥藁灰及蘆茅灰寸許于地上壓使平勻明晨露氣衝騰則其下鹽芽勃發日中晴霽灰鹽一併掃起淋煎一法潮波淺被地不用灰壓候潮

一過明日天晴半日晒出鹽霜疾趨掃起煎煉一法逼  
海潮深地先掘深坑橫架竹木上鋪席葦又鋪沙于葦  
席之上俟潮滅頂衝過鹵氣由沙滲下坑中撤去沙葦  
以燈燭之鹵氣衝燈卽滅取鹵水煎煉總之功在晴霽  
若淫雨連旬則謂之鹽荒又淮塲地面有日晒自然生  
霜如馬牙者謂之大晒鹽不由煎煉掃起卽食海水順  
風飄來斷草勾取煎煉名蓬鹽凡淋煎法掘坑二个一  
淺一深淺者尺許以竹木架蘆席于上將掃來鹽料不  
有灰無灰鋪于席上四圍隆起作一隄墻形中以海水論  
淋法皆同

灌淋滲下淺坑中深者深七八尺受淺坑所淋之汁然後入鍋煎煉凡煎鹽鍋古謂之牢盆亦有兩種制度其盆周濶數丈徑亦丈許用鐵者以鐵打成葉片鐵釘拴合其底平如盂其四周高尺二寸其合縫處一經鹵汁結塞永無隙漏其下列竈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共煎此盤南海有編竹爲者將竹編成濶丈深尺糊以蜃灰附于釜背火燃釜底滾沸延及成鹽亦名鹽盆然不若鐵葉鑲成之便也凡煎鹵未卽凝結將皂角椎碎和粟米糠二味鹵沸之時投入其中攪和鹽卽頃

刻結成盖皂角結鹽猶石膏之結腐也凡鹽淮揚場者  
質重而黑其他質輕而白以量較之淮場者一升重十  
兩則廣浙長蘆者只重六七兩凡蓬草鹽不可常期或  
數年一至或一月數至凡鹽見水卽化見風卽鹵見火  
愈堅凡收藏不必用倉廩鹽性畏風不畏濕地下疊藁  
三寸任從卑濕無傷周遭以土磚泥隙上盖茅草尺許  
百年如故也

### 池鹽

凡池鹽宇內有二一出寧夏供食邊鎮一出山西解池

供晉豫諸郡縣解池界安邑猗氏臨晉之間其池外有城堞周遭禁禦池水深聚處其色綠沉土人種鹽者池傍耕地爲畦隴引清水入所耕畦中忌濁水參入卽淤澱鹽脉凡引水種鹽春間卽爲之久則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風大起則一宵結成名曰顰鹽卽古志所謂大鹽也以海水煎者細碎而此成粒顆故得大名其鹽凝結之後掃起卽成食味種鹽之人積掃一石交官得錢數十文而已其海豐深州引海水入池晒成者凝結之時掃食不加人力與解鹽同但成鹽時日與不藉南

風則大異也

井鹽

凡滇蜀兩省遠離海濱舟車艱通形勢高上其鹹脉卽  
韞藏地中凡蜀中石山去河不遠者多可造井取鹽鹽  
井周圓不過數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餘深必十丈  
以外乃得鹵信故造井功費甚難其器冶鐵錐如碓礪  
形其尖使極剛利向石山舂鑿成孔其身破竹纏繩夾  
懸此錐每舂深入數尺則又以竹接其身使引而長初  
入丈許或以足踏碓稍如舂米形太深則用手捧持頓

下所舂石成碎粉隨以長竹接引懸鐵盞窆之而上大抵深者半載淺者月餘乃得一井成就蓋井中空濶則鹵氣遊散不克結鹽故也井及泉後擇美竹長丈者鑿淨其中節留底不去其喉下安消息吸水入筒用長繩繫乃沉下其中水滿井上懸桔槔輓盧諸具制盤駕牛牛拽盤轉輓盧絞繩汲水而上入于釜中煎煉只用中釜不用牢頃刻結鹽色成至白西川有火井事奇甚其井居然冷水絕無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合縫漆布一頭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緊對釜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



佈灰種鹽



日中  
掃鹽

潮墩

先日  
撒灰

草蕩

淋先  
坑入水



海鹵煉



牢盆

鹽井省蜀

河小

小河

鑿井圖

竹身

利鉞

無火井處  
煬電燃薪

井

曲竹

井火

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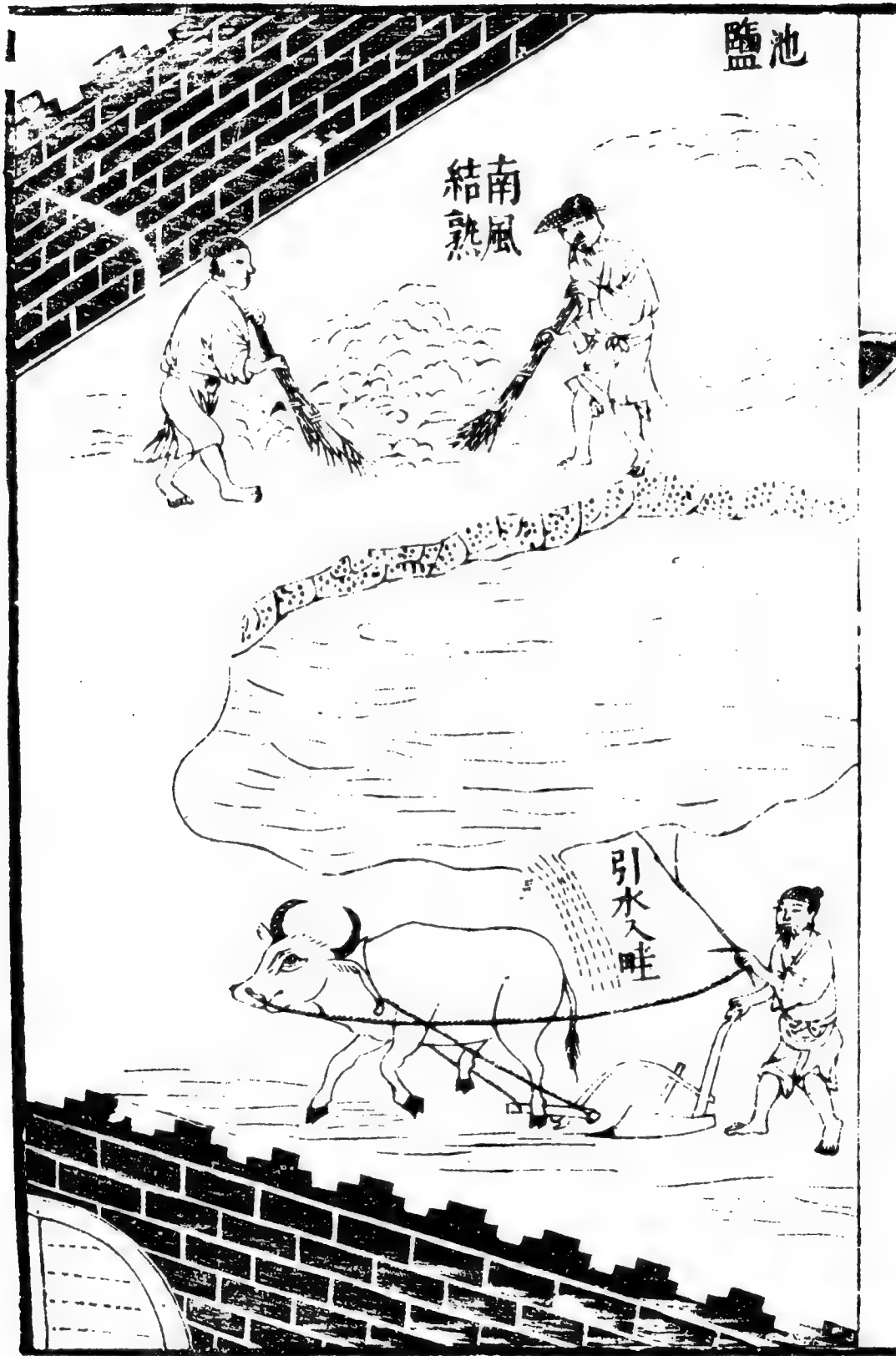


轉繩汲井放同  
下井牛則左旋



鹽池

南風  
結熟



意烘烘水卽滾沸啓竹而視之絕無半點焦炎意未見  
火形而用火神此世間大奇事也凡川滇鹽井逃課掩  
蓋至易不可窮詰

### 末鹽

凡地鹹煎鹽除并州末鹽外長蘆分司地土人亦有刮  
削煎成者帶雜黑色味不甚佳

### 崖鹽

凡西省階鳳等州邑海井交窮其岩穴自生鹽色如紅  
土恣人刮取不假煎煉





甘嗜第六卷

宋子曰氣至于芳色至于艷味至于甘人之大欲存焉  
芳而烈艷而艷甘而甜則造物有尤異之思矣世間作  
甘之味什八產于草木而飛蟲竭力爭衡採取百花釀  
成佳味使草木無全功孰主張是而願養遍于天下哉  
蔗種

凡甘蔗有二種產繁閩廣間他方合併得其十一而已  
似竹而大者爲果蔗截斷生噉取汁適口不可以造糖  
似荻而小者爲糖蔗口噉卽棘傷唇舌人不敢食白霜

紅砂皆從此出凡蔗古來中國不知造糖唐大曆間西僧鄒和尚遊蜀中遂寧始傳其法今蜀中種盛亦自西域漸來也凡種荻蔗冬初霜將至將蔗砍伐去杪與根埋藏土內土忌窪聚水濕處雨水前五六日天色晴明卽開出

去外殼砍斷約五六寸長以兩箇節爲率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頭尾相枕若魚鱗然兩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難發芽長一二寸頻以清糞水澆之俟長六七寸鋤起分栽凡栽蔗必用夾沙土河濱洲土爲第一試驗土色堀坑凡五許將沙土入口嘗味味苦者不

可栽蔗凡洲土近深山上流河濱者卽土味甘亦不可種盖山氣凝寒則他日糖味亦焦苦去山四五十里平陽洲土擇佳而爲之

黃泥脚地  
毫不可爲

凡栽蔗治畦行濶四尺

犁溝深四寸蔗栽溝內約七尺列三叢掩土寸許土太厚則芽發稀少也芽發三四箇或六七箇時漸漸下土遇鋤耨時加之加土漸厚則身長根深庶免欹倒之患凡鋤耨不厭勤過澆糞多少視土地肥磽長至一二尺則將胡麻或芸薹枯浸和水灌灌肥欲施行內高二三尺則用牛進行內耕之半月一耕用犁一次懇土斷傍

根一次掩土培根九月初培土護根以防砍後霜雪

蔗品

凡荻蔗造糖有凝冰白霜紅砂三品糖品之分分于蔗  
 漿之老嫩凡蔗性至秋漸轉紅黑色冬至以後由紅轉  
 褐以成至白五嶺以南無霜國土蓄蔗不伐以取糖霜  
 若韶雄以化十月霜侵蔗質遇霜卽殺其身不能久待  
 以成白色故速伐以取紅糖也凡取紅糖窮十日之力  
 而爲之十日以前其漿尚未滿足十日以後恐霜氣逼  
 侵前功盡棄故種蔗十畝之家卽製車釜一付以供急

用若廣南無霜遲早惟人也

造糖 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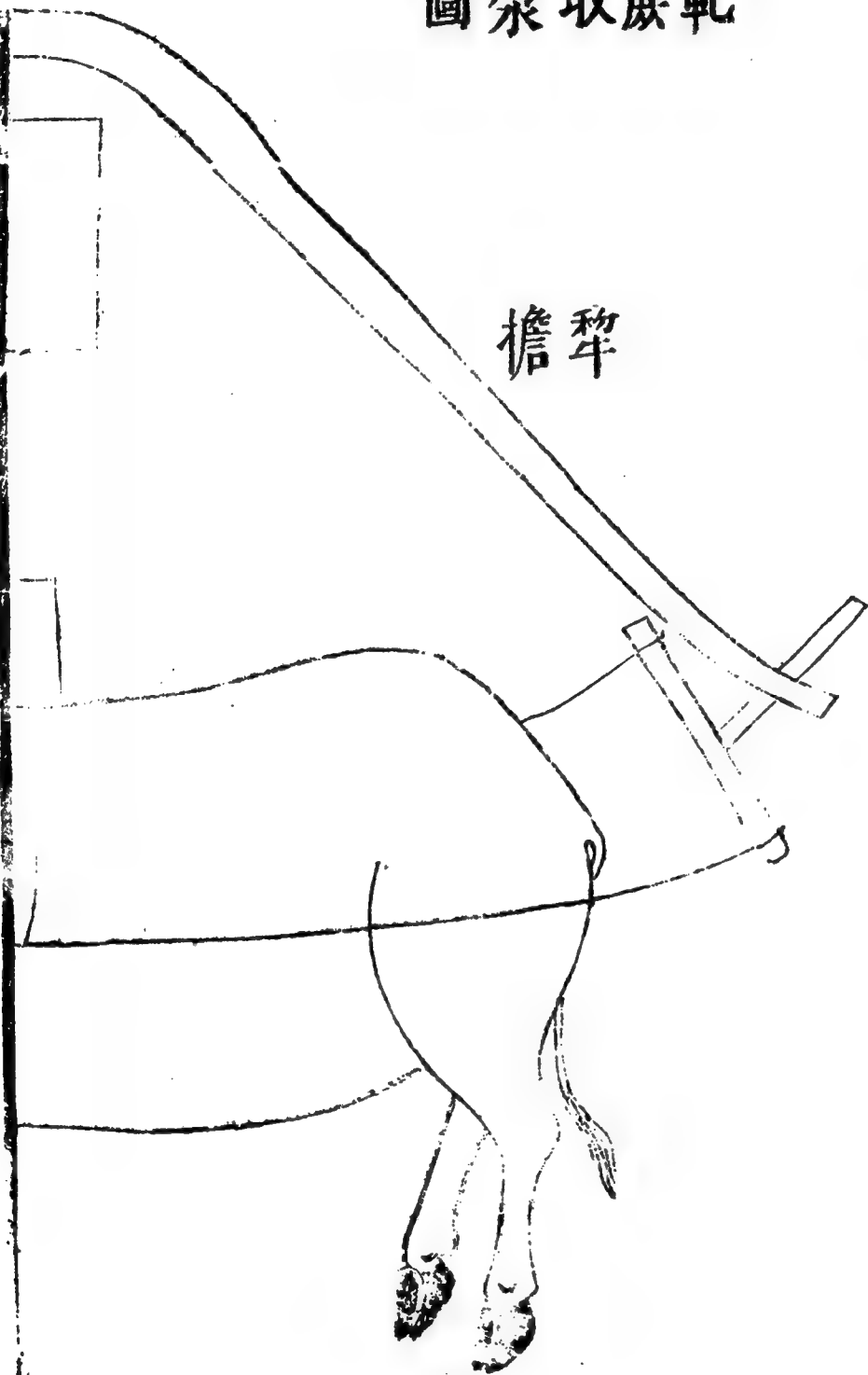
凡造糖車制用橫板二片長五尺厚五寸濶二尺兩頭鑿眼安柱上筍出少許下筍出版二三尺埋築土內使安穩不搖上板中鑿二眼並列巨軸兩根

木用至堅重者軸木

大七尺圍方妙兩軸一長三尺一長四尺五寸其長者出筍安犂擔擔用屈木長一丈五尺以便駕牛團轉走軸上鑿齒分配雌雄其合縫處須直而圓圓而縫合夾蔗于中一軋而過與棉花趕車同義蔗過漿流再拾其

圖漿取蔗軋

擔犁





滓向軸上鴨嘴投入再軋又三軋之其汁盡矣其滓爲薪其下板承軸鑿眼只深一寸五分使軸脚不穿透以便板上受汁也其軸脚嵌安鐵錠于中以便捩轉凡汁漿流板有槽梘汁入于礪內每汁一石下石灰五合于中凡取汁煎糖並列三鍋如品字先將稠汁聚入一鍋然後逐加稀汁兩鍋之內若火力少束薪其糖卽成頑糖起沫不中用

### 造白糖

凡閩廣南方經冬老蔗用車同前法笮汁入缸看水花



爲火色其花剪至細嫩如煮羹沸以手捻試粘手則信  
來矣此時尚黃黑色將桶盛貯凝成黑沙然後以瓦溜  
教陶家置缸上其溜上寬下尖底有一小孔將草塞住  
燒造

傾桶中黑沙于內待黑沙結定然後去孔中塞草用黃  
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內溜內盡成白霜最上一層  
厚五寸許潔白異常名曰洋糖

西洋糖絕白美故名

下者稍黃褐

造冰糖者將洋糖煎化蛋青澄去浮滓候視火色將新  
青竹破成篾片寸斬撒入其中經過一宵卽成天然水  
塊造獅象人物等質料精粗由人凡白糖有五品石山

澄結糖霜瓦器



凡造獸糖者每巨釜一口受糖五十斤  
其下發火慢煎火從一角燒灼則糖頭  
滾旋而起若釜心發火則盡盡沸溢于  
地每釜用雞子三個去黃取青入冷水  
五升化解逐匙滴下用火糖頭之上則  
浮漚黑滓盡起水面以策筲撈去其糖  
清白之甚然後打人銅銚下用自風慢  
火溫之看定火色然後入模凡獅象糖  
模兩合如瓦爲之杓寫糖入隨手覆轉  
傾下模冷糖燒自有糖一膜靠模凝結  
名曰享糖華筵用之

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又次沙腳爲下

### 蜂蜜

凡釀蜜蜂普天皆有唯蔗盛之鄉則蜜蜂自然減少蜂造之蜜出山岩土穴者十居其八而人家招蜂造釀而割取者十居其二也凡蜜無定色或青或白或黃或褐皆隨方土花性而變如菜花蜜禾花蜜之類百千其名不止也凡蜂不論于家于野皆有蜂王王之所居造一臺如桃大王之子世爲王王生而不採花每日羣蜂輪值分班採花供王王每日出遊兩度

春夏造蜜時

遊則八蜂

輪值以待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以頭頂腹四蜂傍翼  
飛翔而去遊數刻而返翼頂如前畜家蜂者或懸桶簷  
端或寘箱牖下皆錐圓孔眼數十俟其進入凡家人殺  
一蜂二蜂皆無恙殺至三蜂則羣起螫人謂之蜂反凡  
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無限殺一蝙蝠懸于蜂  
前則不敢食俗謂之梟令凡家蓄蜂東隣分而之西舍  
必分王之子去而爲君去時如鋪扇擁衛鄉人有撒酒  
糟香而招之者凡蜂釀蜜造成蜜脾其形鬣鬣然咀嚼  
花心汁吐積而成潤以人小遺則甘芳並至所謂臭腐

神奇也凡割脾取蜜蜂子多死其中其底則爲黃蠟凡深山崖石上有經數載未割者其蜜已經時自熟土人以長竿刺取蜜卽流下或未經年而板綠可取者割鍊與家蜜同也土穴所釀多出北方南方卑濕有崖蜜而無穴蜜凡蜜脾一斤煉取十二兩西北半天下蓋與蔗漿分勝云

### 飴飴

凡飴飴稻麥黍粟皆可爲之洪範云稼穡作甘及此乃窮其理其法用稻麥之類浸濕生芽暴乾然後煎鍊調

化而成色以白者爲上赤色者名曰膠飴一時宮中尚之含于口內卽溶化形如琥珀南方造餅餌者謂飴餚爲小糖蓋對蔗漿而得名也飴餚人巧千方以供甘旨不可枚述惟尚方用者名一窩絲或流傳後代不可知也

天工開物上卷

天工開物卷中

陶埴第七卷

宋子曰水火既濟而土合萬室之國日勤千人而不足  
民用亦繁矣哉上棟下室以避風雨而甃建焉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而城垣雉堞寇來不可上矣泥甕堅而醴  
酒欲清瓦登潔而醢醢以薦商周之際俎豆以木爲之  
毋亦質重之思耶後世方土效靈人工表異陶成雅器  
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掩映幾筵文明可掬豈終固哉

瓦



凡埏泥造瓦掘地二尺餘擇取無沙粘土而爲之百里之內必產合用土色供人居室之用凡民居瓦形皆四合分片先以圓桶爲模骨外畫四條界調踐熟泥疊成高長方條然後用鐵線弦弓線上空三分以尺限定向泥不平戛一片似揭紙而起周包圓桶之上待其稍乾脫模而出自然裂爲四片凡瓦大小苦無定式大者縱橫八九寸小者縮十之三室宇合溝中則必需其最大者名曰溝瓦能承受淫雨不溢漏也凡坯旣成乾燥之後則堆積窯中燃薪舉火或一晝夜或二晝夜視陶中



多少爲熄火久暫澆水轉銹音布與造磚同法其垂于簷

端者有滴水下于脊沿者有雲瓦瓦掩覆脊者有抱同

鎮脊兩頭者有鳥獸諸形象皆人工逐一做成載于窯

內受水火而成器則一也若皇家宮殿所用大異于是

其制爲琉璃瓦者或爲板片或爲窰筒以圓竹與斲木

爲模逐片成造其土必取于太平府

舟運三千里方達京師參沙之僞

役據船之擾害不可極即承天皇帝亦取于此無人議正

造成先裝入琉璃窯內每

柴五千斤燒瓦百片取出成色以無名異樓櫓毛等

汁塗染成綠黛赭石松香蒲草等塗染成黃丹人別窯

減殺薪火逼成琉璃寶色外省親王殿與仙佛宮觀間亦爲之但色料各有譬合採取不必盡同民居則有也禁

# 磚

凡埏泥造磚亦掘地驗辨土色或藍或白或紅或黃閩廣

多紅泥藍者名善泥江潮居多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爲上汲水

滋土人逐數牛錯趾踏成稠泥然後填滿木匡之中鐵

線弓戛平其面而成坯形凡郡邑城雉民居垣墻所用

者有眠磚側磚兩色眠磚方長條砌城郭與民人饒富

家不惜工費直疊而上民居筭計者則一眠之上施側磚

一路填土礫其中以實之蓋省甕之義也凡墻磚而外  
甃地者名曰方墁磚椽桶上用以承瓦者曰棹板磚圓  
鞠小橋梁與圭門與窰窰墓穴者曰刀磚又曰鞠磚凡  
刀磚削狹一偏面相靠擠緊上砌成圓車馬踐壓不能  
損陷造方墁磚泥入方匡中平板蓋面兩人足立其上  
研轉而堅固之燒成效用石工磨斲四沿然後甃地乃  
磚之直視墻磚稍溢一分棹板磚則積十以當墻磚之  
一方墁磚則一以敵墻磚之十也凡磚成坯之後裝入  
窯中所裝百鈞則火力一晝夜二百鈞則倍時而足凡

燒磚有柴薪窯有煤炭窯用薪者出火成青黑色用煤者出火成白色凡柴薪窯巔上偏側鑿三孔以出烟火足止薪之候泥固塞其孔然後使水轉銹片火候少一兩則銹色不光少三兩則名嫩火磚本色雜現他日經霜冒雪則立成解散仍還土質火候多一兩則磚面有裂紋多三兩則磚形縮小拆裂屈曲不伸擊之如碎鐵然不適于用巧用者以之埋藏土內爲牆脚則亦有磚之用也凡觀火候從密門透視內壁土受火精形神搖蕩若金銀鎔化之極然陶長辨之凡轉銹之法窯巔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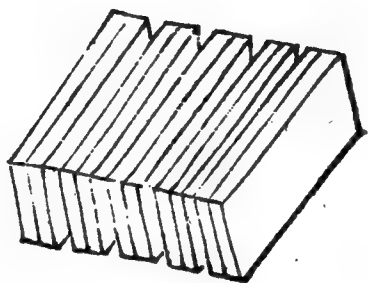
一平田樣四圍稍弦起灌水其土磚瓦百鈞用水四十石水神透入土膜之下與火意相感而成水火既濟其質千秋矣若煤炭窯視柴窯深欲倍之其上圓鞠漸小併不封頂其內以煤造成尺五徑潤餅每煤一層隔磚一層葦薪墊地發火若皇居所用磚其大者廠在臨清工部分司主之初名色有副磚券磚平身磚望板磚斧又磚方磚之類後革去半運至京師每漕舫搭四十塊民舟半之又細料方磚以甃正殿者則由蘇州造解其琉璃甃色料已載瓦款取薪臺基廠燒由黑窯云

造尾



瓦坯  
脫桶





泥造  
磚坯





磚瓦濟  
水轉銹  
窯



煤炭燒磚窯



罌甕

凡陶家爲缶屬其類百千大者缸甕中者鉢盂小者甌  
罐款制各從方土悉數之不能造此者必爲圓而不方  
之器試土尋泥之後仍制陶車旋盤工夫精熟者視器  
大小掐泥不甚增多少兩人扶泥旋轉一捏而就其朝  
廷所用龍鳳缸窯在真定曲陽與楊州儀真與南直花缸則厚積其  
泥以俟雕鏤作法全不相同故其直或百倍或伍十倍  
也凡罌缶有耳甬者皆另爲合上以銹水塗粘陶器皆  
有底無底者則陝以西炊甑用瓦不用木也凡諸陶器

精者中外皆過銹粗者或銹其半體惟沙盆齒鉢之類  
其中不銹存其粗澁以受研搗之功沙鍋沙礮不銹利  
于透火性以熟烹也凡銹質料隨地而生江淞閩廣用  
者蕨藍草一味其草乃居民供甯之薪長不過三尺枝  
葉似杉木勒而不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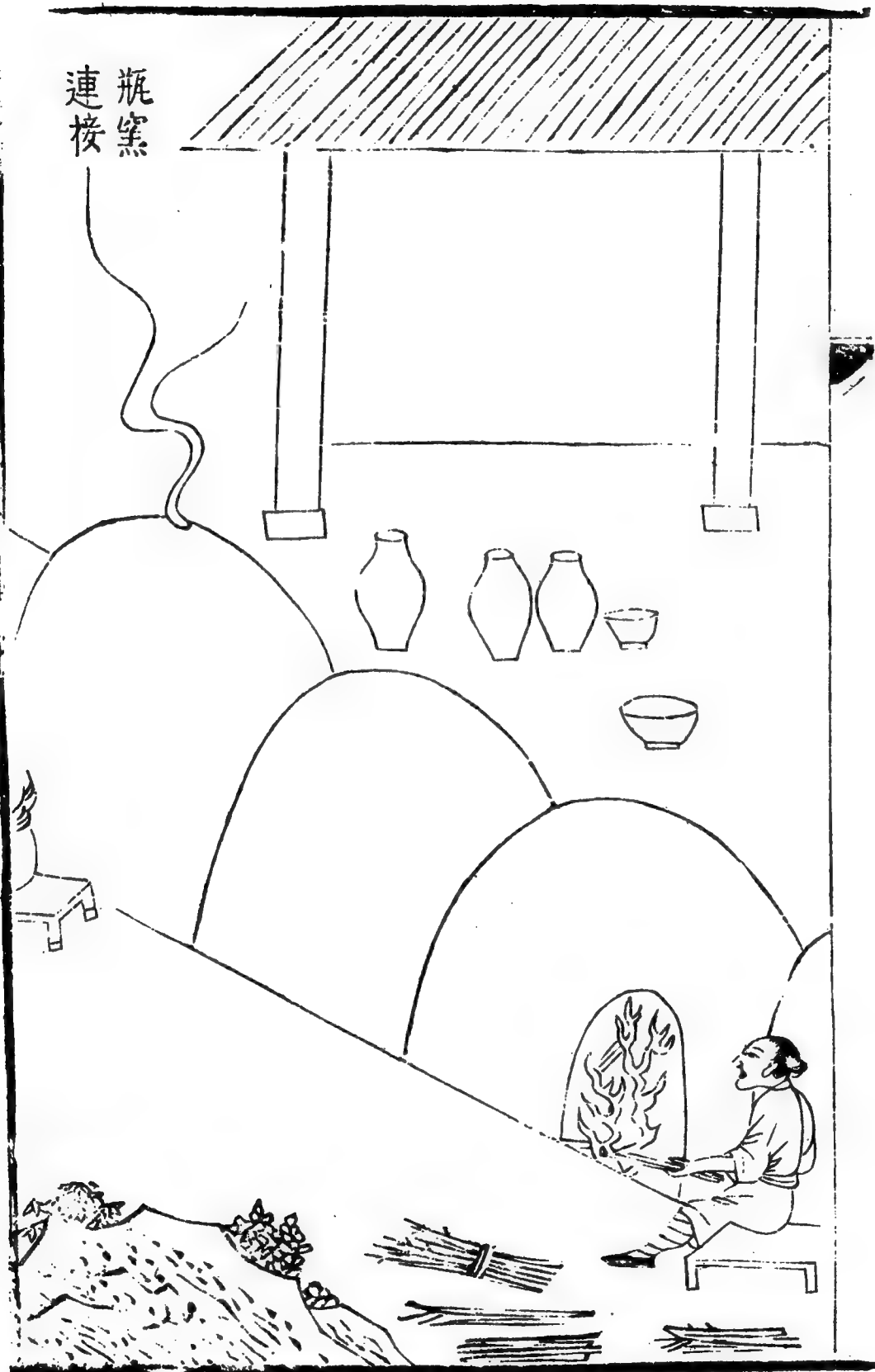
其名數十  
各地不同

陶家取來燃灰布袋

灌水澄濾去其粗者取其絕細每灰二碗參以紅土泥  
水一碗攪令極勻蘸塗坯上燒出自成光色北方未詳  
用何物蘇州黃礮銹亦別有料惟上用龍鳳器則仍用  
松香與無名異也凡瓶窯燒小器缸窯燒大器山西淞

江各分缸窯瓶窯餘省則合一處爲之凡造敞口缸旋  
成兩截接合處以木椎內外打緊匝口壘甕亦兩截接  
內不俱用椎預于別窯燒成瓦圈如金剛圈形托印其  
內外以木椎打緊土性自合凡缸瓶窯不于平地必于  
斜阜山岡之上延長者或二三十丈短者亦十餘丈連  
接爲數十窯皆一窯高一級蓋依傍山勢所以驅流水  
濕滋之患而火氣又循級透上其數十方成陶者其中  
苦無重值物合併衆力衆資而爲之也其窯鞠成之後  
上鋪覆以絕細土厚三寸許窯隔五尺許則透烟窓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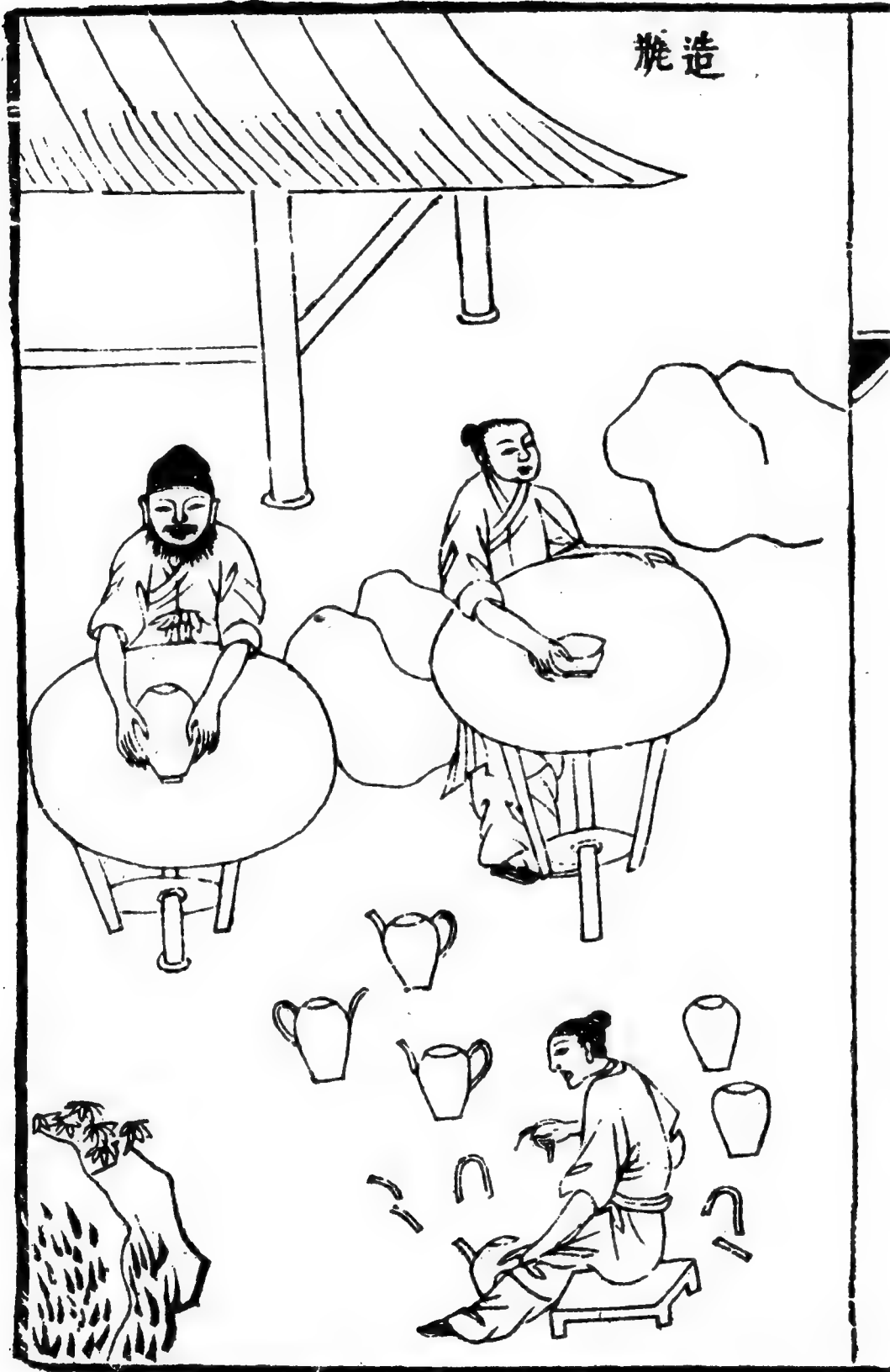
瓶窯  
連接



缸窯



造瓶





造 缸



門兩邊相向而開裝物以至小器裝載頭一低窯絕大  
缸甕裝在最末尾高窯發火先從頭一低窯起兩人對  
面交看火色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費薪百斤火候足  
時掩閉其門然後次發第二火以次結竟至尾云

白瓷 附青瓷

凡白土曰堊土爲陶家精美器用中國出惟五六處北  
則真定定州平涼華亭太原平定開封禹州南則泉州  
德化土出永定  
窯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門他處  
白土陶範不  
粘或以掃壁爲  
漫德化  
窯惟以燒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適實用真開等郡

瓷窯所出色或黃滯無寶光合併數郡不敵江西饒郡  
產浙省處州麗水龍泉兩邑燒造過鏤杯碗青黑如漆  
名曰處窯宋元時龍泉華琉山下有章氏造窯出款貴  
重古董行所謂哥窯器者卽此若夫中華四裔馳名獵  
取者皆饒郡浮梁景德鎮之產也此鎮從古及今爲燒  
器地然不產白土土出婺源祁門兩山一名高梁山出  
粳米土其性堅硬一名開化山出糯米土其性柔軟兩  
土和合瓷器方成其土作成方塊小舟運至鎮造器者  
將兩土等分入臼舂一日然後入缸水澄其上浮者爲

細料傾跌過一缸其下沉底者爲粗料細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傾過爲最細料沉底者爲中料既澄之後以磚砌方長塘過靠火窯以借火力傾所澄之泥于中吸乾然後重用清水調和造坯凡造瓷坯有兩種一曰印器如方圓不等瓶甕爐合之類御器則有瓷屏風燭臺之類先以黃泥塑成模印或兩破或兩截亦或圓圖然後埏白泥印成以銹水塗合其縫燒出時自圓成無隙一曰圓器凡大小億萬杯盤之類乃生人日用必需造者居十九而印器則十一造此器坯先製陶車車豎直木

一根埋三尺入土內使之安穩上高二尺許上下列圓盤盤沿以短竹棍撥運旋轉盤頂正中用檀木刻成盛頭冒其上凡造杯槃無有定形模式以兩手捧泥盛冒之上旋盤使轉拇指剪去甲按定泥底就大指薄旋而上卽成一杯碗之形

初學者任從作費  
破坯取泥再造

功多業熟卽千

萬如出一範凡盛冒上造小坯者不必加泥造中盤大碗則增泥大其冒使乾燥而後受功凡手指旋成坯後覆轉用盛冒一印微晒留滋潤又一印晒成極白乾入水一汝灑上盛冒過利刀二次

過刀時手脉微振  
燒出卽成雀口然後

補整碎缺就車上旋轉打圈圈後或畫或書字畫後噴  
 水數口然後過銹凡爲碎器與千鍾粟與褐色杯等不  
 用青料欲爲碎器利刀過後日晒極熱入清水一蘸而  
 起燒出自成裂文千鍾粟則銹漿捷點褐色則老茶葉  
 剪水一抹也古碎器日本國極珍重真者不惜千金古  
 香爐碎器不知何代造底有鐵釘其釘掩  
光色不鏽凡饒鎮白瓷銹用小港嘴泥漿和桃竹葉灰調成  
 似清泔汁泉郡瓷仙用松毛水調泥  
 漿處郡青瓷銹未詳所出盛于缸內凡諸器  
 過銹先蕩其內外邊用指一蘸塗弦自然流遍凡畫碗  
 青料總一味無名異漆匠剪油亦  
 用以收火色此物不生深土浮生

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卽止各省直皆有之亦辨認上料  
中料下料用時先將炭火叢紅煨過上者出火成翠毛  
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上者每斤煨出只得七兩中  
下者以次縮減如上品細料器及御器龍鳳等皆以上  
料畫成故其價每石值銀貳拾肆兩中者半之下者則  
十之三而已凡饒鎮所用以衢信兩郡山中者爲上料  
名曰浙料上高諸邑者爲中豐城諸處者爲下也凡使  
料煨過之後以乳鉢極研其鉢底留粗不轉鏽然後調畫水調研  
時色如皂入火則成青碧色凡將碎器爲紫霞色杯者

用臘脂打濕將鐵線紐一兜絡盛碎器其中炭火炙熱然後以濕臘脂一抹卽成凡宣紅器乃燒成之後出火另施工巧微炙而成者非世上硃砂能留紅質于火內

也

宣紅元未已失傳正德中歷試復造出

凡瓷器經畫過鏤之後裝入匣

鉢

裝時手拿微重後日燒出卽成切口不復周正

鉢以粗泥造其中一泥餅托

一器底空處以沙實之大器一匣裝一個小器十餘共一匣鉢鉢佳者裝燒十餘度劣者一二次卽壞凡匣鉢裝器入窯然後舉火其窯上空十二圓眼名曰天窓火以十二時辰爲足先發門火十個時火力從下攻上然



後天窓擲柴燒兩時火力從上透下器在火中其軟如棉絮以鐵叉取一以驗火候之足辨認真足然後絕薪止火共計一杯工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細節目尚不能盡也

附窯變 回青

正德中內使監造御器時宣紅失傳不成身家俱喪一人躍入自焚托夢他人造出競傳窯變好異者遂妄傳燒出鹿象諸異物也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頭青上料無名異出火似之非大青能入洪爐存本色也

# 窯器

天窓十二眼  
後入薪燒火  
兩箇時火  
從上足下  
共計火力  
十二時辰



門火先燒十箇時  
足火從下攻上

過利  
手刀一振  
卽成雀口



造瓷圓  
器杯盤



陶車根  
埋土內



水紋器瓷



打圈



畫  
回青

十六

八三七



鑄過器窰



冶鑄第八卷

宋子曰首山之採鑒自軒轅源流遠矣哉九牧貢金用  
襄禹鼎從此火金功用日異而月新矣夫金之生也以  
土爲母及其成形而效用于世也母模子肖亦猶是焉  
精粗巨細之間但見鈍者司舂利者司墾薄其身以媒  
合水火而百姓繁虛其腹以振盪空靈而入音起愿者  
肖仙梵之身而塵凡有至象巧者奪上清之魄而海寓  
遍流泉卽屈指唱籌豈能悉數要之人力不至于此

鼎

凡鑄鼎唐虞以前不可考唯禹鑄九鼎則因九州貢賦  
壤則已成入貢方物歲例已定疏濬河道已通禹貢業  
已成書恐後世人君增賦重歛後代侯國冒貢竒淫後  
日治水之人不由其道故鑄之于鼎不如書籍之易去  
使有所遵守不可移易此九鼎所爲鑄也年代久遠末  
學寡聞如蠙珠暨魚狐狸織皮之類皆其刻畫于鼎上  
者或漫滅改形亦未可知陋者遂以爲怪物故春秋傳  
有使知神姦不逢魑魅之說也此鼎入秦始亡而春秋  
時郅大鼎莒二方鼎皆其列國自造卽有刻畫必失禹



貢初旨此但存名爲古物後世圖籍繁多百倍上古亦不復鑄鼎特并志之

### 鍾

凡鍾爲金樂之首其聲一宣大者聞十里小者亦及里之餘故君視朝官出署必用以集衆而鄉飲酒禮必用以和歌梵宮仙殿必用以明揖謁者之誠幽起鬼神之敬凡鑄鍾高者銅質下者鐵質今北極朝鍾則純用響銅每口共費銅四萬七千斤錫四千斤金五十兩銀一百二十兩于內成器亦重二萬斤身高一丈一尺五寸

雙龍蒲牢高二尺七寸口徑八尺則今朝鍾之制也凡造萬鈞鍾與鑄鼎法同堀坑深丈幾尺燥築其中如房舍埏泥作模骨其模骨用石灰三和土築不使有絲毫隙拆乾燥之後以牛油黃蠟附其上數寸油蠟分兩油居什八蠟居什二其上高蔽抵晴雨夏月不可爲油不凍結油蠟塏定然後雕鏤書文物象絲髮成就然後舂篩絕細土與炭末爲泥塗塏以漸而加厚至數寸使其內外透體乾堅外施火力炙化其中油蠟從口上孔隙鎔流淨盡則其中空處卽鍾鼎托體之區也凡油蠟一斤虛位塏

銅十斤塑油時盡油十斤則備銅百斤以俟之中既空  
淨則議鎔銅凡火銅至萬鈞非手足所能驅使四面築  
爐四面泥作槽道其道口承接爐中下口斜低以就  
鍾鼎入銅孔槽傍一齊紅炭熾圍洪爐鎔化時決開槽  
梗先泥土爲梗塞住一齊如水橫流從槽道中梘注而下鍾鼎

成矣凡萬鈞鐵鍾與爐釜其法皆同而塑法則由人省  
嗇也若干斤以內者則不須如此勞費但多捏十數鍋  
爐爐形如箕鐵條作骨附泥做就其下先以鐵片圈筒  
直透作兩孔以受杠穿其爐塾于土墩之上各爐一齊

鼓鞴鎔化化後以兩杠穿爐下輕者兩人重者數人抬  
起傾注模底孔中甲爐旣傾乙爐疾繼之丙爐又疾繼  
之其中自然粘合若相承迂緩則先入之質欲凍後者  
不粘釁所由生也凡鐵鍾模不重費油蠟者先埏土作  
外模剖破兩邊形或爲兩截以子口串合翻刻書文于  
其上內模縮小分寸空其中體精筭而就外模刻文後  
以牛油滑之使他日器無粘攪然後蓋上泥合其縫而  
受鑄焉巨磬雲板法皆倣此

凡釜儲水受火日用司命繫焉鑄用生鐵或廢鑄鐵器爲質大小無定式常用者徑口二尺爲率厚約二分小者徑口半之厚薄不減其模內外爲兩層先塑其內俟久日乾燥合釜形分寸于上然後塑外層蓋模此塑匠最精差之毫釐則無用模旣成就乾燥然後泥捏冶爐其中如釜受生鐵于中其爐背透管通風爐面捏嘴出鐵一爐所化約十釜二十釜之料鐵化如水以泥固純鐵柄杓從甬受注一杓約一釜之料傾注模底孔內不俟冷定卽揭開蓋模看視罅縫未周之處此時釜身尚

通紅未黑有不到處卽澆少許于上補完打濕草片按  
平苦無痕迹凡生鐵初鑄釜補綻者甚多唯廢破釜鐵  
鎔鑄則無復隙漏朝鮮國俗破釜必棄之山中不以還爐凡釜旣成後試  
法以輕杖敲之響聲如木者佳聲有差響則鐵質未熟  
之故他日易爲損壞海內叢林大處鑄有千僧鍋者煮  
糜受米二石此直癡物云

像

凡鑄仙佛銅像塑法與朝鍾同但鍾鼎不可接而像則  
數接爲之故寫時爲力甚易但接模之法分寸最精云

砲

凡鑄砲西羊紅夷佛郎機等用熟銅造信砲短

鑄鐵書

用生熟銅兼半造襄陽蓋口大將軍二將軍等用鐵造  
鏡

凡鑄鏡模用灰沙銅用錫和

不用倭鉛

考工記亦云金錫相

半謂之鑑燧之劑開面成光則水銀附體而成非銅有

光明如許也唐開元宮中鏡盡以白銀與銅等分鑄成

每口值銀數兩者以此故硃砂斑點乃金銀精華發現

古爐有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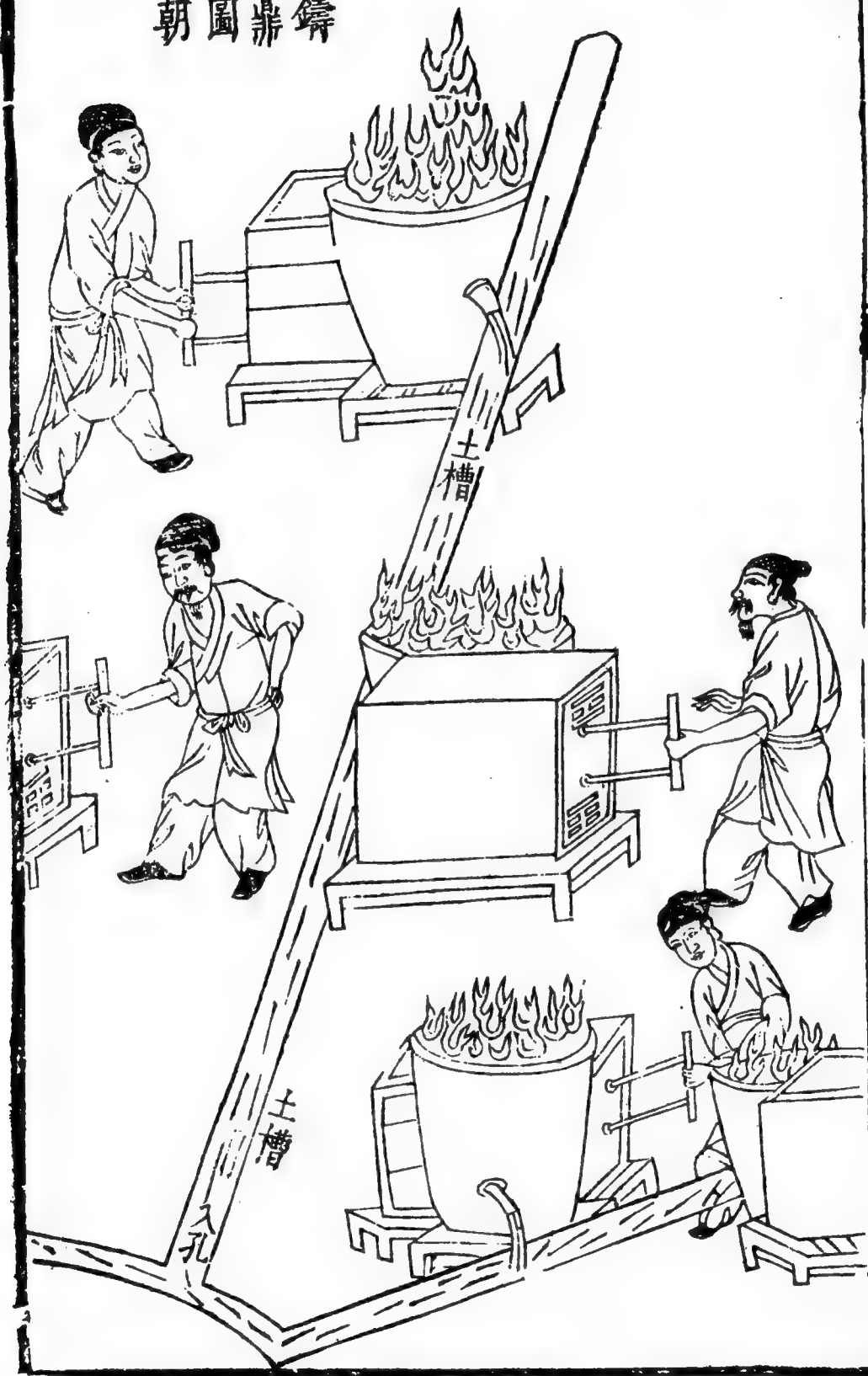
我朝宣爐亦緣某庫偶災金銀雜銅錫化作

天工開物

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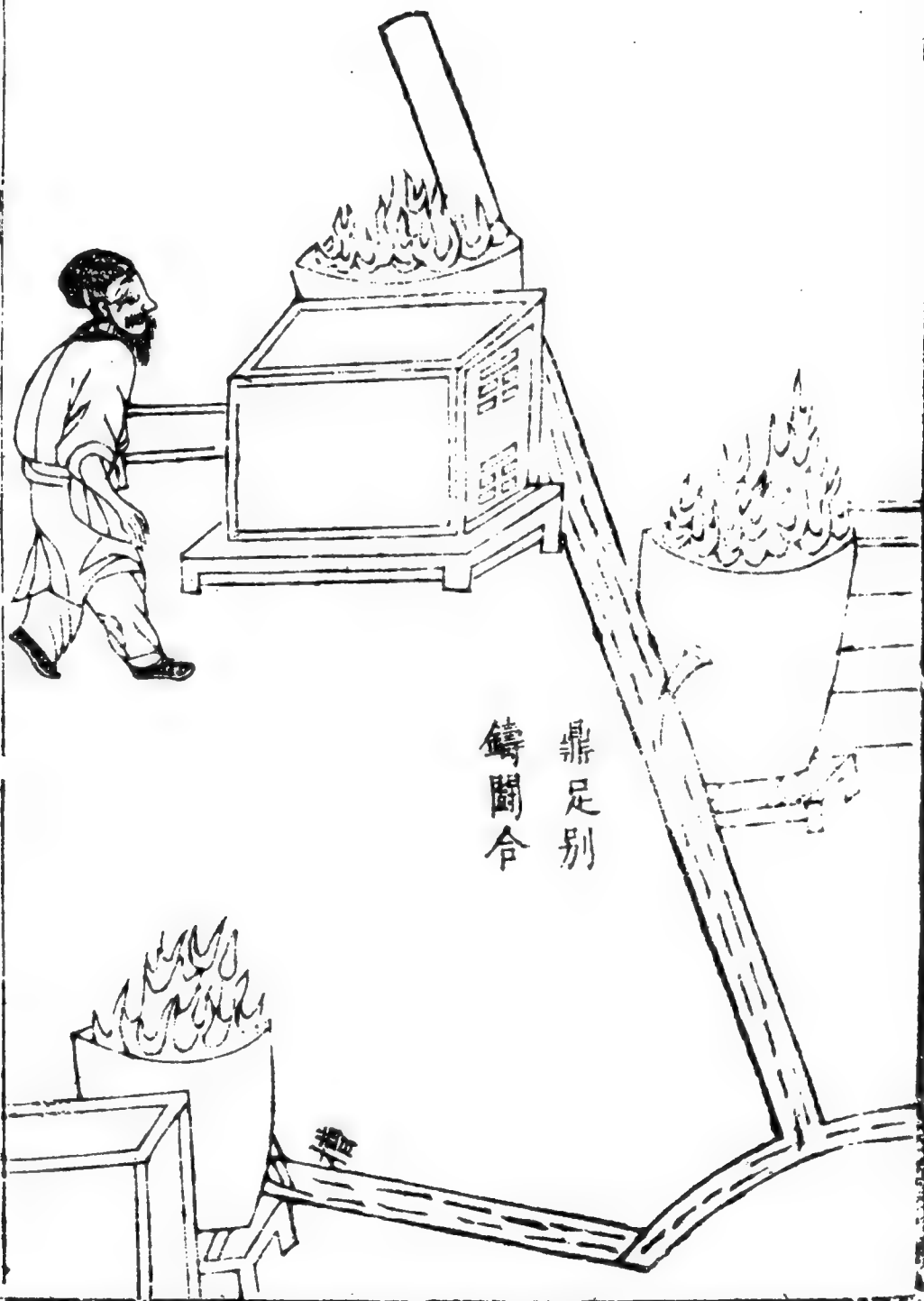
二一

鑄鼎圖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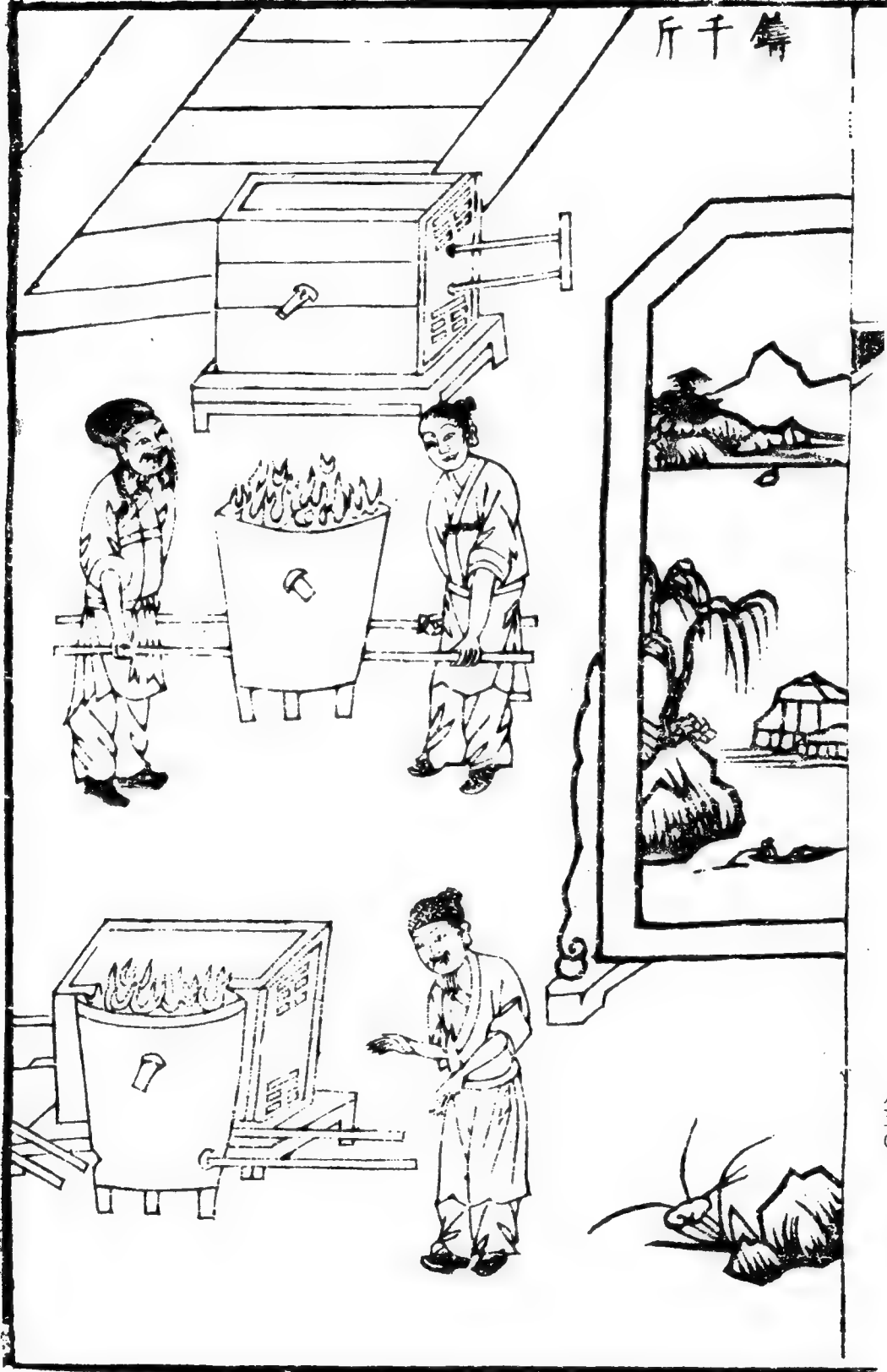




鍾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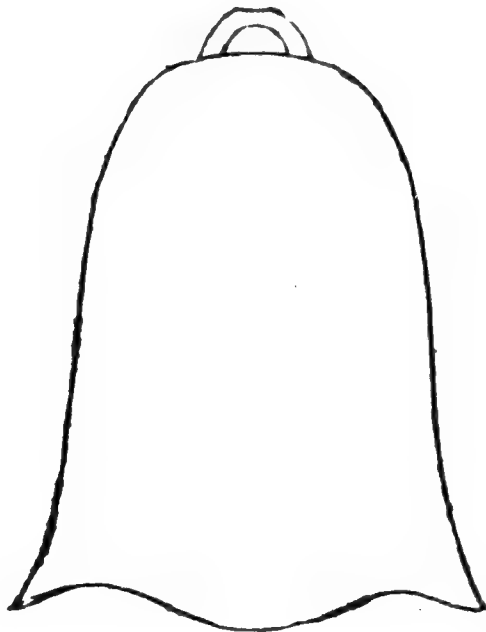
斤千鑄



鍾與仙佛像圖

天工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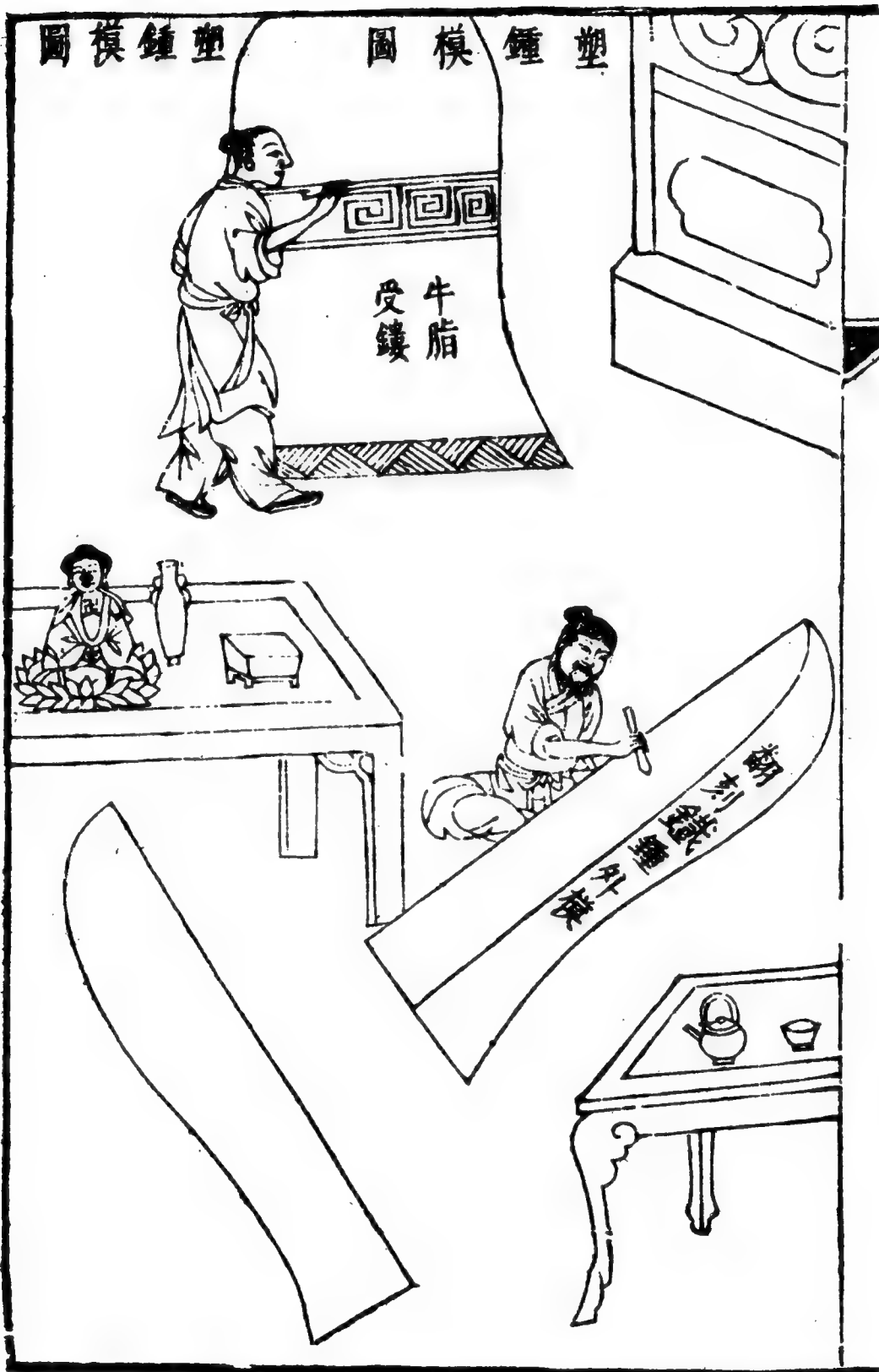
中卷



三三

塑鐘模圖

塑鐘模圖



鑄金圖

天工開物

中卷



二四

一團命以鑄爐

真者錯現金色

唐鏡宣爐皆朝廷盛世物也

錢

凡鑄銅爲錢以利民用一面刊國號通寶四字工部分

司主之凡錢通利者以十文抵銀一分值其大錢當五

當十其弊便于私鑄反以害民故中外行而輒不行也

凡鑄錢每十斤紅銅居六七倭鉛

京中名水錫

居四三此等

分大略倭鉛每見烈火必耗四分之一我朝行用錢高

色者唯北京寶源局黃錢與廣東高州爐青錢

高州錢行盛漳

泉路其價一文敵南直江淞等二文黃錢又分二等四火

銅所鑄曰金背錢二火銅所鑄曰火漆錢凡鑄錢鎔銅

之確以絕細土末

打碎乾土磚妙

和炭末爲之

京師用牛蹄甲未詳何作用

確料十兩土居七而炭居三以炭灰性煖佐土使易化

物也確長八寸口徑二寸五分一確約載銅鉛十斤銅

先入化然後投鉛洪爐扇合傾入模內凡鑄錢模以木

四條爲空匡

木長一尺二寸濶一寸二分

土炭末篩令極細填實匡

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則用

松香與清油然後以母錢百文

用錫雕成

或字或背布置其

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實合蓋之既合之後已成面背

兩匡隨手覆轉則母錢盡落後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實合上後匡如是轉覆只合十餘匡然後以繩網定其木匡上弦原留入銅眼孔鑄工用鷹嘴鉗洪爐提出鎔確一人以別鉗扶抬確底相助逐一傾入孔中冷定解繩開匡則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銅如樹枝樣挾出逐一摘斷以待磨鏤成錢凡錢先錯邊沿以竹木條直貫數百文受鏤後鏤平面則逐一爲之凡錢高低以鉛多寡分其厚重與薄削則昭然易見鉛賤銅貴私鑄者至對半爲之以之擲堦石上聲如木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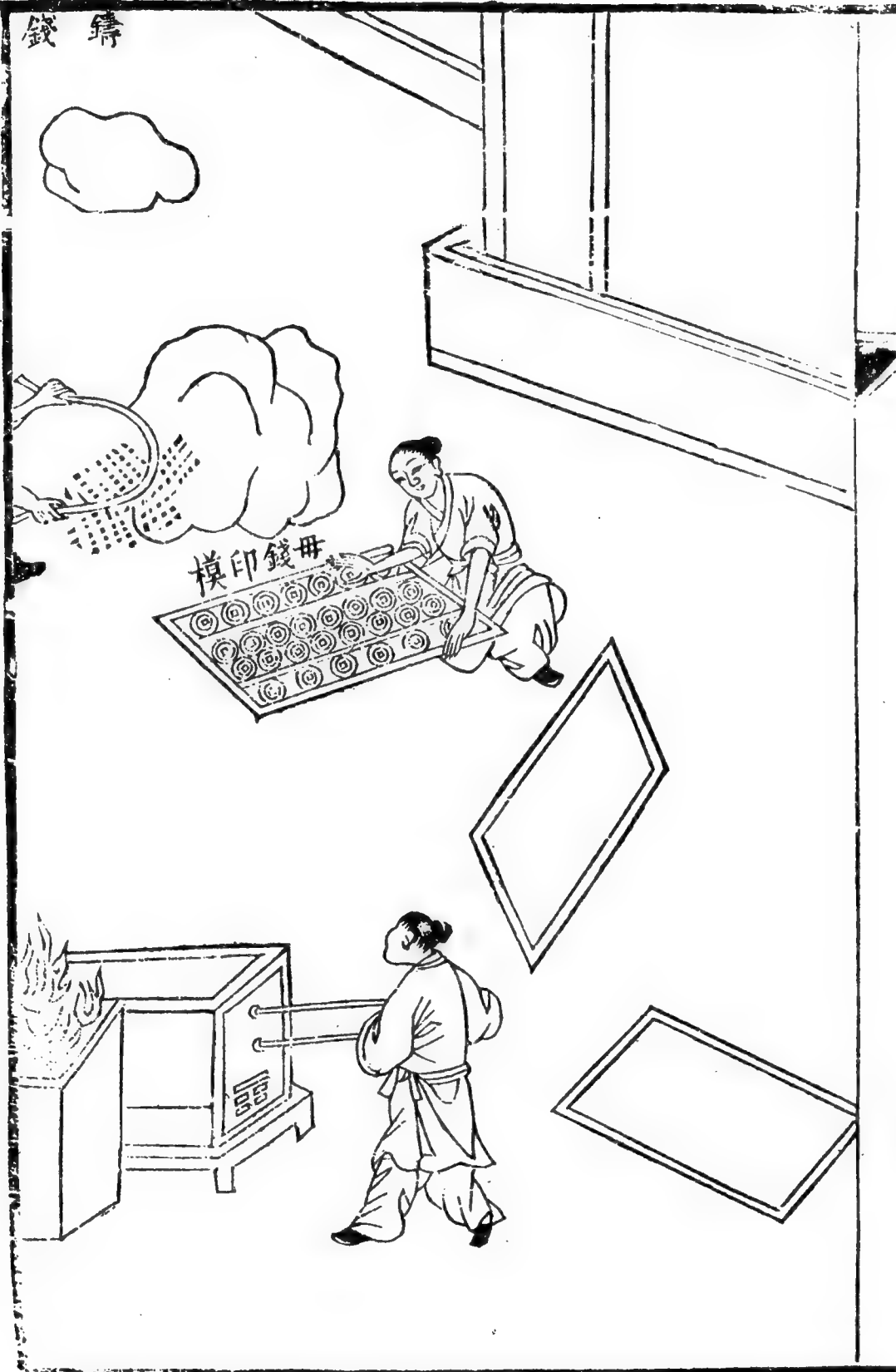


此低錢也若高錢銅九鉛一則擲地作金聲矣凡將成器廢銅鑄錢者每火十耗其一蓋鉛質先走其銅色漸高勝于新銅初化者若琉球諸國銀錢其模卽鑿鉄鐵鉗頭上銀化之時入鍋夾取淬于冷水之中卽落一錢其內圖并具右

### 附鐵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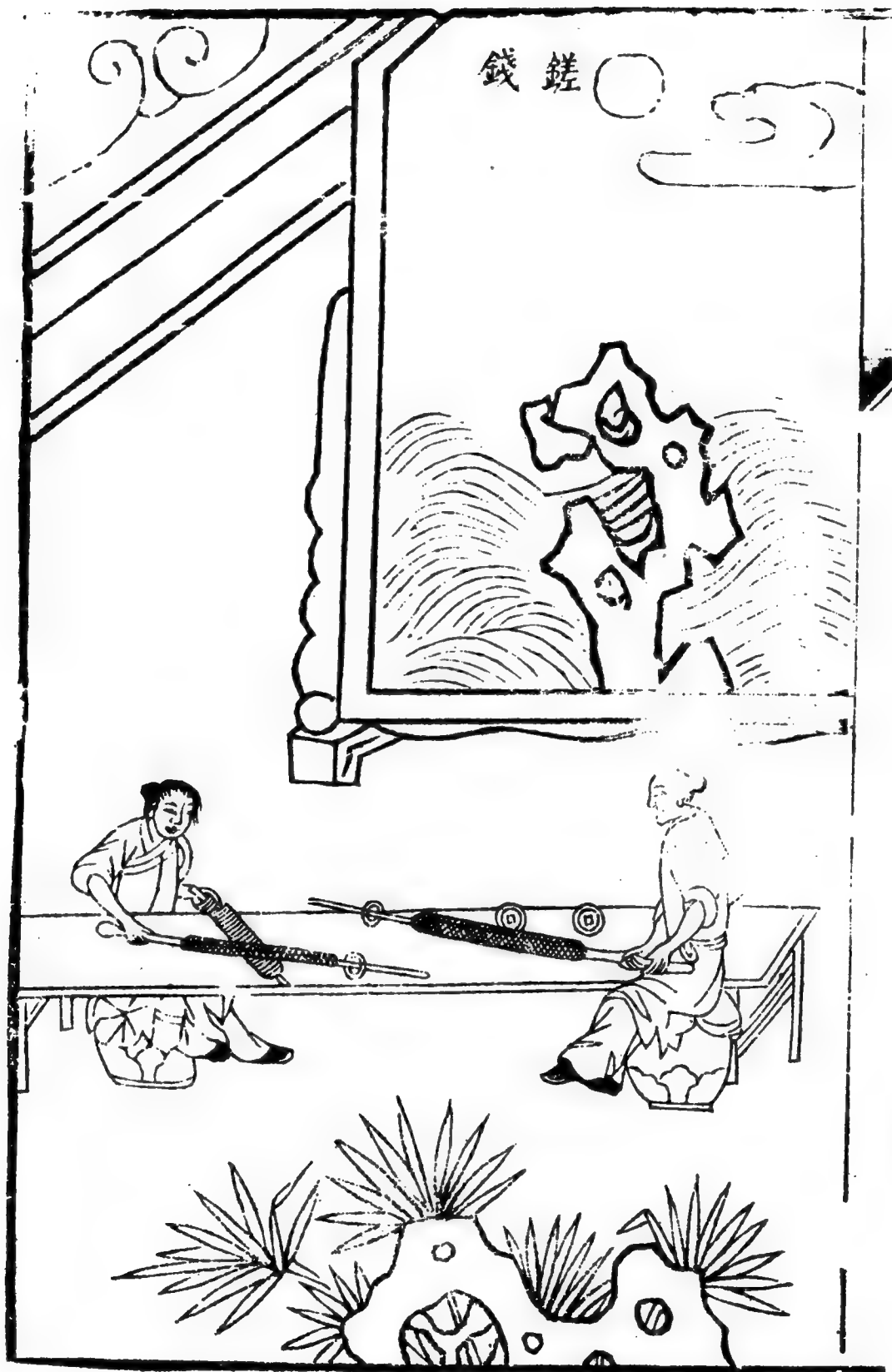
鐵質賤甚從古無鑄錢起于唐藩鎮魏博諸地銅貨不通始冶爲之蓋斯須之計也皇家盛時則冶銀爲豆雜伯衰時則鑄鐵爲錢併志博物者感慨

錢 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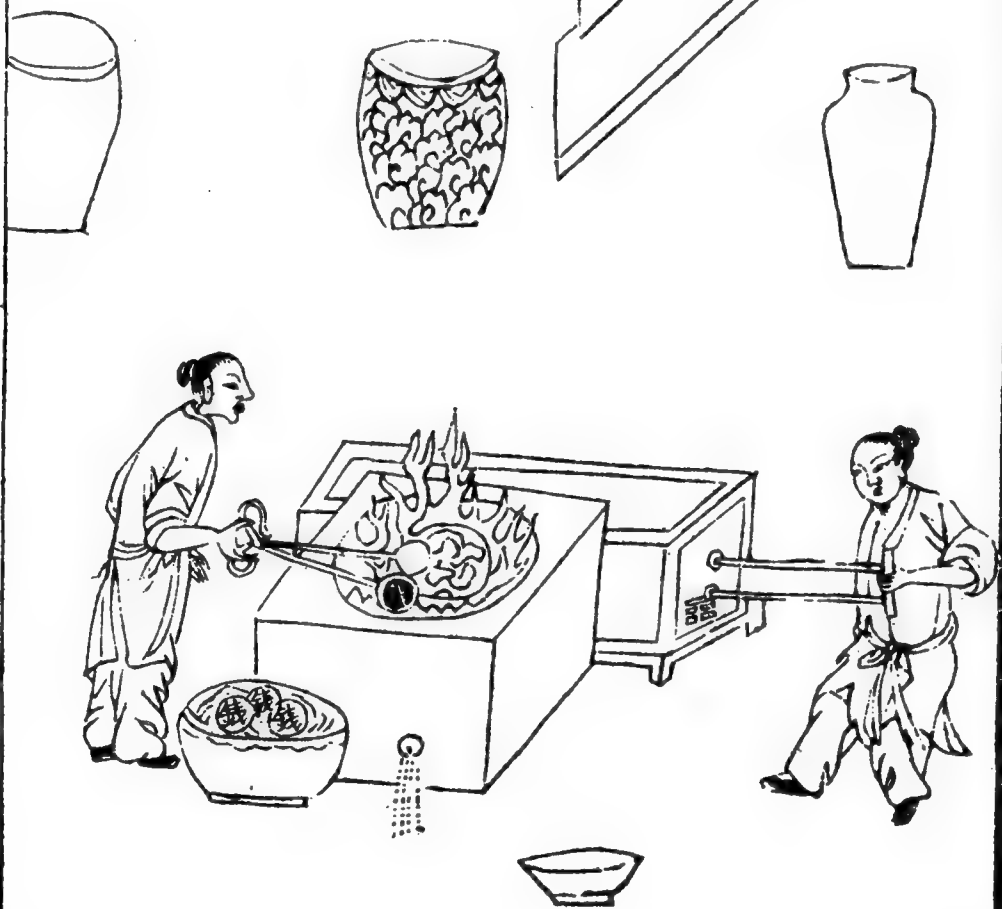




錢鏐



倭國造銀錢





舟車第九卷

朱子曰人羣分而物異產來往貿遷以成宇宙若各居而老死何藉有羣類哉人有貴而必出行畏周行物有賤而必須坐窮負販四海之內南資舟而北資車梯航萬國能使帝京元氣充然何其始造舟車者不食尸祝之報也浮海長年視萬頃波如平地此與列子所謂御冷風者無異傳所稱奚仲之流倘所謂神人者非耶

舟

凡舟古名百千今名亦百千或以形名

如海鰐江鰐  
山梭之類或

以量名載物之數或以質名各色木料不可殫述遊海濱者得見

洋船居江湄者得見漕舫若局趣山國之中老死平原之地所見者一葉扁舟截流亂筏而已粗載數舟制度其餘可例推云

### 漕舫

凡京師爲軍民集區萬國水運以供儲漕舫所由興也元朝混一以燕京爲大都南方運道由蘇州劉家港海門黃連沙開洋直抵天津制度用遮洋船永樂間因之以風濤多險後改漕運平江伯陳某始造平底淺船則



今糧舡之制也凡船制底爲地枋爲宮墻陰陽竹爲覆瓦伏獅前爲閤閤後爲寢堂桅爲弓弩弦蓬爲翼櫓爲車馬簷緯爲履鞮緯索爲鷹雕筋骨招爲先鋒舵爲指揮主帥錨爲劄軍營寨糧舡初制底長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採巨木楠爲上栗次之頭長九尺五寸稍長九尺五寸底濶九尺五寸底頭濶六尺底稍濶五尺頭伏獅濶八尺稍伏獅濶七尺梁頭一十四座龍口梁濶一丈深四尺使風梁濶一丈四尺深三尺八寸後斷水梁濶九尺深四尺五寸兩廡共濶七尺六寸此其初制載

米可近二千石

交兌每隻止足五百石

後運軍造者私增身長二

丈首尾濶二尺餘其量可受三千石而運河閘口原濶

一丈二尺差可度過凡今官坐舡其制盡同第窓戶之

間寬其出徑加以精工彩飾而已凡造舡先從底起底

面傍靠檣上承棧下親地面隔位列置者曰梁兩傍峻

立者曰檣蓋檣巨木曰正枋枋上曰弦梁前豎桅位曰

錨壇壇底橫木夾桅本者曰地龍前後維曰伏獅其下

曰拏獅伏獅下封頭木曰連三枋舡頭面中缺一方曰

水井

其下藏纜索等物

頭面眉際樹兩木以繫纜者曰將軍柱

舡尾下斜上者曰草鞋底後封頭下曰短枋枋下曰挽  
脚梁舡稍掌舵所居其上曰野雞蓬

使風時一人坐凡蓬巔收守蓬索凡

舟身將十丈者立桅必兩樹中桅之位折中過前二位  
頭桅又前丈餘糧舡中桅長者以八丈爲率短者縮十  
之一二其本入窓內亦丈餘懸蓬之位約五六丈頭桅  
尺寸則不及中桅之半蓬縱橫亦不敵三分之一蘇湖  
六郡運米其舡多過石甕橋下且無江漢之險故桅與  
蓬尺寸全殺若湖廣江西省舟則過湖衝江無端風浪  
故錨纜蓬桅必極盡制度而後無患凡風蓬尺寸其則

一視全舟橫身過則有患不及則力軟凡舡蓬其質乃  
析篾成片織就夾維竹條逐塊摺疊以俟懸掛糧舡中  
桅蓬合併十人力方克湊頂頭蓬則兩人帶之有餘凡  
度蓬索先係空中寸圓木關捩于桅巔之上然後帶索  
腰間緣木而上三股交錯而度之凡風蓬之力其末一  
葉敵其本三葉調勻和暢順風則絕頂張蓬行疾奔馬  
若風力洊至則以次減下

遇風鼓急不下以鈎搭扯

狂甚則只帶一

兩葉而已凡風從橫來名曰搶風順水行舟則掛蓬之  
玄遊走或一搶向東止寸平過甚至却退數十丈未及

岸時捩舵轉篷一搶向西借貸水力兼帶風力軋下則頃刻十餘里或湖水平而不流者亦可緩軋若上水舟則一步不可行也凡船性隨水若草從風故制舵障水使不定向流舵板一轉一泓從之凡舵尺寸與船腹切齊若長一寸則遇淺之時舡腹已過其稍尼舵使膠住設風狂力勁則寸木爲難不可言舵短一寸則轉運力怯回頭不捷凡舵力所障水相應及船頭而止其腹底之下儼若一派急順流故船頭不約而正其機妙不可言舵上所操柄名曰關門棒欲船北則南向捩轉欲船

南則北向捩轉船身太長而風力橫勁舵力不甚應手

則急下一偏披水板以抵其勢凡舵用直木一根

糧船用者

圖三尺長丈餘

爲身上截衡受棒下截界開銜口納板其中如

斧形鐵釘固拴以障水稍後隆起處亦名曰舵樓凡鐵

錨所以沉水繫舟一糧船計用五六錨最雄者曰看家

錨重五百斤內外其餘頭用二枝稍用二枝凡中流遇

逆風不可去又不可泊

或業已近岸其下有石非沙亦不可泊惟打錨深處

則下

錨沉水底其所繫緯纏繞將軍柱上錨爪一遇泥沙扣

底抓住十分危急則下看家錨繫此錨者名曰本身蓋

重言之也或同行前舟阻滯恐我舟順勢急去有撞傷之禍則急下稍錨提住使不迅速流行風息開舟則以雲車絞纜提錨使上凡船板合隙縫以白麻斲絮爲筋鈍鑿極入然後篩過細石灰和桐油舂杵成團調脣溫台閩廣卽用礪灰凡舟中帶蓬索以火麻稽一名大麻綯絞粗成徑寸以外者卽係萬鈞不絕若繫錨纜則破析青篾爲之其篾線入釜煮熟然後糾絞拽縴篾亦煮熟篾線絞成十丈以往中作圈爲接軀遇阻礙可以掐斷凡竹性直篾一線千鈞三峽入川上水舟不用糾絞篾縴

卽破竹濶寸許者整條以次接長名曰火杖蓋沿崖石  
 稜如刃懼破篾易損也凡木色桅用端直杉木長不足  
 則接其表鐵箍逐寸包圍舡窓前道皆當中空闕以便  
 樹桅凡樹中桅合併數巨舟承載其末長纜繫表而起  
 梁與枋櫓用楠木櫓木樟木榆木槐木樟木春夏伐棧  
 者久則粉蛀  
 板不拘何木舵桿用榆木榔木櫓木關門棒用桐木榔  
 木櫓用杉木櫓木楸木此其大端云

海舟

凡海舟元朝與國初運米者曰遮洋淺船次者曰鑽風



船即海

所經道里止萬里長灘黑水洋沙門島等處苦

無大險與出使琉球日本暨商賈瓜哇篤泥等船制度

工費不及十分之一凡遮洋運舡制視漕舡長一丈六

尺濶二尺五寸器具皆同唯舵桿必用鐵力木艙灰用

魚油和桐油不知何義凡外國海船制度大同小異閩

廣閩由海澄開洋  
廣由香山舉

洋舡載竹兩破排柵樹于兩傍以抵

浪登萊制度又不然倭國海船兩傍列櫓手欄板抵水

人在其中運力朝鮮制度又不然至其首尾各安羅經

盤以定方向中腰大橫梁出頭數尺貫插腰舵則皆同

也腰舵非與稍舵形同乃濶板斲成刀形插入水中亦  
不捩轉蓋夾衛扶傾之義其上仍橫柄拴于梁上而遇  
淺則提起有似乎舵故名腰舵也凡海舟以竹筒貯淡  
水數石度供舟內人兩日之需遇島又汲其何國何島  
合用何何針指示昭然恐非人力所祖舵工一羣主佐  
直是識力造到死生渾忘地非鼓勇之謂也

### 雜舟

江漢課舡身甚狹小而長上列十餘倉每倉容止一人  
卧息首尾共槳六把小桅篷一座風濤之中恃有多槳

挾持不遇逆風一晝夜順水行四百餘里逆水亦行百餘里國朝鹽課淮揚數頗多故設此運銀名曰課舡行人欲速者亦買之其舡南自章貢西自荆襄達于瓜儀而止

三吳浪舡凡浙西平江縱橫七百里內盡是深溝小水

灣環浪舡

最小者名曰塘舡

以萬億計其舟行人貴賤來往以

代馬車扉履舟卽小者必造窓牖堂房質料多用杉木人物載其中不可偏重一石偏卽欹側故俗名天平舡此舟來往七百里內或好逸便者徑買北達通津只有

鎮江一橫渡俟風靜涉過又渡青江浦遡黃河淺水二  
百里則入閘河安穩路矣至長江上流風浪則沒世避  
而不經也浪舡行力在稍後巨櫓一枝兩三人推軋前  
走或恃繮簷至于風蓬則小席如掌所不恃也

東浙西安舡浙東自常山至錢塘八百里水徑入海不  
通他道故此舟自常山開化遂安等小河起錢塘而止  
更無他涉舟制箬篷如捲甕爲上蓋縫布爲帆高可二  
丈許綿索張帶初爲布帆者原因錢塘有潮湧急時易  
于收下此亦未然其費似侈于篾席摠不可曉

福建清流稍逢舡其舡自光澤崇安兩小河起達于福州洪塘而止其下水道皆海矣清流舡以載貨物客商稍逢制大差可坐卧官貴家属用之其舡皆以杉木爲地灘石甚險破損者其常遇損則急艤向岸搬物掩塞舡稍徑不用舵舡首列一巨招捩頭使轉每幫五隻方行經一險灘則四舟之人皆從尾後曳纜以緩其趨勢長年卽寒冬不果足以便頻濡風篷竟懸不用云

四川八槽等舡凡川水源通江漢然川舡達荊州而止此下則更舟矣逆行而上自夷陵入峽挽繮者以巨竹

破爲四片或六片麻繩約接名曰火杖舟中鳴鼓若競渡挽人從山石中間鼓聲而咸力中夏至中秋川水封峽則斷絕行舟數月過此消退方通往來其新灘等數極險處人與貨盡盤岸行半里許只餘空舟上下其舟制腹圓而首尾尖狹所以闢灘浪云

黃河滿篷稍其舡自河入淮自淮邇汴用之質用楠木工價頗優大小不等巨者載三千石小者五百石下水則首頸之際橫壓一梁巨櫓兩枝兩傍推軋而下錨纜簾帆制與江漢相彷彿云

廣東黑樓舡鹽舡北自南雄南達會省下此惠潮通漳  
泉則由海汊乘海舟矣黑樓舡爲官貴所乘鹽舡以載  
貨物舡制兩傍可行走風帆編蒲爲之不掛獨竿桅雙  
柱懸帆不若中原隨轉逆流馮籍繮力則與各省直同  
功云

黃河秦舡

俗名擺子舡

造作多出韓城巨者載石數萬鈞順

流而下供用淮徐地面舡制首尾方濶均等倉梁平下  
不甚隆起急流順下巨櫓兩傍夾推來往不馮風力歸  
舟挽繮多至二十餘人甚有棄舟空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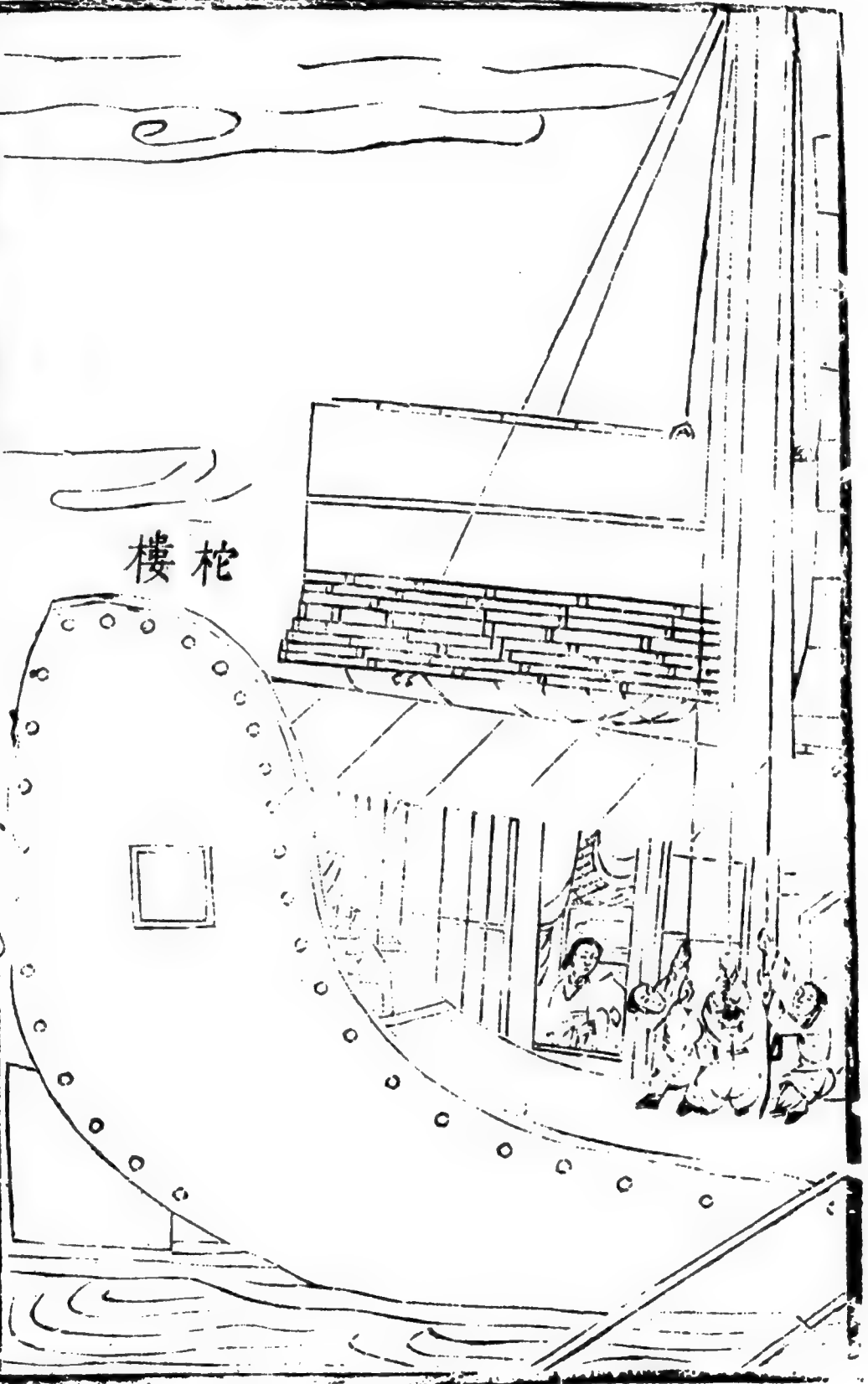
漕舫

定風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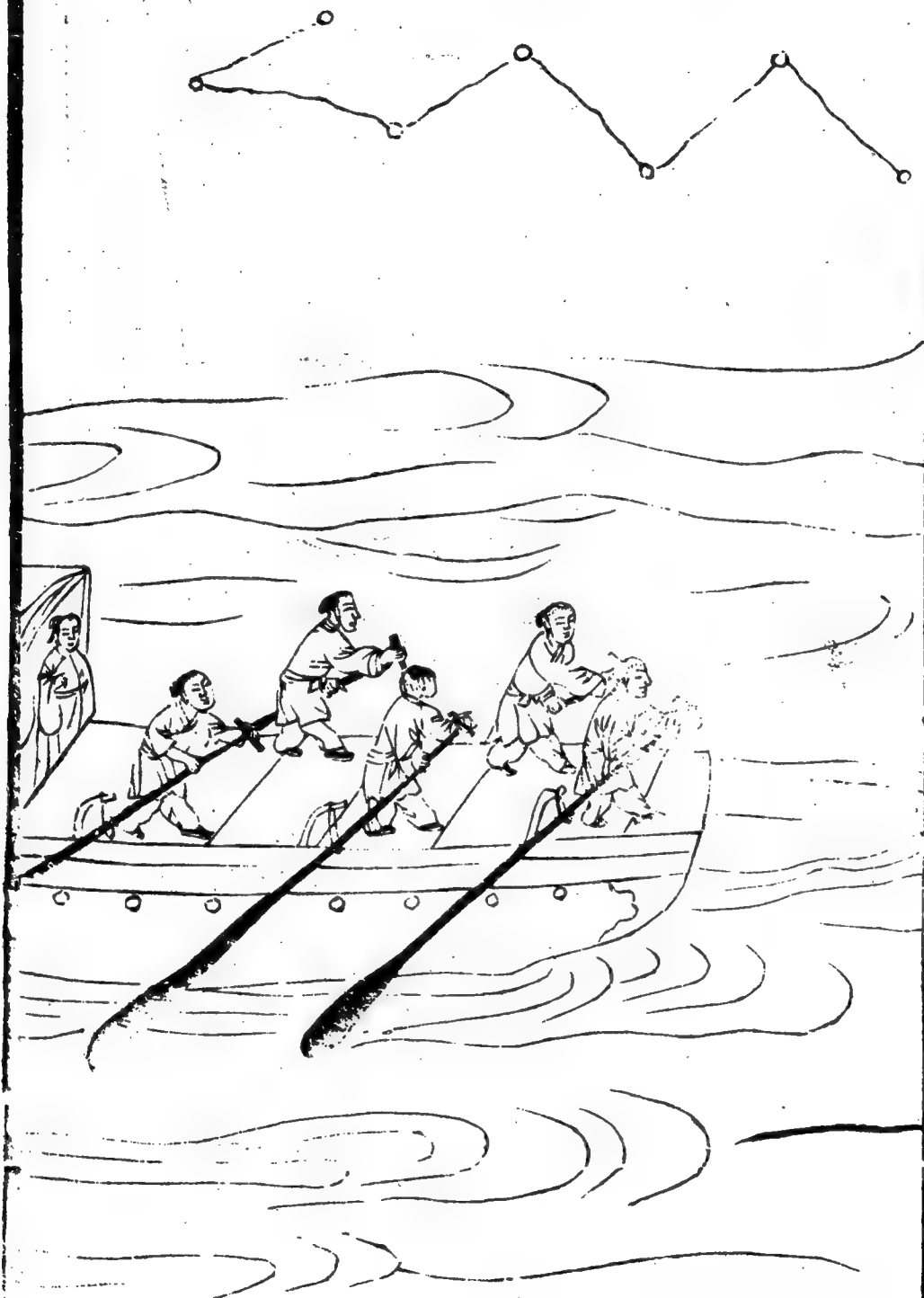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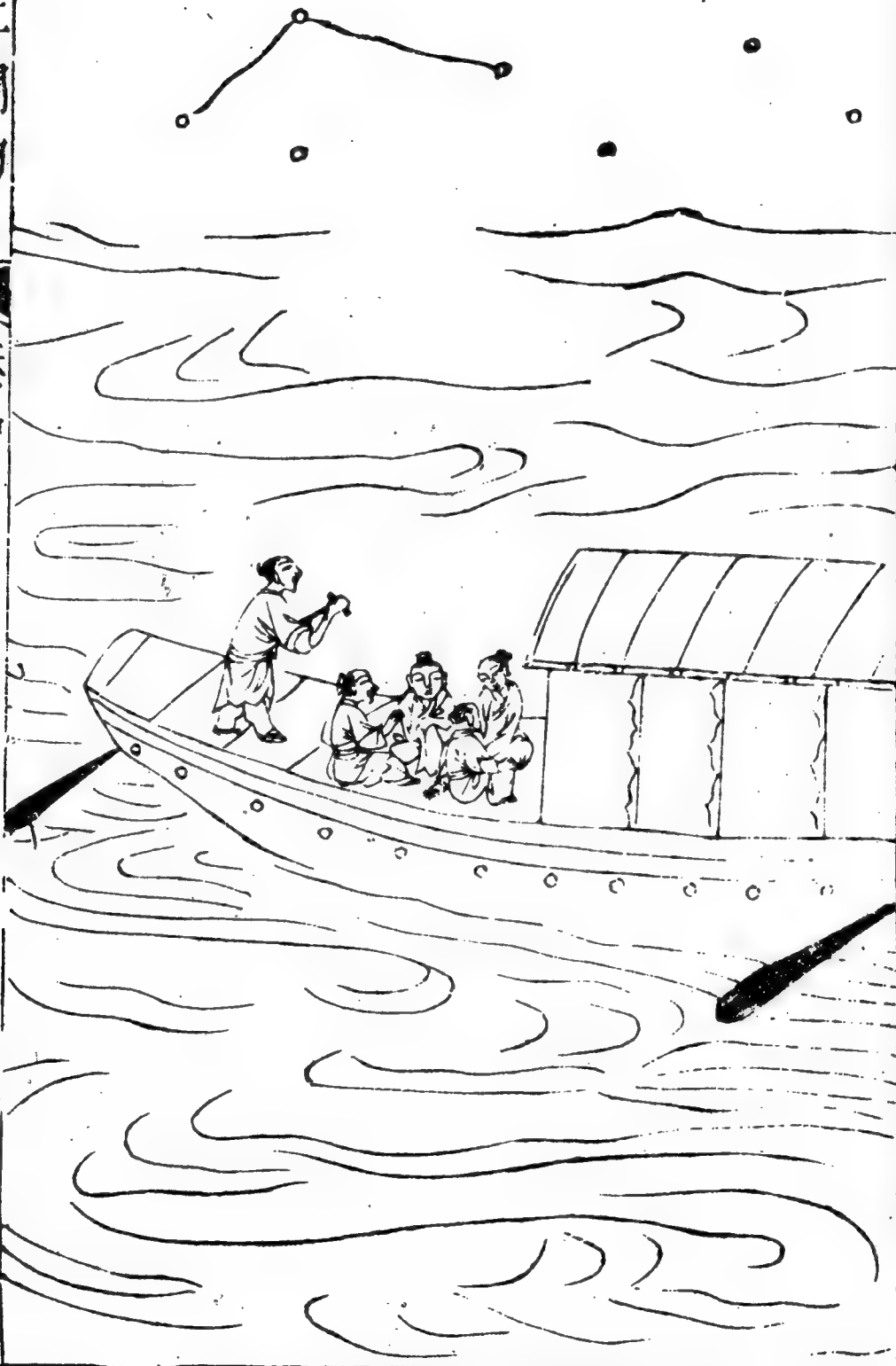


樓 舵



六 漿 課 舡





# 車

凡車利行平地古者秦晉燕齊之交列國戰爭必用車故千乘萬乘之號起自戰國楚漢血爭而後日闢南方則水戰用舟陸戰用步馬北膺胡虜交使鐵騎戰車遂無所用之但今服馬駕車以運重載則今日騾車卽同彼時戰車之義也凡騾車之制有四輪者有雙輪者其上承載支架皆從軸上穿闢而起四輪者前後各橫軸一根軸上短柱起架直梁梁上載箱馬止脫駕之時其上平整如居屋安穩之象若兩輪者駕馬行時馬曳其

前則箱地平正脫馬之時則以短木從地支撐而住不

然則欹卸也凡車輪一曰轅

俗名車陀

其大車中轂

俗名車腦長

一尺五寸

見小戎朱註

所謂外受輻中貫軸者輻計三十片

其內插轂其外接輔車輪之中內集輪外接輞圓轉一

圈者是曰輔也輞際盡頭則曰輪轅也凡大車脫時則

諸物星散收藏駕則先上兩軸然後以次間架凡軾衡

軫輓皆從軸上受基也凡四輪大車量可載五十石騾

馬多者或十二掛或十掛少亦八掛執鞭掌御者居箱

之中立足高處前馬分爲兩班

戰車四馬一班分騾服

糾黃麻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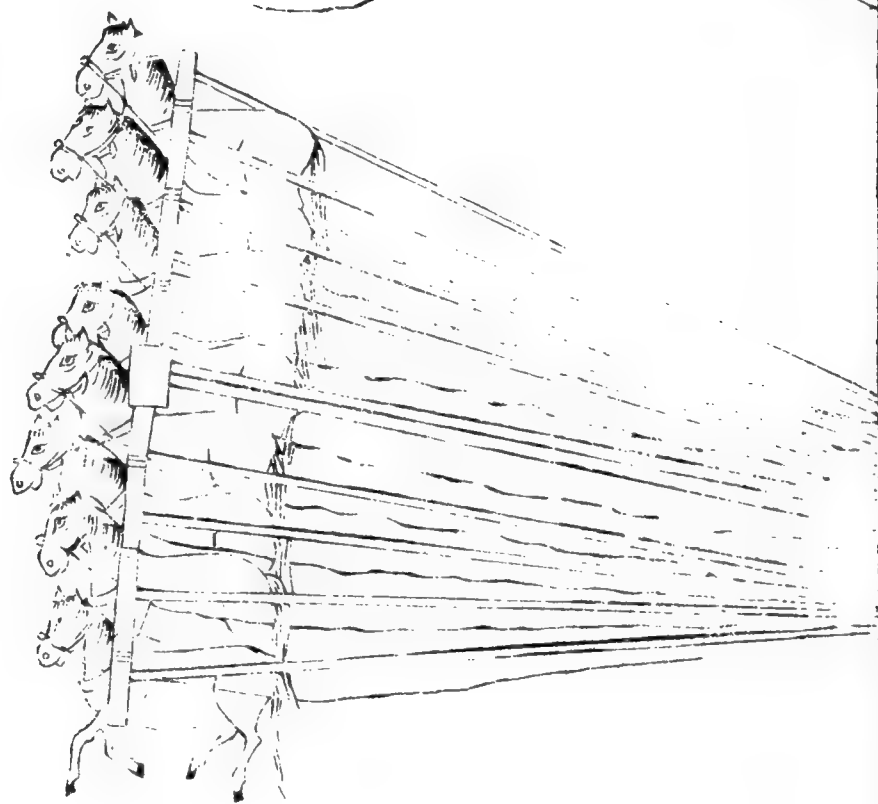
長索分係馬項後套摠結收入衡內兩傍掌御者手執  
長鞭鞭以麻爲繩長七尺許竿身亦相等察視不力者  
鞭及其身箱內用二人踰繩須識馬性與索性者爲之  
馬行太緊則急起踰繩否則翻車之禍從此起也凡車  
行時遇前途行人應避者則掌御者急以聲呼則羣馬  
皆止凡馬索總係透衡入箱處皆以牛皮束縛詩經所  
謂脅驅是也凡大車飼馬不入肆舍車上載有柳盤解  
索而野食之乘車人上下皆緣小梯凡遇橋梁中高邊  
下者則十馬之中擇一最強力者係于車後當其下坂

則九馬從前緩曳一馬從後竭力抓住以殺其勢不然則險道也凡大車行程遇河亦止遇山曲徑小道亦止徐充汴梁之交或達三百里者無水之國所以濟舟楫之窮也凡車質惟先擇長者爲軸短者爲轂其木以槐棗檀榆用柳爲上檀質太久勞則發燒有慎用者合抱棗槐其至美也其餘軫衡箱輓則諸木可爲耳此外牛車以載芻糧最盛晉地路逢隘道則牛頸係巨鈴名曰報君知猶之騾車羣馬盡係鈴聲也又北方獨轅車人推其後驢曳其前行人不耐騎坐者則





車圖



雙 纜 獨 轆 車



南方獨推車



雇覓之鞠席其上以蔽風日人必兩傍對坐否則欹倒  
此車北上長安濟寧徑達帝京不載人者載貨約重四  
五石而止其駕牛爲轎車者獨盛中州兩傍雙輪中穿  
一軸其分寸平如水橫架短衡列轎其上人可安坐脫  
駕不歛其南方獨輪推車則一人之力是視容載二石  
遇坎卽止最遠者止達百里而已其餘難以枚述但生  
于南方者不見大車老子北方者不見巨艦故粗載之

鍾鍛第十卷

宋子曰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世無利器卽般僊安所施其巧哉五兵之內六樂之中微鉗鍾之奏功也生殺之機泯然矣同出洪爐烈火大小殊形重千鈞者繫巨艦于狂淵輕一羽者透繡紋于章服使冶鍾鑄鼎之巧束手而讓神功焉莫邪干將雙龍飛躍母其說亦有微焉者乎

治鐵

凡治鐵成器取已炒熟鐵爲之先鑄鐵成砧以爲受鍾

之地諺云萬器以鉗爲祖非無稽之說也凡出爐熟鐵名曰毛鐵受鍛之時十耗其三爲鐵華鐵落若已成廢器未鏽爛者名曰勞鐵改造他器與本器再經錘鍛十止耗去其一也凡爐中熾鐵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凡山林無煤之處鍛工先擇堅硬條木燒成火墨俗名火矢揚燒不閉穴火其炎更烈于煤卽用煤炭亦別有鐵炭一種取其火性內攻焰不虛騰者與炊炭同形而分類也凡鐵性逐節粘合塗上黃泥于接口之上入火揮槌泥滓成枵而去取其神氣爲媒令膠結之後非灼紅斧斬

永不可斷也凡熟鐵鋼鐵已經爐錘水火未濟其質未堅乘其出火之時入清水淬之名曰健剛健鐵言乎未健之時爲鋼爲鐵弱性猶存也凡釵鐵之法西洋諸國別有奇藥中華小釵用白銅末大釵則竭力揮錘而強令之歷歲之久終不可堅故大砲西番有鍛成者中國則惟事冶鑄也

### 斤斧

凡鐵兵薄者爲刀劍背厚而面薄者爲斧斤刀劍絕美者以百鍊鋼包果其外其中仍用無鋼鐵爲骨若非鋼

表鐵裡則勁力所施卽成折斷其次尋常刀斧止嵌鋼于其面卽重價寶刀可斬釘截凡鐵者經數千遭磨礪則鋼盡而鐵現也倭國刀背濶不及二分許架于手指之上不復欹倒不知用何錘法中國未得其傳凡健刀斧皆嵌鋼包鋼整齊而後入水淬之其快利則又在礪石成功也凡匠斧與椎其中空管受柄處皆先打冷鐵爲骨名曰羊頭然後熱鐵包果冷者不沾自成空隙凡攻石椎日久四面皆空鎔鐵補滿平填再用無弊

鋤鑄



凡治地生物用鋤鑄之屬熟鐵鍛成鎔化生鐵淋口入水淬健卽成剛勁每鈹鋤重一斤者淋生鐵三錢爲率少則不堅多則過剛而折

### 鏊

凡鐵鏊純鋼爲之未健之時鋼性亦軟以已健鋼鋸劃成縱斜文理劃時斜向入則文方成焰劃後燒紅退微冷入水健久用垂平入火退去健性再用鋸劃凡鏊開鋸齒用茅葉鏊後用快弦鏊治銅錢用方長牽鏊鎖鑰之類用方條鏊治骨角用劍面鏊

朱註所謂鑊錫

治木末則錐

成圓眼不用縱斜文者名曰香鏟

割鏟紋時用羊角末和鹽醋先塗

### 錐

凡錐熟鐵錘成不入鋼和治書編之類用圓鑽攻皮革用扁鑽梓人轉索通眼引釘合木者用蛇頭鑽其制類上二分許一面圓二面剜入傍起兩稜以便轉索治銅葉用雞心鑽其通身三稜者名旋鑽通身四方而末銳者名打鑽

### 鋸

凡鋸熟鐵斷成薄條不鋼亦不淬健出火退燒後頻加

冷錘堅性用鏟開齒兩頭銜木爲梁糾笈張開促緊使直長者剖木短者截木齒最細者截竹齒鈍之時頻加鏟銳而後使之

### 鉋

凡鉋磨礪嵌鋼寸鐵露刃秒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古名曰準巨者卧準露刃持木抽削名曰推鉋圓桶家使之尋常用者橫木爲兩翅手執前推梓人爲細功者有起線鉋刃濶二分許又刮木使極光者名蜈蚣鉋一木之上銜十餘小刀如蜈蚣之足

鑿

凡鑿熟鐵鍛成嵌鋼于口其本空圓以受木柄

先打鐵骨爲模

名曰羊頭杓柄同用

斧從柄催入木透眼其末粗者濶寸許細者

三分而止需圓眼者則制成剡鑿爲之

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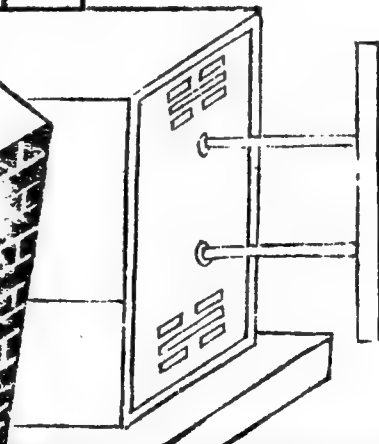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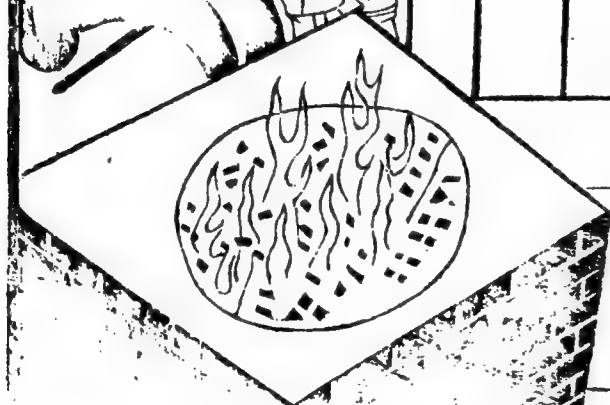
凡舟行遇風難泊則全身繫命于錨戰舡海舡有重千鈞者鍾法先成四爪以次逐節接身其三百斤以內者用徑尺濶砧安頓爐傍當其兩端皆紅掀去爐炭鐵包木棍夾持上砧若干斤內外者則架木爲棚多人立其

上共持鐵練兩接錨身其末皆帶巨鐵圈練套提起捩轉咸力錘合合藥不用黃泥先取陳久壁土篩細一人頻撒接口之中渾合方無微罅蓋爐錘之中此物其最巨者

### 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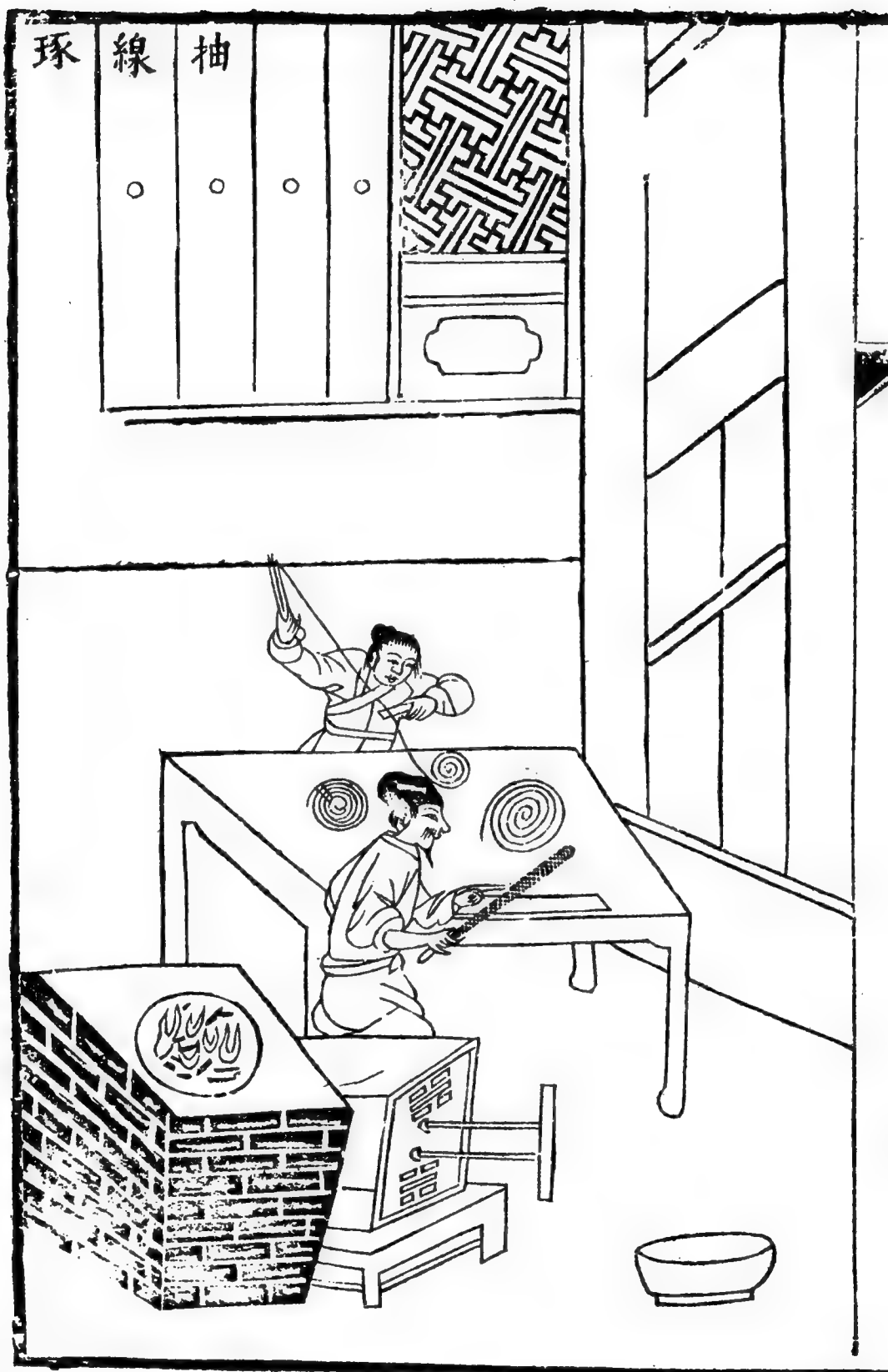
凡針先錘鐵爲細條用鐵尺一根錐成線眼抽過條鐵成線逐寸剪斷爲針先鏊其末成穎用小槌敲扁其本剛錐穿鼻復鏊其外然後入釜慢火炒熬炒後以土末入松木火天豆豉三物罨蓋下用火蒸留針二三日插

鐘 鐺



圖







圖



插于其外以試火候其外針入手捻成粉碎則其下針  
火候皆足然後開封入水徧之凡引線成衣與刺繡者  
其質皆剛惟馬尾刺工爲冠者則用柳條軟針分別之  
妙在于水火徧法云

### 治銅

凡紅銅升黃而後鎔化造器用砒升者爲白銅器工費  
倍難侈者事之凡黃銅原從爐甘石升者不退火性受  
鍾從倭鉛升者出爐退火性以受冷鍾凡響銅入錫參  
和法具五成樂器者必圓成無針其餘方圓用器走針

和金卷

多火粘合用錫末者爲小釵用響銅末者爲大釵

碎銅爲末

用飯粘和打入水洗去飯  
銅末具存不然則撒散

若釵銀器則用紅銅末凡鍾

樂器鍾鉦

俗名鐸

不事先鑄鎔團卽鍾鍾鐸

俗名銅鼓

與丁寧

則先鑄成圓片然後受鍾凡鍾鉦鐸皆鋪團于地面巨者衆共揮力由小濶開就身起弦聲俱從冷鍾點發其銅鼓中間突起隆砲而後冷鍾開聲聲分雌與雄則在分厘起伏之妙重數鍾者其聲爲雄凡銅經鍾之後色成啞白受鏤復現黃光經鍾折耗鐵損其十者銅只去其一氣腥而色美故鍾工亦貴重鐵工一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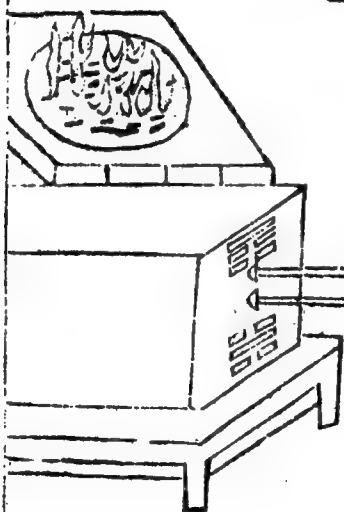
與 鈺 鍾



圖 錫

天工開物

卷中





燔石第十一卷

宋子曰五行之內土爲萬物之毋子之貴者豈惟五金哉金與火相守而流功用謂莫尚焉矣石得燔而成功蓋愈出而愈奇焉水浸淫而敗物有隙必攻所謂不遺絲髮者調和一物以爲外拒漂海則衝洋瀾粘甃則固城雉不煩歷候遠涉而至實得焉燔石之功殆莫之與京矣至于礬現五色之形硫爲羣石之將皆變化于烈火巧極丹鉛爐火方士縱焦勞唇舌何嘗肖像天工之萬一哉

## 石灰

凡石灰經火焚煉爲用成質之後入水永劫不壞億萬  
舟楫億萬垣牆室隙防淫是必由之百里内外土中必  
生可燔石石以青色爲上黃白次之石必掩土內二三  
尺掘取受燔土面見風者不用燔灰火料煤炭居十九  
薪炭居什一先取煤炭泥和做成餅每煤餅一層疊石  
一層鋪薪其底灼火燔之最佳者曰礪灰最惡者曰窯  
滓灰火力到後燒酥石性置于風中久自吹化成粉急  
用者以水沃之亦自解散凡灰用以固舟縫則桐油魚



油調厚絹細羅和油杵千下塞船用以砌牆石則篩去石塊水調粘合甃墁則仍用油灰用以墜牆壁則澄過入紙筋塗墁用以褰墓及貯水池則灰一分入河沙黃土二分用糯米粳羊桃藤汁和勻輕築堅固永不隳壞名曰三和土其餘造澱造紙功用難以枚述凡溫台閩廣海濱石不堪灰者則天生蠣蟾以代之

### 蠣灰

凡海濱石山傍水處鹹浪積壓生出蠣房閩中曰蟾房經年久者長成數丈濶則數畝崎嶇如石假山形象蛤

之類壓入岩中久則消化作肉團名曰蠟黃味極珍美

凡燔蠟灰者執椎與鑿濡足取來藥舖所貨壯蠟卽此碎塊疊煤架

火燔成與前石灰共法粘砌城牆橋梁調和桐油造舟

功皆相同有誤以蜆灰卽蛤粉爲蠟灰者不格物之故也

# 煤炭

凡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鍛煉金石之用南方禿山無草

木者下卽有煤北方勿論煤有三種有明煤碎煤末煤

明煤大塊如斗許燕齊秦晉生之不用風箱鼓扇以木

炭少許引燃燠熾達晝夜其傍夾帶碎屑則用潔淨黃

土調水作餅而燒之碎煤有兩種多生吳楚炎高者曰飯炭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鐵炭用以冶鍛入爐先用水沃濕必用鼓鞴後紅以次增添而用末炭如麴者名曰自來風泥水調成餅入于爐內既灼之後與明煤相同經晝夜不滅半供炊爨半供鑄銅化石升朱至于燔石爲灰與礬硫則三煤皆可用也凡取煤經歷久者從土面能辨有無之色然後掘穴深至五丈許方始得煤初見煤端時毒氣灼人有將巨竹鑿去中節尖銳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從竹中透上人從其下施鑷拾取者或

一井而下炭縱橫廣有則隨其左右濶取其上枝板以防壓崩耳凡煤炭取空而後以土填實其井經二三十年後其下煤復生長取之不盡其底及四周石卯土人名曰銅炭者取出燒皂礬與硫黃詳後款凡石卯單取硫

黃者其氣薰甚名曰臭煤燕京房山固安湖廣荊州等處間有之凡煤炭經焚而後質隨火神化去摠無灰滓蓋金與土石之間造化別現此種云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鄉以見天心之妙其炊爨功用所不及者唯結腐一種而已

結豆腐者用  
煤炒則焦苦



煤餅燒石成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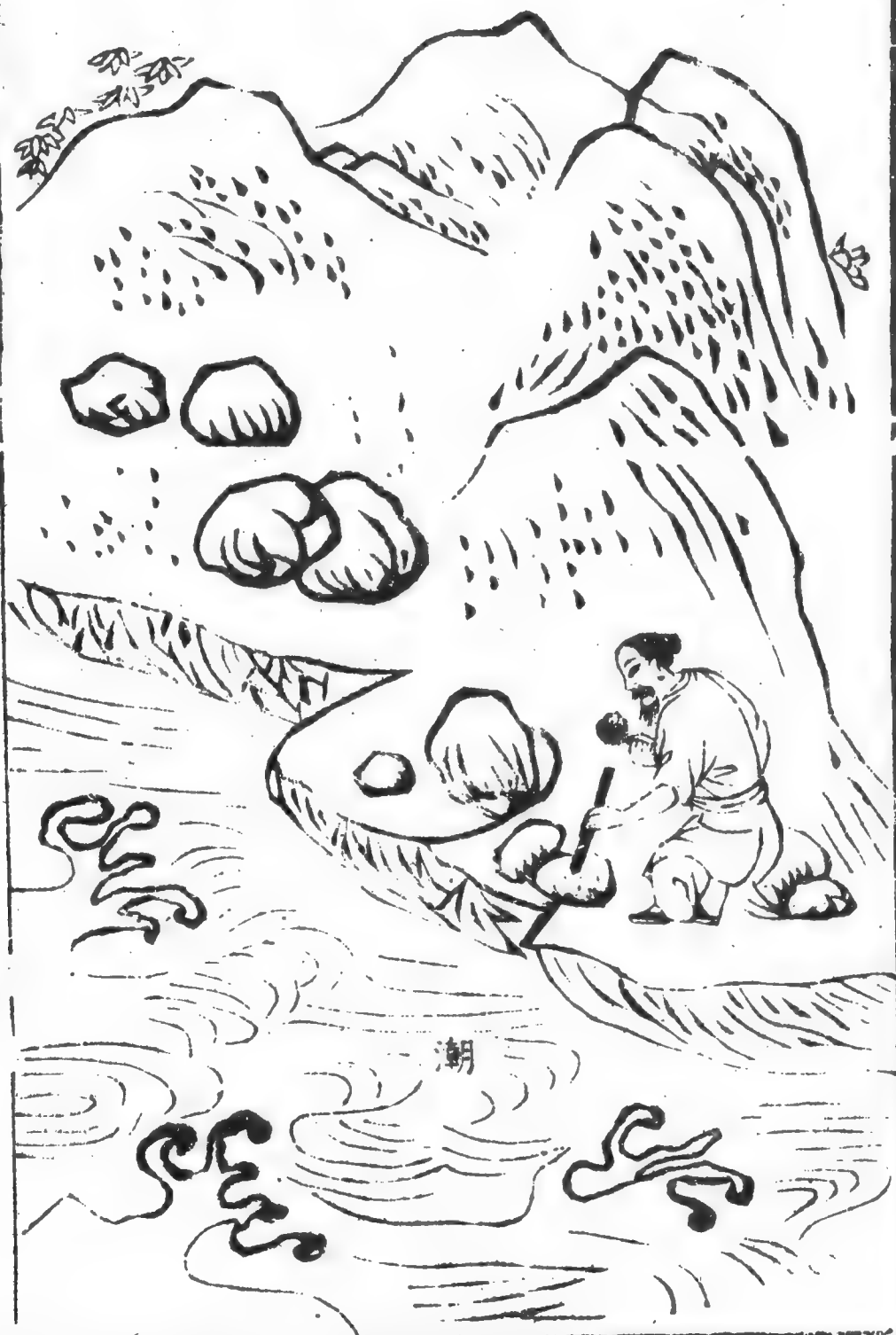


燒房  
法

鑿取礪房

天工開物

卷中



五七

# 礬石 白礬

凡礬燔石而成白礬一種亦所在有之最盛者山西晉南直無爲等州值價低賤與寒水石相彷彿然煎水極沸投礬化之以之染物則固結膚膜之間外水永不入故製糖餞與染畫紙紅紙者需之其末乾撒又能治浸淫惡水故濕創家亦急需之也凡白礬掘土取磊塊石層疊煤炭餅鍛煉如燒石灰樣火候已足冷定人水煎水極沸時盤中有濺溢如物飛出俗名蝴蝶礬者則礬成矣煎濃之後入水缸內澄其上陰結曰弓礬潔白異常



其沉下者曰缸礬輕虛如棉絮者曰柳絮礬燒汁至盡  
白如雪者謂之巴石方藥家煨過用者曰枯礬云

青礬 紅礬 黃礬 膽礬

凡皂紅黃礬皆出一種而成變化其質取煤炭外礦石

俗名

子每五百斤入炉炉内用煤炭餅

自來風不用鼓鞴者

千餘

斤周圍包果此石炉外砌築土墻圍圍炉顛空一圓孔

如茶碗口大透炎直上孔傍以礬滓厚罨

此滓不知起自何世欲作

新炉者非舊滓罨蓋則不成

然後從底發火此火度經十日方熄其

孔眼時有金色光直上

取硫詳後款

煨經十日後冷定取出

半酥雜碎者另揀出名曰時礬爲煎礬紅用其中精粹如礬灰形者取入缸中浸三個時漉入釜中煎煉每水十石煎至一石火候方足煎乾之後上結者皆佳好皂

礬下者爲礬滓

後炉用此蓋

此皂礬染家必需用中國煎者

亦惟五六所原石五百斤成皂礬二百斤其大端也其

揀出時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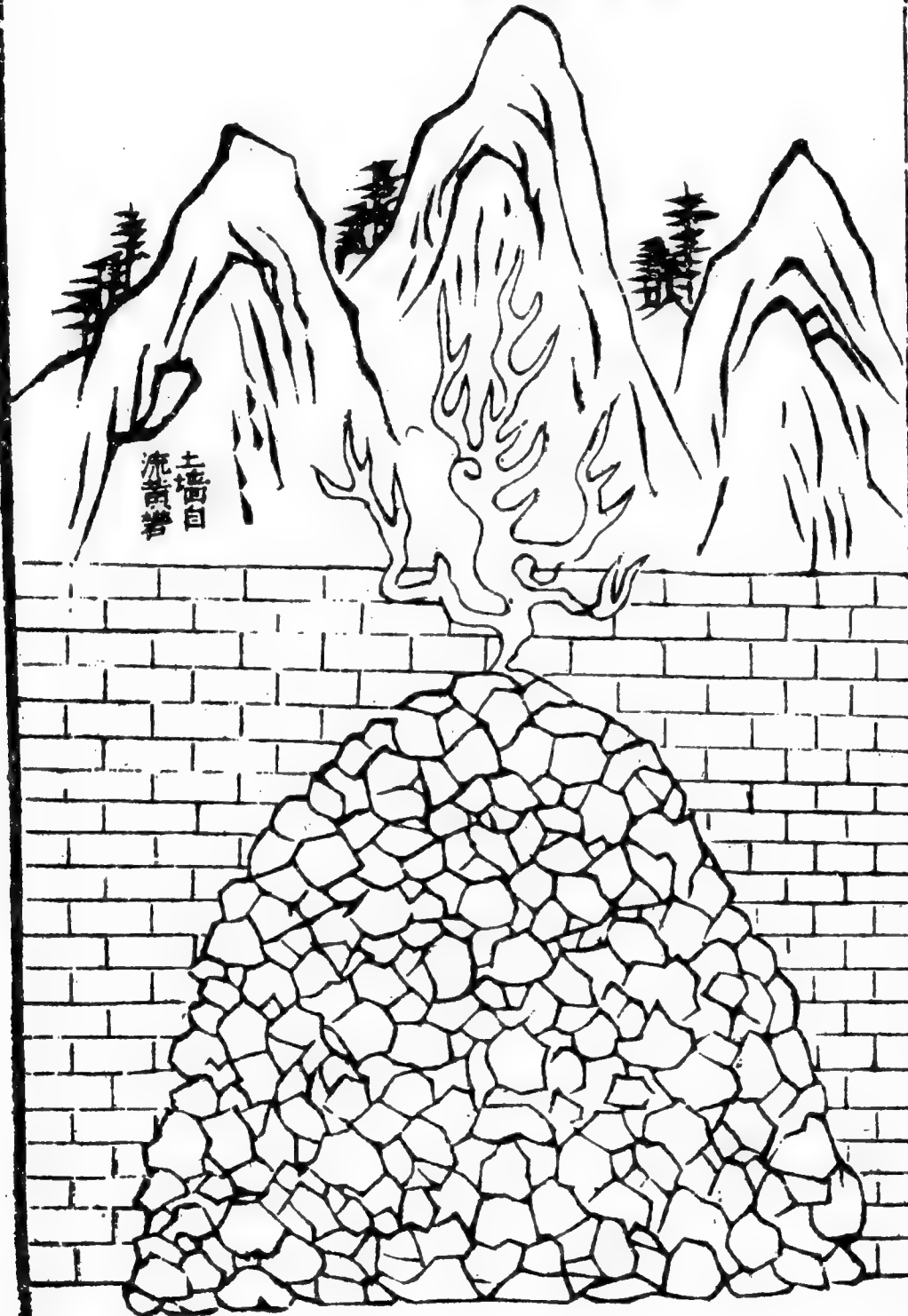
俗又名雞屎礬

每斤入黃土四兩入礬熬煉則成礬

紅圪塼及油漆家用之其黃礬所出又奇甚乃卽煉皂礬炉側土牆春夏經受火石精氣至霜降立冬之交冷靜之時其牆上自然爆出此種如淮北磚牆生焰硝樣

刮取下來名曰黃礬染家用之金色淡者塗炙立成紫赤也其黃礬自外國來打破中有金絲者名曰波斯礬別是一種又山陝燒取硫黃山上其滓棄地二三年後雨水浸淋精液流入溝麓之中自然結成皂礬取而貨用不假煎煉其中色佳者人取以混石膽云石膽一名膽礬者亦出晉隰等州乃山石穴中自結成者故綠色帶寶光燒鐵器淬于膽礬水中卽成銅色也本草載礬雖五種並未分別原委其崑崙礬狀如黑泥鐵礬狀如赤石脂者皆西域產也

燒皂礬圖



硫黃

凡硫黃乃燒石承液而結就著書者誤以焚石  
遂有礬液之說然燒取硫黃石半出特生白石半出煤  
礦燒礬石此礬液之說所由混也又言中國有溫泉處  
必有硫黃今東海廣南產硫黃處又無溫泉此因溫泉  
水氣似硫黃故意度言之也凡燒硫黃石與煤礦石同  
形掘取其石用煤炭餅包果叢架外築土作爐炭與石  
皆載千斤于內爐上用燒硫舊滓罨蓋中頂隆起透一  
圓孔其中火力到時孔內透出黃焰金光先教陶家燒

一鉢盂其盂當中隆起邊弦捲成魚袋樣覆于孔上石精感受火神化出黃光飛走遇盂掩住不能上飛則化成汁液靠著盂底其液流入弦袋之中其弦又透小眼流入冷道灰槽小池則凝結而成硫黃矣其炭煤礦石燒取皂礬者當其黃光上走時仍用此法掩蓋以取硫黃得硫一斤則減去皂礬三十餘斤其礬精華已結硫黃則枯滓遂爲棄物凡火藥硫爲純陽硝爲純陰兩精逼合成聲成變此乾坤幻出神物也硫黃不產北狄或產而不知煉取亦不可知至奇砲出于西洋與紅夷則

燒取硫黃圖



東徂西數萬里皆產硫黃之地也其琉球土硫黃廣南水硫黃皆誤紀也

### 砒石

凡燒砒霜質料似土而堅似石而碎穴土數尺而取之江西信郡河南信陽州皆有砒井故名信石近則出產獨盛衡陽一廠有造至萬鈞者凡砒石井中其上常有濁綠水先絞水盡然後下鑿砒有紅白兩種各因所出原石色燒成凡燒砒下鞠土窯納石其上上砌曲突以鐵釜倒懸覆突口其下灼炭舉火其烟氣從曲突內熏



貼釜上度其已貼一層厚結寸許下復息火待前烟冷  
定又舉次火熏貼如前一釜之內數層已滿然後提下  
毀釜而取砒故今砒底有鐵沙卽破釜滓也凡白砒止  
此一法紅砒則分金炉內銀銅惱氣有閃成者凡燒砒  
時立者必于上風十餘丈外下風所近草木皆死燒砒  
之人經兩載卽改徙否則鬚髮盡落此物生人食過分  
厘立死然每歲千萬金錢速售不滯者以晉地菽麥必  
用伴種且驅田中黃鼠害寧紹郡稻田必用蘸秧根則  
豐收也不然火藥與染銅需用能幾何哉

燒 砒 圖



膏液第十二卷

宋子曰天道平分晝夜而人工繼晷以襄事豈好勞而惡逸哉使織女燃薪書生映雪所濟成何事也草木之實其中韞藏膏液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馮藉木石而後傾注而出焉此人巧聰明不知于何稟度也人間負重致遠恃有舟車乃車得一銖而轄轉舟得一石而罅完非此物之爲功也不可行矣至菹蔬之登釜也莫或膏之猶啼兒之失乳焉斯其功用一端而已哉

油品

凡油供饌食用者胡麻

一名脂麻

萊菔子黃豆菰菜子

一名白菜

為上蘇麻

形似紫蘇粒大于胡麻

芸薹子次之

江南名菜子

榛子

其樹高丈

餘子如金罌子去肉取仁

次之莧菜子次之大麻仁

粒如胡荽子剥取其皮為緯索

用者為下燃燈則檐仁內水油為上芸薹次之亞麻子

陝西

所種俗名壁虱脂麻氣惡不堪食

次之棉花子次之胡麻次之

燃燈最易竭

桐油與檐混油為下

桐油毒氣熏人檐油連皮膜則凍結不清

造燭則檐皮

油為上蓖麻子次之檐混油每斤入白蠟凍結次之白

蠟結凍諸清油又次之樟樹子油又次之

其光不減但有避香氣者

冬青子油又次之

韶郡專用嫌其油少故列次

北土廣用牛油則為

下矣凡胡麻與蓖麻子樟樹子每石得油四十斤萊菔

子每石得油二十七斤

甘美異常益人五臟

芸薹子每石得三十

斤其耨勤而地沃榨法精到者仍得四十斤

陳歷一年則空內而

無漆子每石得油一十五斤

油味似猪脂甚美其枯桐則止可種火及毒魚用

子仁每石得油三十三斤櫓子分打時皮油得二十斤

水油得十五斤混打時共得三十三斤

此須絕淨者

冬青子

每石得油十二斤黃豆每石得油九斤

吳下取油食後以其餅充豕糧

菘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

油出清如綠水

棉花子每百斤得油

七斤

初出甚黑濁澄半月清甚

莧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

味甚甘美嫌性冷滑

天工開物

中卷

六四

亞麻大麻仁每石得油二十餘斤此其大端其他未窮  
究試驗與夫一方已試而他方未知者尚有待云

### 法具

凡取油榨法而外有兩鑊煮取法以治蓖麻與蘇麻北  
京有磨法朝鮮有舂法以治胡麻其餘則皆從榨出也  
凡榨木巨者圍必合抱而中空之其木樟爲上檀與杞  
次之

杞木爲者妨地濕則速朽

此三木者脉理循環結長非有縱直

文故竭力揮推實尖其中而兩頭無壘拆之患他木有  
縱文者不可爲也中土江北少合抱木者則取四根合

併爲之鐵箍累定橫拴串合而空其中以受諸質則散  
木有完木之用也凡開榨空中其量隨木大小大者受  
一石有餘小者受五斗不足凡開榨闢中鑿劃平槽一  
條以宛鑿入中削圓上下下沿鑿一小孔刷一小槽使油  
出之時流入承藉器中其平槽約長三四尺濶三四寸  
視其身而爲之無定式也實槽尖與枋唯檀木柞子木  
兩者宜爲之他木無望焉其尖過斤斧而不過鉋蓋欲  
其澁不欲其滑懼報轉也撞木與受撞之尖皆以鐵圈  
裹首懼披散也榨具已整理則取諸麻菜子入釜文火

慢炒

凡相桐之類屬樹木生者皆不炒而碾蒸

透出香氣然後碾碎受蒸凡

炒諸麻菜子宜鑄平底鍋深止六寸者投子仁于內翻

拌最勤若釜底太深翻拌疎慢則火候交傷減喪油質

炒鍋亦斜安竈上與蒸鍋大異凡碾埋槽土內

木爲者以鐵片

掩之

其上以木竿銜鐵陀兩人對舉而推之資本廣者則

砌石爲牛碾一牛之力可敵十人亦有不受碾而受磨

者則棉子之類是也旣碾而篩擇粗者再碾細者則入

釜甑受蒸蒸氣騰足取出以稻楷與麥楷包果如餅形

其餅外圈籬或用鐵打成或破篾絞刺而成與榨中則



寸相穩合凡油原因氣取有生于無出甑之時包果怠  
緩則水火鬱蒸之氣遊走爲此損油能者疾傾疾裹而  
疾箍之得油之多訣由于此榨工有自少至老而不知  
者包裹既定裝入榨中隨其量滿揮撞擠軋而流泉出  
焉矣包內油出滓存名曰枯餅凡胡麻菜菔芸薹諸餅  
皆重新碾碎篩去稽芒再蒸再果而再榨之初次得油  
二分二次得油一分若柏桐諸物則一榨已盡流出不  
必再也若水煮法則並用兩釜將蓖麻蘇麻子碾碎入  
一釜中注水滾煎其上浮沫卽油以杓掠取傾于乾釜

內其下慢火熬乾水氣油卽成矣然得油之數畢竟減殺此磨麻油法以粗麻布袋捩絞其法再詳

# 皮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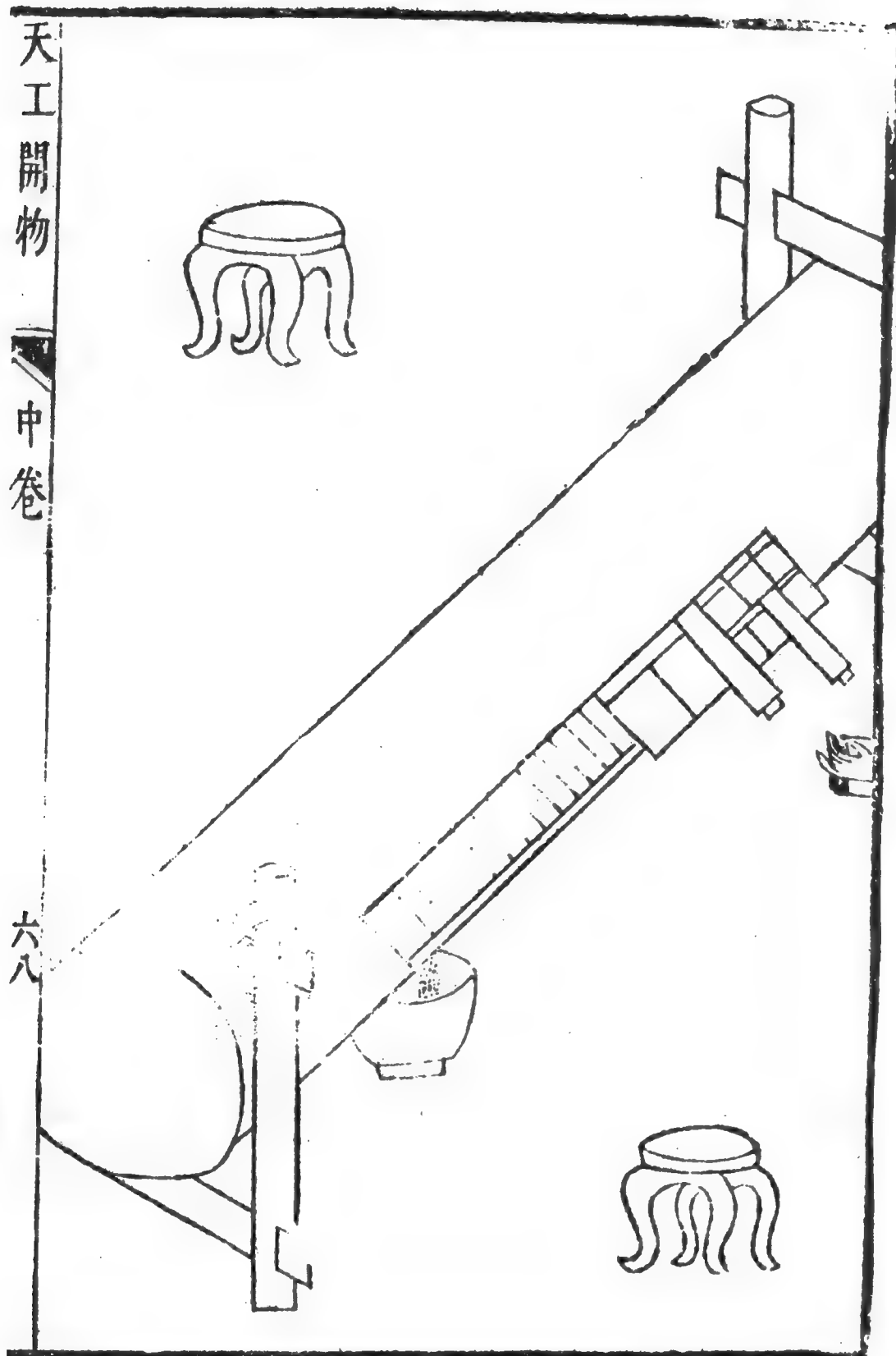
凡皮油造燭法起廣信郡其法取潔淨相子圓圖入釜甑蒸蒸後傾于臼內受舂其臼深約尺五寸碓以石爲身不用鐵嘴石取深山結而膩者輕重斲成限四十斤上嵌衡木之上而舂之其皮膜上油盡脫骨而紛落空起篩于盤內再蒸包果入榨皆同煎法皮油已落盡其骨爲黑子用冷膩小石磨不惧火煨者

此磨亦從信郡深山覓取以

紅火矢圍壅煨熱將黑子逐把灌入疾磨磨破之時風扇去其黑壳則其內完全白仁與梧桐子無異將此礪蒸包果入榨與前法同榨出水油清亮無比貯小盞之中獨根心草燃至天明蓋諸清油所不及者入食饌卽不傷人恐有忌者寧不用耳其皮油造燭截苦竹同兩破水中煮漲不然則粘帶小篾箍勒定用鷹嘴鐵杓挽油灌入卽成一枝挿心于內頃刻凍結將箍開筒而取之或削棍爲模裁紙一方捲于其上而成紙筒灌入亦成一燭此燭任置風塵中再經寒暑不敝壞也

榨方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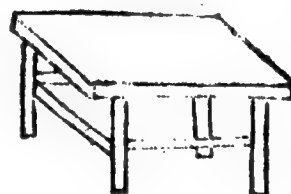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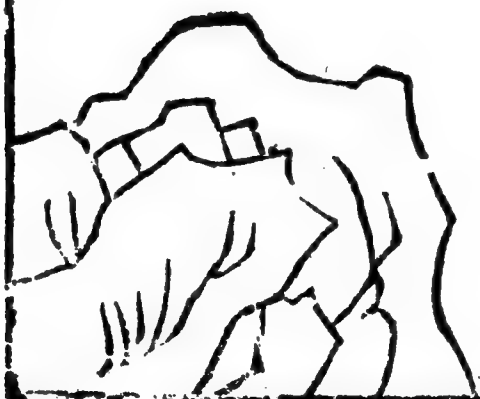


推相子黑粒去壳取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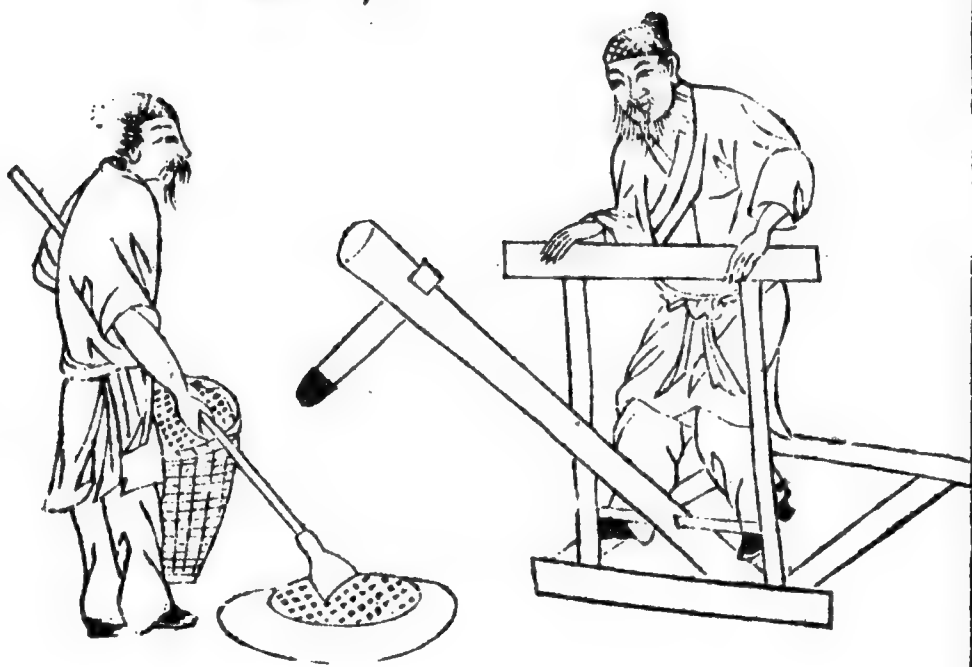
此磨出信  
群深山人  
炭煨燒趂  
契如風疾  
磨相中黑  
子取仁粒  
粒圓勻不  
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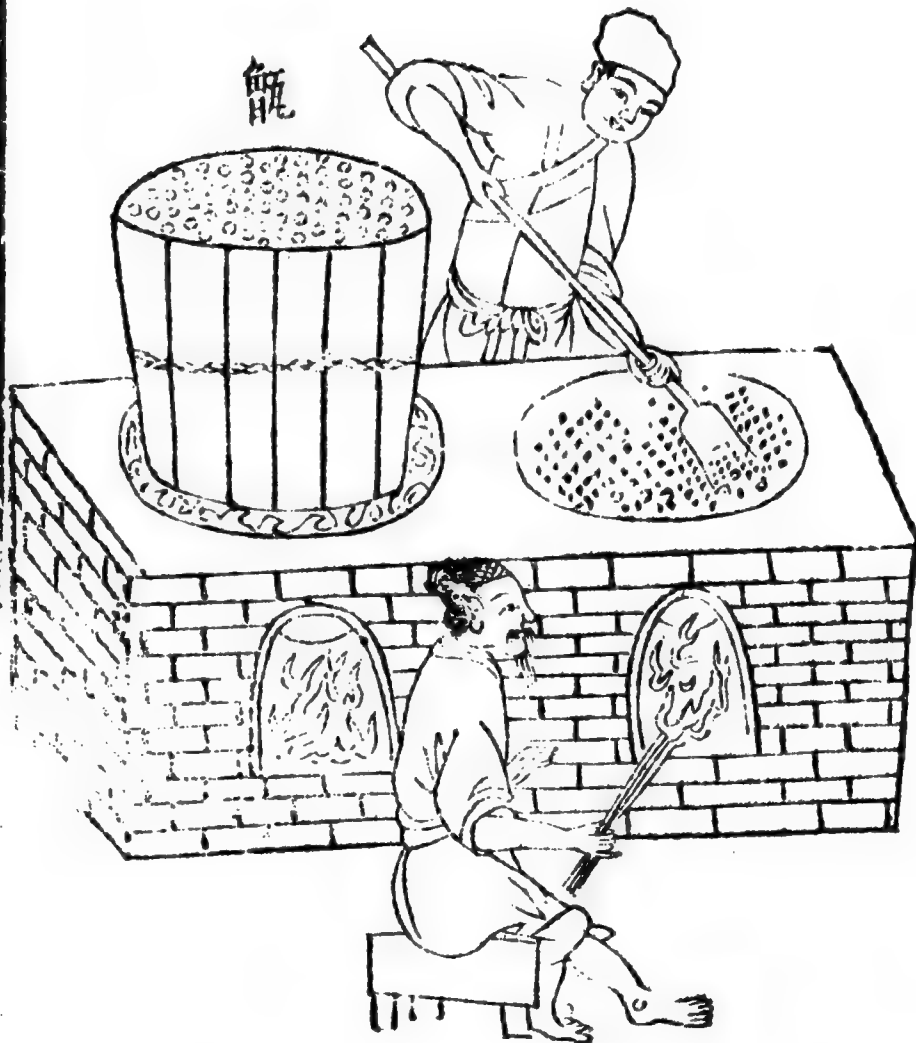
此下地宜  
潔一粘灰  
塵則油  
減清亮  
或以板  
承更妙



此碓首信  
州山中市  
爲之重額  
四十斤



槽皮油及諸芸薑胡皆同  
麻



此釜平底深不



殺青第十一卷

宋子曰物象精華乾坤微妙古傳今而華達夷使後起  
含生目授而心識之承載者以何物哉君與民通師將  
弟命馮藉咕咕口語其與幾何持寸符握半卷終事詮  
旨風行而氷釋焉覆載之間之藉有楮先生也聖頑咸  
嘉賴之矣身爲竹骨與木皮殺其青而白乃見萬卷百  
家基從此起其精在此而其粗效于障風護物之間事  
已開于上古而使漢晉時人擅名記者何其陋哉

紙料

凡紙質用楮樹

一名穀樹

皮與桑穰芙蓉膜等諸物者爲皮

紙用竹蔴者爲竹紙精者極其潔白供書文印文東啓  
用粗者爲火紙包果紙所謂殺青以斬竹得名汗青以  
煮瀝得名簡卽已成紙名乃煮竹成簡後人遂疑削竹  
片以紀事而又誤疑韋編爲皮條穿竹札也秦火未經  
時書籍繁甚削竹能藏幾何如西番用貝樹造成紙葉  
中華又疑以貝葉書經典不知樹葉離根卽樵與削竹  
同一可晒也

造竹紙

凡造竹紙事出南方而閩省獨專其盛當筍生之後看  
視山窩深淺其竹以將生枝葉者爲上料節界芒種則  
登山砍伐截斷五七尺長就于本山開塘一口汪水其  
中漂浸恐塘水有涸時則用竹梘通引不斷瀑流注入  
浸至百日之外加功槌洗洗去粗壳與青皮是名殺青其中  
竹穰形同苧麻樣用上好石灰化汁塗漿入梘桶下煮  
火以八日八夜爲率凡煮竹下鍋用徑二尺者鍋上泥  
與石灰捏弦高濶如廣中煮鹽牢盆樣中可載水十餘  
石上蓋梘桶其圍丈五尺其徑四尺餘蓋定受煮八日

已足歇火一日揭棹取出竹蔴入清水漂塘之內洗淨

其塘底面四維皆用木板合縫砌完以妨泥污造粗紙者不須

此爲洗淨用柴灰漿過再入釜中其上按平平鋪稻草灰

寸許桶內水滾沸卽取出別桶之中仍以灰汁淋下倘

水冷燒漆再淋如是十餘日自然臭爛取出入臼受舂

山國皆有水碓舂至形同泥麪傾入槽內凡抄紙槽上合方斗

尺寸濶狹槽視簾簾視紙竹蔴已成槽內清水浸浮其

面三寸許入紙藥水汁于其中形同桃竹葉方語無定名則水乾自

成潔白凡抄紙簾用刮磨絕細竹絲編成展卷張開時

下有縱橫架匡兩手持簾入水蕩起竹蔴入于簾內厚薄由人手法輕蕩則薄重蕩則厚竹料浮簾之頃水從四際淋下槽內然後覆簾落紙于板上疊積千萬張數滿則上以板壓俏繩入棍如榨酒法使水氣淨盡流乾然後以輕細銅鑷逐張揭起焙乾凡焙紙先以土磚砌成夾巷下以磚蓋巷地面數塊以往卽空一磚火薪從頭穴燒發火氣從磚隙透巷外磚盡熱濕紙逐張貼上焙乾揭起成帙近世濶幅者名大四連一時書文貴重其廢紙洗去朱墨污穢浸爛入槽再造全省從前煮浸

之力依然成紙耗亦不多南方竹賤之國不以爲然北方卽寸條片角在地隨手拾取再造名曰還魂紙竹與皮精與粗皆同之也若火紙糙紙斬竹煮蔴灰漿水淋皆同前法唯脫簾之後不用烘焙壓水去濕日晒成乾而已盛唐時鬼神事繁以紙錢代焚帛北方用切條名曰板錢故造此者名曰火紙荆楚近俗有一焚後至千斤者此紙十七供冥燒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果紙則竹蔴和宿田晚稻藁所爲也若鉛山諸邑所造東紙則全用細竹料厚質蕩成以射重價最上者曰官東富

貴之家通利用之其紙敦厚而無筋膜染紅爲吉東則先以白礬水染過後上紅花汁云

### 造皮紙

凡楮樹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樹已老者就根伐去以土蓋之來年再長新條其皮更美凡皮紙楮皮六十斤仍入絕嫩竹蔴四十斤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漿塗入全煮糜近法省膏者皮竹十七而外或入宿田稻藁十三用藥得方仍成潔白凡皮料堅固紙其縱文扯斷如綿絲故曰綿紙衡斷且費力其最上一等供用大內糊窓

格者曰櫺紗紙此紙自廣信郡造長過七尺濶過四尺  
五色顏料先滴色汁槽內和成不由後染其次曰連四  
紙連四中最白者曰紅上紙皮名而竹與稻藁參和而  
成料者曰揭帖呈文紙芙蓉等皮造者統曰小皮紙在  
江西則曰中夾紙河南所造未詳何草木爲質北供帝  
京產亦甚廣又桑皮造者曰桑穰紙極其敦厚東浙所  
產三吳收蠶種者必用之凡糊雨傘與油扇皆用小皮  
紙凡造皮紙長濶者其盛水槽甚寬巨簾非一人手力  
所勝兩人對舉蕩成若櫺紗則數人方勝其任凡皮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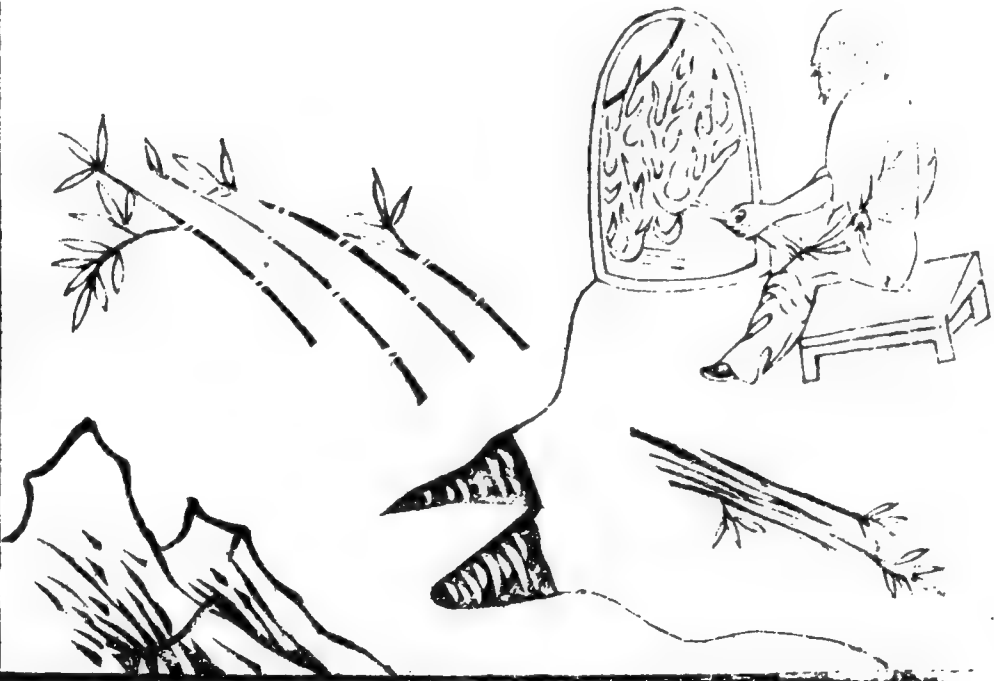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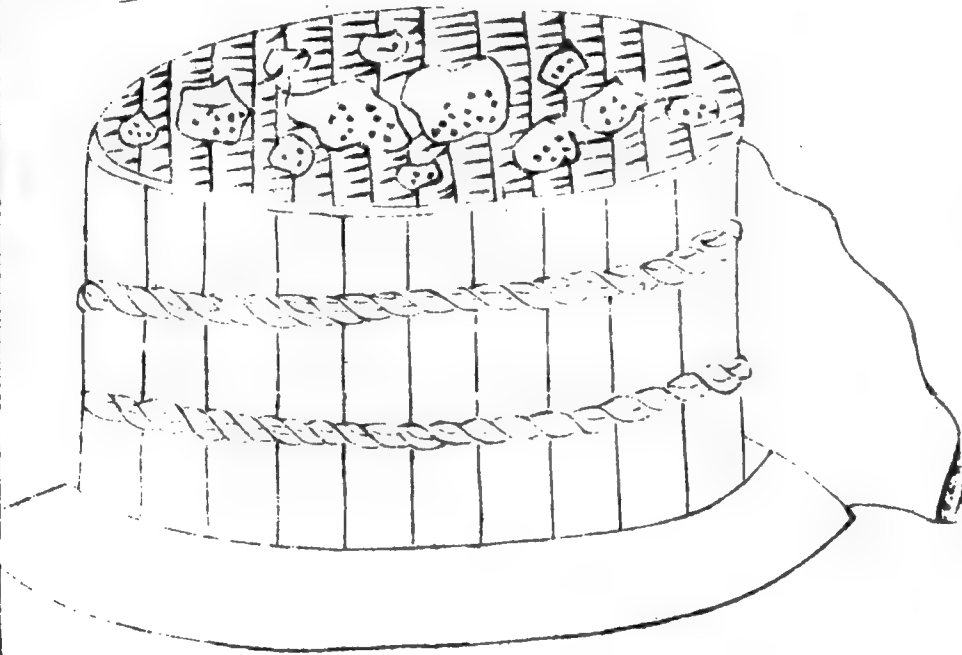


供用畫幅先用礬水蕩過則毛茨不起紙以逼簾者爲正面蓋料卽成泥浮其上者粗意猶存也朝鮮白硃紙不知用何質料倭國有造紙不用簾抄者煮料成糜時以巨濶青石覆于炕面其下藝火使石發燒然後用糊刷蘸糜薄刷石面居然頃刻成紙一張一揭而起其朝鮮用此法與否不可得知中國有用此法者亦不可得知也永嘉蠲糲紙亦桑穰造四川薛濤牋亦芙蓉皮爲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當時薛濤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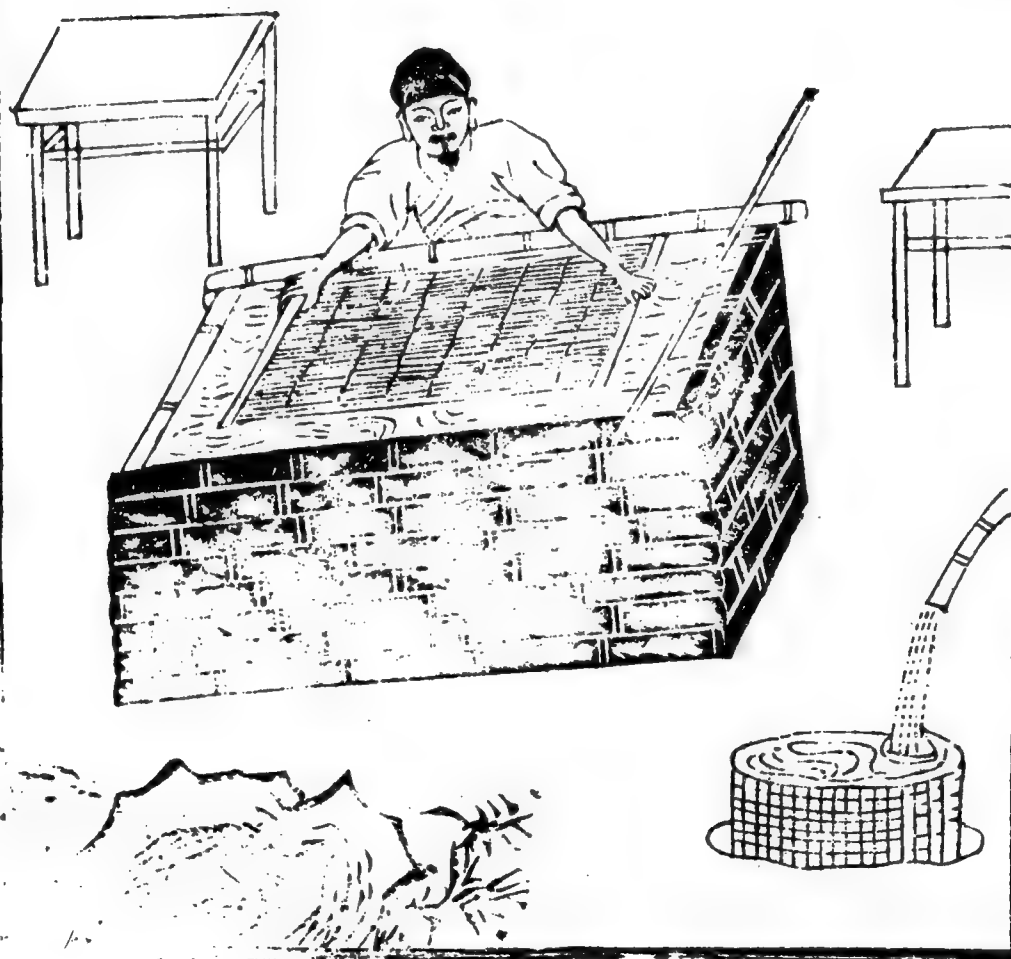
斬竹漂塘



煮棗足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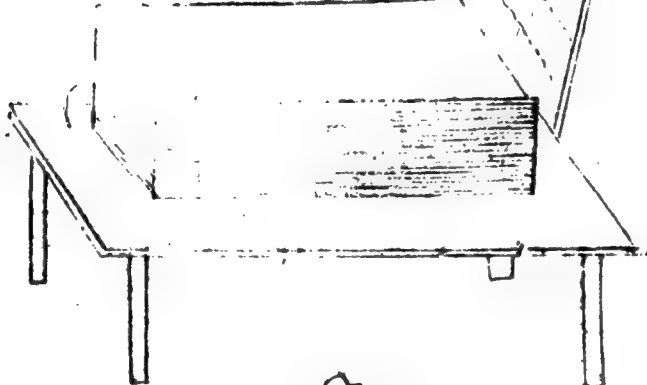
蕩料入廉



覆簾壓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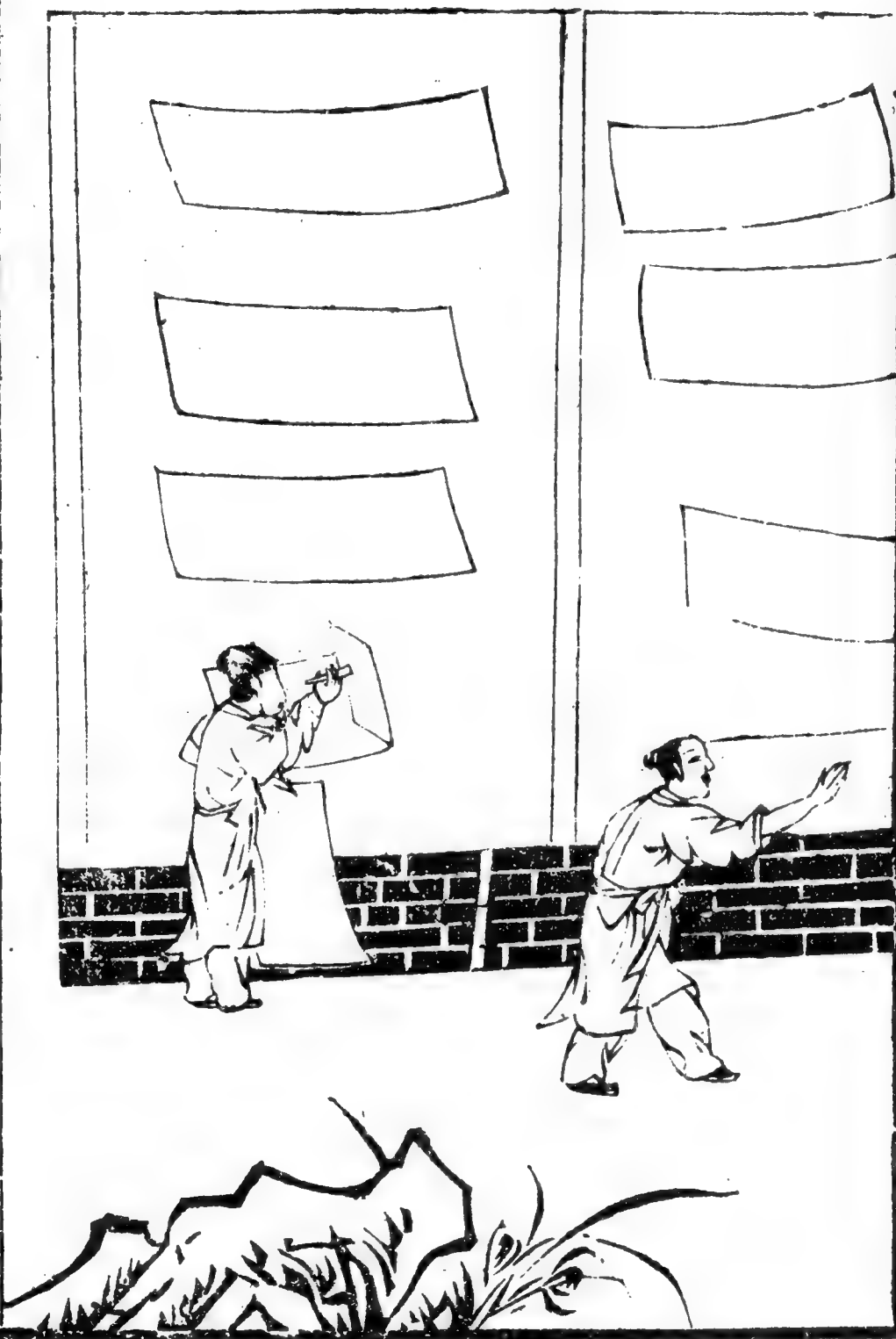
天工開物

卷中



透火焙乾









天工開物卷之下

五金第十四卷

宋子曰人有十等自王公至于輿臺缺一焉而人紀不立矣大地生五金以利用天下與後世其義亦猶是也貴者千里一生促亦五六百里而生賤者舟車稍艱之國其土必廣生焉黃金美者其值去黑鐵一萬六千倍然使釜鬻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間卽得黃金直高而無民耳貨遷有無貨居周官泉府萬物司命繫焉其分別美惡而指點重輕孰開其先而使相須于不朽焉

## 黃金

凡黃金爲五金之長鎔化成形之後任世永無變更白銀入洪爐雖無折耗但火候足時鼓鞴而金花閃爍一現卽沒再鼓則沉而不現惟黃金則竭力鼓鞴一扇一花愈烈愈現其質所以貴也凡中國產金之區大約百餘處難以枚舉山石中所出大者名馬蹄金中者名橄欖金帶勝金小者名瓜子金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頭金小者名麩麥金糠金平地掘井得者名麩沙金大者名豆粒金皆待先淘洗後冶煉而成顆塊金多出西南

取者穴山至十餘丈見伴金石卽可見金其石褐色一頭如火燒黑狀水金多者出雲南金沙江古名麗水此水源出吐蕃逶流麗江府至于北勝州廻環五百餘里出金者有數截又川北潼川等州邑與湖廣沅陵淑浦等皆于江沙水中淘沃取金千百中間有獲狗頭金一塊者名曰金母其餘皆麩麥形入冶煎煉初出色淺黃再鍊而後轉赤也僊崖有金田金襍沙土之中不必深求而得取太頻則不復產經年淘煉若有則限然嶺南夷獠洞穴中金初出如黑鐵落深窞數丈得之黑焦石下初

得時咬之柔軟夫匠有吞竊腹中者亦不傷人河南蔡  
鞏等州邑江西樂平新建等邑皆平地掘深井取細沙  
淘煉成但酬答人功所獲亦無幾耳大抵赤縣之內隔  
千里而一生嶺表錄云居民有從鶩鴨屎中淘出片屑  
者或日得一兩或空無所獲此恐妄記也凡金質至重  
每銅方寸重一兩者銀照依其則寸增重三錢銀方寸  
重一兩者金照依其則寸增重二錢凡金性又柔可屈  
折如枝柳其高下色分七青八黃九紫十赤登試金石  
上此石廣信郡河中甚多大者如斗  
小者如拳入鵝湯中煮光黑如漆立見分明凡足色

金參和僞售者唯銀可入餘物無望焉欲去銀存金則  
將其金打成薄片剪碎每塊以土泥果塗入坩鍋中鵬  
砂鎔化其銀卽吸入土內讓金流出以成足色然後入  
鉛少許另入坩鍋內勾出土內銀亦毫釐具在也凡色  
至于金爲人間華美貴重故人工成箔而後施之凡金  
箔每金七厘造方寸金一千片粘鋪物面可蓋縱橫三  
尺凡造金箔旣成薄片後包入烏金紙內竭力揮推打  
成打金推短柄凡烏金紙由蘇杭造成其紙用東海巨  
竹膜爲質用豆油點燈閉塞周圍止留針孔通氣薰染

烟光而成此紙每紙一張打金箔五十度然後棄去爲藥舖包朱用尚未破損蓋人巧造成異物也凡紙內打成箔後先用硝熟猫皮綳急爲小方板又鋪線香灰撒墁皮上取出烏金紙內箔覆于其上鈍刀界畫成方寸口中屏息手執輕杖唾濕而挑起夾于小紙之中以之華物先以熟漆布地然後粘貼貼字者多用楮樹漿秦中造皮金者硝擴羊皮使最薄貼金其上以便剪裁服飾用皆煌煌至色存焉凡金箔粘物他日敝棄之時刮削火化其金仍藏灰內滴清油數點伴落聚底淘洗入爐毫厘無

恙凡假借金色者杭扇以銀箔爲質紅花子油刷蓋何  
火薰成廣南貨物以蟬蛻壳調水描畫何火一微炙而  
就非真金色也其金成器物呈分淺淡者以黃礬塗染  
炭火炸炙卽成赤寶色然風塵逐漸淡去見火又卽還

原耳

黃礬詳  
燐石卷

銀

凡銀中國所出浙江福建舊有坑塲國初或採或閉江  
西饒信瑞三郡有坑從未開湖廣則出辰州貴州則出  
銅仁河南則宜陽趙保山永寧秋樹坡盧氏高紫兒嵩

縣馬槽山與四川會川密勒山甘肅大黃山等皆稱美  
礦其他難以枚舉然生氣有限每逢開採數不足則括  
派以賠償法不嚴則竊爭而釀亂故禁戒不得不苛燕  
齊諸道則地氣寒而石骨薄不產金銀然合八省所生  
不敵雲南之半故開礦煎銀唯滇中可永行也凡雲南  
銀礦楚雄永昌大理爲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鎮沅又次  
之凡石山硎中有鉚砂其上現磊然小石微帶褐色者  
分丫成徑路採者穴土十丈或二十丈工程不可日月  
計尋見土內銀苗然後得礁砂所在凡礁砂藏深土如



枝分派別各人隨苗分徑橫挖而尋之上檣橫板架頂以防崩壓採工篝燈逐徑施鑷得礦方止凡土內銀苗或有黃色碎石或土隙石縫有亂絲形狀此卽去礦不遠矣凡成銀者曰礁至碎者曰砂其面分丫若枝形者曰鉋其外包環石塊曰礦礦石大者如斗小者如拳爲棄置無用物其礁砂形如煤炭底襯石而不甚黑其高下有數等商民鑿穴得砂先呈官府驗辨然後定稅出土以斗量付與冶工高者六七兩一斗中者三四兩最下一二兩其礁砂放光甚者精華洩漏得銀偏少凡礁砂入爐先行揀淨淘洗其爐土築巨墩

高五尺許底鋪瓷屑炭灰每爐受礁砂二石用栗木炭  
 二百斤周遭叢架靠爐砌磚牆一朵高濶皆丈餘風箱  
 安置牆背合兩三人力帶拽透管通風用牆以抵炎熱  
 鼓鞴之人方克安身炭盡之時以長鐵叉添入風火力  
 到礁砂鎔化成團此時銀隱鉛中尚未出脫計礁砂二  
 石鎔出團約重百觔冷定取出另入分金爐一名蝦蟇  
 爐內用松木炭匝圍透一門以辨火色其爐或施風箱  
 或使交筴火熱功到鉛沉下爲底子  
 其底已成陀僧樣  
 別入爐煉又成扁  
 鉛擔頻以柳枝從門隙入內燃照鉛氣淨盡則世寶凝然

成象矣此初出銀亦名生銀傾定無絲紋卽再經一火  
當中止現一點圓星滇人名曰茶經逮後入銅少許重  
以鉛力鎔化然後入槽成絲

絲必傾槽而現以四圍匡住寶氣不橫溢走散其

楚雄所出又異彼硃砂鉛氣甚少向諸郡購鉛佐煉每  
礪百斤先坐鉛二百斤于爐內然後煽煉成團其再入  
蝦蟇爐沉鉛結銀則同法也此世寶所生更無別出方  
書本草無端妄想妄註可厭之甚大抵坤元精氣出金  
之所三百里無銀出銀之所三百里無金造物之情亦  
大可見其賤役掃刷泥塵入水漂淘而剪者名曰淘厘

錙一日功勞輕者所獲三分重者倍之其銀俱日用剪  
斧口中委餘或鞣底粘帶布于衢市或院宇掃屑棄于  
河沿其中必有焉非淺浮土面能生此物也凡銀爲世  
用惟紅銅與鉛兩物可雜入成僞然當其合瑣碎而成  
銀錠去疵僞而造精純高爐火中坭鍋足煉撒硝少許  
而銅鉛盡滯鍋底名曰銀銹其灰池中敲落者名曰炉  
底將銹與底同入分金炉內填火土甌之中其鉛先化  
就低溢流而銅與粘帶餘銀用鐵條逼就分撥井然不  
紊人工天工亦見一斑云炉式併具于左

## 附硃砂銀

凡虛僞方士以炉火惑人者唯硃砂銀愚人易惑其法以投鉛硃砂與白銀等分入確封固溫養三七日後砂盜銀氣煎成至寶揀出其銀形存神喪塊然枯物入鉛煎時逐火輕折再經數火毫忽無存折去砂價炭資愚者貪惑猶不解併志于此

## 銅

凡銅供世用出山與出炉止有赤銅以炉甘石或倭鉛參和轉色爲黃銅以砒霜等藥制煉爲白銅礬硝等藥

銀林開



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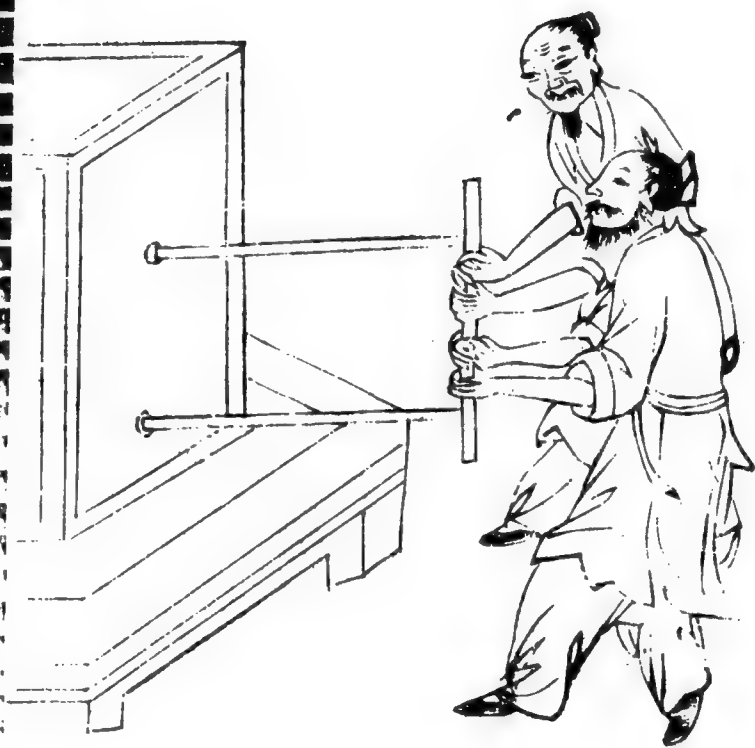
天工開物

下卷



八

圖 與 結 鑄 銀 鉛







沉鉛結









制煉爲青銅廣錫參和爲響銅倭鉛和寫爲鑄銅初質則一味紅銅而已凡銅坑所在有之山海經言出銅之山四百三十七或有所攷據也今中國供用者西自四川貴州爲最盛東南間自海舶來湖廣武昌江西廣信皆饒銅穴其衡瑞等郡出最下品曰蒙山銅者或入冶鑄混人不堪升煉成堅質也凡出銅山夾土帶石穴鑿數丈得之仍有礦包其外礦狀如薑石而有銅星亦名銅璞煎煉仍有銅流出不似銀礦之爲棄物凡銅砂在礦內形狀不一或大或小或光或暗或如鑰石或如薑

鐵淘洗去土滓然後入炉煎煉其熏蒸滂溢者爲自然  
銅亦曰石髓鉛片銅質有數種有全體皆銅不夾鉛銀  
者洪炉單煉而成有與鉛同體者其煎煉炉法傍通高  
低二孔鉛質先化從上孔流出銅質後化從下孔流出  
東夷銅又有托體銀礦內者入炉煉時銀結于面銅沉  
于下商船漂入中國名曰日本銅其形爲方長板條漳  
郡人得之有以炉再煉取出零銀然後寫成薄餅如川  
銅樣貨賣者凡紅銅并黃色爲鍾鍛用者用自風煤炭  
此煤碎如粉泥糊作餅不用鼓風通紅百斤灼于炉內  
則自晝達夜江西則產袁郡及新喻邑

以泥瓦礫載銅十斤繼入炉并石六斤坐于炉內自然  
 鎔化後人因炉并石烟洪飛損改用倭鉛每紅銅六斤  
 入倭鉛四斤先後入礫鎔化冷定取出卽成黃銅唯人  
 打造凡用銅造響器用出山廣錫無鉛氣者入內鉦今名

鑼 鐺今名 之類皆紅銅八斤入廣錫二斤銑鉸銅與錫

更加精煉凡鑄器低者紅銅倭鉛均平分兩甚至鉛六  
 銅四高者名三火黃銅四火熟銅則銅七而鉛三也凡  
 造低偽銀者唯本色紅銅可入一受倭鉛砒礬等氣則  
 永不和合然銅入銀內使白質填成紅色洪炉再鼓則



清濁浮沉立分至于淨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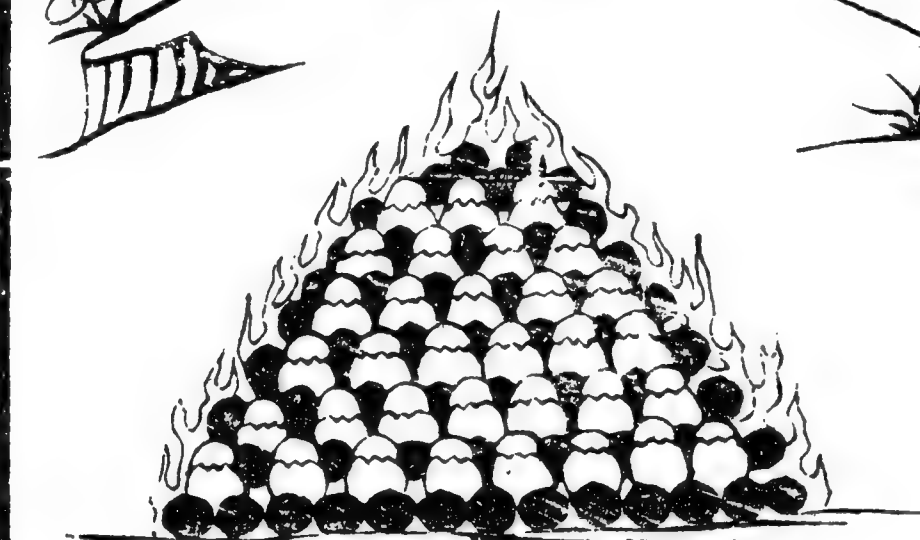
附倭鉛

凡倭鉛古書本無之乃近世所立名色其質用爐甘石  
熬煉而成繁產山西太行山一帶而荆衡爲次之每爐  
甘石十觔裝載入一泥罐內封果泥固以漸研乾勿使  
見火拆裂然後逐層用煤炭餅墊盛其底鋪薪發火煨  
紅罐中爐甘石鎔化成團冷定毀罐取出每十耗去其  
二卽倭鉛也此物無銅收伏入火卽成烟飛去以其似  
鉛而性猛故名之曰倭云





鉛倭煉升



鉛銅取穴



## 鐵

凡鐵場所在有之其質淺浮土面不生深穴繁生平陽岡埠不生峻嶺高山質有土錠碎砂數種凡土錠鐵土面浮出黑塊形似稱錘遙望宛然如鐵樵之則碎土若起冶煎煉浮者拾之又乘雨濕之後牛耕起土拾其數寸土內者耕墾之後其塊逐日生長愈用不窮西北甘肅東南泉郡皆錠鐵之藪也燕京遵化與山西平陽則皆砂鐵之藪也凡砂鐵一拋土膜卽現其形取來淘洗入爐煎煉鎔化之後與錠鐵無二也凡鐵分生熟出爐

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凡鐵爐用鹽  
做造和泥砌成其爐多傍山穴爲之或用巨木匡圍塑  
造鹽泥窮月之力不容造次鹽泥有罅盡棄全功凡鐵  
一爐載土二千餘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  
南北各從利便扇爐風箱必用四人六人帶拽土化成  
鐵之後從爐腰孔流出爐孔先用泥塞每旦晝六時一  
時出鐵一陀既出卽又泥塞鼓風再鑄凡造生鐵爲冶  
鑄用者就此流成長條圓塊範圍內取用若造熟鐵則生  
鐵流出時相連數尺內低下數寸築一方塘短牆抵之

其鐵流入塘內數人執持柳木棍排立牆上先以汚潮泥晒乾春篩細羅如麵一人疾手撒攪衆人柳棍疾攪卽時炒成熟鐵其柳棍每炒一次燒折二三寸再用則又更之炒過稍冷之時或有就塘內斬剗成方塊者或有提出揮推打圓後貨者若瀏陽諸冶不知出此也凡鋼鐵煉法用熟鐵打成薄片如指頭濶長寸半許以鐵片束包尖緊生鐵安置其土廣南生鐵名墮子生鋼者妙甚又用破草履蓋其上粘帶泥土者故不速化泥塗其底下洪炉鼓鞴火力到時生鋼先化滲淋熟鐵之中兩情投合取出加錘再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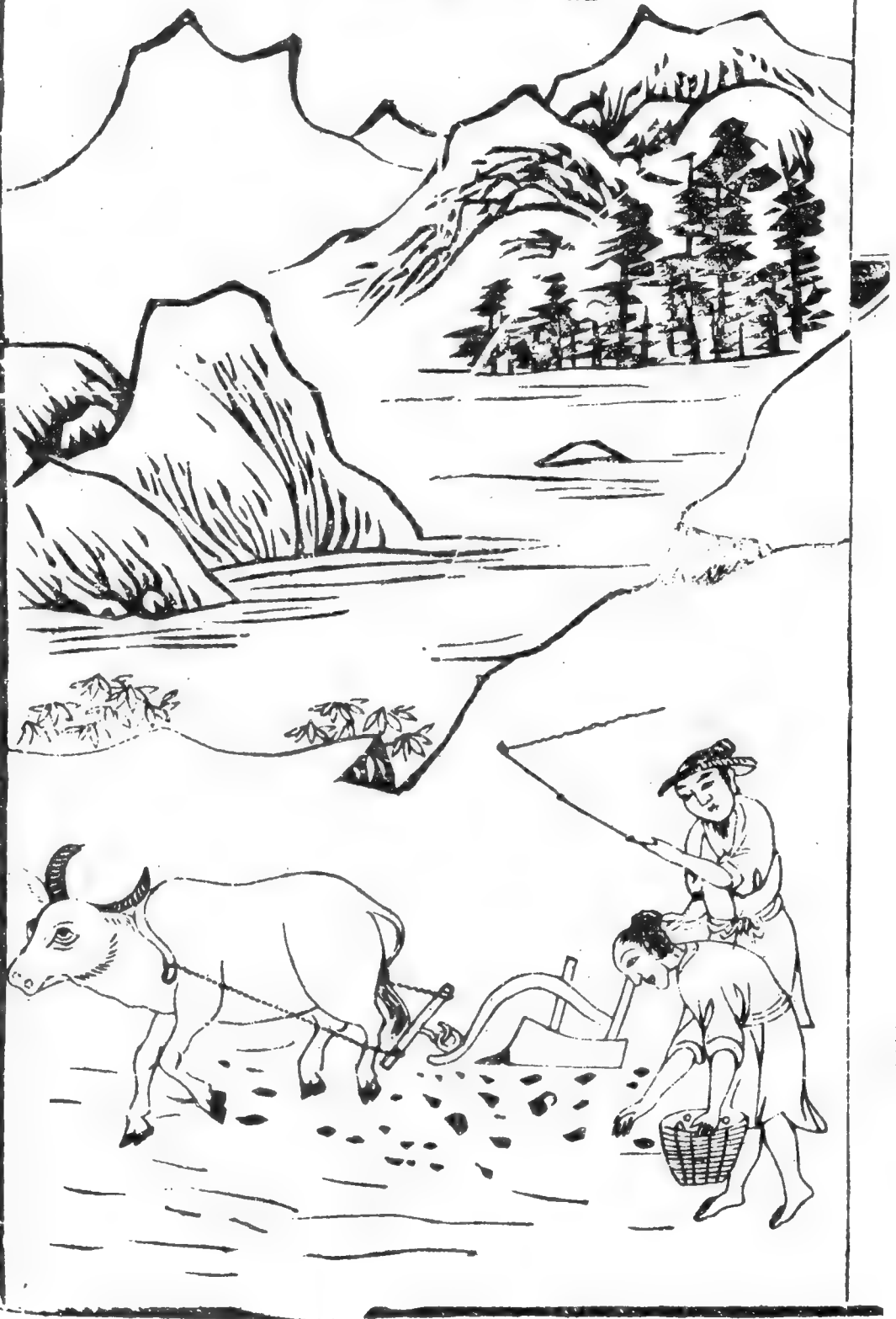


再錘不一而足俗名團鋼亦曰灌鋼者是也其倭夷刀劍有百煉精純置日光簷下則滿室輝曜者不用生熟相和煉又名此鋼爲下乘云夷人又有以地洩淬刀劍者地洩乃石腦油之類不產中國云鋼可切玉亦未之見也凡鐵內有硬處不可打者名鐵核以香油塗之卽散凡產鐵之陰其陽出慈石第有數處不盡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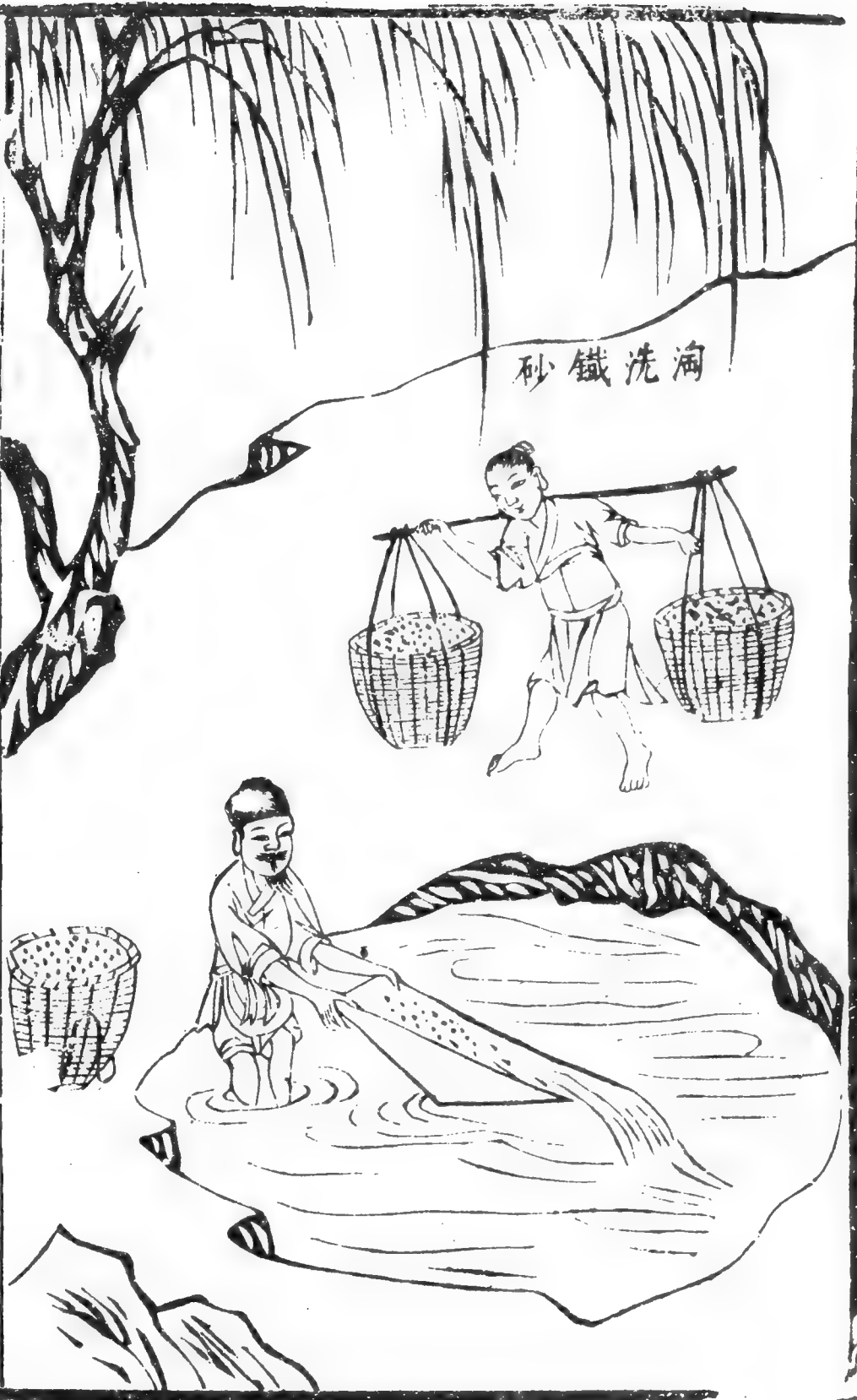
### 錫

凡錫中國偏出西南郡邑東北寡生古書名錫爲賀者以臨賀郡產錫最盛而得名也今衣被天下者獨廣西

墾土拾錠



淘洗鐵砂



生熟煉

此管  
流出  
成生  
鐵

墮子鋼



鐵爐



南丹河池二州居其十八衡永則次之大理楚雄卽產錫甚盛道遠難致也凡錫有山錫水錫兩種山錫中又有錫瓜錫砂兩種錫瓜塊大如小瓠錫砂如豆粒皆穴土不甚深而得之間或土中生脉充牣致山土自頽恣人拾取者水錫衡永出溪中廣西則出南丹州河內其質黑色粉碎如重羅麪南丹河出者居民甸前從南淘至北甸後又從北淘至南愈經淘取其砂日長百年不竭但一日功勞淘取煎鍊不過一斤會計炉炭資本所獲不多也南丹山錫出山之陰其方無水淘洗則接連

百竹爲規從山陽規水洶洗土滓然後入炉凡煉更亦用洪炉入砂數百斤叢架木炭亦數百斤鼓鞴鎔化火力已到砂不卽鎔用鉛少許勾引方始沛然流注或有用人家炒錫剩灰勾引者其炉底炭末瓷灰鋪作平池傍安鐵管小槽道鎔時流出炉外低池其質初出潔白然過剛承錘卽拆裂入鉛制柔方充造器用售者雜鉛太多欲取淨則鎔化入醋淬八九度鉛盡化灰而去出錫唯此道方書云馬齒莧取草錫者妄言也謂砒爲錫苗者亦妄言也

河池山錫



水規



南丹水錫

天工開物

下卷



三十一

1001



爐錫煉

點鉛  
勾錫

流入鐵盤

鉛

凡產鉛山穴繁于銅錫其質有三種一出銀礦  
澤州白銀初煉和銀成團再煉脫銀沉底曰銀礦鉛此鉛雲  
南爲盛一出銅礦中入洪爐煉化鉛先出銅後隨曰銅  
山鉛此鉛貴州爲盛一出單生鉛穴取者穴山石挾油  
燈尋脉曲折如採銀鉚取出淘洗煎鍊名曰草節鉛此  
鉛蜀中嘉利等州爲盛其餘雅州出釣腳鉛形如皂莢  
子又如蝌斗子生山澗沙中廣信郡上饒饒郡樂平出  
礪銅鉛劍州出陰平鉛難以枚舉凡銀鉚中鉛煉鉛成

底鍊底復成鉛草節鉛單入洪爐煎煉爐傍通管注入長條土槽內俗名扁担鉛亦曰出山鉛所以別于凡銀爐內頻經煎煉者凡鉛物值雖賤變化殊奇白粉黃丹皆其顯像操銀底于精純勾錫成其柔軟皆鉛力也

### 附胡粉

凡造胡粉每鉛百斤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甌內甌下甌中各安醋一瓶外以鹽泥固濟紙糊甌縫安火四兩養之七日期足啓開鉛片皆生霜粉掃入水缸內未生霜者入甌依舊再養七日再掃以質盡爲度其不

盡者留作黃丹料每掃下霜一斤入豆粉二兩蛤粉四兩缸內攪勻澄去清水用細灰按成溝紙隔數層置粉于上將乾截成瓦定形或如磊塊待乾收貨此物古因辰韶諸郡專造故曰韶粉俗誤朝粉今則各省直饒爲之矣其質入丹青則白不減查婦人頰能使本色轉青胡粉投入炭爐中仍還鎔化爲鉛所謂色盡歸皂者

### 附黃丹

凡炒鉛丹用鉛一斤土硫黃十兩硝石一兩鎔鉛成汁下醋點之滾沸時下硫一塊少頃入硝少許沸定再點

醋依前漸下硝黃待爲末則成丹矣其胡粉殘剩者用硝石礬石炒成丹不復用錯也欲丹還鉛用蔥白汁拌黃丹慢炒金汁出時傾出卽還鉛矣

佳兵第十五卷

宋子曰兵非聖人之得已也虞舜在位五十載而有苗  
猶弗率明王聖帝誰能去兵哉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  
來尚矣爲老氏者有葛天之思焉其詞有曰佳兵者不  
祥之器蓋言慎也火藥機械之竅其先鑿自西番與南  
裔而後乃及于中國變刃百出日盛月新中國至今日  
則卽戎者以爲第一義豈其然哉雖然生人縱有巧思  
烏能至此極也

弧矢

凡造弓以竹與牛角爲正中幹質

東北夷無竹以柔木爲之

桑枝木

爲兩稍弛則竹爲內體角護其外張則角向內而竹居

外竹一條而角兩接桑稍則其末刻鏤以受弦彊其本

則貫插接筍千竹丫而光削一面以貼角凡造弓先削

竹一片

竹宜秋冬伐春夏則朽蛀

中腰微亞小兩頭差大約長二尺

許一面粘膠靠角一面鋪置牛筋與膠而固之牛角當

中牙接

北虜無修長牛角則以羊角四接而束之廣弓則黃牛明角亦用不獨水牛也

固以筋

膠膠外固以樺皮名曰煖靶凡樺木關外產遼陽北土

繁生遵化西陲繁生臨洮郡閩廣浙亦皆有之其皮護



物手握如軟綿故弓靶所必用卽刀柄與檣干亦需用之其最薄者則爲刀劍鞘室也凡牛脊梁每隻生筋一方條約重三十兩殺取晒乾復浸水中析破如苧麻絲胡虜無蠶絲弓弦處皆糾合此物爲之中華則以之鋪護弓幹與爲棉花彈弓弦也凡膠乃魚脰雜腸所爲煎治多屬寧國郡其東海石首魚浙中以造白鯨者取其脰爲膠堅固過于金鐵北虜取海魚脰煎成堅固與中華無異種性則別也天生數物缺一而良弓不成非偶然也凡造弓初成坯後安置室中梁閣上地面勿離火

意促者旬日多者兩月透乾其津液然後取下磨光重  
加筋膠與漆則其弓良甚貸弓之家不能俟日足者則  
他日解釋之患因之凡弓弦取食柘葉蠶繭其絲更堅  
韌每條用絲線二十餘根作骨然後用線橫纏緊約纏  
絲分三停隔七寸許則空一二分不纏故弦不張弓時  
可摺疊三曲而收之往者比虜弓弦盡以牛筋爲質故  
夏月兩霧妨其解脫不相侵犯今則絲弦亦廣有之塗  
弦或用黃蠟或不用亦無害也凡弓兩梢繫彊處或切  
最厚牛皮或削柔木如小碁子釘粘角端名曰墊弦義

同槩軫放弦歸返時雄力向內得此而抗止不然則受損也凡造弓視人力強弱爲輕重上力挽一百二十斤過此則爲虎力亦不數出中力減十之二三下力及其半發滿之時皆能中的但戰陣之上洞胸徹札功必歸于挽强者而下力倘能穿楊貫虱則以巧勝也凡試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稱鈞搭掛弓腰弦滿之時推移稱鍾所壓則知多少其初造料分兩則上力挽强者角與竹片削就時約重七兩筋與膠漆與纏約絲繩約重八錢此其大畧中力減十之一二下力減十之二三也凡成

弓藏時最嫌霉濕

霉氣先南後北嶺南穀雨時江南小滿江北六月燕齊七月然淮揚霉氣獨

盛將士家或置烘厨烘箱日以炭火置其下

春秋霧雨皆然不但

霉氣

小卒無烘厨則安頓竈突之上稍怠不勤立受朽解

之患也

近歲命南方諸省造弓解北紛紛駁回不知離火卽壞之故亦無人陳說本章者

凡箭筈中國南方竹質北方桂柳質北虜樺質隨方不

一竿長二尺鏃長一寸其大端也凡竹箭削竹四條或

三條以膠粘合過刀光削而圓成之漆絲纏約兩頭名

曰三不齊箭桿漸與廣南有生成箭竹不破合者柳與

樺桿則取彼圓直枝條而爲之微費刮削而成也凡竹

箭其體自直不用矯揉木桿則燥時必曲削造時以數寸之木刻槽一條名曰箭端將木桿逐寸戛拖而過其身乃直卽首尾輕重亦由過端而均停也凡箭其本刻銜口以駕弦其末受鏃凡鏃冶鐵爲之

禹貢砮石乃北方物不適用北

虜制如桃葉鏃尖廣南黎人矢鏃如平面鐵鏃中國則三稜錐象也響箭則以寸木空中錐眼爲竅矢過招風而飛鳴卽莊子所謂嚆矢也凡箭行端斜與疾慢竅妙皆係本端翎羽之上箭本近銜處剪翎直貼三條其長三寸鼎足安頓粘以膠名曰箭羽

此膠亦忌霉濕故將辛勤者箭亦時以火

烘羽以鵬膀爲上

鵬似鷹而大尾長翅短

角鷹次之鴟鷂又次之

南方造箭者鵬無望焉卽鷹鷂亦難得之貨急用塞數卽以雁翎甚至鵝翎亦爲之矣凡雕翎箭行疾過鷹鷂翎十餘步而端正能抗風吹北虜羽箭多出此料鷹鷂翎作法精工亦恍惚焉若鵝雁之質則釋放之時手不應心而遇風斜竄者多矣南箭不及北由此分也

弩

凡弩爲守營兵器不利行陣直者名身衡者名翼弩牙發弦者名機斲木爲身約長二尺許身之首橫拴度翼

其空缺度翼處去面刻定一分稍厚則弦發不應節去背則不論

分數面上微刻直槽一條以盛箭其翼以柔木一條爲者名扁擔弩力最雄或一木之下加以竹片疊承其竹片

短一片名三撐弩或五撐七撐而止身下截刻鏤銜弦其

銜傍活釘牙機上剔發弦上弦之時唯力是視一人以

腳踏强弩而弦者漢書名曰蹶張材官弦送矢行其疾

無與比數凡弩弦以苧麻爲質纏繞以鵝翎塗以黃蠟

其弦上翼則謹放下仍鬆故鵝翎可扱首尾于繩內弩

箭羽以箬葉爲之析破箭本銜于其中而纏約之其射

猛獸藥箭則用草烏一味熬成濃膠蘸染矢刃見血一縷則命卽絕人畜同之凡弓箭強者行二百餘步弩箭最強者五十步而止卽過咫尺不能穿魯縞矣然其行疾則十倍于弓而入物之深亦倍之國朝軍器造神臂弩克敵弩皆併發二矢三矢者又有諸葛弩其上刻直槽相承函十矢其翼取最柔木爲之另安機木隨手板弦而上發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則又扳木上弦而發機巧雖工然其力棉甚所及二十餘步而已此民家妨窈具非軍國器其山人射猛獸者名曰窩弩安頓交



跡之衢機傍引線俟獸過帶發而射之一發所獲

一獸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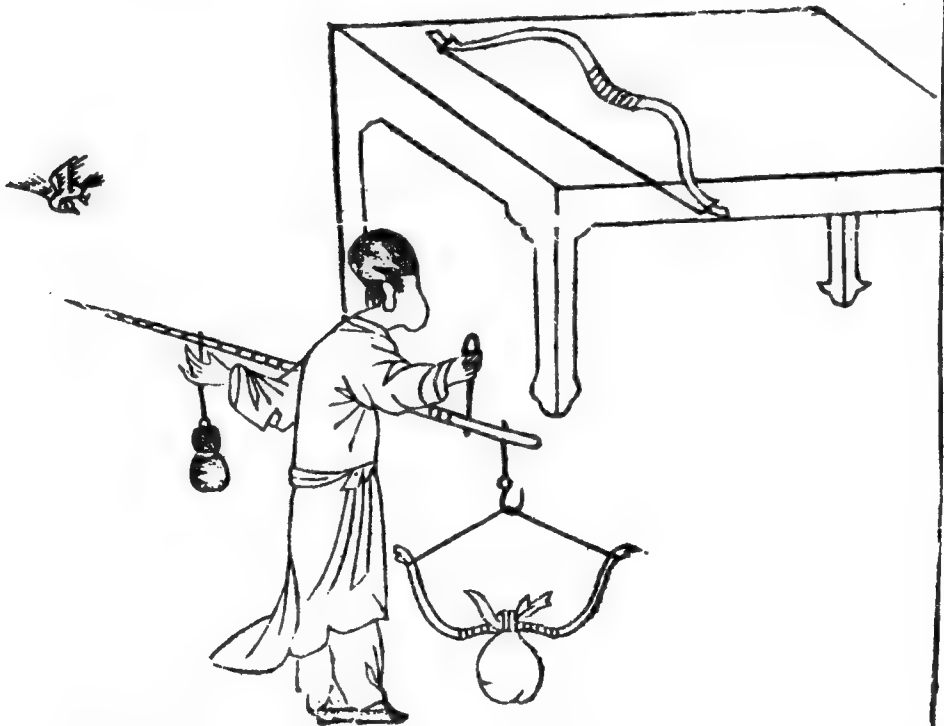
干

凡干戈名最古干與戈相連得名者後世戰卒短兵馳騎者更用之蓋右手執短刀則左手執干以蔽敵矢古者車戰之上則有專司執干併抵同人之受矢者若雙手執長戈與持戟槊則無所用之也凡干長不過三尺把柳織成尺徑圈置干項下上出五寸亦銳其端下則輕竿可執若盾名中干則步卒所持以蔽矢并拒槊者俗所謂傍牌是也

箭端



試弓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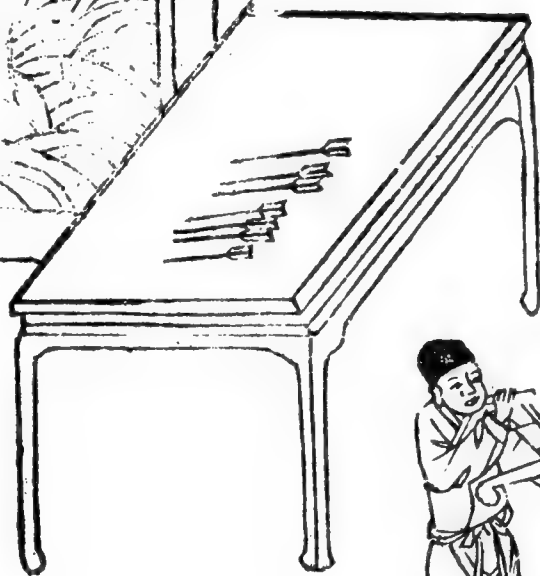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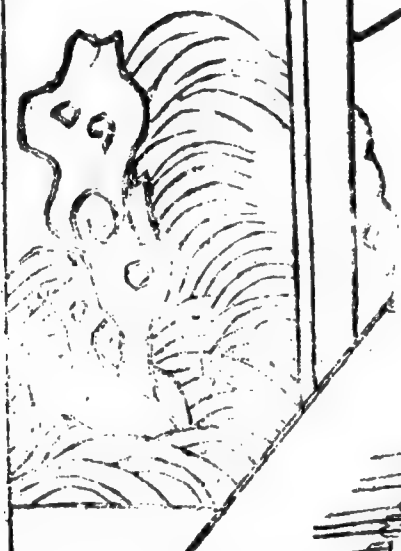
弩張



弩發連

上槽  
十矢

孔出箭



## 火藥料

火藥火器今時妄想進身博官者人人張目而道著書以獻未必盡由試驗然亦粗載數葉附于卷內凡火藥以消石硫黃爲主草木灰爲輔消性至陰硫性至陽陰陽兩神物相遇于無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驚而魄盡粉凡消性主直直擊者消九而硫一硫性主橫爆擊者消七而硫三其佐使之灰則青楊枯杉樺根箬葉蜀葵毛竹根茄稽之類燒使存性而其中箬葉爲最燥也凡火攻有毒火神火法火爛火噴火毒火以

白砒礪砂爲君金汁銀銹人糞和製神火以硃砂雄黃  
雌黃爲君爛火以礪砂磁末牙皂秦椒配合飛火以硃  
砂石黃輕粉草烏巴豆配合劫營火則用桐油松香此  
其大畧其狼糞烟晝黑夜紅迎風直上與江豚灰能逆  
風而熾皆須試見而後詳之

### 消石

凡消華夷皆生中國則專產西北若東南販者不給官  
引則以爲私貨而罪之消質與鹽同毋大地之下潮氣  
蒸成現于地面近水而土薄者成鹽近山而土厚者成

消以其入水卽消鎔故名曰消長淮以北節過中秋卽

居室之中隔日掃地可取少許以供煎鍊凡消三所最

多出蜀中者曰川消生山西者俗呼鹽消生山東者俗

呼土消凡消刮掃取時

牆中亦或迸出

入缸內水浸一宿穢雜

之物浮于面上掠取去時然後入釜注水煎鍊消化水

乾傾于器內經過一宿卽結成消其上浮者曰芒消芒

長者曰馬牙消

皆從方產本質勻出

其下猥雜者曰朴消欲去雜

還純再入水煎鍊入萊菔數枚全煮熟傾入盆中經宿

結成白雪則呼盆消凡製火藥牙消盆消功用皆同凡

取消製藥少者用新瓦焙多者用土釜焙潮氣一乾卽  
取研末凡研消不以鐵碾入石臼相激火生則禍不可  
測凡消配定何藥分兩入黃同研木灰則從後增人凡  
消旣焙之後經久潮性復生使用巨砲多從臨期裝載  
也

硫黃

詳見燔石卷

凡硫黃配消而後火藥成聲比狄無黃之國空繁消產  
故中國有嚴禁凡燃砲撚消與木灰爲引線黃不入內  
入黃卽不透關凡碾黃難碎每黃一兩和消一錢同碾

則立成微塵細末也

### 火器

西洋砲熟銅鑄就圓形若銅鼓引放時半里之內人馬

受驚死

平地發引砲有關捩前行過坎方止點引之人及走墜入深坑內砲聲在高頭放者方不喪命

紅夷砲鑄鐵爲之身長丈許用以守城中藏鐵彈併火

藥數斗飛激二里膺其鋒者爲齏粉凡砲發引內灼時

先往後坐千鈞力其位須牆抵住牆崩者其常

大將軍

二將軍

卽紅夷之次在中國爲巨物

佛郎機

水戰舟頭用

三眼銃

百子連珠砲



地雷埋伏土中竹管通引衝土起擊其身從其炸裂所

謂橫擊用黃多者

引線用礬油  
砲口覆以盆

混江龍漆固皮囊果砲沉于水底岸上帶索引機囊中  
懸弔火石火鑷索機一動其中自發敵舟行過遇之則  
敗然此終癡物也

鳥銃凡鳥銃長約三尺鐵管載藥嵌盛木棍之中以便  
手握凡鍾鳥銃先以鐵挺一條大如筯者爲冷骨果紅  
鐵鍾成先爲三接接口熾紅竭力撞合合後以四稜鋼  
錐如筯大者透轉其中使極光淨則發藥無阻滯其本

近身處管亦大于末所以容受火藥每銃約載配消一

錢二分鉛鐵彈子二錢發藥不用信引

嶺南制度孔口有用引者

通內處露消分厘槌熟苧麻點火左手握銃對敵右手發鐵機通苧火于消上則一發而去鳥雀遇于三十步內者羽肉皆粉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若百步則銃力竭矣鳥鎗行遠過二百步制方彷彿鳥銃而身長藥多亦皆倍此也

萬人敵凡外郡小邑乘城却敵有砲力不具者卽有空懸火砲而癡重難使者則萬人敵近制隨宜可用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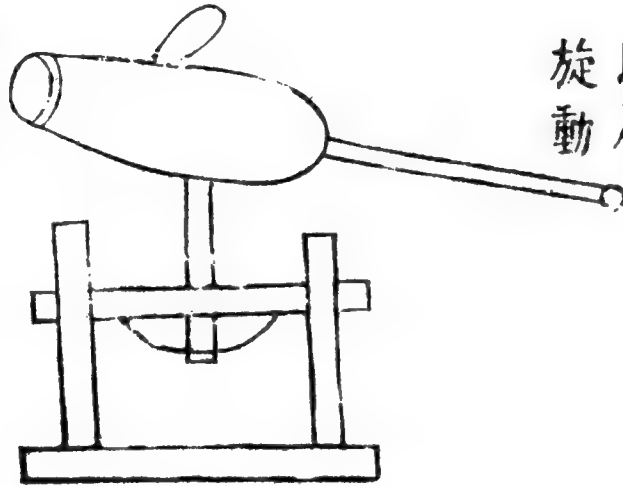
拘執一方也蓋消黃火力所射千軍萬馬立時糜爛其  
法用宿乾空中泥團上留小眼築實消黃火藥參入毒  
火神火由人變通增損貫藥安信而後外以木架匡圍  
或有卽用木桶而塑泥實其內郭者其義亦同若泥團  
必用木匡所以妨擲接先碎也敵攻城時燃灼引信拋  
擲城下火力出騰八面旋轉旋向內時則城墻抵住不  
傷我兵旋向外時則敵人馬皆無幸此爲守城第一器  
而能通火藥之性火器之方者聰明由人作者不上十  
年守土者留心可也

鳥銃



八面轉百子連珠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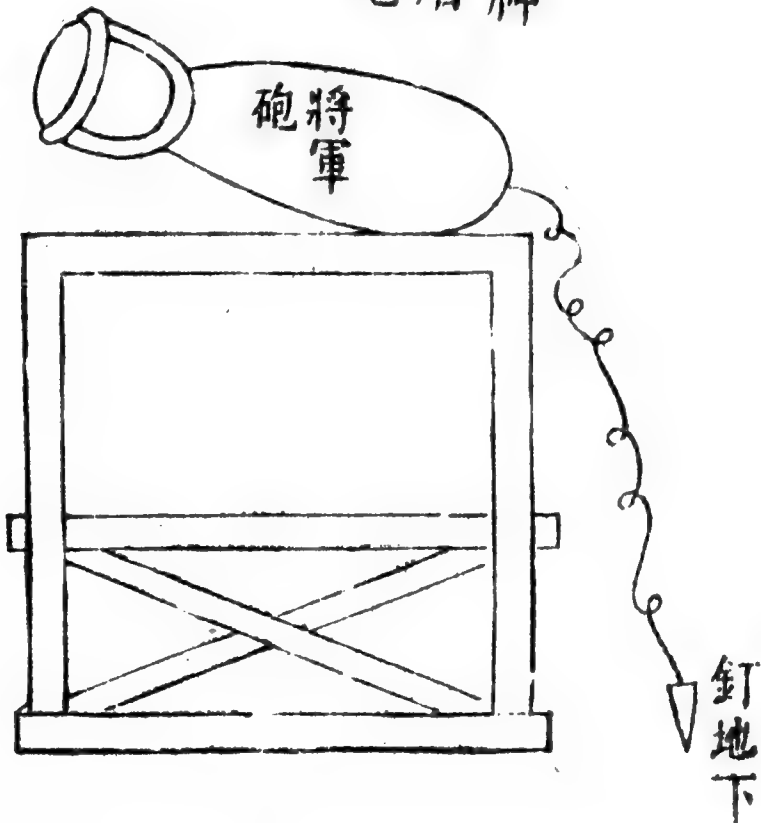
以尾  
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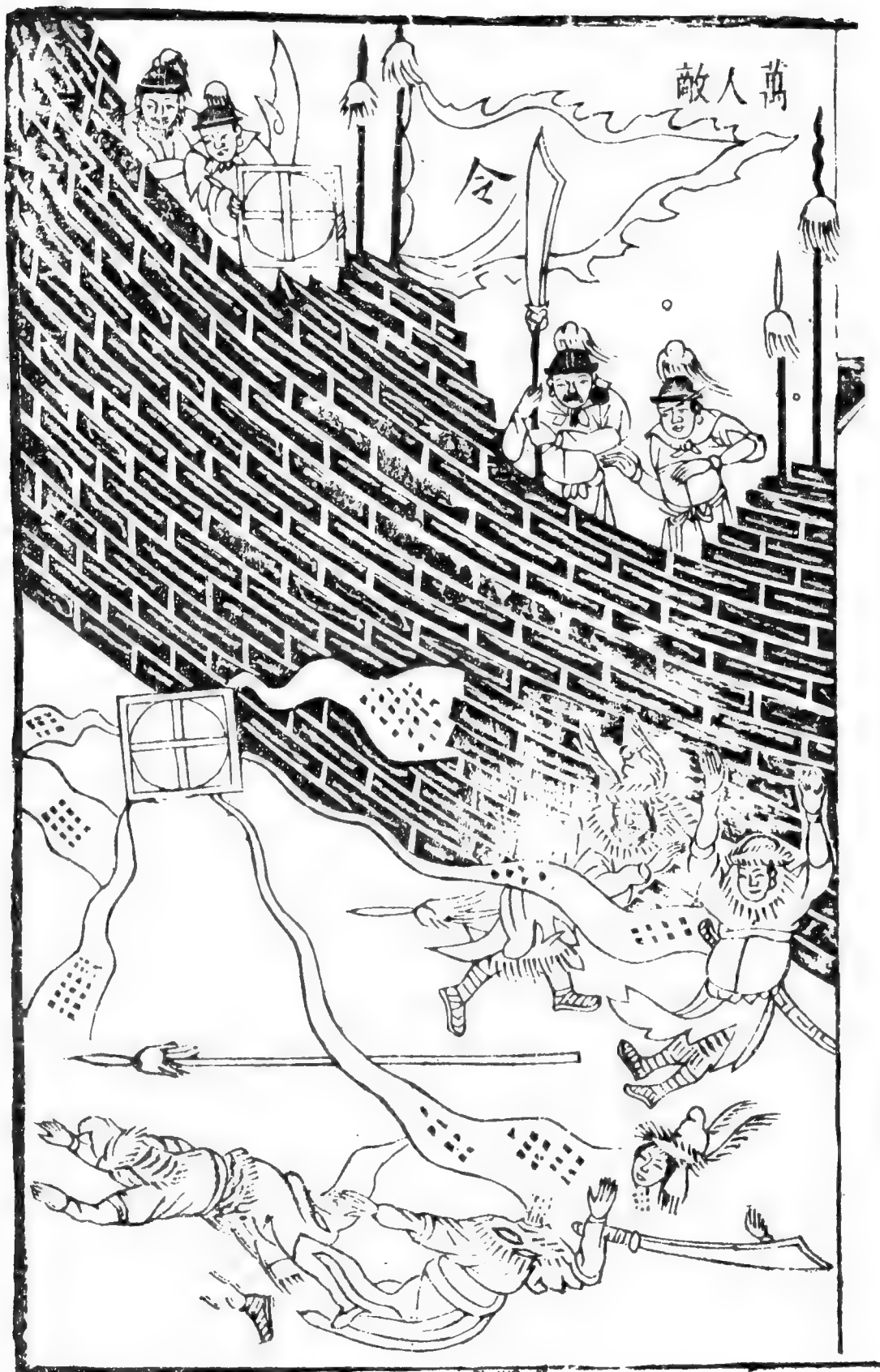


精銅鑄長四尺中  
容法藥一升五合

神烟砲

小砲先  
發毒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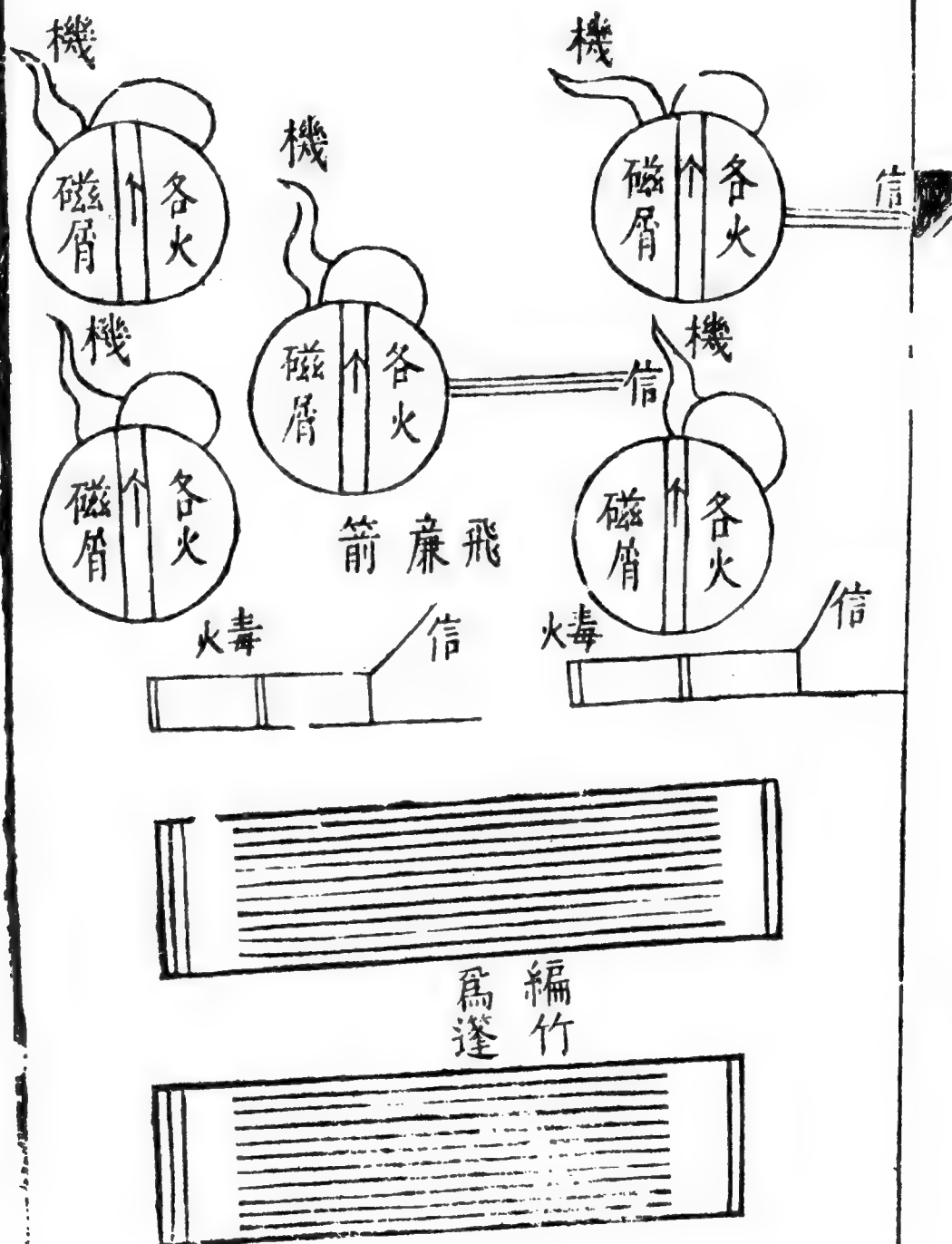




萬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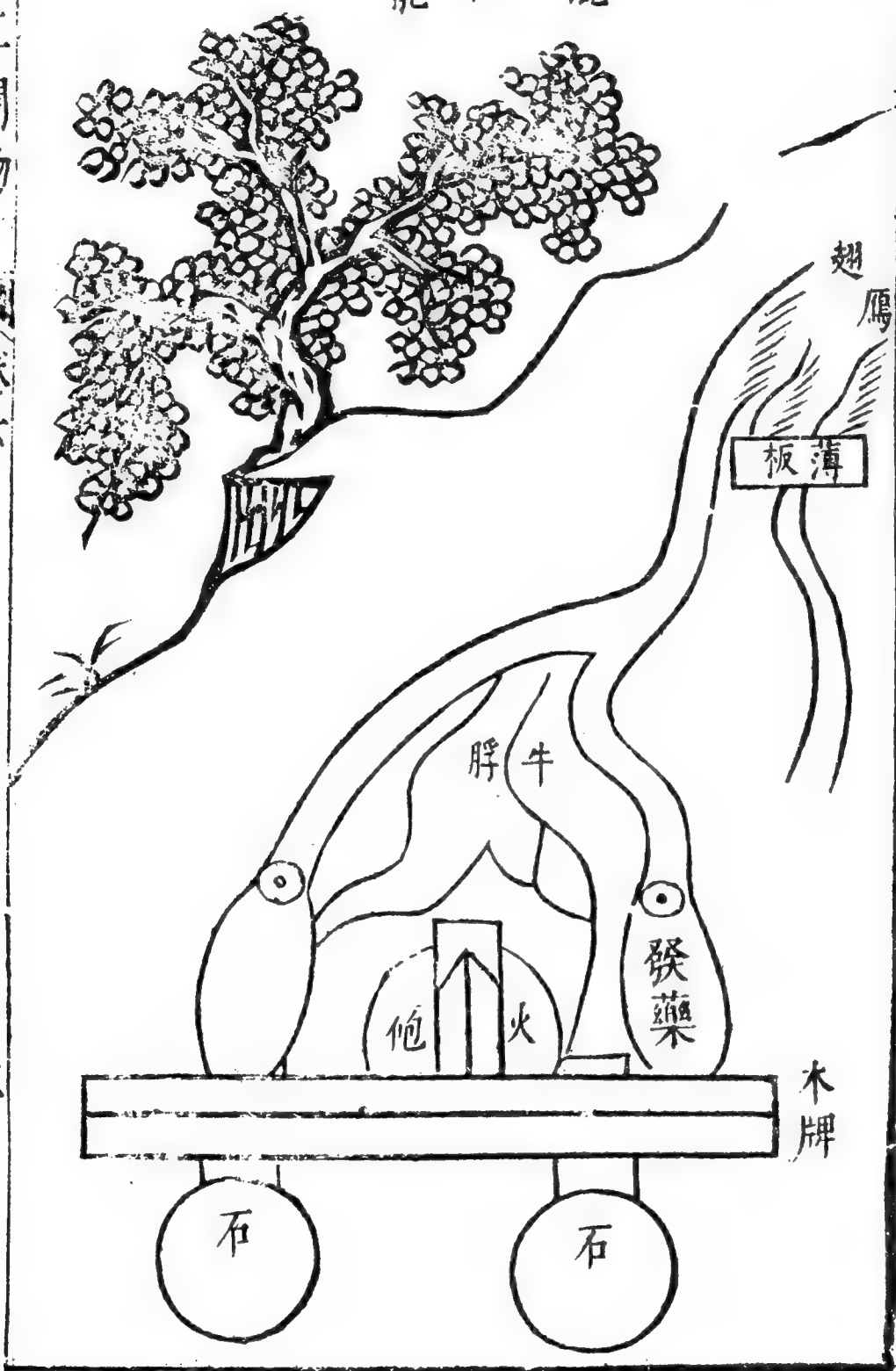


# 地 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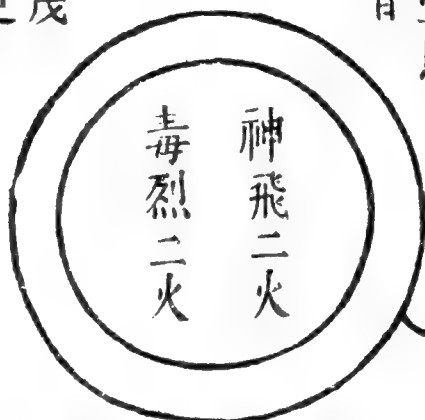
混江龍



吐 痰 神 毬

藥 篋  
編 造

糊 以 厚  
紙 塗 以  
松 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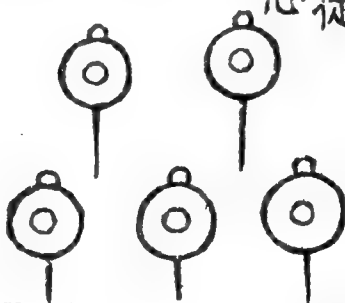
繩 絡

神 威 大 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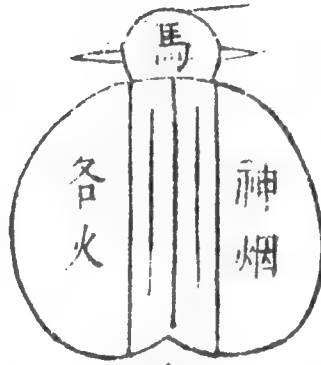
墊 木 低 昂  
以 分 遠 近

心 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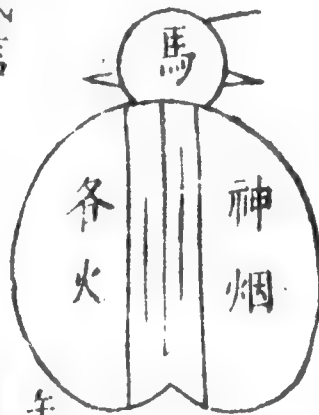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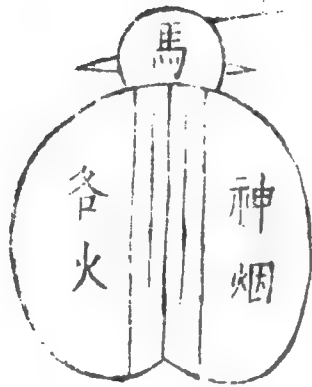


流星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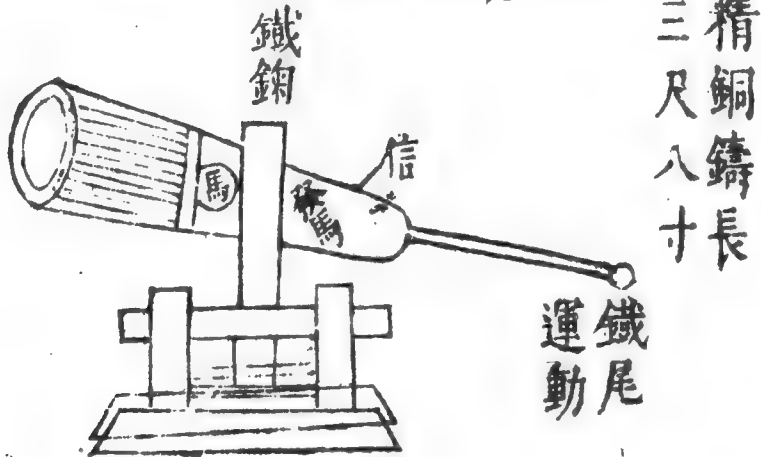
生鐵  
鑄鑄



氏信



九矢鑽心砲



精銅鑄長  
三尺八寸

1011K



丹青第十六卷

宋子曰斯文千古之不墜也注玄尚白其功孰與京哉  
離火紅而至黑孕其中水銀白而至紅呈其變造化爐  
鍾思議何所容也五章遙降朱臨墨而大號彰萬卷橫  
披墨得朱而天章煥文房異寶珠玉何爲至畫工肖象  
萬物或取本姿或從配合而色色咸備焉夫亦依坎附  
離而共呈五行變態非至神孰能與于斯哉

朱

凡朱砂水銀銀朱原同一物所以異名者由精粗老嫩

而分也上好朱砂出辰錦今名麻陽與西川者中卽孕瀕然

不以升煉蓋光明箭鏃鏡面等砂其價重于水銀三倍故擇出爲朱砂貨鬻若以升水反降賤值唯粗次朱砂方以升煉水銀而水銀又升銀朱也凡朱砂上品者穴土十餘丈乃得之始見其苗磊然白石謂之朱砂牀近牀之砂有如雞子大者其次砂不入藥祇爲研供畫用與升煉水銀者其苗不必白石其深數丈卽得外牀或雜青黃石或間沙土土中孕滿則其外沙石多自折裂此種砂貴州思印銅仁等地最繁而商州秦州出亦廣

也凡次砂取來其通坑色帶白嫩者則不以研朱盡以升瀕若砂質卽嫩而燥視欲丹者則取來時入巨鐵礮槽中軋碎如微塵然後入缸注清水澄浸過三日夜跌取其上浮者傾入別缸名曰二朱其下沉結者晒乾卽名頭朱也凡升水銀或用嫩白次砂或用缸中跌出浮面二朱水和槎成大盤條每三十斤入一釜內升瀕其下炭質亦用三十斤凡升瀕上蓋一釜釜當中留一小孔釜傍鹽泥緊固釜上用鐵打成一曲弓溜管其管用麻繩密纏通稍仍用鹽泥塗固煨火之時曲溜一頭插

入釜中通氣

插處一絲固密

一頭以中確注水兩瓶插曲溜尾

于內釜中之氣達于確中之水而止共煨五個時辰其

中砂末盡化成瀕布于滿釜冷定一日取出掃下此最

妙玄化全部天機也

本草胡亂註鑿地一孔放盞一個盛水

凡將水銀再

升朱用故名曰銀朱其法或用磬口泥確或用上下釜

每水銀一斤入石亭脂

卽硫黃製造者

二斤同研不見星炒作

青砂頭裝于確內上用鐵盞蓋定盞上壓一鐵尺鐵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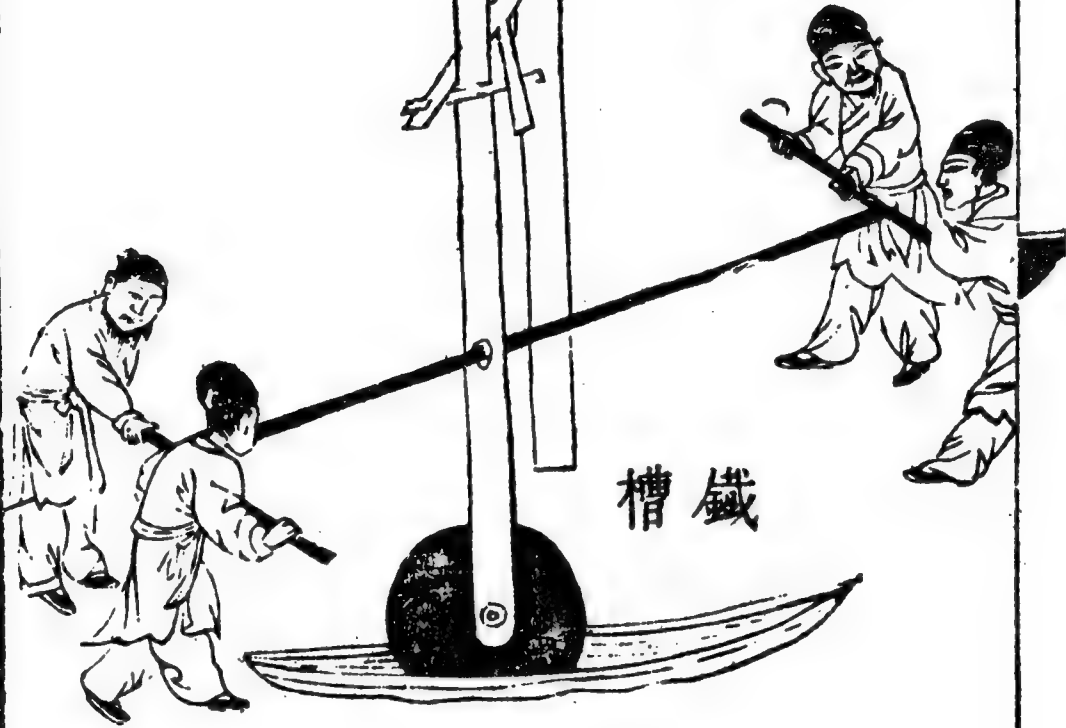
兜底網縛鹽泥固濟口縫下用三釘插地鼎足盛確打

火三炷香久頻以廢筆蘸水擦盞則銀自成粉貼于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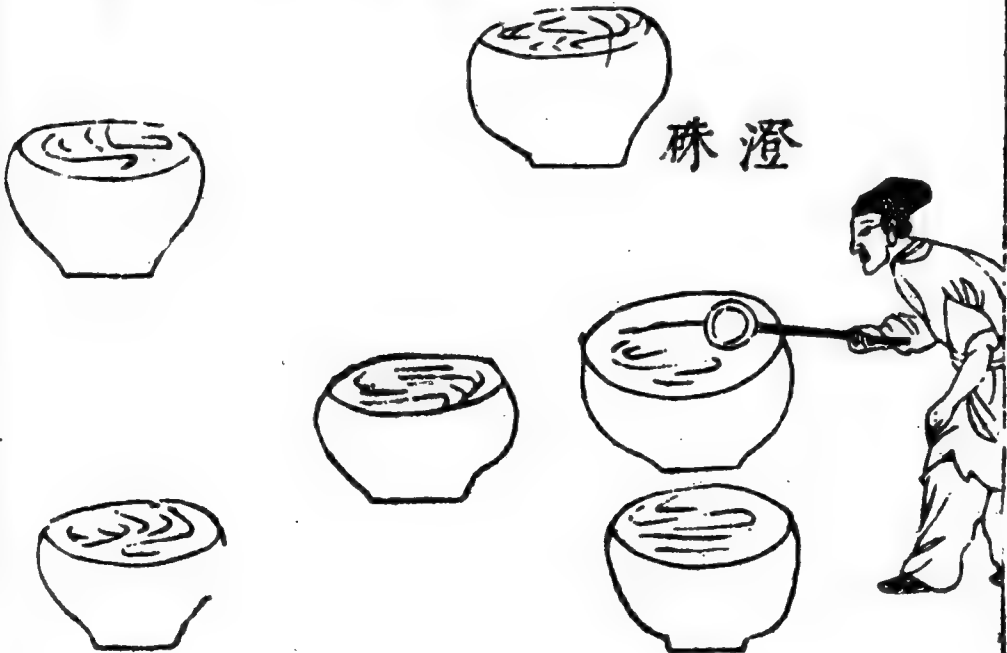
上其貼口者硃更鮮華冷定揭出刮掃取用其石亭脂  
沉下確底可取再用也每升水銀一斤得硃十四兩次  
硃三兩五錢出數藉硫質而生凡升硃與研硃功用亦  
相彷彿若皇家貴家畫彩則卽同辰錦丹砂研成者不用  
此硃也凡硃文房膠成條塊石硯則顯若磨于錫硯之  
上則立成皂汁卽漆工以鮮物彩唯入桐油調則顯入  
漆亦晦也凡水銀與硃更無他出其瀕海草瀕之說無  
端狂妄耳食者信之若水銀已升硃則不可復還爲瀕  
所謂造化之巧已盡也

硃 研



鐵 槽

澄 硃



升煉水銀

天工開物

卷下



銀復升硃



墨

凡墨燒烟凝質而爲之取桐油清油猪油烟爲者居十之一取松烟爲者居十之九凡造貴重墨者國朝推重徽郡人或以載油之艱遣人僦居荆襄辰沅就其賤值桐油點烟而歸其墨他日登于紙上日影橫射有紅光者則以紫草汁浸染燈心而燃炷者也凡藝油取烟每油一斤得上烟一兩餘手力捷疾者一人供事燈盞二百付若刮取怠緩則烟老火燃質料併喪也其餘尋常用墨則先將松樹流去膠香然後伐木凡松香有一毛

未淨盡其烟造墨終有滓結不解之病凡松樹流去香木根鑿一小孔炷燈緩炙則通身膏液就煖傾流而出也凡燒松烟伐松斬成尺寸鞠篾爲圓屋如舟中甬蓬式接連十餘丈內外與接口皆以紙及席糊固完成隔位數節小孔出烟其下掩土砌磚先爲通烟道路燃薪數日歇冷入中掃刮凡燒松烟放火通烟自頭徹尾靠尾一二節者爲清烟取入佳墨爲料中節者爲混烟取爲時墨料若近頭一二節只刮取爲烟子貨賣刷印書文家仍取研細用之其餘則供漆工堊工之塗玄者凡

燃掃清烟

天工開物

卷下



四五

一〇四七

取流  
松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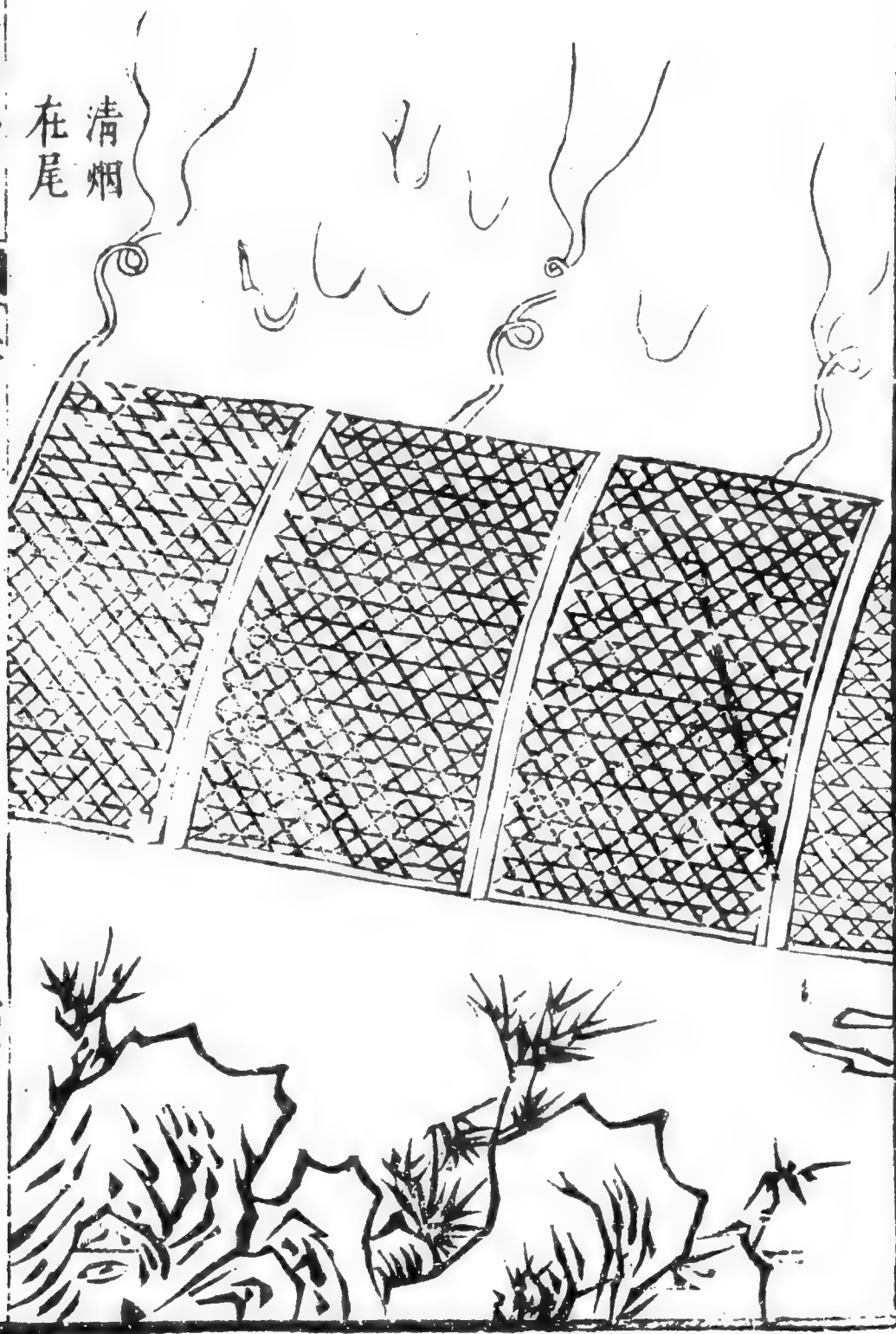
取燒

掃取  
粗烟





清烟  
在尾



松烟造墨入水久浸以浮沉分精慙其和膠之後以槌  
敲多寡分脆堅其增入珍料與漱金啣麝則松烟油烟  
增減聽人其餘墨經墨譜博物者自詳此不過粗紀質  
料原因而已

附

胡粉

至白色詳  
五金卷

黃丹

紅黃色詳  
五金卷

澱花

至藍色詳  
彰施卷

紫粉

緋紅色責重者用胡粉銀朱對  
和粗者用染家紅花滓汁爲之

大青至青色詳  
珠玉卷

銅綠至綠色黃銅打成板片醋塗其上  
果藏糠內微藉煖火氣逐日刮取

石綠詳珠  
玉卷

代赭石殷紅色處處山中有  
之以代郡者爲最佳

石黃中黃色外紫色石皮  
內黃一名石中黃子

10511



麴蘖第十七卷

宋子曰獄訟日繁酒流生禍其源則何辜祀天  
吟商頌周雅之間若作酒醴之資麴蘖也殆聖作而明  
述矣惟是五穀菁華變习得水而凝感風而化供用岐  
黃者神其名而堅固食羞者舟其色君臣自古配合日  
新眉壽介而宿痼怯其功不可殫述自非炎黃作祖末  
流聰明烏能竟其方術哉

酒母

凡釀酒必資麴蘖成信無麴卽佳米珍黍空造不成古

來麴造酒蘖造醴後世厭醴味薄遂至失傳則并蘖法亦亡凡麴麥米麴隨方土造南北不同其義則一凡麥麴大小麥皆可用造者將麥連皮井水淘淨曬乾時宜盛暑天磨碎卽以淘麥水和作塊用楮葉包紮懸風處或用稻稭罨黃經四十九日取用造麴麴用白麴五斤黃豆伍升以蓼汁煮爛再用辣蓼末五兩杏仁泥十兩和踏成餅楮葉包懸與稻稭罨黃法亦同前其用糯米粉與自然蓼汁溲和成餅生黃收用者罨法與時日亦無不同也其入諸般君臣與草藥少者數味多者百味

則各土各法亦不可殫述近代燕京則以薏苡仁爲君  
入麴造薏酒浙中寧紹則以綠豆爲君入麴造豆酒二  
酒頗擅天下佳雄

別載酒經

凡造酒毋家生黃未足視候不

勤盥拭不潔則疵藥數丸動輒敗人石米故市麴之家  
必信著名聞而後不負釀者凡燕齊黃酒麴藥多從淮  
郡造成載于舟車北市南方麴酒釀出卽成紅色者用  
麴與淮郡所造相同統名大麴但淮郡市者打成磚片  
而南方則用餅團其麴一味麥身爲氣脉而米麥爲質  
料但必用已成麴酒糟爲媒合此糟不知相承起自何

代猶之燒礬之必用舊礬滓云

神麴

凡造神麴所以入藥乃醫家別于酒母者法起唐時其麴不通釀用也造者專用白麴每百斤入青蒿自然汁馬蓼蒼耳自然汁相和作餅麻葉或楮葉包罨如造醬黃法待生黃衣卽晒收之其用他藥配合則聽好醫者增入苦無定方也

丹麴

凡丹麴一種法出近代其義臭腐神奇其法氣精變化



世間魚肉最朽腐物而此物薄施塗抹能固其質于炎暑之中經歷旬日蛆蠅不敢近色味不離初蓋奇藥也凡造法用秬稻米不拘早晚舂杵極其精細水浸一七日其氣臭惡不可聞則取入長流河水漂淨必用山河者不可用漂後惡臭猶不可解入甑蒸飯則轉成香氣其香芬甚凡蒸此米成飯初一蒸半生卽止不及其熟出離釜中以冷水一沃氣冷再蒸則令極熟矣熟後數石共積一堆拌信凡麴信必用絕佳紅酒糟爲料每糟一斗入馬蓼自然汁三升明礬水和化每麴飯一石入信二

斤乘飯熱時數人捷手拌勻初熱拌至冷候視麴信入飯久復微溫則信至矣凡飯拌信後傾入籬內過礮水一次然後分散入篾盤登架乘風後此風力爲政水火無功凡麴飯入盤每盤約載五升其屋室宜高大妨瓦上暑氣侵逼室面宜向南妨西晒一个時中翻拌約三次候視者七日之中卽坐卧盤架之下眠不敢安中宵數起其初時雪白色經一二日成至黑色黑轉褐褐轉代赭赭轉紅紅極復轉微黃目擊風中變幻名曰生黃麴則其價與入物之力皆倍于凡麴也凡黑色轉褐褐

長流漂米

天工開物

卷下



五

一〇五九

風 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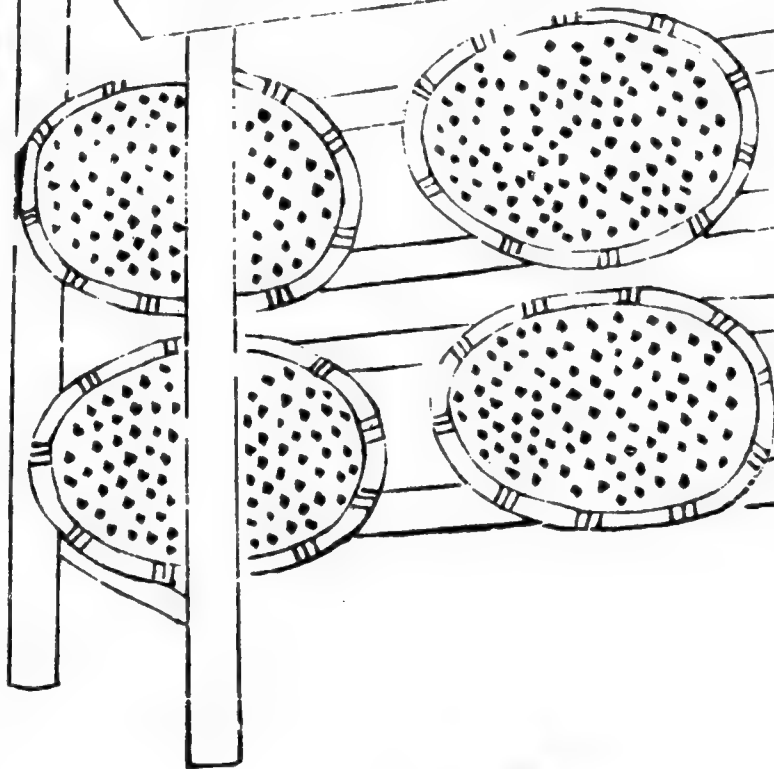


功成信梓

吹變

天工開物

卷下



五二

一〇六一

轉紅皆過水一度紅則不復入水凡造此物麴工盥手  
與洗淨盤簞皆令極潔一毫滓穢則敗乃事也

珠玉第十八卷

宋子曰玉韞山輝珠涵水媚此理誠然乎哉抑意逆之說也大凡天地生物光明者昏濁之反滋潤者枯澁之讎貴在此則賤在彼矣合浦于闐行程相去二萬里珠雄于此玉峙于彼無脛而來以寵愛人寰之中而輝煌廊廟之上使中華無端寶藏折節而推上坐焉豈中國輝山媚水者萃在人身而天地菁華止有此數哉

珠

凡珍珠必產蚌腹映月成胎經年最久乃爲至寶其云

蛇腹龍領鮫皮有珠者妄也凡中國珠必產雷廉二池  
三代以前淮楊亦南國地得珠稍近禹貢淮夷蠙珠或  
後互市之便非必責其土產也金採蒲里路元採楊村  
直沽口皆傳記相承妄何嘗得珠至云忽呂古江出珠  
則夷地非中國也凡蚌孕珠乃無質而生質他物形小  
而居水族者吞噬弘多壽以不永蚌則環包堅甲無隙  
可投卽吞腹囫圇不能消化故獨得百年千年成就無  
價之寶也凡蚌孕珠卽千仞水底一逢圓月中天卽開  
甲仰照取月精以成其魄中秋月明則老蚌猶喜甚若



微曉無雲則隨月東升西沒轉側其身而映照之他海  
濱無珠者潮汐震撼蚌無安身靜存之地也凡廉州池  
自烏泥獨攬沙至于青鸞可百八十里雷州池自對樂  
島斜望石城界可百五十里蜃戶採珠每歲必以三月  
時牲殺祭海神極其虔敬蜃戶生啖海腥入水能視水  
色知蛟龍所在則不敢侵犯凡採珠舶其制視他舟橫  
濶而圓多載草薦于上經過水漩則擲薦投之舟乃無  
恙舟中以長繩繫沒人腰携籃投水凡沒人以錫造灣  
環空管其本缺處對掩沒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別

以熟皮包絡耳項之際極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籃中氣逼則撼繩其上急提引上無命者或葬魚腹凡沒人出水煮焚毳急覆之緩則寒慄死宋朝李招討設法以鐵爲耜最後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麻繩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乘風揚帆而兜取之然亦有漂溺之患今蜃戶兩法並用之凡珠在蚌如玉在璞初不識其貴賤剖取而識之自五分至一寸五分經者爲大品小平似覆釜一邊光彩微似鍍金者此名璫珠其值一顆千金矣古來明月夜光卽此便是白晝晴明簷下看有光一

線閃爍不定夜光乃其美號非真有昏夜放光之珠也  
次則走珠寘平底盤中圓轉無定歇價亦與璫珠相仿  
化者之身受含一粒則不復朽壞故帝王之家重價購此次則滑珠色光而形不甚  
圓次則螺蚶珠次官雨珠次稅珠次蔥符珠玳珠如梁  
粟常珠如豌豆理而碎者曰璣自夜光至于碎璣譬均  
一人身而王公至于氓隸也凡珠生止有此數採取太  
頻則其生不繼經數十年不採則蚌乃安其身繁其子  
孫而廣孕寶質所謂珠徙珠還此煞定死譜非真有清  
官感召也

我朝弘治中一採得二萬八千兩萬曆中一採止得三千兩不償所費

没水採



珠船

御薦  
禦旋

天工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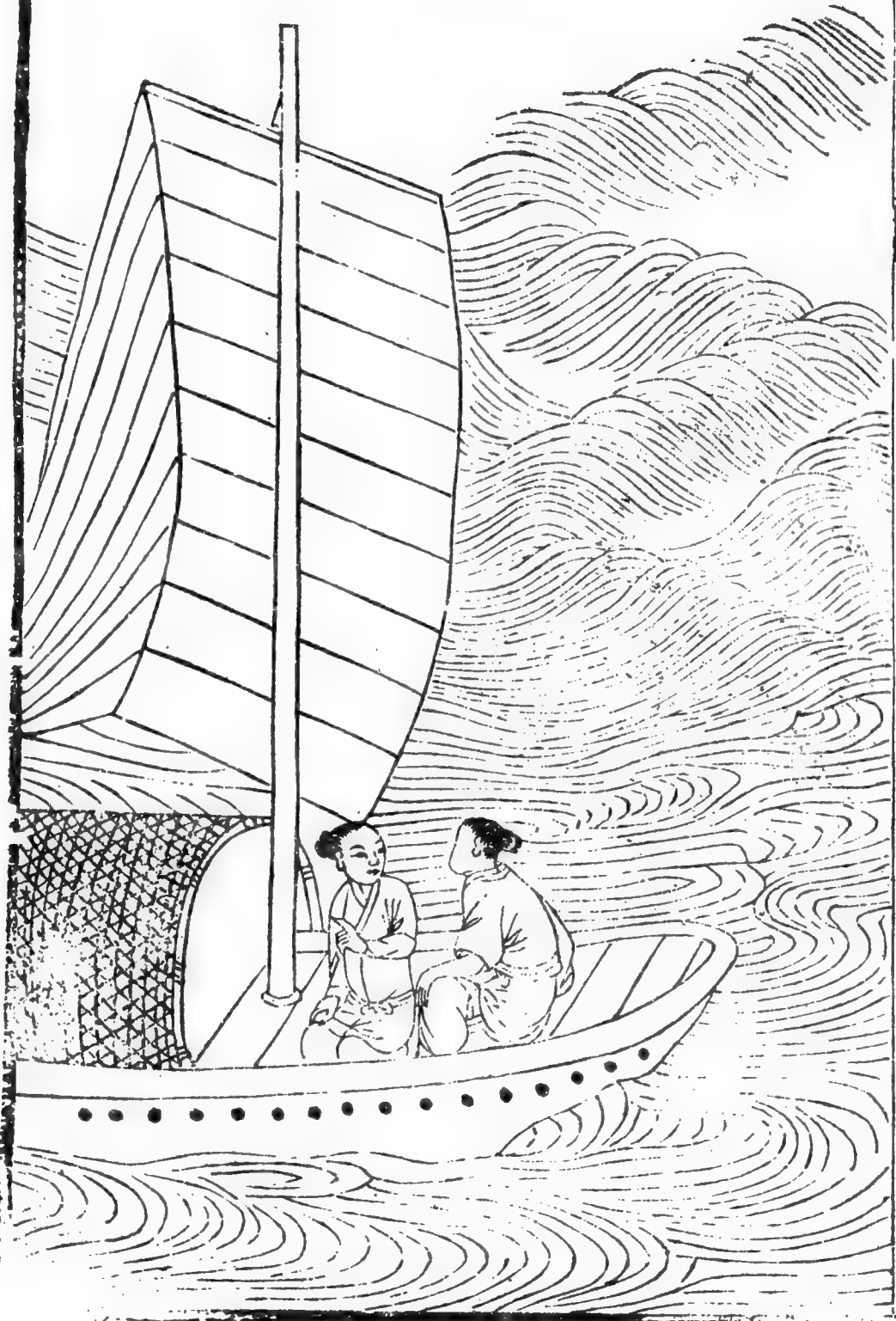
下卷

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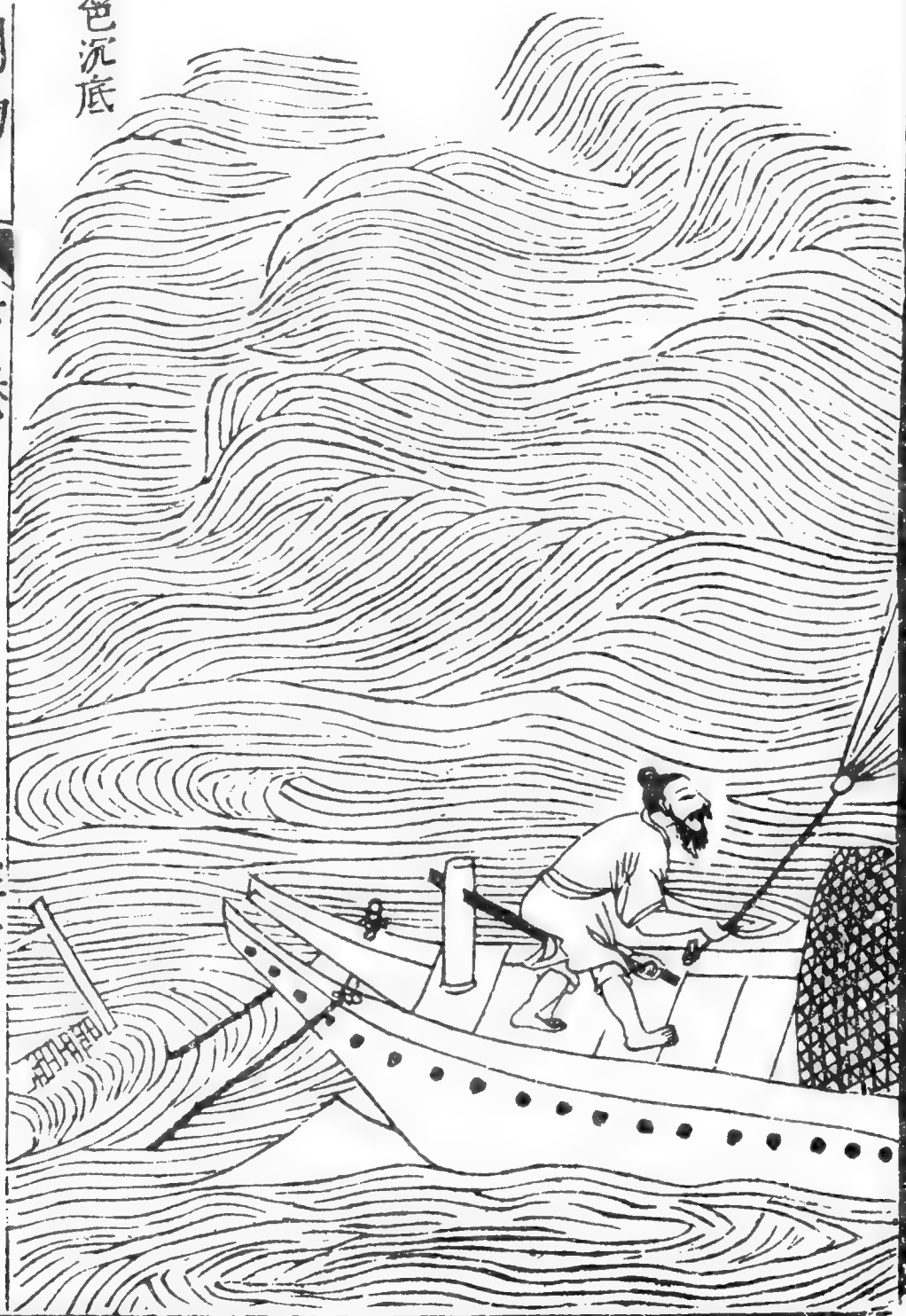
一〇六九



珠採帆揚



竹筴沉底



# 寶

凡寶石皆出井中西番諸域最盛中國惟出雲南金齒  
衛與麗江兩處凡寶石自大至小皆有石牀包其外如  
玉之有璞金銀必積土其上韞結乃成而寶則不然從  
井底直透上空取日精月華之氣而就故生質有光明  
如玉產峻湍珠孕水底其義一也凡產寶之井卽極深  
無水此乾坤派設機關但其中寶氣如霧氤氲井中人  
久食其氣多致死故採寶之人或結十數爲羣入井者  
得其半而井上衆人共得其半也下井人以長繩繫腰



腰帶又口袋兩條及泉近寶石隨手疾拾入袋

寶井內不容蛇

重

腰帶一巨鈴寶氣逼不得過則急搖其鈴井上人引

經提上其人卽無恙然已昏聩止與白滾湯入口解散

二日之內不得進食糧然後調理平復其袋內石大者

如碗中者如拳小者如豆揔不曉其中何等色付與琢

工鑢錯解開然後知其爲何等色也屬紅黃種類者爲

貓精靺羯芽星漢砂琥珀木難酒黃喇子貓精黃而微

帶紅琥珀最貴者名曰鑒

音依此值黃金五倍價

紅而微帶黑然

晝見則黑燈光下則紅甚也木難純黃色喇子純紅前

代何妄人于松樹註茯苓又註琥珀可咲也屬青綠種

類者爲瑟瑟珠玊玊綠鴉鶻石空青之類

空青既取內質其膜升打

爲曾青

至枚瑰一種如黃豆綠豆大者則紅碧青黃數色

皆具寶石有玫瑰如珠之有璣也星漢砂以上猶有煮

海金丹此等皆西番產亦間氣出滇中井所無時人僞

造者唯琥珀易假高者煮化硫黃低者以殷紅汁料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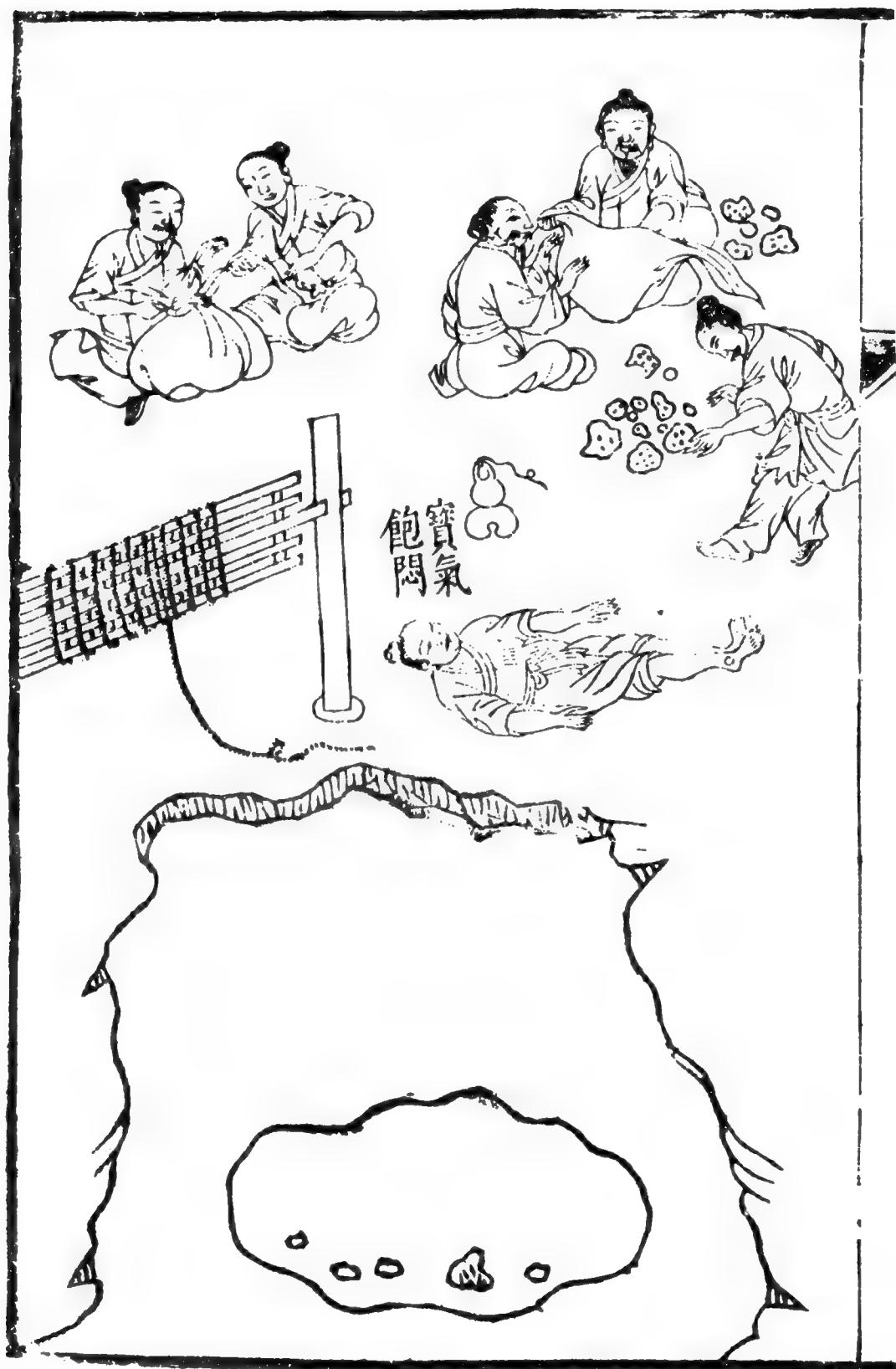
入牛羊明角映照紅赤隱然今易最易辨認

琥珀磨至之有漿

引草原惑人之說凡物借人氣能引拾輕芥也自來本

草陋妄刪去毋使災木





寶氣  
飽悶

# 玉

凡玉入中國貴重用者盡出于闐

漢時西國號後代或名別失八里或統服

赤斤蒙古定名未詳

蔥嶺所謂藍田卽蔥嶺出玉別地名而後世

誤以爲西安之藍田也其嶺水發源名阿耨山至蔥嶺

分界兩河一曰白玉河一曰綠玉河晉人張匡鄴作西

域行程記載有烏玉河此節則妄也玉璞不藏深土源

泉峻急激映而生然取者不于所生處以急湍無著手

俟其夏月水漲璞隨湍流徙或百里或二三百里取之

河中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國人沿河取玉者多于秋

間明月夜望河候視玉璞堆聚處其月色倍明亮凡璞  
隨水流仍錯雜亂石淺流之中提出辨認而後知也白  
玉河流向東南綠玉河流向西北亦力把力地其地有  
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沒水而取者  
云陰氣相召則玉留不逝易于撈取此或夷人之愚也  
夷中不貴此物更流數百里途遠莫貨則棄而不用凡玉唯白與綠兩色綠者中  
國名菜玉其赤玉黃玉之說皆竒石琅玕之類價卽不  
下于玉然非玉也凡玉璞根係山石流水未推出位時  
璞中玉軟如棉絮推出位時則已硬入塵見風則愈硬

謂世間琢磨有軟玉則又非也凡璞藏玉其外者曰玉  
皮取爲硯托之類其值無幾璞中之玉有縱橫尺餘無  
瑕玷者古者帝王取以爲璽所謂連城之璧亦不易得  
其縱橫五六寸無瑕者治以爲杯罍此已當世重寶也  
此外惟西洋瑣里有異玉平時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紅  
色陰雨時又爲青色此可謂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鮮西  
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與蔥嶺美者無殊異  
其他雖有載志聞見則未經也凡玉由彼地纏頭回俗其  
人首一歲果布一層老則擁腫之甚故名纏頭回子其  
國王亦謹不見髮問其故則云見髮則歲凶荒可咲之  
天工開物

下卷

六一

甚或遡河舟或駕索馳經莊浪入嘉峪而至于甘州與

肅州中國販玉者至此互市而得之東入中華卸萃燕

京玉工辨璞高下定價而後琢之

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

凡玉

初剖時冶鐵爲圓槃以盆水盛沙足踏圓槃使轉漆沙

剖玉逐忽劃斷中國解玉沙出順天玉田與真定邢臺

兩邑其沙非出河中有泉流出精粹如麴藉以攻玉永

無耗折既解之後別施精巧工夫得鑛鐵刀者則爲利

器也

鑛鐵亦出西番哈密衛礪石中剖之乃得

凡玉器琢餘碎取入鈿花用

又碎不堪者礪篩和灰塗琵琶有玉音以此故也凡



鏤刻絕細處難施錐刃者以蟾酥填畫而後鏤之物理  
制服殆不可曉凡假玉以硃砥充者如錫之于銀昭然  
易辨近則搗春上料白瓷器細過微塵以白歛諸汁調  
成爲器乾燥玉色燁然此僞最巧云凡珠玉金銀胎性  
相反金銀受日精必沉埋深土結成珠玉寶石受月華  
不受土寸掩蓋寶石在井上透碧空珠在重淵玉在峻  
灘但受空明水色蓋上珠有螺城螺母居中龍神守護  
人不敢犯數應入世用者螺母推出人取玉初孕處亦  
不可得玉神推徙入河然後恣取與珠宮同神異云

綠玉河

亦力把方國





白 玉 河



于闐國

天工開物

下卷



六四

玉琢



附瑪瑙 水晶 琉璃

凡瑪瑙非石非玉中國產處頗多種類以十餘計得者  
多爲簪釵鈎扣音結之類或爲碁子最大者爲屏風及卓  
面上品者產寧夏外徽羗地砂磧中然中國卽廣有商  
販者亦不遠涉也今京師貨者多是大同蔚州九空山  
宣府四角山所產有夾胎瑪瑙截子瑪瑙錦紅瑪瑙是  
不一類而神木府谷出漿水瑪瑙錦纏瑪瑙隨方貨鬻  
此其大端云試法以研木不契者爲真僞者雖易爲然  
真者值原不甚貴故不樂售其技也

凡中國產水晶視瑪瑙少殺今南方用者多福建漳浦

產

山名  
銅山

北方用者多宣府黃尖山產中土用者多河南

信陽州

黑色者  
最美

與湖廣興國州

潘家  
山

產黑色者產北不

產南其他山穴本有之而採識未到與已經採識而官

司厲禁封閉

如廣信  
官開採之類

者尚多也凡水晶出深山穴

內瀑流石罅之中其水經晶流出晝夜不斷流出洞門

半里許其面尚如油珠滾沸凡水晶未離穴時如棉軟

見風方堅硬琢工得宜者就山穴成粗坯然後持歸加

功省力十倍云



凡琉璃石與中國水精占城火齊其類相同同一精光  
明透之義然不產中國產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華  
人艷之遂竭人巧以肖之于是燒瓴甌轉鑄成黃綠色  
者曰琉璃瓦煎化羊角爲盛油與籠燭者爲琉璃碗合  
化硝鉛寫珠銅線穿合者爲琉璃燈捏片爲琉璃瓶袋  
硝用煎鍊上結馬牙者各色顏料汁任從點染凡爲燈珠皆淮北  
齊地人以其地產硝之故凡硝見火還空其質本無而  
黑鉛爲重質之物兩物假火爲媒硝欲引鉛還空鉛欲  
留硝住世和同一釜之中透出光明形象此乾坤造化

隱現于容易地 面天工卷末著而出之



## 「天工開物」後記

「天工開物」是十七世紀初葉宋應星編輯的一部總結工農業生產技術的專業用書。它反映了我國歷代勞動人民的集體智慧和技術革新的豐富成果。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北鄉人，公元一六一五年（明萬曆四十三年）與兄應昇同舉鄉試，官至分宜縣教諭、汀州府推官、亳州知州等職。這部「天工開物」，是它担任分宜縣教諭時編製的，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涂伯聚幫他刻版，這是第一次刻本。稍後，書林楊素卿又刻了一次，大約已到明朝末年。楊素卿刻本國內流傳不多，初刻本更爲少見。解放以後，北京圖書館纔從寧波李氏墨海樓捐獻的藏書中得到這個初刻本，我們特地從北京圖書館借到，把它影印出來。距離崇禎年間出版時，已經三百多年了。

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共十八章。

上卷敘述農作物的種植方法，紡織用具和操作方法，穀物脫粒去皮磨粉等過程，製鹽和製糖的工序。

中卷敘述製造瓦磚缸甕和陶瓷，鼎鐘炮錢，車船等交通工具，鍛接和製造斧鋤鋸鉋等，開採煤炭和白灰白礬硫黃等，榨油、造紙等方法。

下卷敘述金屬礦物開採和冶煉，製造武器、顏料、酒麴，和開採寶石水晶等方法。

各卷內容非常豐富，圖文並茂。其中有些記載，例如金銀銅的比重，極有科學價值。對於當前工農業生產技術史的研究，這部書是有參考作用的。

這部書「四庫全書」未著錄，有一個時期湮沒無聞。約在三十年前，始經科學史工作者的提出，加以稱述，引起注意。因國內無傳本，經武進陶氏（湘）用日本菅生堂翻刻本（刻印於明和八年，即公元一七七一年，清乾隆三十六年）

重印，圖版部分並參考「古今圖書集成」引用的加以訂補。此後的印本，都由此而出。但日本菅生堂刻本的圖版，既有失真之處；「圖書集成」引用的圖，經過重繪，走樣更甚。近年研究我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的多種著作，屢曾採用「天工開物」的圖版，而援引都自轉輾傳摹的本子而來，不能準確地表示明代器物的原來形制。因此，初版本「天工開物」的影印，對於文化史研究的工作，是更爲有益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

















